

紅 莫 尔 頓

尼 克 索 著
徐 声 越 譯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紅 莫 尔 頓

〔丹麥〕尼 克 索 著

徐 声 越 譯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1 9 5 9

紅 莫 尔 頓
徐 声 越 譯
PDG

М. А. Ноксе
Мортен Красный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3 年俄譯本轉譯

紅 莫 尔 頓

原著者 [丹麦] 尼 克 索
翻譯者 徐 声 越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廣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16 1/2 字數：362,000

1953 年 9 月第 1 版

195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2,000 册

統一書號：16078·0933

定價：(九) 1.7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已故的丹麦最卓越的无产阶级作家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是征服者貝萊，第二部是蒂特），这个三部曲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丹麦工人运动的史詩。第三部的情节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一段时期。小說的主人公莫尔頓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坚持工人运动的革命路綫，另一个重要人物，他青年时期的战友貝萊，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的領袖，投靠了资产阶级，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莫尔頓和貝萊之間的矛盾，体现了工人运动两条敌对道路的斗争。小說不仅显示了丹麦整个社会的各阶层的面貌，同时展开了一幅更广阔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图画。

作者在小說里充分掌握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技巧和文献的真实，不仅是作者最偉大的作品，也是一部富有政治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說。

引 子

莫尔頓給貝萊的一封公开信偶尔落到了我的手里。据我所知,这封信是沒有发表过的,也許連貝萊都沒有讀到,因为这封信是在貝萊死前不多几时发出的。他們俩在某一时期,象孿生子一样,彼此紧紧地連系在一起,但由于环境的关系,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关于这样两个人的文件,讀起来不能不令人感到激动。假使回想起二十世紀初年发生的事件,那显然可以看出,这两个朋友的生活和行动不同到如此程度,甚至令人不能理解,他們怎样能在某一时期內成为志同道合的人。貝萊似乎是一个坚强正直的人,但在言語上头是矜持审慎的。他的特点是有点迂緩,他的行动使人难以了解,究竟是他在領導群众呢?还是群众在領導他?莫尔頓呢,在一切事情上都直率坦白,他的意图总是很清楚的。

莫尔頓不能装假,也不会隱藏自己的看法。在爭論激烈的时候,貝萊屡次責备莫尔頓过分坦白,而且当外人的面肯定他是一个拙劣的政治家。莫尔頓却欣然回答道:“你的意思想要說,不是一个外交家?只有想在不同的政治傾向之間看风使舵的人才需要外交手段。”照莫尔頓的意思,恰恰是貝萊和他的同志們不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因為他們打算把現在和将来調和起来,这一种嘗試显然是注定要失敗的。如果你装运的是真正貴重的貨物,而且相信你的道路是正确的,那就沒有偷偷掩掩的必要。

他們分歧的基本原因，可能是由于貝萊事實上不信任群眾。他認為不是一切都可以跟他們坦白說的，因為他們還沒有足夠的政治覺悟，而敵人可以利用它來發現他的計劃。莫爾頓認為一切權力都應該屬於群眾，屬於平常的人，而且他們必須擔負起全部責任。工人運動的目的，必須使大家看起來都很清楚。一切觀念上的混亂，是莫爾頓所痛恨的，他認為無產階級的鬥爭就是對混亂的抗議。按他的意思，甚至於對敵人也無須隱藏什麼。相反地，指示新的道路的綱領愈是清楚、明顯，對工人運動愈有好处。

在這封信里，清清楚楚地可以覺察到莫爾頓的大無畏精神和對於未來的明朗的信念。這裡，首先標幟出存在於逐步放棄立場的貝萊和確信未來、堅定不移的莫爾頓之間的矛盾。這封信使我深深地感到震動，而且鼓勵我去做一項拖延了好幾年、然而一直在想起的工作：我決定要寫一本關於莫爾頓和貝萊的成熟時期的歷史，說明這兩個人的奇怪的命運。他們兩個應該走同一道路，可是終於分手，然而又不能彼此完全遠離，他們的道路一直緊緊地交織着，有時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衝突。

因此多年來我就打算寫關於他們的事情。但是我的意圖沒有實現。在我看來，貝萊、蒂特、莫爾頓一直是一個整體的三部分，而且，只有莫爾頓才真正是新事業的負荷者。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貝萊本人的輝煌成功掩蔽了其餘一切，彷彿在被壓迫階級的運動之中，除了他，任何人都沒有起過什麼作用。就在那時候，貝萊滿足於自己的勝利，不再前進，單是大吹大擂，夸耀已經獲得的成果；那時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行動的前進路線。一切都給迷霧蒙住了，而工人們在迷霧之中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原地。現在，未來的遠景對許多人都很清楚了，而貝萊所領導的

那个运动，仅仅是一个阶段，而且已经成为过去。从今以后，每个人都能相信，这个运动的效果，与其说是真实的事实，毋宁说是表面而已，而认为可能把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结合起来的那个理想，本身就是荒谬的。获得胜利的恰恰是以前使莫尔顿常常受人责难，甚至被人抛躲的那个理想：前进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他一直指出的那一条。

可是尽管你满怀着写作的愿望和决心，一到年过七十，要来动手做这样一件大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有许多隐藏着困难，以前还没有发现；机器生了锈，不容易开动，它已经不能用全力来工作。现在已经不能趁热打铁，日夜不休的干活了。可是有许多事情，现在看的比从前清楚得多。阳光照耀，花畦上一丛丛的西红柿要求把妨碍果实成熟的莠草清除掉。青翠的树篱要求再给它修剪一次。某种内心的声音不断反复着说：“趁现在还不迟，来享受光明、空气和体力劳动罢！”

我在花园里坐定下来，想把这种简单的生命的渴求满足一部分，同时着手写计划中的这本书。但是这里心思集中不起来：某种不安的情绪闯进了一向平静而且对神经起着安定作用的工作日里面。在四周的大自然里，在人群之间，也都能感觉到这种不安，连空气里也似乎被它充满了。

头顶上不断传来飞机的声音，一会儿轟隆隆向西飞去，一会儿象飞鸟一样在高空盘旋，在空中互相追逐，翻着筋斗。我的心思不知不觉转到前线去了。人们在那儿互相残杀，而且按照流血的份量和定时炸弹带来的损害程度获得报酬。当我想到后方成千万啼啼哭哭的妇孺，我的心特别感到沉重。血和泪，这是今天的特征；甚至在和平的景物上面也印上了它的痕迹。

一辆辆装着泥炭的货车在路上走，这正意味着世界大战！农

民們向我點頭問好，或者舉起鞭子做一個招呼的姿勢，這也說明了世界大戰的影響！要知道這些農民，在不久以前，不理我算是頂好的了；現在國土被占領之後，他們把怒氣變成好意了。

這是在夏末的時候，天氣熱不可耐，但已經可以感到真正的夏令快要結束，秋節就要到來了。麥子堆成垛，沒有干透，還不能裝到谷倉里去。由於冬天嚴寒，春來又干旱，今年收成很壞，大自然仿佛有意加深這個殘酷艱苦的時期的災難。一切都預示將有一個困苦冬天，窮人們，也就是丹麥這個“幸福國家”的大多數居民，將要飢寒交迫。

我的小女兒瑪姬在花園里的草地上玩，把地上的泥挖起來，從小桶里直接倒在我的稿紙上。

“瑪姬給你做飯，你可高興？你喜歡我嗎？”

她時刻跑來，把肥滿的小手放在我膝上，問我喜歡不喜歡她。怎麼能不喜歡呢！對一個不愿向衰老屈服的人說來，她是慷慨的大自然給他的恩賜。她的小嗓子時時刻刻叫着，象一個柔和的鈴兒，而她自己，一個兩歲的小娃娃，常常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她能把一切東西都翻了個身，她使你不得不忘却淪陷，象忘却戰爭一樣；使白晝和太陽變得更加光輝奪目。

（洋溢着真摯感情的家庭，使人堅強起來。你有親人的愛情圍繞着的時候，任何迫害都是不足懼的。）最近一年里，丹麥在與人的關係上，沒有什麼新的現象：在貌似真誠的面具之下繁殖着仇恨。但是這一切惡意的嘗試，碰到我家的牆壁就粉碎了。外來的每一次打擊，使我們覺得彼此之間愈來愈相愛了。

許多人全家騎着腳踏車在路上走，他們是度過了假期回到京城里去。他們把全部時間消磨在海濱浴場上，黑得象非洲黑人一樣。體育在丹麥，象不講禮貌一樣發達。時常可以聽到詬罵

我的話从大路上傳來，人們或者故意高声說話，想刺傷我。一个騎腳踏車伴随着妻子和一窠孩子的紅臉爸爸叫道：“这个人，該把他車裂了才好。”他們听了這句話，都高兴得叫起来。坐在父亲前面車杠上的一个孩子問：“爸爸，那么該对这所房子啐唾沫了。”

我的身材高高、体格匀称的妻子在門口出現，用溫柔的眼光看着我。她显然听到了那些侮辱的話，走近来把手攔在我的肩上，偷偷地望了望那一頁手稿，同情地說：

“人家不讓你安心工作！”

我們俩突然放声大笑。

“他們难道沒有学到一些乖嗎？現在他們似乎應該有一些比回忆芬兰战役时期的迫害更严肃得多的任务^①。我完全不喜欢你的老乡們，”妻說。

“我也同样不喜欢你的，”我笑着回答，同时指着打我們头上轟隆隆飞过的飞机。它飞得那么低，空气的波浪把屋面上的避雷針都揭走了。我們俩不由自主都低下了头。

“一只大大鳥！”瑪婭坐在花坛上叫。

妻看了看那避雷針，向我說：“你还是到屋子里去，那儿，你的老乡和我的老乡都不会来打扰你。”

我們說“老乡”，但是這個字並沒有侮辱我們的民族感情，也沒有在我們之間引起不同的意見。我們都能看出人民和統治的上层階級之間的區別；在旅行期間，我們深信所有國家的人民都

① 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苏联与芬兰白党戰爭期間，尼克索在丹麦，由于他对芬兰統治階級的首腦所进行的大胆揭发，开始遭受到殘酷的迫害。在“民主的”丹麦，甚至把尼克索的著作从圖書館里清除出去，加以焚毀。——俄譯本注

是善良的，都是愛好和平而且樂於幫助別人的，即使在殘酷的制度和好戰的政府統治着的地方也是如此。所有國家的最廣大的社會階層的人們，正在變成我們的老鄉。民族主義產生偏見和仇恨，它完全不是民族間和平競賽的根源，只足以引起他們愚蠢的自高自大；只有當你沒有戴上民族主義的眼罩的時候，你才覺得自己真正是一個人。所以，愛自己的祖國是可以的，特別是那種合乎道理的国家：象一個對自己的兒女一視同仁的慈母，而不是僅僅關心挑中的幾個、而虐待大部分兒女的后母。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是漫無分別地夸耀國境以內的一切，而僅限於那些確有價值的東西。對我來說，丹麥的許多東西的價值，只有當我的妻子（一個德國女人）也同樣珍重它們的時候，才是令人信服的。我們自己商談過之後，我們確定這些寶貴的東西是屬於全人類的。

我聽到一陣輕微的沙沙聲，這是毛蟲在吃大白菜的葉子，這意味着，我們正面臨着一個艱苦的冬季，將要沒有蔬菜、沒有維他命。在一個膚淺的觀察者看來，這些美麗的蝴蝶的飛翔，似乎不過是一種天真的遊戲，但是它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却是毀壞了白菜。假使我們丹麥國內的人大家聯合起來消滅蝴蝶，怎麼樣呢？即使沒有了它們，生活里面也還有許多美麗的東西，而剷除害虫是對於大白菜有利的，對窮人也有利。沒有了它們，風景並不因而損色。並且還有許多別的輝煌絢麗的寄生蟲，也是同樣少得了的。整個國家要是在這上頭獲得了勝利，就會有更多的維他命和勇氣。要知道這兩樣東西我們都非常不夠。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丹麥人很難想象一個不同於現狀的祖國。

通過打開的門，屋子裡傳來一片喧雜的聲音，象號哭一般的上千個嗓子的合唱，仿佛面臨着世界的末日。這是我的兒子

在开无线电：正在播送教堂里的赞美歌“王中之王”和“上帝，保佑丹麦！”全国人在向天祈禱，仿佛罪人在里面受苦的地獄之門打开了。无线电什么都能做到，靠了真空管的力量，全国都在向天呼吁，令人感到恐怖起来。这有点象鉄他尼克的失事^①，也許，也有点象牛津运动^②。丹麦人民难道沒有別的方法来应付艰苦的时期嗎？难道不能不合着手唱赞美詩嗎？人們难道只是哑剧中的角色，給无耻的导演信手指揮的么？唉，假使无线电波能有一次放送回去的話，那时我要通过无线电，用足力气向丹麦人民高呼：“自己帮助自己，然后上帝也会来帮助你！”

农村里的居民有他們自己一套对付事变的方法。有些人老是歇斯底里地来接受一切，不管对左边或右边，一律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一律加以恐吓。大部分农民穿长統皮靴，出門坐机器脚踏車。有些人在芬兰参加志愿軍作战过，可是他們不大愿意談这件事。不管怎样，他們的創疤是看不見的。很多人，事变絲毫沒有使他們有所改变：他們不唱圣詩，繼續做他們自己的事；但是从他們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們各方面都商討，也考虑到剛产生的局勢。他們搖擺不定，而搖擺不定的人是既不靠攏这岸，也不靠攏那岸的。芬兰战役期間，人家在迫害我的时候，这批人走

① 鉄他尼克 (Titanic) 是英国国际商船公司 (International Mercantile Marine Co.) 的邮船，是当时最大的一条輪船。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二时二十分，在它的处女航行中触着冰山，沉沒在大西洋內，全船二千二百二十四人中死了一千五百十三人。

② 牛津运动产生于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中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各国，尤其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傳布得相当广。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聚集在一起，公开忏悔自己的罪恶，把它們基本上归結到奸淫。牛津运动是資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墮落的一种鮮明表現。——俄譯本注

过我家，就轉了开去；現在国土淪陷之后，他們重新和我招呼，有时甚至还和我說說話。他們中間，大部分是农民党^①的黨員，他們的灵魂深处，多多少少怀着一股怨憤；一般說来，要和他們接近是困难的。

屋子旁边走过的，也有我們的伙伴：一些工人和職員。一部分是从休假回来，另一些已經成为迅速发展的失业的牺牲品了。我从他們一边走一边打招呼的习惯和縛在行李架上的小包裹上辨别出来。他們差不多都有一点准备露宿的装备，一个篷帳或一只睡覺用的帆布袋。是的，我們的伙伴們不是嬌生慣养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西班牙当志愿軍^②作过战；有許多人的創伤到現在还没有合口。其中有一个停下来休息，就向我走过来。

“你对时局的看法怎样？”这是照例的開場白。“似乎够严重了吧？幸而有苏維埃联邦在我們这边！”

单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認識，就給予他們一种不可动搖的信心。一般說来，他們不同于別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們的乐观的見解；不管从企业主或希特勒占領軍方面来的迫害，不管将来要對他們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都不能損害他們的情緒。他們看起来虽然也很精神抖擻，然而多么消瘦；他們差不多全都沒有什么安全的保障，同时由于他們梦想子孙能有一个不同的和更美好的丹麦，遭受的牺牲也特別大。为了實現这个梦想，他們把本来已經很菲薄的食料再加削減，常常把最后一块面包省下来給別人，覺得自己因此反而更富有了。这些男人和女人，社会上其余的

① 原文作 L. S.，是 Landmaendenes Sammenslutning(农民联盟)的簡写，这是一个反动的农民党。——俄譯本注

② 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援助法郎哥，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內战时，国际工人阶级組織的支持共和国政府的志愿軍。

人把他們当作癲瘋病者一样远而避之，然而为建設新的祖国而奋斗的却正是这一班人。假使沒有他們，我在家庭范围以外，将感到不可思議地孤单了。

当亨茲萊^①拿来了奶油面包、啤酒和咖啡的时候，他們双手乱揮，声明路上剛吃过自己带的点心，或者說离家之前吃过滿滿的一碗燕麦粥。然而他們还是把我們的奶油面包吃了下去。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时期，是永远吃得下的！最近几年里大家吃得这么坏，可以在任何一分鐘里把一頓午餐整个吞下去的。

亨茲萊进来的时候，他們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你得到她，得到了一个好同志，我們也得到了一个好同志。可是据說你的妻子是德国人，而且还是軍官的女儿，是真的嗎？你有这些可爱的小孩和一个賢惠的妻子，无怪你年紀这么大以及其他一切情况，可是精神还这么好！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个領取年金的老头儿，他有一个时候曾經和我們合作过，可是現在完全脫离了。他說你从年輕时候起一直有一群孩子圍繞着你，他甚至說，你每年搞到一个新的老婆和一群娃儿。”

“什么話，仅仅每二十年一次而已，”我笑着回答。

“那有什么关系，那不要紧，希望你永远这么年青。我們非常需要你！”

临別时候，他这么热烈地握我的手，使我好久好久感到握手的温暖。

失业的人在路上漫步走过去，他們失去了获得工作的任何希望，漫无目的地信步走去，也就是說，到处漂蕩；一看他們特殊的走路姿态就可以辨別出来。他們有时在圍牆門口停下来，茫

① 尼克索的妻子，德国籍。

然望着空間立了一忽，然后又沿着大路向前走去；有时靦靦而又躊躇地向我們走来，仿佛不曉得往哪里走好。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走近人家住宅的那种样子看了使人难受；他們茫然无措，提心吊胆地等着人家嗾使恶狗或警察向他們扑奔过去；这些人显然非常飢餓而且墮落了。失业的人老喜欢两人結伴同行；的确，这样会减少他們获得布施的机会，可是对于一个人說来，孤单比飢餓还要难受。

今天早上，两个失业的人向我們走来，一个高个子，另一个是矮小的。他們已經走过了篱門，又立定下来，不知往哪里走好，仿佛从月亮里掉下来似的。然后又向我們的屋子走来，可是越过了走向平台的大門，开始在花园里繞了一个圈子，突然又从另一头出現，站在我面前。

“你們做什么，要找菜园嗎？”我問。

“对不起，我們是失业工人，”那个小个子的回答，同时把一只手放在額角上，显然，他曾經有一个时候戴过軍帽的。“我們沒有看見你在这儿园子里写东西，把整座房子繞了一圈，想找边門。劳駕，請告訴我厨房在哪。”

“打这边走，那儿有人会招待你們。你們大概餓了吧？”

那小个子的工人笑了笑，他的同伴也初次模糊不清地咕囁了一些什么。

“餓！說的太簡單了，”最后他說道。“难道沿路漂蕩能使你喂飽肚子嗎？虽然人家要我們相信，路旁沟里长滿了蕁麻和一种金絲桃，可以做生菜，也可以浸酒，鬼知道还有什么別的用处！要是做了哪一个养路工头喂的牛倒好了，可是你是除了只配給蕁麻澆肥以外什么都沒有的人。如果以后把这支蕁麻吃下去，那末，他媽的，結果成了还原作用。同志，現在讓我們去找找厨

房門！您不用担心，我們不会偷您的蔬菜；虽然人家把我們当猪糞看待，可是我們不会在別人的菜园里啃东西吃。”

“你們还是在这儿坐下来，我去給你們弄点吃的东西来。”

“有时候我們一敲門，女人就吓得尖声怪叫；可是男人看見了我們，簡直大肆咆哮。他媽的，一个失业的人要討好一切人可不大容易。”

一直是那小个子在說話，那高个子不过随声附和着。他們在我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一点不覺得拘束。他們臉上那种有神无气的样子消失了，眼睛里也显出更加灵敏的表情。从他們的臉上，我看出他們在推測我是什么人，因为他們一直瞅着我的稿子。

“您不是在写您的遺囑嗎？”那小个子突然向我問。

“也許可以这么說，”我笑着回答。

高个子向他的同伴弯下身子，把手掩住嘴，在他耳朵边悄声說了些什么。

“呸，該死！”小个子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那末請你原諒，我現在用‘你’来称呼你了，可是这儿是我的党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完全破烂了的小本本来。“不錯，我現在已經不算黨員了，本来誰也不需要一個流浪汉，可是从前我是在党里的。我的母亲現在还在党里；她虽然已經七十出头，每星期天还把我們的報紙帶到一层层的楼上。我甚至不敢在家里露面，因为我交不出党費，她狠狠的罵我。从这样一个流浪汉那里你能得到什么呢！然而他仍旧可以保持他的信念的，同志，可不是嗎？”

他热情地用肘弯推推他的朋友。

“別說了！”高个子咕囁道。

“我得告訴你，他是拥护斯陶宁①的，他相信張伯倫②、勃魯

姆^①和所有这一批狐群狗党。他差一点把自己卖给曼纳林^④做馒头馅子,可是他们连搜集炮灰的牲口市场上还不让他去哩。在他们看来,他这个人非常可疑,他们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想偷渡到芬兰人那边去,对他们捣些什么鬼。”

“这都是废话,”高个子胆怯怯地说。

“啊,哪里的话!”小个子叫了起来,可是一看见我的妻子拿了一个装着咖啡和很多奶油面包的盘出来,突然不响了。

“这不单是干的黑麦面包,上头还涂着什么哩,”高个子的工人说,他显然活跃起来,把面包塞满了一嘴。

“现在我们丹麦国内还没有把麸皮搀在面包里,可是说不定这样的时候就要来了。非常感谢你们!同志,祝你健康!”小个子和他的旅伴碰杯。

“今天我们睡在一个大农庄的草棚里,”他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向一个农民借宿的时候,他把我们赶出来,并且神气活现地说:‘现在我们国内已经建立了真正的秩序;人人必须干活,不许到处漂荡,向人家求乞。’我回答他:‘我们也很想干活。’可是

① 戴奥陶尔·斯陶宁,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占领期间,仍旧担任丹麦首相。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黑名单,是在他的指示下开出来的。尼克索的名字也列在黑名单上。——俄译本注

② 张伯伦在一九三七年任英国首相,对纳粹德国执行绥靖政策,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③ 勃鲁姆,法国右派社会党领袖,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后,两次组阁。西班牙内战时,力持不干涉政策,帮助德意干涉军窒息西班牙共和国。

④ 曼纳林,芬兰将军,反动政客。一九一八年领导芬兰自卫军联合了德国干涉军镇压芬兰的农民革命。一九三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四四年的两次对苏战争中,他是芬兰军队的总司令。一九四四——四六年任芬兰总统。迫于民主力量的高涨,一九四六年三月辞职。

一談到正經，他那里却没有工作給我們做。當我們不得不走的時候，雇工中間的一個，悄悄地跟在我們后面，指引我們從另外一面走進草棚。你想得到嗎？富農向當地的自治政府把全部工人的人造奶油配給証領了來，可是他們還是繼續啃干面包。工人們對這件事很憤慨，拿辭工來威吓東家。他們認為農庄里存的奶油不少，連他們也够吃。東家一聽到說起奶油，差點兒昏倒，可是後來什么都對付過去了。同志，祝你健康！向我們的工人政府脫帽致敬！”

他們走了不多一會兒，當地的一個大個子的警察到了我們家里。

“有兩個年輕的漢子曾經在您這里嗎？”他一手微微碰了碰帽子，聲勢汹汹地問。

“這兒來往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您所說的年輕漢子指的是誰。”

“我說的是誰，您知道的很清楚！我們不容許沿路流浪求乞，現在他們應該工作。”

“自然是不給錢的工作了？”我笑着問。

那警察那時象一只準備向我撲上來的凶狗，這之后，一個向後轉，在籬門后面消失了。路上他停頓了一下，考慮了一些什么，然後跳上腳踏車，向兩個失業工人走的方向疾馳而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在普魯士就遇到過具有這樣惡狗表情的軍人。

今天一切似乎有意變得使工作不能進行。我剛一提起鉛筆，寫上幾行，籬門呀的一聲又開了。柵籬的矮樹上面露出了頭髮給風吹亂了的頭頂和一張晒黑的臉，然後兩只赤裸的肌肉發達的臂膊，和機車上的活塞一般活動着的一對膝蓋。一個人抄着

斜路，仿佛准备向我直撞过来，到了我紧跟前跳下車，把他的装满东西的脚踏車丢在一旁。

“你好！順便向你告別，”他用力握住我的手說。

这个人我一直覺得他是坚强果決的；就是現在他也还完全是意志和精力的化身（这显然由于隱藏着的悲观失望）。我不禁起了一个念头：如果他随心所欲，要破坏一切起来，那怎么办？

我認識这个人已經好久，而且一直喜欢他；今天我可有点代他担心。他已經失业了一年多，在罗斯基勒灣①上打魚，靠着失业救济金和他的一家人勉勉强强过活。可是救济金是那末微不足道，不够他們活，也不讓他們死，每况愈下的生活使他厌倦了。

“就这样逐渐往下沉，”他向我解釋，“来不及回头看，已經到了底，而且再也不会上来了。”

他現在要到哥本哈根去，把血卖给血庫。他听說，那边一公升血出二十五克羅納②。他把臂肘弯到血管綻起来。这笔錢他打算拿来买一件旧的水手衣，然后設法走上航行波罗的海的輪船。

“現在沒有別的办法。只有到那里去，以后可能从那里跑掉；如其有必要的話，从另一条船上再逃跑一次。如果一切得手，可能到达那些靠走私过活的地方，那末算你运气：一个火夫每月获得一千克羅納，甚至还要多。当然，事情是变化莫測的；但是幸运可能向着它微笑吧？我准备冒一切險，”他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說。“要知道我有老婆和孩子，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女娃，就象你的一样。因此我能不去碰一碰运气嗎？她們从沒有餓过肚子，

① 罗斯基勒灣，在哥本哈根西面，面临海灣的罗斯基勒城，十世紀到十二世紀时曾經是丹麦的首都。

② “克羅納”是丹麦的貨幣单位，一百克羅納等于五十七卢布九十一戈比。

我对于这一点很自豪，你可了解？为了她们我准备犯法，而且已经好多次几乎犯法了。我能够赚到四五千克罗纳的时候，我将租上一块小小的地。那时我一家人可以保证经常有面包吃了。”

他的打算在我看来是荒唐的，简直是发疯，可是我沒有足够的勇气来劝阻他。在丹麦和邻近各国的确完全束手无策。在看起来大概毫无出路的时候，誰能負起代出主意和指示途徑的責任呢？也許获得胜利的恰恰是象他这样的人呢！

或許，我还是搬到屋子里去好，这儿花园里，什么事都做不成。白天老是成堆的事情。首先我得給我的蔷薇花撿一些新鮮的馬糞，拉泥炭車的馬走过后，路上經常留着很多馬糞。以前每分鐘有汽車駛过我們近旁，現在馬匹又占有了大路，柏油路上露出蹄鉄的痕迹。要知道馬掌时常带来幸运^①，而泥炭无疑地使有些人賺到很多錢。可是老天可怜最后拿到泥炭的那些人罢，那些城市的貧民罢！今年冬天，严寒使人花了不少錢。“一个吃面包，一个挨鋼叉^②”，这一句成語，可以用作今天丹麦的口号。

“在这个战事里，連我們也落得了一些什么，”一个坐在泥炭車上的农民，把馬匹勒住了一会儿說，他显然指的是馬糞。“可是这一回我們未必能賺錢。作家，您看怎样？您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了解得比別人清楚嗎？”

“您这样想嗎？可是不久以前，我被剝夺了談論任何事情的权利。你們把我的書燒掉，你們中間有人竟認為，照我那些見解，我應該枪毙。”

“噯，事情究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現在新政权把我們的各

① 欧洲人有一种迷信，認為在路上撿到馬蹄鉄，是好运道的預兆。

② 乐者自乐、苦者自苦的意思。

种武器都收去了。”

这当儿那农民的眼睛不知怎的特别发起亮来。

“目的是使你们不能实现对我的威胁，”我回答。

他仔细向我看着。

“唔，他们这样做，未必出于友谊的动机！可是一切会走上轨道的，作家，必须走上轨道。只要我们农民也能获得一点什么！”

“你不是在卖泥炭吗？”

“这里面有什么好处！要是泥炭的价值跟焦煤一样，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农民怒气冲冲地赶着牲口，向前走劲。走了不多路，他还是转过身来，高高举起马鞭向我致敬。

目 次

引子.....	III
---------	-----

第一部 无主的国土.....	1
----------------	---

第一卷.....	3
----------	---

一、归来.....	3
二、莫尔顿辨测方向.....	26
三、破碎的理想.....	46
四、莫尔顿被诱拐.....	60
五、在丈人家里.....	69
六、蜜月.....	77
七、莫尔顿决算获得盈余.....	86
八、在曙光村里.....	101
九、老乡.....	115
十、做父亲的欢欣.....	126
十一、“无主的国土”里的狐步舞.....	134
十二、莫尔顿全家到了城外.....	149
十三、母亲的召唤.....	163
十四、他妈的，他们到底为什么打起来？.....	178
十五、孿生兄弟.....	193
十六、家里的捣蛋鬼.....	201

十七、老祖母說道理·····	212
十八、莫尔頓买別墅，感情上起了波动·····	229
第二卷·····	247
一、多才多艺的莫尔頓·····	247
二、消夏客·····	267
三、了解一些情况·····	282
四、繼續了解一些情况·····	293
五、艰难的日子·····	302
六、消夏客終于出現了·····	328
七、潜水員·····	342
八、在世界大战期間显原形的人·····	353
九、“宝山垃圾堆”·····	363
十、吸一口国外的空气·····	377
十一、“瘋人路”·····	397
十二、煤!煤!·····	409
十三、曙光·····	419
十四、参孙和非利士人拴在一条車杠上·····	435
十五、一些家庭里的牧歌·····	4
十六、瑪丽·····	455
十七、生活·····	470
十八、莫尔頓获得了自由·····	479
十九、逃兵·····	488
后語·····	495

第一部

无主的国土



第一卷

一 归 来

这一下，莫尔顿在国外耽得这么久，连貝萊都觉得这是他的朋友该想着祖国的时候了。这一点，爱倫早就说过。她反复说：“他把一切事情撩给你。”貝萊却始终不变地替他朋友辩护：莫尔顿对于合作工厂从来没有感到过特殊兴趣，也没有注意这些事务的责任，因为那老图书馆员①留下来的遗产之中，他那一份，他远在动身以前早就放弃了。但是现在，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貝萊不能不惋惜，莫尔顿不在这里。的确，办事的才能他是不够的，但是认真地跟他谈一谈，总是有很大好处的。

事情的确不顺遂。合作运动诚然已经在工人小组里扎下根，但是只做到了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不能更进一步。貝萊想把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把广大群众的一切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伟大计划，除了城内各区的各种合作商店或多或少有一些成就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把若干小店主挤了出去，因而跟这些人结下了仇。所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些批发商和厂家，他们是不用耽心的。消费组合只能弄到一些些红利，到年终派给它们的社员，如此而已！照貝萊想来一定会不断扩大的运动，变得踟蹰不前：他那时候发动起来的庞大的工人队伍，变成了一群懒惰的反芻动物。貝萊心里也在责备自

已不該用這樣的比喻，但是他愈來愈相信理事會和工人們都在把他們自己和全部企業交給命運去支配。

他太驕傲，不愿直率地要求莫爾頓回來。可是在寫給他的信里却愈來愈明確、愈來愈尖銳地強調他所經歷的困難。現在已經是作為一個朋友的莫爾頓的事情，去作出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來了。

莫爾頓離國差不多兩年。他到過意大利和西班牙，再从直布羅陀到摩洛哥；大部分的旅程，都是避開慣常走的路綫步行過去的；不管到什麼地方，他總是跟普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在這樣流浪的生活中間，要和祖國保持經常的聯繫是困難的。他替丹麥的外省報紙寫一些旅行隨筆來維持生活，但是菲薄的稿費總要拖延很久才到他手里，而編輯部又不是按時把錢寄出的，它常在莫爾頓已經離開之後才寄到那個地方。而匯款轉寄的情形也是一樣：南方的郵政工作遠說不上是模範的。

莫爾頓在普通老百姓中間，常常受到廣泛的殷勤招待，特別在西班牙。只要在任何一家草屋的門上敲一下，說你又餓又累，身邊又沒有錢，他們立刻就會請你一塊吃飯，留你過夜。這一种从完全陌生的人方面來的親切的態度，使莫爾頓感到新鮮、愉快；而那個以人道自夸，實際上是由“有錢的請進來，沒有錢的走開”那句格言來決定一切的国家，他實在不想回去了。莫爾頓很以自己的流浪生活為樂，遠離了一切凭金錢說話的現代工業都市，隨波逐浪，碰機會走到哪里就哪里。他參加過雇農和小佃農們在山里舉行的一些革命會議，他看見了一種完全不熟悉的人的典型。這些窮苦的勞動人民，被住在馬德里和巴黎的地主們

① 老圖書館員指布倫，遺囑事見征服者貝萊卷四最后一章。

剝奪了地里生產的一切，他們完全不象丹麥的城鄉工人。西班牙的雇農們是有革命性的。他們準備抓住任何理由來組織暴動，生活條件雖然惡劣，他們非常重視同志間的團結，不管在安樂的時候或是在患難的時候。他們對沒有剝削、沒有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前途那種不可動搖的信心，給予莫爾頓以勇氣，他愉快地相信，艱難的生活環境沒有能迫使西班牙的窮人妥協，相反地，愈引起他們對壓迫者的憎恨。莫爾頓親眼看見了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所夢想的东西；這兒在艱難的生活條件之下，人心不是變得殘酷了，而是變得更仁柔了。成年人差不多把責打孩子看作一種癩神的事情。這裡不大看見有妻子兒女的人在一天勞苦工作之後上酒店去喝酒，來加重家里人的貧困和苦楚。勞動的生活不但沒有埋沒人的最好的和最可寶貴的品质，相反地，使它們顯得更鮮明了。莫爾頓對實現新社會制度的信念更加堅定了。由這樣的人來建設一個新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莫爾頓在這些普通人中間覺得輕鬆自由，不去注意貝萊一次又一次的召喚。在國內，貧窮吞食了人的紅血球，剝奪了人的前途和對未來的幻想，他不得不經常跟它鬥爭，不得不為一個銅子而跟報館編輯作沒有了結的鬥爭。這一切，包括貝萊的事業在內，現在由莫爾頓看來，似乎是某種遙遠的东西了……在這兒，他晒着太陽，醫治他的肺病，很高興，覺得自己重新又強壯起來了。

莫爾頓一步步從一個山村到另一個山村，就是這樣，有一次他跟一隊趕腳的到了海邊。在馬拉加❶他不得不跟真正的現實相接觸了：他身邊沒有錢，可是在這個國際性的港埠上立刻就需要錢。他在城郊的橙子樹林里歇了一夜，早上，空着肚子，臉也

❶ 馬拉加是西班牙南部沿地中海的一個海港。

沒有洗，走到港口，希望隨便怎樣把自己安頓下來。靠碼頭停着一條丹麥輪船，莫爾頓就走上甲板去找老鄉。

“嘿，算您走運，”船長說，“您的郵件積在我這裡的有山那麼一堆。”

大部分郵件是登載着莫爾頓的旅途隨筆的報紙，但是也有幾封信，而其中一件，是一百克羅納的支票，這一大堆，連同船上水手的郵件，是船離塞維爾①以前由領事館交來的。所以莫爾頓的信件已經走遍了地中海，到過許多連他自己都沒到過的地方，甚至到過希臘和阿爾及爾。輪船現在開往漢堡，以後再到赫爾②，可是從漢堡到哥本哈根很近；船長欣然同意把莫爾頓帶了去。

“可是注意一點，不要把我的水手搞昏了，我知道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說。

在漢堡的車站上，莫爾頓已經準備要買到哥本哈根去的車票了，忽然改變主意，打了一張到柏林的票：那兒他有幾百馬克的論文稿費要領，自己走一趟不好嗎？對這個都城他很熟悉，在以前的幾次旅行中研究過它，他喜歡它那斯巴達式的嚴峻的面貌，他喜歡它那些覺悟而嚴肅的工人；在莫爾頓看來，這個城市是世界文化的集中點。在柏林，你立刻鑽進了生活的深處，在那兒你會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思潮。莫爾頓只準備在柏林瀏覽一下，好在決定回到丹麥的狹隘的框子裏去以前，充實一下精神糧食的儲藏。

但是一到柏林之後，他就沒法離開它了。在德國的空氣里，

① 塞維爾是西班牙西南部一個大城，在直布羅陀海峽之北。

② 赫爾是英國東部靠海的一個城市，在亨堡河口。

可以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不安，某种非常事变的先兆，这一件事莫尔顿无论如何得知道。他从柏林坐车到维也纳，那儿他觉得暴风雨前密集的乌云在推拥来。这儿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据报纸上的记载看来，丹麦人却很优闲自在，有的醉心于高等国民学校，有的神往于风行一时的杂耍，他们不了解国外的纠纷，把它认为某种外交上的喜剧。一会儿俄国跟奥匈帝国，一会儿德国跟法国，为了一些什么事情吵起来，剑拔弩张地彼此恐吓。在丹麦人看来，这些大国就象一群公鸡，时不时会竖起鸡毛，装出一派战斗的姿态，可是过一会又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在地上搜寻虫蚁儿，招呼着母鸡。

在维也纳是一片紧张的气氛，城市已陷入半包围状态，一种几乎是惊慌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城市。帝俄决定在奥匈帝国边境附近布置运动战，一年多以来在那一带地方维持着相当数量的军队，这迫使“贫穷”的奥匈帝国不得不开始力不胜任的动员工作。莫尔顿想从维也纳沿多瑙河到布达佩斯去，可是维也纳工人报的一班朋友劝他不要去：人们恐惧间谍的心理会到处使他受到严密的盘查，所有的桥梁都有军队守卫。奥国认为马上就会被迫向俄国宣战，来结束这种紧张的局面。象莫尔顿这样一个外国人，即使在维也纳也还有遇到麻烦的危险。

在柏林比较安静些。莫尔顿在沙维匿亚广场附近房价低廉的大学生区住了下来。成百的日本学生住在这个区域里；到处都可以遇到他们短小活泼的身形，彼此相象，仿佛机器造的。忽然有一天，他们一下子都不见了。全部都回国去了。报纸从这件事情上看出令人非常不安的征兆，责备政府不该允许日本学生离境：他们都是有地位人的子弟，假使日本在战争中站在敌人一边，就可以把他们当作人质。

这儿的空气也变得紧张了。一切事情大家都不大清楚，因此幻想就竭力活动起来；人人都很激动，象暴风雨快要到来似的。许多小存户，惊慌异常，想实行现款储蓄，把股票在市场上半价抛出，将现款放到银行里，然后突然又重新取出来藏在袜子里，或者揣在胸前。抢劫和夜间对单身行人的袭击，多到使人不能相信。凡是交易所的豺狼没有触及的，就给盗匪劫去。莫尔顿的女房东偷偷地告诉他，她把全部财产一万八千马克都带在身上；她不敢出门，怕有人扑上来，一下子把它抢走。

“我出去探望我的老东家的时候，您能不能给我保管一下？”她向他恳求。

莫尔顿劝她放在保险箱里；可是她对保险箱，象对银行和储蓄一样不信任。

“我信任您！自从您规规矩矩地帮助我解开胸衣的扣子那时候起，我就信任了您！”

这种盲目的信任是莫尔顿在圣诞节前夜得到的。他在相当夜深的时候作客回来，那个德国女人穿着衬裙和胸衣坐在那里等他。她到老东家家里作客，吃喝的太多，这以前又缚得很紧，现在胸衣脱不下来了。

“啊，您这么迟才回来，”她微微带着责备的口气说。“其余的房客都回来了，可是我不敢找什么人帮助。这些南方人都是那么热情，见不得一点赤裸的地方，马上就把嘴唇贴上去。这教人挺难受！你们北方人是冷静的民族。我的老东家也很冷静……那是说，现在他冷静了。”

她并不隐瞒，她的“老东家”，那位将军，因为她忠心服侍了多年，送给她这一笔钱。

“对，他现在老了，害着风湿病，可是他声称，假使战争爆发，

他也要去打仗。德国不能不打仗，我們变得太文弱了。他說，人民需要放放血，工人們这样不安靜，只曉得組織罢工，要求愈来愈高。但是他自己也是不安靜的，提到打仗，他是非常不安靜的。可是他待我，就象一个慈爱的爸爸。”

把全部家当带在身上的不止她一个。甘心自己少吃点，讓全家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存下錢来給女儿陪嫁，或者給儿子服軍役期間做制服的德国人，突然对德意志政府机关的稳固性丧失了信心。在这种不信任的影响之下，金融企业开始动摇，甚至那些龐大的啤酒厂也不穩起来。啤酒店一班成癮的主顧也限制自己只喝四五杯就算。前进报的地方編輯西柯尔斯基那个壮实的大胖子，在康德街那家啤酒店里一班老主顧坐慣的小桌上，每晚要喝上十五二十来杯酒，現在把飲量减少了一半。

他替自己辯护說：“日子艰难哪。”

“可是要注意，把你慣常的飲量这样减少，你的腎脏可受得了！”戏剧評論員文捷尔斯坦因开玩笑地向他警告道。

老主顧桌上的人，比起两年前莫尔頓最后一次訪問柏林的时候，显然寥落了。如今只剩得一小群“老酒客”：几个前进报和自由派的福西希报①、日报等的記者，几个以罵倒一切出名的文人，还有几个宫廷劇場的演員。

老主顧桌上的話題也改变了。不再漫无分別地对一切加以譴責：有很多东西变成神圣的了，而且恰恰是从前嘲諷得最厉害的那些东西。对“德意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這句話也不再取笑

① 福西希报 (Vossische Zeitung) 是柏林一家最老的报纸，一七〇四年創刊。十九世紀初期，它是民主派的急进的报纸。一九一三年以后，带有社会主义的傾向，成为右派报纸的攻击目标。

了。莫尔頓有一次用到這句話的時候，他們沒有覺察到他聲調中間微微帶着嘲笑的意味，大家都肅然舉杯。甚至皇帝的旅行也經過嚴肅的討論。難道他們的見解改變得這樣厲害？也許連德國的自由思想也給帝國主義推翻了。

莫尔頓有一回和法朗克—曼海姆博士，愛杜華·伯恩施坦①一道坐在波茨坦廣場的約斯梯飯店里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坐慣的桌上。伯恩施坦攻擊那些鑽進列強中間來的小國，他認為它們沒有生存的权利而要求人家注意它們，是阻礙了進步。

“瑞士，丹麥，現在連十萬冰島居民也要求人家把它們當作獨立民族看待了！援助小國等於開倒車！小民族沒有生存的权利！”

莫尔頓開頭完全莫明其妙，後來突然冒起火來。見他的鬼，現在莫非連社會民主黨也在宣傳實力政策了？！

“你們德國人跟小小的瑞士有着共同的語言②，應該感到滿意，”他說得很尖銳，“否則就沒有一本象樣的書是用德文出版的！說到挪威，照它自己文化的發達程度，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強大的德國，甚至藐小的冰島人民對歐洲文化的貢獻，比之你們的六千五百万人口要大得多，雖然全部冰島居民，也許還抵不上德國外省一個小城市的戶口。”

“對不起，你說文化！”伯恩施坦帶着嘲笑，把這個字重說了一遍。“幾本小書，幾幅畫，一個什麼雕象！難道靠這些養得活人民嗎？”

① 伯恩施坦(1850—1932)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代表，德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

② 瑞士是一個聯邦，各地所用的語言不同，主要有德、法、意三種，應用區域最廣的是德語。德國文學史上很多著名作家是瑞士人。

法朗克—曼海姆博士只是微笑，沒有參加爭論。可是莫尔頓很想把他拉进来，因为他比伯恩施坦着实有才能，許多人認為他是德国工人党未來的領袖。

“你們，德国工人的領導者，為什麼變成了帝國主義者呢？”莫尔頓問。

“沒有這樣的事！”法朗克博士回答的相當尖銳。

“但是許多人相信這樣。正因為這樣，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

“哦，很好，主保佑您！就說我們成了帝國主義者。可是，他媽的，德国工人能坐在光石子上，譬如說，提供產品嗎？我們的根本責任就是給他們保證推銷產品的市場。”

“就現在這樣，你們的市場已經盡夠了。我隨便到哪裡，意大利、西班牙、摩洛哥，到處看見德国的工業品充斥市場。”

法朗克博士不滿地皺了皺眉頭，他仿佛不大願意討論這個題目。

“我們的產品可能重新被排斥了的。因此我們必須用政治的力量來加強我們的出口。遇到戰爭的時候……”

他沒有說完：莫尔頓在柏林文學界中認識的一個以獎勵文藝著名的普魯士地主走來向他招呼。

“哈哈，您在這兒跟以色列族的子孫^①商量事情？”他拍拍莫尔頓的肩膀，放誕不羈地說。

矮小的伯恩施坦聽了這幾句話變得更小了，這倒並不使莫尔頓驚奇，使他驚奇的是，向猶太人自豪，而且獲得帝國議會里最勇敢的議員之稱的法朗克博士也縮成一團，眼睛都不眨一

① 指猶太人。

眨，忍受着这个嘲笑。

莫尔顿在德国各个不同的大都市里住过好久，觉得在那儿跟在家里一样。德国工人在许多方面很象丹麦工人。他们有同样纯朴而健全的意图，有同样的悲伤和快乐，有同样的同志间的扶助。相反地，德国的知识分子跟丹麦的大不相同；这儿只有很少数人装出独特的样子，希望以复杂的和特殊的人物得名。他们宁愿放弃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有时候如果也拥有异常丰富的知识，那也很难把它消化。莫尔顿问到他们的意见，老是回答：“我们德国人认为……”但是他们书读得很多。正是德国知识分子这一份知识宝藏吸引了莫尔顿：象他这样一个生活知识远过于书本知识的人，和他们谈谈是有好处的。

他在德国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常常想到德国去，尤其想到柏林和慕尼黑去。可是这里的许多东西现在似乎变了。早先被斥为普鲁士反动势力的表现的一切，现在仿佛成为大家所公认的了。大家已经不再拿海軍来取笑，而用郑重其事的语气来谈论它了；至于軍国主义的精神，是向来跟普鲁士这个形容词連在一起的，现在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和工人中間也显然复活了起来。

反犹运动，照莫尔顿的意见，是低能者的武器，现在公开地抬头了。这种现象在丹麦是绝对不会遇到的，在这儿却随处都会碰上。当着这种情形，莫尔顿时常弄得进退维谷。莫尔顿最初写的几本书是已经译成德文了。有一次，他接到来比錫一个大出版商的信，希望印行他的著作。那个出版商在吕根島①上度假；莫尔顿那时在蓬霍尔姆②，就坐了开往薩斯尼茲③去

① 波罗的海德国沿海的一个小島。

② 波罗的海里一个丹麦的島屿，在吕根島的东北，瑞典沿海。

③ 吕根島东岸的一个城市，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漁业中心。

載德國游客的一條蓬霍爾姆的小汽船到他那里。出版商在碼頭上接他，邀他到自己住的旅館里，對他的著作說了好多恭維話，雖然由於這些作品的無產階級的性質，丹麥的批評界對它們並沒有好評。他突然問：

“您是猶太人嗎？”

莫爾頓一哆嗦；儘管他的頭髮是淡黃色的，後來依然好多次有人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據我所知，不是，”他惊奇地回答。“可是咱們在上帝面前不是大家都一樣嗎？”

莫爾頓感覺到那出版商慘笑了一下。

“在你們丹麥，猶太人很多嗎？”他問。

“猶太人嗎？猶太人嗎？”以前，莫爾頓從沒有向自己提過這個問題，而且一般說來也不了解。“在我們那里似乎沒有，”他茫然地說。

“您的意思大概是說，你們那里沒有猶太人的問題！猶太人，你們那里一定有的，他們到處都有。我自己就是猶太人；您大概猜到了吧？”

“您為什麼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呢？”莫爾頓愕然地問。“您總不會想到要告訴我，您的上代是愛斯基摩人①，或者希臘人吧？”

“那完全另一回事，”出版商傲然回答。“我們猶太人是世上的鹽②。”

“大約每個民族對自己都是這樣看法的，”莫爾頓心里想，可

① 散布在北冰洋沿岸，從格林蘭到阿拉斯加一帶的一種民族，皮膚黃色，身材短小。

② 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節：“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意思說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沒有說出口。

他們坐到桌子旁的时候，莫尔頓注意到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不欢迎犹太人在公共桌子上进餐。”他驚訝地指着这个牌子。

“我們把它翻过来就是，”出版商笑了笑說，把那块牌子翻了个身。“老板还没有富足到不需要我們的錢的程度。”

“那末这块牌子的目的何在呢？”

“这是菜館老板和当地軍官之間的一种折衷办法。牌子是不可不有的，条例却不一定要遵守。”

这是莫尔頓初次認識了犹太人的問題。

“世上的盐”和“上帝的选民”之間这种奇怪的竞赛以及由此产生的那些荒謬的折衷办法，后来他在德国看到的机会不止一次。在咖啡店里一班老主顧的桌上常談到犹太人，各人提出了贊成或反对的意見；假使談到斯堪的那維亞随便哪一个著名的活动家，人家馬上就問莫尔頓：“他不是犹太人吧？”犹太人在德国人的头脑里，显然愈来愈占重要的地位，而且奇怪的是，偏偏那些血管里无疑地流着犹太血液的人，罵起犹太人来分外热心。这个問題是沒法理解的。落后的农民解釋他們憎恨犹太人的理由是，犹太人把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当莫尔頓反駁他們說基督自己也是犹太人的时候，他們瞅着他的那一副神气，仿佛他意图毁灭他們的頂宝贵的什么东西似的。

在大城市里，情形更来得复杂。皇帝是被認為德国国内頂頂狂热的反犹分子，仿佛他絕不容許犹太人走近自己似的；可是他在汉堡随随便便地和大造船厂的厂主巴林会見，而且有人肯定說，皇帝的二十四個侍从武官中間，七个的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液。这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政治經濟学的专家可以用于

巴巴的数字来証明，易北河东区的貴族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娶犹太女人作妻子，靠她們的陪嫁来挽救破产了的祖业。

这一切給人一个印象：这是无法解决的謎。可是从前在莫尔頓看来是儿戏的，現在显然成为当真的事情了。大的犹太商店公开宣言不用犹太人来侍候主顧，而且一般說来，似乎沒有人敢承認自己的犹太出身了。象伯恩施坦和法朗克博士那样沒法否認的人，就躲藏起来。有一天晚上，莫尔頓自己坐在老主顧們坐慣的桌上，几乎弄得很窘。这一回有五个朋友聚在一起，正如大多数的德国知識分子，他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象犹太人。他們坐在那里罵犹太人，因为罵得相当久了，莫尔頓带着嘲笑的口气說：

“不是有某一个偉大的犹太人仿佛說过‘只要有两三个人用我的名义聚集起来，我就在他們中間’嗎？”

大家跳起来，抓起酒杯，恐吓着要砸破莫尔頓的头。

“也許你是犹太人吧？”他們爭着喝問。

“如果我是犹太人的話，单单为了这个緣故，我也就不会污辱我自己了，”莫尔頓回答。

从这一天起，咖啡館里的老主顧对他沒有以前那样殷勤了。他們不能理解：一个人尽管不是犹太人，但純粹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也能为犹太人辯护的。他們对待莫尔頓的态度，仿佛他帶累了他們似的。这使他很气愤，他給日报写了一篇幽默小品，題目叫作“‘德意志的驕傲’夫人和阿哈斯費尔①”。因为他以前給報紙写过稿，編輯部里的人認識他，所以他亲自把这篇短文送到那里。文艺栏的編輯馬上把它讀了一遍，可是摇摇头，把手稿回給莫尔頓。

“換一个时候，这也許是很俏皮的，”他非常严肃地說。“可

是目前我們不敢把它发表。而且我劝告您，不要拿这篇文章去向别的报纸投稿。这题目很容易使人誤解。”

“您自己是犹太人嗎？”莫尔頓問，他希望揭穿所有这一切的謎。

“不，我是受过洗礼的。”

“我說的当然是指出身的民族。”

“不，我是受过洗礼的，”那編輯又重說了一遍，这一回显然不大愿意。“順便告訴您，某些团体您还是少去为妙。您在冒着喪失讀者的危險。象您这样淡黄头发的北方人……”

他显然指咖啡館里那張老主顧坐的桌子。而那些人却因为莫尔頓卫护被压迫的民族，以为他会帶累他們。这个令人糊涂的問題怎样解釋呢？

“这跟大国間的战争或者准备对工人阶级进攻有关系，可能两者同时爆发，”編輯康普梅尔說，这是一个聪明的老头子，“所以不得不首先造成不安定的局勢。他們要打击的，与其說是我們犹太人，毋宁是工人运动。必須把社会主义想象作一个犹太人的运动，就在这个招牌掩护之下进行对工人的斗争。按件計酬的工資率，这是魔鬼的花样，每个市民老早都很清楚。如果能連群众都搞糊涂了，在生活上引起了中世紀的迷信，那末就可以認為賭贏了一半。亲爱的朋友，什么事情都在意料之中！”

“您为什么不参加斗争而躲了起来呢？”

① 中世紀有一个傳說：基督背着十字架走累了，在鞋匠阿哈斯費尔的門口歇歇力，鞋匠把他轟走，說：“走开！走开！”基督回答說：“不錯，我要走开，而且馬上就要走开，可是你要耽在这儿，直到我再来的时候。”因此阿哈斯費尔一直在地上漂蕩，要到基督再臨凡的时候。这就是傳說中的“漂泊的犹太人”。

那工人运动的老将聳聳肩膀說：

“我們害怕……害怕什么呢？大概是，一旦工人階級取得政权之后展开的那一幅远景。因为这样，所以我們归附了矮小的伯恩施坦和改良主义，”說話的时候，他发出一陣慘笑。

总而言之，柏林对于莫尔頓已經失去了它的魅力，它以前那种令人激动的影响不知去向了。因之，莫尔頓愈加深深感覺到貝萊信里沒有明說出的呼吁，于是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启程了。

在火車里，他已經呼吸到祖国的空气。大部分旅客是特別具有丹麦人气質的生意人，他們懂得很多生意經，可是实际上不識不知，无忧无虑，象天空的飞鳥一样。他們公开談自己在腓特烈街和“菩提树下”消夜館里的奇遇。他們关心在那儿听到的打油詩和化去的錢，远过于德国业务生活上的轉变的原因。

一般說来，回到祖国去在莫尔頓看来是愉快的：只要下等劇場①的曲調和庸俗的閑談沒有把这个印象破坏的話，丹麦渡船上的气氛是安靜的，呼吸是輕松的，人群中也看不出德国人所有的那种緊張和勞頓。

莫尔頓变了，而且自己知道变了：他抱着战斗的情緒回国。他对許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在西班牙他跟革命的农民往来，在这上头起着不小作用。如果丹麦工人背离了支持彼得·特雷叶②的那些人，这不能单用政治的理由去解釋，主要應該用工人自己的庸俗观点去說明。他們希望做規規矩矩的公民，尽可能少拿国际歌和天快亮了③等歌詞去刺激住在廣場对面的紳士

① 此处指一种有音乐和杂耍的咖啡館。

②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貝萊的老友，見征服者貝萊卷二第十二章。后来杀死一个警察，自己也自杀。見征服者貝萊卷四。

③ 丹麦社会主义者的进行曲。——俄譯本注

們，總之，不要拿自己的革命性去撩撥他們。而彼得·特雷叶的支持者恰恰是這一方面的能手，他們帶累了體面的工人！莫爾頓早先也同情過這些搗亂分子，也許是因為人家迫害他們的緣故；現在他却在認真考慮，可能對的是他們，而不是貝萊和他自己。

對，貝萊！莫爾頓開始一再想到祖國的情勢和貝萊，貝萊在國內起着不小的作用。不但在認識了西班牙的勞動人民以後，而且也在最近幾次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同志們會面之後，莫爾頓覺得他和貝萊疏遠了。跟西班牙人比起來，德國民主黨人給予他一種不好的印象。他們在本質上是一些市儈，是坐在積滿灰塵的辦公室裡替全世界工人製造些陳腐的標語口號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官吏。可是在貝萊以及國內其餘的人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是最崇高的人物，幾乎是神明，懷疑他們的指示，無異于褻瀆聖物。

所以莫爾頓馬上就要和他的朋友進行搏鬥，要激勵他，強迫他放棄妥協政策。從貝萊的信裡顯然可以看出，合作社事業並不完全順利，然而這是以前就能設想到的。正象童話裡說的一個想要欺騙一座山、打主意繞過它、從另一邊上去的農民一樣，全部事業是建築在虛誕的基礎上的。山上的集體村不得不結束了，大概連帶損失了一百公頃地，如果能收支扯平，就算是好的。許多工場裡的工人本來對搬到村里去不大熱心。他們把它叫作“強迫遷移”，而宁愿住在城裡別的地區。這或者由於習慣，或者因為有親戚故舊住在那裡。可是也許他們害怕集體村會把他們“變成農奴”。

這個計劃當時在紙面上似乎也很動人，實際簡直是玩笑。莫爾頓在國外住過之後，對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眼界更擴大了。

現在他不懂得自己怎么会有一个时期和貝萊一致行动的。以为資本主义这一種社会制度，仿佛可以凭一个合作皮鞋工場就能把它推翻了的这一種想法，实在荒謬絕倫。

莫尔頓在划給三等旅客的甲板上那一小块地方来回走着，对自己說：“就是普魯士人放枪也沒有这样快^①。”这地方又冷又有风，而且挤得轉不过身：人們在繩圈、救生艇和大約装着淡水和存粮的木桶中間，象牲口般挤在一块。他們头上是专供头二等旅客使用的足足占地四分之一公頃的上甲板。

莫尔頓一面走，一面生气。在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里，把人訓練得多么馴服！差不多跟德国人一样好，而且这个訓練方法也是从他們那里学来的。要是西班牙人的話，早已爬上上甲板了。加之莫尔頓餓了，上面有的是紅木裝飾的寬敞洁淨的餐室；可是走进那里去需要有特別券，大概就为了摆脱那些討厭的流氓。船头上有为三等旅客盖的一些类似小食堂的可怜的場所，那地方頗簸得厉害，空气非常重浊。可是盖德賽已經出現了，那末大培尔特海峡^②对面的渡口已經不远，那儿在小的渡船上常有极好的点心。莫尔頓想起美味的丹麦火腿面包和星牌啤酒很高兴。

貝萊到車站上接莫尔頓，愉快地向他問候。

“我希望你到我們那里去。也許太累了吧？”他把列車員搬出来的莫尔頓的提箱拿在手里。“喔唷，好重！你看怎么样，咱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上文想以一个合作皮鞋工場来推翻資本主义那种荒謬的想法。

② 在西兰島（丹麦主島，哥本哈根在島的东岸）和弗恩島之間。

們兩個人把它拖回家去呢，還是打電話給孩子們，讓他們來接？”

“咱們自己對付得了，”莫爾頓回答。“不知道什麼緣故，路上總是收集了很多東西。”

“大概是書吧？”

“當然也有書！”莫爾頓神秘地微微一笑。

貝萊懂得微笑的原由，有些難過。

“可惜沒法寄錢給你，過的日子糟透了。你大概也不寬裕吧？看你的光景也夠潦倒的，”他仔細瞧着莫爾頓。

“哦，我倒過的挺好！在國外可以過便宜的生活，尤其在南方。”

路上他們不多講話。貝萊顯然心事很重，不能高高兴兴、無拘無束地談話，而莫爾頓呢，一路上來有點累了。

愛倫和孩子們歡欣熱烈地迎接他。

“你為什麼這麼久不到這兒來？”安娜和小弟弟齊聲叫道。
“現在你終於真的回來了。給我們帶了些什麼來？”

“孩子們，不要吵鬧！”愛倫喊道。“你們怎麼不怕難為情！”

可是她自己的激動和高興也不下於他們：莫爾頓（孩子們都叫他莫爾頓叔叔）恰象一個美洲叔叔，常帶着一種過節的心情，一種遠方的空氣一道進來！他的確給犬家帶了禮物來了。給小妹妹的是一具真正的炊爐，給小弟弟的是有彈簧的玩具，給斯文—烏吉哈一套有趣的紙牌，給拉賽—腓特烈一大盒顏料。

“這是法國制的水彩畫顏料，頂上等的，”貝萊帶着內行的神氣看了看那盒子說。“現在你盡量畫去罷。”

莫爾頓給貝萊自己帶來了一套撒克索尼①的瓷制文具，而愛倫呢，一條德萊斯頓②產的美麗的台布，帶上一套餐巾。

“你瘋了！”貝萊說。

愛倫拍手叫道：“真的發了瘋了！”

“一個人既然沒有老婆，又沒有孩子，怎麼辦呢？”莫爾頓替自己辯護。

“也該成家了，”愛倫把他從頭到腳仔細打量了一下說。“早該是時候了。只是先要學會化錢有分寸，因為一個有家小的人必得節省一點。”

飯後他們兩個男人走到貝萊的屋子裡，莫爾頓在一張深深的安樂椅上坐下；他感到了真的疲倦，幾乎可說是衰弱，仿佛他現在回到家裡之後，全部力氣都離開他了。貝萊在桌上的幾只煙盒子里挑選雪茄。

“淡一點的還是濃的？”他問。“也許飯後抽一支濃的吧？”他手里拿着一只上面有商標的扁闊的雪茄盒子向莫爾頓走去。他自從當了工廠經理的時候起，才容許自己享受這麼一點奢侈。早先他抽抽二十歐耳^{①②}三支的紙包雪茄就算了。

“唔，從我的信札里，你大概已經猜到我們的情形不大好，”他最後坐下來，開口說。“我不願意敗你的游興，沒有把全部真相告訴你。可是，憑良心說，事情糟透了。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痛痛快快把鋪子收起來還好一點？”

莫爾頓心里一哆嗦。那些得意的夢想，結果就是這麼樣嗎？那末貝萊的頹喪是可以理解的。他心底里從來不相信，能夠那麼容易就達到目的，可是自己也感到懊喪。貝萊在這上頭，和他

①② 撒克索尼是當時德意志帝國的聯邦之一，德萊斯頓是它的首都。紡織業和瓷業都非常有名。

③ 一百歐耳等於一個克羅納。

相反，从来沒有发生过怀疑：从他的事业上一定会发展到全世界人民的大联合。对于他，这次失敗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事情怎么会糟到这个地步呢？”莫尔頓輕輕地問。

“唉，一开头我們就遭受到从竞争者方面来的抵制和种种麻煩，虽然最近两年来比較不这么公开了。以后呢，来了集体村这一回事！盖造房子漸漸把全部現金都消耗了，而貸款我們是不容易得到的。这以后又发现了制革工場的盜竊事件。长話短說，一經調查，才知道我們的全部資財都耗尽了。”

“你把这事情認為失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莫尔頓温和地說。“可是如果理解得不錯的話，你已經到了智勞力尽的地步，那末就應該撤退，另找可以达到目的的路徑，这就完了！”他友誼地拍拍貝萊的肩膀。

“可是我也不打算坐在这里唉声叹气；然而的确教人懊恼得要死！要知道这事情原是可以成功的，假如……”

“在斗争里面不容許有任何‘假如’。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对于一个打敗了的將軍說，假如不是怎样怎样的話，他也許能胜利的，这不是什么好的安慰。”

“可是我們必須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不是嗎？”

“可是这条路是不正确的。你自己的例子就可以作为証明。假如能有什么成就的話，那末你就應該有成就，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替工人們最最抱屈，他們的处境实在困难。失业情况一直在发展，他們甚至还有被列入黑名单的可能。未必有什么地方会張开手来接受他們吧。”

貝萊悶悶不乐地瞅着莫尔頓。

“这自然很可惜。可是我摆脱不了这样一个想头：工人們自己也有一部分过錯。他們不愿意理解，归根結底，他們是在替自

己工作。他們对工厂和建立合作社也沒有表现出特殊的团结精神。”

“这两样他們都不相信。如果是这么一回事，我以为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你，自然不足为奇，因为实际上連你都从不會相信过！”

貝萊的口气中間帶着責备的意味。莫尔頓疑問地望着他：貝萊從不會用这样口气跟他說話过。

“我当然相信同志关系和合作精神，”莫尔頓激昂地回答。“但是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四周圍的田长滿了杂草，要保护你的地段，教它不长杂草是做不到的。要知道它們的种子时时会四面八方从风里吹过来的。坦白說，我們的企业中間有什么东西是社会主义的？原料和机器，我們所必需的一切，都在私人手里；通融資金和銷路也在私人手里。彼得·特雷叶說得很对：一个失业工人要在我們这里得到一双皮鞋，跟在別的工厂主那里一样困难。而且，据我所知，我們的工人賺的工資，比在同行的資本家那里也只稍微多一些。”

“对，可是如果他們把这个事业真正看作自己的而努力工作的話……”

“那末他們必須宣誓效忠于这个事业，而这个事业的优点，要他們自己工作得比任何地方多来証明它！老实說，除了美丽的幻想和布倫留下来的一份遺產以外，我們比之別的皮鞋厂有什么优点呢？”

“你在国外学得看事情太过于清醒了，”貝萊帶一点挖苦的意味說。

“可能的，我学会了从更多的相互关系上看事情，”莫尔頓不

置可否地回答。“我还認識了一件事情：不管他們的行為怎樣，工人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總是有罪的。因此我不願意再把不必要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在這一點上，我相信，我們兩個的意見是一致的。”

貝萊沒有回答，他的情緒一直不大好；這事情跟他太切近了，他不能平心靜氣的來談論它。

莫爾頓把聲音放低一點，接下去說：

“經驗從來不會落空的，即使是失敗的話；而我們的經驗卻把全部資財都耗盡了。但在關係全世界經濟變革的當兒，一份浪費了的遺產算得了什麼！我們希望用過於低廉的代價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是要搬掉這樣一塊大石頭也許需要一次世界大戰，經過大量的耗費和流血才成。你大概以為我這樣說是安慰你？可是戰爭迫在眉睫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貝萊依然不作聲。

“假如工廠不得不關門的話，你自己打算怎麼辦？”莫爾頓為了要打破這悶人的沉默，過了一忽兒。

“哦，我事情有的是；市政府的工作要耗費我不少時間。”

“可這是沒有報酬的呀。”

“由於愛倫的先見，我們沒有擱淺，而且除此以外，他們還舉我擔任城市設計方面的類似主任委員的職務。”

“啊，恭喜你！那末你是有事情幹的了。你面臨着一個重大的任務，我們都城里的建設進行得不成樣子，毫無計劃。你在这小山上蓋一些好看的建築物罷；這兒有一百公頃地，勸說你的同事們在这地上布置一座公園罷。”

貝萊慘笑了一下：

“為了拯救工場，我把地抵押掉了，捎帶着內部的一切，連這

座房子也在內。這已經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我沒有知道這一回事。”

“你在外面旅行久了，朋友，也許太久了。”

“那末，房子還是照先前一樣屬於愛倫嗎？”莫爾頓問，他沒有回答最后一句責備的話。

“是的，還有靠高德霍勃路的山上一小塊地也是。還在我們開辦的時候，一提到放棄這塊地，愛倫連听都不愿听。你總該記得吧？現在呢，她無論如何不同意把這塊地包括在公共建築地段里面。對於這件事情，你的意見怎樣？”

莫爾頓回答，照他的意見，愛倫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來處理她的產業。

“對於這事情會有人談論嗎？”

“那是反正逃不了的：不管我們怎樣做，即使沒有這事情，人家也已經在談論。只要工人們不遭受損失的話，那末……”

“不，決沒有的事。我試圖恢復自己的名譽，你不以為這是一種怯懦的行為嗎？布倫是反對的，他覺得不應當對現行的制度表示讓步。”

“這個老無政府主義者，雖然也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卻是一個好漢。總不能自願讓人家把自己從競賽中間開除出去。”

貝萊望着他的朋友，感到一點輕鬆。

“那末今天你無論如何在我們這兒歇了，”他說。“愛倫已經替你把布倫的房間收拾出來。明天如果你一定要那樣的話，你可以在城里給自己找一個房間去。”

莫爾頓好久不能入睡。寬大的屋頂樓，跟先前一樣擺設着布倫的笨重的雕花橡木家具；這兒四周的一切，都深深地使人回

忆起那老圖書館員，莫尔頓相信馬上会听到他的干咳。这是一个可爱的、高尚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和由于这些特点所激起的反响，迫使他起来反抗。而今老头儿不在了，他的产业也完了，連这个企业都破产了！現在貝萊不在面前，可以不用理会他的情感，莫尔頓不相信真的为了这样一个結局而感到伤心。实际上，他們的事业，与其說建筑在现实上面，还不如說建筑在空想上面。单由于它的存在，助成了工人运动的繼續停滯不前。大多数工人希望安靜，他們感到滿意的是，不用他們去从事冒險，更不用說要他們去賭命了；因为靠貝萊的力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馬上可以成为事实了。他們很愿意讓貝萊去替他們火中取栗；恰恰由他来干这件事，真是再好沒有！如果他能坚守他的路綫，悄悄地把这件事圓成，那末他可算得一个机灵的汉子！烏拉，貝萊！閃电❶万岁！

事业失敗了，这一个思想甚至睡梦中还在纏扰着莫尔頓。他夢見一群群工人在道上走，喊着：“貝萊万岁！”他想把这个矛盾的事实指給貝萊看，可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当他問貝萊在哪儿的时候，他听见他母亲的声音說：“貝萊……誰認識他……”說的那么簡短、那么捉摸不住，就象过去莫尔頓气喘吁吁从学校里奔回来，問他的朋友有沒有来看他的时候她經常回答的那样。

二 莫尔頓辨測方向

莫尔頓在北城高等国民学校的公寓里住了下来，可是每天坐車上工厂去。那儿的工人大大减少了，破产的情势正以全速

❶ 大罢工时期工人們給貝萊取的綽号，見征服者貝萊卷三。

力在发展。可是莫尔顿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似的，他还是把两年前执行过的任务担负起来，只是把他的教育工作的方式改变了。以前他相信机器劳动一定会使人迟钝，他竭力想在疲累单调的工作里面，加一些变化进去：在不受声音干扰的地方，给工人们高声念书或者把留声机开起来。貝萊不赞同这样的心机，他认为这会分散工人的注意，因而是对于生产劳动有害的。莫尔顿现在懂得貝萊是对的，这是不必要的心机。工作的时候，就得埋头工作，因为做工作必须集中注意力。问题不在于把工人当作吃奶孩子，拿玩具给他们消遣，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必须把工作本身缩短，多留一些空闲给他们，那末他们就会利用它来自学。

“可是我们这儿留声机已经没有了，”莫尔顿第一次上工厂的时候，貝萊带着含有深意的微笑说。“孩子们把它带回家去，开着给自己消遣。可是整个玩意不久也就要完结了。”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从前那空想的人道主义者了，”莫尔顿正正经经地回答。“这样的人我到处看见的太多了。他常使我想起了动物保护会的活动。可是假如我在中午休息时间，给工人们讲一点旅途观感，你该不反对吧？”

“如果你高兴，你讲好了，”貝萊温顺地笑了笑，回答。“我就怕你的听众不会太多。看来大多数人宁愿在饭后打瞌睡的。”

可是使貝萊惊奇的是听众很多。除了两个人以外，大家都自愿放弃饭后的睡眠来了解一下别国的工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莫尔顿丢开南方的太阳、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一套惯常的浪漫情调不谈，专讲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到处都一样：到处有剥削，到处有反对剥削的斗争，那就是阶级斗争。各国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这跟人們常唱的那支关于那帕勒斯①的流浪汉和叫化子坐着晒太阳的歌完全不一样，”飯后休息時間結束的时候，工人們說。“明儿仍旧給我們講一些什么东西嗎？啊，明儿是星期……好，那末星期一吧。可是有一点：你最好在車間里作报告，別的人听听也是有好处的。”

以后工人們来找他，并且向他提出問題。他們对于国外工人的生活情况知道的很少：在丹麦，和从前一样，大家不注意工人間的教育工作。可是因此跟工人們接触使莫尔頓感到愉快，尤其使他快乐的是，他們还是跟从前一样用“你”来称呼他。

女工們的情形就差了：她們中間大部分人宁愿坐在屋角里聊天，仿佛認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她们全不相干。

“我跟妇女們总搞不好，”莫尔頓有一次对貝萊說。“应该把她们推动一下，讓她们关心政治。”

“大概她們認為她們的時間和能力可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貝萊回答。他想起了爱倫，她虽然也不关心政治，他喜欢她。他也許还不愿意她变成另一个样子。“可是你依然还有一个用心听你講話的女人，”他微笑地补上一句。

“誰？”

“那个美貌的薇拉！大概你自己也注意到了吧？”

“不是有时候在你的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个嗎？”

貝萊点点头表示同意。

“在工厂里她没有多大用处；可是她是打字講習班毕业的，我有时請她来打字。她的父母在地下室开了一片小店，是那种沒落的商人，你知道；可是她有着更高的要求，无疑的，她毕竟是

① 意大利南部一个沿海的城市，以气候温和、风景优美著称。

一个聪明的女郎。她希望学习外国語，完全調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种完全沒有害处的虛荣心。所以你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照管她一下。”

莫尔頓自己也注意到一个美貌的年輕女工，常常坐的跟其余的人离开一点，带着热情的眼光，傾听他的談話。他可以有時間教她外国語，可是跟她提这件事不大方便。不錯，莫尔頓已經擺脫了过去的那种拘謹的态度，可是当他需要跟一个年輕妇女說話的时候，他又象从前一样，呼吸立刻緊張起来。

黄昏时候，莫尔頓照例去訪問一些老相識。他不是很容易就找到所有的人，其中許多人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失业現象把有些人完全赶出京城以外；另外一些人不得不从好房子里迁出来，搬到冷僻的地方去。他可沒有发现搬回来的。

彼得·特雷叶家里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他們已經不住在曙光村里了。莫尔頓有这末一个印象，連打听起他們来都不大方便。为了某种原因，貝萊和爱倫已經不关心他們了。由此可見，特雷叶一家的处境很窘；那駝背的穷女裁縫一个人生活已經很难，何况她身边还有那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私生子？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有一个时候，她曾經和那女孩子替工人报送报，可是莫尔頓到編輯部打听她們的时候，人家很冷淡地說，她們后来的情况誰也不知道。寻訪了好久，他终于在唐涅勃罗街的后院里找到了她們。在那儿她們租了一間狹隘的閣楼，带一間絕小的儲藏室，算是厨房。那个矮小的駝背女人，神气很可怜；她那富于表情、常常使人領会到很多事情的大眼睛，現在却給人一种印象，仿佛听到第一句温存的話已經眼泪打滚了；她認出是莫尔頓，真的哭了起来。

“啊，这是因为太高兴了，”她說，“这么傻的眼睛！啊唷，亏您把我們找得到！这儿自然挤一点，可是总算是滿不錯的住宅，尤其在热天。从这儿可以看見射击协会花园里的树木。它們馬上就要放青了！”她領莫尔頓到窗口去欣賞那一片景致。她和那女孩子已經不再到曙光村去了，她們好象給了爱倫的孩子們不好的影响。

“原来如此！这是什么道理呢？”莫尔頓惊奇得睜大了眼睛。

“唉，要知道爱倫對我們从沒有好感；她大概害怕小彼得拉把街上的疾病傳染給他們，或者教會了孩子們淘气。爱倫在孩子身上是有这末許多禁忌的。不錯，貝萊并不注意她这些顧慮，并且笑話她，可是斯文一烏吉哈發生了那次不幸的时候，連貝萊也大發雷霆了：那孩子开始跟年青人中間那些搗乱分子来往，貝萊就認為这是我們的过失。”

“他在外面胡鬧嗎？”

“不，这里牽涉到政治。青年中間有些人感到不滿意，他們組織了自己的俱樂部，斯文一烏吉哈也上那儿去了。可是这与我完全无关；我从沒有跟他談过政治。可是这一班青年要紀念彼得·特雷叶，那我也沒有办法。要知道孩子已經滿十六岁啦。”

彼得拉替这所屋子揩楼梯；代价是免去房租，一个月还有十克羅納收入。除此以外，她还替穷苦的邻居們縫縫补补，帮主人家收拾收拾，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女孩子替那些小商人跑跑腿。

“我們毫沒有挨餓，”她肯定說。“而且以后我們这儿还有那末好的风景！不錯，冬天是冷一点；火爐是完全不中用的，你怎样也燒它不热。”

显然，火爐是完全沒有生过：房間里很冷，象地窖里一样。她們的燃料情形，多份是坏透了。

小彼得拉走了来。虽然莫尔顿出去的时候,她顶多三四岁,可是她还認識他。

“莫尔顿叔叔!”她低低叫了一声,向着他微笑。曙光村里的孩子們都这样叫他,她才这么大一个小娃娃,倒还记得!她又瘦又弱,由于经常受凉,鼻子红红的。小脸上一对大眼睛,盯住莫尔顿望着,显然在等候他说些什么。莫尔顿觉得,他到这里来,他们簡直认为是命运的支使;以前“方舟”来的小姚汉娜①也是这样对他的。他在女孩面前蹲下来,摸摸她的由于常常洗濯而变得很薄的白围裙。

“看来咱们会成为朋友吧,”他说。

女孩子点点头。

“我们和戴莉莎王后②也是朋友!只是她那末穷!唉,多穷啊!”

戴莉莎王后也不再住在曙光村了:爱伦不大喜欢她。

“她大概忘记了貝萊坐在牢里,戴莉莎王后时常来帮助她的时候了。可是人总是这样的:一朝苦尽甘来,立刻就得意忘形了!”驼背女裁缝挖苦地说。

“哦,哦,”莫尔顿说,“彼得拉,这完全不象你的为人。不错,要忍住不说,不常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爱伦不得不照顾到很多方面;你不要忘记,她随时可以成为部长夫人!”

① 小姚汉娜,貝萊的一个女朋友安妮,被一个坏蛋引诱生的女孩子。安妮发狂而死,姚汉娜流落在木材场上做女阿飞。莫尔顿收留了她,后来貝萊接了她去,最后死在貝萊家里。见征服者貝萊卷三、四。“方舟”是安妮生前所住的大杂院的名字。

② 戴莉莎王后:一个妓女。貝萊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她对爱伦常常有所帮助。

“反正，闊太太扮不出別的角色！可能有朝一日我們也得了勢。彼得·特雷叶常常肯定說會有這麼一天。他說：‘我們的時代也就要到來。’怎麼樣，那時我們也會騎到別人頭上去嗎？”

“我們希望不至於這樣，”莫爾頓愉快地回答。

他尋到了她們，覺得很滿意，他有一種內心的要求，希望恢復這一層交誼。

“現在你們不會再看不見我了，”他離開的時候說。“彼得拉，我要給你找一個比較輕鬆的工作；如果什麼地方有向陽的房間，那也不壞。”

最後許的一個願毫不使彼得拉高興。

“象我們住的風景這麼好的住宅，你一下子不會找到，”她回答。“夏天在這兒還可以聽到射擊協會花園里的音樂。”

“對呀！國王就住在那下面，”小彼得拉插了進來，嚴肅地點點頭。“我看見過他站在門口，穿一件很好看，很好看的大紅短外衣。”

“哎，你這個傻瓜！這大概是他的車夫，”母親說。

“不，我看的清清楚楚是他。我們大家叫嚷：‘好王爺，給我們一個銅板！’可是警衛把我們赶走。後來那個小店里的掌櫃來了，給我們一人一粒水果糖，說是國王給的。”

“他這樣說大概是教你不要反抗國王的政權，”莫爾頓笑着說。“再見了，兩個彼得拉！”

“是呀，我們倆都叫彼得拉，這教彼得很發笑，”女裁縫把身子探到欄干外面，說。“莫爾頓叔叔，謝謝你來探望我們！”她鞠了躬又點頭，由於羞澀的快樂，她的臉紅了。

下面莫爾頓還沒把門关上，小彼得拉跑到平台上叫道：

“媽媽，你知道嗎？五斗櫥上放着一張五十克羅納的鈔票！”

女裁縫手一拍說：

“天哪！赶快追上他！”

一忽儿她跑到楼下，在門口赶上了莫尔頓，把鈔票遞給他。

“这是給你們的，給小彼得拉的，”莫尔頓說。“作为同志的……”

“要知道我們沒有地方去兌換，”彼得拉·特雷叶絕望地說。
“人家一定以为我們偷来的。”

莫尔頓当下走进一家烟紙店把鈔票兌开。

“哦，現在你們只能得一半了，”他回来說，“因为，說老实话，这是我最后几个錢了。”

“那我們平分了，”女裁縫臉上发出快乐的光輝，叫道，“彼得常常說，一切平分是最公平的。”

莫尔頓向維斯捷尔勃罗街的方向走去。天空看上去差不多已是春天了；这印象是由于帶着淡紅色調的太阳光产生的，可是气候仍然严冷。但每家人家前面都有孩子們跳跳蹦蹦轉陀螺玩。街坊上的私娼都出来踟躕；聳起高高的胸脯，緩緩地对莫尔頓走来，把一張張孩子屁股似的粉臉向着太阳。再远一点，在維多利亞街有两个身材苗条的“阿尔方斯”^①玩着“克林克”^②。他們把背弯到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把錢向牆上抛去，做出种种扭扭捏捏的手勢；可是他們的困乏而容易激怒的臉色，象是病酒的人。

在自由神象的方尖石柱附近，莫尔頓遇到了他从前的熟人

① “阿尔方斯”原是小仲馬的剧本阿尔方斯先生里的角色，是一个受妇人豢养的情夫，后来就用来指一般专当“面首”的人。

② 一种孩子玩的游戏。玩的人把鈕子或錢向牆壁投擲。——俄譯本注

翻砂匠奥尔逊，在偉大的斗争时期，他参加过反对工厂同盟歇业的斗争，他是在貝萊领导下和禁闭在厂内的工人们向工厂冲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年岁在奥尔逊的脸上留下了印子，过去的勇敢和热情连一丝踪影都没有了；他没精打采地把一只手伸给莫尔顿。

“连请你到什么地方去喝一杯啤酒都不成，”他说。“我没有钱。”

“我身上带着钱，”莫尔顿回答。“咱们上这儿的剧场咖啡馆去。”

可是奥尔逊连听都不要听。

“哪有这个道理！你才回来，在我们这里，你是处于客人的地位。虽然人家把我们当作猪猡，可是我们还没有拿鼻子来拱地哩。”

“咱们俩无论谁付账不都是一样吗？”莫尔顿坚持他的意见，“去罢，奥尔逊。”

“不，并不如此！”奥尔逊随你怎样劝说都不听。“如果和我一道到我家里（我就住在近旁），到我老婆子那儿，咱们还能每人喝到一杯咖啡。”

奥尔逊一家就住在干草市紧旁一所老屋里面，四个房间的一幢屋子，他们住了两间。

“你不要过于东张西望，”女主人说。“房子就要倒塌了，这么一座瓦砾堆里，怎样收拾也收拾不好。可是两个房间的住处简直找不到。请坐，千万别拘束。”

不错，住处又古老，又荒蕪，中间一扇窗的通风口，虽然整年白昼黑夜都开着，空气还是很重浊。

“这是几百年积下来的人的气味，”奥尔逊说。“这儿，它渗

透了一切，没有办法把它消除。鬼才知道这是什么气味；有时候象咱们的娘儿们准备上教堂去的时候洒的那种强烈的香水，而另外一个时候，简直跟猫屎臭一模一样！当时它原是一所贵族的住宅。”他把天花板指给他看，那儿还保留着一些雕塑花饰的遗迹。“那时候，他们还不大讲究细节。一个化妆室的钥匙至今还挂在碗盞架上。你不想上那儿去观光一下吗？”

“我以为你自己有房子的，”莫尔顿带着惊讶的神气说。

“是的，在松别，叫作‘团结’的那个绿化城里。我记得，你到过我们那里。唉，而且真是了不得的团结！”

“丢开罢，咱们不要再回忆这些事情了，”奥尔逊太太说，她把一只手搁在丈夫的肩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住在这里也不错。”

“不错，不错！可是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咱们拚命工作，做到眼睛都爆了出来，我们精打细算，省下钱来交付会费以及一切必需的款项。筑路、装排水管、盖冲水厕所，我们都捐了钱。市机关只知道想出种种新的捐税来，仿佛无论如何得把人毁了才算。而你呢，拚命干活，束紧裤带，省到无可再省，把一切都放到房子上去，以为交了这一项就完了，可是以后又有别的，一切都搞好了，顶困难的还在后头！马上又来了失业，到了有一天把你的一切都剥夺了。一切化为灰烬！这可不是玩儿！不多不少，总有一两万克罗纳化在这所房子上面，为的是让别人来享受！你以为当你只短很少一点儿的时候，有什么人会跑来帮助你，替你解决困难吗？恐怕不见得！一有事情，无论市机关里，党里，或是职工会里，你一个人也找不到。妈的！咱们究竟是不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他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凝视着远处，眼睛里充满了血。

妻子又走到他身边。

“算了，老爹，算了，”她温存地说。

奥尔逊约莫坐了一分钟，身子摇摆着，越来越往下弯，然后突然挺直身子。

“你要知道，他们大家结成一帮，布袋一直准备好着。有几千所工人住的小屋，由于失业的关系，马上就要离开我们的手，而他们这些捡破烂的财主，立刻带了布袋和铁夹来了。请欣赏他们多么巧妙地把我们的小屋子捞去，随便收拾一下，赚上一笔大钱！他妈的！要不是靠我们辛辛苦苦淌的汗，靠我们对自己的窝的一份爱惜，这一批猪猡，他们怎么会这样发胖的？他们说：‘满不错的小屋子，这些工人把自己的房子收拾的还真不坏呢！把它抵给人真值个四五千哩，特别要是把它推给一个有经常收入的傻瓜去！’于是官吏们或是小职员们进了屋，工人们可以仍旧搬回自己的破窑里去。你去看看，自己购置房屋的工人中间，还有多少人留在那里？”

奥尔逊停下来，沉重地喘着气，然后比较平静一点，接下去说：

“嗯，也许这样还好一点。社会制度没有改变的时候，工人不该自己有私产；否则他只关心维持现状，把全部战斗精神都消失了。我和我的老婆也就是这样，我们可不是对每一次的罢工或歇业都害怕吗？如果斗争迁延下去，我们拿什么来支付经常的费用呢？”

“对，对，这是真话，”他妻子插嘴说。“现在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平淡一些了，因为没有什么可损失了。生活还是得过。然而太阳直照进窗里来的时候，那时真是妙不可言：它从各方面钻进来，好象绕着屋子转。也可以到园里折一些花，或者摘一些菜根

来煮湯。毕竟咱們也經歷过这种情况,老爹,可不是嗎?”

她叹口气,微微一笑。

“得啦,这一段事情讓咱們完全忘却了罢!”奥尔逊装出精神抖擻的样子,叫道。“如今連丢掉工作或者再遭到一次歇业的問題都沒有,不久就会完全沒有活干了。”

“你好久沒有事了嗎?”莫尔頓問。

“馬路上蕩了九个月了。靠孩子們維持生活,他們目前还在工作。”

他們有三个成长的儿女,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們住在家里,工資的收入還不錯。

“他們倒按时給錢。要說孩子是咱們老年人的累贅可是罪过。但是他們也需要享受生活,他媽的,一个人只有一度青春嘛。有朝一日,他們想要安排一个自己的家的时候,媽媽,咱們就一筹莫展了!”

“那时候咱們搬到一个单房間里,馬馬虎虎过活去,老爹!”

“为什么把事情看得这样暗淡呀?”莫尔頓說。“春天就要来了,过一星期,你大約就会找到工作。你在本行里面名声很不錯呀。”

“对呀,他在他那部門里还当过头儿哪,”奥尔逊太太自負地說。

“我在那儿工作了很久,技能也精通;假使說老实话,沒有我他們还很难对付哩。可是有种种原因,我不会再到那儿去。”

“那也还有別的什么事情可做。象你这样的人,总会有地方工作的。”

“你可知道,問題在于失业的情况已經根深柢固,而且年年在发展。老板們也懂得这一点,因此他們拒用年紀老的,只收年

輕小伙子。除此以外，還有……”奧爾遜頓住了。

“糟的是奧爾遜的名字在黑名單上，”他的妻子說明道。

“嗯，並沒有公開說出來，因為沒有方法証明。可是有這樣的征兆。老板們多年以來就把自己的黑名單開好了。現在咱們的人似乎也同他們取一致步調，當然是暗底里。”

莫爾頓吃驚地望着他。

“你相信你不會弄錯嗎？”

奧爾遜疲累地微微一笑。

“你不看見嗎？老實說，毛病在於咱們的全權代表。他與其說是代表工人，還不如說代表社會民主黨，為了這件事，我和他們吵過幾次。這個黨差不多反對增加工資的一切鬥爭。”

“我想，說得溫和點，這有些誇張。”

“莫爾頓，你落在咱們生活的後面了。最近幾年里，事情變成了這樣，理事會向你建議些什麼，對你說來差不多是無所謂的：你向代表申訴，他跑到管理處，管理處的人跑到黨的機關里，於是事情開始了！首先得了解你的老板跟社會民主黨的關係怎樣，他有沒有在它的報紙上登着大幅廣告；還有，怕的是他本人就是這個黨的黨員。有些房東，把糟糕的房子給工人住，簡直是老鼠窠。可是你沒法在工人報上批評他們。這些房主人是老狐狸，他們已經混進了社會民主黨。你以為那兒的人要說：‘不，謝謝，我們不能把狐狸關在雞籠里’嗎？沒有的事！他們張開兩臂歡迎他們，這些人甚至在市行政和其他類似的機關里獲得負有重大責任的位置。你如果說的不合他們的意思，就在你的名字上打上一個叉兒。”

“听着簡直可怕！”莫爾頓叫道；他真的哆嗦起來。

“你說可怕嗎？還不止這樣：簡直卑鄙無恥！這是大家都着

了政治迷的結果。工团主义^①者是对的：政治，这是肮脏的事情！”

“奥尔逊現在是工团主义者了，”他的妻子插嘴說。

“你可以相信，我不是輕易背弃我旧时的党的，”奥尔逊沉思地說了起来。“为了它，我曾經做过不少工作。但是簡直再沒有力量容忍了，尤其回想到二十年的好景的时候。那时人們还有很多热情，有时我們真是到了白热的程度。現在呢，象从前那样关心工人运动的工人也許連一个都找不到，因为他們知道，反正不会有結果。不管什么问题，你只听到：‘同志們注意！咱們来表决！’大会上討論我們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在穿堂里包圍着啤酒箱，他們不愿在会堂上听报告和討論。一等到有人从門口探进头来喊：‘快点，在表决了！’他們冲进会堂，你望我，我望你，象傻瓜一样：‘表决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可知道？’‘唔，这样也好，干吧，举手！’不，随你怎么說，政治是肮脏的勾当！因此我也变了工团主义者了。”

“是呀，因此他也上了黑名单了，”他的妻子說。“可是这也无所谓，他可以有自己的意見，虽然我們已經因此不得不餓着肚子。只要他們不把孩子們也登上黑名单就算，否則我們簡直糟透了。”

莫尔頓准备走的时候，奥尔逊的两个儿子都下工回来了。

“老爹，你好！媽媽，你好！”他們拍拍爹媽的肩头，高兴活潑地說。然后跟莫尔頓握手，看来似乎有点拘謹。

“这是莫尔頓，我們的工人作家，你們一定知道他的，”奥尔

① “工团主义”，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行于国际职工会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它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

遜說。

兒子們的確聽到過他。他們站了一忽，然後走到隔壁房間里去換衣服。

“這就是青年人，”奧爾遜向門那一边點點頭，忧伤地說。

“怎麼，難道他們不好嗎？”他的妻子問。

“那可不是！只是他們毫不關心政治。”

莫爾頓微笑。

“你自己說的，政治是骯髒的勾當。”

“是這樣。可是你要知道，凡是有關工人運動的什麼，他們連听都不要听。我的兒子中間有一個連職工會都不參加。”

“這也准許嗎？”

“唔……現在可以。在十年前，這是通不過的。”

莫爾頓謝謝他們的咖啡，站了起來；從女主人臉上看出，她等他走了得弄給自己的人吃。那末景況畢竟不大好！奧爾遜送他出去。

“我很希望我的女兒當你在这兒的時候回來，”他已經走到階台上的時候說。“你可以看看，她是這樣一個姑娘！正如那兩個男孩子對什麼都不關心，她却對一切都感到興趣。哪一天晚上你再來望望罷，好不好？可是注意，不要隔得太久！”

莫爾頓回去，順路去看看工人報的編輯所，主要是由於責任感；從貝萊的話里他知道人家在那里盼望他，可能，希望得到一些關於國外各黨派活動的情報。莫爾頓並不願意到那里去。在年輕的時候，他把工人自己的報紙的編輯所想象成一個把一些很愉快的東西，人們的共同工作、理想和觀點聯合在一起的中心。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一篇論文拿到那里去的時候，他的心跳

得很厉害。在那儿他看见一群写稿的人弯着背坐在一張长桌子上，恶狠狠地彼此望着，也望着他，完全象一群有人要夺去它们的肉骨头的狗。他们彼此吵着，也和编辑室的秘书吵。莫尔顿在场并不使他们感到侷促。他感到深深的失望，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他不愿意在这个编辑所里露面。

现在的编辑所搬上了一层，可是除此以外，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动。莫尔顿把一扇门敲了敲，以为这扇门是通到总编辑的办公室的。“鬼迷了你，走旁边的门！”有人用粗暴的声音说。莫尔顿向旁边一扇门走去，发现自己在一間寬敞的房间里，那儿有七八个人，都没有穿上衣，坐在一張长桌子上，大部是年轻人。不穿上衣的新闻记者，莫尔顿在国外的每个编辑室里都遇到过，可是这儿的一批人什么都不做，就是懶洋洋地坐着，好象无聊得要死；没有一个人回答莫尔顿的招呼。离远一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驼着背挤在角落里；莫尔顿认识他，这儿大伙管他叫“财产目录”。他从报纸开办的时候起就是编辑，可是现在人家把他赶到角落里，让他给想要结婚或离婚的工人们写写证件。那老头看见了莫尔顿，走过来伸手给他。

“欢迎你回来！”他带着颤抖的声音说。

莫尔顿说，他希望跟总编辑谈谈。

“他不在。多半在国会里可以看到他。可是编辑奥斯卡尔逊现在在这儿。”

“不是主持外省刊物的那一个吗？”

“他两头赶……您就到他那儿去罢。”

这一个编辑莫尔顿很熟。在政治圈子里都叫他“党的喉舌”，他是以说话恶毒出名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派他出席政治会议，打击那些没有别的人能对付的敌人。知道了会场上有奥斯

卡尔逊出席，大部分人宁愿不战而退，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和声誉变作整个会场的笑柄。莫尔顿已经打算离开了，可是就在这当儿，编辑奥斯卡尔逊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出现。一张刮得光光的、浮肿的阔脸，眼眶底下挂着两个肉袋儿，怒气冲冲的向着坐在桌子旁的记者们。

“报纸必须按时出版，”他带着争吵的口气说。“你们这一生至少也得编出一期叫人看了不打盹的报纸来！您是来找我的吗，著作家？”他转过脸来对莫尔顿说。“请过来。”

到了办公室里，奥斯卡尔逊朝沙发上噗咚坐下。

“我刚才骂的不是您吧？”

“我敲门的时候，无论如何，是有一个什么人骂我的。”

“我可不会知道是您。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家伙来纠缠不清，要求我们把他们跟老板的争吵登出来。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有的是更重要的事情，他妈的，他们就声言这是他们的权利，把自己当作报纸的主人。我们现在的工人，这批流氓，也太自高自大了。他们生活得太好了。嘿，见他们的鬼！祝贺您回来。回到本国来舒服吗，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丹麦，生活还满不错呢。”

“有些人的确过得不错，象任何地方一样，”莫尔顿冷冷地回答。“可是我并没发现‘流氓’过着这样的生活，我是借用您的话。在我离开的期间，贫穷并没有减少，自满的情绪也是一样。”

“噯，噯，亲爱的著作家，不要挖苦！当然我们对自己很满足，可是我们这样做是有根据的。是的，在我们这儿，人民大众生活得很好，他们愿不愿做些什么，反正一样。在国内，工人差不多是主人翁了；再经过几次选举，咱们就可获得大多数。顺便跟您说，如果在这儿最有把握的一个选举区，西兰区，把您提出来作

为候选人，您的意見怎样？我們在国会里一个作家都还没有呢。加入‘国家当选人的精华’里去（那个酒鬼律师别克是这样称呼国会的，）您有兴趣嗎？”

“并且成为社会民主党支配下的政治閹人嗎？”莫尔頓挖苦地問。

“見你的鬼，不要說下去了！您这个人毒辣得实在可怕。我們現在已經獲得了……我几乎要說獲得了食槽！已經獲得了政权，那末就必须商討怎样应付局势的問題了。在外国，譬如在德国吧，难道沒有政党間的协调嗎？”

“当然有：閉上嘴，先看齐脚跟！”

奥斯卡尔逊編輯做了一个鬼臉。

“唉，別說下去了，見你的鬼！我完全没有意思跟您吵嘴。可是如果您愿意被提名到国会里……”

“作家，一般說来，是不可能被提名的，”莫尔頓打断了他的話头。

“喔呵，說的多傲慢！可是，卡魯里烏斯那总編輯希望您从国外所发生的事件来看，写一些关于丹麦的文章，例如：‘世間最好的国家’或是‘一个富人不多、穷人更少的国家’。您这样熟悉国内和国外的情形，这費不了什么事。請写罢，好不好？不要固执了！您好几年沒給我們写什么东西了。”

“你們的报纸老是把我的大部分論文退回，难道是我的过錯嗎？”

“您完全忘記阶级斗争已經結束了。我們不能攻击自己所依賴的人：那些在我們的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的人以及类似这样的群众。我們的报纸定价这么低廉，要是再丧失了大幅的广告……”

“就是沒有我，你們的撰稿人已經很多了，”莫尔頓向編輯室那一面点点头說。

“嘿，这个幼儿园嗎？其中两个，由于发表了批評社会民主党的意見，不幸引起青年組織的注意。这是一条可靠的发展道路，因为那时候人家就把他們打发到这里来，派他們一个小的职位，堵住他們的嘴，如果他們做的合适的話，可能有一天还会进国会。有几个我們不得不从資產阶级的报社里接收过来，他們由于对小人物的过度热爱，在那边弄得完完全全容身不下了。”

“那末，他們應該非常适合真正的工人報紙了。”

“真正的工人報紙！”奧斯卡尔逊喉嚨里吱吱咯咯地說出来。“您胡說八道些什么！工人們是完全不希望讀‘真正的工人報紙’的，”他輕蔑地特別強調最后几个字。“您知道嗎？最大报在工人中間的訂戶数字，远远超过了我們的全部印数。我們得搬到市政厅广场去，按照同一路綫去展开斗争。”

奧斯卡尔逊艰难地喘着气，好象他是一个害肝气痛，同时又害水肿病的人。他把一只白胖的手伸給莫尔頓。

“現在您是拒絕了！請走那一道門，您可以繞过我們的‘托儿所’。”

莫尔頓在下面大門口遇見了編輯部的主任，他祝賀他回来。

“嘿，您这下終於回到家里了，不覺得舒服嗎？”那編輯順便說。“咱們畢竟住在丹麦最好！”

显然这是新的政策。难道連工人也这样自滿嗎？甚至于那些沒有工作的人也这样嗎？他們的心情是不容易捉摸的：他們变得异常沉默寡言，看起来他們情愿讓他們的全权代表发言。对于莫尔頓，工人們的这种行动已經不是新鮮的了；一部分他在出国之前就注意到，現在不过非常显著而已。

在城市的一般面貌上，使人覺察不到从前的那种工人的勢力：主要的街道全被資產階級的人群占有了。只是在某些地方有个把瘦弱的、餓得臉色发青的失业工人悄悄地削价兜售为生活而斗争报，如此而已！莫尔頓不由得不想起西班牙的一些大城市，那儿失业的无产者走到街上来，他們的渾身破烂的样儿使那些衣著入时、游蕩过日的人看着生厌。丹麦的工人呢，只有穿得整整齐齐才上街。他們教人想起了市僧氣質的德国工人和他們的过分爱体面：“穷虽穷，可是干干净净。”

丹麦工人在別的方面也非常象德国人。在他們和領導者之間，那一道鴻沟愈来愈寬，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軍阶，有參謀本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从前那种淳朴的关系，給表面的礼貌代替了，工人不敢拿“你”来称呼自己的領袖，或者和他握手，而是向他脫帽、深深鞠躬了。領袖們呢，瞧不起他們，而且用命令来代替从前慈父一样的声調，一致性和紀律性統治着群众，可是跟从前太平时世不一样，現在的秩序和軍隊里的監督訓練更相象。

从側面看来，大家似乎还象从前一样重視工人，他們靠了自己的組織能够取得別人的尊敬，这种尊敬还没有动摇。資產階級的报纸向他們献媚，国王邀請他們組閣。

有許多方面必須了解，对許多事情，必須采取明确的立場。有些东西看起来已經跟莫尔頓出国之前不一样；就是他自己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了。可是不能不承認，在最近几年里，工人的生活恶化了。失业，在以前是跟冬天的严寒分不开的，現在变成經常的了；一切物价都在飞漲；捐稅增加了。全部負担都压在赤貧的人身上。莫尔頓逐漸找到的那些有家室的工人中間，大部分生活过得比从前更坏了。农村里的貧民也更加經常地在抱怨。在广大的群众中間，生活水平的低落从各方面都可以看

得出来。不管怎样，这一定跟国际情势有连带关系。丹麦的资产阶级，对国外的恐慌和不景气，显然漠不关心：比之从前更加无忧无虑，在馆子里和消夜店里寻欢作乐。而工人们呢，拉长了脸，漠不关心地坐在家里。开会和游行是完全绝迹了。

莫尔顿常常想起奥斯卡尔逊編輯那种厚颜无耻的論調。真的那些工人領袖們在努力結束階級斗争呢，还是这仅是奥斯卡尔逊个人的意見？莫尔顿对他了解得相当清楚，不把他当真。可是，从許多迹象上判断起来，編輯所直率地说出口的，别的人也在这样想，不过放在心里。显然想依靠那些梦想进入小资产阶级阵营里去的工人小集团的修正主义，也充满了这儿丹麦的空气。这是工人运动的普通参加者的临阵脱逃吓坏了領袖們而把他們推向温和主义呢，还是領袖們自己把群众推上这条道路？可能双方同样在腐化下去。

三 破碎的理想

回到丹麦之后，莫尔顿常常为孤寂所苦。尽管說来奇怪，可是他覺得在本国比之在外国更加孤单。在国外总还有地方容得下一切东西和一切人，在这儿他使人人激怒，正象紅布激怒了公牛一样^①。任何場合，只要莫尔顿出現，大家立刻談論起政治来，而且一定归結到一点：就是工人的专横。更可恼的是，工人们一点都不采取进攻的态度，他們靠斗争的几年里所获得的成果过活，沉浸在恬靜的沉睡之中。可能恰恰是他們的防御态度促使

① 斗牛場上，在开始前，管斗牛的人用一幅紅布在公牛的面前展动，使它激怒起来。

資产階級部分地轉入攻勢。

莫尔頓不管到什么地方，理发店里或者估衣鋪里，到处重复着同样的情形：开头他們跟他講工人中間的教育工作。他們的文化程度，他們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然后他們很感到驚訝，号召他們走向自由的口号，怎样会使他們把社会上其余的人吓坏了。尽管千篇一律，陈陈相因，这些攻击暴露了想要阻止工人階級运动前进，或者簡直是想把它打回原地的一种广泛的傾向。他所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里有着討厌的反动的余味。出現了一些狡猾的口号，例如說：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永久的內訌破坏社会的合法利益，社会絕不会从中得到便宜。在工人进攻时期，支持他們的那些資产階級团体，現在显然准备跟他們絕交了。无论如何，現在当斗争尖銳化的时候，农民們未必会把猪肉送到京城里来供給那些挨餓的工人家屬，城市居民的自由团体也不見得会募捐給他們用。莫尔頓一向以为下层階級运动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全社会优秀代表的帮助；对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种思想的他，这是一个痛苦的、开头簡直使他迷惑的发现。

在他繼續住下去的高等国民学校的公共宿舍里，热烈的爭論照例在吃飯时候进行。那儿經常的住戶是几个闊肩膀的外省人，国會議員，和四五个参加过国家的教师进修班的外省女教师。住戶中有几个是属于文斯德雷党①的，另外几个是属于急进党的，可是，两党尽管互相敌視，吃飯时候的討論，在莫尔頓出現之前，总是进行得非常和緩的，等到他一来，談話立刻轉到工

① 文斯德雷（“左”的意思）农民党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农民对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它成为富农和地主們的反动政党。——

俄譯本注

人問題上去，大家向莫尔頓进攻，与其說是要听取他的意見，不如說要拿各人自己的意見来打击他。莫尔頓尽管不愿意，可是漸漸卷入爭論。他对那与国内外省报纸的議論如出一轍的老一套完全荒謬的論証，已經反駁得討厭了。

桌子的另一头，照例坐着那落魄的别克律师，他瞅着莫尔頓，那一副表情仿佛想說：“朋友，您怎么不感到厭煩？”

今天这一伙人表现出特別討厭的样子，可能由于一系列的行業跟工人訂的約滿期了，在居民中間和刊物上引起了一些忧虑。

“这些工人們老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搗乱，这恰恰是特別應該热心工作的时候，”一位女教师把身子一半轉向莫尔頓說。“可以肯定地这样想，他們喜欢游手好閑！”

“正是，社会應該干涉，禁止停頓工作，”另一位女教师支持她的意見，带着挑战的神气望着那些外省的立法議員；那些人同情地点点头。

莫尔頓企图向他們說明，在建立在私有財產原則上的社会制度下面，工人自己有处置他的劳动的自由，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財產，因此，他有罢工的权利，也有选择最有成功机会的时候来罢工的权利。可是沒有一个人同意这个意見，大家众口一辞地引自己作例子：“那末我們怎样呢？”

“那末，各人都有权利随自己的意思来处理他的財產，独有工人沒有嗎？这样的社会道德真不錯！”莫尔頓懊恼地說。“簡直愚蠢！可是同时你得很有礼貌，装做仿佛是在跟有思想的生物談話！”

“工人的責任是不要破坏国家机构的进行，”女教师們庄严地看着在座的人說。“律师先生，您难道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嗎？您

是法律学家呀！”

别克律师在清醒的状态之中不喜欢多说话，白天他照例是清醒的。可是今天碰巧是星期，他已经喝过酒了。他抬起头，把一张大红脸向着天花板，他的鼻子象一只仰起的鸟嘴。

“当然罗，工人的真正责任是要帮助机器开动，让鬼抓了他去！”他的嘶哑的声音从桌子的这一头一直响到那一头。“如果他不愿意，就揍他！正象女人的真正责任是生孩子，一年一个，他妈的！如果她不愿意，就揍她！”

可是女教师方面立刻掀起了抗议的呼声：如果她不愿意，不能把生孩子的事情责成她！自己处理自己的身体，是女人的神圣权利！

“了不起！了不起！”别克律师喝采。

莫尔顿咳嗽了一声，准备给女太太们指出她们的议论前后不一致，可是那律师把头侧向一边，同情地瞅着他，他的眼神仿佛说：“天哪，何苦来呀！”

晚上，莫尔顿坐在楼上房间里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太天真，也不够机灵。他尽管由于孤单而感到烦恼，可是也往往对人们起一些轻视的心理。在国外，他从来不觉得缺少人，在这儿，在他本国，他却缺少一个可以无条件地接近的人，象年轻时候他接近贝莱一样。要是能找到一个跟他有同等水平，同时又能信任他的女人多好呢！为什么他对周围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就象红布对公牛一样呢？要知道想改革社会制度的不是他一个人！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公开地在躲避他，连社会党人看见他也有些害怕。为什么在他周围形成了这样一种空虚呢？可能他自己的行动这样讨人嫌吧？可能他不够灵活？例如，他昨天为什么不能使自己做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去向一个年轻的女工说：他愿意

教她学习各种語言呢？

有人敲門，門口出現了……她本人，手里拿着一封信，侷促地微笑着。这位姑娘在厂里工作，也帮助貝萊（她說“經理”）拆信。中間有一封給作家先生的信；因为它是从国外寄来的，所以她想，可能里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哦，它很可以攔到明天的，”莫尔頓說，可是一看到她的侷促的样子，立刻对他自己說的話后悔起来。“您送来得很及时，”他补了一句，也很侷促。“我想和您談一件事情。”

女郎的臉上重新露出笑容，不如說是仅仅一絲笑意，好象某种深藏在內心的东西的反射。这位少女的容貌、身材都长得好，非常好；人家題她一个綽号叫“美人”，不是沒有来由的。莫尔頓常常肯定地說，要断定一个人长的是否美，只有在把他仔細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可是跟这个青年女工面对面站着，他不得不承認有这样的东西，你只要看一眼就有可能說它是美的。“可見这是一个美丽的灵魂的反映，”他心里想。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声不响瞅着那姑娘，而她也一动不动地站着，侷促不安地望着窗外。

“对不起，薇拉·汉生小姐，”他蠢笨地碰碰她的肩膀說，“我在想心事，連坐都沒有請您坐。我們这批老光杆儿就是这么蠢！”他难为情地笑了笑。

“这是因为您是一位作家，”她瞅了他一眼說。“我的姐姐說，作家們全是这样……古怪的。”

“她怎会認識作家們呢？”莫尔頓突然放胆起来。

“她在青鳥酒家和其他酒家表演。她唱歌，朗誦詩篇，也有您的詩。她說收入很不錯。”

“真的嗎？”莫尔頓拉长了調子說：这跟他对歌舞艺术的看法

完全不合。

“是的，她常常穿的很华丽！为要得到人家邀请，这在她们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您也想选择这一路生涯吧？”

“不，我不会唱，也不会朗诵。可是我很想摆脱厂里的工作，获得一个写字间里的职位。我会打字；除此以外，还得懂各种语言和速记。那时就可能成为经理的秘书了。”

“可是留心他会欺负您，”莫尔顿跟她取笑。

“没有人会欺负我，”薇拉·汉生很有把握地回答，她的眼睛閃出炯炯的光芒。

“不必把这些話当作警告看待，”莫尔顿說，“这仅是无聊的說笑，我希望您不致于为这个生气。假使說正經話的話，我很愿意教您学习外国語。对于法文，連我自己也不很高明，可是德文和英文我是可以对付的。您想学哪一种語言？或者，先学德文吧？在实际生活中首先不得不利用它。”

美人薇拉的眼睛盯着他，发出感謝的光采。一瞬間，她的眼光里閃耀着胜利，閃耀着类似钻石閃光似的刹那的火花，可是她的美丽的臉龐立刻暗淡下来。

他們商定，她每星期晚上去两次。

“星期二和星期五，”莫尔顿提議，“但是您自己懂得，希望有成績，必須坚持学习。您不大会有空閑的时间了。”

“这个我很懂得，”薇拉用响亮的嗓音回答，把她的凉爽而坚定的手伸給他，不仅碰一碰他的手，而是信任地、用力地紧紧握住它。“謝謝您答允教导我！”

她的光采焕发的臉长久地还在莫尔顿眼前映現着。

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劳动妇女的文章。他的頹喪消失了，孤

寂之感也消失了。甚至在妇女中间，毕竟也还有寻找出路来摆脱灰色的平凡生活的劳动青年。帮助这样的姑娘达到她的目的，将是愉快的事情。

天黑下来，在窗口难以工作了。莫尔顿开了灯，搬到房间中央的灯底下，可是没有把窗帘放下。爱尔斯捷特公园上面，天空现出冰一般的蔚蓝色。在这一片没有光泽的表面上，星星象透明的水晶一样在有些地方闪耀。大概夜里要突然严冷起来。很可惜，刚刚在阳光里展开的细小的树芽要雕萎了！他几次站起来走到窗口，使他的激动平静下来。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别克律师大衣敞开着，一顶软帽搭拉在脑后，满脸笑容，摇摇晃晃的站在门口。

“对不起，我进来看看，”他说，“请您原谅。噢，人们怎么还能工作？”他接着说，举起一只手走到桌子旁边。“在这个狗国里，怎么能找到一个，那怕只有一个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因此我每看到您的时候总说：‘您怎么能不厌烦呢？’”他双手撑在桌上，弯着身子，看莫尔顿的手稿。“劳动妇女的任务是和男子手携着手加入战士的队伍，”他读了咯咯地放声大笑。“天哪，这是什么体裁！而且还是在星期天！您大概身体不大健全吧，朋友？”

莫尔顿把手稿搁过一边，推一把椅子给别克。这访问并不使他高兴：律师身上发出一股酒味，莫尔顿看不惯那些醉鬼，他们使他想起童年的经历，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纯粹生理上的厌恶。

“对着我坐下，您脸上的那些特征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莫尔顿坚决地说。

律师听他的话，骑马式坐在椅子上，把双手搁在椅子靠背上，下巴靠在手上，狡猾地看着莫尔顿。

“嘿，还是外交家呐！”他眯紧一只眼睛说。“特征？不，我身

上有的是酒气罢了。可是人們常常抓住一点小事情挨近談話的对方。的确，的确，这我們自己早就知道，从古以来就知道。但是我要受礼节的限制。”他坐着，带一点嘲笑的神气瞅着莫尔頓。“和男子手携着手加入战士的队伍！”他重說了一遍，挖苦地笑了起来。

莫尔頓跟他認識的时候，年紀还很輕，在九十年代末期大学生的团体里，那时学生团体正当繁荣的时期。別克比莫尔頓大十岁，已經大露头角，在京城和外省的自由派人士中間受到欢迎，在那儿，他的大胆的攻击使許多人只能摇头。他作为日德兰省某一区的国会代表到了京城里。他是国会里最年輕的議員，立刻以辯論时的机智和战斗热情引起注意。人家很快就指着他作为农民党領袖^①的无可置疑的繼承人，相信他在不久的将来会沉着起来。他在替一个被控杀害嬰兒的女仆辯护而使她获得宣告无罪以后，更是声誉大起。

他的辯护詞，对这个不幸妇女的命运所作惊心动魄的描写（她被引誘她的人所抛弃，所有的人都摒弃她，父母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她被迫在石灰坑边上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剥夺她名誉的小小肉团丢在坑里），震动了輿論界，把年輕的女人从監獄里拯救出来。莫尔頓摆脱不开这个演說詞給他的印象；他爱慕別克象爱慕大哥哥一样，这种感情的殘余至今还存留着，因而緩和了他跟別克的关系。在社会上，別克是出名专爱发怪論的人中間最机智的一个；任何理論他都能把它翻过身来，在这一份技巧上誰也比不上他。挑撥許多敌手（教士、反动政客、高等国民学

① 指伊·卡·克里斯金生，他从一八九七年起任文斯德雷农民党的領袖。

一九〇五——〇八年任首相。一九三〇年死。——俄譯本注

校的著名活动家們)来爭論，而且噤使他們相互攻击，这是他慣弄的把戏。一个牺牲者落到別克手里，就沒有多大办法的了。甚至在現在，莫尔頓想起了某一个星期六的晚会，还是感到不愉快的。那天，別克把高等国民学校的一个活动家申斥得这样厉害，那人終于在台上放声大哭，使大部分到会的人大为滿意，合着手唱起“我們的天父”来；莫尔頓很憤慨，可是不敢提出抗議。在那时，据說別克已經表現了过分喜欢喝酒的傾向。現在他完全成为酒鬼，老早就失去了代表的委任状，大部分時間消磨在酒店里，在那儿他靠地下律师的业务略有一些收入。在公寓里他是免費住的。他还是自从成为国會議員那时住进去的，女房东不敢叫他搬場。

莫尔頓繼續工作，別克来的时候他一向这样的。律师也不去打搅他，只限于时时說着說慣的那句話：“噢，人們真何苦哪？”重复說着這句話，同时他不由自主地学着伏案工作的莫尔頓的每一个动作，臉上表現出非常关心的神气。

“哎呀，总算是！”莫尔頓把論文写完的时候，律师轻松地叫了一声。“完了，現在可以在虔誠的工作之后休息一下了。可是我还是要說：这全是胡說八道！关于女人参加战士队伍的話。見鬼！您能告訴我，这些队伍在什么地方嗎？这純粹是胡說八道！”

他还象剛才一样騎在椅子上，帽子搭拉在脑后，帶着孩子般故意招惹人的臉部表情。敞开的破烂大衣一直拖着地板，鼓起的口袋里露出一个一公升装的酒瓶。这教莫尔頓直打哆嗦：他沒想到別克竟墮落到这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是把那酒鬼扔到門外去，还是替他惋惜。他还感到一点儿从前对別克的那份尊敬，也許，部分地还有些恐惧。年輕时候，莫尔頓腦子

里灌滿了这么多自由和人道的理想，甚至使人想起了填鴨子；從來沒有人象这个捍卫自由的人那样，一面以正面的攻击，一面以他自己的悲惨的榜样，把这些理想这样动摇过。直到现在，别克把莫尔頓的真正的思想和情感揭露出来，感到魔鬼般的快乐，这使莫尔頓遭受痛苦，但同时对他也有帮助。

“要不要把作家先生最近写的圣诞故事高声念出来给咱们听听吗？”别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团皱的报纸，用嘲笑的口气说。“敬爱的先生，这是您的高贵的作品；我常在酒店里高声读它。大家一定已经被感动，有人甚至要慷慨解囊了。一点不错，已经发生了影响！亲爱的朋友，只是还需要多一点引人伤感的東西；得给我们丹麦人一些可以教人淌眼泪的东西。”

“别说胡话了！”莫尔頓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且把报纸从他手里夺了过来。“这是一篇严肃的文章，以失业者的名义给社会的宣言。”

“他妈的，原来这是宣言，而且是对社会的！而题目是：‘人民在挨饿！’朋友，您为什么这样发怒呢？用失业者的名义发的宣言，而且是对社会的。如果这上头能挣几个铜板的话，那也不坏。人总得生活嘛！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规规矩矩卖文为生的人，贫困是唯一可以借以糊口的东西。可是您怎么不厌烦，我说，您怎么能做得到哪？天哪，为什么您不能使这批失业的人忍无可忍呢？”别克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叫了起来，然后突然消沉下去。“要知道这些人由于……由于贪婪而完全不中用了。”最后一句话，他垂下了头，咕咕囔囔地说出来。

莫尔頓对这样突然的思想转变笑了起来。

“啊，您好笑！您有随便什么酒吗？没有？可是应该有的，特别是在为了社会福利而坐着劳作的时候，而且又是星期天。”

“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莫尔顿不假思索地回答，又辛辣地补了一句说：“而且我根本讨厌喝酒的人。”

“哈，原来您憎厌我们？这是因为您不是一个地道的作家。先拚命喝酒，然后人家发表他的文章，这是发展的规律。可是要点在于，他妈的，就象我常常说的，酒您连碰都不要碰！您也不象您的同行同辈中间有些人那样练习打拳……美国派头的壮夫的一点影子都没有！这情况从前在学生会里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人家讲起您就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是属于那些愁眉苦脸的骑士^①之流的，什么事情都当真！’”

“您自己从前也是这样的，”莫尔顿反驳他。

“那当然，那时候相信的东西有许多，还有着一份天真，对响亮的词句很神往，虽然比起您来，我不算是一个天真的吃奶孩子。可是这一切管它呢，这已是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了！您这里两只玻璃杯总该有吧？”

莫尔顿把洗脸台上两只刷牙齿用的玻璃杯拿了下来。

“老朋友，这是亨纳西的三星白兰地！”别克把酒瓶举向灯光，温存地抚摩着它。“给您喝太好了，我本来打算把它保留起来的。这样一个起码的文人！要想做作家，可是家里连酒都没有！嘿，不管怎样，祝您健康！这是治喉痛最好的嗽口药。得来也便宜，替一个酒店老板写了一张送警察局里去的诉状。他藏着一些年轻女子，当然是秘密的；警察走过，觉察出来了，想乘其不备把他抓起来。这是毫无道理的，可不是？一个人总得生活嘛！”

“可是不一定要靠卖淫过活吧？”

“去他妈的，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您教他靠什么生活呢？卖

① “愁眉苦脸的骑士”是吉訶德先生的绰号。

淫差不多渗透了咱们生活中的全部时间。那酒店老板当然不能跟那些贵族的俱乐部竞争，那儿有公子王孙光顾，可是低廉的娼妓也得生存，噯？穷人为什么不可以也尝尝珍羞美味呢？但是从您这方面看，这是阶级矛盾，是您研究的对象：一个警察替一个华装的妓女打开车门，同时却把另一个衣衫槛褛的妓女塞进绿車子^①里！”

“在我所憧憬的社会里，没有低廉的，也没有高贵的妓女，”莫尔顿清清楚楚地说出来。“那儿只有妇女……”他突然躊躇起来：把自己藏在心里的思想告诉一个酒鬼吗？这一定是喝了白兰地的毛病。

别克律师忽然被莫尔顿的严肃所感染了。他睁大眼睛，皱紧眉头瞅着他。

“对！”他用激动的声音叫起来，庄严地举起一只手。“对！在理想的社会里只有妇女……”可是他的严肃也同样突然地消失，他弯着身子嗤笑。“啊，慈悲的上帝！”他身子摇晃着，重复说，“啊，我的慈悲的上帝！”他身子弯得那么低，把头垂到叉开的两个膝盖中间，咯咯地笑着，唇间冒着唾沫泡。

莫尔顿也忍不住笑起来。

别克慢慢地抬起头来：

“请您原谅一个过于把……生活看透了的人，”他严肃地看着莫尔顿，说道。“可是那些穷苦的少女，天哪！她们的翅膀上要是没有花粉，就飞不起来！您还是去攻击男子的卖淫罢！那些教士，受人收买的新聞記者，所有这一切败类！也去攻击那些政客，好不好？可是，朋友，那时候，您的手就得齐胳膊弯伸在脏

① 警察用来逮捕違警犯的車子。——俄譯本注

东西里了，这是我要告诉您的，然而您还摸不到这个粪坑的底。至于灵魂，还是给它罩上一个套子的好。不要唉声叹气了，他妈的！”他突然叫起来。

“我不准备唉声叹气，”莫尔顿回答。“可是照我的意思，您现在该回去睡觉了。”

“我也要去了。我要去把我的疲倦的脑袋倒在没有人打扰我的地方。我内心感到无力，觉得自己象一个淹死在脏水里的婴孩。可是一块儿稍稍喝一点酒，喇叭声和一队天使的歌声在心里响起来了。祝您健康！您稍稍把自己諦视一下的时候，您将会懂得别克为什么喝酒，现在您还不够成熟，过于天真。祝您健康！”

他把杯子里的酒喝干，手支着将要挂到胸前的脑袋，然后突然挺起身子，眼睜睜地盯着莫尔顿。

“是你们这班无产者关心着那些陈腐的学究式的废话，什么男女平权，个性发展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我们不相信这一套，我们仅仅关心那精神上的卖淫。尽管你们一直唠叨，尽管你们做着反剥削的宣传，真正的罪魁祸首你们还是看不见，因此你们是地道的白痴！那时候您躲到哪里去了？”

“我躲到哪里去了？……您指什么说的？”

“唔，是那一回……很久以前……在学生会上？”别克伏倒在桌上，拉长了嗓子说。“您得等待；永远得等到重要的人物出场。你们拍着手向我们这批魔术师喝采，可是真正的罪人……”他带着威胁的神气，一直接近莫尔顿的脸，“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拖出来？真正的罪人是谁嘛？当然是大资本家罗！我们出场来不过扮演他们的打手而已。一个星期六我们攻击教士，下一个星期六，攻击婚姻制度和结婚生活，可是您什么时候听见我们触到

过富商大贾吗？老天爷，谈到夫妇的床铺和教堂的讲台时候，我们怎样地嘴里填满了自由思想！可是提到钱袋，这是禁忌的，乖孩子，这是禁忌的！”

“是，这是真的，”莫尔顿深受感动地叫起来。“讨论进行得这样轰轰烈烈，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站了起来，想促使他的客人早点离开，可是那一个触着了痛处，重新又坐了下来。

“所以我說，你們什么都沒有了解就不見了；而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繼續扮演小丑，虽然也識透了這個謊。將那些真的和假的珍宝变着戏法，已經够忙了。如果你們这批青年人也認為烟火比真的灯光好，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們把一捧捧不值錢的假貨拋給你們，有时候无意之間也有金子飞出来。”

他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說出来，头完全垂在胸前。莫尔顿听到象哭泣那样的奇怪的声音。也許这仅仅是打嗝而已。

“我陪您走，”莫尔顿激动地說，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咱們走罢。”

“是，一个破产的人馬上要走了，因为他醉了。可是以后他又会变得非常清醒。稍微喝一点，妙极了，而清醒这是无聊。討厭的是醉得人事不知的时候，行步蹒跚，而头脑的活动却清楚得可怕。”

莫尔顿陪着他沿长廊走去。走到半中，那律师突然站住了。

“咱們不去解放妇女嗎？”他把双手搁在莫尔顿的肩头，带着恳求的神气說。“咱們去叫醒她們来，宣傳妇女解放，她們馬上就会生下孩子来。”

“不，咱們走罢，”莫尔顿回答着，把他拖在背后走。“咱們都該睡了。”

“唏唏唏唏！你把她們看得太当真了……”“唏，你这个傻瓜！”

別克嗤笑着跟在莫尔頓背后勉強走去。“你知道，她們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三位一体^①中間一位是女人，唏唏！代替圣灵，怎么样？可是那时对于圣母的受胎怎么办？你能回答我嗎？”

莫尔頓把他象小孩一样放在床鋪上；他把白兰地瓶藏在床底下，酒还没有完全倒空。別克繼續嘮叨着，可是仅仅向着空中說話，他显然沒有注意到莫尔頓在場。

莫尔頓回到自己房間里，茫然不知所措地坐了好久。他憎恨喝醉的人，可是現在喝醉的人揍了他一頓，指出莫尔頓实际上是怎样一个好心的傻瓜！的确，簡直是个蠢材！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好心的傻瓜嗎？这难道不是一切平常人的原始罪恶嗎？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归根結底，主要原因也許就由于这个原始的罪恶^②。

四 莫尔頓被誘拐

有一回，还在布倫活着的时候，莫尔頓第一次出国旅行以前，一天晚上，他們四个，貝萊，莫尔頓，爱倫和布倫，舒舒服服地坐在灯边討論合作工場的計劃。爱倫忙着縫补旧衣服，准备莫尔頓上路。她象慣常那样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一些絕不相干的事情插进談話里去。她手里拿着一只短袜，胳膊弯支在桌上，說話的口气，仿佛她一直只在思量这一件事。

“莫尔頓；留心不要在国外鬧恋爱！据說，南方的女人很危險；而在你的想象中，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天使。”

① 基督教以为上帝有三重人格，即圣父，圣子，圣灵，謂之三位一体。

② 基督教把人类始祖亚当留下来的罪恶叫做原始的罪恶。

“要不然，也許就是年輕的女巫，”貝萊笑着接嘴說。

“那是同一样东西，”爱倫带着激情接下去說。“莫尔頓，他本来是一个修道士！修道士出来到草地上欣賞花朵的时候，他一定要鬧出一些笑話来。”

大家都笑了起来。莫尔頓一声不响：朋友們，特別是妇女，取笑他的光杆生活，他听慣了。他們認為他簡直是一个怠工的人。

爱倫把他叫作修道士，一点沒有錯。性爱的感觉在他身上发现得很迟，而且以多种多样遮遮盖盖的現象出現，仿佛不敢以真面目見人似的。一部分大概可以这样來說明，他青年时代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女人的爱情給他的印象不好，而小姚汉娜的悲惨命运对他也有影响。

在莫尔頓第一次旅行期間，他的男子的本性常常仿佛企图冲破一切障碍，充分地显露出来。他长的很不坏，一副温柔的面貌：由于发育时期多病，延迟了生理上的发展，他看起来比实际上年輕。热情的南方女子被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和富于冥想的、常常几乎是痛苦的神气所吸引，她們利用种种借口来和他接触。这种接触使他激动得厉害。可是他坚决地把他的激动抑制下去，努力及早躲开她們，他学会了近乎使她們无法接近的审慎态度。

爱倫說他对女人的看法太过于庄严，是对的，他自己也感觉到。

“你把我們想象得太好了，远远超过了实际，”她常常对他說。“我耽心你所碰到的第一个少女就会把你玩于股掌之上。”

也許莫尔頓自己也耽心这一类事情，那种以后不能約束的感情，他不輕易縱容它們。也許，在很大程度上，他因此把女人想象为某种非常的生物，和她接近等于是一种罪过。不管怎样，他在这方面的經驗是少的，文学界的同伙几乎把他当作一头純

洁的羔羊。

他在羅馬常和那儿一个靠津貼生活的丹麦艺术家見面。那艺术家年紀比莫尔頓大得多，国内还有他的妻子儿女，有时候他非常怀念他們；这种怀念发作的时候，結果照例是逛一回窑子。“医生禁止我禁欲，他認為这对我的脑力活动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一本正經地說，仿佛他認為自己是为了留在家里的眷属牺牲似的。“你也得到那儿去去，照这样子你会生病的。”

有一回，莫尔頓听从了他的劝告，主要是由于好奇。在丹麦存在着一种歌颂卖淫的文学傾向；他記起了一个年青的抒情詩人，夸耀自己和一个嘴角上有几个小瘡子的妓女住过一夜。这也许不过是由伤风引起的小疮癤，可是这位落拓文人的年青代表說到它們的时候这样地富于遐想，仿佛这是圣痕^①。莫尔頓非常了解，他和那班青年作家群这样处不好的原因，他在性欲方面缺乏經驗是其中之一。

現代羅馬的妓院最不能引起愉快的感觉；莫尔頓把卖淫当作社会罪恶的看法也愈来愈坚强。那艺术家把他带到一座相当破旧的大房子里，里面的房間都是两間一套；看起来好象住滿了女裁縫。一排同样的房間对着半明不暗的楼梯，房間里各有一張鋪着白被单的大床，窗口各摆着一架手搖縫紉机。衣着不整齐的女人从半开的房門里向外望着，做手势邀他們进去。

“咱們到姊妹俩那儿去，”艺术家带着熟客的神气往楼上走去。

① 神圣的力量印在圣徒或者其他虔信的人身上，类似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伤痕的印子，这是一种宗教迷信。

姊妹俩住在楼頂下面，两間小小的房間，几乎給床鋪全占去了。床鋪上罩着白被单，放着花边鑲的枕头，看上去很舒服，可是傾斜的牆壁上那些破碎的裱糊紙一片片挂着，或者受了潮拱了起来。两个房間里窗台上都摆着一架縫紉机，这是辛勤和正当劳动的象征。

姊妹俩的举止都很純朴自然，虽然她們属于最低廉一流的娼妓，她們的行动中間一点沒有粗魯不逊之处，她們絕不象莫尔頓在哥本哈根靠近維斯捷尔勃罗的小巷里时常碰到的那种街头妓女。她們很干練，象小鋪子里的女店員一样，要求先付錢。講好了咖啡錢^①，然后她們自个儿把两个男人分开来，各人侍候一个。年紀大的一个，作为一家之长，先挑，她看中了莫尔頓。她領他到后面房間里，关上門，把肩胛上的鈕扣解开，一下子把外衣脫掉，完全赤身裸体地站在他面前。

“Una bella quadre^②，”她两手搭着头頂說，然后双手抱住莫尔頓的头頸。

可是莫尔頓微笑地搖了搖頭。

“为什么？”她驚訝地問。“我难道长的不好嗎？”

“象一个神女，”莫尔頓殷勤地回答。“可是我象那些母牛，不爱吃大路上长的青草。”

“啊——那末你是农村里来的了！”她高兴得拍着手掌叫起来。“我們也是！”

姊妹俩生在阿勃魯茜^③的一个小村庄里，到羅馬来想賺一笔陪嫁的本錢。如果能賺到足够的錢的話，明年她們俩准备嫁

① 小帳。

② 意大利語：意即“一幅美丽的图画”。

③ 阿勃魯茜是意大利半島中部沿亚得里亚海的一省，是多山的地区。

給本村的两个年青的庄稼人。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講給他听，仿佛是講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她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你們的未婚夫知道你們在这里干什么嗎？”莫尔頓問。

“当然，”她很快回答，眼睛把縫紉机扫了一下。

“噢，这个样子……對他們……你們也象對待我們这批有罪的人这样慷慨嗎？”

“不，你怎么，发了瘋嗎？他們連認都不愿意認識我們！男人要求貞洁，連街上来的那些人也都这样。因此我們必須有这么一張証件。”她給他看一張有两个医生签字的証明書，証明持有這張証件的人是处女。“你可以查对一下，它值不少錢哩，”她微微带着責备的口气說。

“那末，只除了对你有天然权利的那一个以外，你甘心委身給一切男人？这世界真黑白顛倒了！”

她怔怔的看了他一忽儿，突然放声大哭，跑进隔壁房間里，那副神气仿佛魔鬼在她后面追上来。

“你对她干了些什么勾当？”艺术家問他，显然在疑心莫尔頓干了什么变态的性行为。

那妹妹在楼梯上赶上了他們。

“把你的錢拿去，”她恐怖地看着莫尔頓說。

“你們給自己留着罢，这是吃咖啡的錢，”莫尔頓把她推开說。

她站了一忽，然后慢慢回上楼去。

“謝謝！”她探身在栏干外头，从上面再一次喊下来。“事情終究有点儿古怪。”

艺术家笑起来。

“你失敗了，”他說。“这些姑娘們，非常誠实！”

这是莫尔顿以金錢購買得来的爱情方面的唯一經驗。对于他自己圈子里面的女人，那存在着更多需要审慎的理由。他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說，这是愚蠢，可是終究不能改变自己对女人的看法。“占有”这一个詞儿使他討厭；“委身”这一个詞儿又似是一种圣功，如果没有深摯的感情那就是罪恶。这些看法，象一种束縛，使他苦恼，他很羡慕他那些同伙們对女人的随便的态度。后来他把这些思想驅逐了，可是始終不能摆脱它們。

这些深深盘踞在他心里的障碍是哪里来的呢？不可能归之于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教育：在他所属的那个环境中间，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是非常簡單而牢固的。男人不承認女人是和他平等的，甚至不当她一个真正的人，而是昼夜随时可以使唤的东西。

然而，如果仔細考虑一下，这也許跟他的童年时期以及他对母亲的爱是有些关系的。多半她所受的折磨，她对她的的大力士丈夫的被人笑罵的爱情，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一种阴影：她的丈夫虽然并不怀恶意，可是日夜折騰着她，象猫对待一只窠里掉下来的小鳥一样玩弄着她。他記得她那种害怕、遭受摧殘、吓得发抖的样子，然而她想起那狗熊似的丈夫还是感到幸福和感激，一直对他很温柔，一直在保护他。爱倫說得很对：他对女人的看法，也許在許多人看来，实在是荒謬的。可是他一定要把她看作一个朋友，一个同志，而不是一种消遣的工具，也不是一头負重的牲口。

他常常憧憬着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她不仅和他一起吃飯睡覺，而且和他有共同的兴趣。他在过份被孤寂和苦悶所压倒的时候，他試圖战胜它們，日夜劳作，縮短睡眠的时间。还在面包鋪里工作的时候，他已經学会把睡眠的时间限制到很少几个小

时，連現在也还把睡眠看作某种劫掠行为，它剥夺了人的宝贵生命的一部分。从睡眠偷省下来的时间里，他写他的书；白天和晚上都给报告、论文和市讲习班的讲课所占据了。现在他又额外担负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懂得，一星期教薇拉·汉生两小时，要获得美满的效果，他自己必须准备得非常充分。

莫尔顿从来没有干过个别教授的工作，他不得不承认，这远不象在市讲习班里对混合班讲课那样简单。在薇拉·汉生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工作就做不下去了；空气里似乎充满了某种使他精神不安的东西。她常常带了花来；莫尔顿责备她浪费金钱的时候，她就替自己解释说，是父亲在市场上买的，几乎不花什么钱。花枝把他那灌满烟气的屋子着实点缀了一下；功课结束后，薇拉帮他烧茶，给他收拾房间。

更愉快的是并排坐着，低着头看同一本书，闻到年轻姑娘的清新的呼吸，接触到她向他转过来的疑问的眼光，感到从她身上发出来的一种舒适的温暖。他不由得想起，女人就是在纯粹肉体方面也比男人有多得多的温暖。甚至隔着外衣微微和她接触的时候，莫尔顿也感觉到她身上的暖气，他不耐烦地期待着这些仿佛使他屋子里的空气都暖和了的黄昏的到来。

是不是莫尔顿的情欲发动了？总之，他非常愉快，即使有时薇拉过于挨近了他，老实说，超过了必需的限度，使他脸上发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那种会去误解一个很自然的姿势，或者利用一个亲近的人的学习意图来进行什么的人。

然而免不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谁的过失呢？莫尔顿一丝笑容都没有地回答自己说：“自然的力量。”他抱怨自己吗？总之，他装着抱怨的样子，直到那年轻姑娘当他面用最热烈的笑声笑起来的时候。这对他的影响，仿佛在长时期的精神紧张之

后，到了一股清凉的水流底下。

現在講課已經進行得不是這麼順利了：薇拉認為接吻比講德國話好。當莫爾頓糾正她的發音，做給她看嘴唇的動作應當怎樣的時候，她只管笑着和他接吻。不管他抱着怎樣鄭重的意圖去教課，可是總維持不了多久：薇拉使他不能不軟化，不能不為了享受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溫暖而忘記了一切。他從來沒有想象過，女人的身體竟是這樣地不可抗拒。它強迫他犧牲一切，一直犧牲到他的男人的尊嚴。有時候他感覺到完全失去了自由，做了別人意志的奴隸，很是慚愧；必須逃走，這是自救的唯一道路。可是在這種情緒之中並不長久，隨後重新又沉溺在輕輕籠罩着他的這種溫暖之中，以至他不愿思想，更不用說工作了。他毫不躊躇，幾乎不自覺地屈服於這種感情之下；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在美妙的無所謂的游戏之中過去。莫爾頓陶醉到這樣程度，他從沒有想到，這事情可能產生什麼後果。和薇拉分享的不僅是熱情奔放的一瞬，而是整日整年，連帶着分担這些時日中的忧虑、艱難和挫折，同志般地和她過一生一世，這是他不能想象的，即使他有過這樣的思想。

有一天，事情發生了，這事情實際上雖然是最最自然不過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在大多數人看來是意外。薇拉懷孕了，她淌着眼淚把這事情告訴了他。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她怀着完全絕望的情緒問他。

她的恐怖的眼光，整個低垂的痛苦的脸，使他从心底里感到焦急。發生了他害苦了別人的事情！

“咱們結婚，”他回答。

這一個回答安慰了她，而且使她高興，可是他自己並不感到快樂。

当莫尔顿对爱伦和贝莱谈起将要举行的婚礼时，爱伦说：“你疯了！那孩子看准了你，这是大家一眼就看清楚的！帮助她一点钱，可是不要为了瞬息间的迷恋，把自己的一生毁了！我说的难道不对吗，贝莱？”

对，贝莱也是这个意见。

“薇拉当然不是你的配偶。她很漂亮，这是事实。可是，爱伦说得不错，你需要一个能跟你步调一致的妻子。我对薇拉的精神上的要求，估价并不很高。”

“孩子怎么办呢？”莫尔顿反对。

“你好好地照顾他，这也就尽了你的责任了，”爱伦坚决地说，这和她平常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一致。“可以找到这样的好人，给他们钱，他们会抚养这个孩子的。”

“私生子的照例的命运，”莫尔顿垂头丧气地说。

“可是遇着父母离婚的时候，孩子的命运难道会比这个好吗？你不会和她合得来的，莫尔顿，你经常把女人这样理想化！”

爱伦非常了解人，她聪明而又稳健。简直不懂得她为什么对这个事件抱着这样不妥协的态度。她差点儿要求莫尔顿把薇拉的头盛在盘里献给她。常常善于找出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的贝莱，这一次却完全无条件地同意爱伦。他们一定对薇拉有成见，要不然，莫尔顿无法解释他们的态度。可是他呢，无论如何得履行一个男人的天职。

于是莫尔顿就第一次结婚了。

“早该结婚了，”许多人说。

五 在丈人家里

菜販子汉生剛从蔬菜市場上回来，站在自己的設在地下室的店鋪門口，他的妻子把批来的蔬菜陈列在架子上。頂好的她挑出来放在一些扁平的箱子里，摆在店前的人行道上，作为招攬主顧的样品。汉生太太对今天批的蔬菜不大滿意：土豆是有斑点的，芹菜又很小。

“咱們連本錢都怕賺不回来，”她說。“根还抵不上小孩的拳头大。”

汉生太太喜欢抱怨、挑剔她丈夫买进来的貨物：可是一提到“小孩的拳头”，她心思立刻轉到女儿身上。幸而薇拉的孩子将要有一个父亲，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負責的男人！实际上薇拉是这么一个謹慎细心的女孩子。否則他們老来也許还成为街坊的話柄，人是喜欢幸灾乐禍的！現在吹毛求疵也沒有用：大家都知道，头生孩子总是急急忙忙想出世的。因此，如果薇拉再过五六个月分娩，就一切都很体体面面；她的样子一点都还看不出来。对方又很好，是一个作家！報紙上常常登載有关这些人的情况。他們举行婚禮的消息也要登載出来，連薇拉的全名和姓，她是誰的女儿等等都要上报。整条街上的邻居們都会拿着報紙跑到她这里来指給她看。“是呀，他們悄悄地都办好了，”汉生太太說話时的神气，使人以为年輕夫妇举行婚禮之后馬上就到外国去了。可是，說老实话，她是失望了：只不过上市政厅去登記一下，然后到館子里吃了点什么东西，連爹娘都沒想着邀請！如果他們坐着馬車到她家里，新娘子按規矩穿上白的礼服，戴上长长的面紗和桃金娘的花冠，她就沒有有什么可反对！桃金娘，汉生可以不費多

少錢弄到，她也會安排慶賀的筵席！可是象薇拉布置的婚禮，是不能產生預期的印象的……但是，寫書也許並不是那麼賺錢的生意。

“漢生，你以為他收入很不錯嗎？”丈夫提了一籃胡蘿卜進來時，她問。

漢生立刻猜到問題所在，他自己也不止一次思索過這個問題。

“大概一切要看那作家的行動怎樣，”他沉思地回答。“有這麼一些作家，專寫造反和各種各樣壞事，唔，這些人是要自作自受的。一般說來，國家很關心那些寫書的人。我在菜市場上和維格爾斯列甫的那半瘋的園丁聊天，他是咱們姑爺年青時候的朋友，他說，莫爾頓是一個有了不起才能的作家。可是，他說，上流社會的人卻不喜歡他。總而言之，他說，我向您道賀，祝您幸福。他把這東西塞給我。”

“哦，這是小紅蘿卜！”漢生太太拍着手說。“多好看呀！”

“對呀，這是今年第一批，而且是地頭鮮。找不到第二個象他這樣的園藝家。”

“它真的是丹麥種嗎？”漢生太太把這一把把紅蘿卜當作花一樣欣賞。

“哦，當然是的，媽媽！還是他自己培植的呢。在他這一行里，他的確是一個好手，別人還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他那里常常出現一些什麼東西。並且他还分送給一班老主顧每人几把。在飯館老板那里，他可以買好價錢。拿去料理好，趕早飯吃，再弄一瓶啤酒，留心，別忘記！”

漢生走到院子里去劈柴。除了焦炭之外，他也賣一捆捆的柴片；他自己劈的時候，不知怎的，二十根柴片就能比較迅速地

扎起来。然后汉生太太叫他吃早飯；他在杂物間里洗过手，走到鋪子后面的房間里。

汉生餓了，預先感到享受时新蔬菜的乐趣。可是它在哪里？

“媽的，紅蘿卜哪里去了？”他失望地問。

“我把它放在人行道上的箱子里。把別人家誰都沒有 的东西陈列出来是很痛快的！”

“馬上拿到这儿桌子上来，快一点！”

“不，老实說，我不給你！”汉生太太大声笑起来。

“要是你不馬上拿来的話……那么……”汉生威胁地皺起眉头。

“亲爱的汉生，那么怎样？”她一直走到丈夫面前，盯住他的臉看。

“去你的罢！”

汉生神气活現地站起来，穿过店堂，走到街上。紅蘿卜放在一块厚紙板上，鮮艳异常，紙板上，汉生太太小孩涂鴉似的写着：“时新果蔬，地头鮮，每把一克羅納！”

可是只剩了一把！汉生拿起来，在自来水龙头上洗过，放在桌子上自己面前，坐一坐舒服，等啤酒来。

“还有一把为什么不拿呢？”汉生太太和气地問。

“因为那儿总共只有一把。哪一个渾蛋把你的一把偷去了。亲爱的，你上了人家当了！可是一克羅納你也許会得到的。”

一霎間汉生太太的神气仿佛要抓住她丈夫的头发。

“你至少得和我分吃，”过了不多一会，她几乎带着哭声說；两眼紧盯着紅蘿卜。

可是汉生一个又一个地大口吃着，蘿卜在他的牙齿中間吭嘹吭嘹响，叫人听了好饞。

他忽然站起来，把盘子里留下来的紅萝卜推到他妻子面前。

“媽媽，这里剛剛一半，”他和善地說。“你这样看做什么？一把总共十二个，我一人吃了一半。”

“咱們本来可以拿这个錢上戏园子，看一趟戏，”汉生太太吃完了紅萝卜，喃喃咕咕地說。“咱們的街坊都看过了，只有咱們还没有。”

“可是，大概也只有咱們，早飯吃到还没有上市的紅萝卜，再沒有別的人享受得到。这上头咱們可胜过了他們！可是，媽媽，如果你愿意的話，劳駕把你的一份还我，你自己上杂耍劇場去罢！”

整天就是这么样过去：他們互相挑剔，为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情吵嘴，他們自己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如今为孩子操心的事是放下肩了，希望出人头地的那些幻想已經抛在九霄云外，該馬馬虎虎把共同生活点綴点綴，免得殘年暮景还要彼此憎厌。偶然遇到他們中間随便哪一个忽然发起怒来，在若干時間內他們的关系恶化了，彼此怒目相視，大家不講話，有时相互挖苦几句，可是一到这口气消除了，重新又和好起来，几乎象恋爱初期一样温存。

汉生高兴的时候，跟女主顧們說說笑話，問年輕的姑娘們，什么时候輪到他陪她們上树林子去散步，在已婚的妇女面前，他装做一个失望的恋人，悲伤地說：“命运沒有讓我們早一点見面，多可惜啊！”

那时，汉生太太就冒起火来，喊叫道：

“好，你这倒是拿手！誘騙年輕姑娘和規規矩矩的有夫之妇！你从来就是这个样！”

“我嗎？那自然！”汉生傲慢地說，搖頭晃腦，显得很得意。

“我从前比这更大的玩笑还开哩。媽媽，你該知道，我那时候干什么！”

于是，汉生太太赶快改变战略，說：

“嘿，你这个吹牛大王！从前你就没有什么特別了不起，現在是完全垮了！”

这輪到他气憤了，而她呢，当他一时找不到新鮮的招儿来嘲弄她的时候，欣賞着自己这几句話的效果。他們很象两个装小丑的拳击家：他們一面擋开了对方的进攻，一面忍不住想弄倒对方。可是在下一分鐘，他們又把怨气忘却了。

有时候，一个女顧客走进小店里来买一些青菜去做湯，或是买一升土豆儿；再大的生意也不大会有。可是汉生把賬仔仔細細地記上，就是現錢交易他也記。孩子們跑进来买两欧耳的甘草水果糖，汉生也把它記上。

“喂，媽媽！”他向着厨房門喊道。“又卖了两欧耳。”

然后又有什么人要两瓶啤酒，或一瓶火油，小店里的門鈴經常在响。可是交易一般說来都很微細；到店門关上以后，汉生把賬結算一下，充其量不过二三十克羅納。要能維持过去，必須耳尖眼快，有时候还得耍一些花招：把秤头微微擦一下，二十根柴片，少給这么一根。从来沒有这么多收入，可以拿来大吃大喝的。

关上店門結賬的时候，汉生太太說：“你根本可以不吃这蘿卜的，那时我們又多了一个克羅納，而且是純利。”

“也許有一个小偷来把第二把也偷走了！可是，象往常一样，媽媽，你說得对。自从我吞了这一个克羅納，喉嚨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象塞住了。它卡住在这里，你自己摸。”于是他打起呃来，象馬上要吐的样子。

汉生太太吃惊地摸摸他的喉头。

“你这个淘气家伙！”她說着把他推开。“你完全开玩笑，你在寻开心！你第三次沒有賒貨物給那電車售票員的家里嗎？他明天搬家了。”

“沒有，这事情我知道。”

“你瞧！这一处街坊上他們欠滿了賬，現在再沒有人賒給他們，他們就搬走了。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們換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又来这一套。那食品店的掌柜派他的跑街騎上脚踏車，跟在他們的运貨車背后，警告那街坊上的每一个商人。”

“沒有話說，这是一个好小子！他还有薪給，可以正确估計每天該化多少。咱們要能过这样的日子就好了！”

只要有固定工資的人，不管工資多么微細，汉生都羡慕。如果工資之外，再有一笔撫恤金，那他簡直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了。自然也得保障自己死后能够象象样样地埋葬，坟上有一块漂亮的墓碑，可是这有丧葬儲备金庫在。不錯，还有来世……可是这事情汉生就不大去考虑了。逢到大节日，汉生也上礼拜堂，至于其余的一切，讓上帝自己去照管。

将近八点鐘，薇拉来了。她一向好看，出嫁以后，越发漂亮了。

“你沒有帶你丈夫一道来？”汉生問。

“沒有，他要在勃列格丹斯瓦做一个报告，仿佛在一个什么团体里。我陪他到那边的。”

“乖孩子，做得对：总要知道丈夫在什么地方。奇怪的是他的报告这么时髦。他一定很会說話。要是教我站在許多人前面整个鐘头嘮叨，准慌了。”

“这是因为你沒有話好說；汉生；你一点想象都沒有！”汉生太太从厨房里喊出来。

“哦，关于这一点，可够我說的；生活中間可說的事情很不少。我在黑夜里躺着睡不着覺的时候，我经常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仿佛站在教堂里，当着一大群的会众布道……”

汉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打断。

“唔，还有什么，老爹，以后怎么样呢？你馬上就講完嗎？”汉生太太走到門口說。

“啊哈……噯！我想說什么？啊，我在那儿說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覺得，这一切講的并不那么糟。所以，如果就是講这些事情，我也很能做一个国会議員。”

“你？老天爷！”汉生太太輕蔑地鼻子里嗤了一声，然后尖声地大笑起来。“你？你当国会議員？！”

“当然罗！要知道那时候你在睡覺嘛，所以你不会知道我想些什么。噯……我想說什么啲？薇拉，你的丈夫做了报告他們給不給錢啊？”

“当然給。付給他十五个克罗納。”

“你瞧！他講一个鐘头，就算至多一个半鐘头吧。那就是十克罗納——点鐘。这很不錯呀！”

“可是他还得准备呀。譬如今天，他整天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扮着鬼臉，有什么問題想不好。我說：‘你有这么多書，拿来讀上一点什么，然后去講給他們听好了。’可是他大生其气！好象我忘記了从前在学校里，功課沒有学好，狠狠地低着头站着一声不响的时候。”

“这毕竟要有聪明的头脑，”汉生沉思地說。

“以后他还要买那些价錢很貴的書。这一笔支出也要从这笔費里扣除！不过同一份报告他可以講上几遍；人家不管这个报告是以前已經講过的。”

“我也可以这样做！把我的蔬菜卖几遍！他这一层想得不坏，可不是？媽媽，你以为怎么样？”

“有时候他一个报告可以得五十克羅納；这笔錢是給他作到外省去的旅費的，”薇拉帶着夸耀的口气說。

“他媽的，五十克羅納！自然路費也得化一些錢，可是畢竟……”

“莫尔頓很省。飯是自己帶去的，晚上住的是戒酒会的房子，或者其他价錢便宜的旅館。”

“不，不管你怎么說，靠閑嘮或者东涂西抹来糊口，这是一种古怪的职业，”汉生从沉思中醒悟过来说。“可是一般說来，你們日子过的很好吧？”

“哦，另外有些人掙的錢多得多，所以能够住四五間一套的公寓房子，还能用一个女仆来服侍。可是那必須写給有錢人看，而且严格按照定价收費。而莫尔頓也常常替那些完全不給錢的地方做报告，写文章。照我看来，这……”

她沒有能說完，因为汉生的大儿子帶了一个陌生的女郎走了进来。

“这是劳拉·拉尔逊小姐，我的未婚妻，”他非常随便地介紹了一下。“我想讓她来見見我的两位老人家。”

說完了，他們馬上就走，忙着赶跳舞会去。

“每回換一个新的！”他們出去后，汉生咕囁着說。“而且一定引来看我們，仿佛动物园的野兽一般。事情还没有正式的时候，用不到把自己的女朋友牵了往家里跑。否則路上遇到他女朋友的时候，只好扭过臉去，特別是有男人和她們在一起的当儿。不知道怎么办，招呼还是不招呼？”汉生有点生气。

“唉，讓他放蕩去罢，”汉生太太說。“总比維戈那样参加游

行、和警察打架强得多。”

莫尔顿来领薇拉回去的时候，夜已经很深。

“哦，姑爷，今儿顺利吗？”汉生握着他的手问他。

“多谢，一切进行的相当成功，”莫尔顿笑着回答。

“可是很容易在顶紧要的关头顿住了，可不是？姑爷，你知道怎么办？你最好准备好一些奇闻趣话，在接不上来的时候，把它们讲出来！这一定很受欢迎。”

薇拉闷闷不乐地坐着。

“你答应一做完报告就来的，”她带一点疑心看着她丈夫说。

莫尔顿向她解释，报告之后进行讨论，他不能不参加。可是看上去薇拉并不相信。

“妈妈，你看见吗？女孩子在吃醋。”老夫妇俩在楼梯下面那个房间里的床上躺下之后，汉生问。

“这不过证明她是爱他的，”汉生太太含糊地回答，把带着卷发纸的头转向墙壁，表示她要睡觉。

“他是一个漂亮的青年，而且是一个规矩人。女孩子是容易自寻烦恼的！你以为那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喂？”

汉生太太没有回答。

六 蜜 月

莫尔顿惯常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已经够他忙了，现在突然有了这么多事情，简直教他转不过身来。找房子，买家具，而且都要尽量便宜，尽可能分期付款；需要把票据整理好；要是每月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倒不坏。一套必不可少的家具，他在爱尔

美街买的；不好看，也不适用，而且并不特别便宜，就是不用一次付款，可以每月支付一笔不难负担的费用来偿清货价。房間更順利了。他在列尔賽①一座大的新房子里找到了，那里的房客第一季度是免費居住的，显然目的在于住滿人的房屋卖起来更得利一些。莫尔頓只要馬上进屋，別的没有什么。这个地区当然不合薇拉的意，可是对房間本身倒并没有什么意見，至于这套家具她还很喜欢。莫尔頓对这个新当的生疏角色，一家之长，充滿了自尊心。

貝萊靠了他跟市机关的那份关系，給莫尔頓弄到了一个市立夜校教师的职位。除此以外，莫尔頓还做报告，特別在工人团体中間，他还写文章（大部分沒有发表出来），有时候他設法把一篇短篇小說在报章杂志上登載出来。当他非常热心工作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够他維持生活的。課毕以后，他要一直工作到深夜，整理他的一部大的长篇小說的材料。可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順利，他的文思，仿佛夜里才活跃起来，这和他的結婚生活是不相協調的。电灯已經不再在他的头顱四周造成一个光明的魔术世界，这个世界之外展开了一片沉浸在黑暗中的“无主的国土”，那儿出現了一切新的形象，要求他解决他們的命运。現在，电灯的光圈以外的黑暗之中充滿了責任和忧虑以及一直纏繞着他的那种关于一些可以捉摸到的、瑣屑的事物的念头：便宜而又經濟的煤气炊爐，冬天用的焦炭和其他各种各样必須購買的东西。簡直教人发瘋，需要多少东西来使他这个小小的窠变得稍微舒适一些！把目前几个月內要購買的东西，按照需要的程度加以分配，是要有一手真正的艺术的。每一分鐘他发觉各种念头使他的思

① 哥本哈根郊区穷人住的地方。——俄譯本注

想离开工作，飞向那一个方向。

薇拉睡在隔壁房里，她随时会穿着光亮的长睡衣，睡眼朦胧，风情旖旎，在门口出现，把他手里的铅笔夺了去。

莫尔顿是怀着最好的意愿结婚的，可是不久就发现，结婚制度不是为他或薇拉而存在的，无论如何，不是为他而设的！他是为社会而生存的。为了要社会承认这个婚姻，一切都得投入它的血盆大口，那简直是发疯！多半是教士和市政府办公处的人通知了那些商人的：从早到晚，经纪商人把他的门槛都踏破了，建议他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劝他保险，认为这些是结婚生活中绝对必需的。他还没有能劝薇拉去看产科医师的时候，人家已经向他纷纷建议：强迫他接受摇篮以及各种婴孩需用的东西。薇拉肯定这一切都是必需的；她对于结婚生活所应备的一切，知道的非常仔细。

结婚，这是一种可笑的制度！一切东西都会跟它一道闯到人的生活里来！整个新的世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一切东西，直到新床该怎么排，都是预先规定好的。京城里的几十万个房间里，这些床铺都安排得完全一模一样。掏出表来一看，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他们都睡在这些床上！”好象在作道具用的火车里旅行：看上去仿佛在向前飞驰，其实站在原地没有动，而是那些画在幕布上的风景和城市在你面前掠过。连爱情也是安排得象天国旅行的梦幻一般！他们什么时候该上七重天去，是由薇拉来决定的。

她看见丈夫工作得累了，或者要想达到她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她就说：“我们把一切丢下走罢。”

在莫尔顿看来，蜜月有点儿象在沙漠里旅行，盼望在什么地方遇上一片绿洲。可是他很能应付日常的家务操劳和定期的幸

福。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究竟是有文化的人，一個男的使一個女的受了孕，然後把她和她的孩子丟給命運去支配，那時候已經幾千年過去了。婚姻制度是為了女人才存在的，不是為男人！也許就是女人發明的吧？不管怎樣，薇拉在家里一開頭就指揮如意，仿佛她生下來就會的。她從嫁後的第一天起，就完全變了一個樣子。本來是一朵美麗的小花，在太陽光里顯得那麼可愛，仿佛在招引人說：“來罷，讓我接受花粉！”可是突然顯露出完全不同的一些更具体得多的可以捉摸的性質。薇拉的溫馴和遜順變成了任性，表現了連莫爾頓的事都要由她來作主的傾向。

了解這一切可不容易。莫爾頓抱著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心，以為對待一個人總得按照他所應得的那樣，可是他能洞察薇拉的心思嗎？瞬息間，他們的生命融成了一片，可是隨後又覺得他們彼此之間跟以前一樣生疏！她整天帶着一臉的溫柔跑來跑去，一會拿起這樣，一會拿起那樣，實際上却什麼都不做，時不時對他的工作偷看一眼，但是又根本不關心他這樣努力幹的是什麼。薇拉的情緒可以用她的生理狀況來說明多少，她讀的小說對她有多少影響？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她顯然沒有擔當什麼任務。她希望他們生活得舒服，尽早地擺脫貧困，可是這必須是自然而然的，她不必在這方面化什麼力氣。

“你以為你什麼時候能出名？”薇拉問，她看一切事情都是從成功和幸運的觀點出發。

晚上將近九點鐘，莫爾頓上課上得很累，回到家裡的時候，薇拉帶着一個受委屈的孩子的神氣來迎接他，僅僅給他倒上一杯茶；有時候，什麼都沒有給他準備，她自己已經安排睡覺了。

“你完全把我拋了！”有一回，她向他抱怨。

“要知道這正是為了你我才這樣苦幹的，”莫爾頓回答。“早

一点赚到一点錢，我們就可以早一点搬到另外一个地区去。”

薇拉抬起头来：关于地区的問題正是她最感到不安的問題。有这么多可疑的家伙在列尔賽湖的四周閑蕩，他們的存身之处是在那些灌木丛中。特別在晚上上街去是很討厭的；她斷言这些流浪汉时常跟她糾纏。

“如果和顏悅色地回答他們，他們一般說來是相當有禮貌的，”莫尔頓說，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常常跟他們攀談的。

可是同“这样的人”会和顏悅色地說話，薇拉簡直想都不能想。

“有时候，他們竟用脚踢人，是啊！他們看見是孕妇，就踢肚子底下！前天晚上……”她看見了莫尔頓的惊詫的目光，說話变得結結巴巴起来。“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前天晚上，我从自己家里回来……他們等着我，”她受不住他的注視，把眼睛轉向旁边。

莫尔頓一声不响看着她。她故意說謊呢，还是受了怀孕的影响而胡思乱想？那一天晚上是她哥哥陪她回家的。

薇拉側眼瞅了他一下。

“你看什么！”她又害臊，又生气，叫起来。“不要盯着我看，听见嗎？不然我要給你点厉害看看了！”

她从床上一跳跳下来，向他扑去。莫尔頓一把扶住，把她拥抱起来。

“那末，他們不讓我的可怜的小姑娘通过嗎？”他半开玩笑地問，一面撫摩着她的头，她的美丽、柔軟的头发。“唉，他們真豈有此理！”

“是嘛！你要想法子不讓我一个人走，”她偎在他身上，撒痴撒嬌地說。

可是要做好心人却不是这么容易。有一天晚上，莫尔顿在市立学校教师的社会民主联盟里做报告。他的报告是讲教育问题，立意要驳斥那种认为任何种类的教育都会使人类获得解放的虚伪观念。这种观念是很多人赞同的，其中也有社会民主党人。教育能打破桎梏，可是它也能使人愚钝，这要看这一种教育的性质。统治阶级很懂得这一点：因此，自从教会不能在群众中间灌输“正确思想”的时候起，学校就变成了他们的心爱的孩子。从前地主餐桌的客位上，坐着一个教士；现在“思想自由”的时代，这一个位置是由现行制度的支柱者教师占据了。只有在他的力量显得不够的时候，才用到“铁甲车”^①。

罗马的贵族早就懂得这一点，他们不但强迫奴隶们进行体力劳动，也容许他们从事高深的科学和艺术、诗歌和哲学。著名的哲学家埃皮克蒂特^②是一个奴隶。也许他的希有的学识会使他起来反抗奴隶的锁链吧？不，他创造了整套忍耐的哲学，为一切奴隶而设的哲学，使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奴役。凭这一点，他们宽大地解除了他身上的锁链。而我们那些受人豢养的学者呢？你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可是他们满足于半饥饿的生活，看不起别的穷人，觉得自己仿佛是那些他认为社会柱石的富人们的旗手。

“有一种能粉碎锁链的科学在，可是大家都竭力远而避之，”莫尔顿结束他的演说。“吩咐孩子们把他们的床单布带一小块到学校里来，放在显微镜底下，把繁殖在他们所不得不生活其间

① 崗警的諱号。——俄譯本注

② 斯多噶派的哲学家，生活在公元第一世紀。他在羅馬是一个奴隶，后来为尼祿皇帝所釋放，他宣揚的是忍苦的哲学。

的污秽之中的无数病菌指給他們看。把他們所呼吸的污浊空气跟他們一起进行分析。量量他們的身长和体重，讓他們知道营养不足、发育不良。把这些揭露可怕的生活条件的知識交給他們。那时，你們也許能粉碎这些鎖鏈。”

大家在寂靜无声之中听完了这个报告；然后向莫尔頓攻击，把他結結实实的罵了一頓。只有那联盟的主席，一个老教师，又是委员会的委員，站在他的一边。教师們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为那种以历史和宗教为基础的認真客觀的教育辯护；穷人的孩子應該和富裕階級的孩子有受普通教育的同样权利。

莫尔頓又一次不得不痛苦地相信，理想和现实之間有着多大的距离。这一群教师，無論如何总是被認為抱有自由思想的人，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可是他們思想上的局限性使他惊奇。事先他就知道要說服他們是不可能的，可是还是試圖駁倒他們，这次斗争的結果，他精神上累倒了。

“今天我担心您自己破坏了自己，”那担任主席的老头儿临別的时候說。“您說的都对，这还不够，有时候还需要能够沉默。”

这是什么？是警告，是一个好的意見，免得搞进黑名单去嗎？如果現在有一个和你同样想法，了解你而且支持你的忠实同志，那多好呢！

莫尔頓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些牛奶面包回去配茶。房間里生着火，可是薇拉不在那里；臥室里也沒有，厨房里也沒有。也許她上哪一个邻舍家里去了？他覺得有点詫异，沒有脫大衣，站了一忽。可是她忽然在窗口斜摆的那張写字台下面出現。她的臉部表情，仿佛她自己也不知道，該把这一切作为玩笑呢，还是該保持严肃的态度。

“天哪！你爬到那下面去做什么？”他幫着她爬出来的时候，

問她。

“啊，我要……我要看你在家里找不到我的时候做些什么，”她撒嬌撒癡地回答。

“我帶了些可口的東西來了，”他裝出一副高興的神氣說，把麵包打開來。

薇拉走去準備茶。

喝茶的時候，莫爾頓談得很起勁。雖然話到口邊，可是講開會的情形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報告進行得怎樣，她連問都沒有問。莫爾頓想起，有一次翻砂匠奧爾遜的老婆說，她的丈夫有權利照他的信念生活，即使他們因此挨餓也好。如果他向她暗示，他作為一個做報告的人，可能列上黑名單，薇拉會表示怎樣態度呢？或者把她考驗一下嗎？

“你為什麼這樣不高興？”他問道，下不了決心作任何暗示。

“唉，我不知道，我氣悶！要是有一架鋼琴的話，那又是一回事了，那時候時間會不知不覺地過去。”

“可是你不會彈呀。”

“不，我會彈！我能用一個手指彈隨便什麼曲調。住在底層的彼得遜太太答允表演給我看，用全部手指來彈。她有一架鋼琴，她說，她從來不覺得氣悶。”

莫爾頓答允替她找一架舊貨，分期付款把它買下來，薇拉非常高兴。她也會顯得驚人地和悅可愛，時常有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情使她興高采烈。她走到臥室裏去的時候，簡直低聲唱起來了。

“薇拉完全象天氣一樣，”他心里想。“你只能照她生就的那樣接受她，她心情歡樂的時候，你就得感到高兴。”

他的疲乏消失了。

“我馬上來，”他說了，坐下來工作。

他必須寫一篇文章，他計劃寫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他要今天晚上把它寫好，明天自己交去，尽可能領取全部文章的稿費。文章所要談的是那些“底層”的居民，他們棲息在烏捷爾斯萊甫，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工人們把他們叫做“渣滓”。莫爾頓想要証明，這些“底層”的人是同他們同樣的人，有着同樣的忧虑、歡樂、悲哀和渴望，可是環境逼迫他們墮落下去，變成了渣滓，一部分是由于工人們自己的過錯造成的。他不同意工人報紙和工人集會上不分皂白地頌揚工人運動成就的那些演說家們所表現的自滿情緒。他就是要描寫這許多被欺騙的人，他們是為了使其餘的人更容易上升而被投入海里的，現在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被斷然否認了。要描寫得沒有人能躲開他們。這些文章，工人報是不會接受的，莫爾頓已經把那邊的土壤測探過了。可是懷有資產階級情緒的午報大概很願意接受它們的，至少為了給工人報一個難受。

莫爾頓情緒很好，就象平常他能把真話直率地說出來的時候一樣。棲息在列爾賽湖地區的那些激怒的倒霉人把他吸引住了，這是一班醉漢，能弄到一點咀嚼煙草的時候，他們把那同一份煙草輪流着吮。他們沒有假慈假悲，沒有譴責任何人的願望。莫爾頓寧取他們那種丑陋的貧窮，而不取那種所謂“合格”工人身上散發出來的市僧式的自滿情緒。這一點必須說得能“打動人”！

薇拉穿着睡衣在門口出現，意味深長地瞅着他說：

“干活的牲口！”

莫爾頓立刻抬起頭來。

“對於一個人能說的話，沒有比這更好的了，”他回答了，繼

續寫下去。

“我不相信！”薇拉干脆地回答，用力把臥室的門砰一聲碰上。

莫爾頓把文章寫好，夜已經很深了。他躺到床上去的時候，薇拉的眼睛睜了開來，也許她沒有睡，在等他？

“怎麼，你的文章寫完了？”她帶着不耐煩的神氣問。

“是呀，要讀給你聽嗎？”莫爾頓高興得叫起來，一隻腳已經跨下床去。可是她把他拉到自己身邊，熱烈地吻他。

他忘記了自己的文章，忘記了薇拉一次都沒有請他把寫的東西讀給她聽過，忘記了自己在教師集會上的失敗，忘記了周圍的整個世界。

七 莫爾頓決算獲得盈餘

下一天早上，莫爾頓為了些雜事上市中心去，而且他得把那篇文章交給午報的編輯部。他不慌不忙地走着，時不時在店鋪的櫥窗前面停下來，細看陳列的貨品和上面的價目標簽；五花八門的城市生活圖畫引起莫爾頓的注意，可是他的思潮很平靜。在城里無思無慮地閑蕩，象一張隨風作響的豎琴，和市街的情調相應和是很舒服的。

他的思想也略略觸及了薇拉，他渾身還留着一點舒適的困倦。他為什麼沒有向她提議同他一道出來？難道他已經對她冷淡了嗎？實際上，他從來沒有真正愛過她：毋寧說是偶然的機會把他們領到同一個港口里來，一切東西所借以推動的無數偶然中間的一個罷了。偉大的感情……天知道它根本上是否存在？……可是現在他們反正已經套上同一輛車子，重要的是從這

个情况中間尽可能多得到些好的結果。这个女人你說不出她有什么不好,而且还是这么一个美人胎子,見鬼,他难道不能和她和好相处嗎? 真正的坚固的爱情大概只有在长时期夫妇生活中間才会产生。莫尔頓对前途是乐观的:一个男人,如果他不違反常情,就会不知不觉眷恋上一个自愿委身于他的女人。如果她还有了他的孩子在肚里的話……他不了解薇拉,可是他今天比之他們上市政厅去的那一天更爱她了。

过了奈列勃罗街,他沿着米美尔街和古尔堡街走去,經過一根貼滿了通告的柱子,那儿象平常一样,排列着一大串失业工人。这一群群精壮的男子,好几点鐘地等候着是否能找到一个什么工作,仿佛在寂靜之中側耳倾听,身上的衣服是挂着的,这呈現了一幅悲惨的景象。失业現象是社会的污点,而現在出現在一年中的好时光,这宣告了全部国家制度的破产!

莫尔頓向柱子走去的时候,翻砂匠奥尔逊从工人群中,穿过馬路向他走来。

“对,每天早上这个时光,你可以在这儿遇見我;九点到十一点,这是我的会客時間,”他把一只手伸給莫尔頓,带着痛苦的諷刺語調說。

“你依然沒找到工作嗎?”

“沒有,大概将来也不会找到,倒可以定定心心坐在家里。我的老婆也这样說:‘坐在家里罢,如果你往那儿跑,太給他們臉了!’可是我心里想:讓他們每天看見翻砂工人奥尔逊在他們眼睛面前:得把錨索放到头,你可懂得!”最后几个字,他捏紧拳头高声叫出来,可是立刻按住性子。“我很久以前就該輪到了,”他鎮靜了一些,接下去說。“这儿是按照次序的,我排的比誰都在前。可是这批恶鬼,他們只是冷笑而已。‘奥尔逊,对不起,今天

还是沒有，’他們装着甜蜜蜜的聲音說。‘可是明天一定要來！’讓鬼抓了他們去，我是要來的！明天也來，後天也來！可是我总有一天會忍耐不住，你可懂得！那時候就有什麼事會發生！”他憤怒得渾身發抖。

“不要急躁，奧爾遜，”莫爾頓安慰他說。“我們畢竟是少數……在目前。”

“是呀，在目前，可不是嗎？”奧爾遜痛苦地笑了起來。“可是你以為我有時間等到我們成為多數嗎？到不了那時候，奧爾遜大概就要死了，爛了！即使找不到活的時候，也總得掙一點錢來糊口嘛！我要到這些他媽的同志們，社會民主黨人這裡來，試試看到底能不能把他們抖一抖醒，他們的血液太稀薄了！我難道完全白白地往這裡跑的嗎，噯？奧爾遜要好好感謝這個給他嘗閉門羹的社會！好，再見罷！如果發生騷擾的時候，你記住奧爾遜罷。”

莫爾頓望着他的背影。他的上半段身子搖晃得厲害，仿佛頭變得太重了。已經不是從前那強壯的奧爾遜了。可是只要他不太過火的話，大概不妨礙他做一些宣傳工作的。

莫爾頓在愛爾美街意外地碰見了他曾在他的店裡買過家具的一個商人，當下記起了這一期應交的貨款過期了；幸而錢袋裡還留着二十個克羅納！那家具商人站在地下室的門口，一副生氣的样子。

“我來付款，”莫爾頓大胆地說。“好象今天是期限吧？”

“您過期了幾天了，”那商人愠怒地回答。

“真的嗎？我今天必須到這裡來，我想省一筆郵費。那也不要緊，過期幾天您算上罰款就是。”

“您的罰款和您的俏皮話留着自己用罷；契約是契約！”家具

商人把收据擦給他。“這一回，就這樣罷，免了；給您知道，我們並不象您描畫的那麼壞。”

這是對莫爾頓的挖苦：他才給午報寫了一篇文章講一個商業企業，它把二十架縫紉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賣給一批勞苦的女裁縫，賺了一大筆錢；等到大部分貨款已經付過，有一個女主顧到期的貨款付不出來，它就把這批縫紉機拿走了。

莫爾頓笑了起來：

“謝謝您的警告！可是，看起來事情到快結束的時候，特別要注意付款的日期吧？”

“最好從開頭就注意起，”家具商回答，向莫爾頓怒目而視；他的臉簡直發青，也不知是因為發怒呢，還是由於地下室的渾濁的空氣和舊家具的氣味。

莫爾頓繼續走着，他差不多把最後的一筆錢都交出去了，可是他掃了那放高利貸的老兒的興，很得意。他現在要注意了，這一期可不能錯過！

莫爾頓有時候必須一星期兩次上市中心，因為那里他有很多事情。除此以外，他也愛在城里逛逛；他喜歡隨着一下子的沖動，離開了原來的路綫，走向完全另一個方向。

他走上奈列勃羅街，應該拐彎向右，他忽然想起這兒附近看過一張廣告，說：“租售舊貨大小鋼琴。”他找了好久，果然找到了：門口牆上貼着一張紙，字體和拼法說明寫字的人的文化程度是很差的，因此莫爾頓把這張廣告記住了。在進門第一間普通的起坐間里，一個矮胖的紅頭髮工人用砂皮擦一架舊鋼琴的壳子。他的袖子是卷起的，頭髮和胡子里滿是木屑。

“我很知道您，”他用日德蘭①人的悠揚的聲調說，一面把一只多肉的手伸給莫爾頓。“您可以相信我，工人報上登載您的長

篇小說的時候，我們在工廠里中午休息期間打着架爭先看報紙。您恰好到這里來了，多好啊！我想請您喝一杯咖啡，”他向四邊瞧了一下，“可是老婆在工廠里做工，小孩子我打发他到街上玩去了；共總兩個小房間，這兒又是工場，又是住處，很不容易對付！我到別處去請您喝咖啡。咖啡店的老板反正要我幫他買樂器。”

“好，可是我是來看看小鋼琴的，”莫爾頓表示異議。

“這在那兒喝咖啡的時候一樣可以辦到，因為，說老實話，我家里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您要知道，我才開頭哩；那邊一架舊的木盒子^②就是我的商品。可是這樣的廢料我不愿賣給您，它只配給那種并沒有人彈琴，只買去擺擺樣子的人家。如果您一切委托我，我今天就能給您弄到一架使您滿意的舊鋼琴。我在城里各處已經注意到好幾架鋼琴。”

“可是我要看過才買，”莫爾頓說。

“如果您有很多空閒時間的話，您可以看。可是這並沒有什麼意思，儘管您睜大眼睛，我還是能把任何廢物來蒙混您。我不是徒然做一個日德蘭人的！我就是不愿意這樣做。您會得到您需要的東西，而且價錢咱們雙方都感到滿意。”

這完全是布袋里買貓的交易^③，可是那人看上去很可靠，莫爾頓的疑心也就消失了。

“您瞧，我還沒有錢來屯貨，”那工人接着說（他姓安德萊遜），“因此，我沒有找到受主之前，不得不把鋼琴留在原主那里。

① 日德蘭半島是丹麥在歐洲大陸上的部分。

② 指他在打磨的那架鋼琴。

③ 不看貨物就成交，也就是瞎買的意思。

一个人要站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笔好生意眼睁睁看它们溜走。如果把主顾带到卖户那里去，也没有意思；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让他在我们中间搬弄，拿佣钱呢？在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撇开。所以我还是不把您带去，这对我更有利些。可是您可以完全放心。我要的辛苦钱，您反正省不了的。”

莫尔顿说：“您谈的一切，我都很合意。可是咖啡我们还是留到下一次喝罢？我很匆忙，中午一点钟以前我必须赶到一位编辑那里。”

安德莱逊对这一点不表示反对：

“那末就留到下一次罢。我恰好想起，阿玛格尔一家人家有小钢琴出卖。很不错，一点不需要修理。他们要卖两百五十克罗纳，咱们说老实话，这一点满值。可是我，大概可以出两百克罗纳把它买下来。您给我一张两百五十克罗纳三个月的期票，展期再加五十克罗纳，这就是我的酬劳。”

莫尔顿觉得这条件很好，世界上一切事都该这样办！

“可是没有现钱，”他笑着说。

“可不是吗？现钱，没有它的时候，简直是祸害……可是咱们国里谁有现钱呢？反正只要有通融的地方，没有它也一样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这也不费什么事；我跟一个人有来往，他放十五分利的债，还要拿我和买主订的合同作为抵押。”

“哎呀！这利息好高呀！”莫尔顿吓了一跳。

“不算什么，只要能站起来嘛！这本来是很有利的事情。把我赶出来的那个工厂主，他靠了替他干活的半百工人的劳动发财，他有了别墅、游艇，成为百万富翁。他为什么把我轟出来呢？因为我晚上在自己家里修理旧钢琴，这是我们不该做的，他认为这就是暗底里在损害工厂主人。到处都有他的间谍，因此我就被

斥革了。可是他要是不遭到报应，我不是人！下一个月，我的老婆将要得到一份在瑞典的遗产，三千克罗纳，那时我要租一个工场。他妈的，我已经在设法捣他的蛋了！”

“那末，我信赖您的诚实的态度，”莫尔顿伸手给他，说。

“您可以完全放心。瞎子，人家不去欺骗他的，可不是？您要是行家，我倒要哄骗您一下试试看，您自己应该睁开眼睛。唔，很好，您来找我是对的！您写的一切，我都很喜欢。可是您不要以为您可以不花钱得到钢琴；照我的意思，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不该送礼，也不该受礼；还是这样好。可是我一定替您诚实服务。”他正视着莫尔顿的眼睛。他们彼此击掌为信。

莫尔顿回家去很高兴。他实现了薇拉的愿望，而且很成功，至少他觉得这样。他又遇见了工人的一种新的典型：跟他的东家进行竞争来替自己报复的无产者。一种自大狂的有趣的现象！一般说来，他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十分聪明，而且非常可靠的人。“现在我们除了其余的财产以外，又将添上一架钢琴，你完全变成一个财主了！”

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一个高高瘦瘦的人从一块石板跳上另一块石板，用一只脚在石板上擦什么东西。这个人的一头乱发象麻屑。走路的人都笑着让路给他，一面对他说着笑话；可是他不理会他们，只管从一块石板跳上另一块石板，用脚擦着什么东西。

“这是彼得，绰号叫‘社会的良心’，”一个工人顺便跟莫尔顿说，“他在擦掉那些痰唾。喂，彼得，这儿还有一口，你漏掉了！”他在人行道上吐了一口痰，向他喊过去。

那人走过来，带着责备的神气瞅了他一眼，着手用鞋底擦掉那一口痰。

“他要把一切所謂病菌都踩掉，”那年輕的、帶着病容的工人說。“市政府很該派他去領導衛生機構。同志，你能不能給我一杯咖啡錢？我的景況很不好。到處找不到工作，可是療養院裡也沒有床位。我已經閑蕩了九個月，等他們把我安頓到那裡去。兩個克羅納？這好極了！哦，謝謝你，同志！”

討飯的工人，這在丹麥是不常見的事情！這種現象在拉丁語系國家^① 莫爾頓是見慣的，可是在他本國……十年以前，沒有任何事情能強迫一個丹麥工人去討飯。

莫爾頓轉到費奧爾斯特萊德，他想看看舊書鋪的櫥窗。在一扇狹長的，很象公寓的窗子里，他發現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掛在橫系在櫥窗裡面的一條繩子上。這是一篇短篇小說的手稿，不久以前新聞記者叶貝·瑪遜請他替外省的左派報紙寫的。這篇小說雖然打算在六十幾種外省報紙上登載，可是莫爾頓总共只得到十五克羅納。“很抱歉，我們不能付更多的稿費，”記者的信里說。“可是我們在別的什麼上可以幫你忙。”這一句話有一種威脅的討厭味道隱藏在親切下面！莫爾頓從側面打聽到，那記者因為招致到這樣一個作者，得到了每頁兩克羅納的酬報，而現在他還想在手稿上賺二十五克羅納（這是粘在手稿上面一張紙簽上的標價）。這也是一種弄錢的特殊方法！可是如今莫爾頓將要聰明一些了，在他沒有寬裕到買一架打字機以前，要設法教別人給他抄寫過。

他走到門口去打聽那舊書商人的姓氏。那店鋪沒有獨自出進的門口。只有在那古舊的大門上掛了一塊小牌子：“西涅·瑪遜，舊書古玩鋪。”稍稍過去一點，在底頭又有一扇門，上面寫着

① 指法、意、西、葡等國。

住戶的姓氏：“叶貝·瑪遜，編輯，總通訊員”。莫爾頓仔細看了看櫥窗里的書：大部分是分送出去請人寫書評的樣書，全都沒有裁開。這騙子！他在寫書評之前，連讀一遍的力氣都不愿化，沒有裁開的書當然價錢賣得起一點！可是他還是以虔誠出名的，他夸耀自己對高等國民學校和格隆維克①的嚮往！上帝保佑！短篇小說里要是有一點足以傷害信士們的感情的什麼，莫爾頓就會受到特別的警告！

莫爾頓肚子很餓。他看了看錢袋，只有一點零錢，可是吃一頓便宜的早餐是夠的。別爾寧咖啡館里吃东西倒不貴，可是那儿常有很多本國的和挪威的文人，擺上一杯威士忌，無窮無盡地爭吵着文學上的問題，發出肤淺的似是而非的怪論。咖啡館對面一家小飯館，一頓很好的午餐只要五十歐耳，可是那儿要陪着太太才能進去②，他又不愿意站在樓梯上等一個女人來，跟她商量：“您允許我同您一道走嗎？”而且可能碰上怒聲回答一個“不！”字的釘子。同時，即使到了那里，對於男人那真是出現了一片樂土；女招待在你面前簡直軟化了，向你提議再來一盆葷菜，而那儿用餐的女人們是只要一盆就滿足的。唔，這不是他去的地方，他現在已經結婚了，是一個養家人，而且馬上要做父親了！

他走進了新場的一家地下室的小飯店，那是馬車夫吃飯的地方；那儿一大盆浮在黃油里的燒魚只賣三十五歐耳。走進那

① 格隆維克(1783—1872)教士，作家，教師，他是丹麥高等國民學校的創始人，國民教育和教會方面的改革家。——俄譯本注

② 丹麥有一種飯館，只許女人進去，男人要陪着女人才能進去。——俄譯本注

里，他看見了別克律師；要轉身回出去已經不方便了。

“作家，坐这儿来！”律師向他招呼。“不用害怕，我是清醒的。当然，是相对地清醒！”莫尔頓不得已坐到他的桌子旁边。“結了婚的幸福生活觉得怎么样？眼眶下面两个黑圈，这是应得的！可是，唔……”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給莫尔頓上的菜。“这个年头儿是不适宜成家立业的……这菜不坏，只是还需要一杯好的啤酒。”

“讓咱們等到工作报酬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罢，”莫尔頓微笑着回答。

“工作酬报好一点？您等不到的；对于这件事，您的臉皮还不够厚。您在午报里拿多少稿酬？五欧耳一行？啊，八欧耳嗎？反正靠这点是不能糊口的！”他带着純粹父亲一般的关怀望着莫尔頓。“向他們多要一点。您能写嘛，就是太过于謙虛。我猜想，您是拿您的文章上报館去……”

“正是，”莫尔頓带着微笑承認。

“我就在想，大概是这样！可是絕對不要怕什么。媽的，拿拳头在桌子上一碰，說：‘非大大地增加我的稿酬不可，否則我到別个报館里去了，人家向我提議的有的是！’那他就会欣然接受您的意見，那紅头发的家伙。那些編輯就象女人：應該讓他們知道，还有另外什么人在追求您，那他們就馬上把您抓住。可是，看上帝的面，就是不能說，您需要錢来吃飯付房租等等。說，您要錢去大喝一場，讓他听了眼睛直瞪。他一定会想：‘他媽的！他真是咱們祖国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相信我，他会教您发财！我得告訴您，他是发瘋地为祖国热心服务的人……喂，老板，給这位先生来一大杯啤酒，算我的帳！”他尊严地举起一只手，向店堂深处什么地方喊过去。

“算您的帳！……”老板在帳柜背后嘀咕着說，可是依旧把啤酒送了过来。

“这就是为了女孩子們找到麻煩的那一个人^①，”別克悄声說。“他在新港还开着一个私窠子。可是人家不准他公然开妓院！”

莫尔頓喝酒的当儿，別克关心地瞅着他。

“怎么，可不是嗎？只有带上啤酒，这一頓飯才算是一頓真的飯。可是您該上您那紅头发的恩人那儿去了，否則說不定他走了。”

“您为什么老是提到他的紅头发？”莫尔頓責备他說。“要知道这不过是外表，并不能說明一个人的品性。”

“原来如此？真的嗎？甚至在一个想要产生一种紅的印象，而他身上唯一的紅的东西就是头发的时候，也是这样嗎？一个奇怪透頂的标本！他靠了象您那样人的帮助来推广他的报纸，可是当您面却装出那副样子来，仿佛登載您的文章，他冒着杀头的危險似的。狠狠的挤他一下，要知道这报纸賺的錢簡直算不清！”

莫尔頓走向柜台上付帳，这样可以同时把啤酒錢也付了，而不至于招律师的气。在走向坐落在大街附近一条小巷里的編輯部去的路上，他迅速地計算了一下他的支出：五十克羅納一月的房租，五十克羅納家用，二十克羅納付买家具的期款，这已經一百二十克羅納了。以后还要付鋼琴的貨款以及一些零碎的花費。还有衣服……他和薇拉都省不了一身新衣服。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以前，最好再儲蓄一些。現在已經难以維持，以后很容易弄得

① 指上文第三章里別克告訴他的那个兼营卖淫业的酒店老板。

一筹莫展的。别克在关心他的一套生意經上面是对的：一定要爭取提高稿酬。

窗洞后面那个专爱爭吵的家伙①，一反他的慣例，对他笑笑，馬上放他进去見編輯。

“真想不到，是您嗎？好朋友！”一个紅头发的滿面雀斑的人叫起来，几乎要扑上来拥抱他。“請坐，坐这儿来！喔呵！新写的随笔論社会渣滓。一个引人入胜的題目！我們把这篇文章在星期日的报上登出来，我常常想把您轉移到那里。我們的讀者很喜欢您的关于工人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是論工人的，”莫尔頓更正說。“一般說来，‘底层’居民的大部分是属于完全另一个阶层的。”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怎么能把咱們的新貴这样糟蹋呢！得啦，咱們討論下层階級罢；您总不会否認有下层階級存在吧。可是沒有人愿意承認在下面的这些人，連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們也是这样，虽然这个运动也叫做下层階級的运动。这样一組論文，工人报是不会接受的，尤其現在这个当儿，他們必須要清洗罪恶，而且可能成为执政党的时候。”

“他們真的不会接受嗎？”莫尔頓虽然很知道主笔的話不錯，可是还是这样問。

“您別說啦！”主笔放声大笑。“可是我們呢，对这些文章很欢迎，并不反对把社会問題从这方面来加以說明。給这了不起的一群根本不愿工作的人作一番描写，竟是非常有用的，何况是一个专家作的描写！特別是在現在大家圍繞着一九〇七年的失业工人援助法进行这么多討論的时候。”

① 門房。

莫尔頓一哆嗦。他这些目的在打动社会上的人道主义感情的文章，难道給他們解釋成这样嗎？一下子他的眼睛面前发黑了；他感觉自己非常孤单，不为人所理解。回国以后他已經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感觉。

“我怕未必能繼續在午报上写稿，”他带着疲倦的声音說出来。

“什么，您要抛弃我們嗎？而我呢，正想把您轉到星期版上去，可說是最有吸引力的一版！您这話总不是当真的吧？也許您在什么上头感到不滿意，那末請說出来。一切都可以办到。”

“給你們的报纸写稿，那只有餓死，尽管你們吹噓自己的稿酬优厚。”莫尔頓支吾地回答。“你們要的是不超过一百行的稿子，那就是八克罗納一篇文章；咱們得承認，这是給叫化子的酬报！”他故意竭力把那主笔刺痛一下，好更容易摆脱他；那他們就会把文章还給他，請他走路。

可是那小个子装出一副极端惊讶的神气說：

“天哪，您真的只拿到这么一点嗎？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訴我？您这样的才能，八个克罗納！彼得逊，彼得逊！”他打开通向隔壁房間的門，可是那房間里看来沒有人在内。“等我找到會計主任的时候，我要好好訓斥他一頓，”他說了，在房間里来回走了几趟，仿佛非常激怒的样子。然后他在莫尔頓面前立定下来。“这事情，我自己一点不知道，我差点被列入文化夫人的黑名单^①，”他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說。“午报的主笔餓死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有这样可耻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提議每篇文章給您三十五克罗納現款，我希望，您总会寬恕我吧？”他装着媚态把头

① 意思說我差点成了文化罪人。

向肩膀上一側。

莫尔頓回答，他考虑考虑再說。

“最敬爱的人，看上帝面上，請您考虑考虑罢！只是不要太久，我們非常希望星期版上有您的文章。您不要再保持那样庄严的神气了，我意思說，在咱們自己人中間；在您写文章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是呀，您把一切事情看得太認真了，您老是这样看着我，仿佛您在控訴我背叛自由和人民的罪行。自然，我們的報紙是站在穷人一边的，不能有其他方式，哪怕仅仅由于我們是自由思想的机构。但是这也非常困难，因为咱們国内除了若干敗类以外，根本沒有穷人。咱們这儿大家生活得很好，我要說，生活得太好了。因此很难使一种为自由和公道而斗争的報紙引起人們的注意：要知道不論自由和公道，咱們不是都已經有了嗎？”

“得啦，这說的太过份啦！”莫尔頓跳起来走到那主笔面前，那一个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啊，您本来‘紅’得厉害^①，”那主笔胆怯怯地笑着說，“对于您这样一个作家，这是可以了解的。可是您自己也知道，您必須深入‘底层’去找到您所要写的东西！在咱們国内，穷人当然是有的。在某种意义上說来，咱們都是穷人，連咱們那些只有可怜的两三百万的富翁也在內。朋友，咱們的国家是一个小国，咱們太瘦了，因此沒有人要來攻击。說真的，要不是有很多人靠咱們的陆軍部生活的話，咱們也許可以完全解除武装。您以作家的身份來說，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嗎？”

“不，我拥护战争，”盛怒的莫尔頓回答。“好好記下：我拥护

① “紅”这里指左傾。

內战！这是唯一有意义的战争。”

那主笔跳了起来。

“多謝，多謝！”他在屋子里乱轉。“按照您的意思，那末咱們必須相互射击，直到最后一人为止嗎？”

莫尔頓獠笑。

“誰能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七百八十九年……^①”

“不要玩这个自由思想的把戏了罢，我告訴您，不要玩了罢！这是很容易爆发的！”主笔把一只顫抖的手伸給莫尔頓。

“如果有人玩自由思想的把戏的話，这决不是我，”莫尔頓离开編輯部的时候說。

然而他已經引起那主笔的恐怖！这个傻瓜曾經有一个时候当过軍官！可是在某一方面，他是对的：大家写关于那些渣滓的文章，可是那些以他們的劳动和穷困来維持全世界，而自己却終身在貧穷的重压之下掙扎的小人物們这一个龐大的队伍，却不大有有人提及。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里只有这些少数的渣滓，其余都是富裕的居民！

莫尔頓回到家里的时候，鋼琴已經送到；在台阶上已經听見薇拉用一个指头在丁丁冬冬乱彈。她抱住他的头頸，把头偎在他的肩膀上。

“謝謝你，”她低声說。“多了不起的鋼琴！”

莫尔頓不得不承認，这鋼琴使他的房間增光不少。可是期款呢？……也許他到底会同意那主笔的建議吧？归根結底，这些文章的内容将写些什么，完全凭他自己。

① 法国大革命的一年。

八 在曙光村里

貝萊和愛倫坐在裝着玻璃窗的朝西的小阳台上。坐在露天已經嫌冷了，可是这儿好得很。將近落山的太陽穿過窗玻璃晒進來還是暖烘烘的。愛倫在綉什么东西，沉浸在寧靜的樂趣中間。孩子們各到各的地方去了；拉賽——腓特烈在技術專科學校里補習，準備進高等學校；斯文——烏吉哈也在校里：他打算象爺爺和舅舅那樣做石匠；兩個小的，母親派他們上高德霍勃路去了。孩子們已經都能自立了，這多舒服！

愛倫想着房子：把它賣給他們呢，還是再等一等。貝萊現在在國會里和市政廳里這麼忙，按照某些迹象看來，她猜想他不會反對離開這個家到城里另找一處寓所的。他們接受了購買曙光村的提議，而且條件還很有利。城市發展得很快，這些地方的地價每天在上漲。他們那個地段旁邊，從前屬於主教的一小塊草地，已經有人出價幾克羅納一平方公尺了。幸而她那時候堅持不答允把房子和草地包括在合作工廠的公共建築地段里面去。不錯，這事情使貝萊受到一些嫌疑，可是也無須因此煩惱：要知道法律是在她這一邊的。

貝萊埋頭在文書中間，看來是在看市區的建設計劃。他的各種各樣的事情從來引不起愛倫的興味，她只滿足於自己對他的忠誠。貝萊象從前一樣，差不多經常情緒不佳。合作工廠的不得不停歇至今還使他悲傷。他心上有一種類似猶豫不決的狀態，仿佛他不十分有把握，該走哪一條路。看到他這種心情使她感到痛苦。每逢不得不到國會里去開會或者要以市政廳代表的身份去發表演說的時候，貝萊就緊張，好象他害怕什麼似的。這

是慣常對着幾千人講話而且把他們牽着走的他哪！人家不敢把他吞食掉，因為那准會把他們噎住！她帶點自豪的感覺瞅着丈夫。

他一定在沉思市政方面的事務。可是這一切他的腦袋里怎麼裝得下？貝萊臉上挂着一副忧虑而不滿意的神氣，也許他惦念着莫爾頓吧？如果貝萊長久不看見他的朋友，就感到不自在。

“明兒請莫爾頓和薇拉到咱們家里來，好不好？恰好是星期天。咱們差不多一個夏天沒看見他們了。他們可以來吃早飯，在這兒玩一整天；那末薇拉也就不必張羅飯了。”

“主意不錯，斯文一烏吉哈回來的時候，讓他騎腳踏車上他們那里去一趟。慢點，他們似乎在不久以前搬了家吧？”

“是的，他們在勃侖斯哈的教堂附近一座別墅里租了一個樓面。斯文一烏吉哈認識那地方，他已經拜訪過他們了。”

“哦，不錯！他是那麼戀着莫爾頓的，”貝萊說，口氣之間有點兒妒意。“可是我自己也在惦念莫爾頓，而且有很多事情得和他談一下。局勢非常混亂，對於世界的政局我們完全不夠了解。”

“這實在奇怪，貝萊。你們還自稱國際主義者哪！”

“我們一向接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揮，可說是唯命是從的。在這個意義上，莫爾頓所處的地位比我們好：他不受任何拘束，他不必要理會我們黨的口號，可以采取自主的立場。這又好又不好，你可懂得？如果能使他跟黨和報紙的關係更緊密一些，基本上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聽說他們跟他很不融洽，是麼？”

“是的，他跟他們也是這樣；他確信報紙的領導人一味望後看！”貝萊笑了起來。“可是他這樣獨往獨來也不好，他太無顧忌

了。只要看他在午报上发表的文章。再說，这些文章是极端大胆的，他們居然把它登出来，是令人惊奇的。大概他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把我們当作反动分子，叫我們丢臉。”

“你們不好向他建議，在某一区里提名候选嗎？那时他有了固定的收入，就不必专靠写作生活，把文章往随便哪儿送了。他們过的日子大概不很好。”

“是的，那时候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可是他不愿意，他要保持跟我們作梗的自由。作为一个巡回演說家，他是非常合适的；外省人喜欢他：他本来是富于热情的人。如果他在那儿把人們的思想激动的稍微厉害一点，那也不打什么紧。等到这种情緒从外省傳到这里时，也就差不多消散了。”

“我觉得薇拉給他的影响不頂好，”爱倫沉思地說出来。“跟她作配，他是太好了，”她突然以过度的热情补了一句。

“得啦，輕一点！他們既然結了婚，怎么安頓，現在是他們的事情。”在貝萊的語气中間可以听出一点輕微的諷刺的意味。“我恐怕你一方面把莫尔頓估計得太高，另一方面，对薇拉估計不足。她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愿意跟她做夫妇。至于她的美貌……”

爱倫跳起来，她气得头頸都脹紅了。

“呸，你这是多么无耻的态度！亏你不害臊！”

貝萊說，他不过說漏了嘴，他在后悔了。可是他心底里并不反对把爱倫刺痛一下，她对莫尔頓和他的婚事太过于注意了。她現在多半拿这句话当作挖苦，把背轉向他，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走进房間里去。他听见她跟剛回来的斯文一烏吉哈說話。“可是不要穿着工人装去，”她說。“不要沒有換衣服就忽然想到那边去。走之前臉好好洗一下。”

爱倫在生气了！没有关系，她是容易平息的。老实說，他相当讨厌女人們对莫尔頓的偏爱……要知道薇拉也是一个人，又是这么一个美人！

天气很好，真正是星期天的样子，秋高气爽。莫尔頓在房間里来回走着，一边穿衣服，嘴里低声哼着曲子。他做了，照爱倫的意思，不應該做的事情：他把咖啡送到床上給薇拉喝。他对于将要跟貝萊作同志般的談話預先感到高兴，他久沒有这么好的情緒了。

“喂，快点起来，否則咱們吃早飯要迟到了，”他反复說了几遍。

可是薇拉不动彈；她躺在那里打瞌睡，露出一只白手攔在脑袋底下。

“我不去，”她懶洋洋地曼声回答，又把身子轉向另一边。

“咱們还是去罢，”莫尔頓劝她，“这完全是一个村庄，没有什么人会使你感到拘束的。”

可是薇拉不同意。

怎么好，没有办法，各人的自由！这一切多半由于她的生理状态：她一直感到累。而且她和爱倫不大融洽。多么愚蠢，多么狭窄！女人頂好看的时候，不正是怀着孩子的时候嗎？可是莫尔頓不愿意拿无益的爭辯来破坏这一个早晨，他自願低声哼着曲調儿。

他穿上大衣，走到薇拉身边向她告别。她把头窝在枕头里，不愿意回他的吻。他感觉一种輕松的舒适的香味和暖气，就象鳥儿在孵小鳥的窠里发出来的气息。

把大門碰上的时候，他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气。微微有点

冷，园子里的树木盖上了一层雪白的霜。早上的阳光斜射在別拉海依小山四周的田野上，在露珠点綴的草上閃耀出一片虹彩；一条光亮的小路正对着太阳一直向上伸展开去。

莫尔頓走过一排单幢的小房子。这本来是指定給合作工厂的工人住的；現在它們到了私人手里，住的大部分是電車工人和其他有固定收入的小職員。有的房子把上面两个小房間出租了。穿着工作制服的工人在园子里干活，差不多每座房子前面都有一面丹麦旗在晨风中飄揚。

“你們这儿生活多舒服，好象在农村里一样，”莫尔頓跟一个穿着背心，站在园門口眺望的工人說。“連园子里也整理得很象样了。”

“唔——，”那工人拉长了声音說，“对房东說来，这儿是很好！可是縮在上面那两个窩儿里的人，是不許在园里走动的。不管他們的称号怎样，或是社会民主党人，或是資本家，或是別的什么，做房东的总是一个样的。”

貝萊和斯文一烏吉哈打田里走来迎接莫尔頓，多半是他們从窗子里看見了他。貝萊腰背笔挺，样子很强壮，头发的花白更衬托出他那張晒黑的臉，看上去精神抖擻，坚强扎实。莫尔頓望着他的匀整的身材感到滿意。貝萊象年輕时节他們見面的时候一样，臉上露出溫柔的笑容。

“爱倫很惊奇，你們到了哪儿去了，”他用力拉着莫尔頓的手。“她等咱們去进早餐，她准备了一些不能攔得太久的东西。你是知道她的！可是薇拉在哪儿呀？”

“她覺得不大舒服。”

“噢，原来如此！斯文一烏吉哈，头里跑，告訴媽媽說我們来了。把伏特卡冰一冰；注意要讓玻璃瓶蒙上一层水气。”

“我把它放在井里！”斯文—烏吉哈从小路上喊过来。

“我和你有好一时不見面了，”貝萊說，同时严肃地瞅着莫尔頓。

“我有这么多事情……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沒有空。”

“那自然；而且是新婚！”貝萊狡猾地微微一笑。

“貝萊，讓我順便祝賀你新任立法議員，西奈山上的摩西^①。”

“謝謝。区里一切准备好了，所以我进国会，一点沒有困难。可是現在得努力多做一些政治範圍內的事情。應該說，我对这一点很高兴。照我的意見，現在替咱們的人民做工作比之跟他們一起工作更需要。人們要解决切身的重要問題，还不够成熟；他們的集体主义精神太缺少了。”

“你主要把失敗归罪于工人們自己，这难道是公道的嗎？”

“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在最近时期，他們竟到了这个地步，假使公司不保證他們那些在当时一文不值的股份，他們就以罢工、抵制来威胁。”

“貝萊，罢工是他們唯一的武器；假使他們放弃了这个武器，他們就毫无保障了。”

“他們也用这个武器来反对自家人！得啦，你本来一直替工人說話的，”貝萊說這句話的时候，帶着一点儿悲哀。“可是他們有时候也有錯的呀，見鬼！”

“在現狀之下，他們几乎总是錯的。或者說明白点，無論

① 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了耶和華的命令，回来告誡以色列人，这些就是以色列人的誠命和規律，具載于旧約申命記。所以西奈山上的摩西，就是立法者的意思。

他們怎麼做法，永遠是錯的。咱們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这上面的。”

“这一点你向我說過不止一次了，可是我還沒有完全了解你。”

“我不过想說，不能剝奪他們的罷工的权利。你要求比尔一戈略克^①有一个灵魂，要求他慷慨，可是連身体都不属于他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呢。罢工是他用来給自己爭取权利的唯一武器。貝萊，这是在偉大的斗争时期你自己說的話。”

“唔……可是，見他的鬼！……哈哈，愛倫也在那儿了！咱們走快一些罷。”

愛倫走到樓梯头上，叫喚立定在園門口的两个男人。当然，他們又斗起嘴来了。

“吃的东西冷掉了，”她喊道。

莫尔頓和貝萊匆匆地向阳台这边走过来。

拉賽一腓特烈在灌木丛中翻土，小妹妹安娜和小胖子布倫在栽花根；胖子的小臉完全烏黑了。

“布倫沒有指爪，”他說時，把自己的指甲折断了的手伸給莫尔頓看。

“了不得的一双手，不比田鼠的差，”莫尔頓贊美他，又回过头来对貝萊說：“你們的园子整理得很好。”

“这完全是愛倫和孩子們干的，我自己从来不管。它可是过于大了一点，略略翻弄一下就疲累了。”貝萊輕輕叹了一口气，莫尔頓惊奇地瞅着他：难道他也感到疲累了嗎？

他們在桌子旁坐下来的时候，愛倫說：“你沒有帶薇拉一道

① 指穷光蛋，丹麦民間故事里的英雄。

来，毕竟是缺憾。这时候她大概躺在家里感到非常生气了。”

“她不舒服。在她怀孕期间……”

“嘿，别提你的‘怀孕期间’了！好象这是病。我也生过孩子来。不是，她太少活动了，莫尔顿，你把她过于娇惯了；这对女人是有害的。一切工作让她自己做，那时她将会觉得精神抖擞得多。大约在什么时候生产？”

“圣诞节前，”莫尔顿回答。

貝萊把一只蒙着水气的玻璃杯举起来。

“莫尔顿，祝你健康！”他带着亲切的笑容说。“我不想干预你的事情，只是祝愿你对于那些无可避免的事情，也象我一样，应付得恰好。你也终于遇上了！命运是谁也逃不过的。你要仔细顺着可爱的妻子的脾气，这到底是上算的，也会获得好的儿女！女人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她们象猫一样，不大能接受教育。你看爱伦好了！她教会了我，即使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也能沉得住气。现在你受到考验了；咱们瞧着，你是不是也象过去一样，能够通过这一回的考验。”

这是有双关意义的祝杯：貝萊学会了怎样措辞了。

“谢谢你的属望，”莫尔顿含有深意地回答。“可是，我怕我象女人和猫一般，也改不了原来的样。”

“得啦，我来给你们讲和！你们为什么老是吵？”爱伦和两个男人碰着杯子说。“为莫尔顿！为他快要做爸爸而干杯！”

“咱们把薇拉也包括在里面，”貝萊说。

“对，可是有一个条件，她不许可把他改变。莫尔顿必须保持他现在的样子。”

孩子们站在阳台前面瞧着大人们，他们没有在桌子旁坐下来。这是新的规矩。

莫尔頓說：“他們要吃了。”他喜欢孩子們坐在桌子旁和他閑聊。

“咱們吃完了他們吃，”愛倫回答。“有客人的時候，貝萊不喜欢他們在吃飯時打擾他。”

兩個男人吃完早飯，走進貝萊的書房。

莫尔頓剛要向一張椅子上坐下去，貝萊把一張柔軟的安樂椅推給他說：“不，還是坐這兒來好。我喜欢看見你坐在安樂椅里。”

“我却不喜歡坐它們，”莫尔頓說。“它會教你變成懶骨头。”

“你大概覺得它太資產階級派頭了，”貝萊帶着嘲笑的意味說。“可是你很快就會習慣的。為什麼讓無神者獨自享受烤羊肉呢？”

“喔！那麼……”莫尔頓就在“經理的”安樂椅上坐下，他心裡把它這麼叫。

“說實話，你對於一般局勢怎麼看法？”貝萊問。“難道全世界到處都象咱們這裡這樣不景氣嗎？”

“咱們這裡還僅僅是國外所發生的風暴的余波而已。看來一切又要搞得進退維谷，這是時時發生的現象。”

“搞得進退維谷？為什麼？今天跟早先一樣，大家都吃得酒足飯飽嘛。”

“是的，只要投機商人不插身進來。印度有幾百萬人餓死，而美國卻把小麥燒掉，我昨天在報紙上看到的。”

“鬼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貝萊沉思地拉長調子說。

“前幾天我在外省遇到一個老头子，他抱怨他的養老金怎麼也不夠用。‘這是公開挨餓，’他說，‘這給人一種印象，仿佛有人在靠你的挨餓發財。’這也無須解釋，他自己全明白。”

“謝謝你，那末我簡直是傻瓜！可是按照研究世界史所得，經濟危機是從來有的。而古代似乎並沒有投機商人呀？”

“總沒有現在那麼大的幅度。可是那時是飢荒，而現在說的是好年歲。你瞧人家在把小麥燒毀，雖然盡有足夠的船隻，把它運到飢荒的地方去。”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貝萊臉上顯出痛苦的惶惑。

“因為苦力賺的太少，買不起麵包。換句話說，財主耽心他們自己的利潤。”

“真的嗎？我自己有時候也把它理解得這麼單純。可是也許根本不是這麼簡單。你怎樣來解釋經濟危機的消失呢？難道投機商人由於類似馬鈴薯上的甲蟲一樣的某種害虫而死亡了嗎？”貝萊帶着嘲諷的神氣說。

“消滅他們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群眾的革命覺悟，這一點咱們還不夠。貝萊，必須把它培養起來。目前比之任何時候更需要它。這一回，那些統治世界的大投機家很象要利用戰爭來擺脫危機了，那時勞動大眾受考驗的時候就要到來了。”

“你以為他們會進行革命嗎？朋友，你臉紅得可怕！”貝萊熱情地拍拍莫爾頓的膝蓋，望着他的緋紅的臉。他們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作聲，然後貝萊和解地說：“如果一切象你看來那樣簡單，那就好了。”

談話轉上不愉快的方向，莫爾頓替自己解釋，他不願意把薇拉一個人整天丟在家里，打算走了。

貝萊說：“我送你走。”

他們對直穿過田野，走上勃倫斯哈區。城市落在他們背後，可以看見沿法桑韋的大公寓房子的黑沉沉的門面，再遠一點便是荒野的廣闊的邊緣帶着放焦油、廢鐵和舊的建築材料的倉庫。

整片曠野給許多路綫七橫八豎地切斷了，這些街路消失在田野中間，有的地方，一所孤零零的房子作為它的終點，聳立在那兒，仿佛從城里逃跑出來迷了路。

“多難看的建築式樣！”莫爾頓向兩邊看了一下說。

“是的，一點計劃都沒有，各人完全按照個人利益行事。記下來寫一篇關於這件事情的文章罷。”

“這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一個作家頂什麼用！不，你把問題在市政府里提出，要他們任命你掌握全權。本來你是主持市政計劃的嘛。你是一個天生的組織者。”

“關於這方面，有些事情已經在做了；咱們需要象樣的大街，需要設備齊全，適合衛生的工人住宅，需要綠化。我倒很願意在這里插一手；我看見我的一家人怎樣在這兒欣欣向榮。可是果園的那塊，你說怎樣？你得豎起耳朵仔細听，投機的地產商人已經嗅到好處了。任何計劃還沒有產生，這批人已經先嗅到了。”

“如果你能把投機轉向小人物的福利上面去，我將向你深深地致敬。”

“你還要來的吧，是不是？”貝萊笑着說，同時伸手向他告別。在微笑的背后隱藏着某種言外之意：不曉得是對他的朋友的失望，也不曉得是煩惱。“咱們仍然得不屈不撓地前進，”他補了一句。“我的父親以前連一件象樣的衣服都沒有，節日穿的就是平時那一件。”貝萊已經走了好幾步。

“是的，那時大家合用一只碗吃飯，”莫爾頓接口說，那聲調象繼續急急地背誦一篇已經開了頭的講稿。“可是現在各人單獨用一個盤子。只是這個盤子里是不是還有什麼東西！”他從老遠喊過去。

走近家里，莫尔顿望着楼窗：如果薇拉等着他，向他挥手，那该多么愉快！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发白，可是这只是口上画着一只狗的瓷瓶。薇拉对这个瓷瓶非常得意，经常把那头狗转向街路一面，让路过的人可以欣赏它。

莫尔顿跑上楼梯，短短地按了三下铃，倾听着：从薇拉的脚步声中他常常能猜测到她的心情；可是没有人开门。他再按一次铃，然后掏出自己的钥匙来把门打开。

到处找不到薇拉。也许她上她爹妈那里去了？可是她白天不大出门，而且帽子和大衣都挂在套间里。莫尔顿开始找寻，走遍了三个房间和厨房，连指定给佣人的小间里也望了一望。也许她觉到厌气，上房东那儿去了？他跑到楼下去按铃。没有人在家。

他心里忐忑不安，茫然地站在狭窄的门堂间里，手抓住薇拉的大衣襟子向空呆望。他感觉太阳穴上的血管在跳动。薇拉不要病了吧，也许……要知道她怀着孕呢！一定要把她寻到，可是哪里去寻？

他在餐室门口立定了，考虑怎么办，突然看见卧室的床底下露出一只鞋子。差不多挂在空中，鞋子自己是不会这样挂着的。莫尔顿弯下身子，看见了脚的一部分：薇拉在躲开他！一开头他感到快乐，可是突然觉到痛心，一想起他身受的这些惊恐，生起气来。他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把大衣挂上，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

薇拉在她藏身的地方大概会看见他的，因此莫尔顿假装在工作，可是愤怒，悲伤，充满了自怜自憫的念头，搞成一团，在他头脑里乱转。难道给贝莱和他的妻子说对了吗？直到他们临结婚的时候，爱伦还在说，薇拉是一个有歇斯底里病的女人。也许

她仅是一个专制的女人，可能两样齐备？她想利用他不愿使她痛苦这一点来奴役他，想逼迫他跟貝萊絕交，因为她不喜欢这一家人。可是不，这是徒然的！……但是她那样怀着孕的身体，蜷着躺在那里，这一个姿势是非常不舒服的：一想到这一点，他自己就痛苦。可是他要坚定，他打定主意，甚至于殘酷也管不了！如果今天讓了步，她就完全把他抓在手里了。

莫尔頓好容易强制自己坐着不动，他一直只想跑到薇拉身边，抱住她，用温存体贴去安慰她。他的同事所說的，只要一开始折腾你的亲人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乐趣在哪里呢？相反，他只体验到痛苦和对于自己的殘酷的嫌恶。可是这时候去拥抱她，对她說温存的話，那就是由于自己的傻心腸而任凭人奴役了！

他头里嗡嗡作响，仿佛有什么东西馬上要爆裂了，可是沒有产生任何可以采取的决定。天哪，难道他还必須为男女关系的問題去絞脑汁嗎？这是对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敢設法解决的社会里，一个陈腐熟烂得可笑的問題。难道一向避免采取夫妇間的爭执作为文学作品題材的他，必須亲身經歷这一切嗎？他朦朧地感覺到这是可笑的，他的緊張的神經突然松弛下来。他渴睡得要命，他忘記了四周的一切，忘記了他的妻子躺在他旁边的房間里，一切仿佛浮在云雾里，只剩了一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觉。

薇拉走到桌子边头，使他突然惊醒过来。

“假使我死了，你也許会感到高兴！”她帶着憎恨的神气看着他說。

“你死了？……”莫尔頓竭力把心思定下来。“你死了？……”

“是呀，我死了！那时你可以另娶一个！从我这里，你所要的东西已經得到了，可以把我們俩，孩子和我，丢了，另娶一个！”

“另娶一个，另娶一个？”莫尔顿絕望地抱住自己的头。

“当然罗！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家伙？大家都說……”

莫尔顿跳起来。

“不，別說下去了！考虑一下你說的話！”他用力抓住她的肩膀。

薇拉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声。然后她偎在他身上，痛苦地哭了起来。

“別打我，別打！”她反复說着，一面哭泣，一面把臉更紧紧偎在他胸前。“我以后一定想想再說，以后一定想想再說！”

打？打自己可爱的怀孕的妻子？这个念头在他看来是野蛮的，簡直近乎虐待狂。

“看上帝面上，你怎么了，孩子？你变得完全反常了！”他吻着她的滿是眼泪，象两泓湖水一样的眼睛。

不管怎么样，薇拉是可爱的。她把她的沉重的身軀靠着莫尔顿；她那微微扭歪而抽搐着的臉容說明她並沒有經受到深刻的悲痛。她多么柔和动人！

“唉，莫尔顿，我是这样不幸！答允我，你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否則我就以为你和別人在一起。要知道有这么多人要把你从我手里夺去。”

“傻想头！”

“不，不，真的……只要看我們厂里！妇女們和年輕姑娘們都跟你那么亲热。”

“并不比男人們更厉害些。如果工人們喜欢我，你对这件事除了容忍以外也沒有別法。”

“我对这件事只有感到驕傲！”

薇拉完全平靜下来，忙着准备晚饭，她甚至低声哼起曲子来了。莫尔頓坐下来替最大报写一篇文章，他时时替这家报纸写稿的。他居然这样輕易把薇拉說服，很得意。爱倫看来是对的：需要坚强的手腕！

他正在埋头工作的时候，薇拉走过来，从后面抱住他的头頸，把臉貼在他的臉上。

“女人爱你，毕竟过于男人，你以为怎样？”她在他耳朵边低声說。

莫尔頓笑了起来。

“当然，这一点我清清楚楚知道。”他得意地揮动他的双手。“啊，她們多么想把我从你手里夺走！但是，对不起，好象你說：把你从我手里夺走！也許，也把我从你手里夺走，把你从我手里夺走！……呸呸呸！”他完全攪糊涂了。

九 老 乡

莫尔頓坐在窗口工作的当儿，他面前展开了牧师家那座大园子的一片景色，現在那园子在盖滿了雪的田野上荒廢了，田野中間可以看見果园的一些温室，还有胡苏姆炮台，那已經在远处了。給雪掩盖住的田野，仿佛一片沙漠；很难想象，在夏天这里的植物长的那么郁郁葱葱，象整个青翠的大海。現在一切的生命和活动都停止了，大的蔬果园都在冬眠之中。只有一块块不大的蔬菜圃，象綠洲一般散播在雪色的荒野上，作为人迹的标志：有一个地方的烟囱里却升起一縷裊裊的炊烟。城里沒有住屋，或者沒有錢租房子的人家就住在这里，宁愿在消夏用的房子里受冻，但求不落到松特霍姆①里去就好了。政府对这件事情

是眼开眼闭，虽然按法律說是不允許住在那些板屋里的，因为它们完全不配作为真正的居住的場所。这一个禁令仅仅是一种假仁假义的表现呢，还是存心用这样一种輕便而廉价的方法，把所有的“渣滓”收拾在一个地方？据說，只要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就在这儿进行搜查。

莫尔頓惋惜沒有到过这些地区，沒有和那里的居民更熟識一些。这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他們自己堕落的，还是被社会所抛弃的呢？自从他和貝萊跟工人們携手进行的时候起，新的一代长成了，成家立业。“底层”又出現了新的流氓无产阶级。这是誰的过失？

莫尔頓感到苦悶。他希望坐着火車通过雪封住的地方，看渡船冲破海峡里的薄冰；他怀念着那些充滿湿空气的大会堂，听众的緊張的臉，以及你站在講台上說話时，脑后隔着幕布刮来凉风的那些外省城市的旅館。最近两个月他从来沒有离开家出去旅行过。薇拉不放他去。她相信她会死于生育的。“那时候我要抓住你的手，”她带着痛苦的声音說。这根本是一个艰苦的时间，可是現在快要結束了：那个助产妇盖茨太太說，沒有多久就要分娩了。

分娩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莫尔頓在勃倫斯哈廣場下了电車。这时候，漸近黄昏，天气严寒。他前面，一个工人一搖一晃、蹣跚地走着；从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仿佛一定要闖进每一个雪堆里去似的，头垂在胸前，口里自言自語哼着一些什么。莫尔頓听出那調子是蓬霍尔姆地方的搖籃歌。

他跟在那工人后面走。說实話，他應該向右轉赶紧回家：薇

① 哥本哈根沒有住处的穷人的收容所。——俄譯本注

拉在家里等他。可是这个人使他感到不安；雪很深，要是那醉人倒了下去，那就未必爬得起来，可能会冻死。

可是那一个依旧唱着。他突然把头撞进雪堆里去。莫尔顿帮助他站了起来。

“你要到哪儿去？”他问。

“我什么地方都不——不——不要去；我回家——家里去，老婆和儿女那里去，”那醉人咕囔着。

“是呀，可是你住在哪里呀？”

那人抱住头，突然摇晃起来，莫尔顿不得不扶住他。

“我住……我住在？我不住在哪里！”

“见鬼，你总得有一个地方住着嘛？”

“就是不住在松特霍姆，就——就是不住在松——松特霍姆！”那醉人咕囔着，想给自己解释一些什么。他的脸抽搐着，头重新又垂到胸前。一种对松特霍姆的恐怖！这个工人一定是栖息在郊区的菜园里的工人之一。莫尔顿同他一道走去。

他们从公路转上侧面一条車子压出来的小路。在郊区的进口处耸起一座木造的拱门，上面挂一块盾形的板，写着“纪念鲁意·庇乌”^①。这儿站着一个瑟缩的女人手携着两个孩子。“爸爸来了！”那小一点的女孩子叫道。“瞧，他又东倒西歪了！”母亲拉拉她的袖子。

工人的脑袋象以前一样低垂着，他摇摇摆摆地站着瞌睡。妻子只好也挽住他的手臂，和莫尔顿两个一道把他拖进一间小小

① 鲁意·庇乌(1841—1894)，丹麦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在丹麦的最早的宣傳者之一，他参加了第一国际的丹麦支部的建立(一八七一)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工作(一八七六)。

的車棚，那車棚是用旧鉄皮和三合板造成的，可是上面却是一个相当漂亮的装有风信旗的尖頂。

“哎唷，蓬，走嘛，”大家走到門口的时候，那妻子含着泪說。“咱們把冷气放进房間里来了，而且人家会看見咱們。”

車棚里共总就是一間房間：屋角里一个燒得紅紅的小火爐。一边靠牆排着一張鉄床，大概夫妻俩睡的，地板上一条旧的墊褥上面躺着一对男孩子，彼此拥抱着。他們俩睡得很香。

把蓬放倒在鉄床上，給他脫去衣服；妻子一直悲伤地哭着。

“他累得多厉害，”她嗚咽着說。“这是由于他不会喝酒。他在家根本根本不喝酒，是一个規矩儉朴的人。今天是去看朋友的；他們很喜欢他，这就好好的請了他一頓。可是他一喝酒就头昏。他們不如照顧他，接受他进工会，那末有工作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工作做。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做的，打扫雪啦，以及其他等等，只要他的工会証沒有問題。”

“如果您的丈夫平常不喝酒，我想您不必为偶然这一次煩心，”莫尔頓說的不大响。“可是他的會員証有問題，去欺騙自己的伙伴，那是不好的。您的丈夫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嗎？”

“不，他是一个掘土工人，也是混凝土工人。”

“我問，他是反动分子嗎？”

“不，他倒是同情別人的。事情是这样，他积欠了会費，他們把他开除了。現在他怎么也不能恢复他的会籍，因为先要付一大笔罰款，而我們的收入連糊口还不够。您不喝一杯咖啡嗎？”那女人打开一扇通小小的儲藏室的門。“我这里咖啡是現成的，”她带着愉快的声音說，“是給老爹煮的。”最后几个字她拉得很长，她温存地瞅着睡着的丈夫，已經不再悲伤了。

莫尔頓向她道謝，并且說这是該回家的时候了。

“我的妻子就要分娩，不定什么时候会生的，”他向她解释，怕不接受她的邀请使那女人着恼。

她送他到边門口。

“那末您不是住在山上教堂旁边的那所房子里，那石匠家里嗎？那儿的主妇快要分娩了，我知道的。怪不得我觉得您仿佛很面熟。老爹常说起您，他还把小册子读给我听。”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自豪的神气。“如果他知道了您在这一种情况之下送他到家里，天知道他要说什么话哩！”

“为什么要把这事情告诉他呢？”

“哎，不，当然要告诉他！知道这件事对他没有妨害。他自然会觉得难为情，而且感到难过，可是没有关系。一般说来，他是那么循规蹈矩的一个人。您不要把他看得那么坏。他爱儿女，我出去做活的时候，他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这个女人教莫尔顿喜欢：她的面貌很讨人欢喜，身上干干净净，穷虽穷，那板屋里收拾得相当整洁。看来那丈夫也不会错。

回到家里，他把自己所遇到的讲给薇拉听。

“我觉得可以向这个女人提议，每天早上来帮你料理家务，”他说。

这件事薇拉并不喜欢。

“永远没法知道，这样的人会把什么东西拖回自己家里去。”

“照我看来，这事情你无须耽心。他们家里很整洁，可是没有旁人的帮助，他们是无力和贫穷斗争的。”

“噫！”薇拉一哆嗦。“总之我称呼她蓬奶奶，不称她蓬太太！”

“我不劝你。也许那时候她也称你‘奶奶’了。‘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

第二天早上，莫尔顿还是上蓬家住的地方去跟蓬太太商量，

請她每天早上到他們家去幫助料理家務。他冬天第一次偶然上這一帶地方來，那印象是淒慘的。在夏天，這些蔬菜園就象裝滿了花的大花籃，散布在京城四周的田野里；茂盛的花和葉把那些板屋隱藏起來，簡直看不出是用什麼材料釘成的。有几所是用結實的材料造的，它們那雉堞形的尖塔高高聳起，仿佛小人國的城堡；它們模仿那些哥本哈根富翁在海岸上蓋的別墅的建築形式。那些城里有房子，只有夏天在城外過的那些房主們的消夏別墅照例是插梢安鎖、空關着的。可是多數是象蓬的小屋子，用偶然撿到的材料、零碎的破板、三合板和生鏽的鐵皮蓋的，也沒有樹木把它們掩藏起來，它們是丑陋的。但還是有人住。到處有提着污水桶的女人走來走去，孩子們在打掃小路，或者用雪把屋子裡搬出來的垃圾掩蓋起來。風把灰燼吹遍了整個地區，就象在大火的時候一般；那消瘦而餓黃了臉的居民，他們的形容也象遭受火災的人。

“這兒沒有排水管，也沒有垃圾坑，”蓬太太象替自己辯護似地說。“取水也非常困難，所以清潔是無從說起的。”

蓬的兒女都長着瘰癧，女孩子們連頭上嘴上都長了瘡。他們把手指塞在嘴裡瞧着莫爾頓，仿佛在看別的星球上來的生物。

“你們該吃點魚肝油，”莫爾頓說着，用手搔他們的痒；他們躲到鐵床的背後。

母親說：“他們胆小得很。只要有一個人跑來，他們就以為是市政當局，馬上來轟我們走的。魚肝油學校裡給他們吃的，可是他們吃了就嘔，那本來就苦。要買貴的純淨的，我們沒有錢。”

已經在和蓬太太告別的時候，莫爾頓看見一個肥胖的老婦人，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蹣跚地走着。轉向他的一張浮腫的臉上現出一種不知是好奇還是懷疑的神氣。她走了几步，立定了，仿

佛要轉回頭，重新又向前走。

“這不是戴莉莎王后嗎！”莫爾頓叫了起來，伸出一只手急忙向她走去。她先把手在粗胖的腰里擦了擦，然後跟莫爾頓招呼。

“我本來在懷疑您是否願意和我相認，”她眯縫了眼睛說。“一個已經在市政廳和國會里工作，另一個依然留在以前的泥淖里。這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我沒有在市政廳工作，也沒有在國會里工作，”莫爾頓笑了起來。

“喔喔，原來這樣！可是那一位是爬了上去了！我一直以為你們倆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聯合一起的。”

“她變得老呆了，”蓬太太悄聲說。“可是我們一道出去做工的時候，她管管孩子還行；每天給她二十五歐耳，還管吃。她非常出力。唉，窮人到老來是不好過的！”

“她真的腳上什麼都不穿嗎？她只有一雙破鞋子，雪可是深得很。”

“她長着靜脈瘤，什麼鞋子都不能穿。您瞧，這是一雙什麼樣子的腳！我每晚給她用綳布包紮起來，干脆是一對棒槌！全是瘡。也許這是她的罪惡的報應，因為她不愿意生育。”

蓬不在家，他出去撿焦炭去了。

“我們連夜里都不得不生火，否則就完全凍壞了。幸而焦炭是不化錢的，每星期還能賣出几麻袋。你可以相信我，他今天早上是非常痛苦的，我的男人！”

白天這所小屋看上去好一點，至少在內部：牆上是用薄板釘的。

“據我了解，和當局是不容易相處得好的吧？”莫爾頓問。

“是呀，那些警察一会儿帶着房產管理處的，一会儿帶着卫

生机关的，一会儿带着消防局的，还有天晓得什么地方的傳票，隔不了一天就往这儿跑！吩咐我們又要造主牆^①，又要造防火壁，又要装烟囱，否則就拿驅逐出屋来恐吓我們。可是目前还没有認真对付我們。要知道这儿住着不少人，真是一个郊外的住宅区。可是当市政府接待外国貴宾的时候，他們簡直把我們忘記了：他們不得不装做，仿佛咱們丹麦是完全沒有旁人似的。‘唔，咱們假定这样，’比尔一戈略克^②对国王說。”蓬太太挖苦地笑了起来。“这可不是荒唐？要是我們城里有房子的話，他們就准許我們住在这儿了，因为这就表示我們住的是別墅。”

莫尔頓剛要离开之前，蓬拉着一架装满了一袋袋焦炭的雪橇在大路上出現。頂上縛着一張小床的架子。蓬样子很窘，显然为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感到害臊。

“你給自己安排了一个滿不錯的住处，”莫尔頓說。

“里面还过得去，虽然窄得厉害；可是外边看起来坏得多！我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糊起来，讓寒气和潮气少透进去一些，下面我还用鉄皮把它釘起来。夏天我还要漆它一下。”

“我不能帮助你在城里找一个住的地方嗎？你以为怎样？”

“我們沒有力量付房租，”蓬沒精打采地說，“而事情也一点沒有好轉的希望。”

“是为了會員証嗎？你的妻子講給我听过了。如果我設法給你把这件事办妥了，你看怎样？”

“哦，如果你办得了的話，那你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可是你办起来不大容易。还有一笔糟糕的罰款在里面哩。我撿了

① 指房子外圍支持屋頂的那道牆，跟房子中間的一道道牆壁不同。

② 見第一〇七頁注。

一冬天的焦炭，估計可以把這筆罰款賺出來，可是所有的錢都吃光了。我們自己也燒了很多焦炭；不管怎樣，孩子們總不能挨凍。”

“昨天晚上，我聽見你說蓬霍爾姆的土話，”莫爾頓帶着驚奇的神氣說。

“只有頭里嗡嗡地响的時候，他才說土話，”蓬的妻子從雜物間里露出臉來，插嘴說。“他很小的時候就離開蓬霍爾姆；可是他一喝醉酒，說話馬上就帶上蓬霍爾姆的鄉音。”

男人侷促地笑了笑。

“你怎麼會跟職工會鬧出這些別扭來？你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

“你要知道，我們的別扭是這樣來的，我們漸漸討厭他們的政策；我們就決定出會。坦白說，讓他們借了欠會費的理由把我們開除。我們準備搞一個自己的組織，可是過了一個時候，大多數人變了卦，同意交納罰款，余下來的就留在外面了。我們那時候干的事真蠢得厲害！”

“的確！應該永遠留在自己的組織里面，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設法從內部來改造它。”

“從內部改造？”蓬嘎聲地笑了起來。“無論如何，事情是糟透了。我們這些不投降的，曾經試圖轉移到外省去，可是那邊的路子也堵住了。他們有專函分送到那里。有幾個人轉移到漢堡，想在那兒安頓下來；可是即使那兒有的是工作，你以為我們會弄到手嗎？那兒也沒有出路！逢到打擊自己人的時候，他們的機器的動作是很精確的，他媽的！”

“你是屬於反對派的嗎？”莫爾頓臨分手的時候問。

“不，可是我同情它，參加它的一切集會，得有一個發泄氣憤

的地方嘛。”

他的話使莫尔頓发笑。为了早一点到家而笔直穿过雪地里走去的时候，他把这两个字学說了一遍：“气憤”。这很象一个教派主义者的話。可是蓬这个可爱的人，他对一切都非常認真，他是有所追求的！

莫尔頓白天是在城里有事的，他順便到市政厅去看貝萊，希望能使他关心蓬的命运。貝萊很欢迎他，可是一听到来意，他立刻警惕起来了。

“我不是职工会的领导人，”他說。“如果你希望会有什么效果，你的活动應該通过职工会。这一个人大概是属于反对派的吧？”

“不，不属于反对派的。”

“反正，跟这些人打交道，結果总是只有爭吵。莫尔頓，我跟你說：你要和他們疏远些才好。跟这些人打交道別希望有好結果，只有挑剔和吵架。”

“这里談的是个别的情况，貝萊，要是不管的話，这些人可能要毁灭的。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恢复这个人的会籍，只要你一句話。”

貝萊不同意地搖搖頭。

“莫尔頓，关于这件事你打动不了我的。听了你的請求，我已經帮助了彼得拉·特雷叶，把她安插在市政厅里。为了这件事我听够了閑話：說我庇护工团主义者。我再也不希望有这种事情了。象蓬那样的人太多了，我們必須在自己的队伍里維持秩序。有时候，給人教訓的榜样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这个人非常勤勉……一个好的养家人。大概也是一个不錯的同志。”

“这是你说的。让咱们也听听那些可能知道的并不比你差的人怎么说。”

貝萊走到隔壁房间里去打电话。他满脸阴郁地走回来。

“除了这一切之外，他还在控告职工会里他那一部门的主管和会计盗用公款哩，”他严厉地瞅着莫尔顿说。

“我记得某一个会计室的确短缺过几百克罗纳。也许正好就是那一回事呢？”

“即使是，又怎么样呢？”貝萊眼睛里的严厉表情变得有点儿犹豫。“会计室短缺银钱和真正的盗用公款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那两个职员自己掏腰包把短的钱弥补了，因此这件事情已经结束。这是两个很好的职工，工人运动无论如何缺不了他们的。你必须了解。姓蓬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即使他是天使化身的話！”

“教蓬撤回他的控诉，你们也把罚款减免了。否则他和他的家无可避免地会死亡的。”

貝萊重新摇摇头：

“莫尔顿，你不是一个政治家，你太容易同情人。这件事上头你打动不了我。不能没有纪律！”

“那么我不能保证，这件事不会宣扬开来，”莫尔顿浑身发抖地说。“我不容许这些没有自卫力量的人遭到毁灭！”

貝萊注意地看着他。

“你在支持一个分裂分子以前，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他最后带着威胁的口气说。“听了你的请求，我已经替彼得拉·特雷叶说了情，可是你今天所希望的，太过分了。然而咱们不值得为了这一件事变成敌人，”他送莫尔顿到门口的时候，口气和软一些，添上了一句。

貝萊的堅定使莫爾頓不得不躊躇起來。也許，蓬實際上並不象他估計的那樣？可能貝萊知道了一些什么情況，不願意說出來？或者害怕日益增長的反對迫使貝萊採取這樣的態度？無論如何，這是太殘酷了！不能把一個人從組織里開除出去，又不給他在組織以外生存的可能：開除等于是不僅對蓬，並且對他的妻子兒女判處死刑。可是當需要發動工人們起來鬥爭的時候，貝萊和他自己，不是也曾不得不採取過嚴厲的措施嗎？是的，但是那時候是必須用這種方法來對待落后的人，而現在却要用來懲罰那些想要鼓動別人的人。

無論如何，受委託保護比爾—戈略克的利益的人，不應該具有殘酷的心腸和殘酷的手腕。比爾—戈略克自己非常耐心地對待他的領袖，那末他也有權利指望人家以極大的寬容來對待他自己。任何其他態度不可避免會引起反抗。

十 做父親的歡欣

“做父親是快樂的，可不是？”助產婦蓋茨太太和莫爾頓在臥室的窗口喝咖啡的時候問。薇拉帶着茫然的神氣躺在床上，仿佛還完全不能決定怎樣來應付她做母親的責任。低低的冬天的太陽照着床頭，陽光使薇拉的頭髮，在白的枕墊襯托之下，似乎變成了金黃色。蓋茨太太說着話向她轉過頭去，仿佛想拿一些什么來開導她似的。

“一般說來，做母親是有趣的，”她接着說。“有的當你第一次把嬰孩放到她們手里去的時候，甚至于快樂得叫起來。對於咱們這位可愛的太太却不能這麼說，當孩子出世的當兒，她哭叫得好厲害……”

“大概她很痛苦，”莫尔顿替他妻子辩护说。

“嘿，我与其拔去一个牙齿，宁愿生一个孩子。我的丈夫简直发疯似地喜欢孩子，当我分娩的时候，他尽打着口哨，一步不离屋子。新生下来的孩子才洗过澡，包上裹裙，他立刻就和他玩起来了。我那时候说：‘不要拿手指戳他的肚皮，他反正什么都不懂。’可是丈夫回答：‘哪里的话！他懂得很，甚至在轻轻地笑，他见你害怕，没有笑出声来！’我五年里面给他生了六个；他希望我们的摇篮里一直有孩子。后来他突然死了……您可以相信我，这完全不是出于他自愿的。要知道他这样喜爱生活！”盖茨太太叹了口气。

“盖茨太太，您丈夫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机匠。我独自一人带着一个比一个小的六个孩子，您可以想象我该当如何！我没有工夫去哀悼我的丈夫，只是及早想法，怎样过日子。因此我学会了接生，至少人家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场。”

“您多么爱孩子呀！”莫尔顿意外地在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了了解。盖茨太太是一个端正强健的女人，带着刚毅而乐天的表情。当她望着他欢笑的那个时候，看起来特别动人。

“我喜爱孩子以及和他们关联的一切。这是我们家里人的特性。我们一共十八个兄弟姐妹。整整一排，可不是？前天突然来了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寡妇，她把她的新的情人介绍给我。她六十过头了，和她手牵手走来的那个胡子花白的老头儿是六十五岁。我，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需要我的时候，别忘记了我的电话号码！’两个老人家忽然生起气来，回家去了。”

莫尔顿笑了起来，看着薇拉，可是她望着天花板，好象什么都没有听见。

“不錯，在您這一邊，這是一個殘酷的玩笑，”他對那助產婦說。

“嘿，什麼，她馬上要做曾祖母了！昨天，我的大女兒來告訴我，她和她的朋友非結婚不可，而且越快越好。我問：‘你們靠什麼過活呢？你那朋友是沒有工作的呀。’她回答說：‘不管怎樣將就對付得過去就是。我們彼此非常相愛！’我說：‘謝謝！戀愛本身也許是很舒服的，可是挨餓的時候，是互相吞吃不來的喲。’那就是說，我又得添上三張只吃不做的嘴了，因為他們是要住在我家裡的。自然，這時候還不遲，可能還有辦法^❶，兩個年輕人還非常願意這樣做，這個年頭兒就是時行這個嘛。可是我不答允：愛尋開心，就別怕麻煩！只是我們現在已經很拮据了；生意清淡，誰還願意搞上一班孩子？在打胎上頭比接生賺的還多些。但是我不喜歡這個！”她意味深長地望着薇拉；莫爾頓截住了她的視線，疑問地一会看看這一個，一会看看那一個。

蓋茨太太毅然站了起來，走到薇拉身邊。

“親愛的太太，今天白天您可以起來，明天稍稍做一點家裏的事情，”她微微帶些輕蔑的神氣摸摸薇拉的头。莫爾頓帶她到另外一個房間里。

“允許我誠心誠意地感謝您的幫助，”他懇切地說。“我應該付您多少呢？”

“我拿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一，這需要您自己計算。”

莫爾頓數給她三張十克羅納的鈔票。

“看來作家們過的日子也不很闊綽，”她猶豫地看了看那錢說。“實在收您的錢也是罪過。”

❶ 指打胎。

“收了，收了，我再一次謝謝您！”莫尔頓把錢塞到她的手里。
“这是很菲薄的一点报酬。可是我希望您的主顧中間有有錢的人。”

“那些人……老实說，他們是沒有孩子的！而使他們沒有孩子这一件事，也常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可是明天还需要我来帮助照料小孩嗎？”

“不，謝謝您！单这样您已经来看了整整十天了。現在該我們自己来照管了。”

莫尔頓把盖茨太太送了出去，回到薇拉身边，說：“怪好的一个女人！”

“可是我不喜欢她，”薇拉作了一个怪相，說。“地道的乡下女人。”

“你以为这样嗎？她粗魯，不錯，可是心地不坏。”

“照我看来，她收的費并不特別便宜。想想看，咱們一下子有十万进款多好！”

莫尔頓笑起来說：

“对，这的确是糟糕的！”

“你老是开玩笑！你完全不必要把咱們确实的收入数字告訴她；沒有人这样做的。”

“可是我也沒有告訴她：实际上咱們共总只有两千五百收入。嘿，我該动手工作了。”

走到自己房間里去以前，他撩起小床上的帳子，看了看那嬰兒。她身上的紅斑已經消失了，可是小額角蹙紧了，神气很严肃。她的眼睛一开一閉，仿佛想看清楚什么似的。小手指不断地緩緩动着，象粉紅的虫儿在蠕动。“这儿躺着一个什么东西，而且想要在生活中間立足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人的灵魂！”莫

尔頓溫存地想，可惜沒有生一个男孩子。他很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小的伙伴。

他在写字台旁边毅然决然坐了下来。現在應該不停手地用全力来工作了！他們現在是三口子了，整整的一个家庭！这一件事情本身化的錢，比他預想的多得多：花布帳子的小竹床，各种孩子用的东西和裹裙，付助产妇的錢，还有給薇拉买的花边衬衣。自从有了孩子的那时候起，他可以說什么都沒有写：家务和替妻子女儿跑街把他的全部時間化了去；就在这以前工作得也不好，因为薇拉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有时候她坐在窗口望着街上，仿佛等待着什么意外事情的出現，有时候不断向莫尔頓望着，最后，跑过来拉住他的袖子，老是說：

“我无聊得很！”

莫尔頓繼續工作着回答說：“随便做些針綫活計罢。”可是她依然站在他旁边。她的小小的头脑里从沒有想到过，他沒有工夫；在她看来，他只不过坐在那里消遣。每逢他工作得正起劲的当儿，她忽然提出她对他的权利，那时候他們就常常吵架。

“嘿，我的思路又給你打断了！”他懊恼地叫了起来。

思路，这听上去很有趣。

“哈，讓我給你找罢，”她笑着回答，爬在他的膝头上。

“要知道这就是錢！”有一天他絕望地說。“这篇文章今天必須完成，要是結果不行的話，报館里也許就不要它了。”

薇拉一吓，从他的膝头上跳了下来，讓他安靜了一些时候。

可是他現在必須用全力来工作：就是薇拉也将有很多事情。

在某些方面，她是够聰明的；莫尔頓得承認，在經濟問題上，她比他講究实际得多。她会跟生意人講价錢，常常买到便宜东西，而且做得异常巧妙。指定作为家用的錢，她总是很会利用，

到月終还有积余。这一点，莫尔頓从来做不到。薇拉不是一个燒菜的能手；他們差不多天天吃現成碎切肉做的肉丸子湯，煎香腸和煮洋芋。可是莫尔頓贊賞她善于管理金錢，覺得她是一个好的主妇。薇拉自己也喜欢夸耀她把家管得又好又省的手段。

“是呀，因为，莫尔頓这个人，随便給他吃什么都行，甚至破鞋子也行，”有一天晚上，和貝萊一道在他家作客时，爱倫說。“他甚至沒有注意到把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去。我可以随便賭个什么东道，你不会記得今天中飯吃的是什麼！”她笑着轉过头去对莫尔頓說。

莫尔頓确实不記得；薇拉得帮助他。

“薇拉，你瞧！可是这些上头你得注意一点；莫尔頓的胃不頂健全。”

他們走了之后，薇拉很生气。

“讓人家耻笑我，你也沒有有什么体面！”她最后說了出來。

“耻笑？！怎么說？”

“你不記得咱們中飯吃的什麼！你自己还說过，香腸非常好吃。”

“对，这的确不很好！”整个談話莫尔頓突然覺得另一个样了：爱倫想刺痛薇拉，而他沒有想到保护自己的妻子。“請你原諒，不要生我的气了！”

她帶着不安的神气向他望着。

“你說的話只是为自己解脫；我知道的很清楚，你爱爱倫远过于爱我。我再不愿和他們見面！爱倫自以为那么了不起。都怪这座破屋子。他們一点也不比我們好。”

莫尔頓不禁笑了起来。

“不是，天知道，不是！可是曙光村是一所好房子，現在它值

很大一笔錢，因为城市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你放弃你自己的一份是很傻的。我父亲也这么說。”

“原来他也这么說？但是这所房子一开始就是爱倫的財產。”
莫尔頓严厉地問。

“嘿，她暗中安排好，想法子把它弄到手的。”

“这也是你父亲說的嗎？”莫尔頓尖銳地問。

“不……可是人家这么說。”

“哪些人？”莫尔頓发了火，叫起来。

薇拉惊駭地瞅着他，差不多哭出来了。

“唔，人家！譬如，我們住的二樓上彼得遜一家。他們說……”

薇拉忍不住淌着眼泪，走进臥室里去了。

莫尔頓滿心煩惱，动手做他的工作。那末，人們在說閑話，連薇拉也参預了这些流言蜚語！她很可以不必和旁人討論他的事情！他連“晚安”都沒有向她說，就躺下去睡。薇拉也啜泣着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般睡着了。

現在新的生活开始了。嬰孩的柔弱的哭声带来一些新的什么东西；似乎这座屋子这时候方才变得真实了起来。薇拉还没有意識到她生下了一个要求她的全部注意力的新生物；这要到她身体复原了，亲自照管孩子的时候才感觉到。莫尔頓呢，他只好退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他毫不妒忌，甘心愿意做的：对于女人，孩子总是处于首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要做工作，他在那窗口的角落里将为她們感到高兴；她們的喃喃咕咕将給他鼓舞。他能为她們俩掙錢，对他也許是幸福。两个月以前，出版社送来一封信，附上一个富于誘惑力的建議，每月給他一定数目的錢，讓他能写一部新的大部小說。那时他謝絕了，可是現在他要接受这个提議了。他也需要稍微多一点空閑来照料小孩。假使长久不看

見那嬰孩，莫尔頓就覺得坐立不安。意識到她躺在近邊，這一點常常鼓舞了他。

一天一天地注意她長大起來，是非常有趣的。小女孩出世的第一天，助產婦把她放进浴缸的時候，她哆嗦了一下，用小手抓住了那助產婦的手，彷彿在尋找一個支持的東西，於是立刻就安靜下來。這就是一個無可比擬的經驗。助產婦說：“她將成為一個只信賴自己的人。”第一天，嬰孩還看不見東西，莫尔頓拿燈照她時，她的眼睛對亮光沒有反應，一直張得大大的。可是如果他向小床彎下身子去的時候，她立刻把小頭轉過來，小嘴開始尋找起來了，她覺到了他臉上散發出來的熱氣，她覺得這似乎是她母親的胸膛。過了幾天，眼睛開始活動了，它們對身子彎向小床的莫尔頓發出微弱的反應。在第十一天上，他看見了她第一次的微笑。旁人說：“這是由於肚子疼。”助產婦也這麼說。可是世間最美的東西，嬰兒的微笑和肚子疼所引起的顫慄，莫尔頓是能夠分辨的。

以後，他每次走近去，那嬰孩就向他笑，而且每次都發生一些新的事情。總共不過過了五、六星期，她就玩起薇拉的奶頭來了！她開始這玩意時，她已經半飽了。以前什麼都不與她相干，儘管一口又一口地咽着，甚至翻着白眼。可是她突然把奶頭拖過去，把頭轉向莫尔頓。她不愿意吐出奶頭，可是終於讓它從小嘴里滑了下來。於是那嘴唇沿着薇拉的雪白肥圓的胸膛一前一後貪婪地蠢動，突然找到了奶頭。“嗒！”莫尔頓說，那小女孩子沒有放下奶頭，只把眼角斜向他看。帶着那麼冷淡的神氣吮着奶，似乎這一切都不與她相干的薇拉也笑了。她有時候說：“這小娃娃似乎已經開始懂得什麼了！”

那嬰兒多么安靜地躺在那兒，用綫條分明的蔚藍的小眼睛

看着莫尔顿，没有吮着奶头，可是也没有把它放下，仿佛有意識地享受着完全占有的乐趣！莫尔顿不禁对她有些妒意；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沉着宁静地把自己的头靠在这里，在完全占有的幸福意識之中休息一下。可是妻子的令人目眩的雪白的双肩，在他看来仿佛是一座火山。

十一 “无主的国土”里的狐步舞

莫尔顿上奈列勃罗区去，他要在那儿的青年团里作报告。他心緒不好，为了散散心，他决定出去走走。

家庭生活并不順利。薇拉没有一个助手；她和蓬太太合不来，决心一切自己做，結果呢，莫尔顿不得不时时去帮她忙。嬰孩发育不好，常常鬧肚子；薇拉一点不会照管。另一方面，怀孕生育之后經過了休息，她好看起来了，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丰美。可是常常抱怨无聊；这在莫尔顿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現在她有了孩子了！莫尔顿会老半天地看着这个小小的人儿，可意的小东西，它的一切动作都是有趣的。

从腓特烈海峡街上小酒店里傳来的嘈杂声音更增加了他的厌恶的情緒：那些工人，他們坐在啤酒杯前面，和着小风琴的嘶嘎的声音，大声唱那种小型諷刺表演中的合唱。从每一个小花园里也傳来了同样陈腐庸俗的曲調，嘶嘎的嗓子快乐地尽喊，仿佛这就可以解脫一切的不幸和灾难。城中心那些高貴的館子里，資产階級的人也合着那同一的伴唱曲，在小桌子之間跳狐步舞。同时一切都在走下坡路，生存竞争变得越来越殘酷：工人們对减低工資不得不妥协，虽然他們的錢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因为商店里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伪造品，而为了銷售起見，也越来越需

要更巧妙的經營方法。對人和商品的信任相應地降低了，可是有驚人的自吹自擂作為補償。早上的報紙，連工人報在內，絕口贊揚祖國工業的堅韌有力，僅僅因為某一個旅行家在巴黎聽到一個法國女人向商店里一定要買丹麥制的鉛筆，高興得忘其所以。可是雖然春天已經來了好久，失業的人還是象以前一樣多。現在失業已經不是季節性的現象了。

也許是莫爾頓自己在生活中間搞糊塗了？也許當一切在走下坡路、歐洲的天空戰雲密布的時候，工人組織應該逐漸收縮？也許他以為這時候工人們應該着手干別的事情，不要象老母雞爬土一樣，儘管在自己的一小塊園地里翻弄，是把他們估計得太高了？

但是即使人人都順應現狀，工人們卻不應該這樣做！還是他們在沙漠里漂泊得過久而疲累了呢？還是貝萊說他們的覺悟還不夠的話是對的？

在他們那次不愉快的衝突之後，不錯，貝萊調停了蓬和職工會之間的糾紛，可是從那時候起，一種寂寞之感畢竟越來越厲害地侵襲着莫爾頓。老實說，哪里是真正適合於他的場合？在知識分子中間，他是一隻偶然飛來的候鳥，工人運動的領袖都對他側目而視；而那些左派的人呢？不錯，那兒展開着一片偉大的“無主的國土”，那兒隱藏着豐富的潛力，可是沒有人居住，沒有開墾過，沒有路徑！未來一定是在那兒的什么地方，可是到那兒去，對他說來等於完全與世隔絕。把群眾領到那邊去，和他們一道建設一個新的世界……不，這事情他不配，這需要更大的才能和力量。連貝萊都在这上頭弄得焦頭爛額，可是結果只是領着他們团团轉，現在他們發現自己又到了出發的地方，在原地徘徊。不，不是貝萊在領導他們，這一點莫爾頓現在已經很明白。

而他自己呢，至多能保持过去的战斗精神的一点火星，等时机到来的时候，重新把它吹起熊熊的火焰。

总該有些什么东西来消除生活上的停滞状态。资产阶级說：“战争”。他們的队伍中間有很多人希望战争能迫使劳动大众重新服服帖帖地干他們的苦活。如果大国之間发生战争的話，无产阶级也有他們的計劃。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在最近几次国际大会里^①，口头和書面彼此約定，要利用战争来讓无产阶级站起来，推翻現存的制度。也許出路就在这里？震蕩会使大众从睡眠状态里惊醒过来。

“莫尔頓，你好哇！”把耙儿鏟儿縛在脚踏車上，向自己的园地走去的工人們向他招呼。有几个从脚踏車上跳下来，带着亲切的微笑和莫尔頓握手。在他們看来，自己的园地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他們弄到了一所小屋子，那就不容易使他們从原地挪移一步了。

社会民主青年团的新址是在木柴仓库后面一个院落的深处，最初是用作堆棧的。青年工人們自己把它修理过；現在这儿是一个大会厅，一头隔作厨房和演員的房間。进口处上头装着一个树叶和花扎成的花环。

“你們怎么样把这搞起来的？”当主席把这地方指給他看的时候，莫尔頓欣然問道。

“全部工作是我們在空閑時間做的，那年輕人得意地回答。“材料的費用是社会民主党給我們的。我們得了一千克羅納。”

“喔呵，慷慨得很！那末你們和党的領袖們处得很不錯？”

① 指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和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

“是的，我們從來沒有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不錯，我們請求准許我們邀請你來參加開幕典禮的時候，他們的臉沉了下來，可是他們並不爭執。”

“難道你們沒有權利按照自己的選擇邀請演說的人嗎？”

“不，你說什麼，發瘋了嗎？要知道這樣就成了無政府了。可是，你可懂得，我們也把老頭子們略略戲弄了一下。”

對，莫爾頓懂得：他一定在扮演一個可怕的怪物。因為必須用反對派來恐嚇他們，迫使黨和職工會拿出新的補貼來。

“你們把補貼用作什麼呢？”他已經不象剛才那麼欣然的問了。

“一大部分用在跳舞晚會上，青年人應當活動活動他們的腿。”

活動活動腦筋也許對他們更有好處！可是這兒至少還清潔，一般說來，青年人是頂會把自己的場所搞得脏不可言的。

莫爾頓坐上主席台，听主席的開幕詞，感到惊奇。主席把他介紹給听众的時候，滿口恭維，等到莫爾頓自己講話，差不多每講一句話，青年們就熱烈鼓掌，這造成一種不自然的印象。幾乎個個都在交頭接耳，等到有一個開始鼓掌，大家趕緊把臉轉向講台，好象被鬼迷了似的拚命鼓掌。真是怪事：所有這些青年，都是過去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們的兒女，似乎應該懂得听话；可是他們中間，大多數不注意莫爾頓的報告，僅僅報之以這種場合所應有的鼓掌。

莫爾頓選擇了“高爾基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作為報告的題目。青年們沒有知道，以為講的是“流血星期日”^①和几百個度

①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下令槍殺請願工人的一天。見聯共黨史第七十九頁。

誠的俄羅斯人怎樣由一個神父領頭整隊去見沙皇，而沙皇的回答是命令兵士向他們掃射。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上是把事件作這樣解釋的。至於“流血星期日”繼續了差不多一年，俄國一些大城市里，工人們跟軍隊和警察對抗了好幾個月，對於這些，廣大群眾是一無所知的，也許，黨的領袖們不反對讓他們繼續安於一無所知。不管怎樣，黨的領導是不喜歡這個題目的；可是正因為這樣，莫爾頓特地選擇了它。

“這倒是一些新鮮的東西！”一些年紀大一點的人感嘆着說，“類似這樣的話，咱們以前從沒聽到過！”

可是這些事顯然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正正經經的聽眾顯然只居少數。聽眾列坐在一些狹長的桌子後面，上面鋪着白紙，擺着咖啡杯，象過節日。會場里相當嘈雜，聽眾的腳動個不停，彷彿在練習跳舞；青年人中間，有的交頭接耳，噁噁喳喳，別的一些人，想要聽，向他們發出噓聲；有的在紙做的台布上画画，把畫的東西指給旁坐的人看。許多青年男女彼此做着眉眼，把紙條子拋來拋去，彼此隔着肩膀讀着，發出嗤嗤的笑聲。

莫爾頓打斷了他的演說：

“喂，念响一點，讓我們也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他挖苦地說。他們窘了，安靜了一陣。可是不久又重新吵起來了。

莫爾頓終於忍不住了，他立刻給他們這樣一個教訓，教他們久久不會忘記！他說了半句就中止了，把筆記紙片收拾起來。

“讓我對你們表示感謝，”他气得滿臉通紅地說。“人家到這里來，象對人一樣對你們講話，而你們的行為却象一群喜鵲，吱吱喳喳，嘻嘻哈哈，彼此作弄。对不起，你們玩你們的，用不着我夾在里头！”他气得发抖，向大門口走去。

會場的後面傳來一個年青人的响亮的嗓音：

“莫尔頓叔叔！莫尔頓叔叔！” 斯文一烏吉哈跑到过道上。
“不要走！”他恳求地說。“我們会把那些打扰的轟出去！”

許多人集合到他身边，其中也有自己就是引起混乱的人；他們的臉都窘得通紅。

“請您講下去！”他們恳求他。“我們很愿意听您講！”

“那末先把耳朵打扫一下，”莫尔頓回答得稍微平靜了一些。
“可是現在我不行；在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喝咖啡罢，然后靜靜地和同志們把你們中間所发生的，并且使你們有墮落为哑巴牲口的危險的事情弄弄明白！”

“他們向来是这样的，只知道抽紙烟，寻开心！有很多人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很高兴，可是其余的人馬上就取笑他們。前天父亲在这儿作报告，經過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父亲沒有作声。你今天給了他們狠狠的一下嘴巴！”斯文一烏吉哈高兴得跳起来。“他們請你来是想装装样的，象飯館里的音乐一样，在演奏的时候，大家依然可以談天。”

“你們为什么給自己选这么一个主席？”

“唉，是領導上給我們派的。他是我們青年团奥尔呼斯地方的主席，在那儿他的行动很激烈，紅得吓人！給他过几次警告，沒有用，就把他調到这儿。現在他是在試用期間。他是一个非常会钻营的人，你可知道，他还想进国会呢。要是态度表現得好的話，大概是会进去的。”

“你們为什么不把他罢免了，另选一个呢？”

“那我們就得不到党的津貼了！我們差不多全是学生，莫尔頓叔叔，你自己会懂得，所以……維持青年团是要化錢的。不过我就要退出这个团了。”

“你还是留在里面，激励別人。跟你父亲談談，这事該怎么

办，他是一个有經驗的組織家。”

“父亲說，照目前的样子就很好！我們必須作为党的預备学校，不过是練習行軍，其他一切他認為都是无謂的。如果你把自己的意見說出来，他就笑了起来說：‘你們瞧，雞蛋来教导母雞了！’曾經有过一个时候，工人們把父亲叫作‘閃电’^①，是真的嗎？”

莫尔頓点了点头。

“你父亲負着重大責任，他必須仔細考虑一切事情。”

“你也这么說，完全和別的人一样，”斯文一烏吉哈失望地叫起来。“你們全是这个样的！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嗎？我們不得不一声不响，听凭年紀大的人支配。可是你难道以为有什么人喜欢这样嗎？要是稍微了解一些情况的人，誰也不喜欢这样！你不該說这样話。”

“不錯，这在我这方面是不妥当的。”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不看見嗎？我替你的父亲惋惜，曾經有一个时候，他是那么出色的一个組織家！如果象他从前那样，你会成为一个好汉子！”

“我也希望这样；我們青年人是完全不預备充当老大亨們的尾巴的！”

这个輕蔑的諱号使莫尔頓感到惊奇。他听說，德国的工人們把他們的目中无人的領袖們叫作“大亨”。难道反对改良主义的风气，丹麦的青年們也沾上了嗎？

“你把我也算在老大亨里嗎？”他問。

“你剛才說到……責任和这一切等等……可是一般說来……我們是信任你的！你象彼得·特雷叶，不錯，不完全象，

① 見第二十六頁注。

可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好汉子！”

“对，他是好的。可是你不会记得他。”

“当然记得！我非常喜欢他。他那么认真。后来为了自己的报纸，他把一切都牺牲了，简直挨饿。在反对派里他们也是这样干的；为了自己的报纸，他们一点都不享受。老实说，我已经是他们的一员了，我在青年团里今天是最后一次；我要听你的报告！”

“喔呵！关于你加入反对派的事情，你父亲怎么说呢？”

“他还没有知道。他知道的时候，会有一场吵闹的！可是我参加什么党，与他什么相干？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拿了无产者^①到他那里，向他替报纸募十克罗纳的捐款。”斯文一乌吉哈笑了起来。“我已经替报纸募了许多次捐了。你可知道，这真了不得：竟有人把一星期的工资，全部捐出来，仅仅给自己留下买面包的钱！前天，一个拐腿的老鞋匠到我们的地下室里来，说：‘你们大概需要钱吧？这儿我把一星期的工资给你们，我只留下一点给我的肚皮，不然它咕嘟的太响了。’这真了不起！他赚三十二个克罗纳，把其中的二十五克罗纳捐给了报纸。”

莫尔顿听那孩子说，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俩向来非常融洽，可是斯文一乌吉哈象今天这样说得坦白，出于自愿，还是第一次。莫尔顿的郁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看见，这一个由于贝莱的一时迷恋而出世的青年^②将要成为一个强壮的、对人类进步满怀信心的真正的人，象从前贝莱自己一样。

① 反对派的报纸。

② 斯文一乌吉哈是贝莱和玛丽生的私生子，玛丽产后就死，爱伦把他收养了下来。）

“好象，你在无产者报社里已經完全是自家人了，”他說。

“我在那上头写过一些关于青年人的短文，”那年輕人得意地說。“你可知道，有一回我居然騙到有利于報紙的一笔巨款呢，整整二十五个克羅納。”

“真的嗎？你干了什么呢？”

“这是相当好玩的一回事，然而也使人作嘔。这些錢我在一晚上一下賺到的。随你去搜索枯腸，休想猜得着。你可知道，在格蘭涅街住着一个专放高利貸的可厌的老家伙，他各种各样交易都做：銀子、瓷象等等。他有一片漂亮的店鋪，玻璃櫥窗里摆着金表、金別針。那卑鄙的老家伙还亲自追求男孩子們，那些做手艺的学徒。他的地下室里有一間堆旧家具的棧房，他把男孩子們誘到那里去。他把錢藏在某一个角落里，有时塞在軟的家具的套子里。男孩們竭力搜尋那些隱藏的錢，他自己看着暗笑。誰找到了錢，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可是照例是不可能尋到的。

“在这个故事里最最令人噁心的是：孩子們必須听那老头子的吩咐，把他折騰到把暗藏錢的地方說出来为止。孩子們可以把那老头子打，擲，一直到他筋疲力尽。簡直是古怪的癖性，可不是？我的伙伴們早就邀我到那儿去，可是我不愿見这个令人作嘔的老头子。后来我决定，管他呢，我为什么不去試一下？这些錢不是對我們的報紙有用处的嗎？所以这个卑鄙的老头儿至少还有些用处。

“他的样子非常討厌：头上一根头发都沒有，头盖骨的紋路，象嬰孩的一般，很容易辨得出。滿头都是伤痕。你要知道，他的肚子和背脊上的皮色，象死魚的肚皮。他有一个老大的鈎鼻子，象一个地道的巫婆，他望着男孩子的时候，老是舔着嘴唇，象要把他們吞吃了似的。‘你是新来的，’他說，把我渾身撫摸着。我

突然想起了‘亨塞尔和格莱特’^①那童话里的巫婆，她为了要知道脂肪多不多，也先把孩子们抚摸过一遍。‘唔，咱们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那老头儿咂着嘴唇向我说。‘你如果把我按摩一会儿，可以得二十五个克罗纳！’他侧着头，装出一副讨好的神气。

“你不用怀疑我怎样地按摩他！我开始用足力气拿鞭子抽他！可是他却感到舒服；眼泪从眼睛里淌出来，在他的脚边积成一汪水。老头儿的背上都是青块、疮疤、伤痕，这是孩子们用力摔他，有时还用点着的纸烟烧他留下的。

“你可以相信，他继续坚持着，使我大冒其火，几乎要吼叫出来，可是正如常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个人在盛怒的时候，就会妙想天开。那老头儿是叫人把他捆起来的，好使他不能抵抗。我把他拖到自来水龙头下面，把他安排得恰恰让冷水慢慢地滴在他的秃脑袋上。我在一本什么书上读到过，中世纪拷打俘虏是这么办的。老头儿开头还笑，后来扮着鬼脸，最后象疯子一般嚷起来，求我把他松开。我同意了，可是有一个条件，要他说出钱藏在什么地方。开始他还想骗我，可是后来他全盘讲出来了。我找到钱，立刻就跑掉。那老头并且怪得奇怪。莫尔顿叔叔，你可见过这样的人没有？”

“嘿，可怜的家伙，”莫尔顿放声大笑，这故事他听得非常有趣，“怎么，让他这样捆着吗？”

“我把二十五欧耳给了一个小孩，叫他到地下室去把那老头儿放开。哎，这个多么叫人恶心的老头儿！你倒向他看一下！偏偏这样的坏蛋多的是钱！这些钱能办一份多好的报纸！”

① “亨塞尔和格莱特”是格林姆童话里的一篇，亨塞尔和格莱特是童话里的主人翁，一对男女孩子的名字。

“我瞧出来了，你是一个好汉，”莫尔顿说。“可是咱们闹到哪儿去了？”他跟孩子谈话出了神，没有注意转上了错路。斯文一乌吉哈笑了起来。

“咱们走到勃罗戈尔广场了。莫尔顿叔叔，你很有点心不在焉，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别生气，我是有心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我一直想把你带到时钟社里去，现在咱们到这里了。进去转一转，好不好？你就是望一下也行。这儿大家都很知道你，你写的东西，他们都读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你就是不够激烈一点。他们中间，有真正的赤色分子；‘铁甲车’^①把他们推撞的时候，他们就予以回击。他们很愿意立刻把一切东西翻过身来。”

“哈，你这个调皮家伙！”莫尔顿说了就跟在孩子后面走。

他们穿过院子，走进一个地下室。一间狭长而光线不足的房间，本来是空关着的棧房，现在里面坐着二三十个人，差不多全戴着便帽。凳子和桌子都是自制的，是用没有鲍光的木板钉成的；房子里一片霉气和潮气。他们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没有立刻注意到走进来的人，过后才向他们点点头，可是并没有停止争论。莫尔顿和斯文一乌吉哈挤到后面一排，看见别克律师坐在角落里，给一团烟气笼罩着。他把手掌放在耳朵边听着，向莫尔顿示意，请不要打扰他。他们在他旁边坐下来。主席中止了辩论。

“这是克雷歇扬，”斯文一乌吉哈悄悄地說。

莫尔顿自己也認識他。

“对于偶然到这里来察看一下风色的客人，咱们照例是不作声的，反正他们是别党的党员，或者是普通的间谍。到咱们这儿来的人很多，有几个人是为了无聊。”主席向别克律师那一边瞥

① 見第八十二頁注。

了一眼，用他的粗糙的手理了理头发，然后用更加柔和的声調接下去說：“但是今天莫尔頓到咱們这儿来了，这可是另一回事。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如果咱們对他生气的話，只是因为他沒有加入到咱們中間来。讓咱們对他說：‘欢迎！’并且請他参加咱們的討論。那末，同意了吧？”他沒有等到到会的人表示贊同，就接着把臉轉向莫尔頓說：“我們在談到国家这个問題。已經得到一致的結論，它永远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咱們必須把国家消灭，否則永远不能替人民大众爭取到人的生存条件。莫尔頓，对这个問題你怎么說？你不是被認為革命者嗎？可是听說，你似乎坚决要把一切交給国家手里。”

莫尔頓站起来，开始慢吞吞地說：

“我不是到这里来辯論的，而是来亲自听听你們的意見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承認；我認為对工人們說来，国家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机构。所有其他階級都依次証明了它的有用，为什么輪到咱們，就不去夺取它，利用它，靠它的帮助来清算其余的階級，建設一个沒有階級的社会呢？咱們不要象愚人島上的居民那样，因为他們中間有一个人給斧头伤了自己的脚，就把所有的斧头都抛在海里。”

各方面都有人站起要求发言，可是克雷歇揚威严地在桌子上捶了一下。

“同志們，坐下！”他嘎声叫道。“不可能大家同时說話。”

莫尔頓笑了起来，說：

“这也是給你們一个証明！事无大小，必須要有秩序，否則結果一团糟。所有的生物都靠秩序，靠不同分子的協調配合而生存的。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这样。”

“当然需要秩序，那就是說需要理智，”那律师打断了他的

話。“可是這些人的活動是被感情支配着，和小孩子一樣。”

“別克律師發言！”克雷歇揚叫道。

“是的，說實在話，我的想法和莫爾頓的一樣。”別克沉重地站了起來。“說我到这里來，是因為在旁的地方感到無聊，却並不完全真實；在这里我也一樣感到無聊。可是一個人在咱們所生活的該死的窟窿里感到無聊，却不能抱怨。我是一個在從事尋找的人。應該告訴你們，我在尋找……可是這兒什麼都沒有，連象一杯啤酒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也沒有！唔，假定，這在別的地方還可能找得到。可是我還在找尋另外一些什麼。”他慢吞吞地向在場的人打量了一下。

“你找的究竟是什麼呢？”人們向他高聲叫喊。

“我找的是什麼？我在找神，要是你們願意知道的話。”

四面八方都哄堂大笑。

“不錯，你們嘲笑他。可是如果一個人的肚子作鬧起來，那時就不笑了，可不是？如果太陽忽然想起離開了它的軌道，跑到鬼知道什麼地方去了，咱們也就不会笑了。一切系于領導的原則，在一個人這樣，在整個宇宙也是這樣；這個原則隨你愛怎麼樣叫，在舊時叫作上帝；咱們這些現代的理智崇拜者，把它叫作秩序。一切事物都有秩序和計劃……而在人類社會里呢？你們中間有沒有什麼人敢賭咒，說他下星期會有一塊面包吃，我說的是實際的工作。人應該是一個上帝，而且能支配一切，可是咱們看到的是什麼。一小撮壞蛋和無數游手好閑的人，我自己就是屬於後者。但你們不是要什麼東西嗎？你們象普羅米修斯①，他也不

① 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神，因盜取火種給人類，被宙斯鎖禁在高加索的山岩上。

愿意安于现状，希望自己成为上帝，就是说成为秩序！可是这需要智慧，单靠心的颤动是不够的。我的想法大约是这样：也许恰恰是他们将在生活中建立起秩序来；所以我到这儿来。可是你们要在你们未来的国家里造成更大的混乱，而把健康的思想完全抛弃！”

“我们不要任何国家！”人声轟然叫了起来。

“见鬼！一个调度的中心总该有的吧？”莫尔顿插嘴说。“即使在最小的机构里也是有的。否则一切都会崩溃消失。”

“我们不要人来指挥我们，因为那时候旧的历史又将重演。在一切事情上，每人都该有决定权。”

“咱们来强迫胃去看东西，让眼睛来消化食物！”别克尖声笑了起来。

主席坐着微笑；不大容易了解他站在哪一边。

“克雷歇扬，你发表一些意见吧！”人们向他叫喊。

“我以为咱们对于今天的晚会应该彼此表示感谢，然后分别回家，把一切从容考虑一下，”他回答。

来宾接受了这个暗示，分头走散。

“呸，见他的鬼，听腻了！”别克同着莫尔顿走到街上的时候说。

“他们决不是这么蠢的，”莫尔顿反驳他。“在某些事情上思想有些混乱，可是他们是聪明的小伙子。您要在职工会工作和生产上观察他们！他们象狗一样抓住了改良主义者，把自己对他们的评价塞到他们的鼻子面前；他们在工人宿舍里做着鼓动的工作。曾经写过那么动人的文章，讲反军国主义的伦理道德的国防部长，现在用最粗暴的手段来把他们关进监牢，他对咱们方才看见的那些青年，并不很高兴。您不必怀疑。可是在政治

方面，他們純粹是小孩子。”

“那末这是使出身学生会的那个老道德家^①害怕的一班人，凭这一点，我赞赏他们。可是怎样的一班听众呀，不是吗？但愿每人手里有一杯啤酒才好！说真话，他们这一开头很对。可是注意，我想喝一杯了。”别克站住了向四边张望。“刚才和您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上哪儿去了？”

“他留在那儿，他是属于反对派的。这是貝萊的儿子。”

那律师哆嗦了一下。

“看罢，请看罢，这是父亲的罪过！是呀，有年纪的人们毕竟不得不思索一下了！真的，多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人越是老起来，越变坏？您那貝萊在当初不是也很值价的吗？”

“我想，主要是害怕在作祟，”莫尔頓说。

“害怕什么？害怕物质上的困难么？可是人们恰恰在到了丰衣足食的时候变成反动分子。”

“在某种情况下，大概是害怕后果，怕自己负责任。咱们的一班领袖对前途看不见任何远景；他们只看到眼前一片空虚，一片可怕的‘无主的国土’。”

“鬼知道您正在形成怎样的一种哲学！可是听好！您自己不是已经在向这一片张着大口的空虚，您所谓可怕的‘无主的国土’探视吗？”

莫尔頓点点头。

“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

别克哆嗦了一下。

“对呀，把眼光投射在混沌里；投射在从古以来的迷雾里面，

① 指上文的国防部长。

可以說生活是沒有樂趣的。可是還比咱們在里面掙扎着的那個泥沼好。但是我非找一點什麼吃不可了，今天一整天沒有吃喝過。”

莫爾頓急于要回家。

“可是到處都關上大門了，”他說。

“我認識一家啤酒店，會放咱們進去的。咱們可以適適意意坐着，對酒聊天；得跟您說，我非常喜歡您！可是既然您不高興，那末請您給我兩個克羅納，這幾個錢您反正得化在我身上的。”

十二 莫爾頓全家到了城外

“哎，我睡得很不好，小娃娃一直不肯安靜，”薇拉給打門的聲音惊醒過來說。“莫爾頓，多謝你給他算一算帳。今天是星期，得給他五個歐耳，碗盞櫥里拿罷。”

莫爾頓立刻醒了。他一直坐着做工作，睡得很遲。他開門，把挂在拉手上的小包取下來，里面是兩個小茴香面包，兩個小圓面包。反正已經起來了，莫爾頓就動手煮咖啡。

“面包師傅真能把他的小圓面包塞進鑰匙孔里的；它們這麼小，剛好穿過去，”他托着茶盤進來，說。

薇拉笑起來。

“你老是攻擊他們，”她又不象惊奇，又不象高興地說。“要是你掌了權，商人們該倒霉了。啊，坐在被窩里喝咖啡多舒服，覺得自己簡直是一位闊太太了。莫爾頓，你是一個好丈夫。”

“人就是用好話來騙傻瓜！”莫爾頓微笑着回答。

薇拉過了一會說：“咱們現在有女傭人住的房間了。咱們不好認真考慮一下，用一個女孩子嗎？只是必須是年輕而價錢不貴

的。”

莫尔顿不馬上回答。年輕的女孩对家务什么也不懂，薇拉，又是什么人都不会訓練。特別是他們的小女孩，必須交給有經驗的人手里才好。

“讓我們試試看，把我的母亲請到这儿来罢，”他說。

“她喜欢孩子嗎？”

“所有劳动階級出身的妇女都是喜爱孩子的。只有你們小資產階級的姑娘，对孩子們才不感兴趣。”

“哎，我不愿意再有第二个了，”薇拉哆嗦了一下。

小女娃在竹床里翻身，接着哭起来。

“小姑娘也想吃了，”莫尔顿說着把她抱到母亲身边。

小娃娃含住奶头吮了一会，把奶头吐掉，又哭起来。

“她完全不吮奶头了，得去买一个奶瓶来。”

“也許她尿湿了？”莫尔顿解开裹裙：孩子身上的皮烂的通紅了。

“你知道，这是完全不應該的，”他把手放在小女娃的背脊上讓她凉一凉。“你怎么不感到羞耻的！”他非常气憤地說。

“你最好去看看咱們以前住的地方彼得逊家的男娃！彼得逊太太說：‘对他們是毫无办法的，吃奶的孩子常常撒尿。’”

“得啦，这是你什么上头弄糟了！爽身粉在哪里？”

爽身粉用完啦，最后一点粉薇拉昨天把它用掉了。莫尔顿拿过扑面粉来就在小女娃的屁股上扑，薇拉坐在床上，愁眉苦臉地看着他。

“我的好粉哪！”薇拉开口說，几乎要哭出来。“你还用我的粉扑，这是我用来扑臉的喇！你这个人多坏！”

“我以为孩子的身体，比你的臉还要紧！”莫尔顿繼續起勁扑

着，可是他已經在懊悔自己的急躁了。“可是你安心罷，我另外买一个粉扑給你！”他干脆地补了一句。

薇拉一下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

“啊哈，那末給我买一个藍色的珐琅香粉盒，那种貝壳式样的。爱斯吉尔街一家大的化装品公司有得卖，連粉和其他一切，总共不过五个克罗納。姊姊就有这么一个！”薇拉一只手攔在莫尔頓的肩上，好奇地看着他給小娃娃包裹裙。“你生来該是个女人才对，”她突然說，而且笑了起来。

“为什么呢？对于一个嬰孩，一个无力的生物，男人同样会体验到怜爱。这是自己的責任感和义务感的問題，完全不是性別的問題。”

“那么，我是沒有責任感的嗎？”薇拉一时間愕然望着他。“啊，你完全不了解我！我說不上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想到我姊姊的时候……象她才是过着生活哪！每逢她表演的晚上，人家請她上館子，送她花和好看的礼物。闊人們簡直为了她发瘋。大約，男人中間只有你不爱她。”

“我希望这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她非常好看，比我好看得多，而且非常聪明伶俐。在她面前，我簡直是一个傻瓜，可是你不是爱我嗎？”

“你完全不同，你沒有出卖你的身体！”

“啐，你怎么能講这样話！姊姊也不干这样的事的。”

“你真的以为人家請她吃飯，送她礼物，是仅仅为了她的美丽的眼睛嗎？”

薇拉惊奇地瞅着他。

“可是怎么說呢？他們喜欢她嘛！达格瑪尔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永远不相信她会……你要知道她非常害怕怀孕。”

莫尔頓聳了聳肩膀。他們在穿衣服的時候，他一聲不响，很严肃；薇拉口里嘈个不停，一直看着他：他还在生气呢？还是仅仅在想他自己的工作？

“我把手伸給你，我保證不再忽略爱莉莎了，”她走到他身边說。“爸爸說，要是對一件事許下了，而且伸手作了保證，那就是一定的了。假使你把你母親接來咱們這裡，我大概能幫你抄寫了。”她抱住他的頭頸，她的兩手這樣又溫暖、又柔軟地緊抱住莫尔頓的喉嚨，使他氣都喘不過來。“那末你不再生氣了，對嗎？”

生氣？對薇拉長久生氣是根本做不到的：她簡直把他攪得糊里糊塗，他屈服了。

他們決定上森林里去，現在天氣的確轉暖，山毛櫸放青了。

“這時候森林里一定妙得很！咱們帶上一大籃子食物，好够整天吃。不要忘記盡量多帶些尿布；咱們在那兒尽可能多耽一些時光，爱莉莎需要晒晒太阳。”

“我難道不需要晒太阳嗎？”薇拉的口氣很不滿意。“你老是只想着孩子，要知道我也是人呀。你只要想法讓我晒到太陽，你看，我皮膚就會黑起來了！”她又跑到他身邊，雙手抱住他的頭頸，吊在他身上，兩隻腳在空中蕩着。“你應該愛我過於愛所有的人！”她在他臉上咬了一下。

聽見一陣門鈴的聲音，斯文一烏吉哈走了來。

“可以讓我看看你們的小寶寶嗎？”他喘息才定，走進門堂就叫起來。他是來請他們到曙光村去吃早飯的。

“父親有事必須和你談一談，”他意味深長地對莫尔頓說。“咱們在走廊上吃早飯，咱們把小娃娃放在園里晒太阳。她可以在那兒爬來爬去，草已經够長了。”

“哦，這個她还小呢！”莫尔頓溫存地瞅着他；他真的喜歡這

个小家伙。可是莫尔顿今天沒有心思跟貝萊作冗长而沒有結果的爭論。“我們准备上森林里去，”他說，“我們必須和一个人在那儿碰头，而且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向你爸爸媽媽問好，謝謝他們的邀請。”

斯文一烏吉哈幫莫尔顿把搖籃車从楼梯上搬下来。他低声說：“我很可惜，你不上我們那儿去。我了解你；現在跟爸爸在一起，沒有多大意思，他全都知道！”

那末，小家伙已經受過譴責了；他騎上車子上路的時候，莫尔顿望着他的背影。幸而他的神气一点不失望，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孩子！

在車站上，莫尔顿买了几份報紙。

“你給我买了晚报沒有？”他們坐進車子的时候，薇拉問。这是她所看的唯一的報紙。

莫尔顿不愿意化錢去买这份下流的報紙。

“这报上，除了叫囂的标题下面写着恶意的造謠以外，什么都沒有，”他說。

薇拉放下車窗，把卖报的叫过来。

“我希望，我有权利来自己决定看什么报，”她一边打开報紙，一边說。

“那自然。可是，亲爱的薇拉，这的确是一份非常下流的報紙，”莫尔顿向她劝說。“它只是在激起对工人們的憎恨。这是一份肮脏的報紙。我不懂，你的父母怎么会去看它。”

“有很多工人买它的，”薇拉生气地回嘴。“你最好郑重一点，不要把我爸媽看的報紙叫作肮脏的報紙！”

“可是它实实在在是肮脏的。这家報紙天知道接受了从哪些混浊的源泉里来的津貼，拿来专供那些地下室的住戶看的。它

的主要任务就是激起象你爸媽那种沒有社会地位的人們对工人的憎恨。”

“我的爸媽完全不是‘沒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們是商人。”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話，那末是小資產者！你自己不是說，他們掙的錢比一个普通工人还少嗎？”

“可是这是一种不公道！而且工人們还在希望得到更多的工資。”

莫尔頓笑起来。

“只要能踞高临下来看人，那末一切都是合理的，这就是小市民的观点。相当多的人抱着这种观点，你的爸媽有的是出色的同伴。唯一足以使一个教授对社会大起反感的是，工人們掙的錢和他一样多这一个思想。”

“可是这也实在是公平，你难道不覺得嗎？”

“对呀，跟工人比起来是这样！可是教授沒有想到把自己的收入跟大商人或大的金融資本家的收入比一比。因此他是一个市僧，他向有錢的人搖尾乞怜。”

“这个我不明白，”薇拉支吾其詞地說。“可是不能讓所有的人都提出越来越大的要求喲。”

“为什么不呢？你自己就希望我多掙一点錢。”

“那是完全另一回事！可是工人嘛？而且他們的人数又过多。”

他們第一次認真討論起社会問題来，莫尔頓的兴致慢慢的来了。平常薇拉总是避开这些題目不談，可是今天她真的充滿着一种斗争的情緒！她終于关心起某种事情来了，莫尔頓在这里看出了好的預兆。

“为什么你老是叫我們市僧？”她从報紙上抬起头来，突然

問。“我們并不比別的人壞！”

“那自然。可是你們的特点在于不愿把任何东西分給別人，”莫爾頓开玩笑地回答。“你們仿佛害怕破坏世界經濟的均衡，因此希望把一切东西归于自己，所有其余的小人物讓他們滿足于他們現有的很少一点。还有这么一层：你們的邻居也能得到的东西，你們即使有了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当你們没有什么值得他們羨妒的时候，你們也就沒有藐視他們的理由了。”

薇拉恼怒地摇摇头。

“大約凡是人都是这样的。”

他們走进克蘭本堡，經過植物园，向爱尔米塔日走去，一路都是她推着車子，連碰都不給莫爾頓碰一碰。

“难道你以为我會讓我的丈夫在大庭广众之間推搖籃車嗎？”她說。

莫爾頓微微一笑。

他开玩笑地說：“讓人家以为我参加了妇女阶层了。”

“不——，他們会猜想你怕老婆，可是我絕對不愿意这样。”

他們在爱尔米塔日附近找到了一块舒服的地方，是旧时猎人的土堡，那儿展开了整片小草原。莫爾頓把孩子从搖籃車里抱出来(这是得到了允許的)，在手上抱了一会，然后把她放在枕头上，讓只有小臉兒晒不到太阳。

“讓爱莉莎自由自在活动一下罢，”他一边解着裹裙；一边說。

“天哪，她一下就搞脏了，給走过的人看見！”薇拉說，可是沒有去阻止莫爾頓。

太阳照在弯曲的短腿上和嬰孩的赤裸的屁股上，看上去她很喜欢这样，蔚藍的小眼睛望着上面，四肢起勁地摆动著。

“看着教人猜想她懂得什么似的，”薇拉突然对孩子感到兴趣起来，說。“莫尔頓，还是給她遮盖一下吧，她全身都給人看見了。”

“給人看見的就是上帝創造的那些，而上帝就是我！”莫尔頓抱住薇拉吻了一下。“啊，亲爱的，你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世俗女子！”

一小群一小群的游人在草地上散坐下来，他們穿着五顏六色的夏衣，很象許多花坛；青年人玩着球戏和跳背戏。远一点地方可以看得見松德海峡，張帆的白色游艇清清楚楚浮現在它的背景上，在很远的地方現出了瑞典的海岸。森林象一道闊边衬托出这一幅图画。了不得的好天气！

喂爱莉莎吃的时候到了，他們搬到一家林中飯店里去，讓薇拉可以隱避。他們自己在出发之前，結結实实的吃了一頓，可是也餓了。在城外食欲常常会旺盛起来。他們走进一个老看林人的小屋的亭子里，那看林人夏天就开着小飯店。他們給自己要了啤酒和咖啡；食物他們自己帶得有。

“桌子上齷齪，”薇拉說。莫尔頓拿一束青草来把它擲掉了。

“小媽媽，你給咱們准备了多美味的奶油面包！”当她解开籃子来的时候，他摸着她的手說。薇拉用一个感謝的眼光来回答他，虽然她心里想，奶油面包完全跟平常的一样。

人們从亭子旁边的小路上走过，树叶已經很濃密，看不見游人，可是談話的声音可以清清楚楚听到。那嬰孩每次都吐出奶头，把眼睛轉向那一边：她已經很伶俐；可以看得出，她仿佛在側着耳朵听他們說些什么。

“她也象所有的女人那样爱管閑事，”莫尔頓微笑說，他的眼睛里閃耀着父亲的驕傲。

突然他自己也側着耳朵听起来了，小路上傳來一个女人的微微嘶哑的高嗓子和一个很严肃，不象孩子的儿童声音。

“这是彼得拉·特雷叶和小彼得拉！”他叫着就从亭子里跑了出去。薇拉連忙把短衫扣好。

一会儿以后，莫尔頓带着她們进来了，这次会面使他异常高兴。

“吃一点东西，喝一点咖啡罢，”他說。“就請在长凳上坐。”

薇拉有些不高兴。他們两口儿在一起多好！可是立刻遏制了自己，亲热地款待她們。她們俩很可爱，都穿着淺色的夏衣，彼得拉·特雷叶手里拿一柄花边的阳伞。薇拉很欣賞它。

“我自己用旧伞骨鑲的，”彼得拉·特雷叶得意地說。“要是你有多余的伞骨，我很愿意給你同样做一柄。”

“幸而我們帶了很多吃的东西，”莫尔頓心里想，温存地看着薇拉。彼得拉母女大概也餓了：天知道，她們平常吃些什么？她們的臉看不大比丰滿了多少，可是母女俩穿的比从前好得多了。

客人吃点心时候，莫尔頓和他的小女儿玩，她抓住他的手，每次他湊近她的臉想搔她痒的时候，她就打算捉住他。那时候，小彼得拉也笑得喉嚨里咯咯地响：她的支气管炎至今沒有好。可是一般說来，看上去健康多了。

“她現在在戶外的時候多得多了，”她的母亲說明，“我們每星期日都到森林里去。彼得·特雷叶常說：‘不要放弃你自己能保存的东西。’”

“你們仍旧住在那边，可是这一所住屋对于你們两人都不适宜，”莫尔頓說。

可是彼得拉·特雷叶無論如何不愿意放弃她从窗口可以看得見的那些綠树。

她說：“樹木能使空氣潔淨。而且我必須住在靠近自己工作的地方。”

“全部問題在於你少不了那個射擊協會，”莫爾頓打趣道。

莫爾頓把她們倆生活艱難的情形告訴了貝萊的時候，貝萊就把彼得拉·特雷叶安插在市政廳里擔任打掃屋子的工作。

“可是我只管攆攆灰塵，做那些粗活還有別的人，”她驕傲地說。“貝萊究竟是個好人！”

“他待你們不錯，”莫爾頓承認她的話。“你們倆看起來好多了，臉黑了，並且有點似乎紅潤的樣子。”

“哦，我是搽了點脂粉，我不願意給人看起來比實際還糟，雖然彼得·特雷叶說，不必把缺點粉飾，應該拿本來面目讓人看。可是小彼得拉的紅潤是真的。”

薇拉衷心地笑了起來。

“這上頭，莫爾頓是不懂的。在他看來，只要是紅的就行，什麼都是真的。”

“好啊，好啊！你高興起來了，小媽媽，”莫爾頓拍着手說。

小彼得拉手里拿着一個大皮球。

“吃東西的時候，把它放在地上，”莫爾頓說。可是她把它更緊緊的往身邊按，時時用溫存的眼光看着它。這是一個漆皮球，上面漆着有趣的圖畫。

母親向他們說明：“我們在樹底下撿到的。她從不曾有過一個皮球，所以她這樣高興。”

莫爾頓提議：“咱們拍球去。”

小姑娘帶着害怕的神氣用她的大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里已經反映出五六歲的小孩子所不大有的那種生活經驗。

“會丟了的，”她一本正經地說。“也許一個什麼人跑來說，

這是他們的。”

“咱們去，咱們去，”莫爾頓把她拖在背後，走出亭子。“說不定你再找到一個呢，你的運氣很好。”

小姑娘更加吃驚了。

“我運氣好？”她掙脫了手，微微晃了一晃，茫然地立定了。

“是呀，是呀，穿着漂亮衣裳的一個真正好運氣的人！嘿，玩起來罷！”

小彼得拉的憂郁的小臉突然開朗了，笑了起來，把球拋出去。不久就玩得十分熱鬧。薇拉受到了他們的快樂的感染，也參加進去。彼得拉·特雷叶把嬰孩抱在手里，坐在陽光底下，滿有興趣地看着玩球的人。什麼人沒有接住的時候，她就笑起來，發出象鳥啼一般的短促的驚叫。

“彼得拉·特雷叶，來一起玩！”莫爾頓叫她。“小女娃可以放在搖籃車里。”

“不，不行，我心里亂得很，”她回答，突然變得非常嚴肅。她這樣突然的轉變，在莫爾頓看來有點不大自然，可是他依然走近彼得拉身邊：可能她一下子感到不舒服吧？

“唉，都是因為奧爾遜，我根本忘記告訴你了；就為這個，所以咱們在樹林里碰頭！”

“他怎麼啦？病了嗎？”

“不，還要糟得多。今天我們本來準備和奧爾遜夫婦一道到樹林里來的，可是怎麼也勸他不動，我們只好單獨來了。病了？他倒不是病，可是完全瘋了，那可憐的人。他神經錯亂了。我從市政廳下工回來，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幫幫奧爾遜太太的忙：我們沒有吃的时候，他們幫過我們不少忙。可是看見他這種情況，真是難過。他說的話，仿佛神志不清似的；不了解的人，也許

以为他害热病，說胡話。否則他就突然跳起来討斧头，叫嚷着要馬上去把住屋夺回来。斧头以至切面包的刀已經都藏过，不給他看見了。奥尔逊太太想方法使他安定下来，可是这毕竟是可怕的。有一天晚上，他打算跑去把工联会主席的脑袋劈碎，他說，他們不給他工作，都是他不好。幸而兒子們都在家里，总算好歹把他按住在床上。

莫尔頓的玩球的心思一下子都沒有了。

“我看，咱們該回去了。小娃娃要感到冷了，”他反复說了几遍。

他們馬上动身回家。莫尔頓从車站上直接去奥尔逊家里，托彼得拉·特雷叶陪薇拉回去。

他說：“你們在我家吃晚飯，我很快就回来。”

奥尔逊太太自己給他開門，她滿臉都是泪痕。

“你来了，多好，”她低声說。“我們每天打算叫人去請你，可是你自己事情很多，反正也帮不了忙。”

“我今天才从彼得拉口里听到。怎么，他很不好嗎？”

“今天他很温順，躺着一一直在輕声罵所有的人。沒有罵我，对我很温存，只要我不哭。眼泪他受不了。他以为，我因为他瘋了要杀死所有的敌人所以才哭，他說，这些魔鬼們是毫不足惜的。我看到他这种情形，怎么也忍不住淌眼泪。他罵所有的人：罵兒子，罵夺去他的住屋的那一班貪狼，罵工会，罵貝萊！他罵一切人，要把一切人消灭掉……真可怕，听着他罵人簡直难过！”

“这是突然起来的嗎？”

“怎么說呢？……他很久以来就郁郁不乐，有一年多了……不，快要两年了。自从接到勒令迁移的通知以后就开始的。我一直心里想，他把藏在心里使他痛苦的那些事情說出来就好了。

我还是不要那样希望才好！现在他都說出来了。可怜的人哪！可怜的人哪！”她哭得发抖。

莫尔頓找不出可以安慰她的話。

他把一只手放在她那哭得发抖的背上，低声說：“好了，別哭了！”

隔壁房間里有人在叫她；奥尔逊太太連忙擦干眼泪，提議莫尔頓跟她一道进去。奥尔逊坐在床上。

“你在跟什么人說話？”他疑心地問。“噢，你这个恶魔还没有餓足嗎？你在我的房子上賺了多少，呃？你受了人多少錢，不給我工作？媽的，把这里所有的都拿去罢，別打攪我！”

“他以为你是貝萊，”她悄悄地說。“他忽然認為，他的一切灾难都是貝萊的罪过。老爹，这是莫尔頓，”她高声說着，弯身向她的丈夫。“莫尔頓来探望你。”她的声音咽住了。

“哦——，这是莫尔頓嗎？”病人重新躺下。他躺着，用手指彈着鳥毛的臥褥，时不时拉着褥子，生气地咕囔着，对什么人不看。

“我很害怕他突然发作起来，孩子們恰恰又不在家。他力气大得可怕，咱們俩对付不了。咱們怎么办呢？”奥尔逊太太高声說。

莫尔頓使着眼色，要她說話声音低些，可是她搖了搖頭。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四周发生什么事，他一点都听不見，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了。可是咱們怎么办呢？”

“必須把他送进医院，讓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要他自愿，他是无论如何不到那里去的，可是我又不能允許人家硬来，弄得不好，恐怕要用繩子把他捆起来呢！”

“如果咱們能教他服一点安眠药就行了，”莫尔頓悄悄地說

出这办法来作为万一之計；他怕奥尔逊太太会反对。

“医生給了我們氯醛，可是奥尔逊不肯吃。”

“放在啤酒里怎么样，”莫尔頓說，同时对她霎了霎眼睛。

奥尔逊把紫脹的臉轉向他們。

“你們在那儿說些什么？”他疑心地問。

“我对你太太說，我很想喝酒。奥尔逊，你不和我喝一杯表示咱們老朋友的友誼嗎？还是你也在生我的气？”

“对你……对你……不——……”奥尔逊重新用手指彈着鳥毛的臥褥，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看上去非常憔悴，他的神气比之莫尔頓在职业介紹所遇見他的那一次更加迷茫了。

奥尔逊太太拿了两瓶啤酒来，一瓶給丈夫，一瓶給莫尔頓。

“祝你健康，奥尔逊！”莫尔頓兴奋地說着，把瓶嘴和他的瓶嘴碰了一下。“祝咱們大家前途光明！”

奥尔逊喝酒，沒有回答他的祝辞，也許他沒有听見。可是他突然把酒瓶从嘴边拿开，扮了一个鬼臉。

“他媽的，連啤酒里都孱上什么了！”他說。

莫尔頓回答說：“这是比尔生①的，照規矩是苦的。咱們来喝干它罢。老头，祝你健康！”

奥尔逊把眼光从他移到妻子身上，臉上的筋肉哆嗦着，仿佛想回忆什么似的。突然把瓶举到唇边，一口喝干。几分鐘以后他睡着了。

“現在得馬上叫救护車来，讓他来不及醒，”莫尔頓說。奥尔逊太太走去打电话。

莫尔頓等救护車来。他們把通向病人房間的門打开，坐在厨

① 比尔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城市，以酿酒出名。

房里。莫尔顿竭力安慰奥尔逊太太；她心緒很不安，时时扭着手。

“这时候需要鎮靜小心，現在一切靠你。孩子們按时給你家用嗎？”

“丽莎給的，男孩們就不这样按时了。他們自己也需要找一点快乐。”她重新哭起来。

“他們應該同时想到你。病可能拖一个时期，即使医院的會計处可以記帳，医疗总是花錢的。頂要紧的是奥尔逊病好了回到家里。他会好的，你瞧着罢！”

救护车来了。两个护士走进房間把担架砰一声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奥尔逊眼睛睜开了。看到护士穿的使他想起了軍装的那套医院里的制服，他哆嗦了一下，想抬起身来，仿佛要向他們扑过去似的。可是立刻倒了下去。

在路上，整堆人聚集起来圍住了救护车。有的孩子一直爬到踏脚板上，另外的吵吵嚷嚷跟在車子后面跑了一会。

“奥尔逊害热病，說胡話！”他們叫嚷着。

莫尔顿垂头丧气地回家里去。

十三 母亲的召喚

莫尔顿写了一个短篇，講一个为了要养活她挨餓的儿女而犯了罪的母亲。編輯大概認為这个短篇小說中有着替侵犯所有权的犯罪行为作辯护的地方，把稿子退回給他。可是这样一种拒絕登載的理由，他們当然不敢提出来的；他們把退稿的理由說成是題材太陈腐，已經引不起人們的兴趣。仿佛他們十分害怕陈腐似的！其实，任何平庸的短篇小說，只要是歌頌現狀的，他們都欣然接受。莫尔顿决心要获得滿意！即使这个短篇跑遍了

所有的編輯部，到处都給退回，最后他将把它交給反对派在无产者上登出来，反正他所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拿不到錢的。他必須把那母亲写成这样，讓每个人都懂得她做的不錯，使讀者不由得站在她的一边来反对社会。因此，如果資產階級的報紙或工人报居然接受了这篇小說，那是很好的。

薇拉吃过晚飯，躺下睡覺。最近一个时期，她覺得不大舒服。她的生理状况和行动，有各种迹象显示出她又怀孕了。也許莫尔頓錯了，不管怎样，她自己还没有怀疑到这上头，否則的話，她簡直要发瘋了。莫尔頓自己并不以为这事情是不幸，可是内心深处却不得不承認，能迟一点，也許更好一点。但是他决心要使薇拉相信，應該在結婚的头几年生育。可是薇拉根本不希望再有孩子。真是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思虑使他无心工作，他咬着鋼笔杆，眼睛凝視着灯，坐在那里。真討厭，他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象脚踏車一样，轉向一定的方向。爱莉莎把她的竹床弄得格格响，开始哭了起来。莫尔頓悄悄地走过去，看她怎么样了。她餓了，把食指和中指放在嘴里，她的臉色很不高兴。莫尔頓想給她煮一点麦糊，可是找不到碎麦片。于是他把小女娃从床里抱出来，放到她母亲身边。薇拉沒有醒，睡梦中把奶头塞給她。

莫尔頓站着，在微弱的灯光里看着她們。薇拉睡得多么香，簡直把一切都丢开了；女娃娃用力拉着奶头，可是不管是女儿或是丈夫，对于薇拉都是不存在的。竟能这样把亲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間完全抹去嗎？在昏暗中，她的肩膀和头頸似乎是金光灿烂的，她在睡梦中显得很好看，她的身上发出健康的气息。

这是健康嗎？对，这大概是生物世界所固有的健康；也許，他應該把自己的男女关系的观念重新审查一下吧？可是，他对

許多事情的意見已經改變了。簡直難以捉摸，實質上，他們之間，除了純粹的肉欲以外，共同的地方是多麼少啊！在對他和對孩子的關係上，薇拉非常善於保持她的獨立。女娃娃餓醒來的時候，她差不多從來不聽見的。莫爾頓走過去，把她抱起來送到母親身邊，薇拉連醒都沒有醒，早上還說，小女娃根本沒有教人注意到，通宵睡得很安靜。可是他，她的丈夫，不在她眼前的時候，她常常想起他嗎？他究竟在她的心里占有什麼地位？

這關係是不平等的，簡直不平等得不公道。她老是生活在他的思想里，儘管有時候僅僅使他操心和煩惱。不管多麼忙，他老是想着她，老是想着既不能解決，又不能擺脫，只能使他頭暈腦脹的那些隱秘的、不可捉摸的東西。一個問題屢屢在他面前出現：難道別的女人也是這樣的嗎？女人，當她並不為了男子而打扮的時候，根本就是這樣的嗎？差不多所有他所知道的夫婦中間，妻子總是和丈夫抱同樣意見的，不管是有意的迎合或是無意的附和。在這方面，薇拉是能夠保持她的特色的，相反地，她是她娘家的傳聲筒。可能還有第三種方式嗎？也許需要完全不同的一些社會條件，才能出現他所夢想的那種女人：平等的同志，同時又是自己的愛人，兒女的慈母。

他勉強回到為了自己的兒女而英雄地破壞了法律的那個母親這題目上去。可是他立刻記起了自己的母親，她才事實上過着英雄的生活！直到今天他到底在想些什麼？！從他回國的時候起，他一直沒有工夫到家里去探望她。不錯，他有時也寫過信，而且按時寄一點錢給她；可是除此以外呢？他心里沒有留給她一個溫暖的角落，可是對於別人却有！難道薇拉和孩子把她完全擠掉了？這一個思想越來越糾纏着他，而且變成了悲痛的自責：他忽略了一個應該比眾親近的人。

他曾經写信給母亲，請她搬来住在一起，可是沒有收到回信。他担心：莫非她搬了家，或者病了？莫尔頓决計搭第一班輪船上蓬霍尔姆去，應該去看看她在那边日子过得怎样，想法把她帶了来。

薇拉对这件事情毫不反对。可是，在收拾旅行包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母亲似乎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不愿意跑遍兰涅①去向人家打听自己的母亲住在哪里，那末，首先要找到揚斯弟弟。

还是那么一回事！莫尔頓認識那么多人，积极关心他們的命运，却沒有看見自己的嫡亲弟弟！他知道揚斯滿了师，把鞋匠的手艺丢了，在一只帆船上过着海上生涯，后来又回到陆上，在京城里定居下来做鞋匠，专接水手的生意。莫尔頓从来沒有遇見過他，只有一天晚上，在靴鞋工会里演講的时候，有人問他是不是有一个弟弟在新港，专接水手生意的。

莫尔頓就出去找揚斯，在新港的一个地下室里找到了他。他日子过得大概不怎么好，家里景况很寒傖，他自己还是象小时那样背弯弯的，很瘦弱，只有在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種新的、莫尔頓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东西，一种欢欣的情緒，仿佛他暗底里对什么东西感到高兴似的。他的妻子胸部平塌，精神衰敗。她在一只鞋子上打补釘，揚斯自己，站在修鞋机旁边上鞋底。

揚斯·姚根生見了哥哥并不显得高兴。他把一只蹇曲的手伸給他，一声不响，从头到脚的打量着他。

莫尔頓想：“他也沒有流露出过分强烈的骨肉之情。”他心上起了一連串使他激动的回忆：他的老家和那到处令人預感到灾禍的气氛；他的弟弟，性情虽然阴郁，常常会擋开母亲的責打，却

① 兰涅是蓬霍尔姆的首县，島的西部沿海的一个城市。

故意湊上去挨父亲醉后的鉄拳；还有那留着一綫“幸福”的額发的勇敢的貝萊。現在他对貝萊和貝萊的事业抱着怎样的态度呢？莫尔頓想要問，可是他忍住了；大概沒有办法和他暢談的。

“我是来向你打听母亲的，我好久沒有得到她的消息了，”莫尔頓帶着一点窘态說。“你大概和她保持連系的；你一直是她的寵儿啊。”他想討好揚斯。

可是揚斯的臉依然毫无表情；他重新动手干起活来，仿佛哥哥的到来与他完全无关。

“母亲嗎？她就象一个貧穷孤苦的老太婆那样生活着，”最后他冷冷地說。“不过，她現在住在医院里，我們沒法把她接到家里来，”沉默了一会之后，打量着他的寒儉的地下室，又添了一句。

这象是責备的口气，莫尔頓心上覺得扎了一下。

“她有什么严重的病嗎？”他低声問。

“对人世間的儿女說来，它也許是相当严重的，”弟弟用教訓的口气回答。“可是一个人和主生活在一起，对他說来，死完全不是不幸，如果时光到了的話。”

哦！莫尔頓現在懂得了弟弟眼睛里所有的新的表情。它差不多在說：“我得救了，可是你这个可怜的人啊，将要笔直的掉到地獄里去。”所以他和他的弟弟，将找不到一种共同的語言。

据莫尔頓了解，母亲大約是得了癌症。他沒有清清楚楚地打听出什么来。揚斯是不多說話的，莫尔頓想引逗他的妻子来参加談話，可是她根本不回答，只是盯住他看，仿佛是聾子哑巴。她的两臉是浮腫的，因此鼻子似乎塌了下去；可是两只眼睛是聰明的。当莫尔頓向她說話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显出聰明的狗子所有的那种表情。

莫尔頓不好意思馬上就走，設法繼續談下去，問他的弟弟，他航海的期間久不久，生意好不好。揚斯无精打采，含含糊糊地回答。有时地下室里来了主顧，有水手，有新港的小酒店、小飯館里的姑娘們，那时空气就和緩了些。莫尔頓看見弟弟对这班女人很殷勤，感到惊奇。他以同志的态度跟她們談着，不过偶尔叹一口气。这班姑娘对莫尔頓举止很随便，眼睛轉动着，而且含意无穷地使着眼色。

重新只剩下他們三个人的时候，莫尔頓說：“你的主顧各种人都有。”

“有罪的女人也能得救的，”弟弟严肃地，差不多带着教訓的口气回答。“在基督的脚边，抹大拉的女人不是也有她的地位嗎^①？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充滿着罪恶的，”沉默一下之后，他又补充說。

“对，上帝的儿女們也得生活，”莫尔頓笑着說。“可是，再見了，老弟，希望你一切順利。分別了好久以后，又能和你握手，是非常愉快的。”

当他和揚斯的妻子告別的时候，她好奇地看着他，可是一言不发。她很象一头受过訓練的獅子狗。

一个当地的“姑娘”在人行道上等着莫尔頓。风絞着她的薄薄的裙子。她濃涂艳抹，装着笑容，仿佛預示着不可言說的幸福。

“对不起，您似乎是女演員达格瑪尔的妹夫吧？”她一直走到

① 路加福音第八章說，耶穌周游各城各乡宣講福音，和他同去的，除十二門徒以外，还有被恶鬼所附、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几个妇女，內中有抹大拉地方的馬利亞。通常認為这个抹大拉女人就是第七章第三十七节那个用香膏抹耶穌的脚的有罪女人。在文学上常作为由娼妓成为圣徒的典型。

他身边問。

“您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事情呢？”莫尔頓稍微退后几步，反問她。——

“哎，没有什么！不过請你轉告她說莎娜向她問候，我和她小时很要好。她显然很得意了。你到哪里去？咱們一道走！”她一直走近他身边，几乎和他臉碰臉，她身上发出强烈的酒气。莫尔頓連忙轉过身走开。“哎呀，多可恶的自高自大的家伙！”她用嘶哑的嗓子在他背后喊叫。“还要自称无产阶级作家！”她繼續叫喊着，直到他轉进了海濱胡同为止。

这次訪問他的弟弟並沒有使莫尔頓安定下来，他对母亲的耽忧反而增长了。他走进坐落在近段的一家輪船公司，給自己定了一張船票，当晚出发到兰涅去。沿海岸的路上从松德海峡刮来寒冷的秋风。途中大概顛簸得厉害。

莫尔頓最近一次在他出生的島上逗留了一下以来，好多年过去了。在渡过这条熟悉的海道的时候，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搭客相当多，大多数是从那边，他的家乡来的。“家乡”这一个詞儿有着特殊的魔力。好久以来，莫尔頓連想都沒有想起蓬霍尔姆，現在重新又看見了它，覺得很高兴。

可是要在自己心里培养出一种区域主义的感情，他还是做不到；那些以出身蓬霍尔姆、日德兰或丹麦的某一个角落自豪的人，在他看来是可笑的。想把莫尔頓罗致到近年来日益增长的沙文主义运动的队伍里去的企图，都遭到了失敗。它仅是无孔不入的伪装的反动势力的一种。它必須把人們的注意力从重大的社会問題上轉移开，因而劝作家們把社会問題放在一边，从事于把这一时代的一切陈旧的过时的东西，如往事、故乡、民間舞蹈、古老风习等，浪漫化起来。人家經常埋怨莫尔頓不用蓬霍尔

姆方言来写作，却忘記了連丹麦語也还是一种傳布不广的語言。莫尔頓能坚持主張，他不愿意为了收入去歌頌外省，因为这也是沙文主义，不过規模小一些罢了。

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島上的情况，並沒有值得过份贊叹的理由，可是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听着老乡們声調悠揚的談話，依然是愉快的。他一会走到船梢，一会走到船头，竭力想和談話的人們接近。在这些有年紀的搭客中間，某些人他認出来了，他記得在兰涅当学徒的年头里看見过他們，那时候他們是写字間的職員，商行里的学徒。現在他們已經成为要人，他們的举止，仿佛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

不久，莫尔頓就确信搭客中間有几个也認出他是什么人。他走过的时候，他們彼此輕輕推了一下，交头接耳地低声交談起来。他听到了一言半句。

“这是大力士彼得的儿子！”一个上了年紀的搭客說，他那口气仿佛警告人：莫尔頓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噢，我現在懂得了，他为什么讓他的老母亲靠市公款来过活，”一个女人的声音說。

他回到故乡来的快乐之感本来就不太深，这些有意說来教他聽見的話立刻把它澆灭了。他回到了一个被自滿的情緒和流言籠罩着的地方，回到了一个每人知道其余人的一切底細，而且知道的只有坏事的島上！在这个島上，人們已經迫害而且毀灭了他的父亲，压倒了揚斯。那种該死的愛指責人的癖好，利用教会和聖經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教派主义的偏隘！在他童年和当学徒的时期，这个島也曾压迫过他，在离开这海岸的时候，他才初次呼吸到自由。現在他重新又掉到这窒息的环境里来了。

这些恶毒的話使莫尔頓受到了打击，它們打中了痛处，接触

到了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可是他竭力以自己的意志把这种感觉驱除掉。他难道有什么被侮辱的理由？这一批小人物，对于生活和生活的要求知道些什么？除了他们那些庸俗的流言蜚语，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什么。他如果愿意把自己出卖给他们，他也许会象一位伯爵一样，以闊人的身份回到家乡来，那时候，大家也许会向他献媚了！那时候，他们也许会为了他拚命，并且在碼頭上造起凱旋門来欢迎他了。那时候他真的不得不抛弃他的母亲，而这一件事也许会被認為他的偉大的凭証！不錯，他心里的确把她忽略了，可是这些胸襟狹窄的伪君子太过于陈腐了，他们不能了解这些事情；他们不得不捏造謠言，仿佛他没有帮助她金錢似的。可是这上头他恰恰是問心无愧的，尽管这种安慰是多么微弱。

媽媽，好媽媽！……莫尔頓突然一陣心酸，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他越想起母亲，越明白她一定感觉到自己非常孤单。为什么不老早把她接到他自己家里？从国外回来时，他立刻就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后来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也许害怕她过于拘束了他。

不管怎样，現在他是到她那里去，试图补救他的疏忽。而这一批蠢材是无论如何没有权利来指責他的。莫尔頓带着激怒的、挑战的神气左右顧盼；他是凶暴的，是凶暴而又不公道的；这一点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首先他要申斥他们，告訴这批人，他们都是些多么可怜的家伙。可是他们也许当场走散，在背后更加污辱他。他走进吸烟室，叫了啤酒和夹肉面包。

一張长桌旁边坐着六个男人，他们玩着紙牌，喝着苏打水冲的白兰地，全有点醉醺醺了，显然，他们都自以为是有身份的人。这是县里的一班事业家，商人和兰涅的代理商。他们彼此用取

位相称，談得很热烈。“喂！領事先生会把这一張吃了吧？”“我这一張是給船主先生的。”而且把个堂倌支使得团团轉。可是一看到莫尔頓，他們光彩的外表一下子消失了，几乎头碰头地挤成一堆，斜瞅着莫尔頓，开始嘁嘁喳喳起来，比女人家还爱管閑事，更爱听謠言。莫尔頓又冒起火来，由于妒忌，他們把父亲迫害到死为止，他們一肚子都是妒忌的心腸。現在又轉过来对他，对这个抱愧活着的儿子进行迫害了！不管怎样，嫉妒和誹謗，在这里他是估計得到的！

其中一个站起来，向他走过来。

“对不起，我不致于打攪您嗎？”他装着随随便便的神气說。

莫尔頓点点头，可是带着怒意直瞅着他。

“只是一个小問題，”那人用手摸一摸臉，躊躇地說。“我們剛才談起您，很感到兴趣：您通过什么考試嗎？”

“嘿，原来这个事情！”莫尔頓放声大笑。“沒有，我不是牧师，也不是教堂执事。”

“是，可是您不是在写書嗎？我們也在想，也許您經過普通人所不知道的特別考試吧？在暗中进行的？”在莫尔頓的嘲笑的眼光下面，他仿佛漸漸变得渺小了。

“不，我連中学毕业考試都沒有經過，”莫尔頓带着微笑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作品有点几片面。”

“对，对，那是可能的！”那个莽撞的家伙带着惋惜的神气瞅着他說。“可是您从哪里知道，別人，例如我吧，是經過考試的？”他庄严地挺直了身子。

“因为这儿各式各样想以此自負的蠢材都經過考試，”莫尔頓粗声回答，站了起来。那一个犹犹豫豫站了一会，想着什么心事，然后回到他的同伴那里。

早晨，莫尔顿一早走上甲板，夜間顛簸的航程使他睡得很好，晚上不愉快的事情都忘記了。和以前一样，左边铁槌海岬悬崖壁立的島屿和正对面的圣約翰教堂在海里出現，看起来一直是新鮮的。他和別的孩子老喜欢在教堂的陡峭的花崗石牆壁底下洗澡。一想到重新看見所有这些美丽的地方，心中就感覺到温暖。他決定繞着全島走一圈，探訪一下海龙根和史罗次龙根，也許一直爬到杜艾的白岩頂上。

医院里回答他的話相当謹慎，也許是他覺得这样。在去看母亲以前，他要知道她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結果在护士长那里打听到病人生的并不是一开头所担心的癌，是非恶性的瘤。在用热罃法消肿，所以大概可以免施手术。

他在老太太們住的一間排着七八張病床的統病房里找到了母亲。天哪！她改变得多厉害呀！瘦削的脑袋长在細长的头頸上，使她更象拔去毛的母鷄。她沒有想到会看見他，所以一下子沒認出他来，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她把他的手抓在自己滿是皺紋的、粗糙的、老年人的手里，悄悄地摆动着，竭力想把勃发的感情压下去，可是遏止不住，轉身向壁，哭了起来。

莫尔顿一动不动地坐着，仅仅輕輕地、温存地撫摩着她那由于哭泣而顫动着的瘦而弯的背脊。她抓紧他的手，又过了一会，把臉轉向他，含着眼泪向他微笑，那閃耀的笑容仿佛象太阳光。“我的好孩子！”她低声說，一面撫摩着他的肩膀。

他把薇拉和小爱莉莎的事情告訴她。

“你沒有把她們的相片帶來嗎？”老人家問。

可是莫尔顿身边沒有帶照片，他自己也感到奇怪。

她沒有把莫尔顿的手放下，目不轉睛地瞅着他；她那工作得疲勞衰弱的手在抖動。她一声不响看着他，快乐得象一个重新

找到了母亲的小孩。

“你在写书，”她骄傲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只有有学问的人才干这个。关于这事情我们谈的很多；有些人不喜欢这事。他们说，你还是做你的本行好，让那些生来写书的人去写。”

“跟父亲一模一样！”莫尔顿心里想。

“妈妈，你可以相信。我正是生来干这个的，”莫尔顿毅然决然说。

“你只写穷人。他们说，你大概除了穷人，什么都不知道。”

“不管怎样，正因为关于穷人我知道的比什么人都清楚，至于财主们，写的人很多，用不到我。那么，等你病好以后，答应搬到我们那儿去好吗？那时候，我来接你。”

她仔仔细细看了他好一会。

“一个穷老太婆住在你家里，你以为你的妻子会说什么话呢？她想来出身很好吧？”

“薇拉挺好的，她见了你一定很高兴，妈妈。再说，除了她还有小爱莉莎呢！”

老太太的眼睛发出亮光。

“真正当起奶奶来了，这我还没有经验过。两只手很想照料小孙儿女，有时候简直要哭出来。不错，我照料过小孩子，甚至还收留过，可是这都不是自家的。你那个小娃娃很壮健吗？”

“结实得象香肠！”

“那末，你的女人的奶够吃吗？”

“白天薇拉不喂她奶了，她用奶瓶喝牛奶和麦糊。可是小姑娘长得很好。最近三个月她体重增加不少，很喜欢奶瓶里的东西，只要你给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讲究实利的人了，再不放过机

会。”

“那是因为母亲的奶少，不够她吃，”老太太带着会心的神气说。“这些新派的妇女，要她们奶孩子是全不中用的，太娇弱了，可不是？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奶孩子，奶水就会减缩。”很显然，她不赞同已经造成的情况。

“也许薇拉又有第二个了，”莫尔顿为他的妻子辩护说。

母亲吃惊地瞅着他。

“未免太快了一点，”母亲说，“不应该这样，虽说我自己最初的五六年，也是一个接一个生下来。”

莫尔顿也感到不满；母亲有过几次小产，还有许多次数，他还不知道哩。现在他懂得了，薇拉为什么感到身体疲劳、生活沉重。

莫尔顿为了转变话头，说：“小女孩长得很好，看着教人高兴。我看，她将来象你，妈妈。”

老太太脸上露出快乐的光采。

可是她忽而把注意转向睡在病房对角的一个生病的老太太。她向那一边看了一会，突然掀开被头，把两只瘦瘦的脚从床上跨下来，莫尔顿没有来得及按住她，已经踏到地上了。她取过一只面盆，帮病人坐起来，扶住她的头，让她呕吐。

她回到自己床上，低声说：“可怜的，她生着癌，不管什么东西，吃进去就吐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按铃叫护士来呢？”莫尔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唉，你这个人，常常按铃的话，她们要生气的。我反正在这里，我能帮助的地方，为什么不帮一下忙呢？”

“不错，这一切都很好，可是要知道你也是病人，自己还需要

照顧。你不能赤着脚在地上走。”

“我不管病得怎样，需要終身劳动。你可記得，生你的妹妹喀侖之后，我坐在床上給你烤薄餅，烤了两个鐘头？你当然不記得了。可怜的小乖乖，可怜的喀侖，她一生沒有好运气！”她快要嗚咽起来了，可是忍住了，一声不响躺了一会，眼睛望着窗子。后来她又說：“要不是那个主任医师的話，我現在就能起来，他非常严厉。他走进来問‘她怎么样了’的时候，我們大家簡直怕得发抖。我們是不應該回答的，由护士长代我們回答。”她重又望着窗子。“这么好的天气，今年青魚的收成一定很好。据說今年秋天的青魚很肥。”

“媽媽，你不会再到港口去收拾青魚了！努力早早复原，那时候我来接你，带你到小爱莉莎那里去。”

“要不是那主任医师，我現在就能起来，”老太太沉思地把那句話又重說了一遍。“也許不这样，他就少了一笔收入。”

莫尔頓笑了起来。

“媽媽，你以为你們这里他对每人都是按日收費的嗎？”

“那我怎么能知道呢？”老太太回答着，也笑了起来。“我只知道我現在能起来了。孩子，你来了，我立刻就覺得好了些！”

莫尔頓得承認她臉上的确有了血色，眼睛也有神了。真的，生命开始閃耀出火花来了。

他在城里勾留了几天，可是沒有从事游覽；他对游覽的一切愿望都消失了。他在母亲身边消磨了不少时光，其余的时间，他坐在戒酒会旅館的自己房間里做工作。

在他离开的那天，他們允許母亲短時間下床。当他走来向她告別的时候，她激动得发抖。

“謝謝你来看我，”她低声說。“如果咱們不再会面的話，希

望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家人。”

“一到你稍微好一点，能支持旅途劳顿的时候，我就来接你。媽媽，你以为我欺騙你嗎？”

“咱們这样难得見面，”老人家的臉抽搐了起来。“簡直不能相信，以后将会天天看到你。”

莫尔頓負疚地覺得她有权利这样說。

开向哥本哈根的輪船，照例好容易才到达。在大炮台前面，风尽力刮着，撕着，吱吱啞啞叫着，带着吼声把輪船上的繩索震蕩，而且用这么大的力量扑上来，很难确定它是从哪方面刮来的；船只被风乱撕乱扯，弄得震撼不宁。在文島和朗特斯克隆島那个方向，應該是朝霞上升的地方，一片黑中透藍的烏云橫遮住整个天空，把冰雹一大捧一大捧地向甲板上抛来；风把雪珠子吹集攏来，象小小的龙卷风一样在空中旋轉，然后把它撒滿了一甲板。鋼的纜繩金鉄乱鳴，細船索被风鞭打着，跟响亮的噼啪声相应和，构成了整个乐队。莫尔頓习惯于都城里柔和的空气，立刻覺得寒风砭骨。这是一种非常的感觉！

街道上很泥濘，这儿显然經過了一場真正的陣雨。可是勃倫斯哈的草地，經過大雨冲洗之后，綠得非常鮮艳。奔跑着上学的孩子們，高兴得叫叫嚷嚷，把花园栅栏上的雪珠儿刮攏来，彼此往臉上搽，用来雪战是不够的，因为太少了。

薇拉把小娃娃抱在手上，出来開門。两个都穿着睡衣。

“我把你們从床上鬧了起来！”莫尔頓愉快地說。

薇拉見了他很高兴，可是娃娃的小臉儿那么无精打采，莫尔頓立刻心緒不安起来。她認出了是他，輕輕的从媽媽的手里滑出来挨向他，把張开的潮潤的小嘴偎向他的臉上，这是第一次的

微弱的接吻！一陣溫情的沖動使莫爾頓全身都發抖。他把她抱到手里，覺得她尿濕了。“謝天謝地，媽媽就要搬來了！”他心里想，可是什麼都沒有說，把大衣脫了，開始給娃娃換尿布。薇拉鑽進鴨絨被里看着他。

“你知道嗎？我不舒服，”她突然說。

“真的嗎？可是你可以把愛莉莎在身邊焐一會兒。她完全凍僵了，”他回答着把嬰孩放在她身邊。

十四 他媽的，他們到底為什麼打起來？

跟着一年年過去，丹麥國內的空氣越來越緊張了；人們習慣了長期的山雨欲來的局面，象過去安全無虞的太平時世一樣過着日常的生活。所以大家都變得更加無思無慮了：在外省，人們對打牌、跳舞比之聽報告更有興趣。莫爾頓在過去的一個冬天里，深信國內的集會完全被利用來做與原來目的無關的事。城市的居民比之往常花費更多的錢在坐酒店、上館子上面。大家被一種不安的情緒籠罩着，可是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正相信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可是風暴突然發作了，一聲槍聲使整個雪山崩塌下來。

莫爾頓這些時候正在旅行中，在日德蘭的那些露天集會上發表演說。他談到越來越使他感到不安的事情，想要說明歐洲那種緊張局面的原因。可是這個論題很難喚起聽眾的注意，反而更使他們擾動，他們對於經常的緊張已經感到疲倦。農村居民一聲不響的听着，很難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同時還沒有能吸引工人們來參加談話，他們對這件事情態度非常冷淡。大多數抱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見解：據說一切都該歸罪于獲得增加

利潤的軍火商巨頭們的陰謀。莫爾頓向他們証明，資本主義競爭達到極限的時候，戰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听了都笑。

說國際工人運動有設法防止戰爭的責任，他們看來是荒唐的。

“你把這事情到村里隨便什麼地方講去罷！”他們笑着對他說。“讓咱們管咱們自己的事情，讓那些大國打去罷。”

“哪能這樣呢！要知道將來付出代價的是咱們！”莫爾頓陰郁地感嘆着說。

領導會後討論的當地那些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也沒有認真接受第二國際的巴塞爾大會①的決議和號召。

“當祖國在危急的時期舉行罷工？嘿，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你要鼓動工人們去干這個是做不到的！”日德蘭東部一個大城里一位社會民主黨的老黨員干脆地告訴他。“自願讓外國人來蹂躪你的國土？永遠做不到！”

“當然，必須要整個戰綫同時開始罷工，否則咱們何必參加國際組織呢！”莫爾頓簡截地回答。“那決議恰恰也注意到這一點。”

一個鐵匠，早年時候在丹麥的大部分地區創立過鐵匠工會，現在做了市長，他在城里是獨斷獨行的小皇帝，僅僅聳了聳肩膀說：

① 一九一二年巴爾干戰爭時，在巴塞爾召集的第二國際大會發表聲明，說世界各國工人認為為資本家利潤而互相殘殺是一種罪惡。在口頭上、在決議中的言論就是如此。而當帝國主義戰爭已霹靂一聲爆發，必須要使這些決議見諸實現的時候，第二國際領袖們却竟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和變節者。
見聯共黨史二〇四頁。

“假使只有一国不同意，那末，其余的就会向它进攻嗎？不会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你是找不到的，朋友，你太过于着迷了！以你这样一个走过这么多地方的人，应该知道，无论国内国外，工人們的爱国情緒总是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社会階級的。你剛才叫我这个城市的小皇帝，你尽管再加一句，整个地区的小皇帝。我向大家說句冒昧的話！可是讓我告訴你，領導群眾的艺术就在于對他們的要求不要超过他們事实上可能做到的限度，过分跑在前面是不中用的。”

这位“老将”看来是对的：战争爆发了，可是第二国际绝对沒有采取任何步骤，它的分支組織到处以全力来支持自己的政府。德国国会里的一百五十个工人代表，只有一个投票反对軍事撥款^①，此外什么都沒有。这对于莫尔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宣战的这一天，他在弗恩島的南部，晚上要在斯文堡的一个会上发表演說，可是会取消了。現在大家只关心着自己，莫尔頓自己也只想着早一点回去看看自己家里的人。他特別惦念薇拉，这一次不應該再有所疑虑。幸而祖母和她們在一起。

謠言滿天飞：南日德兰被占領了，德国軍隊准备在弗恩島登陆，弗恩島和西兰之間的交通隔断了。最后一个謠言証实了。莫尔頓不得通过托辛島到郎格兰，坐小船渡海到納克斯柯夫。再从那里坐火車回家。

現在事情有了严重的轉变，人們不再表現出从前那种宿命論的思想了。大家惊惶失措，爭夺車上的坐位，搶着上渡船，造成了拥挤的情形。水手們在跳板两旁排成行列，免得旅客們彼此挤到水里去。妇女們时时在淌眼泪。

① 指卡尔·李卜克內西，見本書第五〇〇頁注。

莫尔頓只看見母親和愛莉莎在家；薇拉前一天就搬到娘家去了。

“她簡直瘋了，有这样的傻女人！”老人家微笑着說。“她害怕留在家里。你自己到她那里去把她接回来罢。我們在这儿沒有你也能对付。”老奶奶是什么事情都不会使她惊慌失措的。

小娃娃抓住她的手，稳步地用小脚走着；她用小孩子明彻的眼睛鎮靜地看着父亲，学着說：“我們已(自)家能对浦(付)！”她不愿意扑到他手上去：她有了奶奶，不再需要什么人了。

“难道你連嘴都不給我亲了嗎？”莫尔頓問。

好吧……她亲了他一下，可是沒有离开祖母的手，而且立刻用她的肥胖的小手把他推开。“你去吧！”她說。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等着他走了，她可以单独跟奶奶在一起。

勃倫斯哈廣場附近的終点站上，黑压压的挤滿了人，电車还没有来得及掉头，已經給包圍住了。人們从側面小路冲过来，用臂肘推着，吵罵着挤过人群，爬上踏脚板。大家企图到市中心去。莫尔頓不愿意参加这场无意識的爭吵，远远地站在那些不敢加入爭座的肉搏战的老弱中間；可是爭論和相罵他們尽能够。到处是偶然集合的人群；以前彼此从来没有見過面的人們，很坦率地交談着，仿佛老相識一般。每人都急于要把自己对战争的意見說出来，为了解决誰将战胜誰的問題，吵一回架也在所不辞。

終点站附近有一座带着花园的小館子。这里挤滿了人，大多数是进来喝一杯啤酒等电車坐位的工人。一个人大声叫嚷，把其余人的声音都压倒了：

“媽的，他們到底为什么打起来？土地尽够大家用，工人又这么多，拿他們来喂猪都够。給我們安排工作，对不起，沒有。宁愿来一場大屠杀！建設一所屠宰場，把我們完全消灭了，化的錢

还省一些!”

“閉上你的嘴，別說那些煽動的話了，”各方面都向他叫嚷。
“安排工作仿佛是这么容易的事；这事情需要錢呐。”

“对呀！可是，他媽的，他們为什么打仗呢？錢不会因此多出来呀。”

“蠢材，你懂得什么！还是去把自己的紅头发剪剪掉，否則在咱們这一带看起来太紅了！”

那工人把他的便帽从头上拿下来，一边笑，一边把身子轉着圈子，然后带着嘲笑的手势，扮着鬼臉，唱了起来：

伙計，你难道没听见？

“愷撒”^①昨夜做了个梦，

梦见沙皇那蠢材，

向他吐了吐舌头。

早上“愷撒”一觉睡醒，

就要向莫斯科进兵，

所以把枪发给咱們，

把咱們集合在这儿！

得棱——噠——噠，得棱——噠——噠，

把咱們集合在这儿！

他拿一个啤酒瓶做着举枪的姿势，繞着圈子开正步，那种慌慌張張的表情，活象一个受惊的新兵。伙伴中間許多人都笑起来。可是有人不以为然地說：

① 德国的皇帝称“愷撒”。

“这事情是没有什么可以取笑的。咱们这儿用不到这种赤化的猴儿戏。”

莫尔顿觉得这歌很熟。他想起德国工人嘲笑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时候曾经唱过它。可是现在他们自己也几乎三脚两步的跑进壕沟里去。

红头发人的周围没有人了。他向两旁看了看觉得好笑，然后傲然向电车走去，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小鬼！大概是彼得·特雷叶的信徒。莫尔顿赶上了他。

“我想要和你谈一谈，”当那个红头发的人挤上塞足了人的电车的当儿，他说。

“关于什么事情，同志？”那人从车子的踏脚上回答他，他想法子将就吊在那里。“我的住址是勃罗戈尔街时钟社，星期二晚上，如果你不怕你们的大亨的话，来好了。路你不是认识的吗？”

莫尔顿自己最后也搭上电车到了赫尔格森街。薇拉的父母住在街的尽头。

薇拉躺在长沙发的角落里，两只脚蹠在身子底下。

“你欣赏去罢！”汉生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说。“她从昨晚起就这么躺着。她幻想德国人就要到来，把咱们一古脑儿都抓去。”

“是呀，他们将要戳穿我的肚皮，他们把所有的孕妇都这样戳死，我亲自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薇拉用凄惨而嘶哑的声音说。

“这是古时候的事情，”汉生把一本棕色的小本子在空中挥舞着说。“现在进行战争有一定的法规。如今的战争人道得多了，姑爷，可不是吗？”

但是他自己的样子也不顶大胆。他一刻不离他那个小本本，

一会儿塞在一个地方，一会又塞到另一个地方，一会又把它掏出来。

“这是我們的存折，”汉生太太說明。“折子上有兩百克羅納，汉生担心給德国人察探出来，把我們的錢搶去。”

“他媽的！打仗是很花錢的！”汉生惶惑地笑了起来。

“如果咱們不跟他們的敌人联合，他們是不会占領咱們的国土的，”莫尔頓安慰他們說。“关于这一点，据說他們已經通知了政府。”

“据說，还和国王拍着巴掌作为保証哩，”汉生回答，把胸膛一挺。他提到国王的时候老是这样，仿佛和他有特別交情似的。“但是，怎么能相信他們呢？就以比利时为例吧！因此，一听到战事发生了，我馬上把放在人行道上的箱子收进①。沒有人能强迫我把食物摆在德国人面前，給他去大嚼；我不是那种喂养死敌的人！”末后一句話是对莫尔頓的諷刺，每次在这地下室的住宅里談到“死敌”的时候，慣常如此的。

莫尔頓微笑着回答：“謝謝您，岳父。可是別忘記一个必要的条件：咱們必須保守局外人的地位。您总不愿咱們牵入战争吧？”

“不，上帝保佑！我希望，我沒有說过这一类的話。”汉生吃惊地向四边打量着。“可是可以問一声，也并不致于触犯任何人：他媽的，他們到底为什么打起来？姑爷，請你告訴我：难道不够大家分配嗎？要是我处在他們的地位，我可以把全部黑人分給大家，分得一样公平。可是叫他們不要碰丹属的西印度群島，否則他們会受到懲罰！咱們的伙伴們是不喜欢开玩笑的，这个

① 装着蔬果摆在門外地摊上卖的。

咱們在六四年已經看見了❶。”

汉生太太插嘴說：“汉生对于这些島屿很热中。有人傳言国王要把它們卖掉，他立刻决定召集蔬菜杂货商联合会（因为他是他們的主持人），鼓动全部會員去見国王，跪在他面前。哎，这太过火了。那时他們起草了一份請愿書，大家签了名，而且公推汉生去呈递。但是……”汉生太太忽然結結巴巴，打着哆嗦，仿佛害怕說出来。

“但是发现爸爸穿的不够体面，”薇拉躺在躺椅上生气地插进來說。

“是呀，他沒有礼服，”汉生太太說明。“于是就推了另一个人。”

“那有什么关系，这个主意終究是您出的，”莫尔頓安慰他說。“这一回把这几个島替祖国救了出来了！”

汉生对他斜睨了一下，心里想，那家伙別在开玩笑。莫尔頓有时候說的話意思很曖昧，对他丈人的态度仿佛不很严肃似的。可是这时候女婿的臉色相当严肃，于是汉生把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夹肢窝里，腰板一挺。

“是呀，这主意反正是我出的！”他得意地瞅着那从来不肯真正承認他的功劳的妻子。“假使我沒有能做一点給祖国增光的事情，那末無論如何，我已經尽我所能，使祖国免受侮辱。”

但是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臉一下子拉长了，眼睛里一片恐怖。

❶ 一八六四年，普、奥两国发动对丹麦的战争，丹麦打了敗仗。結果是戈尔希基尼亚、劳恩堡、希列茲維格都归属战胜国。这一个时期的特色是丹麦国内的强烈的反德情緒。——俄譯本注

“可是这一切顶什么用？”他没精打采地说。“明儿德国人在奥尔呼斯登陆了，那时候……”

莫尔顿正要带着薇拉走，就问：“为什么他们恰恰在奥尔呼斯登陆呢？”

“因为汉生是奥尔呼斯出生的，”汉生太太回答。

“的确，他们将要在奥尔呼斯登陆，”汉生又低声叨念着，可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来。

莫尔顿携着薇拉的手，扶她走上台阶，到街上去，她也有些慌张。

他们走到街上，莫尔顿挽着她的胳膊说：“你父亲也是一个饶舌的人。”

“父亲决不是蠢人，”薇拉生气地回答。“你要记住，他是自己挣扎出来的。他出身最低阶层。你笑什么？你自己也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可耻。”

“不是，当然不是，我不过这么说。你的老人家的确不坏，在他本行里还是个很能干的人。而且他生了怎样的两个女儿！”莫尔顿钟爱地把薇拉搂向身边。

“可不是吗？达格玛尔姊妹和我，凭良心说，可以算得两朵花！”薇拉笑了起来，已经把生的气忘记了。

他们走上市政厅广场：薇拉要看热闹，而莫尔顿急于想知道最后的消息。广场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揭示出最后电讯的一家大报的编辑部窗下，密密层层的人群站在那里向同一个方向望着。每分钟有新的电讯贴出来：德军在比利时进展神速，又有新国家加入交战国的这一方或那一方。人们欢呼着，嘴里打着口哨，可是同情显然是在协约国方面。最近二十年来丹麦国内逐渐增进的对德国的同情，在普鲁士军队的铁蹄开始蹂躏渺小的比

利时的时候动摇了。为了某种原因，大家欢呼庆祝协约国时，竟有人因为莫尔顿没有脱帽，用手杖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头。在这个不会独立思考、只听凭报纸和通讯社的指挥而高声叫嚷的人海之中，他觉得孤寂陌生。在群众的眼睛里，法国人和英国人是天使，德国人是魔鬼。

“算了，咱们走罢！”莫尔顿说。他听惯了群众的嘶哑、愤怒、欢欣的吼声，其实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丝毫不了解。“咱们去随便哪一个酒馆里找一个空座。我觉得这样拥挤会影响你的神经。”

薇拉沉重地吊在他的手上，高兴了起来。

“是呀，他们叫嚷得这么厉害。可是人多没关系。我喜欢顾客多的馆子。我把肚子缩进一些，一点都看不出的。”仿佛她对怀孕这一回事终于不再介意了。

“用不到缩进，你怀着孩子的时候特别漂亮，”虽然他自己心底里因为他们马上要有第二个孩子而感到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不敢说“你高高兴兴地怀着孩子的时候”。

他们走进市政厅广场上最大馆子中的一家。那儿已经坐满了人，可是一个认识莫尔顿的堂倌，把一张工作台腾出来，给他们找到了座位。满是烟气的房子里，空气是灼热的，人们一反常例，都很兴奋，四周围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碰杯、举杯；各方面可以听到热烈的呐喊和低级的讽刺。

瞧着薇拉令人感到舒服，她的眼睛闪着光芒。莫尔顿想起她初次在高等国民学校公共宿舍房间门口出现时，这一双眼睛怎样地打动了她。这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笼罩了一切！她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周围的东西。薇拉心向神往到如此地步，以致把她想要装得瘦小一些的原意都忘记了。她又快乐又善良，可以被人们认作是生育女神的化身。她的面貌变得更明朗了，显出了

脉搏的跳动；今天她表现出对任何人都很温存。她的体态也比以前更丰满了。也许他们把她怀孕的时期算的不对吧？她的躯体向下部扩大，仿佛企图隐藏、温暖、接受和保护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薇拉象一头忙忙碌碌的抱卵的母鸡。莫尔顿望着她，自己在叹赏她的美丽。顾客中间也有许多人瞧着她，因此她脸更红了，这一天晚上她美得使人眼花撩乱。

一位身材高高、带点驼背的绅士，在许多座位中间弯弯曲曲地挤过去，象要寻找一群可以参加进去的伙伴。他穿着棕色的大衣，帽子和手套拿在左手，右手拿一根装着象牙球的竹杖；他的服装的整齐和步履的蹒跚构成了有趣的结合。馆子里的顾客大家都回过头来望着他的后形，互相低声地谈论他；有许多人站起来和他招呼，好几张桌子上的人都邀他同坐。他带着有点吃惊的微笑向他们道谢，以他那特殊的步调向前走去，给人一个印象，仿佛他的长长的躯干在顾客的头颅之间浮动。稀稀疏疏的髭须，象海象的一般下垂着。总而言之，在他的面貌和整个姿态上有着某种萎弱的不活动的样子。

“这是特拉普，最大报的总编，咱们的新闻记者中间最有才能的一个，”莫尔顿低声说。

但是特拉普并没有给人以天赋特厚的印象，他倒象是一个痴愚的人。他以新闻访员的身份游历过许多国家，他善于装成一个天真的、甚至有点愚钝的人；没有人会象他那样提出荒谬可笑的问题来，他就用这方法来迫使那受罪的人，这一个或那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把谁都不应知道的秘密泄漏出来。这一切已是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事了，可是他的脸上还凝滞着那副天真的表情，不知道是保存着从前的举止呢，也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这样，也不知道是他觉得戴上这个有效的面具对他有利。他基本

上是英美采訪制度和报刊技术的崇拜者，莫尔頓暗底里也在惊奇今天晚上他的举止看上去多么英国化，从衣着、行动直到不經意地垂着的下唇。似乎他由于忧郁病和对自己的深切同情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不得不跟人类周旋，而人类也不得不跟他特拉普周旋。

特拉普主編走到莫尔頓跟前，在他的小桌子旁边立定下来。

“亲爱的作家，請应許我和您握手，感謝您在我們报上作的客串，可惜的是那么少！我看出来了，您和一位美丽的太太在一起！不錯，对于作家們，这是可以的。特拉普主編。我認为这是莫大的荣幸❶！”这位著名的新聞記者恭敬地向薇拉行礼，她仿效舞台上的公主的样子，站起来一下，又重新坐下。特拉普匆匆地把她的体态打量了一下，說：“看起来，这是您的太太？”

莫尔頓臉一紅，把他介紹給薇拉，惋惜他沒有馬上給他們介紹。他在社交礼节上面常常会疏忽。可是特拉普不給他惋惜的时间。

“我在这儿碰到你，好极了，”他兴奋地說，“这是了不得的好运气，幸而这样的运气新聞記者时常会遇到。請应許我坐一会，”他謙逊地在桌旁坐了下来。“我剛才走着想，照您的才能，实际上您是我們这个圈子里的人。您为什么不象国内其他一些主要的有才能的人一样，經常給最大报撰稿呢？这不言而喻是出色人物的用武之地，我不愿意过于狂妄，把它說成是唯一的用武之地吧！美丽的太太，您能原諒我嗎，假使我暫時把您的先生吸引了开去。亲爱的作家，您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怎样？您是，假使容許这样說，通曉国际事务的。現在您的朋友們，那些德国人，

❶ 这两句話是特拉普向薇拉作的自我介紹。

結果要糟呢！”

“对这件事情能够說得这样有把握嗎？未免太早……”

“英国人，亲爱的朋友，英国人！咱們對他們認識得还不够。在平常时光，他們看起来仿佛在睡覺，但是一遇到事情……而他們甚至不是德国人那样的好战的民族。”

“可能，也还是好战的，不过另一种类型，”莫尔頓表示异議。

“他們用外交手段来征服世界，但这不是文化优越的标帜嗎？这倒恰好是您的一个題目：‘論文化作为对抗大炮和刺刀的武器！’請給我們写这样一篇文章罢，可以占据两期专栏的篇幅。不用在英国德国之間作詳細的对照。也不值得去触犯您那些有点暴躁的年輕邻居們。可是，自然而然会得出結論，因为英国連陸軍都沒有，等到現在戰爭已成了事实，才不得不建立起来。”

“相反地，他們有海軍，”莫尔頓冷笑一声回答。“而且是怎样的海軍啊，是全世界最大的！”

“是呀，守卫的船只！”特拉普回答，有点生气。“您当然同意我，这不能构成理由，把英国叫作好战的国家。”

但是莫尔頓不同意。

“当然，鲨鱼所有的攻守器具是不同于，例如，老虎所有的。”

“鲨鱼的……但是，这倒不坏！”特拉普主編微微一笑，然后沉默了一忽，摸着他的胡須；他是不习惯有人和他抬杠的。

“英国，亲爱的朋友……”他重新开始說。“我不懂，您怎么会不喜欢英国？要知道，这是真正自由思想的祖国。德国，自然，有着工人队伍和一切类似的东西；可是英国人民毕竟有更多的自由感，因为英国人不那么容易被迫参加任何組織。也許德国工人过分傾向于接受棍棒紀律；您只要看，他們唱着歌走上戰場！在七〇年和七一年，德国的小学教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①。

这一回可能赶上，由工会領袖們来贏得胜利了。您只要注意一下，‘愷撒’对工人們多么关切；而高級軍官們對他們的紀律也贊不絕口。他們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軍事訓練，它存在在他們的血液里面。”他臉上露出了一絲惡意的冷笑，随后又換上以前那种无精打采的神情。他慈父般把一只手攔在莫尔頓的肩上。“凭良心說，我不懂，您在德国工人身上看到了什么？您，作为一个革命家，不如說，應該厌弃他們。再說，英国工人的个人主义厉害得多，在英国施行普遍义务兵役，还需要想出些特別办法来。这倒象您的理想：不耐強制和訓練的一种工人。”

莫尔頓几次想要回答，可是特拉普不讓他插嘴。

“好啦，那末决定了，”他跳到另一个話題上面，不理會莫尔頓想要反駁他。“請給我們写一篇論真正的自由思想、真正的民主主义的长文章。那样的民主主义，甚至能把……他名字叫什么？不錯，能把比尔—戈略克培养成人物！这个綽号不坏，很会想！可以把他作为衡量革命性的尺度，这是您少不了的。当然，我們保留把某些語句改得和緩一些的权利。”

他看到莫尔頓仍旧想提出異議，馬上轉向薇拉，滿口說着殷勤的話，然后突然把手伸給莫尔頓。

“再見，亲爱的朋友，并且謝謝您！我用不到對您解釋，这对于命定要坚持孤立的咱們这样一个小民族和它的文化有怎样的意义。那末，明天我送两百克羅納給您太太作为稿費。再見，美丽的太太，和您認識對我說來是一桩愉快的事件！”

薇拉快乐得臉都紅了。

① 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普魯士的毛奇將軍說，这次胜利應該归功于小学教师。这是一般主張軍国主义教育的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話。

“这是一位地道的紳士和交际界的男人！”她欢喜地叫了出来。

莫尔頓可远沒有那么高兴。他不明白特拉普的用意所在，可是他有一个印象，他要利用他来达到某种他所不知道的目的，这么丰厚的稿酬就表明了这一点。最大报的主編是以这样的作风出名的：他把极端自由主义者吸引到自己的报纸里去，千方百计討好他們，也讓他們稍微放肆一下，使他們因此受到累，然后强迫他們一反慣例，最后象挤干了的檸檬一样，把他們丢了。这一点使这份报纸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間享有激进的声誉，而同时也取得了知道这种双重把戏的利益的权力集团的承認。特拉普本人在他看来也似乎太做作，从头到脚一副英国派头。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英国人的翻版，一直到他用来表明自己的自由思想者的特質，同时又用来侮辱自由思想者的那种带着嬉戏的厚顏无耻。报纸的綱領是相当民主的：和平主义，男女平权，人道主义，可是实际上特拉普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在莫尔頓眼睛里，他是一个危险的典型，比之仅仅用馬鞭子，至多用棍棒来行动的那种容克党人①型的殘酷粗暴的資本家还危险得多。虽然戴皮手套的自由主义者利用象莫尔頓这样的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大家引入迷途，可是那样的資本家的最終目的，一个平常人可說是能够看透的。

拒絕是不容易的：最大报国内到处有讀者；两百克羅納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他又是仅仅靠写作来維持生活的。这篇文章，莫尔頓决定写，可是象平常一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如果修改得太多，他将公开抗議。对于誰是真正的战争禍首，他一点沒有

① “容克”，德国的貴族地主。

怀疑，双方的統治階級都有許多原因来唆使人民互相殘杀，至于說到战争責任，任何一方没有什么可以責备另一方的。尽管他們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装着假仁假义的恐怖，却是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把这一点怎样說法，使一个平常人能懂呢？

回到家里，莫尔頓服侍薇拉上床；她累了，很愿意讓他帮她脫衣服。她今天非常溫柔，照料她令人感到愉快；她的肚子向前突出，当莫尔頓拥抱她的时候，他似乎感覺到一种輕微的亲密的跳动，仿佛关在里面的小生命已經和他相处得很好了。

“咱們将来一定是好伙伴，”他溫存地摸摸薇拉的肚皮說。
“我和你什么事干不起来！”

“假如忽然生下来不是男孩子呢？”薇拉說。

“这沒有关系，我們反正很合得来的。喂，躺舒服一些。”

然后他坐到写字台旁。白天紛乱的印象依然在他脑袋里打轉，他感到沉重的失望；他悲伤，他想起工人們在紧要关头沒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而感到痛苦。

德国工人多少总算提出了抗議，英国工人至今一声不哼。

在全世界工人中做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宣傳，他們依然容許剝削者唆使他們互相殘杀。这是應該考虑的事！

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問他們：“媽的，你們为什么打仗？！”

十五 孿生兄弟

由战争爆发所引起的恐怖漸漸过去以后，观察人們是頗有趣味的。商人和手艺人首先清醒过来，开始注視和寻找补充利潤的来源。过了不多久，农村的居民也参加进去了。开头的时候，他們把为了怜悯而保留着的，而且容許孩子們时时喂它們

一小块面包吃的过时的老馬挑出来，高价卖给德国人去做炮灰。

工人们却一点没有表示。他们惊呆了，眼望着领袖们，等待着信号。人们一直在使他们相信，靠了他们，仅仅由于他们的存在，战争将永远不再发生！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而且来得这样突然，以致他们来不及清醒过来。不错，莫尔顿在报纸上和集会上警告过他们，可是莫尔顿的话信得吗！要是听了他，那一刻也不会安静了。

他跟貝萊在一切事情上都协调的时候，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人们叫他们学生兄弟，因为老看见他们在一起。据说自从他们当学徒时候起就是这样的。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人说，他们仿佛是长在一起的：只要一个有了空，马上就跑去找另一个；而且好象凭嗅觉就能猜到该往哪里去找。不但是学生兄弟，简直可以把他们叫作连体学生子。

稍后，他们的确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意见相同的。貝萊赞叹莫尔顿的爱读书，从他那里汲取书本上的知识，而莫尔顿看来，貝萊就象自己父亲的一幅小照，赞叹他的魄力和对于已定的路线目标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当然，有时候他们也发生争执：莫尔顿有时认为貝萊在斗争中太过于坚决，要求各个人作出过多的牺牲，而从貝萊方面看来，莫尔顿心肠太软，太多提到工人的灵魂。但是一般说来，没有东西能使他们分道扬镳。

现在他们毕竟分手了！一个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紧接着就出现了另一个，可是一定是发表反对的意见。

例如，对于战争和战争的原因，他们就抱着完全不同的意见。莫尔顿把它叫作老板们的战争，责怪工人们不起来阻止它。他们是能够阻止它的，他们有这样的责任。他这样断言，而且引证了巴塞尔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

貝萊認為跟戰爭作鬥爭是不可能的：用同盟罷工來反抗戰爭，正象用同盟罷工來反對災荒或地震一樣。不錯，他並不是一向這樣想的，可是現在，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他“變得聰明”了。同盟罷工是一條荒謬的出路，正如只不過因為手里拿着斧頭而自願把自己的腳砍掉一樣！同盟罷工把現在還有飯吃的工人的生計也剝奪了。

失業本身是一種够大的禍害，在這一點上貝萊是對的。

“但是罷工是工人們的唯一武器；如果他們放棄了罷工，他們還留下些什麼？什麼都沒有！”那時候，莫爾頓就叫起來，他的嗓子和貝萊的一樣响。“況且，戰爭根本不是天災。這裡貝萊就象那個相信老虎有着菩薩心腸的人！不，戰爭是那些戴着人面的惡獸引起的，它們以前為了追求利潤的卑鄙的貪心，用額角往牆上撞，現在又在牆底下埋上炸藥想把它炸毀。阻止戰爭現在已經遲了，可是工人們可以把槍口轉過來，把這次戰爭變成內戰，這是對咱們說來唯一有意義的戰爭！”

貝萊馬上又發表演說，他是在努力尋覓對方的弱點：“他把內戰叫作唯一可以採用的戰爭方式！”他當着聚集在一起的群眾高叫，舉起兩只手，仿佛要上天給他作証一樣。莫爾頓連反駁都不願意。這是太過分了。

他們經常這樣彼此追隨着發表演說。要不是爭論的題目這樣嚴重，或者換了別的人的話，聽他們彼此攻擊是怪好玩的。可是這兩個是學生兄弟呀！……在過去那些日子裡，他們象兩匹步調一致的小馬，套在同一輛車上，齊肩并進的時候，多麼可愛。可是，一個不安定的時期現在顯然臨到咱們頭上了。就因為咱們是工人，他們經常對咱們期待着一些什麼。於是產生了一種印象，仿佛工人是世界救主一類的什麼東西，真見他的鬼！

存在于貝萊和莫尔頓之間，使人愈來愈感覺到，任何一桩大事件都可能使他們結下不共戴天之仇的那种分歧，人們各有各的解釋。工人运动队伍里的鉗营者認為这是貝萊的过錯，他應該給莫尔頓安排一个好的位置，“豢养”着他，而不要把他拘留在檢疫所里。爱倫暗底里也是这样想，她不止一次地劝貝萊提拔莫尔頓，从而把他更紧密地拉进工人运动里来。在“党的妇女”的圈子里，一般的观念可以归结为：他們的不和是根于妒忌。莫尔頓长期住在貝萊家里，大家看得很清楚，爱倫对莫尔頓，比对自己的丈夫关心得多。而且莫尔頓是一个作家，在对妇女的关系上，作家是绝对靠不住的。他們对于婚姻是毫不尊重的，拚命想鉗到别人家的篱笆后面去，对于这批坐不定的流浪汉这是意料中的事。其中有一些妇女坚持小布倫的臉相活象莫尔頓：就因为这个緣故，莫尔頓不得不在国外躲了这么久。

而莫尔頓自己呢，也許比任何人更难理解，为什么他和貝萊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冷淡了。他绝对贊叹年輕时候的貝萊，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那种一往直前的态度和他的战斗精神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那时候沒有一个人比貝萊更善于鼓动群众，使他們团結成为一个整体。确确实实，他的血液里就有着团結的理想。但是現在他仿佛忘記了一些什么似的。他是忘記了下一个阶段，还是疲累了，想要安享光荣了呢？可能丹麦国内和其他国家的整个工人运动和他本人共同體驗到了暫时的疲累。需要一个新的高潮，而莫尔頓却不是一个能督促疲累者前进的人。他可以等待。但可悲的是，貝萊並沒有給人以疲累者的印象，他就是往后看，仿佛有意識地把力量用在破坏从前亲手建設的东西上面！不管怎样，他对群众起着这样的作用。他們缺乏前进的勇气，他們差不多对一切都冷淡了，而貝萊对这样的情况似乎毫不

反对。只要他們听他的話，他就滿意。

莫尔頓也准备接受这一种情况，在等待較好时机的当儿，尽可能保持从前的友誼。在他看来，假使他把联系着他和貝萊以及拥护貝萊的群众之間的那条綫拉断，那末生活将变得完全空虛了。但是貝萊执拗地拉着他走，仿佛沒有莫尔頓在身旁，害怕从坡面上滑下去。也許这是由于做贼心虛吧？貝萊一遇到他的老朋友和战友，立刻翻起使他們分裂的那一篇賬来。也許他覺到自己在出卖造成他現在的地位的那个事业，因而想引誘莫尔頓做他的同謀犯吧？

貝萊的傾向和社会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的总的傾向之間的关系，莫尔頓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懂貝萊为什么一定要把大家拖下水，难道他对国外发生的事情这样不熟悉，这样不关心嗎？或者这是自然規律，是摩西和他的人民曾經經驗过的走向天国途中的疲累吧❶？不管怎样，这是在原地跑步，或者竟是繞圈子。他們彼此踩着脚跟，一步沒有前进，但是大家盲目地認為自己在走向新时代。

他們把莫尔頓和跟他意見相同的少数人叫作散布糾紛的分裂分子；他想到这种責备的荒謬，不能不失笑。要知道只有他和这少数人是坚持着以前的方向的！可是这种責备，虽然荒謬，却达到了它的目的；工人們在这种責备里所表示的輕蔑，就象在“工賊”这句罵人的話里所表示的一样。在爭論激烈的时候，貝萊对于莫尔頓也采用了这样的責备，关于恰恰是他自己脫离了以前的路綫这一点，并不覺得不好意思。那时候莫尔頓就用“大

❶ 摩西率領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出来，走向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迦南地方，在曠野里漂蕩了四十年。見旧約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数記、申命記。

亨”这个罵人的字眼来回敬他。可是貝萊不过笑笑，仿佛受到了恭維。

自然，事情并不常常达到这样尖銳的程度。平常彼此遇見的时候，貝萊認為一切还是可以調和的，他的态度就象一个好心的年长同志，并不想法去訓誡他。群众是跟他走的，他感到輕松！跟貝萊的龐大的随从比起来，莫尔頓的一小撮支持者，就象一个叫化子的送葬队伍。

最使莫尔頓痛苦的是，他感覺到事情是那么多，而他所能做的是那么少。在工人那里，他常常听到一些好話，特別是跟他們面对面的时候，因為他們現在不再表現那种巨大的勇气，在动手做什么事情之前，他們先要胆怯地向領導那一边偷瞧一眼。可是當他們跟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們談得很随便，很坦率，用“你”来称呼他，象从前一样。而他們对貝萊却总是說“您”的。

莫尔頓演說过后，他們走到他面前說：“你难道看不出？你当然是对的；事情糟透了，一点前进的动作都看不見！怎么办呢，咱們馬馬虎虎把日子过下去，将来的事讓下一代去安排罢；时代是常常改变的，可是‘祖国’毕竟是‘祖国’，特別在战时！明天的祖国万岁！但是如果工人們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同盟罢工，那末今天的祖国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你跑的太上前了，我們赶你不上。”

“是呀，”另一个参加了进来，“而且还有一层：你站在台上演說的时候，你自己覺得是那么渺小，你在我們面前描繪出那些偉大的目标，以及生活對我們的要求等等，那时候你簡直象一条鰲魚吞了釣鈎，整个肚子里在翻江倒海……你还是把这些丟开吧！見鬼嗎，我們毕竟不过是一些人，至少希望和老婆儿女过几天安靜日子。我們分期付款买来的家具怎么办？难道为了已經誰都

不相信的那些将来的目标去斗争，把一切作孤注一掷吗？当然，咱们总有一天会支配一切的，还能有别的话吗？可是这是自然而然到来的。貝萊自己昨天不是說，咱们在走向夺取資本的可靠的道路上嗎？”

是的，貝萊不重視那些瑣碎的事情，他不拿他們所忽略的事去指責工人，他只把他們的成就指給他們看，例如大家連工作日都穿着皮鞋，大家使用电灯。这是莫尔頓无可反駁的。貝萊当然是一个乐观的人。他說起話来，尽管你身上連件衬衫都沒有，好象什么都有了。听他演說，了不起，有味道，即如昨天，他說：“咱们工人差不多已經得到了一切，只差經濟上的自由！”他还有着热情，他还能呐喊，在这一方面他和从前完全一样。但是，当然罗，他必須考虑許多事情，对一切負責任可不是那么簡單。

从旁边看来，莫尔頓当然很好，但是他不負任何責任，所以他可以随口胡說，毫不在乎！

“不負責任，可是对将来呢？”莫尔頓反駁。“对将来我也負着責任！”

但是这一点人們并不这么当真了：孩子讓他們自己料理去，誰要是愿意有孩子的話。那些不愿意有孩子的……他們是有法子避免的……

莫尔頓的真正拥护者是不多的。他們数量上的劣勢，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頑强不屈，在爭論中不容易打敗而得到了补偿，对党的老的核心分子說来，他們是一种酵菌，因而是真正的危害。莫尔頓給他們取上这样一个綽号。貝萊呢，把他們叫作散布糾紛的人，多半心里在想不要和他們爭吵，該是把他們好好地籠絡住的时候了。他們大多数是一些不带硬領，除了一頂朴素的灰色鴨舌帽以外，不承認有別的帽子的人；其中很多是长期失

业的。这些消瘦的、冻得脸色发青的人可以在地下室里看到，他们企图在那里兜售为生活而斗争报，或者两个两个地出去流浪，在村路上要饭，脚上拖着破得不能再破的鞋子，晚间就在农民们的车房里过夜；有些人把油脂搽在衬衫上预防虱子。他们无论如何说不上是工人阶级的装饰品！他们和那些有一份虽然菲薄、然而经常的收入，有两个房间的住宅，也许在吃饭间里还有一架没有用的旧钢琴的体面工人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莫尔顿对他们的偏爱是无从解释的，他们经常吵架，他们是反军国主义者，他们给祖国带来了损害。

照貝萊的意见，他们有些残酷和贪婪的禀性，一提到资本主义，他们简直就冒火。老的口号塞满在他们的喉咙里。他们根本不会安排生活，他们嘲笑那些扶助失业工人的条例，他们要求一种保证人人有工作的制度。如果工作不够，就必须缩短工作时间，仍旧保留全部工资！简直是愚蠢、荒谬的事！仿佛国外的竞争并不存在似的。大家已经变得聪明了，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降低工资，和失业工人分享吧？不，谢谢你！

对他们讲世界进步，他们却带着讽刺的意味，耸耸肩膀，指出了大富翁越来越多，仿佛一切灾难都是由于大富翁！这上头，貝萊当然聪明得多；他说：“必须和大富翁们交好，因为钱在他们手里！”这批流浪汉根本只想到把一切麻烦归罪于规规矩矩的人们。可是顶糟的是，他们对青年人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莫尔顿是支持他们的。

年纪大起来，一般人都变得更谨慎了，而他呢，相反地，变得越来越红了。他很可以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里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过着好的生活，享受人们的尊敬；可是他不这样做，宁愿过着有朝无夕的生活，和他那些“戴鸭舌帽的朋友们”搅在一起！显

然，他和貝萊，尽管从前是怎样一对如胶似漆的朋友，现在不相往来了。貝萊喜欢戴礼帽，穿礼服；在登载城市里任何庆祝日纪事的报纸上的那些照片里，他手里举着酒杯，钮孔里插一朵兰花，站在两位酥胸饱满的胖胖的中年妇人中间，显得是一位卓越的代表人物。当然已经不是过去头戴鸭舌帽，单穿一件衬衫，没带硬领的那个时候了！无可否认，工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貝萊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毫无疑问，扮演一个代表的角色，他是很拿手的。

十六 家里的捣蛋鬼

“我规规矩矩说，必须把你的哥哥維戈和他的妻子邀请来，”莫尔顿有一次说。“他们差不多和家庭完全脱离，这种情形我不能熟视无睹。要他们自己去，那是连爷娘那里都无论如何不会去的。”

“可是他不来，爸爸妈妈还很高兴哩，”薇拉说。

老奶奶说，把任何一个孩子和家里疏隔起来都是不适合的。也许她心里在想着有时候她偷偷去探望一遭的扬斯吧？莫尔顿感到她的言外之意，薇拉也懂得，因此她就说：

“除了我们家里，也有些人家不愿意认自己的亲人哩。”

“你是说我的弟弟扬斯吗？”莫尔顿问。“可是这完全是一种特别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我们互相来往起来的话，我和他都不会得到快乐。可是維戈，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伶俐人。也许是你家天资最好的一个，”他微笑着添了一句。

“嘿，他一直是家里的捣蛋鬼！他总是走他自己的路子，专批评父亲和母亲，连我们大家在内。彼得无论怎样和他处不好。

后来，維戈加入了时鐘社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他还和一个姑娘同居，虽然他們并没有結婚。”

“可是彼得好些什么呢？你父亲自己說，他每个月搞一个新的女朋友。”

“他不过跟她們一道逛逛而已。維戈却毫不避人，公然和他的女朋友同居起来。”

莫尔頓說，这正表示了維戈的好处。老奶奶不知道她該怎样想。追逐女人她是看不起，可是照她的意見，維戈很可以同他的女朋友上市政厅去登記。那边要收十克羅納費用，她很愿意从自己的儲蓄里拿出来給他們。維戈至少是一个可靠的人。

“我就写一个条子給他，”莫尔頓終止了辯論說，“給他和他的妻子。”

薇拉眉头一皺。

“而且她还怀着孕。我要告訴你：那时候我回我自己家里去。我不愿意接待我的哥哥，也不愿意接待他的……我簡直不曉得怎样称呼她！老奶奶，你看我对嗎？”

可是老奶奶站在莫尔頓一边，也許她希望莫尔頓和揚斯之間的关系也有一天能好起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維戈和他的妻子来了。薇拉遵守她自己說的話，回娘家去了。

“这是我的亲爱的盖尔达，”維戈說。“我們是步行来的，省了一笔电車錢。”

“可是把鞋子和外衣都弄坏了，”老奶奶說。“大家都知道，穷人們是怎样的精打細算。”

不用他們說，人家也看得出他們是走来的：下着大雨，他們的脚差不多齐膝盖都濺滿了泥。衣服又薄又皺，仿佛他們是不

脫衣服睡的。显然，他們的日子很艰难。維戈的两頰都陷下去了。盖尔达怀着孕，肚子前面，大衣的前襟都掩盖不住，鼻子尖了，眼睛下面現出浮肿的样子。

“啊，可怜的孩子，你渾身湿透了，”老奶奶帮她脫下大衣，同情地說。“你現在得保重哪。”她温存地撫摩着盖尔达的怀着孕的腰身。

“你依然沒有工作嗎，維戈？”他們坐下了，莫尔頓問。

“只有些偶然的收入：送送无产者报，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經常的工作我未必能得到。我的名字是在黑名单上的。除非我运道来，碰上一个不理會咱們的大亨們、甚至有意要触怒他們一下的主人才行。可是盖尔达有相当多的工作：她縫軟領；不过工資极其菲薄。下一个星期，縫紉机多半要給他們搬走了，我們应交的期款还欠着哪。”

“的确，事情是糟透了！可是你不能向領子工厂的老板預支一点，或者教他把縫紉机接受下来嗎？”

維戈笑了起来。

“这是他永远不会做的！为什么要做呢？人們在阶沿上，甚至街路上，几小时地排着队，爭夺着到他那儿去工作的权利。我想他也許跟分期出售縫紉机的公司已經有了密約。”

“当真！这太象偵探小說了。咱們国内的秩序还不致这么糟糕吧！”

“这也并不比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載的那段事更糟，就是那家保險的公司自己豢养着整批的窃盜，派他們去偷窃那些小額保險的住宅，可是紧跟着他們，就把自己的經紀人派到这些住宅里去，办理新的保險手續。”

“哦，这不是这里发生的，要是沒有弄錯的話，这是在倫敦发

生的。”

“你以为咱们这里会好一些吗？不用说，这是非常古怪的。一个女裁缝差不多把缝纫机的全部期款交了，心里很高兴，马上就要付清了，恰恰在这一个时候，厂里没有工作给她。这样，就不得不请求延期交款，于是到了某一天，他们来了，咄！把缝纫机搬走。”

“我有两架缝纫机就是这样搬走的，”盖尔达带着苦笑说，“两次都在差不多把全部期款付清的时候。现在不得不和第三架分手了，又得重新开头。”

“正是，我的盖尔达是顽强的！她象干草上的一个蚂蚁：不管你把它甩掉多少次，它还是爬了回来。她已经在另一家公司里给自己物色了一架机器，她必须憧憬着一些什么才行！”

这使莫尔顿感到厌恶。这事情真令人愤慨，令人异常愤慨！他非常希望这是唯一的事例。否则，整个社会机构的体系腐败透了，必须把它推翻，把它从地面上清除掉！可是不管他向哪里看，到处是穷人受掠夺；而且这种掠夺行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法律庇护之下，作为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物出现的。

“怎么，不久以前不是颁布过一条法律，禁止经营分期付款营业的公司促使穷人们破产吗？”莫尔顿带着一线希望问，他希望这法律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这法律已生效了几年了，你那时候大概在国外。再说，就是你那篇讲一个穷女裁缝的短篇小说成为实施这一条法律的推动力的。可是就能把那些贪婪的家伙约束住吗？请你指给我看一套真正保护咱们穷人的法律。没有的，只要表面上有了就够了。现在呢，公司在拿走东西之前，当然不必要把它估价一下，把多付的钱还给穷人。可是世间有没有这样一个穷人，这些贪

婪的家伙同意把付过头的钱还给他呢？他们永远说付得少了！”

“这一架縫紉机，你们还欠着多少钱？”

“十个克罗纳。把这十个克罗纳付了，那末我们实际付出了双倍的钱。现款交易，它值三十八克罗纳，而我们已经付了六十五克罗纳了。”

“这十个克罗纳我很愿意借给你们。”

“非常感谢！可是，你要懂得，这机器一文不值，它是老的，旧得不成样子，公司里却把它当作新的塞给我们，让他们把那破烂货拿回去罢。”

莫尔顿和老奶奶很气愤，可是维戈不过耸了耸肩膀，盖尔达温顺地笑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激动了。

老奶奶把啤酒和点心搬上来：美味的奶油面包、醋渍青鱼、熏腊肠和干酪。

“点心吃过了请你们喝咖啡，真正地道的咖啡，”她说。“它已经不大买得到，可是我们的杂货商那里还有，当然只供给老主顾。他是个规矩人，不打算发战争财，不讨虚价。”

“那么，他的头脑有了毛病了，”维戈说，“无论如何，这里的人多半是这样想的！祝他健康！”

维戈正在市中心找寻一个位置。

“目前还不能谈这件事，因为他们会跟我捣蛋；可是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好。跟一班好人在一起真是难得的事情！妹丈，祝你健康！老奶奶，祝您健康！我可以就着瓶子喝吗？味道会更好一点。”

“要是你更喜欢那样的话，你用你的旧帽子喝也行，”老奶奶笑着回答。“没有外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讲究那些礼节。”

“把有关黑名单的这个阴谋揭露了出来就好，”莫尔顿沉思

地說。“可是首先要收集材料，讓老板們無法否認。”

“可是這事情你怎麼辦呢？無產者不注意這件事，工人報不會把繩圈往自己脖子上套，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支持我們是不關心的。”

“對，你說得對。在‘言論自由的國家’，檢查機關的影響很大。可是午報也許……它有時保持獨立的态度。”

“要使我們的領導人入網，它是絕不反對的。就是這報紙討厭得厲害！”

“維戈，要是你走近一點去瞧的話，它們都是這個樣的。”

“只有無產者不！這是很不錯的報紙，”維戈熱心地贊嘆。

“是呀，這報紙不算在內。但是即使在那兒也還坐着一些人，他們的誠意是不能完全信任的。維戈啊，有很多寄生蟲靠着咱們生活……不，我想還是上午報去試一趟。但是可怕的爭吵又要開始了，那麼，你得在無產者上面支持我才行。”

維戈答允了。

“以後你得稍稍關心我們的工資了。真的荒謬絕倫：我們給人烘好了麵包和餡餅，可是自己連吃飽的可能都沒有。可是我們不能罷工；政府馬上會拿全部征召入伍來恐嚇我們；那時我們作為被動員的士兵，只好替麵包鋪白做工了。他們對我們說，如果我們不願意餓死，那麼，我們這樣做就會使祖國遭受危險。哈，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莫爾頓同意，這的確荒唐。

“可是我排除不了這個想法，覺得你們工人自己也有一部分錯處。大家知道，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有和它相稱的主人。”

“這不干我們反對派的事，”維戈尖銳地回答。“我們不屬於那種替貝萊的政策大吹大擂的人。”

“你們根本任何人都不支持。你們只知道不要什麼，可是不知道要什麼！”

“那末你來參加我們，給我們指出缺點在哪裡。我們有很多人希望看見你站在我們的隊伍中間。”

可是這事情引誘不動莫爾頓。

“在我看來，你們完全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者，你們眼睛上都戴着眼罩，眼光短淺得奇怪！”莫爾頓從青年時在蓬霍爾姆起就討厭一切宗派主義。“這只有糟蹋人們的生命，”他堅信不渝地說。

“是呀，只有天知道，咱們地方的一批人愚蠢到什麼地步。他們怎能對一切不象自己那樣天生盲目的人不加責備，不加迫害呢！”老奶奶熱情地插了進來。“拿我的男人為例：他們容不得他；照他們看來，他對一切事看得太遠了。不，讓他寫他的書罷，他在这方面是內行！”她得意地瞅着莫爾頓。

莫爾頓聽着母親說，不知所措，他居然值得母親承認他是一個作家，這使他感動。

“也許你以為我沒有讀過你的作品吧？”老奶奶接下去說，傲然望着她的兒子。“小店鋪里以及我到過的其他地方都在閑談着你的小說；人們顯然喜歡你所寫的東西。他們只說，你的書里，關於窮人已經說得很多了。可是一生過着窮苦生活的人，很想知道財主們是怎樣過活的。大概，他們也有煩惱的事情吧？”

“但愿不能不這樣，媽媽。可是關於他們，我不寫，自有人寫。”

“我和維戈很愛讀莫爾頓的書，”蓋爾達悄聲說，“冷天，我們很早就上床，兩個人高聲讀着；那時候彷彿莫爾頓親自在跟我們聊天。這非常有趣。我有什麼不了解的時候，維戈就解釋給我

听。”她带着感谢的心情望着她的丈夫。“你写小母亲的那本书，我们整整读了五遍，我们是向通俗图书馆借来的。可是有时候得等上几个月。”

“必须想法子让你们自己有一本，”莫尔顿感动地说。

“这不需要，”维戈笑着回答，“我们已经把这书记熟了。”

“很好很好的一本书，”老奶奶说，“等你读到完，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末可以再从头读起，你又得到同样的乐趣。”

“妈妈，你是这样的善忘吗？在你料理家务上头是一点看不出来的。”他转过来对客人说：“我们家里，差不多全是祖母经营的，薇拉是不大能管家的。”

“这是由于教育，”维戈解释。“鬼知道两个老人家是怎么回事：他们一直生活在穷苦之中，可是对两个女孩子，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教导她们。要知道，她们结果一定成为阔小姐！”

盖尔达用肘子把他推了推。

“好吧，老年人让他们那样去罢，”维戈沉默了一会，接下去说。“可是他们终究是地道的愚钝的市僧，头脑空空洞洞，丝毫没有思想。你不要以为他们在任何时候读完过一本书，对任何一种理想深思熟虑过，或者对任何含有一丝一毫思想的事情有过深切的情感。很可以当他们是两只后脚走路的特种反芻动物。”

“这是纯粹的市僧习气，”莫尔顿支持他的意见，“他们正是这样！那些市僧们，贫民区的小商人和手艺人，为了讨好他们的工人主顾，现在跟工人运动接近起来了。那些更狡猾的大概也觉察到咱们丹麦国内发展的道路了。”

“那末你以为市僧们渐渐的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吗？”

“如果是这样也好了！我怕他们会把工人们拉下去，把他们

轉變成象自己一樣的軟體動物。”

“軟體動物，這也許說得過分尖刻了。我還沒有喪失希望，將來有一天把他們好好惊醒過來，把這些市儈改造，使他們懂得政治。”

“那末咱們叫他們沒有骨頭的人；我以為他們永遠不會變成政治上積極的人。例如，你能想象你的父親是一個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嗎？信賴他們，把權力交給他們，是危險的。咱們黨的領導現在蓄意做些什麼，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市儈氣質照例有它自己一套应付一切事情的手段。小市民是大資本家的應聲蟲；一朝爬了上去，他們就要把運動引到歧路上去。他們希望使被壓迫階級的運動和資本主義交配起來，你自己看見，結果在世界各國產生了怎樣一種荒謬怪誕的動物。尾巴和頭是驢子，身體一半是馬，一半是驢子！這樣的雜種是反常的，幸而它們是不孕的，不能進一步地繁殖。”

“那麼，你以為社會民主黨是完了嗎？”維戈的臉上現出了笑容。

“現在的社會民主黨，是完了！但是戰爭的結果，可能使它來一次革新。”

“那時候國家怎麼樣呢？不是一開頭就得把它消滅嗎？”

莫爾頓冷笑着聳了聳肩膀。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值得跟維戈和他的伙伴們爭論的。他們反對國家比之反對資本主義更厲害。看來，維戈完全不是他聽了薇拉和兩老的話所想象的那種人：他讀過不少書，而且上過波盧普高等學校的夜校。學校並沒有幫助他樹立一個明確的世界觀，倒是把他趕進了沒有道路的“無主的國土”。“他大概和我一樣，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莫爾頓心裡想。

常有这样的情形，談話自然而然地接觸到一些迫切的問題。維戈說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痛苦的；不管你动手做些什么來維持自己的精神，你碰到的只是一片空虛。

“我有幾次想去報名參加志願軍，新國王廣場的英國人那里設有招兵辦事處。我不是崇拜英國人的，一點都不是，只是不得不為一些什麼東西進行鬥爭。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在戰爭，而你卻在那里走着，完全不插手。”

莫爾頓指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办法。

“如果要打仗，那就得為自己的什麼而打仗！”他說。

男人們討論自己事情的時候，老奶奶和蓋爾達并坐着悄聲說話。

男人們談得興奮的時候，嗓子很高，老奶奶提議：“還是到我那里去好。由於他們高談哲理，什麼都聽不見。”

她把那青年婦人帶到自己的房間里，請她坐在床上，自己在一張木椅的边上坐下。老奶奶是不喜歡懶洋洋地坐着的。

老奶奶的房間不大，可是她喜歡它，五斗櫥上陳設着一些廉價的瓷器玩具和一個鍍金的花瓶，里面插着山鼠麴。五斗櫥的上面挂着一張放大的照片，是她初結婚時和她丈夫一起拍的。大力士是坐着的，她，短小嬌弱，立在他背後，把一只手擱在他的肩上。她剛剛齊他的肩頭。

“這是我的丈夫，”她自負地說。

“喔，好魁梧的身材！”蓋爾達驚嘆說。

“是呀，他是一個大力士！你可以相信，他的力氣是那樣大，因此他死也死在這上頭……”

老奶奶的聲音哽住了；她拿起手巾來擦眼睛，然後她把睡在竹床里的孫女兒的被整了整，那張小床是放在床鋪的頭邊。蓋

尔达抱住她的微僵的背，一句話不說。

“是的，她睡在我房里，”老奶奶过了一会，已經平靜了下来，說。“这样，她睡醒的时候，我就随时可以伸过手去，叫她不要哭；莫尔頓也不用赤脚在地板上走，把脚冻了。母亲是睡得象死了一样，什么都不听见。这是年轻人啊！……你一切都齐备了嗎？”老奶奶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悄声地接下去說。“这事情会一下子来的，尤其是头胎。那时候如果能对助产士說：裹裙在这个屉子里，尿布在那一个屉子里，那是很好的。啊，你这傻瓜！”她突然拍着手高叫起来。“你难道什么都沒有准备么？”爱莉莎吃了一惊，把眼睛睜了开来，看見了祖母，立刻又合上了。“这里来，”老人家打开抽屜，悄声地說。她很激动，渾身都在抖动。男人们关于政治的談論，可以用不到她，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这儿一个新的生命要出世，这把她的整个身心都占据了。“女孩子，看这里！”

抽屜里放着裹裙、裹肚带、嬰孩的衬衫，一切都放得非常整齐。

“天哪，难道要这么多嗎？”盖尔达抓住她的手，惊奇地低声問。

“是呀，假使要有一整套的話，”老奶奶郑重地說。“我們的少奶奶，她懂得一切应该怎样。可是她不想再有孩子了；她的一切东西都乱丢乱放。我想这样是不对的，有許多人見了这些小孩的衣裙非常高兴。我把一切撿起来，收拾的整整齐齐。現在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拿去。”

“她自己难道……❶”

❶ 意思說：她自己难道不是怀着孕嗎？

“当然罗。可是她希望把胎打掉，有这样愚蠢的女人！大概她不达到目的是不甘休的。所以你拿去罢！”

“謝謝，老奶奶！”盖尔达吻了吻老人家的臉，她眼睛里滿是眼泪。

“没有什么好謝的！把跳蚤掐死在面团里的面包師傅說：‘有的人吃面包，有的人挨鋼叉！’”老奶奶愉快而机敏地說。她自己很激动，可是不愿意給人家看出来。“現在咱們該上男人家那边去啦。”

十七 老祖母說道理

要薇拉安心忍受第二次的怀孕，簡直沒法說服她。开头四个月，她常常哭，每天睡到中午。祖母心里想：“謝天謝地。”她自己来照管爱莉莎和一切家务。祖母出乎意外地强壮了，甚至变得年輕了，因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可以主持什么事情。比起她以前所习惯的生活来，莫尔頓的家在她看来簡直是貴族。小爱莉莎也一天天茁壮起来，莫尔頓自己都覺得，不管怎么样，重新又脚踏实地了。母亲在厨房里張罗，讓孙女儿坐在桌子上，她的声音从那里傳來，都会起着安慰的作用。

莫尔頓受了薇拉不少的折磨，他不得不日夜向她劝說，但是很困难。因为收入的不稳定，無論哪一家随时都会遭到失业，因而打破預算，結果是連工人們的妻子都害怕生儿女。限制生育的問題越来越严重，战争又爆发了，于是就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問題。工人界的妇女开始談論这件事，而且表示了抗議，这是意識上有点覺醒的标帜。可是她們的抗議是无力的；許多江湖医生借此牟利，有很多女人病了，死了，这就是全部的结果。

薇拉並沒有特殊理由去担忧經濟情況；可是她学会了向莫尔頓巧妙地进攻，她从“在目前情勢下生育孩子的責任”上提出論据来反对他。完全不了解社会問題的她，却能把这些論証运用得多么巧妙，簡直令人惊讶。在怀孕期間，她消瘦了，莫尔頓一直在害怕她会去找那些巫婆，因为她不断地折腾他，纏住他，要他不拘怎样給她帮助。

“你有很多熟識的医生，”她說，“其中一定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

莫尔頓微笑。

“关于他們的自由思想，当然，那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錢袋也得同样准备好。我并不以为咱們的錢袋受得了这么大量的自由思想。不，我就是不敢讓你受那种手术，”他严肃地接着說。“这可能教你送命的。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能使任何人一点不受到損害。”

“你自己說，有許多劳动界的妇女采取这一个办法。”

“那是完全另一回事。她們沒有別的办法；而且她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可是有錢的人呢？你很清楚，他們孩子非常少。”

莫尔頓聳了聳肩膀，跟薇拉爭辯是沒有用的。可是他無論如何不愿把自己的孩子牺牲掉，何況生下来的可能是男孩子呢？

当他完全沒法应付薇拉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把她的姊姊叫来。只有达格瑪尔能对付她；薇拉是盲目地服从姊姊的。开头两年，她們难得会面，可是从爱莉莎长大到能跟她一道玩的时候起，达格瑪尔就常来他們家里作客。“是这个小娃娃吸引了我，絕不是你們，不是你們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以特有的率直

的态度說。她把薇拉叫作“假道学”，对她藐視而又亲热。

她和莫尔頓开头彼此都有点拘束。可是莫尔頓对她的認識逐漸加深，他的畏縮也跟着消失了。她善良、寬容，能在每个人身上发现好处。在她父母家里，除了上层阶级的人以外，对任何人都沒有好話的，这样她就更加可爱了。而且她很慷慨，老奶奶很贊賞她、尊崇她。一个人深入了解了达格瑪尔，就不能不喜欢她。达格瑪尔虽然艳丽夺目，可是莫尔頓和她站在一起时所体验到的一点厌恶之感，还是不能克服，就象穿上別人着旧了的衣服一样。

达格瑪尔一来，家里就变了个样子，立刻覺得光明舒适了。祖母的眼睛露出光輝，爱莉莎乐的直叫。达格瑪尔把她抱在手里，一陣风奔到臥室里。

“怎么，你还躺着？”她用温暖而响亮的声音对薇拉說。“得狠狠揍你一頓才好。應該对你說，你过的日子太舒服了。”

薇拉犹豫不决地瞅着她。

“我生活里什么都沒有，”她抱怨地回答。

“嘿，別提了！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好丈夫，他沒有狠狠的打你，还把你当作宝贝，你有一个美丽的孩子，馬上又要有第二个了，而且还有一个你完全配不上的可爱的老祖母！”她在老奶奶的臉頰上响响地吻了一下。

薇拉不懂得人家会羡慕她！……还有达格瑪尔姊姊，什么都有了，心里还盼望些什么！这是她絕對不能理会的。可是这毕竟鼓舞了她，使她安安静静等到了临盆的时候，总算順利地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我的青春就这样完結了，”当姊姊把孩子放到她怀里的时候，她凄惋地說。

“这是因为你没有到柏林去吗？你应该高兴才是，亲爱的。如果你羡慕那些不幸的人，那你只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天哪，你的灵魂里该多么空虚哪！”

薇拉大声哭起来。

“我是多么不幸啊！”她呜咽着。

“怎么你的舌头变得这样会说谎！”达格玛尔顿脚大叫。“马上给我停住，你是在偷窃孩子的乳汁！可怜的小娃娃，”她把身子弯到孩子身上说，“母亲不知道把自己的乳汁变得甜美些，反而啼啼哭哭把它弄坏。”她的声音温柔得出奇；当她站直的时候，眼眶里闪耀着泪水。“假使你乖乖的把孩子好好抚养，我把我顶好的一件绸衫子送给你，”她说，擦干了眼泪。

薇拉心里想：“她这样喜欢孩子，这个娃娃应该让她生了才对！”可是嘴里说：

“那么，你还得把金别针送给我。”她脸上露出笑容。

“好吧，这不在乎，把别针也给你！那么请你起来照料家里的事情罢。否则就得教老奶奶一个人张罗一切去了。”

薇拉服服贴贴地穿上袜子和衬衣。达格玛尔姊姊是好心人，她从小就这样；把身上最后一件衬衫脱下来都肯。

这回生下来的又是女儿，莫尔顿有点儿失望。祖母更用不着说：薇拉不在面前的时候，她简直吵骂起来。

“呸，这象什么，连生两个女的！”她轻蔑地说。“很明显，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得不到！”

“妈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尔顿问。

“我是说，这是大家知道的，对于男孩子需要多放一点热情下去。男人比女人需要更多的热力，从男孩子吃起奶来有力得

多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所以多少裹裙也不够用。”

“媽媽，你知道，也許因为……可是女孩子既已生了下来，咱們也應該为她高兴。事已如此，只有接受下来。”

“能有什么办法呢！”老奶奶冷冷地回答。“还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专家，能把女孩子变为男孩子。可是古話說，自私自利的人只会生女孩子，不是沒有道理的。男孩子是需要更多精力的。你爱怎样，就怎样解釋！”

一般說来，老奶奶对薇拉远不是很喜欢的：尽管她装闊太太，只要她性情和藹也罢了！可是在这方面也是不够的，她沒有在她的周圍发散出光和热。莫尔頓为什么和她結婚，簡直不可理解。但无论如何，她是他的妻子，所以，他應該待她好。

莫尔頓也得在心底里承認，象达格瑪尔那样和藹的性格，薇拉是沒有的。他对达格瑪尔的成見現在改变了：他經常有机会把两姊妹拿来比較。表面上她們很相象，可是按照性格說来，是多么不同啊！薇拉难得对人說心里話，难得給人一点愉快，立刻又緘默了。达格瑪尔一直发散着光和热，仿佛她的身体里面不断地有着一种要求，要对別人表示她的好心腸，把一把把的快乐撒向众人。她从来不会阴郁、驕傲、自私，也許她的罪孽也是由于她稟性中間那种天生的慷慨。

莫尔頓晚上常常出去，即使他沒有課，沒有集会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在家缺乏舒适和精神上的安宁，而孩子們又有祖母很好地照管着。有时候，順便上青鳥劇場去听达格瑪尔的唱歌和朗誦，在表演节目之間和她聊聊天。她坐到他的桌子上来，于是他們就談到前綫的事件以及生活中的日常瑣事。莫尔頓很惊奇她在舞台上的态度多么鎮靜尊嚴，一点看不出激动或卖弄风情的意思。可是当前排的老紳士們拿手杖去碰她的脚，仿佛他們每

个人都占有着她的时候，使他感到狂怒。

他回到家里，薇拉淌着眼泪，满口埋怨，跟他吵鬧，可是他的印象是：这并不很严重，无非要把恶劣的情緒发泄一下而已。她不久就平靜下来，津津有味地打听姊姊怎么打扮，观众对她的态度怎样。保持精神常态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

有一天，莫尔頓从城里回来，看見桌子上有一張通知，要向他收回房子，房东的理由是他們自己要用。

“他們不过这么說，”老奶奶說明。“我告訴你：他們看来，咱們是一班太不安靜的房客。”

“太不安靜？媽媽，你說的什么意思？”莫尔頓犹豫不决地望着母亲。

“娶一位害偏头痛和忧郁病的闊太太作妻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是娶一个能工作、不发瘋的普通姑娘或女職員之类就好了。”

莫尔頓带着心緒不宁的神气开始收拾他的写字台。

“薇拉和爱莉莎在哪里？”他无精打采地問。

“散步去了；給孩子买了一件新罩衫，那么就該穿給人看去了。她穿了这件衣服，真象一只小猫！”

厨房間里炊爐上什么东西沸騰了出来，老奶奶赶紧跑过去。过了不久她回来。

“你大概以为你的妻子躺在床上大号大叫，人家不听见，”她憤慨地說。“有时候，她簡直嚎的整个街坊都听到。你試試看，能不能教随便哪一个相信，她不过象一般女人一样，因为要分娩了所以嚎叫。不，大家以为你打她呢。就是这么回事！”

莫尔頓面色变了。

“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对她說：‘不要哭了，邻

居們以为你的丈夫虐待你!’她說:‘正是这样嘛,’嚎得更响了。”

“薇拉不至于撒这样的瞞天大誑吧!”

莫尔頓看着他母亲,他的那副神气,仿佛什么重家伙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

她握住他的手,温存地撫摩着。

“你不要把这事情太放在心上,因为你要知道,按她的見解,你既然使她怀了孕,你就是虐待她。現在的新式女子,她們对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看法的。”

“媽媽,你簡直不喜欢薇拉!”

“不,我甚至极愿意喜欢她,我是好心腸的人!只是她應該举动合礼,不要使人家以为丈夫打她。”

“大概沒有人会这样想。”

“噯,噯,好儿子,你以为是这样;可是你不了解人,把他們看得太好了。不,人們老喜欢相信頂頂坏的事情。”

事情并不象母亲想象的那么糟;她只是跟薇拉的性格不容易合得上来。要不是这一点,那么一般說来,她們相处得还不错。薇拉毕竟是她的女儿媳妇,而生活又教会了老太太对許多事情都很随和。家里大部分的工作她都做了,她所采取的方式,常常把薇拉弄得进退維谷。“不行,做这事情,你太嬌貴了,”她說着就把薇拉手里的活接了过去。薇拉总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嘲笑呢,还是客气?可是她很感激祖母:孩子們差不多全部時間和她在一起,可惜的是薇拉从来沒有因为自己的孩子而产生过妒忌的念头。

目前产生的情况使莫尔頓不得不考虑。那么非搬場不行了。可是搬到哪里去呢?随便搬到哪一所公共宿舍里去,上下左右全是房客,那就是出了虎穴,进了龙潭。这一种“鴿子籠式”①的

房子他受不了。他心里想，母亲虽然有点夸大，可是不管什么地方，在这样的房子里，将来引起邻居麻烦的借口总是有的。最近一时夜里，薇拉那种失望情绪的发作越来越勤了，那时候一切声音听的格外清楚。母亲的话使莫尔顿害怕，他已经觉到，薇拉的号哭诉苦，黑暗里会传到隔墙，妨碍人家睡觉。他预先在发抖。

“咱们还是住到城外什么地方去吧？”他闷闷地说。

“孩子，这事情你自己决定！我到处都是好的，对孩子来说，这只有益处。可是假使要薇拉离开城里，她会说什么话呢？”

“大约她看到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她会习惯起来的！”莫尔顿回答的意外尖锐。“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打算跟她商量。”

母亲赞同地点点头：也许他比之从外表上看去有着更多的丈夫气。

“目前一切东西都这么贵，住在城外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也容易些，”他沉默了一会，又添补了一句。

老人家毅然决然支持他这个主张。物价高涨，一切都缺乏，再过下去，越来越艰难了。商人们说：“这是战争嘛！”这儿在京城里，要为每一样小东西奔走，钱袋一天到晚离不开手。还得象叫化子一样央求人，商人把货物卖给你仿佛是施舍似的。在农村里，可以把马铃薯和一年到头做汤的菜根存储起来，也许可以弄到咸猪肉；鸡蛋牛奶是直接向农民买的。这儿每一样零碎东西都得去追寻。难道这算是体面人家的家务吗？一刻不停地奔跑着，一会儿为了一升马铃薯或是一小堆红萝卜，一会儿化十个欧耳去买现成的芥菜子，一会为一壶牛奶或是一杯乳脂，而且这大概还不是乳脂，只是牛奶对上一些什么！薇拉认为这是自然的现

① 原文作“抽屉式”。

象，可是老奶奶怎么也忍不下来：在他們家乡，最下等的穷人才过着这样的生活。

“你努力一下，一定要有园子，”她說。“在农村里，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自己种的。”

“嘿，媽媽，芥子你反正不能种呀！”莫尔頓故意嘔她。

“真的嗎？我得种出一些更难种的东西来，”老太太傲然回答，意味深长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哈，你这个淘气的家伙！看来，你是要討打！”她重新高兴起来。

他們考虑了出路之后，两个人都感到轻松了一些。

当然，房子一定要带园子。莫尔頓已經預先感到能在地里翻弄的乐趣了：只要有石路就够了！还要近水，可以游泳划船。

白天，莫尔頓騎上脚踏車上市中心去。市政厅广场有一个买卖土地的事务所，它也报道有关消夏住处的消息。騎脚踏車在城里走，他已經不习惯了，交通又非常拥挤，穿过去可不容易。战争把人們都赶到街上来了；住宅，办事处，工場里似乎容不下他們。京城里最大的工人区的大动脉，一条窄窄的奈列勃罗街挤满了人。車輛要讓到旁边小路上，等到行人稀少一些，可以通过的时候再走。挟着皮包的人钻进它們中間，再向前面飞跑过去。这班发着战争所引起的黄金热的頑强的人都在追逐着幸运。大部分人，不但不相信幸运，也沒有梦想过，只是被恐慌所包围住了。人們失去了鎮靜，不再是頹唐昏沉的了：在許多人的臉上露出了对未来日子的恐惧；另外一些人的臉色表現了不管怎样要給自己打出一条路来的那种貪婪、愚蠢、殘酷的愿望。人們只想着自己，往前挤。赶車的吆喝、吵罵，赶着牲口，汽車不住地响着喇叭。莫尔頓不得不下来，推着車子走。在环形路附近想要帮助一个老太太走到路的对面，可是他不得不放弃他的意图；又是

腳踏車，又是她，他一個人對付不了；把腳踏車留下來是危險的：人開始在公然偷竊了。

“等警察來罷，”他向她耳朵裏喊了一聲，自己沿着墓園的圍牆緩緩地向河濱路走去。

馬路上站着一大堆人。有幾個後備隊的兵士，因為他們是從家庭里和工作的地方被硬拉出來的，因此，他們把軍服脫下，掛在路燈上表示抗議，身上只穿着一件襯衫。他們的樣子很滑稽，四周的人群叫鬧哄笑。有幾個人把自己的短大衣和上裝脫下來拋給那幾個兵士。可是他們穿上身之後，變得更加滑稽了。一個細長腿，着紅襯褲的兵士，穿上了短大衣，活象一只仙鶴。

一個年輕人騎着腳踏車突然到來，拋給他們每人一條褲子；人群中間歡呼起來。那年輕人把腳踏車靠在人行道旁的石柱上，跳到上面，向這一堆人說：

“這是一班工人，他們有妻子兒女，”他指着這一班反軍國主義者高聲叫道。“一句話沒有，就解除了他們的工作，強逼他們穿上軍服，塞進後備隊里，把他們的妻子兒女丟在家里餓死。他們再也忍不下去了。把你們的軍服給我，我代你們交給上級去。”

四面八方喝起采來，可是突然在人群面前出現的警備車把這一陣喝采攪亂了。警察衝進人群，拿着用皮帶套在手腕上的木棍，不分皂白，左右亂打。兩個警察把那年青的暴動分子從石柱上拉下來，向一輛警備車拖去；他抵抗着，竭力從他們手里掙扎出來，可是每次頭上都挨了一木棍。這是一個反對黨的小伙子；莫爾頓似乎在時鐘社遇見過他。啊，不是！這就是宣戰那一天唱歌嘲笑戰爭的那個青年工人：當木棍把他的鴨舌帽打落的時候，莫爾頓認出來了。可是就在這時候莫爾頓自己背上狠狠

的挨了一下；他后面站着一个壮健的警察。

“走开！”他嘶哑地发着命令。

莫尔顿惊奇地望着他。

“您这样突然的打人，”他说，“难道是必要的吗？”

“别做声，走开！”那警察用手转着那根套在腕上的木棍，仿佛准备打莫尔顿的头。

莫尔顿赶紧跳上脚踏车。

他把脚踏车存在一个熟识的报摊老板那里，走到办事处，得到了几个他所需要的地址，然后穿过市政厅广场，到几家大报的编辑部去，在那里遇上了贝莱，刚读完了最后的一些战事消息的电报。贝莱装出过分愉快的样子握住他的手。

“不要这样用力，”莫尔顿微微一哆嗦，说。“我差点挨上了你们一个警察的木棍。”

贝莱睁大了眼睛。

“你说笑话？”

莫尔顿简单地把经过的事情说了一遍。

“你们那些警察，简直是畜生！”他带着苦笑说。“你们有意把他们从地主的马夫中间收集拢来的。他们还没有接触过文化，已经预先憎恨我们这班市民了。”

贝莱耸了耸肩膀。

“我们需要秩序，猛犬是最好的维持秩序者。它不会参加商谈，也不理会甜言蜜语。学我的样子，我一看见人群，总是绕过它走。”

“你一向这样做的！”莫尔顿挖苦地冷笑了一声，添上一句。

贝莱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上。

“朋友，听我说，只此一次：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罢。活人

需要生活，而且必須过眼前的生活！老是翻陈帳，到头来是要厌倦的。咱們还是上酒店去喝一杯，随便談談罢。只是閑談，不涉政治！”

貝萊穿一身英国式的灰色衣服，跟他那越来越显得花白的濃密的长头发很相称。他发胖了，因此衣服紧紧裹着身体。貝萊是一个漂亮的男子，自信、鎮定，有着民主党人的庄严而夸張的手势，这些手势和他很相称。他已經有了声望，因为他在管理市的財政，还有国会里的工作，在那里他参加那些幕后决定的問題的討論。走路的人都回过头来对他望，很多人，主要是穿着講究的人，都恭敬地向他脫帽鞠躬。

“你那里現在大概很忙碌，”当他們在一只当作桌子用的空酒桶前面坐下来，叫了一杯葡萄酒的时候，莫尔頓向市政厅那面点点头說。

“对，对，为了这战争不得不操一点儿心。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因为咱們需要的一切，国内都有，咱們也不抱怨生活。”

“哪能——这样？”莫尔頓拉长了調子說。“无论如何，有些人是过着很富裕的生活！”

“假使一定要叫咱們自己來說，那么，大概沒有另外一个中立国的工人，生活过得象咱們国内这样好的。”

“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使他們的工人相信同样的事情，瑞典也是如此。要是咱們能做到使每一个劳动者相信他是生活在宇宙間最好的国度里，那一切都好极了！”

貝萊举起一只手。

“不談政治！”他半开玩笑地对莫尔頓警告。

莫尔頓冷笑。

“那么你自己也不要再欺騙我。我不是牛，假使給它戴上綠

眼鏡，它就會把木屑當青草吃！”

貝萊把自己的空杯子轉着，沒有回答。

“說正經話，莫爾頓，”他微微放低了聲音說，“你對於目前的情勢怎麼看法？按照你的意見，咱們會不會牽入戰爭？”

莫爾頓聳了聳肩膀。

“誰知道呢？暫時咱們是在戰場上扮演豺狼的角色，靠殘余的東西，把自己喂的胖胖的。”

“在我看來，你對咱們的判斷太嚴厲了，太嚴厲了。假使咱們不利用這筆收入，它就會轉到別國手里。要知道咱們得生活哪。”

“對，每個人都不得不吃偷來的東西。好象是這樣說吧？”莫爾頓尖銳地回答。

貝萊嘆了口氣。他彎着背坐着，仿佛一下子變老了，疲累了。他突然挺起腰板。

“再來一杯罷？不要了？可是我還要喝。我非常喜歡這種酒的滋味。這種味道全靠保存在塗焦油的木桶里。這一點你自己也知道。坦白說，有一樁事情我不能理解。對於德國的內部情形和咱們在那邊的領導人，你知道的比我多，能不能把黨里八位同志^①的行動給我解釋一下？他們一開始就行動別扭。就算由於當時的一切情況使他們驚訝，所以這樣，可是他們進一步地抖起威風來，據說，甚至組織起自己的黨來了。”

“我對他們，比之對那坦然蔑棄咱們的綱領，和戰爭發動者投一致票的一百五十個或那兒所有的黨員，了解得多。可是，朋

^① 這是指德國的革命活動家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梅林、蔡特金、皮克等德國
斯巴達克團和共產黨的創始人。——俄譯本注

友，这是极端政治性的問題啊！”

貝萊假装沒有听到。

“可是祖国怎么办呢？”他带着深刻悲伤的表情問。“它难道是跟咱們完全漠不相关的嗎？”他瞅着莫尔頓的那副神气，仿佛許多事情都要以他的回答为轉移。“如果咱們的人民也必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那么說什么資本主义和剝削制度呢？要知道个人是为全体而存在的，按照你的意思，可不是这样嗎？”

“我以为，这样咱們太便宜了，”莫尔頓坚定地回答。“恰恰这时候，咱們对一切事情需要有更远大的眼光。咱們有一个必須为它斗争的前途；讓別人去考虑今天和寻找出路罢。他們从前自己把事情搞糟了，現在来清理。”

“莫尔頓，对，对，我不打算替最高政策辯护了；你对它知道的比我多。可是假使祖国遭到了灾禍，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反正一样，难道可以对它說：‘亲爱的，这沒有我的事，不与我相干！’难道其他国家的同志們，仅仅因为他們的外交政策和資本家应对战争負責，就束手坐視，讓敌人来踐踏他們祖国的土地嗎？如果丹麦遭到灾禍，来号召你的时候，你难道自己会說：‘我一个手指头也不預备动彈！’嗎？”他非常激动地望着莫尔頓。

“我不知道，”莫尔頓頹丧地回答。“关于祖国的問題是太复杂了。跟它的关系是这样密切，以至不可能了解，應該牺牲誰，應該牺牲什么。关于祖国母亲的話听起来說服力很大，大家为她赴湯蹈火，并不考虑她有罪沒有罪。可是假使这一位老母亲，对于她的絕大多數的儿女，是一个凶恶的后母，那怎么样呢？为什么要为了她赴湯蹈火呢？”他沉默了一忽。“他們終究还是去的，而且恰恰是他們，抱着特殊的热誠去为她牺牲生命。假使事

情真的变得非常糟，我可能也会去。”

“咱们都有什么东西要保卫，”貝萊热烈地叫起来。“不管怎样，祖国是活在咱们的心里的！”

“我不能不想，咱们是过于轻信了：有某些集团太厚颜无耻地在使咱们上钩，他们只要把祖国这个观念当作钓饵挂在钩上，咱们就上钩了。祖国遭到了危险，不错！可是其他的参战国都喊着同样的话。法国，你看见吗？是被迫参战的，可是德、奥、英、俄都表示自己同样的没有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是魔鬼，还是天使在发动战争呢？”莫尔顿痛苦地说，显然，这些问题在折磨着他。

貝萊偷偷看了他一眼：莫尔顿对这件事情难道真的这样关心吗？

“鬼知道原因在哪里，”貝萊比较镇静地说，“也许是某些自然力在猖狂，或者由于世界局势的尖锐化？关于势力集团的话我不大相信；战争是一向存在的，在资本家出现以前很久，不是已经谈到军火投机商人了吗？”

“貝萊，无论如何，这战争不是比尔—戈略克的：他的战场是和平的劳动。如果为了提高他的战斗情绪，必须使他相信，他的朴素和平的家庭受到了威胁，你难道不感到难受吗？在德国，他们拿俄国人毁坏他们的房子，残杀他们的孩子，奸淫他们的妇女来恐吓人民。在英国和法国，拿普鲁士的铁腕专政来恐吓群众，据说，人民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是呀，是呀！咱们在这儿坐着聊天，可是同时，事情在按部就班进行，老朋友，我和你都不能改变它们！”貝萊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再说，你的太太和孩子们好吗？”

“好得很。顺便告诉你，我们想搬到乡下去住，学你的样子。”

那里的空气对孩子们更有好处。”

“可是我們要搬进城里去。自从有人把我們的玻璃窗打碎那时候起，爱倫已經不大喜欢住在乡下了。”

“难道就这么严重嗎？我想，这不过小孩子恶作剧罢了。”

“是呀，是某些行动激烈的年轻人。我們也不去追究这个事情。可是踪迹和时鐘社有关，”貝萊严厉地望着莫尔頓差不多有分把鐘。“除此以外，我还可以方便些，”他添补了一句，回过头来找堂倌付賬。

他們一道走上市政厅广场。

“你毅然决然地負起建設新的街区的責任来了，”莫尔頓衷心地贊叹說。“昨天我騎脚踏車經過瓦列比亚到維格尔斯列甫这条路，不能不說，你的市郊的計劃是宏偉的，了不起的大路，不比維也納的差。”

“你也这样說嗎！”貝萊欣然看着莫尔頓說。“現在就和我一道去，我把咱們市区建設的計劃給你看。我希望，咱們会逐漸把这市建設得煥然一新。以前的建設是多么荒唐呀！”

貝萊帶莫尔頓走进制图室，把計劃图打开給他看。广闊的、分布得很美丽的大道，栽滿綠树的街衢，有水池和噴泉的公园，計劃的很美丽，很大胆！貝萊是一貫的，一切都表現了宏大的規模。

莫尔頓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啊，这一定很宏偉。可是你們打算把工人住宅放在哪里呢？”

“是呀，这是一个难問題。”貝萊沉默了一下。“在咱們現在正要开辟的林蔭道上沒法容納工人住宅的。”

“为什么？”

“那兒的地很貴，市政府沒有力量。”

“可是听说每一平方公尺的住宅面积，穷人付的钱比有钱的人多得多。”

“这也許本身是真的。可是……你自己懂得，林蔭大道应该作为都市的点缀，工人的住宅，随你怎么样，总不能把它们叫作点缀品的。单是小孩子就把一切糟蹋了，我意思说，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大概不能不承认吧，工人区照例产生一种凄惨的印象。”

“那要看怎样造法。当然可以同意，在活泼的孩子们旁边，要使草坪花坛保持整洁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要看重点放在哪一方面。那么，目前你主要是为生活富裕的居民建设。”

“暂时，是的。在计划两旁的街区之前，先需要把主要交通线整理就绪。”

“住宅的需要呢？你们对那些没有屋子住的人怎么办？”

“对呀，这难道不是顶荒唐的事情吗？战争把几百万男人赶出屋子，把他们消灭掉，所有的国家依然在闹房荒。可以预料得到目前的局势将迫使咱们人口更加密集起来。暂时咱们不得不替多子女的人家盖一些临时房屋。逐渐的再及其他。性急的朋友，将来会轮到他的！”他发觉莫尔顿脸上那种怀疑的神气，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反复地说。

莫尔顿想要说什么，但是忍住了：他们的看法本来已经有很大的分歧了。

“当然罗，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临时房屋隔离起来，比之拆毁它们要简单些，”他仅仅指出了这一点，随即向门口走去。

贝莱陪他走到走廊上。

“那么假使敌人向祖国进攻时，你是否保卫它，还拿不定？”他临别时握住他的手，带着嘲笑的神气问。

“如果它确是一个巫婆，养活了我仅仅为了以后把我屠杀，那我不会去保卫它的，”莫尔顿用同样的语气回答。“我还要把一根木桩插到它肚皮里，象童话里的汉斯一样①。”

“那么你在这儿毕竟住在姜糖饼的房子里，”贝莱赶上去，笑着向他喊。

“对，咱们好好努力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所有的穷人，”莫尔顿老远回答；同样微笑着挥舞他的帽子。

贝莱站在走廊上向他点头作别，那时莫尔顿已经走到大门口。贝莱是那么魁伟威严，象一个领袖或指挥官，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上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东西，仿佛在订立一套征服新世界的计划。当莫尔顿转向高大的正门的时候，他们又一次的彼此微笑，可是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挑衅的火花。

十八 莫尔顿买别墅，感情上起了波动

莫尔顿选择了几个不动产买卖事务所里拿来的地址，从中央站坐上火车，开始看报。

他一个人坐在客车的一个小小的单间里，大多数旅客都宁愿坐在设有软垫的靠手椅和躺椅的现代式列车里。他离家出来，心绪很恶劣，正象常时一样：薇拉不愿意他一个人走，自己陪他去，她又不肯。莫尔顿心里很紊乱：和妻子的关系，不能分出足够时间来照看孩子，这一切都教他难受。跟贝莱的谈话也使

① 格里姆兄弟的童话里讲汉斯和他的妹妹走进森林，看见一所用姜糖饼盖成的房子，这是一所女巫的住宅，引诱孩子俩进来，慢慢把他们吞吃掉。汉斯乘女巫睡着的时候，用一根木桩刺入她的肚子里，把她杀死，逃了出来。

他煩惱。當日內就要離開自己的住宅的時候，依然不能真正享受到這一分自由，然而卻又感到輕鬆，真奇怪！這天天氣非常好，春天的天空一點雲翳沒有，太陽照耀屋頂；可是總覺到有什麼不足。該死的孤寂之感，沒法擺脫！

一個身形遮住了窗口，傳來了叩玻璃窗的聲音。達格瑪爾穿着淺灰色的衣裙，站在月台上，非常美麗動人。

她走進來說：“我和你一道去。你用不着一個人坐火車去看房子，徒然往返跋涉，感到郁悶。讓我們離開這兒，”她說話的口气，簡直不容人異議。“我找到一間携狗的旅客坐的包房間。雖然最近十五年來國內沒有發現過跳蚤，人們還是害怕。莫爾頓，咱們在一切事情上，遲緩到什麼地步！”

她笑着，嘮叨着，她的响亮的嗓音象春天的鳥語。太陽已經把她的皮膚晒成金黃色。

“是呀，人基本上是極端遲緩的動物，”莫爾頓回答，竭力配合達格瑪爾那種隨隨便便的口气。“在西西里，有一次我走到坐落在二三千呎高的山頂上一个小村庄里。居民把羊吃的草、水、燃料等一切東西都背到那里，因為几千年前海盜曾經襲擊過他們！”

達格瑪爾笑了起來。

“莫爾頓，这不坏。現在你就面臨着這一切。”

“不，這是真話，我親自到過这个小村庄里。”

“好吧，好吧！就這樣罷，讓我們相信罷！可是等下一次再把這事情講給什麼人听去。”

“然而比起那些母雞來，這就算不了什麼，”莫爾頓改換了教訓的口气，接下去說。“它們直到現在只會在木桩上睡覺，因為天曉得在几百万年以前，它們為了免得落到狐狸的口里，在森林裡

的树林上睡觉。”

“可是这跟我的媽媽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达格瑪尔接上去說。“她相信只要多吃大蒜，就可以长寿，因为瑪土撒拉①差不多活了一千岁。”

“难道瑪土撒拉是吃大蒜的嗎？”

“大概是的，要知道他是犹太人哪。”

达格瑪尔在窗口坐坐适意，正象一个准备把時間尽量过得舒服些的人。她身上荡漾着青春的魅力，举止象一位幸福的妻子。莫尔頓对她感到艳羨。

“你到底在扮演怎么样人？”莫尔頓微微带一点嘲弄的味道問。

“我不过和我所喜欢的作家坐火車到农村里去看房子，”她把嘴一呶，有意装出呆傻的神气望着莫尔頓。“可能有一天姑娘也得出嫁哪！”

“的的确确，你为什么不出嫁呢？”莫尔頓突然冲口而出。“象你这么……”

达格瑪尔的淘气模样变成了非常严肃。她用誠实、坦白、率直的眼光正視着他，这种眼光他永远找不到解釋，可是常常使他記起西拉庫慈②附近的阿萊土慈③泉水，这是一个惊人地清彻的山泉，可以看到上百呎深的泉底上的最小的东西。为什么薇拉从来不曾这样坦白地用她明朗的眼光向他注視过？

① 該隱的玄孙，活到九百六十九岁，見旧約創世記第五章。

② 西拉庫慈是西西里島东岸的一个地方。

③ 阿萊土慈是西拉庫慈附近奧尔蒂迦小島上一个著名的泉水。据希腊神話里說，阿萊土慈是猎神第安娜手下的一个水仙，被河神追逐，逃到这里，第安娜把她变成这一泓泉水。水不与河水相通，非常澄彻。

“莫尔頓，你要懂得，”她每个字囁嚅着低声說，“还没有知道有什么人愿意和我結婚，可不是？也还不知道，我是否一定愿意跟什么人結婚。一个能够和男人同居几天的女人是不相信爱情的。”說这句话的时候，她意味深长地瞅着他。

莫尔頓懂得她指的是什么，把头轉了开去。

他們沒有留心火車已經开动。它穿过敷設在城市下面的隧道，向曠野中馳去。港口已經落在后面，松德海峡在眼前展开。达格瑪尔轉过头来对莫尔頓微笑，嘴角上悲伤的皺紋还没有平帖，也許它是表示生气，或者表示痛苦吧？可是这笑容非常开朗，里头含着母性的爱，似乎又在寬恕，又在祝福。莫尔頓仿佛現在才了解她，同样开始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苦悶。

“現在讓咱們把時間过得舒舒服服，不要去談那些正經事了，”她說了，仿佛突然緘默起来。“只有一件事，我希望最好把它結束了！”她严肃地瞅着他。

“什么事呢？”莫尔頓知道她在想什么，他的心跳得更快了。

“莫尔頓，你老是这样古怪地瞅着我。你也希望最好不要看我，可是不成，一切都可以直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哎，你这个可怜的人！了解人的感情难道是这样困难嗎？你还算是革命家哩！”她把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另外一只手輕輕的拍着它。

“我們革命家幻想的是……自由的女人，”他紅着臉咕囁着，仿佛犯了罪，當場給人抓住。

“对呀，可不是嗎？幻想的是不把自己出卖的女人。要知道咱們俩都过着现实的生活。你的工人們，咱們的工人們，他們也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双手，因为你說，这是他們唯一能支配的財產。可是，莫尔頓啊，假如按照你方才的提議，我馬上嫁了什么

人，你也許对我另眼看待。可是那时候我不但出卖我的身体，还要出卖我的灵魂！这难道好一点嗎？”

“你說的对。我是一个市僧，一个伪善的人！請你原諒！”他抱住她的肩膀，凝視着她的面孔，吻了她一下。

达格瑪尔瞅着他，仿佛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臉上起了一陣紅暈，眼睛里突然滿含着泪水。眼泪好象从一座噴泉里，从地下的泉源里突然涌了出来。她急急忙忙跑到过道里，站在窗口，背向着莫尔頓。

过了不多久，她走回来，坐在他对面，微微带笑，眨着眼睛。

“对不起，”她說，声音还没有完全平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男人的真正純洁的吻。現在我第一次全心全意地吻一个男人……我，这样的丑恶！”她躲到角落里，用头巾遮住了臉。

莫尔頓一动不动地坐着，可是他的心，象波濤上面的一只小划子，忽而跳到半空，忽而一直落下。这儿达格瑪尔在他面前，跟薇拉簡直一模一样，粗粗一看，会把她們認錯。一个內心的声音悄悄地对他說：“这儿才是你的薇拉！”可是她們多么不同啊。达格瑪尔的激动的灵魂，完全在她的臉上反映了出来，她变得更美丽了，她是那么好看，教人的心揪紧来。为什么他仅仅得到一个美人的影子，而沒有得到女人本身？为了达格瑪尔可以牺牲一切。現在莫尔頓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年輕人年老人都被她迷住，为了她离弃妻子，抛开家庭。达格瑪尔認為这一切完全是自然的：她把自己精神上的宝藏毫不吝惜地施舍給人，同时她也毫不經意地使殷实的老头儿和青年的純袴子破产，把一切立刻散給他人。很多錢从她一双温暖柔軟的手里經過，可是她什么都沒給自己留下。一种施舍、救助、分享的永不厭足的要求，似乎就是她本質上隱藏着的动力。难道这就給予上帝和随便什么人

以裁判她的权利嗎！可是任何一絲一毫的改变，就会破坏了整个迷人的形象。說实話，莫尔頓也沒有感覺到有这样改变的必要，只要……

“你已經大旨选定了所要住的地方嗎？”达格瑪尔把头巾扔开了，問。

“沒有，但是咱們就要看去，我有一所別墅的地址，可能适合我的需要的。地方寬大，价錢便宜，还帶上一个老的果树园。”

他們在一个小站上下車，沿路走去，向过路的人打听一所也許就在車站近旁的“吉姆”別庄。最后这一点并不符合事实，可是这名字很吸引人：他們两人都很喜欢吉普林①的这本小說。按照經紀人的描写来判断，这是一所寬闊的田庄，非常整齐；而且卖价便宜得不能相信；屋主人年紀老，照管不了那个大的果树园，单这个果树园就能抵偿全部的花費，住在那里可以完全不用花錢。

他們在路上一道研究那广告說明書。达格瑪尔对它的兴趣，并不下于莫尔頓。

“只要想，生活不用花錢，只管摘苹果就是！有一所自家的別墅！莫尔頓，孩子們該多高兴啊！瞧，到啦，‘吉姆’別庄！”她的欢欣的声調里突然显出了失望，仿佛汽車煞車煞得太快了。

他們站在一座鉄皮盖頂、荒廢不堪的老屋的柵篱門的前面；所謂“大的果园”只是几株霉腐、枯萎的苹果树。台阶上站着一个老头儿，巴巴的望着这两个陌生人。

“得进去一下，否則他要不高兴的，”达格瑪尔提議。“咱們說房子太小就是。”

① 吉普林(1865—1936)，英國詩人及小說家。吉姆是他的長篇名著。

老头儿把他的产业指给他们看，一面不断唠叨着。他得意地特别指出，这地段上的一切，都是他在另外一些田庄上工作之后，晚上回来亲手盖的。

“这花费了好多年，好多年，”他用视力衰弱的眼睛望着他们，反复地说。“不能有很多的休息，不，哪里有！可是我还是愿意把这座房子卖给你们，因为你们这么年轻漂亮。你们要吧？要的，可不是？”他那拄着一根弯曲的杖的手在哆嗦。“也许，你们觉得它不够富丽？哎，买了去罢！如果成的话，就买了罢！”他挥着那只空着的手。

一间狭窄的卧室里，他的妻子戴着手套和风帽，躺在床上；空气沉浊得教人逃走，地板全是墨黑的。

“怎么，这儿是泥地吗？”达格玛尔叫了起来。

“不——，这是真正的松板；可是我们是穿着木屐走的。你们看这里罢！”他把垫褥掀起：女人旁边躺着一头乳猪，她用一個瓶在垫褥下面喂它。

“它是邻近的一所别庄里跑来的，”那女人沉重地吐了一口气，向他们解释。“主人不要它，因为它发育的不齐全，那古怪老头儿说：‘不坏，你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把它喂养起来罢。’瞧着这么年轻一对儿多可爱！大概是夫妇吧？”

“对，差不多，”达格玛尔笑着回答。“再会，老奶奶，祝您早早痊愈！”

那老太婆还想问一些什么，可是达格玛尔示意莫尔顿，这可怕的空气使她难受。

“很抱歉，这房子我们觉得小了，”莫尔顿向栅篱门走去的时候说，把一支雪茄递给老头。

“哎哟，应该说，很可惜！一般说来，这是一所很好的房子，

我工作下来，晚上亲手盖的。”

“您的计划很不坏。可是我要请教，您怎么想起把这所别庄叫做‘吉姆’？”

“噢，我可以告诉您，而且不要您钱。您要知道，我妻子的姓名叫卡伦·姚根生，我自己叫玛特生。我们把两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拼成了庄子的名字。当然，这是我想出来的，真正的机伶女人是没有的。”

“真的没有吗？”达格玛尔奋然叫了起来。“您的妻子看去不笨。她害的什么病哪？”

“害病？她什么病都没有，仅仅是年纪到了。医生说，她可能一天一天地走向死亡，她害的是老弱病。”

“那您以后很糟啦，”达格玛尔同情地摸摸他的袖口。

“那时候我可以进养老院，反正都是一样。只要把这些破东西丢开手就是，否则……那末，再会了！祝望你们在别的地方获得成功。”

“应该是我们祝望您得到成功，”莫尔顿回答。

他们回到车站，越过铁轨，沿着河岸继续前进。两个人都感到失望。

“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字，可是这么俗气的解释！”达格玛尔最后说。

“是呀，一所宽阔的田庄，带上一座大的老果树园！”莫尔顿接口说。“这个当上得不小！”

“是呀，是呀！可是……哎，莫尔顿，一个人老了多少可怕！”达格玛尔哆嗦了一下。“但是要知道，这也决不是一定的；有的人是永远不老的。例如你的母亲。”

“我们家里人一般是不会老的。一切都系于脑子的活动。它

不讓我們硬化。”

“對我們女人說來，這問題毋寧是在於心靈上，而不是在於‘機伶’上面：你剛才聽見，它對我們多么重要！”達格瑪爾响亮地笑了起來。“因此，我們这么喜欢喝咖啡，它是有强心作用的。”

“怎么回事？这倒是新聞！”

“是呀，是呀！看你自己的母亲……莫尔頓，你有一个多了不起的母亲！她一天要喝上不下二十杯的咖啡，而且現在她喝的只是代用品哪，可怜的女人！可是她依然永远年輕。再說，我餓了，頂好也喝点咖啡。咱們上疗养区的旅館去。”

莫尔頓对这儿有沒有旅館表示怀疑。

“在漁村里常常会找得到的，要知道漁民是以此为生的。咱們去罢，我請客。”当莫尔頓反对的时候，她又添补了一句：“你一定要答允我，否則你的自由思想就值不了什么。”

旅館的有遮檐的露台上坐着很多顧客，都是从京城里来的旅客和瑞典的快艇運動員。達格瑪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仿佛一道阳光掠过男人們的臉上，連堂倌們都放下工作，望着她的背影。有很多男人站起来向她招呼，引起了带着諷刺的眼光、心怀嫉妒地打量着她的那些女伴們的不滿。達格瑪爾對他們全不理會；他們順着露台走去寻找空座的时候，她一路贊嘆着这带絕妙的风景。莫尔頓呢，恰恰相反，感到有点沮喪。

他多么羡慕她善于珍視現在！他自己只是生活在未来，而这个特点也可以用来說明他所體驗到的孤寂之感。而達格瑪爾呢……她輕輕地用脚推推他。

“你这个无产者，举动大胆些！沒有什么使你垂头丧气的理由。你的样子恰恰象一个代人充当新兵的乡下孩子！我現在把这里的一班人介紹給你，这也許能給你鼓励！”她用她柔軟光滑

的手把他的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这里这个有着红头发、红鼻子的是瑞典人。他是百万富翁，又是呆子。他在拿咱们的市场打赌，大喝拼甘油的五味酒。那边一个身材端正、前顶微秃、梳着一直拖到背脊的侍从官式的头发的绅士，是咱们一个最大商行的经理；人家给他三万克朗纳一年薪水，条件是他的脚不要踏进公司去。那边一位脸色黑黑的，和一个胖女人坐在一道的，是一个间谍，他是英国人，同时又是德国人，因此你得认为他不完全是傻瓜！靠近梯子的那位绅士……”

莫尔顿盯住了她大为吃惊。“哎唷，达格玛尔！难道所有他们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达格玛尔放声大笑。

“莫尔顿，我当然全认识罗！我和所有的人一道喝香槟，甚至在单间的客座里！啊唷，莫尔顿，你这人多么天真！”她住了口，盯着莫尔顿看，她的眼脸红肿；可是她马上克制了自己，接下去说：“莫尔顿，假使你知道他们是多么无聊、讨厌才好呢。可是他们是支配一切的。难道永远该这样吗？也许战后？……你不是认为战争会把许多东西改变吗？可不是？”

莫尔顿点点头。

“我对一切方面很难理解。从前不是也有过战争吗？可是它们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普通人具有极大的耐性，他们习惯于宽恕，而且天性迟钝；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会按部就班到来。可是时候就要到来了，群众将要行动起来，人民的血将要沸腾了，那时候绅士们就糟了。”

“啊哈，就象那个十字军人的传说里一样，在光复圣地的战斗里，他的血燃烧起来，以致他衬衣裤上的虱子全都死了。莫

尔頓，这不是了不起嗎？可是商人的战争会有什么好結果呢？莫尔頓，你是这么聪明，你怎么能对这种无意識的集体屠杀抱着希望呢？”

“我对于所謂和平进化更悲觀，人們由于飲食不足，缺乏卫生，象蒼蠅一般死掉 甚至沒有一個人理会！你看看統計数字，就会知道有多少人由于肺結核而夭亡的。人家給这可怕的疾病一个多漂亮的称呼，叫作‘白死病’！用飢餓来杀人，由于肺結核而来的慢慢的死亡，千百万人做着資本主义利潤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难道比战争好嗎？机械技术在飞步前进，可是和平进化以油松木片上爬行的甲虫的速度跟在它后面。用这样的方法，人类永远得不到什么。老使它陷于絕境，那时它才会起来跟不能忍受的生活条件作斗争。世界战争也許能使某种新的东西見諸实行，或者給它一个机会；四周圍不滿的声音已經起来了。”

达格瑪尔贊叹地看着他。

“唉，要是我是一个男人的話！”她叹一口气說。

莫尔頓握住她的手。

“令人悲伤的是我們沒有大的成就，以致妇女会发出这样的愿望，”他热切地說。“这也必須尽速加以改变。”

“現在讓咱們来想象，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里，在你的世界里！”达格瑪尔把头一仰，叫了起来；她的臉上发出光彩，改变了样子。“咱們俩都富得不得了，因为什么东西都不需要錢，一切都可以免費得到，而且咱們都是自由人！我是你的同志，今天我来开早餐的菜单。咱們来一道魚子，好吧？一杯冷的伏特卡。板魚或是子鷄，随便哪一样，两样都要可不成。第三道，薄餅带果子酱，淡的萊茵葡萄酒，最后是……”

“够了，你这么浪費！”莫尔頓用手掩住了菜单。“否則我的自

卑感又要发作了。

“不，最后咖啡是需要的，当然罗，假使不是代用品的话。你要记住，咱们是在你的王国里，那儿一切都是尽美尽善的！”

“到丰饶的国土里去游历一次是愉快的，而达格瑪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主人。可是毕竟总有一天得回到家里。”

达格瑪尔把堂倌叫过来，打算付账，她从手囊里掏出一只银色的钱袋来，把它翻弄了一下，然后放声大笑，笑得莫尔頓和那堂倌的背上象蚂蚁爬一样。

她叫道：“莫尔頓！嘿，莫尔頓！我把钱忘在家里！也许我根本就没有钱吧？”她笑得连那堂倌都忘记了必须保持严肃，也笑了起来。那副神气似乎他自己很乐意替她付账。

底下，旅馆的前面，顺着沿岸的路，在码头的两旁，分布着许多渔舍和船埠，形成窄窄的一长条。消夏别墅区展开在旅馆后面的小山上。莫尔頓和达格瑪尔在那里胡乱走着，从外面看看房子，可是现在留心看内部了。有几座房子是出卖的，可是在莫尔頓看来，价钱太高了。

一个园丁指给他们一座房子说：“这里没有抬价，不如说是略略减低了一些。据说，哥本哈根人在市场上打赌，在这儿他们把自己的消夏别墅出卖了，好拿现钱来做投机生意。沿那条路有些房子，随便出多少钱都卖。”

他们向指出的方向走去，一条路把他们引到那住宅区的南端。在伸入旷野的一道路的边上，立着一块画有分区地图的大木板。板上用大字标着：“别克田庄别墅区”。可是在这一大段地区上没有别墅，它只包括许多长满了灌木丛的地段和把它们分隔开的道路的痕迹。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岸上的赤杨树中间，在荒落的院子里，现出一座颓败的住宅。一片荒蕪凄凉；田

野分割成許多小小的碎片，令人感到慳吝的味儿。在这些荒地上，有的地方，枯萎的灌木丛的殘余还依然无恙。青草和牛蒡下面現出花坛和畦壟的輪廓，园中小路的痕迹也隱約可辨。一切使人想起死亡，纏繞着电綫的腐烂的电杆木到处橫臥着，电綫的断头隱藏在草窠里，挂住行人的脚。按照广告板上写的，經理出售地皮的那位律師，也遭受到这儿一带企业的同样命运：他破产了，然后用枪自杀。这一切都是两年前經濟危机开始的时候发生的。莫尔頓和达格瑪尔都記得这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大的灾禍，破产下来亏空了上百万，那时的报纸上都登載了冗长而充滿同情的唁辞，惋惜一位“才能卓越但是失敗”的建築工程師的去世。

最后他們走到了那园丁所說的房子那里，整个包括五六座別墅的小住宅区。每座別墅有一块塞滿碎石子和鋪滿潮湿的松土的地。那些房子虽然从沒有人住过，看来是荒廢的；窗子空洞洞地敞开着。那些房子仿佛是从廢墟中站起来的，現在覺得懊悔，希望重新变成廢墟。

在第一座房子前面的空地上，一个老头儿用鉄鍬在打碎坚硬的地面粘土。他的动作里有一种无力和絕望的神气；鉄鍬每打一下地，似乎那老头在嗚咽。莫尔頓和达格瑪尔立定了看他，他看上去是有病的。

那老头抬起一張疲憊的臉說：“應該完全把这件事丟下。”

他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那由于长年劳作而变成殘廢了的身軀打着哆嗦。他把一只粗糙的手伸給他們。

他是赫尔斯吉捷斯吉出身的，在那儿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片鉄鋪，开了多年。他們俩都是单身汉，因为“成了家就花钱啦”；他們自己当家，积了一点錢老来用。

“多半是来了一个‘欺騙乡下人的拐子’，把你哄上手了，是不是？”莫尔頓問。

“是呀，他們立刻什么都嗅到了，这些該死的投机商人，他們到处有联系！他們用甜言蜜語来引誘我們，說如果把我們的积蓄投資到这件蠢事里去，非常的利潤就会从天落下来。嘿，一切都完了蛋！”老头儿的嗓子由于悲痛和无力的憤恨而嘶哑了。

“唔，那鉄鋪呢？”达格瑪尔和莫尔頓想要安慰他，齐声問道。
“它不是还在着嗎？”

“我們自己把它丢了：有这样大的利潤在你面前，突然覺得天天靠釘馬蹄鉄一个个銅子积起来，簡直是傻事。就有竞争的人把我們的生意搶去了。等到那儿也一切完蛋，我的哥哥忍受不住，就在我回到那儿的一天，在鉄鋪里上了吊。他倒这样逃避了一切責任，我就得一个人来对付麻煩了。”

“这悲惨极了，”达格瑪尔同情地說。

“不仅悲惨，簡直是难熬！我們的一生，一切事情都是一道做的，無論什么事情，出主意的总是我的哥哥，所以从他一边說来，这是一桩卑鄙的行为！而現在我一个人在这里打碎石子！”他頹喪地靠着鉄鍬，破碎的衣裾打着他的脚。他看来是那么衰老困憊，以致他手中的鉄鍬怎么也不愿咬进那坚硬的粘土中去。

莫尔頓从他那老年人的滿是疙瘩的手里把鉄鍬接过来，动手打石子：活动一下手脚，做一点体力劳动很有趣。

老头贊叹地对达格瑪尔說：“瞧他把这一切都推动了。他有着真正青年人的力气！可是別忙，活到我的年紀，你自己也鼻子拱在泥土里了，”他突然忿忿地补了一句，露出了七零八落的牙齿。

“老大爷，你多少年紀了？”达格瑪尔溫柔地摸摸他的肩膀，問。

“这事情我什么人都不告诉，尤其是这样的漂亮女人。可是七十已经出了头啦。年轻人，这儿一共四座房子，你们可以买一座。可以随便挑一所，照押款的数目加百分之三十五。这不便宜吗？”

对，对于价格是无可异议的。而且那时候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寻常每期付房租老发生困难。他们跟随老头儿去看构成整个小小住宅区的那些房子，它们的园子集合在中央。

“您把一切计划得很远大，”莫尔顿指出。

“一生省吃俭用积起一点钱来，不抽烟，不喝酒，从来没有在女人身上化过一个子儿，难道也不许自己在任何事情上浪费一下吗？”老头看到房子有出脱的可能，情绪好起来了。

莫尔顿凭他那有经验的手艺人的眼光，立刻看出所有的建筑物都很坚固牢靠。墙壁和木料是结实的，房子造得很好，可是油漆和糊壁纸的情况很讨厌。火炉的样子相当不错。莫尔顿选定了最大的一座房子，白的两层楼的别墅，按照里维拉^①的房子式样造的，有一个四周围着石栏的大洋台，石板铺的平屋顶。这座别墅价值八千八百克罗纳，其中七千克罗纳是押款，余数业主也同意稍缓交付。莫尔顿预先写了一张预约的条子给那老铁匠，他们约定下一天在律师事务所碰头，订立契约。

那么，莫尔顿成了房主了！他自己有了一座十开间的别墅。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感觉！他的父亲一直梦想能弄到一个自己的住所，可是没有能够等到这么一天。在他那个生活圈子里，有一所自己的屋子一直是一个淹没了其他一切的衷心的梦想。现在莫尔顿达到了。假使有人要的话，还可以租出一层。

① 里维拉是意大利日内瓦海灣沿岸一带的总称。

“若是我，”达格瑪尔开玩笑地说，“我非常喜欢住在楼上带阳台的那个大房間。面对着海灣和松德海峽，这不是完全象在意大利的一个湖边上嗎？”

莫尔頓沒有接嘴。

“关于咱們这儿的建設，情形很奇怪；”他說，“有点儿在跳跃式地进行。几年前，我和薇拉結婚的时候，可以不花钱找到住宅，只要有人住；城里几千所住宅都空着。現在呢，到处都沒有。据说，原因是銀行的詭計。这里呢？随便向哪里看，到处都是空房子！”

上車站去的路上，他們看見一个文雅的騎馬的人，向別墅区那个方向走去。他穿着英国式的騎馬装，戴一頂出色的黑帽子，那式样象小孩子的尿盆；他那匹純种馬的黑毛閃閃发光。

“大約这是国王的馬夫吧？”莫尔頓向一个在菜园里鋤地的老头开着玩笑喊过去。

“不如說他自認為所罗門王①呢，”那一个冷笑着回答。“要不然，也許是三个博士中的一个②！这是我們这里的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靠着聖誕节的扑滿生活。您难道不認識他嗎？他有一座城堡，离这里很近。也許他沒有訪問过您，也沒有請您喝过一杯酒？”

“哎喲，那我知道！”达格瑪尔叫了起来。“人家叫他‘穷人的恩主’。他教导穷人儲蓄，把扑滿交給他們，每天必須放进十个欧耳；打开，他們是不能的，因为鑰匙他留在自己身边。这样，他們永远有錢来迎接聖誕。想的很聪明。国王授予他勳章是有道

① 所罗門是古代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見旧約列王紀。

② 大約是指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里提到的“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

理的。”

“巧妙的把戏！”莫尔顿說。

达格瑪尔忍不住放声大笑。

莫尔顿很羡慕她的响亮的笑声，它的作用象香油，象清水，把沉重的心事都洗滌了。

在火車里，达格瑪尔一声不响，有点儿抑郁不欢。

他們在火車站上分手的时候，她說：“这白天过得这么好，今天晚上我不想演出。”

“嘿，現在我和你当了屋主人了！”莫尔顿回到家里說。

“真的嗎？”薇拉冷冷地回答。

“她以为，我坐了車子去寻乐去的，”莫尔顿心里想，于是把买別墅的經過講出来。可是关于和达格瑪尔同行的話，一字不提。

第二卷

一 多才多艺的莫尔顿

莫尔顿从浴场回到家里，一条毛巾搭在肩上。洗澡使他精神振作；他晒过太阳，显然恢复了。穿着薄薄的衣服，衬衫裤，系上一条皮带，他觉得自己自由愉快。袖子一直卷到臂弯，更增加了地道运动员的神气。

“我方才洗过澡，”他兴高采烈地高声告诉他们。“那浴场每天九时至十时有一小时时间归咱们用；整个夏天化二十克罗纳。现在，孩子们，咱们可以洗澡了！”

“我一点用不着它，”老祖母冷冷地回答。“大约连薇拉也宁愿家里自己有一间浴室。”

“真的，在众目昭彰的地方拍着海水洗澡吗？”薇拉嫌恶地哆嗦了一下。

“那末，小姑娘，我和你两个去洗澡；爸爸教你游泳。这儿洗过澡喝一杯咖啡，倒是很及时。大概咱们还留下一点儿真咖啡吧？”

“注意，它要淡起来了，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把，”老祖母说。“合作社里的人说，他们再也弄不到了。我倒想把余下来的留起来，以备不时的需要。”她自己嘀咕着，走进厨房里去。

喝过咖啡，莫尔顿讲起他向他们租用浴场的那一家人。他

們住在离海濱大路几步路的地方。丈夫是一个水手，从前当領港，現在自己弄到了一条三帆船，搜尋沉沒了好久的、有时甚至在几百年以前失事的船只。

“你們可以相信，他从海底获得不少东西。不錯，大部分他不得不卖掉了換取生活所需的資料，可是他們的房間里畢竟滿是精彩的古物。他們有三个絕好的男孩子。我答允和他們作朋友，考查他們的功課，一般地在需要的时候，給他們帮助。”

“还嫌不够！”老奶奶說。“你自己的事情也够多了。”

“媽媽，沒有事，农村里的日子很长。他家的父亲本人是严肃得少有的，任何东西都引不起他笑。这也許由于他独自一人在海底过了这么多時間。相反的，他的妻子一直在笑。从他們家里望出去，风景絕妙，一直可以望到米特尔格隆特。小姑娘，咱們会喜欢那个地方的！”

“咱們到他們海底下去作客嗎？”爱莉莎問。

大家都笑了，連小达格瑪尔也笑起来；她利用一切机会跟着大家一道笑。

“不，可是咱們总得想法和他到海面上去划划船。”

莫尔頓象平时交結到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一样，非常兴奋。

农村生活中最舒服的一面，似乎是不用为了任何鷄毛蒜皮老是上小店里跑。在哥本哈根，老奶奶討厭死了零碎买东西，第一件事她就打听哪里可以买到成袋的洋芋。这就給她一个拜訪四邻和跟他們聊天的机会，一星期后，她已經搜集了不少家庭故事，根据这些故事，她以后就可以做出自己的結論。

“园丁那儿要尽量少买些，因为他們自己在蔬菜市場上买来的。显然，他們那里一切东西一定要貴一点。和男人还能馬馬虎

虎商量，可是和那女人还是疏远一些好。她那噘起的嘴唇，简直象夹着一个蛋的母鸡屁股。她又是一个多么假虔诚的家伙！”

“我记得你关于别克田庄的女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莫尔顿带笑给她指出：他知道老奶奶的洋芋是向园丁买的。

“可能是这样的，你这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可是那些人至少没有丢下正经事去弹风琴。他们的洋芋，也没有在哥本哈根和农村之间运来运去运上不知多少次。可是你已经认定了一个园丁，这对于他是有利的！”

“对，对，妈妈。可是咱们就要自己来种蔬菜，因此没有人能在咱们身上赚钱了。”

他们全家在园里干活；莫尔顿把第一块地上的石子和野草清除掉，老奶奶分畦布种。爱莉莎和小娃娃达格玛尔在走廊前面用小的镢子把泥沙堆起来。小娃娃还站不大稳，手里擎着一个木镢，不断的放到嘴边去，整个小脸儿涂满了泥。

爱莉莎叫道：“奶奶，她吃脏东西！”

“让她去，这是清肠子的，”祖母回答，可是她到底跑了过去，用围裙来擦净那女孩子的小脸。“哎哟，你这个脏孩子！”她说着话，用手指头把她嘴里一颗小石子挖了出来。小娃娃向她挨过去。

“奶奶，她要你亲她！”爱莉莎叫唤。

“难道你以为这样一个泥娃娃亲得吗？”可是祖母还是转过身去，把娃娃抱在手里。“哎哟，可是这等于亲上帝的屁股！……”

莫尔顿哈哈大笑。

“上帝的屁股，这是大地，可不是？”

“既然天是他的面孔，当然罗，否则又是什么呢？要知道那

張臉离咱們穷人很远，咱們有了屁股就足够了！”

可是爱莉莎馬上妒忌起来，也要奶奶抱。

“你們两个，奶奶抱不动的，”莫尔頓說。

祖母坐到手車上，把两个都抱在膝上。

“怕什么！人家的孩子抱了这么多年，現在倒对付不了自己的嫡亲孙女儿嗎？”

薇拉在屋子里忙，对园子她不感兴趣。老奶奶一天跑去看几次，亲手分理得平整的小菜畦，薇拉觉得很有趣，象玩具里的花园模型。真正的蔬菜是在阿瑪格尔种植的，她曉得的很清楚，她跟她父亲去过那里。那儿的菜畦和整片田野一样长。

所有这些人中間，只有她对于农村并不感到特別高兴。可是房子本身她很喜欢。她固执地管它叫“別墅”，也逼着其余的人这样叫。这座房子这么大，这么寬敞，几乎象地主的庄园。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住在农村里，一面上城里去賺錢的！象許多人那样，这儿有一所消夏別墅，城里又有一座好的住宅，那当然更好了。但是重要的紳士，如經理以及其他这一类人，也是終年住在这儿的別墅里，每天坐車进城。薇拉能够指出許多这样的房子，暗底里在把它們跟自己的“別墅”相比。

如果能弄到多少象样的陈設那多好！在勃侖斯哈够用的少一点家具，放在这儿簡直看不見。

薇拉說：“首先咱們必須到处挂上窗帘，讓別墅有一点稍稍象样的外表。”

莫尔頓反对，他認為应当先替自己把几間房間安排得舒服一些。但是薇拉坚持她的意見，老太太是一个聪明的婆婆，也支持她。

事情多得不可开交！那房子照买进来的样子是不适宜居住

1
的。所有的房間都需要修理：天花板必須粉刷，糊壁紙要換，還要油漆。大家馬馬虎虎收拾下面，莫尔頓動手修理上面。即使活兒不頂好，可是那些地方是不太重要的。

“咱們來盡力干吧，也許會做出些成績來，”他說。

“對，就象那個孩子一樣，他沒有長成到穿長褲的時候，總是盡力干，”老奶奶回答。她興致很好，幫助莫尔頓，撕糊壁紙，用力擰天花板，搞得屋子的石灰屑煙霧迷漫。

工作開頭不大順利。他們做完第一間房子的时候，祖母說，這里象兩個沒有師傅的漆匠喝醉了酒做的。莫尔頓覺得體力勞動很不習慣了，他缺乏技巧。使他更奇怪的是，缺乏機靈。工作過程中需要嚴格的一致性；假使被破壞了，那麼，一切都弄得歪斜雜亂，不得不重新做過。甚至看來頂容易的工作，也要求一定的計劃和機變。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嚴格划分開來是多麼愚蠢的事。這兒腦子的活動必須和在寫字台上一樣緊張。

糊牆壁原來是整套的藝術！它需要集中注意和謹慎小心，才能在下一張貼上去的時候，不致把剛剛糊好的弄脏。當莫尔頓在糊壁紙上刷好漿糊，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時候，它就會發皺發翹；拿了一張濕的紙條，爬上梯子，一絲不錯地糊好，四周一點沒有弄脏，這是真手段！工作不順利的时候，祖母解釋說：“那兒的天花板這麼高。”可是莫尔頓想出了一個主意，把刷過漿糊的紙條，濕的和濕的配合在一起，好好的粘住牆檐板的高頭，讓它由於自己的重量挂下來。它垂直地毫無阻礙地一直挂到下面，然後把它調整到適當的地位就不發生困難了。可是這要做的非常快，否則紙條子就按照自己的意思粘定了。工作进行得最好的時候是由隨便哪一個女人來刷漿糊，由莫尔頓來糊。薇拉一下子就累了，可是祖母的滿是皺紋的老手把漿糊刷子運用得很好。她在自

己家里常常亲手糊那些低矮的房間，从前的經驗，現在用上了。

母亲和儿子工作的很協調，很熟練，白天里把整个房間糊好了。

“油漆的事情是簡單的！只要毫不經意地用刷子刷去。可是以后会发现外衣上沾了漆。如果弄到綠肥皂的話，你就用它来把外衣上的漆洗去，”祖母温和地說。

上过油漆的地方，孩子們是不許过去的，她們必須跟着薇拉立在房間的中央。莫尔頓受到的責备最多，他时不时靠到新漆过的地方上去，祖母就叫起来。

“我是这样心不在焉，”他替自己声辯。

“是呀，你老是走路象做梦，亲爱的孩子，”老奶奶得意地瞅着他回答。“这没有什么，只要不妨碍生活就是。”

頂难的是弄到油漆。差不多和其他物資一样，一眨眼間市場上就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呢？用作軍事上的伪装去了嗎？是不是？在市場上留下来的，价格高不可攀。用来粉刷天花板的冰島苔蘚也完全找不到。人家推荐来代替浆糊的，是用腐朽的动物殘体制成的，臭得难受。可是这上头祖母也想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

“拿白粉来和在牛奶里，我們在家里常常这样做的，粘性非常好。你要是不吝惜的話，可以用純牛奶，否則摻上一半水。”

因此，这上头他們也找到了解决办法。

特別令人苦恼的是粉刷天花板。稀薄的石灰水沒有留在应留的地方，它沿着刷子柄淌下来，淌到袖子上；淌在地板上的比在天花板上的多得多。

祖母說：“牆上也得了不少。結果很象烏倫希比盖尔①漆車

① 烏倫希比盖尔，比利时作家考斯特(1827—1879)所作小說梯尔·烏倫希比盖尔的傳說里的主角。

子的情形。”

“他怎样做的呢？”莫尔顿问。

“他吗？就是把它到处乱涂，老爷坐的地方涂得顶厚。可是轮轂里面他怎样也漆不到。幸而墙上反正要糊纸的。毕竟还是化点钱找个地道的漆匠来罢。”

但是莫尔顿是固执的，他一定要全部由自己来做，完全象一个大孩子。在房子修理完毕以前，他到底学会了刷天花板，没有把石灰水洒开来。

这一个月工作帮助莫尔顿解除了那种由于和作家们交往而传染来的习气，那种浮华，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那一层肮脏。他重新感到工作日的魅力，而且回复了旺盛的食欲，健康的疲劳，觉得身体很好，深信自己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他觉得和这里的人们，至少那些土著的居民，也更加接近了。起初他们对他，象对京城里的居民一样，很客气，很冷淡，他们对于他们，就象蚜虫对于蚂蚁：它们不但容忍它，甚至还要从它身上取利，挤它的奶。现在呢，邻居都确信他对手艺生活不是陌生的，那就是和他们自己是相称的。走过的渔人和农民不再一声不响地脱下帽子，而是隔篱笆向他喊“你好呀！”还要和他寒暄几句。有几个甚至不再向他要求同京城里一样的高价，而把他算进按照当地时价供应的主顾里去了。

工作下来，老奶奶不断地和他信口聊天，转移了他的思路。她时时拉他到阳台上，指着他们南面松德海峡背景上的小山上出现的那些大田庄，向他讯问。

“这样的宫殿里是谁住着呀？”老奶奶把一只手遮着阳光。“大概是家里用着两三个女佣人的财主。他们的窗帘多讲究啊！连佣人房间里的也是。”老奶奶的眼力很强。

窗帘，莫尔顿看不出，可是那里佣人很多是事实，甚至还有车夫、园丁。

“上帝保佑，他們的錢，大概多得用不完的！造下这样的宫殿就为的一年住上个把两个月！”

“这是事实！可是他們中間有几个是經常住在这里的，只有冬天坐车到城里住上两个月，看看戏，应酬应酬。打算的很不错：这儿的捐税要輕得多。”

“对呀，正是那些捐税！”老奶奶拍着手說。“謝天謝地，我一輩子沒有付过捐税：只有父亲在世的时候，每隔三个月要付出两个克罗納。可是有的人簡直給这些捐税害的傾家蕩产。咱們那里，从前一些生活好过的人被迫交的捐税比他們的收入还多得多。所以他們用一个散工来收拾收拾，一天只能出一个克罗納，多了就出不起。”

“你賺的就这么多嗎？”

“是呀。当然还有飯吃。可是凭这点是发不了財的。这些太太們，也許她們自己也吃不到很多；有时候她們給我的連喂猫都不够。当然罗，海里的魚不是一类，遇到的人也有各式各样的！有一位好得很的慈祥的太太，她簡直不曉得怎样討好我才好。她說：‘吃嘛，大媽，吃嘛！’而且那么温存地望着你。她臉上有那么可爱的两个笑窩！”回忆到这里，老奶奶自己臉上也現出了笑窩。“她常常把五十欧耳的零找給了我。她的丈夫自己是一个音乐学校的校长。他們过的日子并不好，鬧的渾身是債。在这个世界上慷慨是沒有好处的。”

每天早上，老奶奶一早起身，照她的老习惯，急急忙忙赶到港口去。魚刀和帆布圍裙都沒有帶，可是她不能不在劳动日开始以前跑到港口去。

港口有点儿异样，不知多少小艇在那里晃荡，可是它们并不出海，仅仅在码头旁边随波上下，发出溅溅的水声，又干净，又漂亮。从海面上来的两三条船里，有些鲆鱼和板鱼躺在船底上。有几个渔人睡眼惺忪地站在自己的小屋子门口，头发上粘着绒毛，当老奶奶跑过他们身边的时候，睁大眼睛望着她。下面港口里，三四个渔民打开了一只装着板鱼的箱子。老奶奶惊奇地向他们睁大了眼睛。

“怎么，现在板鱼在钉好的木箱里游泳了？”有一次她嘲笑地问。可是他们转过背去，把唾沫吐在石板路上。“他们还没有忘记嚼烟叶，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呀！”她愤慨地又添了一句。

“妈妈，你这话很得罪他们，”莫尔顿笑着说。

“呸，我才不管哩！咱们反正不向他们去买两克罗纳一磅的板鱼，这是专买给那些不种不收、专把钱收进箱子去的人的。奥耳生太太说，他们在早车上从腓特烈港运来的，每磅赚一克罗纳，这收获可不坏。她今天拿了些小板鱼来，卖七十五欧耳一磅，这还买得起。不错，是她丈夫自己捉的鱼。”

“对，他不偷懒；大概奥耳生太太管的很紧。”

“还有住在咱们对面的那个，也是个好汉子；夜里两三点钟，他的大木底靴阁阁响着回到家里来，听着教人心里喜欢。嘿，那些有名无实的渔民，照我看来，让老天爷活生生把他们抓了去罢，我不会哭的！这样干活的人在咱们蓬霍尔姆是没有的。游手好闲的当然也会碰到，可是一看就看出这些是什么料。这里的还举动象阔绅士哩。”

“是这样的。他们把板鱼定了来给老爷们，他们的孩子照料着船，在天气好的时候扯着帆驶回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呢，妈妈？”

“天哪！在这里原来这样叫做渔民？咱们农民怎能懂得这

些奧妙啊！可是这个港口化的錢很多，据說，值七十五万呐。誰出的錢呀？”

“国家出的，媽媽。为了扶助实业，鼓励开創呀！”

“哦，既然錢是化在这些勾当上，那么，无怪生活优裕的人要抱怨捐稅了。”

“媽媽，你錯了。港口的收入是有錢人得的，它的成本的大部分恰恰是小百姓拿出来的，这些錢他們是原定用来养命的。只有財主抱怨捐稅；多数餓肚子的人是悶声不响交納的。”

“啊，关于飢餓的人很多这一点，你是对的，他們到处都太多了。說到捐稅把穷人嘴里的殘渣、身上的破布都拿走了，这可不是事实！我一生只听得說，穷人是靠別人的恩典过活的，可是你忽然說……不，我的头簡直发暈！你馬上从梯子上爬下来扶住我，我的眼睛花了。这要不是我自己的儿子說的，我簡直認為完全是謊話。”

老奶奶無論怎样也不能明白过来；但是很难理解，她真正受到这样的打击呢，还是有点儿做作。可是她的口舌是非常尖利的，莫尔頓听了她的話，心里面覺得很好玩。

“哦，我也受到申斥了！”当她最后不作声了的时候，他哆嗦了一下說。

“你最好不要再取笑我老太婆了，”老奶奶不贊成地搖搖頭回答。“我虽然沒有拖着整箱子書周游过世界，但是我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

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她微偻的背上。

“媽媽，我以后一定很温和，”他望着她那褪色的含泪的眼睛說。

“你这是算温和嗎？只要你愿意的話，你是很高兴把一切搞

得翻过身来的！你象你的父亲，只有臉不象他。你象他一样，随时准备斗争，顶高兴和全世界斗争。哎，你们这批男人！”

她轻轻拍着他的脸。她毕竟为他感到非常骄傲。

当薇拉的面，谈的常是最最家常的事情。当他们批评有钱人的时候，薇拉就忍不住，她说：“这么粗俗！”

可是有一次老奶奶发了火：

“也许，按照有教养的人看来，是应该去舔他们的屁股的，可是我们是这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人平步登天的时候，就不晓得该怎样好了。”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凭他的劳绩取得酬报的，”薇拉回答。

“当然罗，所有眼睛生在适当地方的人都看见这一点的，”老奶奶隔着阳台门望着园子里说。“拿这个穿白色骑马装到处跑的人为例罢，就为了他把扑满散给穷人，他们给了他怎样一座宫殿。而且还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勋章！……”

薇拉不作声。她很乐意把那“穷人的恩主”放在自己的保护之下。他几乎每天骑着马走过他们家，她在园里的时候，总对她恭敬地寒暄一番。可是她怕老奶奶比怕莫尔顿还厉害得多。老奶奶跟薇拉谈到社会关系的时候，很激昂，说出话来是这么辛辣。

她们大体上是和睦的。要对老奶奶生气是生不长的，她的笑容和快乐很快就把最恶劣的心绪消散了。薇拉搬到乡里以后，安静得多了；当然，她的神经病也发作过几次，可是那也只好容忍。而且她的注意力全部给房子吸引去了。薇拉实现了她的主张，替所有的窗子都买了城里批发仓库找到的廉价的窗帘，随着房子修理完毕，把房间也都陈设好了。

她说：“咱们必须把一层租给消夏客人。”她开始把家具从楼

下搬到楼上、从楼上搬到楼下，从这一間搬到那一間，仿佛希望使所有的房間都够。

“不管你怎样搬法，反正不会多出来，”老奶奶随随便便說。

事实是这样：如果一个房間里添了，另外一个房間显然見得空了。

薇拉說：“那么，必須要賒买一点家具，因为我一定要租出一层，不管楼下或楼上。那时咱們屋子里也有些体面人，而且还能收进一笔錢。”

鋼琴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搬来搬去的，它留在楼下大房間里原来的地方。可是在薇拉的想象中，已經描繪出一幅誘人的图画：或是避暑的女客下楼到他們家来彈琴，或是薇拉自己下来練習，假如他們留在樓上的話。那时象一家人一样，大家聚集在鋼琴的周圍，非常适意。

“可是你又不彈，”老奶奶信以为真，就給她指出。

“哎，天哪！可是避暑客人是彈琴的。母亲女儿都会彈；这是普通教育里面規定有的。”薇拉瞅着莫尔頓，那神气仿佛她沒有受到普通教育就是他的錯，可是，大概她想起这不能怪他一个人，接着語气温和了一些說：“爸爸媽媽也准备把我送进音乐学校里去的。”

薇拉忽然显得非常干練，表現了性格上完全新的方面。每隔一天就騎上脚踏車到离家十公里的城里去买一些随便什么旧家具，由商人随后送到他們家里。搜寻旧家具她有特殊的才能，而且每个錢都化在筋节上。莫尔頓陪妻子去买东西，他很惊奇她能說服那些旧貨商的本領。

“他們反正有錢賺，在他們自己，这些东西是一文不值的，”她說。

房子是两三年前落成的，还没有人住过，可是里里外外都需要修理。新的石墙上长的硝把糊壁纸的颜色和花纹都剥蚀了，漆是这么薄薄的一层，湿布头一碰就擦去，可是木石的部分质量不错，屋子是盖的结实的。终于有一天把它收拾整齐了。现在莫尔顿可以着手整理那瓦砾堆一样的园子了。他在那里工作的时候，爱莉莎跑到他身边来跟他嘀咕，又小又胖，简直象一个扑满。在祖母照料之下，她长得非常胖，现在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好玩。莫尔顿种树的时候，她在背后一边拉他的裤子，一边说：“嗨哟嗨！”着实帮他忙。

奶奶常常拿了一杯牛奶或者一小碟酸奶油出来，他们就坐在手车上休息。父女俩都爱吃加糖的酸牛奶，爱莉莎注意地瞧着，他们俩得到的一定平均。有一回，莫尔顿自己少分一点，给她便宜些，她生气不要：

“爸爸，你骗人！要遵守讲定的规矩！”

跟他们的园子毗连的，有一个园艺家的一块园地，那儿有一角潮湿的地，园丁把哥本哈根人的花园里掘来的有病的树堆在那里。莫尔顿把它们廉价买来：是一些初期在长树瘿、树菌的李树，樱桃树，小苹果树和梨树。他小心地种了起来，把有病的地方削掉，裹上绷带。它们出了根，而且扎了根，长大起来了。

老奶奶也很忙碌。她说：“要花长得好，就得向人家讨，或者偷。”她经常带了满围裙的球根幼芽回来，有飞燕草，有锦葵，还有大量的草夹竹桃。老奶奶在谁家花园里看到了好看的花，要是她家里还没有，她就大胆走进去讨一小枝。“他们答允我秋天还要给我好多，”她把围裙里所有的花倒在莫尔顿脚边，得意地说。

园子的中央部分，本来规定铺草皮的，他们种了洋芋。她把

地上的野草出得非常干淨。

一到晚上，莫尔頓坐到写字台旁边。老奶奶第一个站起来，給孩子們安排一起睡覺，她也睡在小孩房間里。薇拉也很早就休息。白天許多事情以及與买东西有關的各種聯絡把她累够了。莫尔頓自己不覺得疲累，只覺得白天勞動之後的一種舒服的散怠；經過體力的緊張之後，腦子活動的很輕鬆暢快。無邊的沉寂產生了有效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工作室安排在樓上帶陽台的大房間里。飛蛾從開着的陽台門進來，繞着燈飛舞。那盞燈在莫尔頓的桌子旁構成了一個舒適的光圈。下面，靠近山腳，松德海峽的水波澎湃，它似乎在夢中低聲歌笑。遠處，一輪大的滿月在海灣的上空浮行。它謎一樣地，神秘地發着光，以森寒的、催眠的光網籠罩了四周的一切。它透進人們的床鋪，擾亂入睡的人，給他們夢里帶來了精神上的騷動。南面遠處地方，米特爾格隆特要塞上強烈的探險燈在松德海峽搜索可疑的船只。

這使人想起了世界大戰，使人當作一種現實的事物想到它。日日夜夜隱現出它的鬼影，產生一種不安的情緒。可是人們已經習慣於生活的不穩定，甚至不再覺到有戰爭。只有具體的可以觸知的事物，才使人想起戰爭還沒有結束，也許僅僅由於體力勞動，莫尔頓才能埋頭於日常生活和它的一些小小的歡樂和不幸，而忘記了猖獗於國外的那種瘋狂的屠殺。他的同行中，大多數抱怨着絕對不可能做什麼事情；戰爭的悲劇過於沉重地壓迫着他們。許多人只靠酒幫助他們來適應這種情況：從人類文化的頂峰墮落到無底的深淵，眼看着絕滅人類的殘酷行為。他們嘆氣說：“到底什麼時候人類才會變得好一点呢？”同時，他們厚顏無耻地把戰爭的責任推給廣大群眾，差不多要拿血腥的罪名來加在他們身上。

莫尔頓不大和他的同行交往。他們瞧不起他，因为他在他的著作里探討社会問題，他們認為因此他是把作家的創作降低到“唯物主义”；只要有靠它吃飯的可能。莫尔頓也仿佛把他們看成智力沒有获得充分发展的、象閹人一般的下流作家，他們不惜千方百計来討好現政权，可是有时候，这一个或那一个作家，手里拿着行杖，帽子搭拉在前額，愁眉不展地在海濱避暑区作一次感伤的旅行，路过也来看看莫尔頓。看看这个可怜的作家莫尔頓过着怎样的生活，很感兴趣。他白天不上餐館，却去创地，夜里写那种在作家群中間印数最少、讀者最多的書。他們的举止象半神一样，单是講自己的事，他們在一切实际問題上装做无能为力，可是一切賺錢和成功的机会，随它怎么細小，都很敏感，莫尔頓对于他們这套本領不由得不感到惊奇。他常常冥想，假使这些懶惰到不肯描写现实的人，一朝把視線轉向生活的迫切問題，这些天生該是广大群众的精神触須的人，認真起来領導它的时候，世界将变成怎么样子？但是他們的眼睛是向后看的，有关过去的一切就吸引他們的注意，在他們前面的，有关未来的一切，他們是看不見的。

他們瞧不起莫尔頓，而莫尔頓對他們呢，體驗到那种由一切貧乏所引起的怜悯的感覺。許多作家自己也是出身于群众之中，对它抱冷淡輕蔑的态度是不合时宜的。从前把別人的罪行推在群众身上是容易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同情的听众。現在想这样方便地推卸責任已經不成功啦。广大群众是最最不殘酷的，他們許多世紀以来的长期忍受，无可爭論地証明了这一点；現在他們还是象蒙了眼睛的公牛，讓人家送上屠場去。可是莫尔頓深信这一次战争結束以前，憎恨将在群众中間苏醒过来，他們会向赶他們去打仗的人清算。

在丹麦国内流行的那种对战争的感伤主义的看法，莫尔顿并不同意，他认为火力没对着正确的方向。他不相信所谓和平进化，按照速度来说，使他想起在满涂松脂的木片上爬行的小虫。进化，这是坐在肥肉块上，想要维持现状的人提出的口号。人类历史上一切比较重要和新鲜的事物都是血换来的，进步的道路上涂满着人心的血。让群众去战斗罢，可是让他们只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战斗。在他的想象之中，战争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荒谬的事情”，可是在他所谓“进步”这个观念中，它却不应该占有地位。它在现状的内部产生惊天动地的震荡；在战争之后，必然会有一种根本新的东西到来。而且，他深信这种新的东西是跟人类的广大群众的前进运动联在一起的。

当莫尔顿在他的同行的面前替这些观点辩护的时候，他们以冰冷的眼光看着他，把他叫作没有人性的、玩世不恭的人。照他们的意见，大灾祸的引起，或者出于纯粹的偶然，或者由于遏制群众粗暴本能的文化的暂时衰落。他们认为战后世界重新恢复均势，生活照从前一样继续下去，仿佛战争根本没有加以破坏，这就是大灾祸的最顺利的结局。他们援引历史的对照来证明世界上不会发生什么新的东西，一切都在重复着：他们忙于向历史的垃圾堆里搜寻，把旧草垫里的碎屑拉出来，把这一切不断地抖弄，欣赏那遥远的过去时代的恶臭。对于现在，他们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对于将来是漠不关心的。

莫尔顿在白天的事情做完之后，坐在工作台旁边沉思默想的时候，常常感觉到分外孤独。他这里那里都有朋友，甚至在资产阶级的作家群里面也有；他们赞叹他的才能和替自己观点辩护的那种顽强的精神，可是他们不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有两个和他在工作上方向一致的同行，也是朋友，住在日德兰，可是

在战争期间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他心里产生一种印象，他们在等待事变，在对他的态度上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戒心。他感觉到需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可是在这时候写文章是完全白费劳力：连工人报都没有表示过要在读者中间传布他的观点的愿望。既然没有别的可做，他就把它藏在自己心里，伏在桌子上，自己跟自己辩论，随便写下一点笔记，供将来的著作作用。他所引以自慰的是：仅仅对文化的毁灭感伤啜泣将是不够的，而更需要对事变有明白的理解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

未来在他的思想上是完全清清楚楚的，糟的只有一件：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薇拉的一切行动只考虑到目前。收入一直在减少，而物价相反地在疯狂上涨。许多人变尽方法来赚钱，薇拉不懂，莫尔顿为什么不属于他们这一群。连她的父母和那个从前是正派人的哥哥也都干得很起劲。为什么人家常把莫尔顿的文章退回？他为什么不写点使编辑喜欢的作品呢？要知道他是会写的！大家都这么说，连反对他的人在内。

单看样子就很容易推测到，她恰恰是在这样想。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对于他本人和对他的工作的看法已经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了。但他们必须生活，孩子们必须有富于营养的食物，不要把政府和它的走狗医生们所誉扬的代用品加的太多。他为什么不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向当权的上层阶级卖身投靠呢？在他和达格玛尔一道坐车去寻房子的那不能忘怀的一天里，他曾对他说：“咱们大家关怀着今天，莫尔顿，你也一样！”她说的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必然会驱迫妇女去卖淫。为了全家的福利，他把自己的固执脾气遏制一下，不是还好一些吗？他知道薇拉，有时连他的母亲在内，认为他太固执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固执的根在他身上扎得那么深，变得牢不可破的了。多少次他试

图迁就，躲閃回避，仅仅触及問題的邊緣，可是他的圓滑是不够的，不管他怎样行动，結果总是，用午报編輯的話來說，伤犯了什么人。他象乐队中間的豎笛，合不上拍；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和諧合作，別的乐器必須湊合它的調子。人們也許想要粉飾現代文學的貧乏，又在把作家叫作語言艺术家，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語言艺术家呢？他仅仅象艺术家那样来感受一切，可是他覺得自己是一个人民的普通儿子，是一个心里有着热烈的愿望的普通人。

他懶懶地坐在工作台旁边，思想象一些搜尋腳迹的狗，东西乱窜，忙忙碌碌，慌慌張張，随意活动。應該去睡覺了，好养足精神，明天到园子里干活，可是他不想下去。他听见小孩屋子里祖母在安撫小孙女儿。薇拉在臥室里心无挂碍地睡得很香；也許她已經休息够了，打算等他下去，夫妇之間吵架了。現在正是月圓的时候呀^①。这事情对他沒有多少吸引力。

他躺到长沙发上，隔着阳台門向园里望去。空气微微顫动，月亮把冷气向地上傾泻。一头狗在近处什么地方叫。隔邻屋子里，一个教师和他的妻子吵嘴；他們是一直开窗睡覺的，以为这样很有好处。月亮也照进他們房間里，它一直在整个地球上引起潮汐，也不放夫妇的床鋪得到安靜。

莫尔頓躺着，胆怯地側着耳朵听：仿佛有輕輕的腳步声。是薇拉的嗎？还是头疼又发作了？不，都不是，左耳里象兵士在桥上开步走的腳步声那样隱隱地响，这仅是脉搏或心跳而已。这个声音他久已熟悉，差不多从童年早期起就这样。莫尔頓就在这个声音里瞌睡起来了。

当他慢慢入睡的当儿，过于响的心跳的节拍变成了一种节

① 神經病的一种月夜狂，相傳以为受月輪圓缺的影响而发作的。

奏，一种柔和的旋律，然后听到了歌辞。“这是那渔夫的妻子在替她的婴孩唱催眠曲，”莫尔顿朦朧中想。“她不让他哭，怕打搅住在楼下的避暑客人。她也不敢高声唱。”

早該睡了，我的小宝贝，

月亮已經上来……

干么白白的发愁？

大家有着一样的命运！

 月亮在天空行走，

 涛声越加低沉。

天空明蕩蕩，海面靜悄悄，

小宝贝到底睡着了。

咂着小指头，

快快儿睡觉，

对呀，沒有比这再痛的奶头，

还是咂咂指头当一饱。

 海呀，你为什么尽吵？

 我的小宝贝睡不着觉！

蔚藍的天空里

月亮在巡邏，

象晶瑩的眼光

照彻混浊的海波……

 海呀，你为什么尽鬧，

 小宝贝还没有睡着！

那儿最深的地方，

美人魚一直睡在海底，

她看見月下的海岸，

可怜儿在梦里悲啼。

大海为她歌唱，

带来明珠无量。

静一点，海呀，静静地等

天亮时把我们唤醒！

你的父亲在月下

向着家里航行，

在危险的道路上，

死亡常常等候着渔人……

海呀，静一点，别在这深夜里

叫你的波浪吵鬧的惊天动地！

你父亲不需要山羊，

也不需要母牛……

在海里他饲养着

另一群牲口……

大海里魚群潜藏，

寂靜的微波蕩漾。

渔人出去打魚，

清早撒下网罟，

瞧他晚上回来，

打得魚儿无数。

等你长大一点，

知道象你父亲，

駕着一叶漁船，

走遍了海上的路程。

深夜里烟水无边，

有大海为你催眠。

要知海上的命运，

是后娘，不是亲娘，

什么事情不会有？

孩子呀，它生来这样！

打鱼的从小起，

就和贫穷和苦难打交道，

对他说来，比大海

更可爱的东西没有了！

由于歌声的停止，莫尔顿猛一哆嗦，醒了过来。他跳起来把这首歌写了下来，他不很清楚自己是真的听见呢，还是做梦。对面渔人茅屋的天窗外，一片寂静。那教师和他的妻子吵累了，睡着了。只有拐角上院子里一条狗依旧向着月亮狂吠。在月光之中，莫尔顿觉得生活异常空虚孤单。唉，如果他能够藏身在热情的拥抱中，如果薇拉是……是……达格玛尔，或者达格玛尔是薇拉，多好呀！这个思想在睡梦中久久萦绕着他。

二 消 夏 客

莫尔顿新居旁边的那条大路，向海滨倾斜下去，它的最后一段，象一道深谷，通到滨海的大路。那儿总是闹烘烘的，从洋台上可以看见脚踏车和马车沿着坑道疾驰而下。可是这儿，在上面，却一片宁静；送牛奶的每天早上骑着车子来，卖肉的和食品商人隔一天来；孩子们上学散学，那学校是坐落在邻近离海的

一边的；有时出现了寻找过夏住所的一家哥本哈根人。他们在围墙旁边立定了说：“这儿望出去景致可不错，可惜这房子不出租！”说着又走了过去。薇拉在走廊上久久望着他们的背影，她喜欢在这儿坐，望着大路上。她真想赶上他们，把他们拖回自己家里来；她感到无聊，老梦想着那些消夏客人。但是莫尔顿和老奶奶却认为这所别墅还没有收拾到可以出租给消夏客人的地步；他们对自己苛求的太过份了。

当那储蓄会会长骑着纯种的黑马跑过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他的神气多么尊严！漆皮长统靴上扣着银白的马刺，白的骑马裤，啊，多白呀！大概是鹿皮制的。那么有趣的古老式样的短外衣，戴着老高雪亮的大礼帽！这位“穷人的恩主”照例将要出现的时候，薇拉从走廊上下来走到园里，当他望着她恭恭敬敬地鞠躬时，她的心快乐得跳起来。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邻近小屋子里的渔人响着那木鞋走到港口去；疯子赫塞尔堡一只手障着眼睛，仔细看着那些消夏客，跑过去。稍稍前面一点是铁路的过道口。当拦路杆往下落的时候，赫塞尔堡叫道：“马上要打雷了，拦路杆已经落下来，马上要打雷了！”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岸边一座美丽的老式房子里，他靠补鞋子和夏季出租房间过活。

这条路是古老的、属于教区的路，附近的农民大概已经在它上面走了好几百年。他们在大洗濯的期间，每年两次坐了车到海边去取沙和水草。大车里装满了未经漂白的粗布衬衣，老远地进入海中，他们水深齐腰地立在水里，洗濯拍打，和莫尔顿家乡蓬霍尔姆的农民丝毫没有两样！在滨海大路的一边还留着一小块没有主儿的土地。这是可怜的最后一条无主的原始海滨土地；随着时光过去，其余的都给私有主占为己有了。就是这最

后的一小块土地，当然也就要消失在私有主的贪婪无厌的肚子里去的：现在已经有人在地上打下一根木桩，钉上一块木板，写着“禁止入内”的字样，大概为的等过一个时间，到了大家习惯于这个禁令的时候，便可完全占为己有了。

从工作室的阳台上望出去，一片广阔的景色展开在莫尔顿面前。左边，就是那条大路伸展过去的方向，是松德海峡；前边更远一些，展开了广阔的海湾；南面和西面，在老远的地方，无数巨大的森林露出一片青苍的颜色。正对面，大路的那一边，是一片无遮无蔽的远景：石坑、田野，向着那条窄窄的溪流倾斜下去。邻近一带只有一所小小的渔屋和一群快乐的拖鼻涕娃娃。屋子的主人是胆小的人，不许孩子们和爱莉莎一起玩。当她站在篱门旁边，把朝天鼻子伸进板条的中间叫他们的时候，母亲就把他们领进屋里去了。这些孩子们的父母，虽然不喜欢那些哥本哈根来的消夏客，主要还是靠夏天把房间出租给他们来过活的。他们不管怎么样，始终把莫尔顿一家看作“高门贵族”。也许这里还夹杂着别种原因：当地的渔民，由于自己的贫困，害怕一切在他们看来和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

整个周围有一种不健康的东西，莫尔顿一到这里就感觉到，可是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了解是什么一回事。这儿的一切，连土地和居民都受到了首都气息和它的星期休假的毒害。田野没有好好耕耘，大片的面积都荒蕪着，分成一小块一小块，那上头任何种植都没有，只看见上面写着“别墅地段出售”的木板。农民们拿牛奶和黄油向消夏客兜售，有几个也兜售蔬菜，榨取惊人的高价；一般人都游荡过日，等着好机会到来。他们从心底里痛恨起的那些都市绅士们一来就把他们的别墅地段买下，最好是把他们的整份地买去作为别墅的庄园。日常的工作对于他们

已經沒有任何意义，工作所能給予他們的那一点，比之迟早会落到他們头上的鴻运，在他們看来是那么可怜。他們看見那些哥本哈根人每天游蕩着，忘記了這是他們應得的休息，于是学他們样，給自己弄上一套城里人的衣服，竭力模仿京里的派头。他們彼此以同事相称，他們的老婆学会了在海濱旅館的露台上喝一杯飯后的咖啡，而农家小伙子們也盛装了在旅館大厅的星期六舞会上出現。

漁民的情况也和农民一样，哥本哈根的毒气給他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他們大部分把时光消磨在海濱旅館的酒店里和港口，在那儿，他們穿着藍衬衫，把自己裝作英雄的海員，在哥本哈根的女太太前面蹣跚，他們也自以为是这样的人。他們結成許多小集团，每組每个早晨从腓特烈港获得一箱鮮魚，以惊人的高价卖出。

“頂新鮮的，太太，剛出水的！”

“在海上过夜，一定很可怕吧？”女主顧們說，对于魚价很貴，絲毫不覺得奇怪。

“是呀，你不能拱着手坐在那儿，”漁人們彼此眦眦眼睛回答，把后脑勺上睡成团的头发弄弄松。

他們把房間出租之后，自己躲在閣樓上，或者搬到一个谷仓里去度过夏天的两三个月，他們穿着袜子走路，尽可能地自己竭力挤紧一点，不讓房客感到拘束，而且为了闊綽的酒資，殷勤侍候他們。秋天，这些“高貴的流氓”走了，他們松了一口气，仔細收拾了哥本哈根人丟下的廢物，重新做起自己这所住宅的主人翁来。但是新年一开头就操心起，到处乱钻，等候找寻房間过夏的哥本哈根人。

莫尔頓从各方面估計、考虑，差不多放弃了把房間出租給消

夏客人的念头。可是薇拉坚持他們十分需要这一笔錢；而且招致一些有教养的人到家里将是非常愉快的。可以到彼此家里喝一杯夜茶，晚上一道坐在阳台上消磨时光大概也很愉快。在金錢的論証前面，莫尔頓不得不屈服了。为了把房子收拾得象个样子，他們欠了債，造成了很多漏洞，能把消夏客那里得来的錢堵一下才好。他們同意討价不要超过三百五十克羅納。就这样，那些哥本哈根人看了那簡陋的陈設也許已經要皺眉。把自己的房間出租給完全陌生的人，这一个想法使莫尔頓討厭。可是，有陌生人在面前也許能使薇拉約束一点？他不反对过两三个月安安靜靜的家庭生活。

用一小块厚紙在园門口挂了一張召租广告，当天就有人来看房子，是維斯捷尔勃罗区的一个大書商。莫尔頓認識这家兼营出版事业的公司。它出版封面鮮艳夺目的給女孩子們看的廉价版英文小書。来人口里打着口哨，也沒有脫帽，一間間走过去，批判地瞧着一切，一句話沒說。出来到了穿堂里，他拉长了調子說：“好——吧！”仿佛表示，为了精神上的亲族关系，他反正只好把庄子租下来。

“可是我們沒有銷售过您的任何一本書，”他說，仿佛預先把道德上的責任推卸了，“它們不合我們的主顧的口味。咱們說：两百五十克羅納！”

那書商削減了相当大一个数目，恰恰是可能帮助莫尔頓弥补一部分开支的一个数目，其实那書商单所得税就要付三四万！莫尔頓一开头就憎恨他，可是不敢說“不”。

于是他們就找到了消夏客了，可是薇拉的希望很快就消失。那位“樓下的太太”只有在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記得有她这个人，而且也只派她的女仆上楼。他們經常缺少什么，特別是厨房

里用的东西。簡直教人不相信，仅仅給自己做一餐飯，需要多少設備！他們認為化了那区区二百五十克羅納，就有權利要求一切！所有好一点的家具都已經搬到下面，讓那里过得舒适一点。莫尔頓的得意之物，一張紅木的旧式呢面牌桌，兩張旧式的安乐椅，都是他有一天在烏倫希萊格街上的一家古董鋪里买来重新擦亮的，也已經搬到那里。他的一間寬大的工作室空了：一張长沙发，一張写字台帶一張椅子，就是全部陈設了。其余的房間里也并不好一点。但是这些紳士們經常走来要这样要那样，还要床鋪和床前的小桌子，也許有客人来他們屋子里过夜。

薇拉絕望了。她对于自己的算計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天哪，他們来租房子的時候，看見咱們有些什么！”她含着眼泪說。“安乐椅和牌桌，咱們已經是外加給他們的。怎么，难道叫咱們自己睡在地板上嗎？”

“人們就是用这样方法爬上去的，”莫尔頓回答，“扼住旁人的喉嚨，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薇拉受到一次小小的教訓，他感到高兴。

“亲爱的，不要把这件事这样攔在心上，”老奶奶安慰地說。“世間就是两种肮脏，一种是肥膩的，一种是稀薄的。你属于稀薄的一种，你應該感到高兴。它比較容易洗得掉。”

可是薇拉完全不希望属于稀薄的一种肮脏。

“有錢的時候，做好人是容易的，”薇拉明白回答說。“譬如国王，他常常在应得的之外多給两个克羅納。”

“可不是！整个国庫受他的支配嘛！”老奶奶反駁她。

莫尔頓笑了起来。

頂糟糕的是，这批消夏客人在城里当然有一座漂亮的住宅，

对待住宅里的东西一定很爱惜，可是在这里，对待一切东西仿佛以为：“呸，这又不是咱们自己的！”这一位书店老板显然是属于那一类的企业家，他们对待手下人经常是怒气冲冲的。他每天带着不好的心情从城里回来，拿他对那些懒散的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来家里发泄。有时候，一打开园门，就开始把自己受的气告诉打扫园里小路的莫尔顿。

“作家先生，请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些工人对委托给他们的贵重物品毫不关心？”有一回，他老远就喘着气立定了叫起来。“喏，例如我的送货员，骑着脚踏车，撞在路旁的柱子上，把整捆书都弄坏了。您知道我叫他猪猡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笑笑，什么都不说！教会工人们对待主人家的东西象对自己的东西一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这是您的任务。”

这些“可爱的人”老是在替莫尔顿想出一些什么事情来，好象他应该关心，使他们的钱袋装得更饱！可是当书店老板自己在说教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己的几个儿子把莫尔顿园里的树木糟蹋。

就在这一天晚上，莫尔顿散步回来的时候，书店老板和客人坐在园里，喝着掺白兰地的汽水；他们坐得很适意。把园里的家具放在一边，可是却把房间里的古旧的安乐椅和小桌子拖到外面。莫尔顿勃然大怒，可是忍住了；从容地走近去请书店老板来说两句话。他们沿着小路走远几步，莫尔顿对于把家具拿到外面来，向他表示不满意。

“如果这是您自己的，您大概不会这样做。对不起，我用您自己引用过的论证。您自己逼着我这样做。”他的口气是够尖刻的。

书店老板狠狠地望着他，可是没有什么话回答；家具搬进屋

子里。过一会，莫尔顿坐着工作，听见那班消夏客人在下面高声谈话：

“从没有听到过这样蛮横无礼的事！”

“而且这是来自那样下贱的无产阶级……”书店老板高声叫嚷。

这句话的末后几个字莫尔顿没有听清楚，可是，似乎是说：“作家”。

“啊，天哪，小心一点，否则他会再出来吵架的！”有人把椅子弄得哗啦啦响的时候，传来他妻子的声音。

这一切显然是有意教莫尔顿听见的。

这一件无足重轻的事情却说明了某项严重得多的问题，书店老板那一句冷淡的提示，说他不卖他的书，莫尔顿现在明白了。也许他根本不接受它们吧？也许国内有着很多书店老板，站在同样的立场？莫尔顿才明白为什么他的书这样难于销售，尽管图书馆里的需要很大。

不管怎样，情势变得很不愉快！幸而两百五十克罗纳还没有动，他把它放在一旁预备付到期的房价。下一天早上，他下楼到书店老板那里，把钱还给他，提议为了双方的利益请他另找房子。书店老板发出了可怕的叫声，并且以要求赔偿损失来恐吓，可是终于把钱收下，他那副神气仿佛说：“与其冒生命的危险，还是搬场的好，永远猜不到这样一个赤化的无产者会干出什么来！”

莫尔顿得意地精神抖擞，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哈哈，这意味着尽管貝萊和他的改良主义用尽一切力量，这批所谓规矩人对无产者的恐惧还没有完全消失！重新单独留在自己的屋子里，完全由自己来支配它，这是多么愉快呀！有时候需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老是只表示温和是不中用的。

“你們最好看他看見了自己的錢的時候怎麼樣！這是他再也沒有預料到的！”天知道莫爾頓重復了多少遍。

“大概他以為把我們連腸帶肚賣下來了。這比把靈魂賣給魔鬼還糟！不得不整天噓着娃娃不許她作聲，連夜里也是。動也不敢動一動！”現在算結束了，老奶奶感到滿意，錢算什么！

“可是規矩的人也是有的，”薇拉說。“錢總不碍什麼事的。”從她的口氣里，可以聽出來，她不反對再試一次。

錢，不錯，莫爾頓很希望不要想起它：自己支配整個屋子是愉快的，可是化的代價並不低，何況現在房客的一筆錢不見了。對於哥本哈根的居民來說，有親戚住在鄉里是很大的方便，現在又不能拿有房客需要考慮來推托了。漢生每星期日都來，有時候還帶上幾個遠親來看別墅。

“這一座小屋子確確實值得這幾個錢，簡直是一座小小的城堡，真的是！”漢生把一切指給他們看，好象這就是他自己的產業。

“我們只盼望有咖啡，麵包和餅干我們自己從盧波夫帶了來的！”他對那個一點不感到高興的老奶奶聲明。“照例是這樣……噯……要是有親戚住在城外，那麼……”他時時望着老奶奶那張猜不透心思的臉，越來越窘。

“那麼，隨時就有地方去呼吸呼吸空氣了，”老奶奶代他說完。“您倒不如索性搬到我們這裡來，那麼咱們可以擺起蔬菜攤來了。”

漢生偷偷地瞅着她：她這話是真的嗎？可是，竟從城里搬出來，他決不願意。

“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每星期天來探望你們的那種樂趣

了，”汉生温厚地接上去說。

“是呀，我們也沒有每星期天探着头望，心里揣度着他們来还是不来的那种乐趣了！”

老奶奶有时故意跟汉生糾纏不清，大概正因为汉生很敬重她，从来不跟她頂嘴的緣故。汉生太太也不反对有人把她的丈夫嘲弄，對他們的談話，并不过問。再說，她也忙着別的事情：到了这里，她經常估量着薇拉和莫尔頓之間的关系：他們是否彼此相爱，还是他們之間感情已經冷淡了？不管怎样，据她所知道的，莫尔頓常常睡在楼上自己的書房里。

汉生說：“媽媽，吃呀，这才是地道的村里的洋芋，真正从地里挖起来的！”

“是呀，您每天吃的多半是石板路上长的，”老奶奶冷冷地說。

大伙儿全笑了。

“什么？哎，哪里話！”汉生过了一会才跟大家一块儿笑起来。“老奶奶真行。她是一个机灵人！象她的儿子。”

“是呀，苦瓠只会生苦瓠，有这样的娘，就有这样的儿子，”老奶奶装着傻里傻气地回答。她对付人的巧妙，真令人惊奇。

汉生在这儿发现了許多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他們沿着海濱往南北散步，仔細看哥本哈根闊老們的消夏別墅。他們最喜欢那些旁边有办公室和馬房的別墅，特别是那些建筑物远离正屋，坐落在大路一边的房子。那时候这些別墅显得富丽堂皇，簡直象皇宮一般。

“咱們这个小国里毕竟也有有錢的人，”汉生得意揚揚地說。“可是这儿應該有哪一位王子来住；当地的人烟得聚集起来，給王子中間的一位盖一座夏宮。这很可以点綴风景。姑爷，你的

意見怎么样，这主意不錯吧？”

“好主意，”莫尔頓回答。“該取得专利权！”

只有薇拉一个人，对于爹媽来探望感到真正高兴；小娃娃們跟他們在一起，感到厌烦，这两位爷爷奶奶，她們是陌生的，她們的奶奶可大不相同，她真好哪！

与此相反，达格瑪尔来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高兴。她总是赶平常日子来，为的可以利用这所別墅，而又不致打扰人家。那时候，連薇拉都活跃起来，好象姊姊在面前使她感到温暖。很怪，这一只沒有家的鳥儿，自己沒有一个稳固的藏身之处，却能在它的周圍創造出温暖和舒适来。不管她說什么，在她的嘴里，一切都变得可爱，变得温暖愉快。莫尔頓問自己：这一顆丰饒的心，可能是他所能窺測到的心中間最美丽的一顆，为什么漫无分別地把它財富浪費在所有的人身上？

薇拉有一天問：“你为什么沒有爱上达格瑪尔？”

这一个问题来得出其不意，因为实在說来，他是爱上了她；最近一段時間，他一想起薇拉，达格瑪尔的形象立刻浮現在他的面前。他在回答之前，躊躇了一会：这不要是圈套吧？可是薇拉的臉上現出十二分誠悬的样子。

“我也象所有的男人一样，爱上了她，”最后他回答。“我就是害怕，我的妻子注意到这一点。”

“喔，我永远不会吃达格瑪尔的醋，”薇拉深信不疑地說。

“可是你吃醋过，而且不止一次！”

“是呀，那是以前，現在完全另一回事了！”

虽然薇拉已經失去了从前的天真，一切都很明白，可是为什么現在是另一回事了，莫尔頓不大明白，但是他还是轉換了話題。在薇拉身上有好多东西他是不了解的。薇拉素常是牢不可

破的死心眼儿，为什么在姊姊面前象奴隶一般的顺从，一切随她？不错，薇拉是不容易理解的。他常常觉得，她们姊妹俩正好彼此补充。

也许达格玛尔比所有的人都坦率单纯。可是她又多么富于兴趣，多才多艺！可是现在指望她把一个家庭变得美丽、温暖、光明，胜过世间任何一个女人，不是荒唐吗？

也许造物主生她下来，是表示对家庭，甚至对婚姻制度的抗议。那种婚姻制度把习惯和盘算代替了恋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中是这样的，很难建立同志般的关系。莫尔顿很久以来就不相信永久的爱情，认为这是天真的想法，现在甚至于认为婚姻制度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夫妇俩既不愿让步，也不愿彼此帮助，只是找寻缺点，把它揭露出来，彼此幸灾乐祸，借以替自己辩护。

在他们的结婚生活期间，薇拉也许变好了，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成长了；可是莫尔顿必须承认，他自己却变坏了。现在他在薇拉身上看不见什么好处，何况要他看见她的时候感到激动呢！

达格玛尔来的时候，他的心就跳得分外厉害。她的形象经常活在他的灵魂里，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满了一种特殊的芳香。她象一朵艳丽的小花，一朵色香形态溶成一体、产生一种温柔和魅力的完美的花。不，她毋宁说是一把富丽的花束，用各种各样花扎成，蜂蝶贪婪地飞绕着的惊人繁茂的花束。不，也不是。她象路边沟里千红万紫的花草，那沟里长着无数香花毒草，药草、曼陀罗花，伏特卡浸渍过的金黄色的金桃，最最底下是密密的一丛莫忘我花！莫尔顿有时爱躺在这样的沟里，千红万紫的颜色以及上过粪的村路上那种蚁酸和氨摩尼亚的浓厚气味和花香的混合吸引了他。朦胧中听到远处有人在路上走，也许，也是在

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而你呢在睡梦中微笑：你沉迷着，沉迷着！那条村里的小路和在那儿等候你的一切沒有經歷过的东西又在向你招引。要是能重新在那开满了花的路旁沟底睡一觉是多美啊！

梦幻来了又去，留下了平常的生活。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工作日里，翻砂匠奥尔逊在大路上出现；他一边左顾右盼，一边不知为什么摇摇晃晃地走着。莫尔顿偶然从阳台上看见了，把他带到家里。奥尔逊憔悴得出奇，节日穿的衣服在他身上晃晃荡荡象挂在衣架上。青而带灰的脸上带着一种惶惑的神气，仿佛走进了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生病以前的事情他不记得了；一般看来他说话是完全有头有脑的，只是不知为什么缘故异常沉默。厂里改变了主意，给他一个保管材料仓库的平常工作，下星期一他要上工了。

“所以我們可以馬馬虎虎过活下去，”他說的話几乎听不出来。

实际上，他的全副热情都消失了，从前那股叛逆者的劲儿，很少留下来！可是他的灵魂深处还燃烧着一星火花，因为当話題轉到他儿子身上的时候，他的呆滯的眼睛里又閃起了火星。两个儿子被征召去服预备兵役，可是他們把制服抛了，現在坐在监里。

“誰想得到，他們原来那么消沉！再說，我應該代彼得拉母女向你問候。”

莫尔顿覺到心里刺痛，他由于自己的家务操心，把她們完全忘了。可是她們自己也沒有想法子讓別人想到她們，这两个柔順的女性已經习惯于被人遺忘了。

“她們仍旧住在唐涅勃罗街嗎？”他帶着窘态問。

“是的，目前还住在那儿，可是她们得把宿舍让出来。要知道彼得拉已经不在市政厅工作了。”

“怎么回事？是貝萊自己安插她在那儿的呀。”

“可不是，大概现在他们要把不稳分子清除掉。”

“但是据我所知，彼得拉什么事情都不参预。”

“那还用说。可是她是彼得·特雷叶的孀妇，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咱们的领袖们竭力把一切骚扰归罪于他，仿佛跟生活条件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貝萊，因为斯文一烏吉哈加入了反对派，当然也不能原谅她。假使他不愿责备自己的话，总得把罪过推在某一个人身上！于是彼得拉就不得不迁移到棚屋里去了。顺便告诉你，人家已经把她们赶上街一次了，可是有几个反对派的同志们在场，把她们的家具又搬回进去。于是房东把门窗卸掉，让严寒把她们象臭虫一样逼出去；可是他现在毕竟害怕起来，假使她们自愿迁移的话，他答应给她们二十五个克罗纳。她们将在星期天搬家，我们几个人准备帮助她们。”

奥尔逊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激昂，仿佛人也发胖了，衣服似乎不再是那么挂在他身上的样子了。

莫尔顿送他上火车。

“下次再来，带了你太太来，”他在分手的时候说。“代我向彼得拉和她的女儿致意，告诉她们说，她们没有把消息通知我，我很生气。可能，我要考虑一下，怎样帮助她们。”

“在目前，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奥尔逊回答他说。“保护的人少，迫害的人多。彼得拉·特雷叶宁愿自己来担当。她虽然瘦小穷苦，却很自负。”

彼得拉和女儿在下一个星期天来了。

老彼得拉向薇拉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说：“谢谢您的邀

請！我們特意在昨天晚上迁移，那末今天一早起就空閑了。”

“那边棚屋里住的怎么样？”莫尔頓問。

“嘿，怎么样？我們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一个晚上。霉气很重，墙从根起都是潮的。”

小彼得拉插嘴說：“而且，淘气孩子們告訴我，那边还有耗子。他們用彈弓来打死它們。”

“唔，我想这儿也許能找到裁縫的工作，至于住处……”莫尔頓帶着問詢的神气回过头来把眼光停在薇拉身上。可是薇拉假装什么都不懂。彼得拉在她面前显得这样恭敬，她很喜欢，可是……在自己家里办起孤老院来，那完全是愚蠢不过的事情。

老奶奶不作声。她知道有多少穷人，他們象海沙一样地数不尽。要帮助他們，需要一笔龐大的款子。这也只够偶然伸出手去帮助什么人一下，可是把人們永久招攬在自己家里，那怎么成？年輕人簡直发傻；他有这么一个不大放他随心所欲的妻子，毕竟是好的。

另外一次，安德萊遜突然在他們的視野里出現。自从鋼琴的最后分期付款交付以后，他和莫尔頓总共在城內咖啡館里遇見過两次。

“我到这里来是看看出租給別墅住客的那些鋼琴。讓我順便也看看这一架，同时也看看您。”他温和地望着莫尔頓。

莫尔頓笑着回答：“謝謝！这好象老派的好医生；他們偶然也探望探望那些从前的病人。”

“得啦，我不想表現得比实际好。您那一架鋼琴款子早已付清了，可是那些出租的或是分期付款卖出去的，需要时刻注意，否則以后会找都找不到。再說，这样略略監視是有它的好处的。

有时候碰巧还能劝说主顾把旧钢琴换一架新钢琴。您不打算另置一架吗？您的那一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不过，这一点，我在你购买的时候，就预先告诉过您的。”安德莱逊用手指在键盘上试了一遍，摇摇头。

但是莫尔顿没有这一笔必需的款项。

“对我们来说，这就很好。本来是摆样的嘛。”

“好吧，我本来不是为在您身上挤钱来的，”安德莱逊信任地把一只手放在莫尔顿肩头上说。“说实在话，我应该送您一架新钢琴，因为您是第一个主顾，可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而且我们制造的琴，目前还不值得夸耀。得，将来会好起来的。”

安德莱逊很匆忙。

“您太太在哪儿？”他问。薇拉还没有穿好衣服，不能接待客人，躲到卧室里去了。“代我问候。您的别墅下一次随便什么时候来参观罢。只是在离开之前，请容许我用‘你’来称呼你。你是我的第一个买主，而且我很喜欢你。”

他们相互热烈地握手。

“说实话，按说应该喝一杯，但是这放到下一回罢，”安德莱逊在离开之前说。“我不久还要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话，你是知道哪里会找到我的。”

三 了解一些情况

莫尔顿正要去了解当地工人的生活情况时，一个红胡子的矮胖子来请他去党支部会议上讲话。当下莫尔顿就有一种印象，这个人不是出于自动，而是从城里派来的。

“我姓弗兰森。我是这里的路线监工员，社会民主党地方支

部的主席，”他說。

“你們有多少黨員？”莫尔頓問。

“如果算上你，恰好三十個，”他笑了起來。

“我是屬於中央組織的。但是，當然也可以算在地方支部里面。”

“我們向來要求這樣。其次你必須訂閱當地版的工人報。”

“嗯，關於這一點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有了首都版的工人報，由於需要文學的材料我又必須訂閱最大報。再多我吃不消。”

“我們以為，為支持編輯部起見，你是可以訂閱的。你不是訂了無產者嗎？”

“是的，我訂閱它的目的是為了支持它，”莫尔頓回答，他對於來客的消息靈通感到驚奇，而對他的那麼堅執又感到懊惱。“那是關於為了理想而遭受犧牲的幾個窮同志的事情，並不是關於一個有錢的大黨。”

弗蘭森瞅着他，彷彿在研究這句話的意思。

他沉默了一會說：“我們把他們叫作散布糾紛的人。可是，也許我們在這上頭了解的不夠。”

莫尔頓微笑着回答：“在京城里也是這樣叫他們的。但是，你可知道，西班牙的農民布種的時候說：‘這是給地主的，這是給我的，這是給天空的飛鳥的。’每說一句就撒下一把種子。說到社會民主黨，如果你願意知道的話，里面是沒有飛鳥的地位，沒有思想自由活動的余地的。”

“我們在這兒是一些普通人，沒學會含上一口水吹喇叭的花巧。可是你同意到我們那里去講話嗎？你看，平常只有一半黨員出席會議，假使你講話的話，可以設想，他們將會全體出席。

很难使他們感到兴趣，你懂嗎？而且很难找到場所。海濱浴場的旅館里有一个大厅，可是我們沒有那么闊綽。”

莫尔頓把客堂間打量了一下說：“也許可以在我家里开会。如果嫌窄，咱們可以把通向餐室的門打开。”

“是呀，你的地方是足够了。有几个人認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你过的太豪华了。”

“不管怎样，这个我沒有花多少錢！且說，誰这样講？”

“那些別墅的住戶都在說閑話。我在路上工作的时候，他們走过打听你。”

莫尔頓笑了起来。

“嘿，这些人想把一切占为己有，其余的人，把路边的沟洼留給他們就足够了。”

“我不过說我所听到的而已……不，咱們的群众宁愿到一个有食堂的地方去，可以喝喝啤酒、咖啡。”

“咱們到旅館里去試試看，我愿意去跟老板商量。”

路綫監工員弗兰森并不表示特別高兴。

“我以为未必能把咱們的同志吸引到那儿去，”他說。“在他們看来，那儿太奢华了。”

“那么再沒有地方可去了。为了不讓比我們富裕的人感到刺眼而不得不上小酒店和那种可疑的場所去的时光快一点过去罢。如果体面的陈設迫使咱們的同志們稍微矜持一点，这并沒有有什么大的坏处。”

路綫監工員站起来，准备走了，可是重新又坐了下来。

“我既然来了，請你說說，对咱們地区的卫生情况有什么意見？排水設備咱們沒有，人們把脏东西随地乱倒，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替別墅的住戶們把海濱浴場保持清洁是不可能的。哥

本哈根来的人都怀念着自己家里的厕所，付給咱們的房租太少了。”

莫尔頓說，在村里建設下水道是一定受欢迎的。

“可是現在战时能搞到材料嗎？这是一項严重的任务。”

“材料是不会缺乏的；当地机关也乐于合作，并且給予保証。困难在于如何說服居民，特別是漁戶們。必需在每一区内募集五百到一千克罗納，这个数目即使分几年付，依然是很可觀的，这会把人們吓倒。他們沒想到每年每区出这五十或一百克罗納，等到別墅房价提高的时候，将带来很大利潤。因此你写文章来支持我們的計劃，對我們說來是重要的。我們想專为這問題出一份報紙，希望能得到你的文章才好。”

“你說的‘我們’是誰？”

“這計劃呢，实际上是我的，但是我有两个合伙的，一个是我們的筑路工程师，另一个是夏天到这里来的富翁。沒有錢什么都干不成。可是，計劃是我自己制定的。”弗兰森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張圖紙来把它打开。

莫尔頓吃了一惊：圖面的規模很宏大。

“這圖樣帶全部的水平測量和其他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嗎？”

“去年我在工艺学院里听过为包工頭們开的講習班，今冬还打算繼續。如果你同意帮助促进有利于我們的情况，那么，开春以前，我們就可能准备就緒、着手进行了。”

莫尔頓答允尽力支持。

“这个意图很好，它的實現，不用說，使許多人得到工作做，而且将有重大的卫生意义。可是我仅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

路綫監工員斜睨着他說：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不愿把任何人吓走，你的名字远不如

你的笔那样对我们有用。所以，假如我们用另外一个名字发表你的文章，请不要见怪。”

“唔……好吧，假使没有别的办法的话，”莫尔顿躊躇地回答。

“可是那文章得写得象你平常写的一样坚决。至于稿费，我们将作某种考虑。”

当然，莫尔顿谢绝了稿费。要知道这是文化上的新事业，是为全村的利益着想。

“好吧，现在将达到咱们的愿望了！”路线监工员微笑了，那神气仿佛还保留着惊人的一手。接着，他伸出一只长满雀斑的大手和莫尔顿告辞。

“这个人显然很阴险，”莫尔顿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想。

由于莫尔顿的居间，会议在旅馆的大厅上举行，只是必须保证不妨碍那些来海滨疗养的客人。人到的很多，大多数带了已婚的或未婚的妻子来。那路线监工员弗兰森显得是一个严厉的主席，他掌握了到会的群众。莫尔顿心里想，他在这方面莫非也进过讲习班，或者这里正表现了时代精神。

弗兰森宣布：“报告结束以前，食堂不供应任何东西。必须保持静肃，遵守秩序。以后在讨论的时间，可以吃喝一点什么。”

莫尔顿听到讨论，打了一个冷噤。他说，他准备讲述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生活，照他个人的看法，怕难以进行讨论。

“可是如果有人不同意你呢？各人都允许有自己的见解，”主席坚决地说。

“好，就这样吧，”莫尔顿微笑着说，于是开始作报告。

大家听的相当注意，没有人想要表示反对他的报导的意见。因此取消了预定的讨论，他念了几篇自己写的短篇小说。一般

說來，這晚會開的很成功。

坐落在更南邊的一個大農莊里的一個青年雇農送他回家。談話中提到了那主席。莫爾頓稱贊他善于掌握會場。

“他想做政治活動家，”那青年雇農說。“在管理處他有可靠的後台，所以他將會達到他的目的。更糟的是，他對待小人物很壞，全然在嚇唬教區里的窮人。”

“這樣說來，這是最合時宜的人，”莫爾頓痛苦地說。“起先咱們企圖消滅貧窮，而現在却在向窮人進軍，這就是咱們從社會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發展。”

“教區里的窮人們親自在教區會議里選上了他，可是他还是容不得他們，”那青年人接着說。“其他的教區會議的成員利用這一點，派他擔任那些關係窮人們的生活的職務：養老、恤貧以及一切諸如此類的事情。老頭兒們和一切需要救助的人，見了他就發抖。”

“你們為什麼不罷免他，另選別人呢？”

“大家見了他發抖，怕他暗害他們。也許小人物們自己愿意受人虐待。”

“為什麼呢？”

“至少有一個俄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①，確信是這樣的。”

“多半他遭到患難、感到悔恨以後才這樣想的。”

“難道真的這樣嗎？”

“是呀，他舔着沙皇的靴子懇求饒恕。”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國著名小說家，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帝俄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和窮人們所遭受的壓迫，但是他傾向於忍苦忍辱的反動的世界觀，反對革命與鬥爭，這種反動的傾向，在後期的作品里，愈來愈鮮明。

“我以前从沒有听到过。但是問題不在这里。”

“那么，你以为在哪里呢？”

“凡是有关对穷人的援助以及他們的恳求仁慈的待遇的一切，仅仅是事情的表面，沒有接触到灵魂深处。因此我以为西班牙地主們虽然榨尽了农民們最后一点血汗，把金錢浪费在巴黎和其他类似的地方，但是你对他們的估价太苛刻了。这样的人看不到幸福。那些靠別人的劳动来生活的人，不可能有一个純洁的良心。”

“我怕他們根本沒有良心。所有他們这些人都是非常冷酷的人，这就是他們的特征。”

“得啦，我應該打这儿拐弯了，”莫尔頓說。

“再和我走一段罢，”青年人恳求他。“要不是我急于上农庄去喂牲口，我很想送你到家里。”

莫尔頓同意了，他喜欢那青年人的严肃、真誠。

“你知道，事情有点儿古怪，当你讀一些关于地主以及其他富人的書，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年人慢吞吞地接着說，“他們这些地主及富人都覺得自己是有罪的人，感到悔恨，总是这样。大概他們的經驗比咱們深，他們的心里有两种对立的因素在交战。”

“这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要知道一个作家，往往象一个为了增加主顧的威严、在人們胸前和肩头垫上棉花的头等裁縫，为了替那种特权地位作辯解，不得不給他的主角装上一份外加的灵魂。这是一个靠他們活命的作家的应有的責任！一个作家干了一桩肮脏的工作，为了报复，要是他能够的話，把一个‘堕落肮脏的灵魂’賦予他的主角。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書里的这些主角可不尽是一些堕落的人物，他們把正直的劳动人民所深切

关怀的一切东西都玷污了？一个哭哭啼啼的酒鬼，流着唾涎，用嘴去吻一个淫妇的脚，或是教士法衣的污垢的下襠，只因为前一天晚上輸掉了一百个农奴（或者象他們厚顏无耻地把他們喚作“灵魂”），这难道能使你感动嗎？你知道，每一个活人都有妻子和儿女！我做了你，是不会去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的。”

“为什么不讀他的書呢？他是一个很偉大的作家。”

“什么叫偉大？他是一个偉大的理性敗坏者，蓄意毒害純洁的人类灵魂的人；他把一些淫妇、酒鬼、糊涂蛋陈列出来作为榜样。世界上沒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善于拿毒菌来損害人們的头脑，而且直率地号召大家用各种方法去撫育培养它們。当咱們沒有力量为咱們的飢餓的孩子購買面包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同情淫妇、酒鬼和杀人犯，为什么一定要对充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謂超人世界的这一切丑陋肮脏的东西发生兴趣呢？”

“不是說，人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嗎？”年青人抓住莫尔頓的袖子，带着詢問的神气望着他。

“对，但是这句话的意义，跟一般人理解的完全不同。它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除了食料以外，还需要一些別的东西：他們需要知識、幸福、对一切生活現象的关心！可是这句话被人利用来反对那些飢餓而需要食物的人。不要要求食物，讓魔术师把天国的芳香和地獄的热气吹进腸子，人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沒有任何一句話象这句话这样被人歪曲的。你是怎么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来的？”

“我在西兰南部一个大农庄里做工，一个穷苦的大学生暑假里住在那边。他領取全部的給养，因此在收割时期必須做帮工。嗯，他沒有什么大用处，可是他对我们这班雇农很感兴趣，晚間和星期天他走来，把俄国書高声念給我們听。他說，这是唯一的

革命文学。起初，他的举动我們并不喜欢，我們习惯于别的消遣方法。而且他还这样来欺騙我們，說他做工不拿工錢，这样他就拿走雇农們的面包。但是他終于把我們征服了，实际上他确是一个奇怪的青年，許多我們完全不了解的人，他跟他們很亲密。”

“他是社会党人嗎？”莫尔頓惊讶地問。

“从前是的。他說，改革必須从內部，从人本身来实现。”

“当然罗，穷人必須成为天使，才有权利利用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喂飽自己！可是別的人怎么样呢？那些牺牲穷人、自己过着富裕生活的人怎么样呢？”莫尔頓兴奋了起来。“可是咱們中間大部分人一接触到書本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悲伤地补了一句。“你也是这样。你沉溺于你所謂辽闊的內心世界，而忽略了周圍。可是，見他的鬼，精神世界不会因人們为了起碼的生活資料忧伤掙扎而丰富起来。你难道不了解那些大腹賈手里有怎样一張有力的王牌嗎？慫恿那些掌握精神武器的人去开导群众，說生活福利完全不在于肥魚大肉，这对他們說来是根本的利益。”

“我看，你是不相信灵魂的吧？”

莫尔頓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句問話听起来恰象从教派信徒口里說出来的“那么，你沒有得救？”这話里有点儿精神上的自高自大。

“我不相信江湖騙子送給白痴的那一种灵魂！利用天真的人的美德来投机，本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买卖。这些大学生和作者們，虽然出身下层社会，一开头他自己先和所有的人隔离起来，成为过去从未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完全特殊人物，这多引人、多美丽啊！尽管你和你的邻居絲毫沒有两样，这也会讓你得到快乐！这些渾蛋，那就是說这些个人主义者，实际上大家管

他們这么叫的，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独特性嗎？为了娱乐雇主，他們把那个了不起的‘自我’越来越深地挖掘下去直到生了蛆为止，并且起来攻击那些选择他們来領導自己向前、向上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嗎？比尔·戈略克餓死自己来装备兒子們去探索天賜的乐土，兒子們却擱淺在肉罐頭旁边，参加了臆造的‘精神生活’，变成了私有主的代言人。也許他們還把自己扮演成革命家，象你剛才講的那個大學生一樣。”

“揚斯·曼并不把自己扮成革命家，他确实是革命家，”那青年帶着誇張的口氣說。

“他叫揚斯·曼嗎？”莫爾頓不禁哆嗦了一下。

“是的，他還活着。他是砂洲一個漁家女子和農莊主人的兒子生的私生子。”

“那麼，我是認識他的……那是說我認識他的父母，”莫爾頓激動地感嘆說。“他的母親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地道的女革命家。她為了別人舍己忘身地犧牲自己，積勞成病，很年輕的時候就死去。那父親天曉得是什麼人，他逃避了責任，沉溺於夢想和某種荒謬的宗教幻想。”

“我對這事情的了解恰恰相反，”那青年憂郁地說。

莫爾頓看出他多半不願突然改變向來的看法，還是不要聽下去的好。可是，莫爾頓並非這麼容易就能脫身。

“這是由於你嘗了毒藥，想象中以為端坐着向肚臍凝視是很革命的，”莫爾頓說着，挽了他的手。“可是咱們缺乏的完全不是‘自我’；越少關心它，它過的越好。人所缺乏的是別的東西！有一個名字叫蒂特的母親，那一帶街坊的窮人們管她叫‘人子’蒂特，在這一點上是無可比擬的。她獻出全部力量和才能去幫助人們，她終身勞作，不斷地勞作。勞動改造世界，凝視着肚臍是

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些走来走去、满心自我鉴赏、由于内心专注和深入反省而出汗到浑身发粘的人是永不会创造出什么有生活力的东西来的。”

“那么，探寻真理的人你也不爱吗？”

从这句问话的口气里，莫尔顿猜到现在是终于确定了，他不属于“得救的”之列。

“当然爱！可是只爱那些探寻前进道路的人，不爱那些转着圈儿踏步的，”他风趣地说。“断定基督是否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咱们又有什么快乐？不可能把中世纪和现代结合在一起；只有社会主义在人们的意识中间代替了基督教的时候，咱们才能前进。”

“你只讲外面的行动，忘记了灵魂。要知道最初是‘道’^①！”

“这里面是一个大骗局。不是的，朋友，最初是物质。哥德和马克思懂得这一点，说：物质产生思想，不是思想产生物质。”

“听了你的话，那就可以认为我们体力劳动的人是一切的基础，”青年雇农说，口气之间带着嘲笑的意味。

“正是这样，只是你们太谦虚了，也许太驯顺了，所以不了解它。否则你们也许会向脑力劳动者学习，而不向他摇尾乞怜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太监；他必须保卫现行制度，可是不准他和老爷们一道坐到桌子旁边。”

他们沿海岸一直走到和那青年雇农在那儿工作的农庄相毗连的一座森林。

“好，现在我该回去了，”莫尔顿伸过一只手去说。“谢谢今天的晚会。”

① 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應該我感謝你，”青年人回答。“但是我不。你把我所寶貴的東西損傷的太多了。”

“對，對，你對這些事情再思考一下。”

“一定考慮，只是我未必同意你。靈魂……”最後一句話莫爾頓沒有听清楚。

四 繼續了解一些情況

可以說，偶然的機緣把莫爾頓和薇拉投入彼此的懷抱，迫使他們不論在安樂或忧患之中，相依為生，有一個時期，在莫爾頓看來，這是不愉快的偶然。以後，另一個偶然的機緣又把他帶到這兒海岸邊，雖然他是應該在工人首都里面的。

可是莫爾頓的意識勉強強和偶然的機緣和解了，久而久之，它們變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實。當然羅，你生在蓬霍爾姆而不生在地球對面的某一個地方，把自己的生活恰恰和薇拉，而不和另一個女人相結合，都可以叫作偶然的機緣。可是在事實面前，一切“如果”、“假設”都黯然失色了。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倆彼此緊緊纏住，象一座合作得很好的工場，象一對齒輪上的齒。莫爾頓的四周到處是生活！只要認清環境，着手工作，一接觸到土地，就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而莫爾頓就保持了对生活的趣味。

他不必回到好幾十年以前，就能想象這地方的原始狀態，荒瘠的沙丘，帶着低矮的漁屋和農舍，這些房子都蓋着隆起的蘆葦或稻草的屋頂。豪華的別墅和近郊的貴族莊院和它們的華麗的園囿一道沉埋入地里，而饒瘠的丘陵重新又罩上古老的荊棘和枯草，那兒土壤比較好一些的地方，還長着三色堇菜和石南之類。長毛的綿羊和其他牲口在坡上吃草，赤着腳、耳朵上長滿了

疮的牧童站在小丘頂上望着松德海峡。那海峡，从北到南，全长都可以看到，还没有一个闊肩膀、大肚皮的哥本哈根人在近旁建造房屋，用石牆来遮住它。濱海的路，非常吸引人，在北面显出了全部的蜿蜒曲折，从海边延伸到首都，遙远地向腹地消失。沿着崎嶇的道路到京城里要費整整一夜天：晚上坐着装载泥炭或其他貨物的大車从家里出发，到市集开始的时候才到城里。赶車的在車上睡覺，馬走着路，多半也在瞌睡。松德海峡朦朧地拍打着那条狹长的土地。那一长条空曠荒蕪的地把赶路的人一直送到近郊。海岸是属于大家的：漁人在那儿晒网、靠船，农民在那儿取沙泥，罾水草。再朝前，就是松德海峡和它的帆船，文島和瑞典海岸，整个辽闊的世界！天知道什么人第一个把海岸割去几块，禁止世人接近它。現在可以騎脚踏車走四十公里进城，不看見一点水，連綿不断地一座又一座的別墅。松德海峡紧靠大路的地方，財主們花上一大笔錢买一片地住在那里，他們無論如何要住在大路和大海的中間。就是頂近的邻居也必須离的尽远。他們筑起高墙来和大路隔开。仿佛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不讓別人能看得見美妙的松德海峡，是他們生命中最紧要的事情。莫尔頓每次騎脚踏車沿公路走过，心里就生气：归根結蒂，一切私有財產都从盜窃开始；但是这里特別明显刺眼。“这一切我們总有一天会把它毀掉，”他沿海岸在路上行駛的时候心里想。有时候，他也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当地的人，以为他們也象他一样，不喜欢这些障碍物；可是遇到的只是一些吃惊的眼光，于是他就不作声了。他們一声不响地听着，眼睛瞅着他，仿佛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假使他們抱怨什么的話，那么，一定由于再也撈不到一小块地来卖給哥本哈根人了。

不錯，离开海濱大道不远，还留着些沒有盖上房子的土崗，

从那儿也可以看见海峡，可是它们大多数在生意人手里。京城里的經紀人以极低的价格从赤貧的农民那里收購去，現在却給它們定上很高的价錢。把土地廉价卖掉的农民，愁眉苦臉地走过。保留着自己的地段的則时时刻刻在煩心，不要錯過到来的机会。莫尔頓很快就能断定一个人属于这两类之中的哪一类，其余的都追随在他們后面，反正靠哥本哈根人吃飯，这就是那些漁人和临时工人。这些人举止諂媚，甚至于卑躬屈膝。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当地的居民說是独立自主的。

这儿各种各样的教派信徒是惊人地多。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和装作虔敬的迟鈍表情教人一下就看出来。其他方面，照莫尔頓的判断，他們和另外的居民没有什么分別，同样地詐騙哥本哈根人，同样地吐着烟叶渣滓走进啤酒店。

把任何人辨别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的人似乎是同样的一群。

莫尔頓想不出比从事体力劳动更好的办法，例如挖土鋤地，修理倒塌的石头圍墙；連星期天他也干活，他把这个当作休息。到傳教师家去的那些別墅和农庄里的居民，走过的时候，扭过臉去，对他的不信神表示抗議。

一个星期天，他正在修理路边的圍墙，庄园主人安捷尔斯·汉森走过来对他說：

“您难道不知道人家对您生气？”

“为什么呢？”莫尔頓天真地問。

“因为您在主日当着大家干活。”

“那么，彼此惹气，”莫尔頓笑着說。“你們这样手里拿着祈禱書装腔作势的走着，我看了也生气。”

从这天起，庄园主人汉森走过的时候，开始扭过脸去了；可是他农庄里的牛乳还是照先前一样出售给莫尔顿家里。

汉森对旁人采取旁观态度，自管自做他的生意。人家对他相当尊敬。他是那种所谓“地道的信士”，在这种人面前，不管是虔敬的或不太虔敬的人都会脱帽。他是教区会议的一员，有一回，莫尔顿被传唤去报告他的收入，发生了一场可笑的情景。那庄园主人走到他的桌子旁边，仿佛保护他似的。在质讯期间，他一言不发，可是继续站着；这一点莫尔顿很喜欢。等到弄清楚莫尔顿并不是他所认为每年有上万收入的租户，而仅仅是一个勉强过活的穷作家时，安捷尔斯·汉森一声不响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正象对市镇上其他居民一样，贫穷对他是不发生兴趣的。在天国里面，贫穷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庄园主人是以正直人出名的，大家这样说，而且因此敬重他。他以同样的价格把牛乳卖给转手的多儿女的家庭和商人们的妻子，竭力注意不让人家秤错量错。而且他不大肯责备人，他常说：“审判人是上帝的事情。”所有这一切使人不得不对他表示敬意；因为意识到别人敬重他，他的举止带着充满了尊严的谦和。长满胡须的脸上，柔和的皱纹里透露出高人一头的自信和掩盖不住的傲慢。他的神气仿佛说：“在主面前，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虫，然而毕竟是上帝的一个选民！”

那庄园主人对莫尔顿的意见，以前还没有固定，从莫尔顿给他一个不客气的回答这一天起，显然确定下来了。连那些对教会相当冷淡，一生在港口、啤酒店里和床铺上过日子的人，也同意安捷尔斯·汉森，认为莫尔顿是一个背教的人，反基督的坏种，叛徒。他清清楚楚感觉到教会和所有一切竭力要人们陷于愚蠢的势力之间的隐藏着紧密联系。甚至他不断关心着他们

的苦乐的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也在避开他，連他們那里也得不到一句卫护他的话。

老爷們的道路的确无从测度！

路綫監工員弗兰森有一次无缘无故的問道：

“你在这儿完全不上礼拜堂嗎？”

莫尔頓大笑，这弗兰森还算是自己人呢。

“我到那儿去干嗎？教会只是愚弄穷人，使他們为了所謂天国而忘却自己最起码的需要。这是一切麻醉剂中最 最 坏 的 一 种。”

“不錯，馬克思也这样說过。可是咱們現在不大象过去那样遵循他的主張了。咱們社会民主党認為，如果希望获得政权，必須把教会爭取过来。照党領導的意見，咱們必須重新参加教区會議。假使你什么时候能在这儿的礼拜堂里講講話，那就很好，在哥本哈根，有許多国會議員在教堂里布道，因此咱們把几个牧师也吸收到党里来了。据說，甚至那发瘋的面包师，几年之前是一个暴徒，比惡魔还坏，現在也在教堂里布道了。”

莫尔頓覺得好笑。

“不錯，我也听到过，可是我不去，我不是白痴！”

可是后来他懊悔不該奚落弗兰森。如果他对他解釋，社会主义的理論，比之教会所宣傳的統治階級那种藏头露尾的拙劣的思想体系，是更高的文化阶段，也許更好一点。基督是原始社会主义的宣揚者，可是教会离开基督的教导已經多远呀！

在这里跟到处一样，必須認真着手工作。可是，也象經常一样，他感到自己的无力。使繞着圈子踏步、变得懶惰而愚昧的广大丹麦群众回到前进的道路上去，这是多巨大的任务呀！在这

个巨大的任务面前，他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

置身高处，不让自己同流合污，跟人们那种纠缠不清而又自满的愚蠢坚决斗争，让他们知道他“不是白痴”，目前对他来说是够困难的。

什么时候他会感觉自己坚强到能冒着被误解的危险，向愚昧进行斗争呢？

那庄园主人是那么严厉稳重，他的兄弟尼尔斯·汉森却显得那么温和。

他矮小结实，罗圈腿，撑着一根手杖在丘陵之间闲荡，看见人就微笑。他在路上一瘸一拐地走过的时候，老奶奶就招呼他喝一杯咖啡，可是绝对不让他走到厨房以外的地方。

“这苦人儿的身上散发臭的，”她说。“可是教他怎么不发臭呢？他从来不脱衣服，睡在谷仓里，马圈里，什么地方都睡。他的哥哥那个伪君子不愿意他住在他的农庄里，自己呢，带着一副虔诚的信徒样子走着，对所有的人都斜着眼睛看。该狠狠的鞭打他一顿，连自己人都不认识！”

老奶奶把莫尔顿的一件旧衬衫找出来，教那乡下人穿上。

“你的一件我们会把它泡过，”她坚决地说，“过一星期你再到这里来把它换上，那末至少没有人敢说，老奶奶也帮你脱衣服。”

这是对老尼尔斯·汉森的往事的讽刺，他的一生就是让人家掠夺。靠近莫列夫、远离海滨的某处，他继承了相当大的一座田庄；他按照其他许多农民的样子经营他的田庄，白天种地，晚上打牌。田庄上的事业很兴旺，兴旺到他已经决定盖一座瑞典式的谷仓放谷子，并且在报纸上搜寻一个廉价出售森林的公司。

这样，他就和一家正在寻觅一票大投机生意的公司有了来往。这家公司是做建筑材料生意的，可是建筑事业正当清淡的时期，销路不大好。于是它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由于失业现象而出現的工人自建房屋上面，开始搜寻适合于划分成区、作为建筑基地的田庄。正在这时候，它恰好发现了尼尔斯·汉森。双方尽力接近起来，建立了一个工人申請土地的組織；工人报用尽方法予以鼓励，据说，由于奥斯卡尔逊編輯的居間，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有名的党员也参加了董事会。这个組織也获得了国家的貸款，因此，現在連一个銅板都沒有的頂穷的工人也能建筑自己的住宅了，只有一个条件，他要自己动手盖造，或是由同志們帮助他造。公司供給土地和材料，办理文件，把第三份契約保留下来。在他們替自己盖造房子期間，政府的救助金被指定作为对失业工人的援助。一切都考虑到，預見到，完全象殯儀館里一样！

結果呢，在这个工人申請土地自建住宅的村鎮里，沒有一個人住得慣。它离首都太远，每天騎脚踏車上工作地点，来回二十公里，把人煩死了。坐火車呢，錢不够，特別是需要找寻工作的人。工人們一个接一个把自建的房屋抛了，重新轉移到都城里去，于是这个村鎮結束了它的生命，只遺留下一个丧失名誉的政客，一个破产的农民和一个公司，这公司的股东們飽吃了一頓之后，饒涎欲滴，又在新的投机生意上动脑筋了。

也許他兄弟的榜样教乖了安捷尔斯·汉森。他的田庄地段很好，向南是斜坡，可以看見松德海峽。想买他的地来盖房子的提議，他要多少有多少。可是他不受誘惑，他并不卖地，他經營他的田地，仿佛世間不存在哥本哈根人，也不存在把田庄分割成小块建筑地区的一回事。这一点也增加了他在地方上的声望。等到那破产了的兄弟来的时候，他給了他十公頃的丘陵地，帮助

他在那里建立起来。

老尼尔斯·汉森(其实他是弟弟)吃了亏,也学乖了。在他的那一小块地上定居下来之后,他从事运载业,雇了一个赶车的,让他去运送哥本哈根人,他自己管理田庄。他的老婆已经死去,可是他有两个在他破产以前过惯好日子的成年女儿。如今她们堕落了,一个爱上了那赶车的,这是个脸色鲜红的漂亮小伙子,要载送哥本哈根人的时候,穿上一件类似号衣的东西。到了有一天,尼尔斯·汉森不得不恳求这个赶车的娶他的女孩子:她很瘦,皮包骨头,满嘴坏牙,说不上好看,而且已经不很年轻了。巴斯季安那赶脚的要求分一半地才肯同意。他很快的把两公顷地划分做若干别墅地段,靠卖地得来的钱过着舒服日子,于是尼尔斯·汉森不得不替自己另寻一个赶脚的。

如果说巴斯季安把自己的事情办得不错,那末新来的赶脚,据一般人的意见,运气不算很好,也许因为他长的一头红头发。不错,他和尼尔斯的第二个女儿结了婚,可是不到月子就生了一个孩子,正如那渔户的老婆奥耳生太太说的,象是“野种”。可是弗兰森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他对于这件事毫不介意,仅仅教丈人把那块地和赶脚的生意让给他。因此,他也没有放弃机会。

在达到一个相当的地位以前,他必须跟困难进行不少斗争。他从哥本哈根来到这里,可是出身在别的地方。他象许多农村青年一样,到京城里来找工作,希望爬上一定的地位,他们相信,贫苦青年在农村里是不大有这种机会的。不错,获得权力和声名,是有一条丹麦式的道路的,那就是,象别克律师所说的,乞灵于裙带的那种可能性,汉斯·弗兰森在某一时候也曾沿这一条道路去碰过运气,可是没有成功。女家的父母没有答应亲事,却把女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她回家的时候带着非常纯洁

的神气。她身上什么都看不出，一切傳聞都是誤会！她甚至沒有注意弗兰森，坦然嫁了一个出身同一阶层的人。汉斯·弗兰森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走开；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出現，人們就拿他来取笑。这么一个有心計的人，活該！現在是文明时代，关于这些事情，有医生，有助产士；他迟生了二十年！

这样，弗兰森到了京城里，成了一个挖土和混凝土工人。同志們要求他加入职工会，否則就不接受他参加劳动組合。开头他坚持不入，因为在农村里他只听到关于职工会的坏話，可是他不得不讓步，他很快就懂得参加組織是有利的，而且为了私人的理由，又前进了一步，进了社会民主党。这事情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很帮助他安于身受的失敗和失望；他痛恨留在家乡的那些粗暴的人，他决心要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給他們点顏色看看。他是一个能干的工作者，而且他在开始学习，晚上在工艺学院里听講習班的課，希望成为一个路綫监工員。偶然的机緣把他帶到这儿，在海边，他和他的劳动組合替一所大的別墅打地基。在一个晚会上，他認識了汉森的第二个女儿，获得了赶車的职位。

可是他干赶車的事沒有多久。一个大教区的沿海地段出了一个路綫监工員的缺，他表示愿意充当，被接受了。于是他把那块地卖給一个哥本哈根的商人，把錢存在銀行里，在海濱动手筑路。空闲的时间，他从事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宣傳，当莫尔頓迁到这儿的时候，已經結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小組。党的領袖們很賞識他，寄以很大的属望。对于丈人老头子，他并不关心。他說：“有了他女儿就尽够了！”虽然做女孩儿的时候，她是以輕佻放蕩出名的，可是天生眼睛，她已經变了一个能干的妻子。簡直令人惊奇，她的改变多大呀！老尼尔斯·汉森长久以来就見她害怕，躲过她。

那老头子就这样失去了全部财产，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签字。只有当别人请他的时候，他才喝一杯啤酒；他常常到莫尔顿家里抽一袋烟，老是那么镇静、温和。他很善于修剪果树、很愿意在园里帮忙。他手里要是拿上什么园子里用的工具，那么，走路不用拐杖也行。

“天知道，他在哪里过夜的，”老奶奶说着，哆嗦了一下。“哎，天哪，过着这样的晚景多可怕啊！”

五 艰难的日子

莫尔顿带了女儿爱莉莎出去散步。他们准备走到铁路路基的那一面，去看渔人的孩子们告诉爱莉莎的那些狗獾洞。她对这次旅行感到津津有味，跑在父亲前面，把他拖着走。不是他牵她，而是她牵着他的手。

她带着教导的口气说：“我指给你看，我知道得很清楚它住在哪里。”

“可是你没有到过那里吧？”莫尔顿问。他害怕她忽然想起跑到大路上去。这么一个小娃娃！篱门得安上插梢。

“没有，啊，没有！可是我反正知道它在哪里。要这么走，以后再这么走！”她把一个沾满了泥的小拳头在空中挥着。

“好，那么，咱们当然马上就go。你是我的能干女儿。”

“爸爸，你也是，你是世界上顶聪明的人。咱们俩都聪明。”

莫尔顿笑了起来。

“可是咱们中间有一个是吹牛的！”

“只是不是我，”爱莉莎说，兴高采烈地一摇一摆走着。

她想象他们是到狗獾那里去做客。莫尔顿向她说明，狗獾

住在地下的洞里，样子象常在公路上碰到的鞋匠赫塞尔堡的猎狗，那猎狗也喜欢在地里翻寻什么，也长着钩形的脚爪。他们仅能向洞里张一张，别去惊动它，也许它有小獾儿哩。

“咱们开头先敲敲门，”爱莉莎说。“那渔夫的老婆不打门就走进厨房里去，奶奶常常吓了一跳。”

小学后面，教师在篱笆旁边挖土，他的样子显得很生气，把铁锹拚命地向草泥里鏟下去。他的老婆，烫着头发，打扮得怪形怪状，象一个玩偶，站在小学门口，身子倚在墙上，眼睛望着空中，带着勉强的笑容。她一听到小女孩的低低唧唧的说话，跳着奔向篱边，把她那玩偶一般的脸从矮树里探出来。

“罗罗，亲爱的娃娃！”她说，却把字音都念走了。

“你为什么说话象小娃娃，”爱莉莎惊奇地问。“因为你戴着眼镜吗？”

那女人演戏似地摇了摇头。

“我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他说得不错，现代的人清醒得教人害怕。连孩子也不象孩子，他们生下来已经有点象老人了。”

她自己就同时给人一个又象小女孩又象老太婆的印象。莫尔顿看不惯这一对夫妇，可是认为必须跟他们应酬几句。

“你们假期里不出去旅行吗？”他问。

“没有，我丈夫不愿到我家去，所以我也只好放弃旅行了。我不能把丈夫一个人撂在家里，自己出去旅行，可不是吗？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得我父母的同意把我从家里带了出来。”她带着冥想的样子，把头侧在一边说，那声调有点儿做作，象在扮演业余的喜剧。“您想，多么浪漫呀！”她接着字字用力地说，拿手杖在沙上装腔作势地划着。“而且这是在咱们这个清醒得教人害怕的时代！”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莫尔顿发生了兴趣，勉强保持严肃的态度，问她。

“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以前！”她忧郁地摇摇头。

莫尔顿知道他们象一头猫和一头狗似的生活在一起^①，可是他突然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是呀，这才是爱情啊！”他兴奋地说。“可是它没有给你们……嗯，嗯……带来孩子啊？”

“唉，没有！杨生……我……”女人非常忸怩不安。“我的父亲，那牧师，不愿意我嫁给小学教师，我们就逃跑，当然体体面面的逃跑！可是，孩子，那是多么缺乏浪漫的意味啊！孩子实际上……”她茫然地向四下里望，想找救兵。丈夫离得很远，而且，显然完全忘记了还有她这个人。

可是这时候救兵来了。大路上，莫尔顿住宅的一面，篱门啪的响了一声。高大的休列费尔小姐，由一个提着大提箱的短小苍白的女伴陪着，走了出来。狗叫了起来，仿佛要求也去散步一下。这就是那头通夜嗥叫的恶狗。休列费尔小姐拿手杖威吓了一下。然后她们从旁走过，那矮小的女伴提着沉重的提箱，稍稍落在后面。她带着一副沮丧的神气，可是休列费尔小姐神气活现地缓步前进，象一个高级军官。

小学教师的老婆一看见她们，双手举起，拍了一下，跑进屋子里去。

小学教师杨生，把烟袋里的烟灰拍掉了，望着两个女人的背影。

当莫尔顿和爱莉莎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带着恶意的冷笑

① 猫狗同居，是说夫妇不和，老是吵吵鬧鬧。

說：“看來，從她身上再沒有什麼可榨取了，那末可以分手了。這是一場不巩固的婚姻！”

“您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休列費爾小姐要換一個女伴了嗎？”莫爾頓問。

“女伴！就那么叫吧！是呀，她時時在換，那要看她們身上有多少油水：瘦的當然要快一點。這幾年來我見識的不少了！她把接班的帶回來的時候，兩個人顯得那么親熱，簡直象一對鴿子在談情說愛。那時她自己提著大提箱，另一隻手牽著她的親愛的小姑娘。都是这么一些半瘋的老處女，自己不會弄到丈夫，只是靠金錢。她隨手把她們捉住，這樣處理自己的事情很不壞，這要比把倔強的陌生孩子教乖起來容易一點。”他重新動手鋤地，把那被鐵鍬挖出來的土，惡狠狠地翻轉來，舉起雙手把那些蒲公英打得粉碎，仿佛想一勞永逸地把它消滅干淨。

莫爾頓帶著微笑指出：“它們很倔強。”

“正是！我要狠狠的給它們一些苦頭吃，它們在這兒生長，簡直是故意和我為難。它們為什麼要在这兒？它們可以生長的田野和地段，難道少了嗎？並不！它們一定躲在樹籬底下，誰也對付不了這些壞東西。可是慢一點，我會找出一種毒藥來把它們消滅掉的！”

“您這樣也許把矮樹摧殘了。”

“您這樣想嗎？”小學教師楊生感到不安起來。“可是矮樹叢可以長在沒有毒藥的地方，有足夠的土地給它生長。但是它嘗一點毒藥也不妨事。宇宙是一個狡猾的東西！植物一點都不比人和動物好！可是你是喜愛一切生物的，根據您的書來判斷，無論如何是這樣的！”他挖苦地瞅著莫爾頓。

“不，不是一切！”莫爾頓放聲大笑。“可是您不應該生氣得

太过份，这对肾脏会有不好的影响。”

小学教师的面色变得非常难看，仿佛准备用铁锹来打破莫尔顿的脑袋。

“您这是指床铺上的事情吗？”他脸色变得非常苍白，问莫尔顿。“难道仅仅因为我的妻子没有孩子，就应该听这一切话吗？”

莫尔顿挽了爱莉莎的手，向小学教师微微点了点头，急急忙忙走开。

“孩子，我和你几乎找上麻烦，”他说。

“你为什么要整天跟这个不好的叔叔说话？”爱莉莎生气地问。

“整天？嘿，这是你夸大。但是现在咱们赶紧走吧。”

“反正，你为什么跟他谈话……不是整天？”

“因为他是咱们的邻居。一个人必须跟邻居客客气气，尽管你不喜欢他。”

“为什么必须？”

老实说，连莫尔顿自己也不知道。

小姑娘热心地拖着他前进，很快就看到了交叉点，走到铁路路堤那边。狗獾洞的进口并不难寻：洞的前面，转辙手家里的全部小孩，整个一窝，都聚在那儿。所有这六个孩子差不多一样小，一样脏，一样褴褛。他们面向地躺在洞旁边，向洞里吐唾沫，叫着；他们那象煤炭一样乌黑的脚跟，不断的在空中踢弄。莫尔顿同爱莉莎走到面前的时候，整群孩子躲进草窠里装死，象一群鹌鹑，当你偶然碰上它们的当儿。

“你瞧，他们睡着了，”爱莉莎叫起来，“孩子们睡着了！”

可是顶大的一个偷偷地瞅着她，笑了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地“活转来了”。

莫尔頓看着孩子們，把爱莉莎和狗窩窩都忘記了。他們的樣子叫人害怕。頭髮剪得短短的，光腦袋上滿是伤疤和疮痍，帶着泪痕的肮脏的嘴臉胆怯怯地笑着。身上是看上去从沒有下过洗衣盆的破烂衣服，滿口害軟骨病的牙齒，还长着一头頸的瘰癧！在这儿，一面是消夏別墅的閑靜的生活，可是，另一面，却还存在着极度的貧穷。尽管穷，可是孩子們还是向他微笑，他們嘻嘻哈哈，仿佛这祖国真是他們的一位頂頂溫柔的慈母。本来在某种程度上他們是国家的儿女，是国家公职人員的儿女！

离这儿稍远的地方，現出那轉轍手的家，是一座可怜的茅舍，比谷仓大不了多少。一家十口不得不住在这里面，为自己的生存掙扎着，而这样的事情却出現在“最幸福的国家”里，工人报是一直这样称呼丹麦的。茅舍的門前，在一只象从垃圾堆里撿来的搖籃里，躺着一个嬰兒，狠命哭着，身子弯得利害，眼看就要从搖籃里翻出来了。莫尔頓把那嬰孩指給孩子們看，其中一个立刻跑过去，把小妹妹抱出来，讓她貼紧自己鼓出的肚子，把她吃力地抱到狗窩洞旁边。他們差不多一样大小。那小女娃的赤着的屁股搞得很脏，上面的皮都脫了，可是她快活地向小哥哥笑：她現在和他們在一起，再也沒有有什么其他要求了。

“你們的媽媽在哪里？”莫尔頓望着那娃娃的脏屁股問；自己动手，他沒有这份勇气。

“出去洗衣服去了，”那頂大的孩子說，就抓了一把草把小妹妹揩干淨。她耐心地忍受着这一番手續，当她被放在洞穴旁边，坐在另一个孩子身旁的时候，她高兴地低低唧唧說起話来了。

爱莉莎只看見斜坡上一些小洞，她感到失望。

她不滿地問：“狗窩在哪里呀？”

“它大概搬了家了，”莫尔頓回答。“狗窩不喜欢別人向它的

洞里張望。”

“不，它就在那里，”頂大的一个男孩子伸手向洞里抓出一把干草来。“我听见它在呜呜地叫。”

“留心它向你们扑过来，”莫尔頓警告他们。“假使触怒了它，狗獾是很凶的。”

爱莉莎害怕起来，要求回家去。同时别的别墅主人走来了，也想看看狗獾，于是莫尔頓就抓住她的手。

他說：“咱们迎上那邮差去，也許他給我們带什么好消息来了。”莫尔頓常常估計邮局会帶給他好消息。

他們在别墅地基中間的路上遇到了邮差。莫尔頓接到一封信托公司来的信。啊哈，他們毕竟把正式認可买屋的信寄来了，手續办得好慢啊！

他打开信。因为信托公司給那块地的押款和卖价之間的差額是那么微乎其微，所以，要信托公司承認新房主，就要看他能否至少付給他們一千克羅納。

莫尔頓在路上呆住了。那么，不管怎样，别墅依然还不是他的产业。他差不多受了两个月的苦，修理房子，負了債，究竟为了誰？是为了信托机关嗎！他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把自己和这一块地基連結在一起！現在自己的金錢和心都已經和它拴在一起，可是就要給人家轟出来？他茫然望着空中，怔怔地站了将近一分鐘，然后勉强把自己克制住了。

“爱莉莎，咱们走罢，”他的嗓子一下子嘶哑了，說，“咱们赶快回到家里。爸爸还要赶火車上哥本哈根去。”

他赶紧到一个相熟的鉄鋪老板的代理律師那里，他来到老城中心的一条街上，一条真正律師們住的街坊。所有的門上都釘着一块刻着律師姓名的板，一块板上常常是好几个名字；寻起

来很費事，好象一条船在暗礁中間行駛。“高等法院律師包萊”。
啊哈，在这里了！

“是呀，誰能預見到呢？”包萊相当冷淡地說。“这事情常是
不知不觉发生的。当然罗，他們可以不承認业主的更換。”

“那么，怎么样呢？”莫尔頓喘吁吁地問。

“那么，这交易就不成，双方不过担負一笔費用。”

“但是我花在这地基上的錢怎么样呢？”

“那将是信托公司的好处。”

“难道可以这样掠夺人嗎？难道这是合法的嗎？当时連預
先通知都沒有。”莫尔頓激怒地叫起来。

律師聳聳肩膀。

“掠夺！为什么掠夺呢？”他把两手向前一摊，仿佛把这話推
开似的。“您还是去和他們商量，这也許有一些帮助。您設法跟
伯爵自己談一談。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体面人。可是您不要用
那种辛辣的話語。随后勞駕把談話的結果通知我。”

經過一次严重的肺炎，心脏有点儿向右轉位，几年来，莫尔頓
只要受到极微的激动，心脏的跳动就加剧。現在他坐在一个
有无限权力的人的面前，那人靠了金錢的力量，把他的命运操在
手里，莫尔頓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信托公司的經理叫人把档案拿来，开始翻閱起来。

“我看我們曾經把通知書送給您的，”他带着探詢的口气望
着莫尔頓。“您知道，我們这里必須一切按手續办！”

“为了你們要按手續办事，就得要我的命嗎？”莫尔頓冲口而
出。

“要您的命，要您的命？”經理把象胡子一样毛茸茸的眉毛一
聳。“說得好厉害，說得太厉害了！这事情恰恰是我們頂不愿意

做的。我們還自以為為同胞服務，教導他們團結互助，這對您是並不陌生的。再說，即使把契約取消，您也不会有什么直接的損失。”

“我已經把別墅修理過，在上頭化了不少錢；這一點你們當然知道的，”莫爾頓不由得不急躁地把末了一句話特別強調；他向來不大能克制自己。

“沒有，我們怎么能知道呢？啊，您也許這樣想，我們坐在这儿等您把別墅修理得好好的，然後啪抓住？！不，我們不是這樣刁滑的人！請您了解我們，不要把我們看成一羣強盜。貸款不能超過地價的五分之二，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切才靠得住。您花八千八百克羅納把這所別墅買下來，因此我們認為不可能放七千克羅納的貸款。”

“這是在我購買別墅以前放出去的，”莫爾頓已經說的平靜些了。“而且，那時候這所別墅是空著的，壞了。有人來把它買下，收拾完好，照料它，開始愛上了它。對你們說來，它的價值也提高了。現在突然從他手里拿走。”

“嗯……您願意把這件事描摹成這樣嗎？您真的在吐露您的愛情了！可是您既然這樣喜歡這座房子，難道真的不能從年老的姑媽或者崇拜您的人那里弄到一兩千克羅納嗎？有您那樣的才能的作家照例有一些崇拜者的。”經理斜瞅着莫爾頓說。

“可惜我沒有。這樣的崇拜者不會枉駕到我住的街上來的。莫非您會順便向那里轉一轉嗎？”莫爾頓激昂地向伯爵望了一眼。

“不，天老爺保佑，我不會去做您的教父！”他放聲大笑，叫了起來。“可是咱們等一等再說。”跟他握手的時候，莫爾頓知道嚴重的危機過去了。

他帶着一顆輕鬆的心走到律師那里，把結果告訴他。

包萊說：“這可了不起，我祝賀您！可是這兒還有一桩討厭的事：您沒有忘記，一千八百克羅納的付款一號就到期了吧？讓我提醒您一下，免得催討起來，措手不及。你們這一行的人，常是心不在焉的。”

莫爾頓望着他不知所措。

“您……您在商談的時候，清清楚楚說過錢並不急呀，”他咕噥着。

律師聳了聳肩膀，同情地說：

“我的當事人等着錢用，而且按照契約，他有權利在一號拿到這一筆錢。您想法子去弄到第二張押契，既然信託公司里一切都商妥了，這沒有什麼困難。”他搞他自己的公事去了。

莫爾頓象瞎子一般在熱得發悶的街上走着，他的心境非常不好。那麼，依然是那該死的錢的事情！律師說的對：催討起來使他措手不及。見鬼，他為什麼這樣輕信？就是這一個律師，當他在契約上添注了一筆，說一千八百克羅納需在八月一日付清的時候，他說：“這僅僅為了形式關係。”可是現在落到他身上了。他象常時一樣，又找到了很大的麻煩！到什麼時候他才學會不相信人呢？

開始他決定去找安德萊遜。他的好意是不能懷疑的，他曾表示願意幫助他，這是絕對真誠的。可是他為自己日益發展的企业也不得不努力去籌措款子。那麼，他媽的，哪里去找第二張押契呢？

到出版社去？也許到那里去試試看，作為預支款弄一筆錢吧？這是沒有希望的打算！他原來已經欠他們不少了，而且那經理對他不大耐煩。就是莫爾頓自己也討厭去跟那頭髮梳得光

光的優雅的經理商量。

現在正是吃飯的時間，出版社里不會找到人。還是把事情先了結，回家在新鮮空氣里干活去！在戰時，首都失去了往常的面貌，到處挨挨擠擠，到處是小攤，大家都沒精打采，渾身灰塵，滿頭大汗，急急忙忙趕路。

或者，利用這一段空隙的時間到凡列茲去探望彼得拉·特雷叶，順便了解一下貝萊的偉大建設背面的那些棚屋罷。可是他感到疲累，沒有心情去拜訪。為了消磨時光，他走進圓塔後面一家飯館，在靠窗的一張小桌子旁坐下，這兒不很干淨，侍候主顧也馬馬虎虎，就是吃飯便宜。而且他愿和他們聊聊天的一班人偶然也到這里來。

他把堂倌叫過來，請他把桌子抹一抹，因為上面滿是面包屑和餅干屑。那堂倌拿起餐巾來揮了一揮，大部分的面包屑都落在莫爾頓的膝上，揮過就走了，也不問要些什麼。現在的一切都教莫爾頓生氣。

街對面商場那里出現了一群泥水匠。這是一班活潑強壯的人，在工作服下面微微顯出壯健的肩膀，圓的白帽子不經意地歪戴着。他們沉着地沿石板路走着，看上去很得意。他們那種好心情感染了別人。在工人中間普遍不景氣的時期，只有泥水匠是保持活潑的，莫爾頓很高興能和他們談談，可是他們走了過去。

斯文一烏吉哈略落后一點，也穿著工作服在他們後面走着，他轉身走進飯店。

“莫爾頓叔叔，你好呀！”他高興地說。“我坐到你桌上好吧？”

“那还用說！”莫爾頓滿心歡喜地瞅着他。“你為什麼不和他們一道去？”

“这都是些下手伙計了，我还是学徒哪。他們上三鹿飯店去吃飯，你以为他們会上这儿来嗎？可是我們当学徒的同他們一道上那儿去是不合适的。”

莫尔頓搖搖頭。还是象以前一样遵守等級觀念有什么意思呢？

“一般說来，他們是能干的好小伙子。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們会坐在酒店里跟普通工人喝一杯啤酒。这不是傻嗎？咱們得把这改变过来。”

莫尔頓很注意地看着那年青人說：“咱們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造。”

他重新又感到遺憾：为什么这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呢？斯文——烏吉哈已經成了一个高大的青年，臉色鮮紅，嘴唇上已經現出淡淡的髭須，仿佛年輕时候的貝萊。他很餓，一边談着，一边吞下了一盆湯和一盆烤肉。莫尔頓要了一份牛肝。

“你家里怎样？”他問。

“謝謝你，沒有什么！不过，我不住在家里，住在学生公寓里，吃飯也在那里。我来这里吃飯，只是因为从工地走到那里太远了。”

从进一步的談話里，莫尔頓知道青年人和他的家里人不很融洽。这是从斯文归附了反对派开始的。父亲对于这一件事，无论如何不能寬恕；他把它叫作背地里攻击自家人。

“我直率地跟老头子說，据我看来，这是他在背地里向我們青年人攻击。可是他受不了。嘿，后来人家把他在曙光村里的玻璃窗打破的时候，他深信我和这事情有关，結果吵了一架。当然，我和这事情一点沒有关系。可是即使我能阻止的話，我为什么要去阻止呢？这事情只怪他自己不好。”

“他對你們干了些什麼呢？”

“他把黨對青年團的補助剝奪了，因為青年們同情反對派，和他們一道組織了公開的討論。年青人當然憤怒。也許，在我們這一方面，這樣對待他們是不聰明的，這樣的做法還是讓給老一輩人。”

“你們沒有表現出特殊的自由思想。可是咱們必須準備比這個更厲害的攻擊。”

“父親居然說，自由思想，那是廢話；他認為必須行動一致。可是，如果在保衛某種胡說八道的東西的時候，大家一致行動，不存在任何思想自由，那麼誰來向我說明，我做的不對呢？再說，我們家里也太奢侈了，我們泥水匠、一手粗活，在那里也不配。你想也想不到，老人家們過的多么奢華。房間和房間之間裝着大的雙扇門，老長的地毯，垂着琉璃繡絡的燈架！因為他們必須接待部長們，政府有時在父親家里舉行會議。對這樣的繁華，拉賽一腓特烈還適合些。他在專科大學里學習，他不能穿着骯髒的工作衣回家去。其次，他也象父親一樣，是一個地道的‘民蛙主義者’！”斯文一烏吉哈放聲大笑。

“你說誰？”莫爾頓也笑了起來，但看到斯文臉上那種痛苦的神氣，又突然止住了，看起來他跟他父親的不睦使他痛心的程度，比之他所願意表現出來的還超過一些。

“‘社會民蛙主義者’，你不知道這個名詞嗎？莫爾頓叔叔，你落后了！老头子替我付公寓里的費用，這使我很痛苦。可是我的學習快要滿期，那時他們就不用為我花錢了。等到戰爭一結束，我要跑到國外去；在德國，人們很願意用丹麥的泥水匠。你以為它就會結束嗎？”

“也許會拖延很久；敵對的雙方好象彼此抓住了不放。”

“象狗一样，不是吗？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你讲的那个故事吗？两只狗互相咬着，直到大家剩了一个尾巴尖儿。浇冷水也分解不开。那末还是在家里好，不是吗？”他低下头不做声了，然后突然腰背一挺，探听似地瞅着莫尔顿的脸：“莫尔顿叔叔，请你诚实地回答我一个問題：爱伦是不是我的亲生母？”

問題来得出其不意，有一分鐘光景他不安地望着窗外。他不能叫自己說謊，或是推托說不知道，他非回答不可。斯文一烏吉哈的阴郁的脸清楚地說明了，这对他說来是极端重要的：他在家庭里不感到亲热，对于这一桩事实，他希望找到一个具体的解釋。他媽的，貝萊自己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訴孩子？

“你向我要求的太多了，”莫尔顿握住斯文的手說。“这儿太不舒服，星期天想个办法到我家里去，我告訴你你是怎样出世的。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悲惨而又美丽，我想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

“那么，这样的事毕竟是有的！”斯文一烏吉哈还想說下去，可是街上出現了泥水匠們，他匆匆离开，临走时伸手給莫尔顿，問：“我可以……我可以帶我的女朋友一道去嗎？”

“怎么？你已經訂婚了？也許馬上就要結婚吧？”

“訂婚？莫尔顿叔叔，你瘋了！我不过和她玩玩而已。她可愛极了。她名字叫阿格涅斯，翻譯出来，就是‘小羔羊’吧？”

“对。很好，把你的小羔羊带来！”

莫尔顿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不可战胜的貝萊，还是被战胜了。从“方舟”^①里出来的瑪丽，那个女叫化，当

① “方舟”是一个大杂院的名字。瑪丽生前曾住在这个大杂院里。見征服者貝萊卷三。

人家必須把貝萊关进监牢的时候，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而且为了这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切穷人的命运难道不是这样的嗎？經常为了一定要到来的，或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前途而牺牲了他在世間仅有的东西——自己的生命。一次又一次齐根砍断的树，那就是穷人！可是它一次又一次从根上长出来，依然充满着希望。这儿斯文一烏吉哈正是从他父亲退却的地方开始繼續前进，为了保持对比尔一戈略克的前途的牢不可破的信心，他跟家庭，跟和他有关系的一切人决絕。

他的一切使莫尔頓記起了青年时代的貝萊。

莫尔頓重又提起精神，高高兴兴地向出版社走去。和那头发梳得溜光的迟鈍的經理坐在一块商談是不怎么愉快的。大多数的同行贊揚他是因为他虽然平庸，毕竟是一个作家，而且接受了这个大出版社經理的职务。他們把他看作一个朋友，因此把他寵坏了，他慣常随便玩弄他們。他友誼地拍拍他們的肩膀，他們夹着两本剛出的書离开，什么都給掠夺光了，还覺得受到了恭維。当莫尔頓証明納坦經理在利用出版社作誘餌的时候，他們就責备莫尔頓那种无产者的多疑。現在，不管怎样，他得正面去对付他了。

他們馬上接見他。經理在辦公室的門口迎接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領他到安乐椅旁边……哈哈，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莫尔頓从許多編輯部和其他机关里知道这套方法：这是一种犹大式的亲嘴^①。那就必須时刻戒备，可是这些先生們是特別机灵的。

① 犹大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他把耶穌出卖給祭司长們。当祭司长們去捉拿耶穌的时候，犹大走近耶穌，与他亲嘴，作为暗号。見路加福音。

“您那可愛的太太好啊！還有她的更迷人的（要是可能的話）姊姊？”納坦經理帶着鼻音說。他扭過頭來，從他沉重而疲累的眼臉底下瞅着莫爾頓。他喜歡描繪駭人聽聞的腐化墮落和對生活的極端厭倦，在和人們交往的時候，他自己扮演一個極端疲累而感到厭煩的人。

“謝謝您，好！”

莫爾頓單刀直入地跟他談正經，把自己想弄到第二張押契的困難情況告訴了他。

“那末您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對，一個作家這一點是可以容許自己的！”

“不錯！我們象古事記里的詩人一樣，脂油蒙了心，”莫爾頓挖苦地回答。“我們的主人和統治者把我們喂得太飽了。”

經理微笑，用非常疲倦的嗓子說：

“我懂得了，您是為了另外一樁事情來的，可說是為了我們的事務來的。怎麼，您已經收到我們的信了嗎？還沒有？那麼，咱們不得不友誼地商談一下正經。”他痛苦地望了莫爾頓一下，仿佛面臨着的這一席話使他很難過。“您是一個腦力勞動者，我呢，雖然命運把我安放在這個出版社的領導地位，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店老板。可是，對於咱們腦力勞動者說來，遺憾的是，生活里還存在着某些東西，就是所謂金錢問題，我和您都躲不過。”

“您和我？”莫爾頓帶着完全奚落的笑容看着他。經理一年有兩萬克羅納左右的薪俸，還夸口說他消耗了兩倍于此的錢，沒有辦法擺脫債務。“您和我？”莫爾頓不喜歡這種討厭的親密，他不耐煩地哆嗦了一下。納坦經理注意到了，就把臉具撕下。

“您說什麼？既然咱們是強盜，那麼，咱們按照強盜的方式來談罷，”他賭氣說。

“我决不想做强盗，”莫尔顿辛辣地回答。“可是我情愿是一个象您一样能干的生意人。”

“謝謝您的恭維，可惜的是……不錯，有些作家把我看作是一个頑固的生意人，我說的是个別的作家，也許，只有一个！”他做作地带着鼻音說，斜視着莫尔顿，把一支紙烟含在嘴里。“可是絕大部分，无疑地，承認我是他們的朋友。現在提到您的事情，咱們来看看您的帳。”他装着不經意的样子按了按电鈴；立刻就有一个办事員拿了一本大帳簿进来。

这一切显然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可是納坦經理开始翻閱帳簿，仿佛他是完全不熟悉的。

“咱們来看，”他鼻孔里咕囁着。“啊哈，您的情况怎么样！这儿，您瞧，您的預支数已經接近一万克羅納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不是？作为保証的是，我們拥有您的不朽的作品，它們还留着第一版的很大一部分沒有卖掉。”他温和地微笑，望着莫尔顿，同时他那眯縫的眼睛的表情时时在轉变。

“各种書的分別銷数有多少呢？”莫尔顿問。

“按照書名？”納坦經理迷惑地望着他。“这儿您可以看，有多少存書。您假使把它們从印数里除去，就可以得出銷售的册数。”

“可是我不知道印数多少。”

“天哪，您說什么？印数每本書上都标出，并且是按照您自己的要求的。”

“这是表面上的印数。”

“是呀，我們略略多印了一些作为分送刊物的，贈閱的，給污損的本子掉換的。您以为我們把您的書偷印上几百万册嗎？上帝保佑！”經理哈哈大笑，以致喉嚨里发出咯咯的声音，莫尔顿

想，莫非这咯咯的声音也是假的，还是他的支气管真有毛病。“不，要我們使您成为富翁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們也不很想这样做。可是……嚟，嚟……您应当試把您的（他几乎說出‘无产者的’来！）多疑克服掉。它在工作中间会妨碍您的。”

“我非常信任人；有时候，甚至过分地信任人，”莫尔頓挖苦地回答，他也意識到这仅能使自己的情形变得更坏。

“对于我們的出版社也这样嗎？”經理带着譏諷的意味微微一笑，卖弄风情地搖着他的漆皮鞋。

“您提議怎样来清理我的債務呢？”莫尔頓丟开一切轉弯抹角的話。

經理身子靠在椅子背上，把一縷烟絲鼻鼻地向天花板噴去。仿佛他沉浸在复杂的思考中间，可是莫尔頓可以賭咒，他的決定早已准备好了，而且是事先想就的。經理半躺在安乐椅上，把染色的沉重的眼臉閉上了，仿佛为了莫尔頓感到非常痛苦；他的涂油的头发发着光，光滑而擦过胭脂的两頰象吃得胖胖的老小姐的臉。每逢面对这个男性的娼妇坐着的时候，脑中浮起的那种討厭的思想又在使莫尔頓难受：假使給他一个响亮的耳光，這張擦胭脂的臉会起怎样的反应？他想象中看見自己的手指痕在他的臉上，而且手掌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粘膩的感覺。

納坦經理的眼光慢慢地移下来，凝視着莫尔頓。

“只是不要把您是一个作家这思想放在头脑里，”他带着鼻音說。

“因为我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嗎？”

“唉！您对您的同行太不客气了！不，可是照我的意思，您的毛病是缺乏想象力，否則，我要把我們替其他很多作家定下的原則向您建議。那就是：我們获得到現在为止已經出版的書的

所有权、用这样的方法来偿还预支款。您的朋友，也是同志、斯科立凯尔在不久以前根据这样的条件和我們訂了約，感到很滿意。您似乎愿意提出更好的建議吧？您臉上一副怀疑的神气！斯科立凯尔偿清了債務，还得到五百克羅納的現款。現在我們守着他的書，不少于十种，还不知道怎样銷售哩。”

莫尔頓真的怔住了。这一票交易，甚至在作家圈子里面，已經成为聊天的題材，一般的意見是，斯科立凯尔教人完全掠夺光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書是差不多全部都卖了的，而且出版社里还准备出他的作品集；这个集子的一次稿酬就要超过他的債務的数字好几倍，不要說以后各版可能有的收入了。

“噯，您对于我的建議怎么說呢？”經理不耐煩地搖着他的漆皮鞋。

“我一点不想放弃自己的机会，尽管机会不大。”

“要是我們加您两千克羅納的現款，也不行嗎？”

“就是这样，也不愿意。”

“亲爱的作家，那么債務怎么样呢？”納坦經理沒有露出失望的神气，悲伤地望着莫尔頓。“它会自然而然地增长起来。利息……亲爱的朋友，它会把您毀掉。除非您的作品能轟动一时，可是这种情形在咱們这个小国家里不是常常会发生的！……”

“請您容許我以后再來談這個問題。”莫尔頓站了起来。这种事务主义，装腔作势，胭脂香粉，拿一对匀称的脚踝骨来卖弄风情以及紙烟的香气，这一切的混合物把他鬧糊涂了，他要到外面去讓头脑清醒一下。

在楼梯上他遇到了有才能的作家，大量奇談怪論的作者，楊斯·姚汉逊；他喜欢他，因此立定了，打算向他問好。可是那一个眼望着前面什么地方，他那象一个悲伤的中国老妇的蒙古人

式的臉表現出显然的輕蔑。他討厭工人和接近工人世界的一切，他憎恨而且妒忌所有的同行。

莫尔頓走進凱布瑪格爾街的一家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定一定神。他心底里很想走到出版社去同意他們的建議，這樣一來也許可以解決一切困難。可是他產生了一種印象，假使他們堅持着勸他放棄著作權，那麼，他在出版社里的情況並不那麼壞。也許他的書也是差不多全部賣光的吧？

這一家經常只有男人光顧的咖啡店里很舒服，那充滿了煙味和微微一動就會從長沙發上發出年久的氣息的空氣起着鎮定神經的作用。

莫尔頓忘記了自己的不安，讀着報紙沉浸在舒適的半睡眠狀態之中，食堂里的孩子拿了一批雪茄和紙煙走到他面前。當莫尔頓選擇雪茄的時候，那孩子機密地低聲問：

“作家先生要不要買幾張新開的阿卡迪雅輪船公司的股票？”

莫尔頓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見食堂里有幾個堂倌站在那裡注意看，顯然很關心那孩子運氣好不好。

“怎麼回事，你們這兒也進行證券交易嗎？”他問。

“這到處都在做，”孩子回答。“這事情很能賺錢。給您登記兩張股票吧？只要付很小一筆錢。”

“走開！”莫尔頓拿起報紙。可是那孩子繼續跟他糾纏，直到一個年老的堂倌領班走來，揮着餐巾把他趕走。

老头子親自侍候莫尔頓，並且拿了咖啡來，替他擦亮了洋火。顯然他牽挂着什麼東西。可是差不多同時就有人叫他。大廳的門開了，一個結實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一頂闊邊帽推在後腦，手裡一根粗壯的手杖，上面裝着銀的杖頭，他既不象作家，

也不象流蕩的工匠。他把房間環視了一下，一看見莫尔頓，他那牧師一般的圓臉上浮起笑容。他搖搖晃晃地穿過大廳走來。

“你在这儿嗎，斯科立凱爾？我以為你上里姆海峽^①去了！”莫尔頓高興地叫起來。他很想跟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和他處在同樣地位的同行談談。

“是呀，別忘記你想要說的話！我打聽到了出版社準備出我的作品集，所以它們是賣光的，你懂得嗎？結果是他們把我掠奪光了，這些騙子！所以我想到了他們那裏去，試試看能否多少騙到一點稿費，唏唏唏！”

“我剛打那裏來，他們打算對我要同樣的把戲。”

“他們在一些著名的挪威人身上使用過這一套，也在咱們自己的老輩身上使用過。因此我想，如果他們行，那麼我也可以！可是他們不分皂白地把咱們都搶光了，唏唏唏！”

“坐下來和我一道喝咖啡罷。”

“單喝咖啡我受不了，咖啡和上混合酒我很願意喝。為了胃的緣故，你懂吧？”斯科立凱爾狡黠地霎着眼睛，把嘴唇抹了抹。

莫尔頓吩咐拿咖啡和伏特卡來。

堂倌斟滿了杯子，想要把酒瓶拿走的時候，斯科立凱爾說：“留在这儿，留下！——瞧着這樣可愛的瓶子是怪舒服的！”他從杯子里喝了一口，說：“啊！需要點點飢的時候，這東西效力多好啊！”他咂了咂嘴唇。“听我說，我馬上到那裏去跑一趟，趁那個古怪傢伙還沒有離開出版社。你等一會兒吧？”

那年老的堂倌領班拿了晚報走來，開始收拾桌子。莫尔頓就看起來報紙來。

① 里姆海峽，在日德蘭半島的北部。

“請問，這是作家奧包爾格嗎？”他小聲問。

“不，這是斯科立凱爾。我不懂你怎麼會把他們鬧錯，虧你还夸口所有國內的作家都認識，”莫爾頓裝着教訓的口气回答。

老堂倌負疚地雲着眼睛。

“這個斯科立凱爾，他是愛喝的；據說他只喝純的伏特卡。葡萄酒他不感興趣，啤酒也一個樣。也許，因此他保養得这么好。”

“他在家里，當然只喝牛奶，”莫爾頓說。“至于他的豪飲，只是要人驚詫，給他們作談話的資料而已。”

“是啊，他的性情是樂觀的，據說他常常兴致很好，不象其他的某些人，一禮拜有七個禮拜五^①。可是，當然羅，牛奶和伏特卡，這是兩種自然力，如果容許這樣說的話。因此有的人把它們和在一塊喝，作為一種牛奶混合酒。只是他錢柜里存的少得可憐，否則到了老年留下點牛奶混合酒，開個酒店倒不壞。”

斯科立凱爾很快就轉來，面呈喜色。

“我從他那兒弄到了一百克羅納，可是說到改訂契約，他連听都不要听。不要忘記你要說的話！……可是容許他這樣掠奪人實在太愚蠢了！”

“你干嗎在這樣苛刻的契約上簽字呢？”

“可是他拿五百克羅納來引誘我，我就堅持不住了，唏唏唏！”斯科立凱爾笑得渾身發顫。“喔，是這樣——不要忘記你要說的話！——你不能在報紙上把這問題提出來，造成仿佛所謂輿論之類的東西嗎？容許他這樣掠奪咱們這班窮作家，實在太愚蠢了。也許那時候他就會讓步；你是會那麼嚴峻辛辣的，他們簡直怕你，唏唏唏！”

① 基督被磔于禮拜五，所以教會里禮拜五這一天是禁止肉食的。

“你自己为什么不动手呢？吃亏的是你，你也会写。”

斯科立凯尔站着，两手撑着桌子，身子俯着，斜看着莫尔顿。这当儿他与其说象一个无忧无虑的酒徒，毋宁说更象一个狡猾的农民。

“不，你要知道，我应该满足于这样，我是一个驯良的人。再说，我本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应该关心金钱。这一百克罗纳，你知道，仿佛是一种名誉稿酬，所以我不便承认。你是惯于替一切人打抱不平的，因此我想……”

“谢谢你！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够麻烦了！”

“对，我已经想到了！”斯科立凯尔和善地笑了起来。“那么，谢谢你的好心！你要不是有着自己的事情，你是会担当下来的，我相信这样。”

斯科立凯尔似乎一点不感到受欺侮，看起来，他已经把预测要出他的作品集的事情忘记了。他疑问地向四旁瞥视了一下，一百克罗纳在烧他的口袋。他突然抓起帽子和手杖，和莫尔顿亲热地握了握手，很快走出去了。他在窗外略略停滞了一下，仿佛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

莫尔顿对他的背影看了很久：这样来对待生活倒很好；声明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于是推别人去找麻烦。他为什么不能也把自己放任一下，抛开一切拘束，挥舞着一百克罗纳的钞票，有一夜的时间把老婆和儿女丢在脑后呢？由于道义上的理由他不能；他的童年和青年，他的贫穷和出身的环境，这一切都不许他改变他的行为。现在在他看来，他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是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苦汁。

可是现在不是抛弃一切拘束或者研究心脏和肾脏的时候，

現在要紧的是获得第二張押契和結束对出版社的債務問題，这一笔債几乎达到了一万克羅納！这一个数字开始时候使他怔住了，可是后来他記起了那臭名远揚的高利，年息五分。过一年以后，它也許差不多把整版的稿酬吃尽了。非得跟安德萊遜商量不可。

安德萊遜在奈列勃罗街租了一个大的陈列室，工厂和作坊安置在边屋里。企业办得很闊綽，大厅里塞滿了乐器。

“这儿的乐器大部分是德国貨，”安德萊遜把自己的財產指給莫尔頓看，帶着慣常的謙虛說。“可是也有自己的制品。它們当然不是头等的，可是馬上就会好起来。那时候我們就要把你的旧鋼琴收回，給你一架自己的新产品。你是我的第一个主顧，托你的福，我一帆風順。我們的第一架好鋼琴要送給你，”他把一只强壮的手放在莫尔頓的肩上。

和一个能把自己的事情攔一旁来傾听別人訴苦的人談話是异常愉快的！他們坐在大厅后面，安德萊遜把它改成經理室的一間小房間里。莫尔頓帶着一臉的煩惱把突如其来的麻煩說給他听，安德萊遜听了，帶着优越感笑着。

等莫尔頓說完了，他說：“原諒我笑。可是这一切不过是儿戏而已。你要知道我曾經从怎样的困难中逃出来过！关于出版社的債務你用不着特別耽心，他們不能要求你償付，要知道他們已收了属于这笔錢的貨。我把定錢付給我的工人的时候，我不能扣除他的工資来清償，無論如何，在尙未作出結算、弄清楚他們沒有拿工作来抵償之前，是不能扣的。預支款，这是类似工作期間的生活費，你懂嗎？工資不可能少于預支數。而且出版社是否有权把利息加算上去是一个疑問。我去向我的法律顧問打听一下。”

安德萊遜和城里一个最有声誉的法律事务所有来往。

“这很化錢，但是是完全上算的：这样的事务所不会劝人去干冒險的事情，可以信任它。我順便去請教他們一下，怎样获得第二笔押款，也許他們自己就有有錢需要放帳的主題。这事情会安排得万无一失的。为这么一点小事情睡不着觉是不值得的。如果不成功的话，你写張票据給我，在我这里拿一笔錢去付清了鉄匠的款子，然后你再去想法弄期限較长的借款。”

莫尔頓带着比較輕松的心情回家去：無論如何，人家不会把他从屋子里轟出去了。出版社的債務也許并不象开头那样看来可怕；安德萊遜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是絕對正确的。在車站上，他看見休列費爾小姐的笨重的身形从二等車里挤出来。她把一只大提箱搬上月台，然后关怀地搀着一个矮小虛弱、神气有点歇斯底里的女人下車。她另外一只手提着大提箱，得意揚揚地大步前进，仿佛一个猎戶，带着巨大的猎获物回家去。莫尔頓赶紧避向一旁，免得作为一个有礼貌的邻居不得不替她抗提箱。

两天后，他收到了出版社的一封信。看来，納坦經理的主意变了：他請莫尔頓去商談，如果可能的話，馬上去。这一回不是全部作品的問題了，仅仅关于写工人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說；出版社同意以轉讓这本小說的全部所有权为条件把債務算訖。

“我們將竭力想方法来提高人們对它的兴趣！”經理做了一个仿佛向空投球的手势。“而这本小說将会把您的其他書帶了起来。”今天，他身上以前那种疲倦的神情連影子都沒有了。他带着鼓励的样子望着莫尔頓。他的臉色仿佛在說：“干吧，老朋友！”

“假使我不同意您的建議呢？”莫尔頓問。

“那么，这部小說就沒有希望了。我們不能在自己沒有好处的地方开动我們很花錢的广告机器。”

“可是这部小說差不多卖光了。”莫尔頓是因为出版社这样用劲想获得这本书的所有权才預測到这一点的。

經理放声大笑，可是那笑是装出来的。

“作家总是想象他的書是卖光的！”

莫尔頓犹豫了一下，冒一下險吧？

“我家里还放着一个熟人送来的一張定貨单。从這張定单可以看出，出版社发不出書去，因为銷光了。”

納坦經理染紅的臉也发白了；但是他的窘态仅仅露在臉上，他沒有說話，只是从他垂下的沉重的眼皮下期待地看着莫尔頓。

“另外一个地方也向我建議要这部小說，”莫尔頓放胆地接着說。

“我們有以后重印的权，”經理带着鼻音說。

“是，有印行的权，可是絕對沒有埋葬作品的权。假使你們不想把它再版，我当然要把它卖給別的出版社。”

納坦經理站起来，現在他的神气真的疲倦了。

“这事情我得和我的同事們商量一下，”他耽心地說，送莫尔頓一直到楼梯头。“过两天我們写信給您。”

在下面出口处，莫尔頓忽然覺得可笑起来。那么，要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好，就得撒謊，就得厚着臉皮撒謊！他並沒有什么定单，不过听說这样。可是那个花花公子臉色发白了，那么，莫尔頓打中了他的要害！

过了几天，出版社的信来了。他們同意把欠款注銷，还給他两千克羅納，取得五千册書的发行权。口气是客气的，但是有点

恼怒。莫尔顿心里想：“这事情，他们不会很快就宽恕我的。可是让他们印五千册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快就会销光的。”那些坐在钱袋上的人给他的关顾，没有把他惯坏。

“嗨，妈妈！”他把一切讲给老奶奶听了之后，欢呼起来。“跟豺狼一起生活，就得象豺狼一样咆哮！多少聪明人陷在里面，我居然挣扎出来了。活到老，学到老！”

“吃一回苦，学一回乖！”老奶奶冷冷地回答。她认为跟靠他吃饭的人吵架是危险的；她至今还记得，她的丈夫为了这个受多少罪。

可是莫尔顿有几天仿佛在云雾里一样。他熬过了一场大战，打胜了：给自己保存了著作权，同时还摆脱了债务。

六 消夏客终于出现了

船长比斯特鲁普的妻子坐在面对松德海峡的小窗旁边，望着把爱莉莎背在背上在浴场附近游泳的莫尔顿。多美丽的小孩呀！水，她全然不怕，两只小脚踢着呵呵大笑，勉强用一只手抓住父亲的肩头。

“我马上就要象一个小天使了！”她叫起来，并且把双手挥舞，仿佛是翅膀一样。

莫尔顿不得不翻转身来仰泳，以便拉住她。

“你瞧，多勇敢的小女孩，”比斯特鲁普太太对站在她身旁，也向窗外望着的盖尔特说。“咱们也该弄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来。”

“把她带来，只要在窗台上放一块糖就行了，”孩子用低沉的嗓音回答。

比斯特魯普太太高声大笑。在她的脖子上，靠近外衣領叉的地方，有一个好看的窩兒，象現在这样激动的时候，就会抖动。她那么貪婪地望着那拍水的小孩，仿佛要把她捕捉住似的，她的眼睛发着光。

尽管笑容常常使她鮮紅的臉上发出光彩，可是比斯特魯普太太显然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她丈夫駕着他的三帆船在离霍倫別克不远的地方撈取冰河里的漂石，用来作某一个紀念碑的石座。要是运气好的話，他可以賺相当多的錢；可是他已經失踪了整个礼拜，一直在寻找漂石，因此，他自己也許会把全部賺的錢吃光。两个大的男孩到农庄里去帮助收割，想賺一点錢来交学费；家里只剩頂小一个五岁的盖尔特和她在一起，他也很气悶，因为她沒有想法子来逗他玩。他沒有真正把她放在心上。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或者因为她是他的母亲？他只愿意和小爱莉莎玩。在海濱浴場沙里洗澡是那么有趣，可是他不敢去，那是划給他們的消夏客的地方；母亲又怕放他到大路上去，那儿也挤滿了消夏客，他們的汽車撞断了路旁的树木。他老是纏住母亲：

“我去和小女孩玩好不好？媽媽，啊？媽媽，啊？”

“等他們洗澡洗完了我去問，好不好讓小爱莉莎和你一块玩。可是現在不要尽纏。”

可是这下子，事情就来了。

“他們馬上洗完了吧？媽媽，啊？媽媽，啊？”他这样地問个沒完。

最后，莫尔頓带着爱莉莎在跳板上出現了，比斯特魯普太太由盖尔特陪着下去走到他們面前。莫尔頓还没有来得及答允，孩子們手携着手，已經沿着梯子往上面爬了。

家里老奶奶在篱門口等候莫尔頓。

“把爱莉莎放到哪里去了？”她惊慌地问。

“我把她留在高特港和一个孩子一起玩，我说好吃过早饭你去领她。”

“吃早饭之前把小娃娃留在陌生人家是不方便的。不应该这样。”

莫尔顿笑起来。

“妈妈，我这样做一半是为你，你可以喝到一杯咖啡。他们有的是地道的咖啡，比斯特鲁普在海船上换来的。”

老奶奶脸上浮起了笑容。

“咱们来了客人，”她说。

凉台上安德莱逊坐着。薇拉给他取啤酒去了。

他提议：“咱们上海滨旅馆的食堂去。我请吃早饭，咱们带你的太太一道去。”

“她大概愿意留在家里，”莫尔顿回答，他想和安德莱逊两个在一块。

“让咱们来问她，”安德莱逊笑着说。

薇拉很高兴地答允了。在她准备的时间，两个男人坐在花园里凉台前面。

“这儿好极了，”安德莱逊说。“我很希望能带着家里人在乡下过上几个星期。内人很需要这个，她感到气闷。”

“我们也有这种感觉！”

“不错，你的太太大概很想上城里去？女人家是天生这样的！我一有了钱，就要给自己弄一所别墅。”

“和一条消愁解闷的游艇，”莫尔顿嬉笑着补了一句。他记起了他们第一次的谈话。

“不，这事情我已经不去幻想它了。可是一所小小的别墅，

在下年度以前我是賺得出來的。今年全部資本都用在生意上了。這很花錢，你可以相信。”

“夏季余下來的日子到我們這裡來。”

“很高興，可是你要我付多少房租呢？”

“你來住，我一個錢都不要，這兒地方有的是。”

不！安德萊遜不願意聽這個話：生意歸生意。

“我付給你一百五十克羅納，恰恰是我目前所有的錢。”

薇拉出來了。

“看，我準備好了！”她拖長了嗓音說。她的聲音和全副神氣都表示非常高興。安德萊遜贊嘆地望着她。

“同這樣的伴侶上海濱旅館的食堂去是怪舒服的：一邊是一個作家，另一邊是一個美人！”他站在他們倆之間說。“我打算把一架鋼琴推給食堂老板。我注意到一架斯坦溫牌的大鋼琴，可以廉價收進，希望拉食堂老板做成這一場交易。”

莫爾頓笑起來。

“我原來就奇怪，你怎么想起在工作日跑到大自然的懷抱里來。可是你算算看，季節馬上就要結束了！”

“大街上他有一座大館子叫匹卡迪利，斯坦溫牌的大鋼琴那兒也是有用的。”

早有一種風傳，安德萊遜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莫爾頓對觀察他怎樣進行交易很感興趣。在等候早餐的時候，安德萊遜來回踱步，打量着這一間房子，走到那架舊鋼琴前面，揮手用十個指頭彈琴上的鍵，可是趕忙把手縮回放在背後。走近身的老板開始代自己的鋼琴解釋。

“它一定要調一調音才行。”

“這對它沒有多大用處，”安德萊遜惋惜地回答，彷彿在談論

着一种絕症。“还是把它当作拆毀的廢物卖給我，我給您一百克羅納，以后把它当柴片卖出去。”

“这生意对您没有什么好处，”老板微笑說。

“这个我不在乎，因为我是个日德兰人，”安德萊遜鎮定地回答。

原来那老板也是日德兰人，当年，他是穿着一条破褲子上京城里来的。“那么，您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比我更好，”安德萊遜贊叹地說。“現在大概有二十万資本了。”他謙虛地叙述他自己的成就，但时不时把鋼琴檢查一下，調調音，仿佛沉思地聳聳肩膀，然后說：“看起来我的診斷匆促了一点。等夏季終了，送到我作坊里去，我試試看按照最便宜的价錢把它修起来，作为对乡亲的敬意！”

老板显然喜欢安德萊遜。

“一定把它送到您那里去修理，”他伸出手去，和他握着手說。

“我保証这一架鋼琴还禁受得住两年瑞典混合酒和香檳酒的影响！”安德萊遜和老板击掌为信。“同时我倒很高兴給您的匹卡迪利安上一架好鋼琴。我有时在那儿吃飯；吃的不坏，可是音乐簡直不行。順便說，我有一架斯坦温牌的，对于您开的那样的館子非常适合。”他挽着老板的手，把他拉到大厅的尽头。很可惜！莫尔頓倒愿意听听安德萊遜怎样打动他。

过了不多时光，安德萊遜滿面笑容地走回来。

“对不起，耽誤了你們俩，早飯全冷了，可是生意比吃飯要紧。哎哟，我餓极了！”

“很不容易吧？”薇拉热情地看着他問。

“不，相反地，相当容易。他明天去看貨。就是要赶紧把它

弄到我店里。”

“你难道不能带他到鋼琴所在的地方去嗎？”莫尔頓問。

安德萊遜疑惑地瞅着他。

“那他就把我推在一旁，直接跟原主磋商去了。不，这是不行的！是这样，你能不能把你的两千克罗納借我两天？那架鋼琴是差不多已經卖出了，这件事情的關鍵，是要它在我家里。”

“你相信他一定会买嗎？”

“相信？他已經躲我不过的了，他一定得买，否則我不是安德萊遜！而且他还得付現款。最迟一星期后你可以收回你的錢，那时候，可以認為，第二張押契咱們也安排好了。”

一吃过早飯，安德萊遜就把莫尔頓的两千克罗納带在口袋里，进城去了。

他把鈔票放进口袋的时候說：“你的神气仿佛不大滿意。不用耽心，我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不，莫尔頓并不耽心，但是毕竟覺得有些奇怪。

莫尔頓急于把別墅布置得可以住，他忙着弄錢，很少時間从事脑力劳动。現在頂艰难的一关过去了，可是莫尔頓已經閑慣了，他的腦筋簡直在罢工：当莫尔頓向写字台边坐下去的时候，文思一点都不来。那时他就到园里去干活，或者同了老奶奶和孩子們出去散步。薇拉不同他們去，她不反对散步，可是只是为了去逛公司。莫尔頓自己都感到惊奇，他发现一无事情也可以不覺得厌倦，生活在乡村里面本身就是娱乐；跟孩子們和老奶奶在一起，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安德萊遜夫妇也給生活带来了多样化。两个女人很快就情投意合起来。薇拉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楼底下安德萊遜太太那里

过的。安德萊遜自己来的时候，吃过早飯，就帶了一瓶威士忌，上楼找莫尔頓去。

“咱們来喝一杯，”他提議。“把酒談天多好。不錯，我知道你只愛喝葡萄酒，可是格罗格酒^①你也得喝慣，这是了不起的发明！这儿是你的錢，謝謝你救了我。”他数出两千克罗納来摆在桌子上。“你可以相信，它給我很大帮助！这一星期里我已經把它周轉了三次。剛收回来准备还你，又放出去周轉了。看見有生意可做，袋里又有着錢，要忍住是不这么容易的。在那时候要分別哪是自己的，哪是別人的，是难的。我賺了……且慢！靠这笔錢我賺了千把，我还可以大大的賺，要不是……現在你收起来罢，再說一遍，謝謝！”

莫尔頓把錢留在桌上，开始談別的事情。安德萊遜时时望着錢，仿佛爱上了它。他遏制不住自己，繼續热情地瞅着这一笔錢。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要把它收起来，”他終于說出来了。“看金錢白白地躺在那里，仿佛你完全沒有需要似的，簡直奇怪。假使我給你把第二張押契安排好，你会把它借給我嗎？我会給你优厚的利息。”

就在下一天的晚上，安德萊遜声称，第二張押契已經有了眉目。

“我和工人报的編輯奧斯卡尔遜在一起吃早飯，他答允負責把这事情办好。他跟藍胡子有来往，你知道就是那領地盖屋者的代理人，他說，藍胡子只要他一句話就成。你大概遇到过那个藍胡子，他就住在这儿，他可以自由支配他的主顧們的錢，把它

① “格罗格”是一种和上糖和热水的烈酒。

投資在這一類事業上。”

莫爾頓認識他本人，可是這票交易的建議他不喜歡，這似乎太公然地把手伸到別人的錢袋里去了。

“當然，這是對的，我也理解！但這畢竟是好的，如果你幫了我這個忙，同時自己的事情也辦好了。”

星期日的早上，莫爾頓去找那領地蓋屋者的代理人。藍胡子（人家背地里就是這樣稱呼他的）住在海濱路上坐落在一個向大路傾斜下去的象公園一樣繁茂的果樹園底一座式樣奇異的大房子里。別墅後面是馬房和花房。藍胡子算是建築業中最大的投機商之一，據說他只經營上百萬的生意。莫爾頓坐五點鐘一班火車回來時常常遇到他，這是大商人坐的一班車。一輛輕便馬車，上面坐一個穿制服的車夫，總是在車站上等候他，可是藍胡子往往把它遣走，自己在田野里步行回去。這一點引起人的敬畏，他無疑是當地的一個小皇帝，連“窮人的恩主”比起他來都算不上什麼了。他整個身子方方的，旁若無人，很象原始的用一個大木塊雕成的偶像。他的聲譽並不大好，可是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匍匐在他的面前。他領導着幾家哥本哈根的銀行，他的金錢交易的性質是不一樣的，而且是相當可疑的。

莫爾頓等他的接見，等了很久。他坐在一座寬大的前廳里，這前廳塞滿了古老的鄉下式樣的櫥櫃和紅銅黃銅制成的鑿花的陳設品。一切都是完整無缺，潔淨得發光，看來，這位領地蓋屋者的代理人喜歡比較新一點的，比較惹眼的古物。櫥里放的大陶罐，還帶着制陶機器的嶄新的痕迹；櫥與櫥之間挂的火盆和鏟子，從來沒有放過燒紅的炭。這一切東西都是京城里的古玩市場的制品。

“作家對我的收藏有什麼意見？”莫爾頓背後傳來一個低沉

的嗓音。藍胡子站在一間房間的門口帶着奇怪的表情望着他。他看見莫尔頓遲疑不答，接下去說：“我很知道有許多人說這都是些廢物，可是這些東西，我都是從最大的古玩商那里買的，他們保證是真的，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不大去注意那些行家；他們的意見也很不一致。”

他把莫尔頓請進一間大房間，里面陳設着一套橡木家具，笨重的皮制安樂椅。四周牆邊都是橡木書架，架上裝滿了燙金封面的書籍；令人驚奇的是，架上所有的書都是一樣大小的。

“書商對於這事情很費了些事，”主人說道，一面暗自得意地輕輕笑了一聲。“他不得不無休無休地量了又量，使尺寸恰好。您猜他拿什麼理由來替自己辯護？他慣常按照內容來收集書的，您想象罷！上百公尺的書，一個很可觀的數字，作家們不能抱怨了吧！可是這裡沒有您的書。不是因為我蓄意反對您本人，要知道我根本不看書，可是書商告訴我，您的作品中間，裝訂豪華的一本也沒有。噫，因此您抬舉這帶地方，咱們可以這樣說，來這裡落戶嗎？您有什麼指教？”

莫尔頓勉強把自己的事情說明給他聽，心里在罵安德萊遜和自己。

“順便說說，這是一所好房子，雖說賣，簡直等於白送；我自己曾經想給我的園丁買下來。可是憑這所房子，隨便什麼地方，您不會得到再一笔押款的。既然買來這麼便宜，沒有人相信款項有足夠的保證。況且又是作家。這是溜走也不算什麼一回事的一種人！您能有多少收入？大概比我的信差略略多一點吧？”

“是呀，有時也有點拮据，”莫尔頓帶着冷笑承認。

“您看，我也這樣想。這確是一種奇怪的職業：坐着用文字寫出一些故事。大概一切都是造出來的吧？”

“在我們家乡蓬霍尔姆，人們把文艺叫作謊話，可是他們这样說，並沒有責备的意思！”談話开始使莫尔頓覺得好玩。

“真的嗎？可是毕竟有点奇怪！您从这儿出去，在家里坐下来写一些什么东西，譬如說，关于我或者我的房子……”

“我写写錢袋和文化的关系，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噫……我打听过您的事情，我得告訴您。可是談到第二笔押款……”藍胡子不以为然地搖搖頭。

莫尔頓站起来，打擾了他，向他表示歉意。

“沒有关系，”那商人象猛犬一般嗥了一声。“我要告訴您……明天您到我办事处去和我的全权代理人談談看。我自己对这一些小事情是不管的。”

下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莫尔頓到办事处去，文書已經准备好，給了他两千五百克羅納。

那全权代理人是一个有点駝背的律師，莫尔頓年青时候在学生会里曾遇到过，他說：“不要任何手續費。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这是你的大胆所得到的報酬！”

莫尔頓不懂，为什么向律師提出貸款的問題就是大胆。

“这要看您向怎样的律師提出！而且在星期日，又是上他私人住宅里去！他怎么不把您从楼梯上轟下来？要知道他气力大得象熊一样！脾气又急躁！您知道我怎样想？”全权代理人向上司的办公室門瞥了一眼，把身子偃向莫尔頓，悄声說：“我想，他害怕您的笔头！”

莫尔頓笑起来。

“如果这样，可以說我的笔头第一次給我带来了实在的好处。”

“繼續保持这种精神，”那短小的人悄声說，“一切会跟着时

間慢慢来的。我們那些有錢的大亨是怕您的。”

莫尔頓走到奈列勃罗区去找安德萊遜；同他一道回別墅去。意識到人家把他看作一个勒索錢財的人，他很不舒服。

“这是胡說！”安德萊遜說。“对于这事你一点都用不到生气。不管藍胡子給你錢出于什么动机，对你說来，不是反正一样嗎？据說，他連魔鬼都不怕；他根本是一个古怪的人，要彻底了解他是并不容易的。有些人确信他笨得象木头，建筑工程他完全不懂，只是拿起尺来，在建筑地段画上两道綫，說：这儿必須拆除重建。然后他的全权代理人去視察了地方，制定建筑图样。整个大事仿佛都是全权代理人办的。可是不管怎样，藍胡子經常在欺瞞所有的人。得啦，还有什么說的，你現在完全把債務擺脫了，老朋友？”他抓住莫尔頓的肩膀搖着。

● 是的，莫尔頓覺得自己是一个財主了。付了鉄匠之后，还留下七百克羅納，加上出租房子的一百五十克羅納，是很可觀的一笔錢了。自家的房子，这是实在的財富。有了一头小猪，割去一块肉是无所謂的，何况这小猪本身还是完好无恙的。

晚上，两个男人坐在阳台上，女人留在楼下；安德萊遜的儿子們在大路那一边的石坑旁玩耍。太阳落到地平綫下面，松德海峽的上空，已經現出珠母色的夏夜。

“靜寂籠罩了一切，这实在美，”安德萊遜說。“这使我回忆起看牛的那时候。”

“你也看过牛嗎？”

“看过，就是沒有变成作家。可是我在牧場上学会了做生意。我偷了父亲的一个旧烟斗跟其他的牧童掉換东西，直到弄到了一只銀表。这表象破碎的牛眼睛，可是走的很好！你看牛

的时候，沒有做过生意嗎？”

“当然做过！只是在交易中間老是吃亏。在我看来，自然得到了宝贝，可是家里人說，人家把廢物来蒙混我。于是获得的东西对于我也失去了一切魅力了。”

“我也說，你完全不是一个在行的生意人！我要是騙子的話，你也許現在就覺得自己，比起讓休列費尔把錢騙去的那些想出嫁想瘋了的傻女人来，并不高明多少。这从你的行动上我就看出来。要知你并不知道我究竟是不是騙子。”

“因为你不是騙子，所以……”

“我希望以后也不是这种人。可是你相信我，这种人多得很！两天之前，有一个可恶的放高利貸的家伙差点儿把我騙了。”

“你到現在还没有跳出他們的手掌嗎？我还以为……”

“因为銀行把我逼得太急，我常常缺乏周轉的資金。可是商业，你要知道，象矮树一样，不能在生长的时候加以剪伐的，这样它就萎縮下去了。因此我有些时候还不得不跟这个放高利貸的家伙打交道。可是他要十五分的利息，还要三倍价值的抵押品。每一次我借他的錢来买进一架鋼琴，我必須把三架鋼琴的付款合同交存他那里。他打算用这样的方法来致我死命；我很懂得，他梦想把我的生意搶去。要是我没有向你借到两千克羅納的話，我也許……可是那魔鬼，我要逼得他急跳！”

“你怎样惩罚他呢？”

“我只要脚跟一站稳，我就向警察局告发他。我这里有着这样不利于他的材料，足以把他关进改造所。”

安德萊遜平常总是很鎮靜的，現在憤恨得滿臉紫漲，莫尔頓想到他朋友可能会經歷到的事情，覺得不寒而栗，这完全象在鯊魚之間游泳！可是安德萊遜突然笑起来。

“我发起狠来会象疯狂一样，可是不会急躁！我不愿意跟任何人换一个地位，即使跟你！虽说有可能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写出来，让许多人来读，甚至在你死了很久以后还有人读你的书，是愉快的……不久以前有一个德国的钢琴厂老板到我那里去销售钢琴，说起在德国，大家很熟悉你的书。他确信，我既是你的朋友，我将会和你一起在文学史上名垂不朽。可是你持身非常严肃这一点，他很不以为然。他们有一个歌德，他们非常重视，他一生有过三十六次恋爱史，邂逅相逢的还不算在内。”

“他们用他们的歌德来衡量所有的人。可是他之所以举世闻名，却并不是由于他的那些艳遇。”

“也许是这样。你自己就没有这些，也名闻国外。假使我的名字印在你随便哪一本小书里，我是非常高兴的。”

“既然这使你快乐，我很愿意把我的下一本书呈献给你。”

“假使你认为我配得上说的话，我是极高兴的！我不是也跟着你一道名垂不朽了吗？”

莫尔顿衷心地放声大笑。

“我怕你别弄错了。这位‘身后名’太太是一个很靠不住的人！而且我也远不是歌德！”

“真的吗？钢琴厂老板走了之后，我试把他的书读一读看，可是我觉得沉闷极了。我愿意读你的书，不管你写多少。”

朋友的坦白的赞赏，真诚地使他感到快乐。

“难道你真的以有人在你身后读到你的名字为快乐吗？”他问，为的是要改换话题。

“是的，我觉得意识到这一点是愉快的，尽管你不大相信死后的事情，坦率地讲，未必有什么人相信它！可是知道自己身后留下一点小小的痕迹是愉快的。可不是这样吗？”

不，对于莫尔顿说来，把这一世安排得稍稍过得去一些，要操心的事就已经够多了，对于身后，他并不感到兴趣。

“我宁愿生活在后世的人中间，”他令人感动地说。

安德莱逊沉思地看着他。

“你毕竟是一个怪人！从表面上看来，和我比起来，你是一个孱弱的人，可是实际上，你也比我坚强得多。当然罗，你身上没有我不得不和它斗争的那种肮脏东西。你有时候喝醉过吗？”

“只有过一次，而那一次也不是出于自愿的。我，看起来，对酒类的反应是不正常的。我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而且一切都记得，可是脚立不直。这事情发生在慕尼黑，我的出版商办了酒席，而且为庆祝“北方海盗”泡制了一种药酒。我痛苦了整整一个月，为自己、为别人感到羞耻，甚至想自杀。因此再也不愿重复这一次的经历了。可是有时，我又羡慕倾向于你所说的那种肮脏行为的人。之后，我留下了一种类似身上的刺和心头的悔恨的东西，一种令人难受的自我斗争。你生活着，而且相信你既然是一个人，你就得对生活负责，可是突然醒悟过来，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庸夫俗子。”

“嘿，你對自己太严厉了。留心不要象那传教师那样发疯；他因为被邪念所苦，求国王允许他净身。不，偶然喝不多一点酒是没有妨害的，而它的一切后果，也并不坏！老天保佑！我每次想要自杀的时候，我就拚命喝酒，喝到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那时连魔鬼自己也赶你不上，你会去做各种各样的蠢事，去玩女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懊悔吗？……天知道也许你需要另外一个老婆，或者弄上一个情妇！照我看，妻子首先要贤良，而情妇呢，希望她漂亮。是呀，但是我不用劝你怎样更好地放射你

的子彈，大概你要节省火藥来对付你那些狂暴的理想吧！”

这当儿，薇拉走了进来，省去了莫尔頓不得不回答的麻煩。

“我要去睡了，”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說。

下面，安德萊遜太太从园子里叫上来：

“是睡覺的时候了！”

安德萊遜拿起威士忌瓶下楼。

上床的时候到了……

莫尔頓哼着，把桌子椅子拖进房間里去。他哼着歌，不是因为兴致特別好，实际并没有高兴的理由！他毋宁是想和緩心中的忧郁而哼着。

七 潛 水 員

“我跟你說，我今天要上比斯特魯普家和盖尔特玩去，你知道了吧！”洗完澡，莫尔頓帮爱莉莎穿衣服的时候，她向他声明。

“好吧，我現在知道該怎么办了，”莫尔頓装着一本正經的神气回答。

他們走出浴場的时候，比斯特魯普太太在跳板的梢头等着他們，她眯着眼睛笑。

“哎喲，能把爱莉莎留在我們家里嗎？”她說。“我們的小侄女来了，她非常无聊。园子給消夏客人占了，大路上来往的人又这么多……爱莉莎在我們那里玩厌了，我会把她送回家的。”

“喏，你自己看見了，”爱莉莎說着，拖了父亲向比斯特魯普家走去。

莫尔頓問：“您男人身体怎样？”

“他身体能怎样呢？在他重新到海上以前，他的头总是不舒服的。您随便去看看他罢，您来我們家里常常会給他鼓舞的。”

他們踮着脚尖走上楼去，免得打扰消夏客人。

“那經紀商人自己和他的一家，他們都非常好，”比斯特魯普太太悄声說。“就是不許头頂上有一点声音。”

那潜水員坐在頂樓的小窗口讀聖經；他的妻和莫尔頓出現的時候，他把眼鏡往額角上一推，站了起来，他的身材又大又胖。一張剛毅的臉象是銅鑄的，头頸皮滿是橫紋，象甲魚的一樣。他从来不喝酒，可是給人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老是醉着的。

“他永远在讀聖經，这对他是有害的，”比斯特魯普太太說着，小心地把他的書拿来合上。

她的和善的程度，正等于他的严肃。莫尔頓記得一直看見她在笑。可是这是一种勉强的笑，她心里並沒有覺得真正的快乐。

在那間不大的房間里，有許多有趣味的古物、瓷器和年代很久的陈設品。莫尔頓把一件不很大的金属物拿起来。

“这是天秤，医士曾經在上头称过药，”比斯特魯普太太向他說明。“这儿都是这一类东西。天秤是我丈夫从安哥尔达一条几百年前沉沒的丹麦炮艦上拿回来的。这一条炮艦是开向特兰凱巴尔①去的，可是它沒有到达。”

“是的，那时候做一个丹麦人是值得的，咱們的殖民地到处都是，”那潜水員說。

“也許幸而咱們不再有殖民地了，”莫尔頓回答。“小人物沒

① 印度东南岸的一个海港。——俄譯者注

有套上獅子皮是聰明的行為。您馬上又要下海去嗎？”

潛水員搖搖頭。

“海軍部在整個戰時禁止打撈沉船，”比斯特魯普太太說，“大概因為水雷的緣故。現在他想到危險地帶去當領航員，因為那兒工資大。我請求您拦住他，我的話他是不聽的。”這話她是帶笑說的，可是她的臉在哆嗦。

“可是我們得過活嘛！”潛水員咕噥着。“我們吃口多，那帆船也要花錢，儘管它靠在碼頭上不用。”

“您不好弄一筆貸款來維持到戰爭結束嗎？它不會永遠拖下去的！”莫爾頓說。

潛水員搖搖頭，扁了扁嘴。

“拿房子作抵押再借不到錢了，拿帆船作抵押也是一樣。”

“您港口還放着八尊銅炮啊？每一尊大概值千把。”

“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比斯特魯普顯然回避對這個問題作答，他的妻子插嘴說。“住在白房子裏的那個商人，把它們按銅價稱斤量收買去了。他說，再多沒有人出。可是後來他賣給一個挪威的大船主，那船主給自己買進了一份古老的貴族地產，搭上日德蘭的古代墓地。把它們安在那兒的土牆上作裝飾品。我們才賣了幾百，那商人把它們賣了幾千。

“嘿，要是我做了你們，是不容許這樣的，”莫爾頓說。“這是令人氣憤的，這顯然是一種罪惡的行為。”

“塞留斯特高等法院的法律顧問也這樣說。他提議，假使把這案件交給他去辦，勝訴後得到的錢給我們一半。可是我男人不願意。”

“讓他們拿去罷，”潛水員生氣地說，“他們也得不到好處的！”

“您确信这样嗎，比斯特魯普先生？”

潜水員把一只手沉重地放到聖經上。

“誰也不應該替自己伸冤。主說：‘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①

莫尔頓不愿意談這個問題。房間里沉寂了一会。潜水員坐着，把肘子支在膝盖上，肩膀沉重地起伏着；紧包着的衬衫袖底下肌肉鼓得紧紧的；手上紅的青的刺花变了色。人家把他当作一个狂暴的人，他为了了一点不相干的事会把船上的水手毒打。他抓住了聖經，想把自己暴躁的性格克服下来。現在他悶悶不乐地低头坐在那里喘气，仿佛在好几呎水的压力之下。最后他挺起身子，大声吐了一口气。

“再開下去沒有力量了，”他望着空間說。

“您的几个可爱的孩子在哪里？”莫尔頓問，想借此轉換話头。“我不知道怎样，好久不看見他們了。”

“他們差不多經常不在家，在幫助庄稼人割稻，”比斯特魯普太太兴奋地回答。“因为中学里的費用这么貴，讓他們去掙一点錢。他們本来很勤謹朴素，不管怎样的天气，总是騎着脚踏車走老长一段路上学校去，在消夏客人来的时候，他們就睡在巴斯季安田地上的篷帳里。”

“是的，他們是好小伙子，給你們带来不少快乐，”莫尔頓說。“我哪怕只有他們中間的一个，也是高兴的。”

潜水員抬起头来，显然活潑起来了。

“我們倒愿意他們中間有一个是女孩子，”比斯特魯普太太回答。“可是事情总是这样的：您要男孩子，我們要女孩子，可是咱們沒有办法交換。假使您有时候讓您的爱莉莎到我們家里来，

① 見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第九节。

我們是很高興的。還要謝謝您，我們的孩子去看您的時候，您這樣殷勤地招待他們。他們被選作校刊編輯，感到很驕傲。可是校長對校刊不滿意，說它容許太多的自由思想了。我的男人也害怕您把那種反抗思想灌輸給孩子們。我倒以為這是無須怕的。”

莫爾頓用問訊的眼光看着比斯特魯普，可是他固執地一聲不響，望着地板。

“關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我們談的很多，”莫爾頓轉向潛水員的妻子說。“知道社會的情況怎樣，對年青人是非常有益的。對於這事情，咱們這兒海濱一帶有着又豐富又明顯的資料。”

“您是指銅炮嗎？”潛水員突然抬起頭來問。

“是的，也指那些在需要保衛祖國的時候說來就來的人，指那商人，也指那靠轟沉的船隻和淹死的水手得來的利潤買進地產的船主，也指那樂意分沾利益的律師。這全是大大的奇談，直接取來放到兒童刊物里去也行。”

“我贊成，”潛水員突然站起來說。“您就動手干罷。”他站着，伸伸懶腰，仿佛一頭剛睡醒的野獸。然後他完全換了一種口氣說：“作家，您說的對！給孩子們知道，生產物資的人，在咱們這土地上象吓破膽的野獸。人家從各方面掠奪他，剝奪他的勞動果實，孤兒寡婦受到的當然頂壞。讓他們知道這些，還有關於銅炮的事情。對於先知以賽亞①在聖經里所詛咒的，咱們不應該默不作聲。還有一件事：我有一個兄弟，他的女兒這時候正和您的女孩子在寢室里玩。他是倉庫管理員，可是已經兩年沒有工作了。他毫無一點過失，人家把他開除了！租房子沒有錢，這樣

① 以賽亞是古以色列的先知，以賽亞書是舊約中的一篇。

一点失业补助是吃不活餓不死的，上松特霍姆去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愿意的。于是他們住在勃倫斯哈附近蔬菜地区的园里自己盖的一所板屋里。他們准备在秋天馬馬虎虎地举行一个庆祝会，一定要請您去做一个报告。”

莫尔頓乐意地答允了。

“据我了解，这不是通常的庆祝会。說老实话，那地方有什么可庆祝的？不管冬天夏天，得象耗子一样住在窄狭的板屋里面。大概他們还在計劃进行一次游行示威，想邀請城自治团体的什么人和国會議員，也許还有政府里的人，給他們看看咱們国家的人們是怎样生活的。我本来不准备把嘱咐的事情傳給您听的，可是現在想起来，还是讓您知道真实情况的好。”

莫尔頓也觉得讓当权的人来看看这些“房子”，是没有害处的。这样的房子数以百計，大部分用附近垃圾堆里撿来的廢料盖的。

“可是他們不会去的，不会去的！”他說。

莫尔頓回到家里，对于这古怪的一家，非常感到兴趣；男人呢，挤都挤不出笑容来，妻子呢，相反，老是在笑。看上去他們很和睦，虽然他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她讀完了高等小学，差不多是一个格隆特維克的信徒^①。两个大儿子有时去拜訪莫尔頓，和他討論一些社会問題，尽管年紀輕，却是自由思想者，他們不愿意受坚信礼^②。对于他們的观点，母亲的态度是开明的，讓他們自己去决定；父亲感到煩惱，可是也沒有對他們使用压力。他們

① 格隆特維克是丹麦的一个教士，他在神学上主張以神的“活的語言”来代替門徒們的解釋，他有很多信徒，教会曾經一度禁止他布道（1783—1872）。

② 基督教对受过洗礼的人进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都是正直、严肃、热爱劳动的人。照莫尔顿的意见，他们那所简陋的小屋，是这块地方一个愉快的绿洲。

学校里的假期已经结束，安德莱逊必须回城里去了。他的儿子们在中午时候已经骑上脚踏车走了，父母俩准备搭某一班夜车动身。临别决定吃一顿；安德莱逊请他的别墅主人在海滨旅馆的食堂里喝茶。

老奶奶也被邀请了，她很高兴，仿佛年轻的姑娘一样。

“我也有机会开开眼界了，”她说。“据说那里很华丽！可是拉我到水里去是拉不动的，哪怕最后再来游泳这么一次也许是很有趣的；我五十年不游泳了，浴场里根本没有去过。”

“老奶奶虽然七十岁了，还没有失去生活的兴趣，”安德莱逊表示赞同说。

“对，她正象你，愿意什么都尝试一下，”莫尔顿回答。

她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还是有一些顾虑：她穿什么衣服去呢？安德莱逊太太替她改制过自己的一件印花凡而纱的连衫裙，莫尔顿骑上脚踏车进城给她买了一件深色丝缎制的夏天穿的外衣。

“自从我做人家女仆的时候起，就没有穿过这样漂亮的衣服，”老奶奶说着，在房间里打转，嘴里哼着一支讲一个姑娘和一个木匠帮工在城外聚会的小曲：

您仔细看罢，我很漂亮，发尔捷啦，
全是绸的和纱的，发尔捷啦！

安德莱逊简直用热爱的眼光望着她说：“您在姑娘时代大概

是非常活潑的，我倒很乐意在那时候和您認識！”

“啊，你！”安德萊遜太太喊了声，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

安德萊遜太太和薇拉帶領孩子們到高特港潛水員的家里，其余的人慢慢地沿大路走。两个男人挽着老奶奶。她一路不住的絮絮叨叨，安德萊遜听着她的話，笑得前仰后合。

走到海濱浴場，老奶奶立定了，她的注意力被洗澡的人吸引住了。沙灘上滿是人，象涂胶紙上的蒼蠅；多数是女人和孩子。

“母鷄帶着小鷄，”老奶奶說。“公鷄在別的地方，一直急急忙忙在地里覓食！”她畫了个十字，仿佛想到男子的不幸而沉浸在悲思中間。

“老奶奶，您大概以为我們仅仅因为要养家才留在城里吧？”安德萊遜笑着問。

“上帝保佑，您为的什么呢？”老奶奶天真地回答。“我不了解男人，是什么呢？”

这些太太們的打扮是費一番心思的：仅仅遮住身体，既适宜于在太阳下面，也适宜于吸引在她們四周轉着的年輕人！至于孩子們那完全是赤裸裸的。莫尔頓注意到女人們聚集在一起好象是为了展覽：她們使人想起头等食品公司里的珍饈美味的半成品：烹制得很理想，又洁淨又美觀，又光又肥，微微帶点粉紅色的剛出鍋的閹鷄！她們的臉也象高級食品公司的产品；她們很吸引人，似乎跟那喂肥了宰吃的閹鷄同样沒有性別。

“据我看，她們是最可愛的，”安德萊遜懊恼地反駁他。“要是她們愿意的話，也能生孩子。你瞧，那边是多么健康强壯的小孩儿！就是每人身边的孩子太少了，大概她們害怕生育会損害智力。”

嘿，說到智力，在这儿根本不吃香。莫尔頓把多年以来擱在

出版社閣樓上的一本初期作品的存書，以极低廉的價錢賣給車站上一个書亭的老板。第一天就銷了五十本，原因是那商人想主意替這書訂制了一批动人的封面：阴暗的树林里的湖旁，一个少妇坐在被风刮倒的一棵树上。

“她們只要吃甜食、揩油，”莫尔頓說。“所以喂得这么胖，而且仿佛象死胎一样！下层階級的妇女所进行的生存斗争，她們是不知道的；对于一百年前生活无忧的資產階級妇女所享受的文化生活，她們既沒有条件，也沒有可能。至于她們的丈夫，連想享受文化生活的动机都沒有。因此他們就在某种‘无主的国土’里得过且过。”

“据我看，你也过于挑剔了，”安德萊遜反駁他。“她們很会保养身体……和她們在一起吃飯是很愉快的。”

是的，莫尔頓有时也会和这样的一位太太并坐在一桌上吃飯。稍微严肃的談話，她們就不能忍受，可是她們会听了頂愚蠢的胡話发笑，瞅着她們的伴侣兴致勃勃地期待着，仿佛他們真有什么精神的財富似的，用她們的鼓励的笑容从他們的嘴边騙出話来。反之，自己什么都不会說，只知道热烈地把膝盖偎着自己的男友。

“你們干什么站在这儿对着这些美人出神？”背后傳来了安德萊遜太太的声音。

“莫尔頓本来是裸体美人的大賞鉴家，”薇拉插嘴說。

“大概不会胜过我們的同道中的任何一个，”安德萊遜咕囁地說。

听了安德萊遜的話，莫尔頓心上感到温暖，仿佛当学生时代，有一个忠实的同志出来替他辯护一样。莫尔頓挽着朋友的手，順着許多級的台阶走向海濱浴場的公共食堂。

“瞧老奶奶，”他說，“她虽然飽經世故，可是保养得多好！你的母亲大概也是这样。千万工人階級出身的妇女都在精神上成长了起来……她們的丈夫，喝酒縱乐，把錢都花尽，妇女們不得不自己担負起家务来；由于丈夫的这些弱点，她們自己变得更坚强健旺了。可是这些女人呢？她們的丈夫常常用多少有点可疑的計謀，即使不說是詐欺吧，来尽力保障她們的生活。她們从来用不着麻煩自己，她們有大量的時間来从事自我教育。可是她們头脑里轉过这样的念头嗎？哪怕只有一分鐘時間，她們可曾想到过生活和它的条件嗎？她們沒有感謝的意思，她們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幸福，仿佛已經用女人的属性作为貨币，慷慨地偿付过了。还能期望她們感到憤怒，对自己的寄生生活提出抗議嗎？在男人的眼睛里，她們是什么？不过是喂养得好好的女性。可惜易卜生和卞尔生①把一些能喚醒男子沉睡着的天良的坚强誠实的妇女写給我們看的时候，他們是錯了。”

“見什么鬼！按照你的意見，难道我的老婆應該干涉我的事情嗎？”安德萊遜放下他的手，和老奶奶并排走。

所有凉台上的桌子都給哥本哈根人和穿着白法兰絨衣褲的瑞典运动員占了。松德海峡的船賽被禁止了，因此他們的游艇和划子在这儿，他們自己却坐了渡船来，从海濱旅館食堂的凉台上欣賞它們，这毕竟使人想起了国外！安德萊遜依然在生气，莫尔頓在这个氛圍之中也覺得不痛快，气忿忿地望着天，懊悔不該答允到这里来。

相反地，两个年輕的妇女对这样的环境很感到乐趣，她們仔

① 卞尔生(1832—1910)，挪威作家和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以描写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說(莎尔巴金、漁家女等)、历史剧(恶毒的西古尔德)和社会剧(破产)而馳名。

細看着那些太太們的打扮，悄聲交換着有趣味的意見；有時不講話，她們的視線出神一般給游艇俱樂部運動員的耀眼的白衣服吸住了。老奶奶規規矩矩地坐得筆直，象一個模範的少女，微笑着向兩旁觀看。她的手時時緩慢而溫柔地撫摩着外衣的綢邊。她由於這遲遲到來的幸福而面呈喜色。

“你干嗎這樣拉長了臉兒？”安德萊遜把一只肥滿的手掌擱在莫爾頓的手上，問。

“我受不了這一批投機的家伙。這批靠貨物的重利發財和高抬糧價的戰時奸商，這一種氣氛簡直教我憎嫌！”

“那麼，你認為戰場上的氣味怎樣呢？”

“血和撕碎的人肉的氣味，那是可怕的！可是這兒聞到的是挖食尸體的豺狼的氣味。這更是壞得多，這是不可忍受的！”

“是呀，真豈有此理，我記起了動物園里的鬣狗籠。你覺得咱們這兒在本國，也和它們的氣味一樣嗎？”安德萊遜不安地望着莫爾頓。“你打死我也不了解！不錯，我注意到許多人聚集的地方，特別是窮人聚集的地方，空氣壞得很。這大概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將就着吃各種各樣代用品的緣故。可是咱們還能弄到適當的食物，只要有錢就行；也能給咱們的女人弄到肥皂和香水。所以你說的那個我不理解。”

“儘管這樣，說得更確切些，正因為這樣，這兒聞到的是豺狼的氣味！這種氣味簡直使我難受！”

安德萊遜聳了聳肩頭，轉過頭去向着婦女們。

“你們总算找到一點時間來應酬我們了！”安德萊遜太太高声說。

“你們這麼忙，我們怕打擾你們！”安德萊遜嘲笑地回答。

“瞧，那才是真正有禮貌的男子，看，他們吻着自己的太太的

手！”安德萊遜激怒地瞅着两个男人。“大概，你們兩人誰也沒有轉过这个念头。”

莫尔頓拿起老奶奶的手，放到嘴唇边。只要老奶奶有点儿激动，这只滿是皺紋和棕色的斑点的手就发抖了。老人家摸摸儿子的臉。

“你还是亲你的年青妻子的手罢，她的手又白又美，”她狠狠地說。

“正是！媽媽，教她的手也象你的一样替別人做那么多事情，那时候我就会把它們亲遍了。”

薇拉把头往後一仰。

“我倒很乐意去亲女人的又白又美的手，”安德萊遜眼睛盯着薇拉的手說。“您的姊姊达格瑪尔有一双极美的手，又是那么温存。她倒很可以做个女护士。”

薇拉嘲笑地望着他，挖苦的反駁已經到了口边，可是她沒說出来。

茶坏得不值得批評，甚至既不是菩提花茶，又不是苹果茶，就是价錢高貴。大家的情緒不知怎样一下低落了下来。

“咱們还是回去罢，”安德萊遜太太提議。“我請你們喝咖啡，安德萊遜从他的一个主顧那儿得到了一公斤真的咖啡。”

“哎喲，咖啡嗎！”老奶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她覺得，她已經多年沒喝咖啡了。

八 在世界大战期間显原形的人

現在秋天到了，消夏客都回到城里去，园林卸下了夏天的盛装，仿佛今后无需乎打扮了。莫尔頓早晨在园里干活，吃过中飯

坐到写字台旁边，到了晚上就怀念安德萊遜。他們常常在一起談論得很好。安德萊遜对一切世俗的东西有着一种原始的傾向，每当他太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时候，莫尔頓就发怒，可是安德萊遜立刻以他的正直来糾正了一切。

“好，是，是，”他常說。“你責备我，我不生气，因为你比我聪明。你教会我懂得戏剧和書本的意义；但是，見鬼，你也教会了我吃牡蠣，为了这些，我一样感謝你。为了討你的欢喜，我也答允每星期讀一本新書，可是我希望有权利享受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这一点你別拦我！”

夏天过去了，由于哥本哈根来的旅客而籠罩在这里的熱鬧，也跟它一道消失了，大路上一片空虛和寂靜。有时候，有几个迟到的夏季客人順便过訪，例如別克律师，翻砂工人奥尔遜，彼得拉·特雷叶和她的小女儿。一般說来，日子过得很單調。

有一天早上，斯文一烏吉哈的脚踏車靠园門突然停了下来；一个姑娘同他在一道，两个人的車上都挂着包裹。

“我們拐弯上这儿来看看你！我們准备去郊游，住在帳篷里，”斯文一烏吉哈向园里的莫尔頓喊过去。

莫尔頓滿面笑容，赶紧走到园門口。

“您好，阿格涅斯，欢迎，欢迎！”他把手伸向那少女，高声說。

“早先的一个叫阿格涅斯，”她和他握着手，愉快地說。“我叫安娜。”

“那么，安娜您好……你好，小朋友！”莫尔頓抱住斯文一烏吉哈的肩头，吻他的臉。“請进来，你們大概餓了。”

“不，我們在路上吃过点心，我們自己带着吃的东西。”

“睡在帳篷里不太冷嗎？”莫尔頓問，一边陪他們向屋里走。

“不，莫尔顿叔叔，你猜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双人用的被袋！”

“那自然不冷了！”莫尔顿带着不很坚决的声音回答。老实说，他惋惜幸福的青年时期对他说来是过去了。

他们坐在莫尔顿的书房里，谈得很高兴，老奶奶拿着一个装着黄油面包和啤酒的盘进来。

“你们既然这么匆忙，中饭是等不及了，那么，拿这些来点点飢罢！”她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们打算玩个尽兴，彼此喜欢得不得了，那反正不能单靠空气生活的。”

老奶奶出去之后，斯文一乌吉哈说：“你的妈妈多好！你可知道？我觉得你的太太象爱伦。她们热切希望做资产阶级。安娜也希望这样。她们中间，大多数是这样的！”

安娜提出抗议，扮了个生气的怪脸。

“嘿，算了吧！”斯文一乌吉哈笑着说。“难道你以为我在青年团里还不了解这一点吗？有我们支持的时候，你们很好，可是要你们自己站住脚跟却不会！”

莫尔顿竭力使他们和解。

“妇女要解放自己是困难得多的。你要记住，她们几百年来受着这样的教育，要她们象奴隶一般服属于男人。如果她们不这样做……”他想起薇拉，突然停住了。

两个年青人向他告别。

“你要知道，我们只有三天假期，”斯文一乌吉哈说。

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疾驰下山，转上海滨大路，心里很快乐。

总之一句，这夏天过得还不错。对于高涨的物价，也将就应付过去，薇拉也相当和顺，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安德莱

遜太太的影响。

安德萊遜太太长得很不错，穿得也好；出嫁以前，她在一个卷烟厂里做工，因为她是一个头脑清楚、聪明伶俐的女人，当了工厂老板的太太之后，也会得适应新的环境。可是自从在短时期内生了三个儿子以后，夫妇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了一些。

安德萊遜有一天说：“我的妻子比我聪明，可是没有一个丈夫喜欢这样的。无论如何，当自己的妻子使我为难的时候，我总是很不愉快的。”以前，当我们过着普通工人生活的时候，还可以骂她一顿，纠缠得太厉害的时候，也可以打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希望人家称我们做文明人，这样就不合适了。但是尽管有了一切文化，一有点什么，我就怒不可遏，可是没有办法教她不开口。”

他的妻子很爱吃醋，又会残酷地折磨安德萊遜。她会用意味深长的冷笑来进行尖锐的攻击，可是脸上装着并无恶意的样子。安德萊遜象一头带着鍊条的熊，愤怒得发抖。显然，他想拉断这鍊条，可是“文明”把他遏制住了。薇拉近来也挖苦莫尔頓起来了，或者说一些隐隐约约的话，可是一般说来，她的举止安静一些了。

“只是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老奶奶说。“薇拉想做一个高贵的女人，她在模仿安德萊遜太太。现今的阔太太们是不怕丈夫的了。可是对自己却不大严肃，我亲眼看见她们在海滨浴场的举动。你应当注意薇拉，提防有一天她跟着一个高贵的男人跑了。”

“这倒好了！”莫尔頓心里想，可是他醒悟过来，说：

“妈妈，我以为这是不用担心的。”

“是，当然，你比我聪明！可是我不相信，她和安德萊遜太太

在海濱浴場上呆了那麼久只是为了愛莉莎。”

有什麼辦法呢？莫爾頓對於這事情幾乎毫不在乎，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

“可是，媽媽，夏天已經過完了，”他回答。

是的，消夏客一天比一天少了。“窮人的恩主”也不再用他那英國的貴族地主的身形來點綴這一片風光了，現在他享受着貝萊為了騎馬旅行而大量建築的美麗的林蔭大道了。船主們都散歸到他們從貴族們那里弄來的田莊里去；商人們也在整理提箱。在海岸南段，漁民們叫做“黃金岸”的地方，留下了幾個財主，他們把自己的別墅作為經常的住宅，只有冬天去京城里消磨一兩個月。他們把自己認為類似古代半商半盜的航海者一流，其實是想法逃避京城里的重稅。

其餘的“老爺們”，數量很多的經紀商，小官員，藝術家和演員，在夏天幾個月里把自己的家眷塞在漁民和手藝人的小房間里，自己回到城里。這些是“半貴族”。他們支撐着老爺們的樂園，也被容許偶爾張望一下，可是到里面去卻沒有他們的份。

正對高特港，在“貴族”和“半貴族”之間的交界處，聳立着一座華麗寬廣的農村式樣的別墅，別墅的主人很謙虛地把它叫作“茅廬”。主人是一個不上五十歲的高大肥胖的男人，他也租賃了浴場，使用時間排在莫爾頓之前。他們常常在跳板上相遇。那位闊老爺有點兒象教堂執事，老是穿着黑衣服，每一回都用溫和的聲氣向他表示歉意，說在浴場耽得超過了規定的時間，其實，他總是按時讓出來的。他有一個討厭的習慣，談話的時候，不望着莫爾頓，眼光在水面上掠過，同時把一隻手放在愛莉莎的頭上，仿佛替她祝福。這隻手微微顫動，不知道是由于伤感呢，還是神經過于緊張。不知為什麼，莫爾頓覺得他在什麼時候認識

过这个人，觉得这个人見他害怕，可是無論怎样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遇見過他。

“这一个好叔叔是誰？”爱莉莎不止一次地問。

是呀，是誰呢？連那个对所有的邻居和消夏客都知道底細的奧耳生太太，关于他的事情，也完全說不清楚。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是，他不做投机生意，可是他还是有錢借給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他自称印刷厂老板，据傳聞，他在城里有一所两开間的仿佛印刷厂之类的东西。但是那儿沒有工人，他要这印刷厂干什么，沒法了解。但奧耳生太太断定决不是为了印假鈔票，因为他的鈔票都是好的。

“大約海里什么魚都有，各种魚都有它覓食的方法。作家先生，您瞧！”她站在厨房里的桌子旁边，剖开一条大鯊魚的肚子，魚肚里有一只有刺的鰕虎，連刺帶一切都給它吞在肚里。“有刺頂什么用！您会写尖銳的書，至于奧耳生太太，据说她有一張利嘴。但是人家把咱們两个一样吞吃了。”

是的，这儿有許多不同的魚，各种凶惡的魚应有尽有。莫尔頓很走运：整个战时的社会在这儿表現了出来。一个巨大的水族館！可以坐上几小时来研究个別的形态和它們的生活方式。这儿有全国人見了害怕的高等法院的代表；即使政府犯了一些什么錯誤，他們也可以对它起訴。他們穿上了法官的外衣，人人都会見他們发抖；在这儿他們却象是頂頂平常，甚至是可愛的人，但事实上，他們却是花用孤儿寡妇产业的惡人。他們是社会的柱石，具有无限权威，出席了将近二十个股份公司的理事会，但是依然还能想法把大部份時間消磨在海濱旅館的食堂里。也有一些一个丹麦字都不識的人，一些长着粗糙的臉和滿是汗毛的肥手的胖男人，带着他們的具有异国情調的漂亮女儿。国家的

次要資源，他們知道的一清二楚，靠了他們的協助，大量地流向國外。現在，在戰爭時期，外籍职工不可能獲得延長居留時期的許可，而這些人却仿佛可以自由通行全球各地。他們想起要到南方去，只要打電話簽一個護照就行，一個普通人就得在大使館前排上幾小時的隊，還得擔心被拒絕。

戰前年代的特色是一切部門的不穩定狀態；似乎正常的生財之道已經用盡了，曖昧的賺錢方法開始繁榮起來。現在暫時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戰爭仿佛提高了這些奸狡的生財大道的地位，保證了行使這種方法的人的生存。每天出現了新的收入的源泉，容許人過闊綽的生活，而正直的勞動者卻吃不飽，或者簡直挨餓。戰爭是一長串一直很明顯的論證的最後一環；當戰爭延長下去的時候，現存的制度一個筋斗翻倒了，它里面的罪惡的東西變成了標準，幾乎成為生活的金科玉律。難道將在戰後出現的新社會，也必須建築在詐欺和掠奪上面嗎？

大致看來，戰爭仿佛想要在世界上穩固地扎下根來；一國又一國地被卷了進去。開始的時候，有些好心的人還相信很快就會結束，用來安慰自己：敵對的兩方為了它流血，犧牲生命，將會感到厭倦，發動戰爭的禍首也將懂得，使一切遭到毀滅是毫無意思的。

但是現在有許多人希望戰爭再繼續若干時間。那些不住在這兒，住在布滿水雷的松德海峽附近的漁民，靠了它賺錢；農村的居民也靠它發財，對這事情並不感到任何良心上的責備。虔誠的田庄主認為這是天意：黃油、雞蛋和豬肉終於達到了應有的價格。庄主塞連·彼得遜每天載了黃油、雞蛋經過時說：“戰爭哪怕再繼續一年也好！”上層社會按照自己的才能做投機生意；他們中間絕大部分畢竟是文明人，因此在進行投機的時候，也譴責

战争的野蛮残酷。

只有工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们屈伏在重压之下，凭劳动来博取一点微细的工资，可是在同时，工厂老板和船主们一面大赚其钱，一面厚颜无耻地接受国家的粮食补助。越来越多的商品在公司里绝迹了，重新以惊人的价格在黑市上出现。每逢某种商品在市面上绝迹，政府查觉后，就为了“平民”的利益给它规定了最高价格。基本上一切都围绕着他。从早到晚，写的说的，都是关心他们的幸福，连教堂里的讲台上的祷告和国会里的演说也都是。多年以来，都是由自由资产阶级执政。为了实际上构成国家的“平民”的幸福着想，现在政府里出现了一个工人的代表担任监察部长。这一个措施的效果就象驱虫剂一样：投机商以闪电般的速度把商品隐藏起来，它们立刻象受了魔术一般地消失了。有时，把某些太过于明目张胆的投机商惩办了个把，把他公布出来，为的给别人一个警告和教训。结果呢，象乡下人把一只死乌鸦挂在马铃薯田里，想吓退活的乌鸦；可是乌鸦却老实不客气在驱逐鸟雀的草人身上坐下来。圣诞节前传闻“穷人的恩主”出了事；因为那些圣诞扑满里应有的东西不见了。但是他邀请了一个经济上的伙伴，那人把威胁着他的麻烦防止了，他们合伙继续对平民行好事。“恩主”所获得的国王赐予的勋章也还是纯洁无瑕。

莫尔顿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他对这种情况和自己的无力发怒。咳，他要是能把人类的寄生虫清除掉多好啊！家庭的纠纷也没有促使他的情绪好转。薇拉的歇斯底里又在不断地发作，老奶奶时时有些小毛病；贫乏从各方面围困着他，挣的钱不够用。最糟的是燃料问题，它贵得简直买不起。黄油和鸡蛋只能用极微的分量，基本的食物是面包，一天吃两餐麦糊。老奶奶冻

坏了，她吃得很少，但是她很愿意至少每小时喝一杯咖啡。咖啡啊，咖啡啊！莫尔顿也在想喝咖啡，想到心窝下面发烧。只有喝咖啡才能使他的头痛消失掉。

除此以外，大家因为脂肪不足而生病。有一次，老奶奶搀着爱莉莎的手回到家里。两个人都起劲地嚼着一小块猪油，油从她们的下巴上淌下来。她们是到附近一个别墅里去的，为的是把风从绳子上刮下来的一件衬衫送回去。

“爸爸，你知道吗？他们厨房里桌子上放着很大很大的一块猪肉，他们站在四周割着吃！”

“是的，约莫二三十磅重的一只腿！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大概是在街上找到的！”老奶奶接下去说。“我们在一个小姑娘那里每人讨了一小块，无论怎样也忍不住了！”

是呀，怎么能忍哪！看了这两个“饕餮的”，莫尔顿也口水直流。她们没有夹上面包就吃下去了！

这样的战争，看起来，并没有特别使人难受；相反地，人们的兴致比以前更好了。这是所谓受绞刑的人的幽默，垂死的抽搐，或者是脱身事外的快乐吧？莫尔顿问自己：当丹麦的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对待前线惊人消息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丹麦人的特征吧？也许就是某些小动物所采用的装死的方法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伪装的人的举动是相当狂暴的：他们享受生活的乐趣，尽量大吃大喝。只有“内战”这两个字能刺激人们的理智。流言到处沸沸扬扬地传播着：一会儿谣传德国国内混乱，一会儿说俄国的军队起义了……

莫尔顿希望看见一切旧的东西在世界大战中崩溃；的确，一切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动。开一个小小的作坊、把希望寄托在彩票中奖上的手工艺者，突然挟着一个皮包，以彩票捐客的身份出

現，決心用這種方法來幫助自己的命運。沒有人相信他們會去做這樣事情的那些有身份的人，在交易所進行賭博，或者做外幣的投機生意。每天人們都在奔向不可知的東西，彷彿預感到舊的是不會永久的。他們正象要從沉沒的大船上逃出來的耗子。

從古以來在你的和我的之間規定下的界限，被抹掉了！曾經一度是誠實的化身的那種人，也象一群烏鴉一樣，碰到什麼就拿：把晒在繩子上的濕衣服偷走，把搖籃車連孩子一道偷走，以後又把小孩拋在什麼地方的台階邊。莫爾頓怕停在街上的腳踏車給人偷去，離開的時候小心地把它鎖上，可是有一天回來，發現輪胎、鈴、口袋和打氣筒都不見了。他們對於死人的墳墓，跟早上放在住宅門口給小孩的面包、牛奶一樣不放鬆。老奶奶把報紙上一則關於盜墓賊在夜間把墓碑偷去，剝取上面的黃銅和青銅的消息念給愛莉莎聽的時候，發抖了。扒手的偷竊和強姦婦女成了日常的生活。

丹麥的精神面貌也改變了。戰前所注意到的自由思想和以生於世界上最文明最民主的國家自豪的那種心理，讓位給諂媚的歌頌了。格隆特維克派的農民和各種不同教派的信徒以及其他人之間的那種區別也消失了：大家認為戰爭是天上降下來的恩澤。連那些醫生，以前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毫不姑息地揭露社會的毒瘤的，大多數也改變了立場，被燦爛的行市所吸引，來替現狀辯護，跟統計專家們比賽着愚弄普通人民的技巧。他們用口說筆寫來證明陰冷的房子和半飢半飽的好處，為代用品唱着贊美歌，人造奶酪忽然變得比黃油更滋養了，居民的健康情況，照他們的觀點，從來沒有比一般平民什麼都得不到的現在更好過。

一班哲人說，戰爭敗壞了道德。也許，它只是把人們的面具撕去了吧？這兒是一個以人道和自由思想自夸的民族，現在這

一切象脂粉一般，完全擦掉，仿佛一个老了的風騷女人，下面露出了反动的牙齒。軍人重新受到尊敬，旧的殘酷的法律和懲罰措施又恢复了，拥护死刑的人又活动起来了。

一切回复了荒涼！这一种現象，莫尔頓在蓬霍尔姆家里的时候就知道得很清楚。一块地方，化了很大的劳动开垦出来，上面盖了薄薄一层肥沃的土壤，可是很快衰落下去，重新变成荒原。一切老的、根深柢固的东西，始終活在薄薄一层耕地下面，重新又冒了出来。化了几輩子的劳动垦成的耕地，只要两三年工夫就重新又完全荒蕪了。

战争恢复了黑暗的中世紀，連帶着来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对异教徒的殘杀！小市民动起来了，这是常常跟反动派的进攻連在一起的。

只有工人們以冷淡的态度对待一切，馬馬虎虎适应生活就算。他們表示抗議的唯一方式就是打开煤气管的龙头。报纸上时时讀到有些人家，恶意地浪費高价的煤气来了結自己的生命。

九 “宝山垃圾堆”

莫尔頓被邀請去在城外蔬果地区叫做路易·庇护村的居民大会上講話；現在他接到了倉庫員比斯特魯普（就是潜水員的弟弟）的信，說大会就要举行了。当然不能再拖延下去，在十二月初开露天大会，这計劃可真奇怪！可是从另一面看，这倒是很适宜于示威的季节：在寒冬的背景里显示出破旧的板屋里的生活，一定会产生特別強烈的印象。

到哥本哈根去之前，莫尔頓到高特港去探訪潜水員的家屬，順便代他們向住在京城里的亲戚問候。自从潜水員比斯特魯普

到“危險地帶”去以后，他的小家庭生活經常的沮喪和恐怖之中。時時從那個地方傳來沉船的消息。

比斯特魯普太太哭紅了眼和莫爾頓見面。

“瞧，擔心的事情終於來了！”她也不象哭也不象笑地說。“瞧，事情發生了！唉，我的天，我的天，號哭是罪過，也是耻辱，因為事情還算好。可是我無論怎樣也忍不住。”

她把丈夫的信遞給莫爾頓。他擔任領港員的那條船，在多格爾暗礁①附近給德國潛水艇的魚雷炸沉了；他們坐在木筏上在北海里漂浮了三十六小時，後來一隻捕魚船把他們救起來，送到愛丁堡②附近一個港口的小城里。她丈夫把所有的行李和衣服都丟掉了，可是希望能得到賠償。現在他決定加入恰好停在這港口的同一公司的一條船來補償他的損失。

“只要他答允回家就好了！我們隨便怎樣總可以過日子的。孩子們又這樣倔強，父親長期不在家，我真難以對付。”她的臉時而要笑時而要哭地扭動着；那個美麗活潑、一直含笑的女人完全不象她自己了。“爸爸不在家，我們這些人一個錢也不值，這是多么不幸啊！可是他一到了那邊，他就不願意回來了，他自尊心太強了。”

“您覺得需要一個男人的權威的時候，把孩子們送到我那里去，我好久不見他們了，”莫爾頓說。

“可是問題在這裡，校長……不，我自然不應該說這個話，因為孩子們很喜歡您。可是校長，他……他向我示意……”

① 北海里的一大暗礁，在英格蘭北部諾森堡蘭（Northumberland）海岸東六十英里。

② 愛丁堡，蘇格蘭的首府。

啊哈！莫尔顿大笑起来。人家把他记上黑名单了。

比斯特鲁普太太托莫尔顿把几个苹果和一些家制的点心带给小叔的孩子们，她收拾包扎了很久，收拾的时候，时时放下手，茫然地凝视着窗外沉思。她以前那种麻俐的样子，影子都没有了。

莫尔顿耽搁了很多时间，须得赶紧，才能搭上火车。

可是说比做容易：一切都是一团糟，没有一件象样的衬衫，也没有领带。立刻看出，老奶奶有几天不起床了。以前他一直自己照管，把内衣及时拿出去洗濯，可是老奶奶把他娇惯了。

薇拉只知道嘲笑他的焦急：

“就这样去也行：这些草房子里的听众；大概对于什么人穿些什么是不大挑剔的。可是也许你还须到我们不应当知道的别的什么地方去吧？”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带着从安德莱逊太太那儿学来的挖苦的冷笑。

这冷笑把莫尔顿气坏了；他把薇拉痛骂，把她叫做“在一切事情上只看见肮脏东西的懒婆娘”。薇拉大声号哭，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露台上静静地玩着的孩子们奔了过来，也开始大哭起来。他站在她们面前完全束手无策。

老奶奶穿着短裙，戴着睡帽，从她的房间里一拐一拐地走来。

“孩子，这里来，我来帮你，”她用发抖的两手抱住他说。“用不着吵嘴！”她的声音发颤。她在厨房里把电熨斗插上了。“这儿有一件衬衫，您共总只穿过一次，”她温和地说。“我来把它略略烫一烫，没有领带，把我的绸带子拿去。今天就对付过去罢，以后我留心，让你有干净的内衣。我差不多好了，明天我就起来了……孩子，以后……”她的声音和疲劳的眼睛里充满了母亲的

爱撫。“对薇拉寬容一些：照我看，她的情形是严重的。她自己还没觉察，可是我看出兆头来了。也許这一次是男孩子了，你这样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你得爱护她，讓她安安稳稳地孕育。現在她休息了，能足月分娩一个孩子的。”

亏得老奶奶，莫尔頓赶上了火車，不錯，已經在最后一分鐘了。是的，老奶奶！当他想到她的时候，良心就在責备：她的晚景是不很快乐的！她何等使人感动地留心一切，把重担完全挑起来，还要調解他們的爭吵。要是薇拉不反对的話，应当給她找一个帮手。

可是想到薇拉时，他絕對不会带着温暖的感情。从前他常常替她找到一些辯解；只要一离家，他的恼怒和不满就开始消失了。曾經有一个时候，他几乎記不起为什么发生爭吵。現在他要想象薇拉的可爱的特性是难得多了。她还象从前那样美嗎？大家这样說，可是他看不見。有些时候他动摇不定，一会迷醉于她的魅力，一会又覺得她不美，甚至討厭。現在她尽管有着动人的外貌，他認識了她的本質，这一个念头他無論怎样也不能摆脱。她的本質是什么呢？……在她的外貌之下隱藏着什么令人欢喜的东西嗎？难道一个蜡制的人象也能是美丽的嗎？

可是莫尔頓怎么能忍受呢？为什么不老早跟薇拉脱离关系呢？孩子們把他縛住了，虽然她們並沒有給予他所盼望的快乐。温暖和舒适似乎在他的家庭里耽不久，随时准备离开它；隱藏着的爭吵的威胁一直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伺候着莫尔頓。老奶奶和两个孩子縛住了他，是的，这三个人！老奶奶是还有法子安頓的，給她在城里租一間小小的住屋，再給她設法弄一笔养老金。可是孩子們呢！……

莫尔頓搭電車上凡列茲去探訪彼得拉·特雷叶和她的女

儿。已到了吃早飯的时光，免得她們手足无措，他在高特霍布街上的小店里买了些油炸魚餅和灌腸。

这些木棚占了很大的面积。它們总共不过造了两年，是用在防腐剂里浸过的旧木板盖起来的，可是，却已經发出葯店的气味，样子已經很阴暗、破旧了。地基上滿是水迹和硝的斑点。到处都是厨房里倒掉的殘余，鏽了的洋鉄罐，破瓶子。窗櫺沒有漆过，差不多沒有一个地方看到窗帘；窗台上摆的不是花盆，而是空啤酒瓶；一扇窗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面包头和紙裹着的人造乳酪。屋子附近是烂泥、融雪和水潭。莫尔頓不得不用脚尖走向彼得拉的小屋子，免得使鞋子湿透。

彼得拉站在門口，刷一件挂在門上的非常破旧的男衣服。看見了莫尔頓，她面上現出了喜色，但立刻又变成了手足无措的样子。

“天哪，您会怎么想呢？您会怎么想呢？”她高声說。“我和小彼得拉的床上躺着一个年輕的男人！”

“喔，真的嗎？”莫尔頓笑了起来。“这了不起！”

“唉，別說这話！”矮小的駝背女人嬌态地揮着手說。“我是一个老寡妇……罪过罪过！彼得·特雷叶常說……請里面来，为什么站在烂泥里！”

的确，床上躺着一个年輕人，显然他沒有穿衬衫和其他內衣，因为他的袒裸的胸膛露出在被外，他急忙把被往上拉，又露出一双好久沒有洗的脚。

“这是我的一位同志，他不但沒有工作，而且沒有屋子住，”彼得拉·特雷叶替自己作解釋。

看来，不多久以前，他是漂亮、强壮的，可是現在两頰陷了下去，头发稀疏了，而且失去了光彩。他的嘴半开着，显出疏疏落

落的太长的牙齿。

牙齿中间的缝增加了他的孩子气，他象一个换牙时期的男孩子。从他的外表所显示的看来，大约是一个听天由命，让人抛在海里的人。他的眼神迷惘迟钝。他失业了一年半，最近整整一年没有地方住，一个夏天在公共牧场的矮树丛下面过夜，等到天冷了起来，睡在铁路旁边旷野上一个公共汽车的废车厢里。可是有一天夜里回“家”来，发现他的公共汽车被人占了。发生了一场斗殴，他打败了。“本来没有多少力气了！”他带着有气无力的微笑说完。

那个当儿，彼得拉·特雷叶看见了他，把他带回自己家里，“因为他原是咱们自己人！”可是他是什么一副样子啊！在斗殴中间，门牙完全被打掉，牙床是血肉模糊的一团。她用硼酸水把它洗涤、湿敷了好久。还得把他脱光了放在报纸上、用刷子把他周身刷过，然后把报纸烧掉。衬衣在水里煮过。

“鬼知道这些‘白皮肤的小东西’^①是哪里来的，”那青年没精打采地笑着说。“可是繁殖在所有没屋子住的人身上。也许它们不愿意我们一个同伴都没有。”

“不，这是教你不得安静。彼得·特雷叶常说：容忍寄生虫的人，就不是可靠的伙伴。”

带来的食物，没有东西比它再及时的了。

“要是再加上一杯啤酒倒不坏，”莫尔顿说。

“这不难弄到；棚屋旁边住着一个经常藏着啤酒的人，他偷偷地把它卖给人。”彼得拉拿了莫尔顿的钱去，一会带了三个瓶回来了。

① 指虱子。

“小彼得拉在哪儿呢？”莫尔顿问。“上学去了吗？”

“不是……嗯……不是，”彼得拉支支吾吾地说。“不是，我们决定，在同志的衬衣没有干以前，还是把女孩子打发开。嗯，噢……我把她送到一个朋友那里去了。”她负疚地低下了眼睛。

“很好的主意，”莫尔顿一边站了起来，一边称赞。

“你的生活大概怎样对付的呢？”他们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他问。

“对付的还很不错。要知道房子是不用付钱的，市政府还给我和孩子一点补助，让我自己抚育她。母亲们上工去了，我替她们照料孩子，替他们缝缝织织，我们过的还不错。”

莫尔顿把一点钱递给她，可是她把他的手推开。

“决不能要！”

“帮助你的房客，”他说。“化在他身上罢。”她才收了。“可是留心人家把你赶出去，”分手的时候他警告她，并且狡黠地看了她一眼。

“哎哟，胡说！那倒没有什么可怕，”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儿在棚屋里，大多数人是沒有结过婚的。”

城外被雪掩得白漫漫的一片；在胡苏姆和赛堡一带，积雪成堆。下自比斯别尔格区的留格吉甫，上自要塞那边，各方面的人都踩着雪沿田野走来。可见，把这儿的生活情况举行一次展示，这一个主意使许多人都很激动！人们表现了真正的热情，越过截断这一带地方、作为首都防御工程的一个环节的鉄丝网和壕沟。可是那些被邀请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是否也表示同样的热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四周围起来的地段进口的拱门下面，钉上了一块新的牌

子，現在牌上的字不是路易·庇护村，而是“宝山垃圾堆”了^①。

莫尔頓笑了一下：想的不坏！

他突然严肃了。相去不远，在一条寬闊的、給車輛压坏了的、走起来呱唧呱唧的泥路旁边，人們紧紧地簇聚在什么东西的周圍，仿佛圍着庆祝的营火。恰恰在以前蓬的小屋所在的地方，在人群上面冒着烟，小屋本身不見了。人人的臉色都很严肃。

“蓬的草屋燒了。今天中午，只有孩子們在家里，”男人中間有一个含糊不清地說。“他們給自己熱咖啡，可是煤油爐炸了。两个小的死了。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沒有办法救他們。”他把包扎了的染滿了血的两只手給人看；他試从窗口里爬进去救他們，可是整个草屋已經給火裹住了。“本来咱們的住所是鬼知道用什么盖的，”他阴郁地补了一句。他手上的綳布給血浸透了。

莫尔頓想起，有一次在圣诞节前把蓬送回家时，看見两个瑟縮的小孩牽着母亲的手。頂小的一个女孩說：“瞧，他又东倒西歪了！”这声音还清楚地在他耳边响。^②

“大人哪里去了？”莫尔頓問。

是呀，哪里去了？沒有人知道。两个大的孩子跑去找他們了。

一个女人唏噓地說：“可怜的爹娘！蓬簡直要瘋了，他那么喜爱他的小孩儿。”

戴莉莎王后穿着破布鞋在雪地里呱噠呱噠闖着，悲哭着。

“我應該照管他們，應該照管他們一下的！可是腿上还长着

① “宝山”原作 Eldorado，西班牙語“黄金国”的意思，这是傳說中的一个地方，西班牙的探險家說它在美洲的亞馬遜河和奧萊諾克河之間，遍地都是黃金。

② 見第一卷第九章。

雞蛋大一個瘤，難道到處趕得及嗎？”她突然拍打着自己的青腫的臉。她嘴里叨念着：“你这个生癩疥疮的老蠢才！”她一定已經喝醉了。

半焦的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扇門板上，上面盖一块破的擦鞋毯，也是垃圾堆里找来的。几个訪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跑来跑去，把木板上的字抄在記事本上，一个又一个地走去看燒死了的孩子。

一个高个子的壮实男人跑来向莫尔頓招呼。

他低声自我介紹：“倉庫員比斯特魯普。”他和他的哥哥潛水員象极了。

“会現在大概不举行了？”莫尔頓問。

“被邀請的政府里的和市政厅的老爷們不会来了，否則他們早已經到这儿了。我們對他們本来不存什么大指望；这一种人，要他們亲眼看看自己亲手做的事，照例是很胆小的。可是想完全避开我們也不成，我們决定自己步行到他們那里去，到国会里去，到市政厅里去，讓他們看看这两个小孩。可是我們希望你先講几句话。”

比斯特魯普爬上一只暫充作演講台用的大木箱。他站着躊躇了分把鐘，望着那两个孩子的尸首，仿佛害怕惊吓了他們似的，然后拍了拍手。

“請莫尔頓講話！”他高叫。

莫尔頓开始說話感到困难。他站在那里，看着这几百个不幸的、在不同程度上墮落的人，社会把他們无情地推开。忿怒在他的胸中沸騰，他遏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他如果一开口，他的感情便会表現为一发不可收的痛哭。可是他突然暴怒起来。不，这儿的人需要的不是眼泪，是詛咒，是憤怒！这个哀悼的事件产

生了要游行以示抗議的思想，那就是說，還留着一点沒有灭尽的火星！人的尊嚴的殘余，還不顧一切地活在这些被擯棄的人的心里！

他开始談到用摧殘了的人类灵魂鋪成的“无主的国土”和沒有人压迫人的現象的天賜乐国。旁人在荒野之中流蕩，自以为是在一切人都平等的国度里行走，最后累了，变成一切都无所谓，因为应当領他們前进、走向新地的那些領導人只是帶了他們繞着圈子踏步。需要世間最大的不幸，毫无罪过的嬰孩的死亡，才能使繞着圈子踏步，淡漠无情、一切都容忍的人震动。

“可是当孩子的命运还能使你們激动的时候，你們還沒有完全墮落！”莫尔頓高声說。“你們要記得，咱們不但有与咱們相配的当权者，而且也有着咱們自己愿意忍受的生活条件。总之，讓他們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咱們自己的錯，因为咱們据有压倒的多数！你們中間，年紀大一点的，总还记得貝萊怎样对你們說過：‘打倒騎在你們身上的魔鬼。’那一回，你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是以后你們讓步了，平息了；于是魔鬼又爬上你們的背脊，只不过換了一副新的面貌。現在他坐得舒舒服服，自称是你們的大叔。可是在他的压迫之下；受苦最深的还不是你們，是你們的妻子和儿女。你們知道，他們是怎样生活的！讓我們对这两个逝去的孩子的灵魂提出諾言，以后咱們要警惕，那么他們的惨死不算是完全徒然的。讓我們唱一个歌，唱一个贊頌一切屈辱无告的人們的歌——国际歌作为結束！”

莫尔頓带头唱，大家犹犹豫豫地跟上来。可注意的是，这个歌唱得沒有多久：大多数人不知道歌詞。

人們把一輛手推車推过来，把两个孩子的尸体放在上面，把它当作柩車。莫尔頓趁这个时候去看“宝山垃圾堆”的展覽会。

有許多陈列品很巧妙，这是一个可喜的証明，可見并不是所有工人的胆汁已經枯竭了。一間破的棚屋上題的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由我們的領袖實現了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憧憬。”它的旁边放着几張破烂的垫子，里面填的是水草，还带着明显的耗子的痕迹。草垫上釘着一張紙，上面写着：“开始是人的垫褥，以后丢在垃圾堆里成为耗子窠，現在我們的孩子睡在上头！”旁边一所更破旧的茅屋，挂着一張自称自贊的标語：“蒙特貝罗①，理想的住宅，按照市政厅城市建設计划处图样建成。頂楼全部出租，八个房間，一切設備俱全！”另外两所茅屋挂着“幸福”和“大海，我們的安慰！”等招牌。“大海”前面是一个大的臭水潭，真是一个大海！水潭中央插一根竹竿，上面挂一块紙板，写着“保健机关推荐的露天浴場。”

倉庫員比斯特魯普走过来。

“你覺得我們的展覽会怎样？”

“照我看来，可惜的是貝萊沒有看見！”

“他有着更重大的事情，”比斯特魯普苦恼地說。“咱們的当权人中間，只要有一个高兴到这里来望一望，認識一下我們的生活就好了。他們牵着手走来走去，唱着：‘这个国里沒有穷人！’得啦，該是出发的时候了。我們不多几个人：事情临到头上，大多数人就沒有勇气参加游行示威。”

“孩子們的爷娘找到了沒有？”

“娘来了，可是誰也不知道蓬在哪里。他的妻子猜想，也許他已經知道不幸的事情，上酒店里去了。他已經完全沒有用了，一有什么，立刻喝得烂醉。这是自从他被驅逐出来以后开始的，

① 蒙特貝罗：意大利倫巴第省的一个村庄的名字。

从前他是一个好汉子。”

莫尔顿走到蓬太太面前，一声不响地握住她的手，她以木然的神气回答他的握手，她脸上一条筋肉都没有动弹，眼光冷淡得反常。如果她能哭得出来的话，也许要轻松得多。

“咱们排起队来！”比斯特鲁普说。“可惜咱们没有旗子。要是备置一面失业者和没有屋住的人的旗子就好了！”

游行的纵队开动了，他们没有什么人，总共大约三十个人。到会的人，大多数借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散归附近地段的家里去了。

比斯特鲁普和莫尔顿在队伍的头里走。他们后面是几个少年儿童推着装两个孩子尸体的手推车，手推车后面是死孩的母亲。大家都脱了帽子走。

走到路上，游行示威的人唱起歌来。最初，妇女们胆怯地低声地唱，以后歌声渐渐响亮，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进去。他们唱的是旧时代的革命歌曲：时间在飞驰和天快亮了。对这些歌，妇女们比较熟悉；一个响亮而尖锐的嗓音，刺耳地飘浮在其余人的歌声之上，那是蓬太太的声音。

迎面来的人，没有看惯游行示威的，站住了笑。另外一些人高声说：“这是救世军①！”有几个人转过身来，参加到那一小群人中间去，也许由于赶热闹，可是为了小心起见，他们在马路边上走。

在勃伦斯哈的蒂伏里附近，蓬从一个小酒店里摇摇晃晃地

① “救世军”是基督教的一种反动的国际慈善组织，一八六五年由美以美派教士布斯在伦敦创立的，内部组织模仿军队。它进行着诽谤的反苏宣传，是英美帝国主义反动侵略政策的工具。

钻出来。他的神气仿佛打过架：衬衫的领口旁边撕破了，光着头，摇摇晃晃的站在台阶上，竭力想集中思想，望着空中傻笑。他的妻子叫喊着，向他扑奔过去。

“这里来，你瞧！”她一边拖他，一边叫。“咱们故世的孩子們躺在这儿，他們連自己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也看不見了！”她把他拖到手推車的前面，揭开了毯子。

蓬跌跌撞撞、順从地跟在她背后，然后站住了，睜开两只朦朧的醉眼。

“你瞧他們！”他的妻子高声叫着，用拳头捶他的背。“这是你亲生的孩子，你原来是这样爱他們的！你瞧，这就是他們！”

蓬听话地把身子向手推車弯下去，手抓住了車边，嘴唇默默地动着。

“你說几句嘛！”他妻子神經錯乱地高叫着。“你从前曾經属于兄弟会的，你至少應該能給自己的孩子說几句圣書上的話送送他們！”她的臉变得認不得了，她瘋狂地向四周顧盼。

莫尔頓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恳求地看着她，手指着孩子們的尸体。这时候她才哭了起来。

蓬把身子俯在手推車上，慢慢地弯下去，一直到自己的臉碰到一个孩子的臉。他竭力想站住，一只手揪在孩子的身上，手陷了下去，发出喀嚓的一声，象冰层破裂的声音。蓬剧烈地抖了一下，带着瘋狂的恐怖凝視着自己的手。然后挤过人丛，跑了开去。

“讓他跑！”她用憎恨的嗓音說。“他躲不了自己！”

两个大的孩子跑上去追赶父亲。

游行的行列又开动了。在方才这一幕情景发生的时候，它显然扩大了。人們立定了，問发生了什么事情，打听清楚了，就

参加了行进的队伍。许多人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中；莫尔顿心里想，如果游行队伍这样一路增长下去，游行的人要挤满市政厅前面的整个广场了。

可是当他们走到斯兰盖鲁普铁路的时候，有几个人突然离开队伍向旁边小巷里消失了；一辆装满了警察的运货汽车从奈列勃罗桥上开过来。

“啊哈，拿木棍的武士们来了！”仓库员比斯特鲁普高声叫。

载货汽车驶近来了，警察从车上跳下来，列成散兵线，把街路拦断；他们都戴着钢盔，可是没有把木棍抽出来。游行队伍里余下来的人四散走了，只留下三个人：烧死的孩子的母亲，仓库员比斯特鲁普和莫尔顿。

区警察署长的助手，头戴金边制帽，手上戴着白手套，走到他们面前。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竭力做出恫吓的神气问。他显然已经把一切打听清楚了，可是莫尔顿还是把情形说明给他听。

区警察署长的助手告诉他们：“你们得上区里去，尸首警察会带去。”

可是蓬太太无论如何不答应和她的孩子分开，抓住了手推车哭叫。于是他们答应她到当地公墓上的小礼拜堂里去，把尸首留在那儿。男人上警察署去供述经过情形。

“嘿，可说是完全失败了！”比斯特鲁普从那里走出来的时候说。

莫尔顿的意见不一样。

他说：“现在当权的人将不得不预先采取一些措施，保证你们有勉强过得去的住所。你要记得，有多少访员在那儿；报纸上当然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在咱们这拖得过久的沉寂之中，他们

很高兴提供一些小小的轰动社会的消息的。”

在这时候，街上跑过一个卖午报的报贩。

他高声叫：“惊人的惨剧！没有屋子的人的居住区发生大火！烧死了两个孩子！他们的游行队伍上市政厅去送达抗议书！”那孩子拖长了调子喊着，仿佛把一个喜讯传达给人们。

“也许，会有一些什么结果，”比斯特鲁普迟疑地说。“再见！谢谢你特地到我们那里去。”

十 吸一口国外的空气

报纸上轻率地把垃圾堆上的展览会竭力夸张。他们同时也注意到这次抗议游行，虽然口气要谨慎得多。固然，最大报在谈到市当局的时候，措词毫不客气，可是工人报却尽力设法冷却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热情，指出替没有房子的人建筑住宅需要实行增税。这一点是有帮助的。自由党的金融专家不反对发表一些有关穷人的激动的言论，可是他们并不希望要他们的話兌現。社会舆论满足于这样的做法：暂时把几个学校腾出来，交给没有房子住的人使用，给松特霍姆容不下的那些人；关于存身在郊外蔬菜区的人，连提也没有提。

有一天，工人报的总编辑斯罗茨霍姆，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莫尔顿家里。莫尔顿心里想：“大概是为了没有屋住的人那一回事来谴责我的。”可是斯罗茨霍姆的举动非常客气，搓搓手，笑着，最后说：“您这儿安排得简直令人神往！”他，高个子，身体结实，相貌堂堂，一头浓密的花白长头发，一张善良的象狮子狗似的脸，他给人一个愉快的印象，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的举止之间，显露出某种家长制的作风。他年轻时算是一个好的新闻

記者，以保護平民著名；現在他靠過去這點功績贏得的聲譽，耽溺在唯心主義的雲霧之中……幾乎忘記了還有窮人存在着。他不關心報紙，只要把自己在國會里的言論填滿它的篇幅，就感到滿足了。

這位貴客帶着冥想在莫爾頓的書室里踱來踱去，哼着歌劇里的一些小調，顯然感到很舒適。莫爾頓一聲不響，等客人開口。斯羅茨霍姆有這麼一個特點，談話的題目一定要他自己來選擇。如果談話轉上他所不願意的方向，他心情就變得很壞，一聲不響了。

他在莫爾頓釘在門上的一幅軍事行動的大地圖面前站住了。雙方軍隊的陣地用不同顏色的小旗作標幟。

“您想，這不是奇怪嗎！”編輯激動地高聲說。“這些大國在使彼此的土地荒蕪，經濟破產，可是咱們這個小小的文明國家里面，在這個當兒制定了一份新的憲法，給咱們展開了廣闊的遠景。”

莫爾頓對新憲法並不熱心，它儘管用了許多響亮的字句，依然沒有廢除上議院，也不管青年們對取消選舉年齡限制的要求。

“這一份憲法給我帶來不少失望的情緒，”他和婉地說，怕得罪客人。“幸而新的根本法絕不是什麼世界事件，象各種的立法條例一樣，只是行動的規章而已，這類行動的規章必須與行動本身相適應，就是說，要與進步相適應。”

在他看來，把新憲法認為是替后代子孫創造新時代的事件，認為類似革命的東西，那就等於給工人們一個空的奶瓶，而不是給他們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必然跟經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話他沒有說出來，僅僅心里想而已。

可是說出來的已經够使客人不高興了。斯羅茨霍姆把自己

認為是新憲法的起草人之一，驕傲地幻想着以這個身份在丹麥歷史上名垂不朽。雖然新憲法要在半年之後才實施，可是在這期間，他將利用一切機會，在演說或文章里提及它，當作一件標幟出大變革的事件，當作民族和國家的一個繁榮的新時代的開始。

“怎麼就是您不了解！”他責備莫爾頓。“但是，在政治問題上，你們作家完完全全是一些吃奶的孩子。”

在請他吃一頓在戰時說來是美味的早餐時，他的情緒好了一點。老奶奶不知從哪里弄到了半個豬頭，把它製成肉凍；一看見這個，斯羅茨霍姆高興得嘴咧到耳朵邊。

“這是難得的美味！”他說。

“這也難怪，不但要花錢買，還要懇求哩，”老奶奶帶着諷刺的口氣說。

斯羅茨霍姆轉向莫爾頓說：“您還拿地道的啤酒請客！這簡直了不起！可是有一小杯伏特卡來配這樣肥美的肉凍，倒也不壞。”

莫爾頓微笑着回答：“伏特卡我們買不起，你們立法的議員先生們，把地道的丹麥伏特卡的价格提得太高了，而上蘇打水的变性酒精，您我都不愿喝。”

斯羅茨霍姆得意地說，他一做了文化部長，一定注意到讓莫爾頓常常有足够的錢來請朋友在飯前喝一杯伏特卡。

“我希望您家里沒有伏特卡並不是因為您要給別人一個良好的榜樣吧？”

“可惜不是！但是這也并不妨事。”

“不，這是不需要的，”斯羅茨霍姆激動了起來。“完全不需要！各人都有他私生活上的權利。例如您方才急忙從桌子旁邊

站起来，立刻接見某一个工人，也許他来看您只是出于好奇，并没有特別重要的事务。”

“他来跟我握握手，对我写的一篇文章表示感謝，”莫尔頓回答。

“哈哈，岂有此理！要是我，就一定教他等着。讓自己安安靜靜吃一頓飯总可以吧！”

“他是从哥本哈根騎脚踏車来的，有四哩多路呐。”

“而且您大概还請他吃早飯吧？”斯罗茨霍姆摆出保护人的样子，向他微笑。

“那自然。可是他知道您在这儿，拒絕了。”莫尔頓的口气里带着微微的挖苦味道。

“噢，他們对我很恭敬，这是对的！不然什么結果都不会有。我的意思是說，咱們的运动是强大而壮偉的，比世界上見過的一切都美好，至少从基督教出現以来！”斯罗茨霍姆漸漸表现出习惯的那种演說家的热情，两手在桌子上揮动着。“从来没有这样高度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世界的上空飄揚过；咱們的运动的影响将会籠罩全球！可是这并不是說，咱們就必須和路上拦住咱們的每个工人握手。他們有时也向您叫喊嗎？”

“当然。騎脚踏車經過这里的人常常向我叫喊：‘莫尔頓，你好啊！’”

“是啊！没办法坐在小花园里的长凳上，而不讓他們馬上跟您談起話来。”

莫尔頓一直等着这位总編輯說出他真正的来意来；他不能相信，这仅仅是同志式的訪問。他們吃过早飯，回到書室里，斯罗茨霍姆談到工人报和它对世界大战的态度。

“咱們站在德国一边，”他說，“不仅因为跟咱們竞争的最大

报是倒向英国一边的，也因为咱们的运动很多地方亏了德国。除此以外，德国将会战胜，这是不容怀疑的；那边来的一切消息都表示出，德国人民被胜利的强烈愿望所鼓舞，抛弃了一切分歧，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意图之下，要赢得胜利。在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工人运动的好时光就要到来：德国皇帝，地主贵族和大企业家都把一个新时代许给德国人民。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一个熟悉那边情况、善于观察的人直接从那边得到通讯，希望这个人给我们写一系列真正乐观的文章，如果可以这样说。德国兄弟党的朋友对咱们这样要求，咱们有责任满足他们的要求，正象母亲需要人支持的时候，做儿子的有责任予以支持。”

“可是他们确实有这样的需要吗？您好象才说过，全体人民都团结在作战和胜利的唯一愿望之下嘛！”

“刺激和鼓励永远是需要。这些文章将翻译出来供给德国兄弟党朋友所办的主要报纸，他们将会给您优厚的稿酬。我可以断然告诉您，这是值得答允的，这是独一无二的机会。一般说来，我们当然没有力量支付象最大报那样阔绰的稿费。关于这个任务您的意见怎样？”

莫尔顿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奋。

“您本来也在国内旅行，到处发表演说，替德国辩护嘛，”斯罗茨霍姆总编辑说。

“是的，为了要以一八六四年^①那种心情来战斗，尽我的力量来阻止我的祖国牵入战争，参加到协约国^②一边去，因为这会

① 一八六四年，丹麦对普、奥作战的时期，国内笼罩着强烈的反德情绪，这次战事，是以丹麦战败结束的。——俄译本注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的联盟称“协约国”。

无可避免地导致德国人占领丹麦。这是完全另一回事。可是要我去迎合德国的軍国主义者，我不能。而且，我并不以为德国人会战胜，再說，也不愿意他們战胜。”

2 斯罗茨霍姆惊讶地睁大了两只眼睛。

“您不愿意工人阶级胜利嗎？”

“我并不以为普魯士軍国主义的胜利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这方面不要对德国人有什么期望。据我所知，由于六四年、六六年和七〇年到七一年的胜利①，他們已經够受了。打一次敗仗也許会迫使他們重新考虑，懂得他們拥有比武力更可靠的别的品质。”

斯罗茨霍姆在沒有听众的場合，从来不屑和人爭論，他沉默了一下，就告辞了。

莫尔頓拒絕了这个提議之后，有一点儿懊悔：旅行一趟，呼吸呼吸另外的空气，更好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是怪好的！归根結蒂，关于旅途見聞究竟写些什么，这不是在自己嗎？可是如今懊悔已經迟了；在已經拒絕之后，重新提这个問題，說愿意效劳，他不干。

正在懊恼的沉思之中，安德萊遜打来的电话鈴响了：“告訴你，我打算去参加来比錫②的博覽会；你愿意同去嗎？你帮助我用德語來說明，在那边你作为我的客人，我請你。路費你自己出。”

莫尔頓立刻答允了：看看那些为了統治者的利益进行世界

① 一八六四年普、奧对丹麦的战事；一八六六年普、奧战争；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俄譯本注

② 德国的大都市，在柏林西南。

大战的人过的怎么样倒是有趣的。

他們在火車里舒舒服服地安頓好了，馳向南方的時候，安德萊遜說：

“你知道嗎？我想，換換空氣對於你是有好處的，否則，你坐在那兒沉思默想，越來越深的埋藏在自己的思想里，以致不久就會完全看不見你了，你的黨里的同志們也都這樣說。前天，奧斯卡爾遜說：‘你帶他一道到國外去，逼他替報紙寫一些關於這次旅行的文章。’”

“你怎樣和奧斯卡爾遜相識的呢？”莫爾頓問。

“啊，我們有時在館子里遇到；最近有一次我們一道參加了一次事務性的聚餐；除他之外，還有一些著名的活動家。”

“事務性的聚餐？”莫爾頓莫明其妙地看着他的旅伴。

“是呀。和他們處得好是相當容易的；有幾個人我還可以同他們做做生意。哪怕就是這個編輯奧斯卡爾遜；他在做房地產的大投機生意。據說，他和藍胡子一致行動，挖取城外的公園，想拿它的一部分來用作建造貴族別墅的地段，就是那靠海的一頭。他們希望貝萊替他們圓成這件事，可是他有點兒固執。得說實在話，沒有什麼事情能阻擋他們前進。可是同他們一起消磨時光是很愉快的。他們不是象你那樣的人，他們一點沒有無產階級的气味。你可以和他們一道坐上幾個鐘頭，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是工人的領袖，完全象所有的生意人一樣，有時甚至把工人詬罵，唔，這點我卻不喜歡。一般說來，他們是一批頭腦清楚的傢伙；其中有許多人還買過我的鋼琴。”

“貝萊也參加你們的事務性的聚餐嗎？”

“有過兩次，我很喜歡他。一般說來是妙不可言的！”安德萊遜回想起來，放聲大笑。“你可以想象，我本來象你一樣，也是一

个瘋子，也对一切都憤恨！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热烈地参加工厂會議和公共集会。工作上的伙伴們百般的把我往前推。現在却覺得实际上照現在的样子就很好，当然，要是沒有這場战争的話。我現在喜欢貝萊的程度，也許更胜过那个时候。我在年青的时候已經崇拜他得簡直难以形容！”

“真的嗎？”莫尔頓高声說。

“是呀！因为，这个貝萊，他是一个好汉子，媽的，他的精力多了不起啊！据說領導权是他一手抓着。何況他是一个可爱的汉子。前天我和他消磨了一个晚上；你可以想得到，我們吃喝得很痛快！”

“貝萊也这样嗎？”

“嘿，为什么不呢？他很能喝，比什么人都行！可是你再也想不到，寻常日子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又是那么振作、严肃。嘿，在国会里和市政厅里，他对一切人都很严厉。順便說說，我覺得你們俩是形影不离的朋友。”

“近年来我們意見上也有一些分歧，”莫尔頓支吾其詞地回答。

“嗯，关于你們之間的关系，我不参加意見，这不是我能懂的事情。但是他对你很有好感，他能替你安排得很好。我差不多相信，他是国内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謝謝，我不希望这个。”

“好，你不希望这个，因为你希望別的。現在咱們要上輪渡了，那儿的早飯要比这里的好！据說有非常好的早餐卖。”

輪渡是丹麦的，尽管在战时，供应的食物的确非常好。莫尔頓第一次看到安德萊遜为了这一餐“地道”的早餐做禱告。得承認这位朋友对于菜很熟悉。

“你为什么吃得很少？”安德萊遜說。“應該什么都尝一尝。”他挑了些好吃的放在莫尔頓的盘里。他是一个殷勤的主人。

“和你們业务上的精美的聚餐相象吧？”莫尔頓問。

“有时还坏一些，有时也还好一些。啊，你在皺眉头，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有可能的时候，我要享受一切。你自己常說：战争結束了，一切都另是一样了，你对这些事是內行。我什么都要尝一尝，不管花多少錢。三四年以前，我連香檳酒的观念都沒有，現在可喝慣了，也不覺得有什么特別了不起。我什么都愿意尝试，我愿意和身价頂高的妓女大吃大喝，抽頂凶的雪茄，什么都試一試！”

“还是小心些好，否則会象你那些生意上的大多数的伙伴一样，不到五十岁就未老先衰了。”

“是的，在咱們的时代做个生意人是困难的，”安德萊遜沾沾自喜地伸了一个懶腰。

“这样的早飯会損害身体，特別是心脏。我告訴你，小心些！”

“我的心脏一点毛病沒有。我从来沒有生过病，一生白天沒有在床上躺过。”

“我不过預先警告你就是。我注意到，象你这样紅头发紅胡子的人，往往是有心脏病的。何况你皮肤下面有着象雀斑一样的斑点。这是鏽，是血行停滯的征象。所以，你得小心！”莫尔頓喝干了三杯伏特卡，乘着酒意，带一点挖苦的味道說。

“嘿，你是在吓我！”安德萊遜惊慌地望着莫尔頓。“难得吃一頓可口的早餐，真的有这么大害处嗎？”他站了起来。“咱們到甲板上去走走罢。实在說，还需要喝一杯掺甜酒的咖啡，抽一支雪茄，可是吸烟室里挤滿了各种各样的紈袴子弟。”

“什么样的紈袴子弟？”莫尔頓挽住他的手問。

“你难道沒有看見这些帽子掀在脑瓜上，帶着手表，嚼破的雪茄叨在嘴角上的公子哥儿嗎？咱們的生活过得这么坏，主要是由于他們。”

“你不要过于夸大：我不过預先提醒你一下就是。”

“噯——，你說起来很輕松，你本来是一个預言者呀！”安德萊遜情緒很不好。“即使象現在这样子，咱們也可以过得很不坏；咱們不需要很多改革。当然需要斗争，甚至每天都要斗争：可以信賴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欺騙你！拿木材为例吧，鬼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應該有木材的地方，連一小块木头也找不到。木材公司里沒有木材供应，而木料却在那些对木材的种类性質一无所知的各种各样商人手里轉来轉去，他們只知道以远远超过买进来的价錢卖出去。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就是这一批年輕的二流子，少爷或是姑爷，他們坐在写字間里沒有事做，咬指甲，真正的廢料，只会把老子的錢乱花。有几个人为了假造期票和諸如此类的勾当常常找到麻煩。可是現在，他們是一种力量！他們上柏林和来比錫去，在那里訂立各种各样的合同。跟这一类家伙打交道是沒有任何理由做一个誠实的商人的，可不是？我有机会就欺騙他們。你責备我們为了接洽生意請吃飯。可是要欺騙这样黑心的商人，唯一的方法是請他上館子去，好好的把他肚子填飽，拿黃湯来把他灌醉。开头总是我請客，一到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印象，我迫切需要和他建立商业上的关系，他可以在大批交易上作弄我，他就神气十足，装作那样一位……叫什么？”

“你的意思是說 Grand seigneur^① 嗎？”

① 法語，意即：“大紳士”。

“正是，正是！我得記住这一副神气。他装作一位大紳士，想表示他很 Ля……Ля……。”

“Large^①，”莫尔頓替他接上去。

“是呀，Ляш^②。这些字实在說不上来。”

“当他兴奋的时候，你要懂得，你非得好好的灌醉他不可。这以后，要不把他玩于股掌之上，那才是十足的傻瓜。”

“这叫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是呀，可是，你看見嗎？很难辨別誰是騙子，誰不是，对誰應該誠实。似乎我暂时还能做一个誠实的人。可是如果你听到关于我的另外一些事，你也許要跟我断絕关系了！你說怎样，咱們下去喝一杯咖啡吧？”安德萊逊重新又高兴起来。

来比錫的住宅荒，比之丹麦还要严重，可是博覽会的管理处設法保証到来的人都能在当地居民家里获得住所。經過長時間的奔走，莫尔頓在一个小旅館里找到了房間，他們給他在浴室里擱了一張床。博覽会的組織人也設法开了一些館子，可是那里的食物，比之丹麦的小飯店里还坏，中等館子只供应飲料。莫尔頓不是嬌养慣的，在若干時間內和当地居民过同样的生活，借此可以彻底認識这个国家的經濟情况，他一点不反对；他习惯于这样的旅行。可是安德萊逊对于类似这样的情形，連听都不愿意听。

他說：“要知道我並沒有打仗。他們既然把我請到这里来，他們得保証我有象样的食物。你不会使我相信，所有这些德国的工厂老板和批发商人，不管他們怎样爱他們的祖国，会滿足于一碟熏青魚和一盆号称为湯的热水。等館子打烊之后，咱們要

① 法語，意即：“大方”。

② 此处表示安德萊逊讀音不准。

注意他們！”

因此他們就打听到了有一些大館子，大部分是宵夜館，只要有錢，那儿什么都能买到。

商店都是空的；肉鋪子里照例只有一只硬紙做的火腿放在櫥窗里。博覽會里所有的貨物差不多都是代用品，或者陈列在那里做广告的。这一次旅行远不是使人快乐的。安德萊遜沒有发现什么他生产上所需要的資料。假使碰上什么适用的东西，由于那儿的种种阻碍和禁止輸出，交易依旧做不成。

国外的情况，跟国内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居民在挨餓，对战争感到疲倦，宣傳得那么厉害的热情久已消失；車站上挤得水泄不通的兵車，並沒有人民群众欢送，至多在月台上的柵欄門边有几个哭泣的妇女。如果一个兵士偶然搭上了普通的客車，不是常常受到亲热的招呼的。街上关着門的小店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店一天中間只开上个把鐘点，而且沒有定时。因此人們往往在早一天就排在那里，毫无怨言地等待；可見他們已經习以为常了。有很多人預見到等待的时间很长，带了小的折椅来，冻的格格抖，坐着看报。莫尔頓和安德萊遜站定了看着这些可怜的行列时，总有人指着后面对他們說：

“排后面去！”

莫尔頓解釋說：“他們要咱們排进队伍里去，德国对任何种类的流浪人都不耐煩。”

“見他的鬼！”安德萊遜生气地說。“他們对这件事就这么喜欢？”

“嘿，也許太喜欢了。这些人中間，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一种自我虐待的要求。你沒有注意到嗎？昨天在酒店里，我把德国人民称作上帝的替罪羊的时候，所有的酒客，眼睛都閃

出亮光来。德国人习惯于有人来折磨他们，在整个历史上他们一直受着磨难。到了最后，他们把苦难当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来接受。”

安德莱逊身边带着很大一笔钱，打算买进大批的德国廉价钢琴。

“我找到了一个资本雄厚的新的金融家，”他说。“他的加入股子纯粹是被动的。他名字叫伏尔夫；他有一所别墅离你家不远，好象叫做‘茅廬’。”

莫尔顿认识他。

“他现在整年住在那儿。”

“可是他告诉我只有夏天在那儿住。他城里还有住宅。”

“带一个印刷厂。一般说来，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干才！”

“是呀，钱他有的是，口才也不坏。圣诞节时候，他骗了我一百克朗去救济他的穷人，做得很不错。如果这儿能作成一票好生意，那么为什么不做呢？”

可是看情况不大可能：德国钢琴的身子不错，但是内部简直是废料。

“他们从来不会制造好的机件和键盘，”安德莱逊说明。“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就向法国去订购。他们一定还有法国的材料。告诉他们我不要他们那些战时的废料！”

法国材料有，可是用在乐器上，战时是禁止的。

“这一切爱国主义！”安德莱逊说。“这就是一种危险的疯狂！生意必须比什么都重要。你告诉这个工厂老板，叫他把牌子刮掉，象昨天我要法国酒的时候，那酒店老板做的那样。”

工厂老板笑了起来。

“这不是由于爱国主义；我们德国人，是实事求是的人，并不

那么蠢。这是銀行家的花招。他們在經濟上資助了我們制造鍵盤和机件的大厂，現在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收回他們的錢。当然，不管什么爱国主义不爱国主义，我是关心把貨物脫手的。假使你們答允保守秘密的話，我破一回例，把牌子刮掉！”

这样，安德萊遜就訂了一个五十架鋼琴的合同，他高兴的象小孩子見了聖誕节的樅树一样。

“但是那儿並沒有說出內部机件一定要法国貨啊，”莫尔頓給他指出。

“这沒有关系；我們互相拍过手心，这就够了。我做了一票好生意，它給我足足带来一万克羅納。現在咱們坐車子去看看他們的‘祖国’罢。”

他們决定到慕尼黑去一趟，那里还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景象。中途在紐倫堡^①停留了一下。安德萊遜要在那儿拜訪一个业务上的朋友。

赫尔茨鋼琴厂的老板在紐倫堡有一个厂，他本人住在离城二十公里的一座古堡里。这座古堡象鷹巢一般栖在陡峭的山坡上面，从那儿展开了一片草原和牧場的远景。赫尔茨是一个矮小肥胖的巴威利亚人，长着一張多肉的闊臉，濃密粗硬的胡子，鴨蛋形的脑壳，上面稀稀疏疏地长着些剪得短短的象鬃毛似的头发。他亲自駕着他的汽車接他們去，老远就把古堡指給他們看。

“我把它买进来，目的是为了要在真正的古代拱頂之下喝喝啤酒，”他得意地說明。“您知道嗎？啤酒只有在拱頂下面，深深的酒窖里喝起来才有味道。慕尼黑人假使不想出門的話，往往

① 紐倫堡是德国巴威利亚州的一个城市。

在四层楼上给自己建筑起仿造的拱顶来，在那儿喝啤酒。可是我是地道的德国人，我不喜欢这样。这些仿造的拱顶并不真正悬挂在你的头顶上。我坐在我的酒窖的拱顶下面，喝着啤酒，唱着‘我们的主是坚固的堡垒！’我就仿佛置身在战壕里，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战争，为自己的祖国服务。那时，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动摇德国，我们将会在这一场战争中获得胜利，一定会赢得这一场战争的胜利！”

在这阴沉的、骑士的大厅里面，火炉里燃烧着大块的木柴，火炉前面的橡木桌子上，过节日似的摆列着烤鹅肉、野味和许多珍贵的冷葷；鹅肝作馅的斯特拉斯堡^①式的肉馅饼，用香醋洋葱制成凉拌菜样式的葡萄园里出的蜗牛。

“好家伙！……”每一道新菜上来的时候，安德莱逊就叫起来。“很应该这里来一趟学学吃法！我们家里可不能这样款待客人。我还以为你们这儿食物供应的情况不好啦。”

“嗯，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过着这样的日子，”赫尔茨自满地回答。“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本钱来享受这样的文化。可是我们，一切都依靠我们支持着的，可以过得稍微好一点，这是很自然的。”

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过夜，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在地下室厚厚的拱顶之下，来亲自试验一下啤酒的效力。毫无疑问，慕尼黑黑啤酒强烈地把人的头脑熏得昏沉沉的；工厂老板赫尔茨把这个小宴会叫做“集会”，在他们“集会”期间，他自己喝了二十杯，安德莱逊年轻时候的酒量不算坏，勉强维持到十杯。

深夜上床的时候，安德莱逊说：“他真正是一个魔术师。在

① 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的首府，当地食品很出名。

啤酒这一行里他是一个大行家，他喝酒的本領比制造鋼琴还高明。”

第二天，赫尔茨送他們上火車；他們先參觀了他的厂，現在主要是制造軍火，枪托和手榴彈的柄等等。

工作完全由妇女担任，将近两百人；男人全部都应征入伍了，除了老板的儿子，現在在厂里当會計員。

“他批准了免役，”赫尔茨眯縫了一只眼睛向他們說明。“可是在目前情况之下，有一个男人在家是很不合算的。”他捻着手指，仿佛在数鈔票。

“見他的鬼，难道这事情也办得到嗎？”安德萊遜叫起来。

这几个男人巡視她們的行列的时候，女工們在交头接耳，對他們嗤笑。

“她們非常大胆！”安德萊遜說。“約束她們大概不容易吧？”

可是赫尔茨說和她們是容易融洽的，比男工容易得多。她們差不多从来不为了工錢和諸如此类的事情鬧事。

“你所以能住在古堡里，我現在懂了。象那样的女孩子能賺多少呢？”

“嗯——嗯，約莫十八馬克一星期！”

“那么，按照目前的物价，她們是在挨餓了，”安德萊遜恐怖地叫起来。

“不，如果她們懂事的話，她們可以多賺不少。當她們表示不滿，打算談判增加工資的时候，我告訴她們：‘不要給进行着战争的祖国制造困难了，咱們的兄弟父老，在前綫本来已經够困苦了，別增加他們的困苦。咱們大家得牺牲一点。’”

“他媽的，我懂了，問題就这样解决了！他原来这样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的！”安德萊遜迷惑地望着莫尔頓。然后他那講求

实际的精神又苏醒过来了。“可是那些男人都在前线了？”他詰問。

“那些工人，是的。但是生活較有保障的人留在这里。所有一切优秀的男人是最能鉴赏妇女的！”赫尔茨輕佻而自滿地把头低了下去，这样一来，他下巴下的肉折子就显了出来。

“歌德！”莫尔頓带着微笑插嘴說。

“啊，对，歌德！他对于一切卓越的德国人來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模范！”工厂老板叹气說。

他們重新坐上火車的时候，安德萊遜說：“这簡直难以理解！我以前还以为，战争把所有的德国人团結成为一个大家庭，象人們教导咱們的那样。”

“为什么这儿的人一定比咱們的好一些呢，你以为参加一次大斗毆会提高人們的品質嗎？”

“我不喜欢你把世界大战叫作斗毆。在小学里的时候，咱們就已經受到教导，战争是人民受到考驗的偉大时刻。”

“是呀，非得粉飾一下不可啊。否則財主和闊人都躲在家里的时候，怎么能迫使一个普通人把它負担起来啊。”

安德萊遜哆嗦了一下說：“嘿，你这人可真清醒，老天爷見怜，嘿，你这个人！”

“那么照你看起来，战争是上天降下来給咱們培养高尚感情的嗎，你說？”莫尔頓笑起来。

在慕尼黑，比起在柏林和来比錫来，生活要好过一些。这儿人們不是坐在荒瘠的地上的，他們的背后展开着从事农业的巴威利亚，巴威利亚的农民只勉勉强强把他們的剩余农产品讓一点給他們所不喜欢的从事企业的北方人。莫尔頓和安德萊遜到慕尼黑时，正当謝肉节●頂熱鬧的时候，不錯，大規模的狂欢是

禁止了，可是在私人家里，到处举行化装跳舞，莫尔顿的熟人們都很关心，想讓他和安德萊逊快乐一下。

“怎么，今天咱們又要去看聖經故事嗎？”安德萊逊在夜間欢宴之后，略略睡了睡，早上醒来問。他指的是古画陈列館。

“不，今天咱們上新的繪画展覽館去②，”莫尔顿回答。

“好。所有这些参孙、亚伯拉罕③以及其余的一伙人，也許很出色，可是話得說回来，实际上大概全不是这样子。”

安德萊逊更喜欢現代主义的画家，他直接得到感受，可是莫尔顿很难理解他們。

“这象黑人音乐一样；穿着木鞋按着它的节拍跳起舞来，自然会让你移情。再說，我是制造乐器的，特別适合探戈舞和爵士乐④的乐器。”

他們慣常在歇里赫尔餐館里吃飯，那儿可以吃到烤猪肉，規定每星期两次，实际上是每天都有的。

安德萊逊說：“这是完全合理的。能因为国家在进行战争，就教人們挨餓嗎？”

“穷人即使在巴威利亚也一样挨餓，不可能有两样：飢餓能提高人的人格啊！”

安德萊逊把一只手攔在莫尔顿的肩上，温良地向他悬請：

① 基督教国家里，在大斋节前一星期叫謝肉节，这期间人們举行宴会跳舞，又称狂欢节。

② 指慕尼黑的繪画陈列館，有新旧两所。——俄譯本注

③ 参孙是聖經里的一个大力士，事見旧約士师記十三至十六章。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希伯来人的祖先；事見旧約創世記十二至二十五章。

④ “探戈”，南美洲的一种黑人舞蹈；“爵士”，美洲的一种黑人音乐，二者都是欧美舞厅里最流行的。

“咱們准备乐一下，讓咱們把穷人暂时忘了罢。”

有一天晚上，他們走进路意波尔特咖啡馆，艺术界在那儿举行跳舞晚会。大厅中央空出一圈地作为舞池，但是四边散置着許多雅座，可以舒舒服服吃飯喝酒，同时看着一对对的舞侶。莫尔頓坐在雅座里，安德萊逊走进舞池去。这个高大强壮的紅头发的北方海賊，在一場舞結束的时候，搀着一位女士，把她送到座位上，非常成功。女士們爭着邀請他，使他长久不离开舞池。在两場舞中間的休息時間，他摟着舞伴的腰，飞也似地赶到莫尔頓那边，每人喝一杯阿斯曼紅酒①，重新再去跳舞。他和什华宾画家侨居区来的一个年輕女人跳的次数最多，等到散的时候，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安德萊逊。莫尔頓对于安德萊逊的失踪毫不在意，自顧自回旅館去，不錯，他的朋友身上带着不少錢，可是，看起来他不是落在坏人的手里：这个少女大概是某一个什华宾画家的模特儿和情妇：按照习惯，她的主人允許她在謝肉节的时候快乐一下，寻一点外快。

早上，安德萊逊仍旧沒有出現，莫尔頓利用这机会去看看上次到慕尼黑时一些熟識的地方。奥迪安戏院后面的文艺咖啡室里，以繆薩姆和韦代肯特②为首的一班善于諷刺的人仍旧在那里集会，对德国說一些不伤人的刻薄話。

他們一看見莫尔頓就問：“你知道最近的新聞嗎？上帝害了自大狂！”

“真的嗎？有些什么表現呢？”

“他自以为是威廉皇帝。”

① 德国的一个小鎮阿斯曼豪遜(Assmanshausen)所产的一种紅酒。

② 韦代肯特(Frank Wedekind, 1864—1918)，德国戏曲作家。

莫尔頓也訪問了久已失去联系的出版社。風傳那些老的自由战士在战时大大的向右轉了，他很想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緣故他們才和他断絕通信了。事实超过了傳聞。平民社的同事，一班根深蒂固的老怀疑派，都变成了疯狂的爱国者，他們盲目地崇拜愷撒①和普魯士軍国主义，为了文化，他們恳求莫尔頓在这次偉大的戰爭中无条件支持德国。莫尔頓見了这一班从前的諷刺家感到不舒服；他們最近的一些俏皮話的風趣还留在他們的舌尖上，可是他們已經卑躬屈膝地向上帝和愷撒祈禱了。他赶紧告辞，作家留特維希·安瑪②和出版家柯尔菲茨·霍尔姆送他到門口。安瑪斯·海涅③塑的一只獅子狗还立在基石上，貪婪地張开一張血淋淋的大口，拉断的鉄鍊乱堆在它的脚边。莫尔頓拿住鉄鍊的一头，他的两个同伴装出一副虔敬的嘴臉。

“这鍊条得用一个金环把它重新鍛接起来！”他低声說着，走了出来。

傍晚时候，安德萊遜到了旅館里，和平常一样精神抖擻，兴致勃勃。

“喂，这是一个多妙的城市！”他抱住莫尔頓叫起来。“唉，多舒服啊？”

“皮夹子呢？”

“皮夹子沒有事。好极了！”安德萊遜把它掏出来，在空中揮舞着。“我想給她两百馬克，可是她听都不要听。世界上还有着

① 見第一八二頁注。

② 留特維希·安瑪(Ludwig Thoma, 1867—1921)，德国作家，慕尼黑平民报(Simplicissimus)主編。

③ 安瑪斯·海涅(Thomas Heine, 1867—1948)，德国諷刺画家，对普魯士的反动势力常常加以諷刺，一九三三年納粹当政后，流亡国外。

高貴的女人！她說她喜歡的是我這個人。好，這一筆錢給你去付房錢，咱們應該準備回家了。”安德萊遜突然不作聲了，手里拿着打開的皮夾；彷彿在計算什麼。“他媽的！”他咕嚕着。“我記得清清楚楚把它們放在這一格里的。那麼，我飯後在她的躺椅上打瞌睡的那一會兒，她到底把它拿走了！手脚倒做得干淨，噯？！”他惶惑地笑了起來，可是究竟覺得不痛快。“簡直把我偷光了！好吧，把它記在生產費的帳上，咱們動身回去罷。”

十一 “瘋人路”

老奶奶和莫爾頓很快就得出結論，通過他們屋邊的那條路是作為“黃金岸”和真正的漁村之間的界限的。路本身是一道境界綫，在這道界綫之外，是一切反正發不了財的人住的。極边上靠海岸的地方，住着那半瘋的鞋匠赫塞爾堡，一直幻想着蓋一座有許多房間、可以出租給消夏客人的小房子。他的後面，是走路時候一直把頭倒在一邊，唉聲嘆氣的園丁。然後是休列費爾小姐和一圈子經常變換的女伴。靠近莫爾頓家的一所別墅仍舊空關着。

老奶奶狡猾地看着莫爾頓說：“咱們就不要提自己嗎？”

另外一邊則是那小學校和它的一對象貓狗同居的“浪漫情侶”。再上去一點是那個差不多酒醉糊涂的巴斯季安，到這裡來的時候是一個叫化一般的雇工，娶了尼爾斯·漢森的女兒之後，很快的把老頭子剩下來的一點錢敗光了。那老農民現在過着非常窮困的生活，在別人家里找各種各樣的零活做，晚上就在他們的雜物間或谷倉里過夜，女兒侍候消夏客人。巴斯季安自己呢，臉色緋紅，象一個女孩子，專門哄騙農民中間的傻瓜。再遠一點

住着那建築師的半瘋的一家，被遺傳性的精神病困擾着；夫婦倆把自己的家產花光了，現在靠祖父母預見到而存在監護院里指定給他們的孩子們的錢過活，一個交際廣闊、老奸巨猾的律師慢慢地把這錢取出來。在莫爾頓家的斜對面住着一個真正出海去的漁民，可是他並不穿着暗藍色的羊毛衫在碼頭上炫耀，加上他，就把這個畫面補全了。

“它應該叫做‘瘋人路’，如果這樣，那麼也得把咱們算在內，”老奶奶說，神氣之間，整個一伙人中間，仿佛就是她自己不是。“只可惜旁邊那座屋子空着。”

最近期間，她開始用批判的態度來接受一切，現在對這所別墅已經不那么感到高興。當然，她有一個助手的時候，這情況就消失了。

她是否只把薇拉一個算在發瘋的里面，或者她同意流行的意見，把莫爾頓本人也包括在內？無論如何，對他無條件地贊賞，已成過去的事情了。有時，她的臉色清楚表示出：“哎呀，你這個大孩子！”有時候呢：“你真蠢！”她不再關心他的工作了；如果有時候，他念一點什麼給她聽，她就說：“是呀，這很好，簡直叫我淌眼淚。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呀？”甚至在她看來，他也確確實實地在變成無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了。

老奶奶要“瘋人路”上住滿人的願望不久就實現了。在上面這次談話之後，過了兩天，鄰近那所別墅里就有人活動起來了。莫爾頓在廚房的樓梯頂上把欄杆釘牢的時候，板壁那邊的大門開了，兩個女人站在門口，點頭微笑。

“我們也來了，”她們倆搶着說，帶着假牙齒所產生的特有的發音。“現在只等裝我們行李的卡車到來。先生，您的樓梯上可以看見海濱的大路嗎？啊，您有沒有看到磨坊山上有一輛卡車？”

莫尔頓并不看見任何卡車。

“它还到不了呢，这里离哥本哈根很远。”

“我們不是从哥本哈根来的！这一位是包艾森太太，真正出身在南法尔斯吉尔的包艾森家的，我姓楊曾，我告訴您，是洛兰省人；我們都是大官的孀妇，我們在一起过活，因为靠年金生活，两个人容易周轉些，也不覺得寂寞。等行李一到，我們收拾好以后，請您全家光临。”

“今天到我們这里来喝一杯咖啡，”莫尔頓回答，深深受到感动。

“不，我們要等收拾好了，自己也能接待你們的时候，不能不注意礼节啊！我必須告訴您，我的丈夫是一位高級軍官。”

老奶奶在厨房里叫喚莫尔頓，把楼梯上的这场表演打断了，之后，他在园子里来回走着。他的思想被这两个女人占据了；新来的人常常引起他的幻想；这儿許多事情似乎是不可理解的；那种糾纏、礼节，特别是她們的外表有点使他迷惑。包艾森太太有着一張青灰色的浮肿的臉，眼眶下肿起一大块；楊曾太太，那位軍官的孀妇，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歇斯底里的表情，看了令人惊奇。她瘦骨嶙峋，太阳穴上挂着几綫花白的鬚发。她們看上去不象她們自己所說的那种人，她們有一种悲慘的、引起莫尔頓的同情和好奇的什么东西。

老奶奶走到他身边。

“你真的把圍牆砌高一点才好，”她低声說。“新邻居家里的厨房門是开着的，她們一直在門旁談天，有意讓咱們听到。这些人我不大喜欢。”

“媽媽，你变得这样多疑了！”

“是的，可是你也太輕信了，不用玩什么花巧就能騙取你的

信任！我聽見你請她們來喝咖啡。這事情我和薇拉都不會太高興。”

“媽媽，她們不來呀。”

“當然會來！你放心，她們會來的！”

兩個鄰居真的在飯後喝咖啡的時光來了，還帶了些布鞋來。

“這是家里做的鞋子，”她們說，“早上梳妝時候穿的。我們是做着消磨時間的，而且是專為宮廷里的人和國王的跳舞會上用的。假使您要的話，可以給您太太留下一雙。”

莫爾頓給薇拉買了一雙，可是她不要。于是他就送給老奶奶。

她冷冷地說：“我早就需要一雙拖鞋，夜里起來的時候穿，”兩位女太太都顯出惱怒的樣子。

“哎，我們該回去了，需要把東西收拾一下，”她們離開的時候說。“等我們一切安排就緒之后，請你們來看看我們布置得多好。”她們說這些話的時候，容光煥發，仿佛預示着一種超人間的幸福。

“嘿，她們身上大概連一件襯衫都沒有，”薇拉說。

“是呀，可是她們還能有什么東西可以自豪，這是令人感動的，”莫爾頓給她指出。

“呸，小心你的感動罷！”老奶奶憤憤地說。“現在你怕擺脫她們不了了！”

可是卡車一直沒有來過，老奶奶看見一個車站上守夜的推着一輛獨輪車送來了一只小的安樂椅，還有一些家具。

“這是離婚的女人，你們看罷，”她說。“這種人總是兩個兩個牽連在一起的，可以更便于向男人進攻。孀婦的行徑不是這樣的。”

“不管怎么样，她們和咱們这条路很相称，”莫尔頓笑着說。

“是呀，象咱們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的瘋子，”老奶奶放声大笑。“可是，反正不能讓她們太接近咱們。”

莫尔頓从他的阳台上向展开在南面的地方望去，不由得感到詫异，在这儿，貧富之間，象公山羊和母綿羊一样，界限分得那么清。那儿，在南边，穷人的草屋連存身的地方都沒有，而这里呢，在一个个小山上都盖滿了古式的消夏別墅，墙上纏滿了藤蔓，还有正面是列柱式象宮廷一般的庄子。目前它們都紧閉着。“黄金岸”正在冬眠中。反之，莫尔頓在夏天看不見的、仿佛在地下消失了的漁村，現在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了，一点都沒有遮蔽。賺錢的机会和表面上的一点幸福，跟哥本哈根人一道消失了，現出了毫无粉飾的貧穷。这地区发生了显然的改变，仿佛回复到原始的状态。季节工人和靠一夏的收入来維持整年生活的小地主們，現在什么都不做。漁人們从閣樓或边屋里爬出来，重新占有了自己的房間。藍色的羊毛衫收拾了起来，等到下一季用，有的把漁具拖出来，忙着修补的工作。可是还没有到真用到它的时候。大部分漁人一群群坐着談論一夏天的收入，計算着由于物件毀坏而受到的損失。可是他們一面在咒罵消夏客人，一面依然希望下一个夏天能把自己的房子租賃出去。

这个冬天恰巧又长又冷。严寒老早就到来，而且无穷无尽地延长下去，可是穷人沒有东西生火。北海上任何燃料都不能运来，德国的潜水艇把煤船都击沉了。从德国輸入的少量的煤和焦炭，价錢漲得那么厉害，只有富足的人才买得起。

“咱們得在吃上头省一点，”莫尔頓說。“节省一点，总还可

以馬馬虎虎吃飽。”

現在他們開始只吃麥糊粥，為了省一點燃料，白天坐在同一個房間里。莫爾頓重價弄到一點兒木柴，通過當地的管理處得到兩車泥炭，原來純是泥土；每星期一次，花三十克羅納買一百公升焦炭。

孩子們過份淘氣的時候，莫爾頓對她們說：“現在咱們得彼此照顧些。你們要記住，咱們必須大家一道坐在这里！”

她們記住這一點，拿了自己的玩具，靜靜地坐下，非常可愛！有時望着坐在桌子旁邊工作的莫爾頓，打算對他說些什麼，可是馬上就互相攔住了。達格瑪爾悄聲說：“爸爸寫字。”愛莉莎也悄聲地糾正她說：“不是，爸爸寫文章。”

可是對付薇拉是頂困難了：她情緒不好的時候，什麼都不理會，仿佛有一種遏不住的需要，不管當時的情形，要暢快一下。其餘的人盡量的順從她，可是在這艱窘的時候，這是困難的。

“她大概又有孩子了，”老奶奶說，“或者她硬是這樣想。”

一般說來，老奶奶在許多事情上都不再顧問了，跟她的性格相反，她變得沉默謹慎了。可是，有一天黃昏時候，莫爾頓偶然走進孩子們的房間里，看見她在窗口哭。

當他釘住她問的時候，她回答說：“世界既然是這個樣子，可哭的事情太多了。從早到晚听號哭、責罵，看她發神經病，你以為這樣的生活是愉快的嗎？”

“媽媽，我看，這並不關我的事。”

“如果她不愿意的話，你千萬不要讓她再有孩子。無論怎樣，不要再去對別的女人獻殷勤，這是做得到的。她斷定說，你在追求附近的每一個女人，在別的城市里也都有你的情婦。她說，因此你常常這樣跑來跑去做報告。”

莫尔顿放声大笑。

“不是，媽媽，这大概是你在說笑話！难道我是这样一个唐璜^①嗎？”

“我怎么能知道唐璜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只曉得女人們常常很喜欢你，你当学徒的时候就这样，这一点象你爸爸。你还是上楼去設法把薇拉开导开导；她大概在你的書房里。”

莫尔顿上楼走到自己房里的时候，薇拉蹣成一堆，躺在长沙发上。跟老奶奶談过之后，他設法跟她好好地說。

“我得工作呐，”他冷冷地看着她說。

她站起来，拖着脚步，走了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真的呢，还是在演戏？这样行步艰难，弯腰曲背的样子？薇拉病了嗎？还是精神反常？还是象魔鬼一样发狠？无论如何，許多事情都被她破坏得无可救药，她仿佛不愿意这个小小的家庭在这样艰苦的时期真正团結在一起……她又在翻他的文稿吧！

薇拉关心莫尔顿的工作，是一件意外的新鮮事。丈夫不在的时候，翻遍了他的手稿，有时候整几張都不見了。当莫尔顿写到女人的当儿，她就受不住；那时她就走过去抱住他問，为什么不再把自己写的东西讀給她听了。假使他上了当，有时甚至讀得很感动，她就装着天真的样子問：

“你在哪里認識她的？”

“認識她？我造出来的。”

① 唐璜是西班牙傳說中的一个人物，生活放浪，到处勾引女人，莫利哀曾用他的故事写过一個剧本，就叫唐璜。普希金的剧本石客也是根据这个傳說写的。

“哼，这是誰也不相信的！不可能造得这么生动真实。”

“这对我說来完全是恭維。那么，即使在你看来，我也很有才能的了！”

可是她反复坚持，这里有不干不淨的事情。最后莫尔頓发了火，把薇拉推出門外。

于是她害起头痛来了，然后和丈夫无休无歇的談着他們之間的关系！那么，只有一条出路，带上自己的所有，离开家！

但愿有足够的力量，忍耐到孩子們长大一些的时候！显然，薇拉以为，他坐了三等車到各个城市去旅行，对那些半睡半醒的听众作报告，在每个月只由报告人用两次的冰冷的被褥里睡覺，在路上受冻，吃得很省，好在可怜的酬报里节省下一点錢来，这一切都是为女人。恋爱事件！他跑来跑去是搜求艳遇！当然，这事情有时候会发生的。他对着激动的青年人演說，誠心誠意地把真正使他痛苦的东西随意說出来，那么，就有真正的爱情故事了！下星期他又要上瑪尔梅、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①去寻艳遇，向革命青年联盟作报告。他对于这一次旅行，老早先高兴起来了，而且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不必急急忙忙回家。

晚上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莫尔頓听出他的声音，在楼梯上就喊了出来：

“弗雷得力克②，是你嗎？”

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和莫尔頓热烈地握着手，回答說：“正是我。近来怎么样？咱們好久不見了。”

“是呀！我以为你見我討厭了。”莫尔頓热情地大笑起来。

①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都城，瑪尔梅和哥德堡都是瑞典的城市。

② 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爱倫的弟弟，貝萊的舅子。

“哎哟，我那时候是傻瓜，跟着老头子们的意见跑。现在我是一个工团主义者了。”

“好吧，这反正比旧的好些，”莫尔顿谨慎地回答。

“你能告诉我，有什么更好的吗？”

不，这莫尔顿说不出来。

“如果把玷污工人运动的一切肮脏洗刷了，那末，它的核心也许是健康的。”

“这是要大大的清洗一番了！对所有那些肥胖的走狗怎么办呢？或者把他们装到阿玛格尔^①去，把他们炼出油来？”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笑了起来。“顺便提起，你可知道，斯文—乌吉哈坐牢了！”

莫尔顿不知道这件事。

“这小伙子写了一本反军国主义的小册子，判了两个月监禁。报纸上没有提起这事情，他是贝莱的儿子呀！斯文—乌吉哈这小家伙也狠狠地攻击了王室！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却不喜欢，特别是这个当儿，他们刚得到党的批准，参加宫廷里的庆祝会。”

“你看见你的姊夫吗？”

“没有，我已经不再是家里的宠儿了，贝莱太自高自大了，他不关心自己的亲戚。他认为让猪獾到自己家里来是没有好处的，它们只会把一切东西乱翻。”

“嗯，贝莱自高自大！这不象他从前呀。”

“关于爱伦姊姊是不用说了。她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贵太太了！我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工作，在一个批发商的别墅里，发大

① 哥本哈根城南的一个岛。

水的时候，地下室都灌满了水。今儿我想起来望望你。还有些事情：你是喜欢夜里工作的，你不需要什么东西在熬夜的时候提提神吗？听说，你们这班作家是爱喝酒的。”

莫尔顿笑起来。

“你要知道，那是地道的作家们！他们真的从酒瓶里汲取灵感，因此在全国人的眼里得到惊人的声誉。可是其他只有从生活中间取得材料的作家，不如说仅是一些依赖艺术生活的普通人。”

“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吗？”

“是的，但不是由于谦虚；我还以此自负哩。”

“我有点不大了解。”

“要知道，我认为真正的人，那种不满足于一年做一次生日，每星期日吃牛奶面包和咖啡，而要求每天都是节日的人，是一定还要出现的。直到现在，咱们的举动象一些胆怯的豺狼，站在旁边，等狮子吃残下来。可是替人类准备饮食的却正是咱们这批普通人，在精神方面，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却永远不会同意这样说法的。”

“这对于咱们是无所谓的，只要咱们的人不再绕着圈子踏步，以自己的要求不高为得意。黑麦、小麦长得很丰饶，足够大家吃的时候，吃着树皮做的面包，这算不上什么德行！比尔·戈略克对于生活久已看够了，只是没有享受过：现在应该帮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

“噢，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劳动是最大的快乐，特别在你心情舒畅，自己有一个家，孩子们长大了，已经在读书，妻子有时间可以做些自己的事情，如此等等的时候。当你站在一座大建筑的脚手架上，或是在一个好工场里工作，那儿不许有一点欺

詐，一切都順利進行，那時候，你覺得世界上最快樂的是能創造一些什麼出來。如果酬報不錯，工作日很正常，因此晚間可以休息，和家里人在一起，那就更好。一句話，如果你的工作日意味着……”

莫爾頓說：“是的，勞動是唯一真正的享樂，在勞動之後，沒有任何苦澀的回味！當你喝了咖啡之後，工作特別輕鬆，它極能振作人的精神。”

“見他的鬼！我本來想說這個事情，可是你一心高談哲理！”
弗雷得力克叫了起來，當下從口袋里掏出一大包咖啡粒子來。
“瞧，這是給你的！媽媽可以把咖啡粒在小鍋里烤一烤，小磨床也不難弄到。”

“天哪！你哪兒弄來的？”

“征用的！我在一個大莊子的地下室領導工作。在發大水的時候，水灌進地下室，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食品都在那兒：香腸啦，臘腿啦，罐頭食物，整排整排的！酒，一袋袋的咖啡、可可，還有其他。你可以想象得出，在工作的时候，簡直饞涎欲滴：一切東西都在你的鼻子跟前！還得特別留神，不要讓伙計們偷了什麼。這是非常吸引人的，我很了解他們！可是偷總是不應該的。”

“這是什麼樣一個充滿了牛奶和蜂蜜的奇怪的地下室？”莫爾頓問。“這是某一個投機商人的吧，是不是？”

弗雷得力克眯緊眼睛，點點頭。

“我想，這兒所有莊子里都有著這樣的儲藏，因此商品就不夠咱們用了。奇怪的是，你知道，坐在投機商人的滿是食品的地窖里，却啃著自己的塗人造奶油的面包片！他時時還來看看我們，在歇午的時候，他一定來望一望，仿佛懷著什麼鬼胎。他開始來欺騙我們：談到祖國，說咱們大家同舟共濟，說不管有錢的人或

平常人，人人都應該對社會有責任感……可是同時他的眼睛在一個個架子上搜查，是不是缺失了什麼。他帶着使人肉麻的聲音說：‘這裡所有的一切是給兒童醫院的，是給有病的窮苦孩子的！所有這一切都是送來這裡保管的。’我有时候手痒得很，想狠狠地給他一個耳光。”

“去告發他，”莫爾頓說。

“見鬼哩，這有什麼用處？總是官官相護。而且咱們也不承認警察和那些當權的人。”

“對！那麼，照你們看來，這一個投機商人，實際上並不那麼壞？”

弗雷得力克斜看着莫爾頓。

“對不起，別挖苦了；還是注意注意貝萊的好。”

“他有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只是一個大蒙兀兒人①或者另外某一個土耳其人到他家裡來作過客，他們一道經營販賣奴隸的生意。”

“我不懂你的話。”

“是呀！這個土耳其人是來這裡替德國的軍火工業征募丹麥工人的，交換條件是，德國人供給咱們煤。據說，這一個主意很打動了貝萊。”

“那麼工人們呢？歸根結底，一切都是決定於他們的。”

“五金工人中間失業的很多，因此說服他們是不大難的。而且，如果他們不自願同意，還有影響他們的其他辦法。津貼……”

① 蒙古帖木兒的五世孫巴卑爾侵入印度，一五二八年滅印度的路提王朝，建立蒙兀兒帝國，一五六九年統一全印度。十九世紀中為英國所滅。一般用大蒙兀兒人這個名詞來稱統治印度的蒙古人。

“貝萊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这样？咱们瞧着罢！据说他已经同意了。试试看，你能不能把那土耳其人玩弄一下？这在工人中间会产生好的印象。有许多工人看到咱们从事贩卖奴隶的生意，非常愤怒。咱们的报纸是听你的意思的。”

“你老是叫他土耳其人，其实他是德国人，而且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

“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你还是把他痛骂一顿吧！嘿，我该走了。说到那咖啡，你放心罢，这不是偷来的。有一只袋破了，咖啡漏在石灰里，分不出哪是石灰，哪是咖啡粒子了。‘连一半都没有了，’那批发商人叫了起来，而且暴跳如雷。我说：‘是呀，可怜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们马上把咖啡粒子拿起来数一数罢！’好吧，再见！祝你好！”

十二 煤！ 煤！

下一天一清早，貝萊打电话给莫尔顿。

“同你太太一道到我们这里来吃饭；咱们好久不见了。有新来的两个德国人想和你见见面。可能的话，早一点来，咱们俩在其余客人到来之前聊聊天。”

“很有意思，这新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呀？”薇拉问。“也许就是那土耳其富翁吧？”

“土耳其富翁？”莫尔顿大笑。“这又是谁呀？”

“昨天在我家的时候，爸爸说，有一个百万富翁从土耳其或是另外什么地方来收买咱们，要咱们站在德国一边。是晚报上这么说的。那上头还说，土耳其人跟貝萊商谈过。”

莫尔頓产生了一种印象，貝萊的邀請和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所講的新來的人之間有着某種联系；可是他覺得跟薇拉談正經是不必要的，因此他說：

“这是黃色小報！專登載一些謠傳和謊話，加上聳人聽聞的標題。”

“報上說，他穿着絲綢長袍，寫關於窮人們的文章，丹麥的領袖人物都在他的手里，因為他給過他們錢。他是一個大投機商，而且是非常愛好女色的人。報上這樣說：在歐洲的各國京城里，都有他的家庭、老婆和孩子。而且他坐頭等車旅行，一定一個人獨占一個包房間。”薇拉就懷着這樣的情緒繼續講下去，仿佛她有意要觸到莫尔頓的痛處。

“那是一個地道的藍胡子了，”莫尔頓嘲笑地回答。“可是留心不要失望。”

“哎喲，但愿他是這樣的人！”薇拉渾身抽搐，簡直高興得發抖。“能看見一個稍微有趣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尋常的。”

貝萊住在斯德哥爾摩街上，因此，他們不用走多少路。但是，莫尔頓和薇拉不是到得最早：貝萊租住二層樓的那座象王宮一般富麗的獨門獨戶的房子前面，停着一輛“洛爾斯·勞伊斯”牌①的大轎車。

一個系白圍裙的女仆放他們進去，接了他們的大衣。貝萊和愛倫都沒有出來接他們，莫尔頓心里不大自在。在曙光村的時候，他們常常老遠到田野上來接他們。

走進辦公室，貝萊照往常一樣殷勤地招待他們，並且向新來的客人介紹。塞爾伏斯博士背向他們坐着翻閱文件；他把整個

① “洛爾斯·勞伊斯”，英國汽車和飛機引擎工業的最大壟斷組織。

皮面的大安乐椅占满了；莫尔顿第一次看见这么庞大的背部。两只手象大腿一样粗，充满脂肪的背脊之上，一个圆锥形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很不相称的小头，长在脖子的红铜色肉折子上面，那些肉折子折成三叠，象打足气的一些橡皮轮胎。那新来的客人好容易从安乐椅上站起，几乎连椅子都带了起来，可是一脱离了椅子，就异常迅速地转向走进来的人，把一只长满茸毛的大手伸过去。

“塞尔伏斯博士。我很荣幸！”他对莫尔顿说，又殷勤地吻了薇拉的手。

当他握住她的小手，把它完全淹没在他那粗大的手掌里，用他的小眼睛盯住她的时候，她的心别别地跳。仿佛一头庞大的野兽，用两条后腿站着，要把她吞食似的！“他的身体，大概也全是毛茸茸的。有这么一个丈夫，大约是够可怕的，”她心里想着，凉了半截。

贝莱愉快地对莫尔顿说：“你来了很好，否则我一个人很难同时和两位同志谈话。”

塞尔伏斯博士有一位同伴，一直谦逊地坐在暗处。

“布洛赫博士！”他自我介绍。“但是，我与其说是一个党内的同志，不如说是一个同行。我的专业是文学。莫尔顿先生，和您相识，我很高兴。在我们国内，您有很多读者，主要在工人中间。”

塞尔伏斯博士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看挂在墙上的贝莱的同志们的团体照，和大的公共集会的相片。他显然饿了。尽管胖，可是他的步履惊人地轻松，而且富有弹力。他象一个浮动水雷那样转动着，把一颗滑稽的上尖下圆的头伸在前面。可是就在这时候，餐厅的双扇门开了，脸红红的有点儿侏偻的爱

倫在門口出現。

“請進來！”她帶點侷促不安的神氣說。

“啊哈！”塞爾伏斯博士第一個向餐桌撲奔過去。

愛倫象常時一樣，準備了一頓很好的早餐：冷的伏特卡配上青魚、熏鰻、肉凍、醋汁浸的魚肉、烤肉，還有其他美味的菜。塞爾伏斯博士在自己的盤子里每樣都裝上了，高高兴兴地喝着。啤酒是裝在一些長頸金頭的瓶里的。

“Ah das schöne Bier!”他面呈喜色，叫了起來。“Aber einen Krug, einen Krug!”^①

莫爾頓把他的話翻譯出來，愛倫簡直不知所措了。

“可是我們一只啤酒杯都沒有，”她向四周打量着，毫無辦法。

可是塞爾伏斯博士跳起來，抓住火爐上一個插花的大陶瓶。

“So ist's recht!”^②他說着，把瓶向她遞過去。

“天哪！要知道這瓶要裝三公升哪！”吓呆了的愛倫叫起來。
“我們沒有這麼多啤酒！”

他們兩人共同努力，把啤酒倒進瓶子里，愛倫準備再從瓶里斟給塞爾伏斯博士，可是他搖搖頭，帶着笑容，把陶瓶從她的手里接過去，舉到唇邊，毫不間斷地一口把它喝干。愛倫不知所措地看着貝萊，貝萊安詳地微笑。

“賣酒的地方還有，”他輕輕地說。

“家里沒有了，”愛倫也輕輕地說，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那麼，差人去买，”貝萊低聲說。

① 德語，意即：“哎喲，這是好啤酒！來一大杯，來一大杯！”

② 德語，意即：“這就很好！”

爱倫走到办公室里，打电话去添啤酒。

餐桌上的谈话是无精打采的。莫尔頓开始要把他偶然漏出来的句把話翻譯出来的时候，塞尔伏斯博士摇头說：

“Nachher, nachher!”^①他忙不过来。

但是在摆着咖啡和雪茄的办公室里，他却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官样的演说。他强调不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是完全以私人资格来的，可是使人有这么一个印象，他恰恰是受党的委托，至少是受到它的支持的。莫尔頓和貝萊都知道，大战开始前不久，他在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参謀总部里起过显著的作用，出过一种对第二国际的思想和策略有决定性影响的机关刊物。

他对待事务的态度是非常正式的，和方才餐桌上的举动完全两样。轉变得这样突兀，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他雄辯地描写了工人运动，大体上指出，它經過无政府主义的和工团主义的宗派主义，发展成为有組織的完整的世界运动，包括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由此，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矛盾也賴以消失，因为企业主也是这个偉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組成部分，他們的利益有許多方面是和工人的利益一致的。“Verdaue die Hostie und du wirst sie los!”^② 可以提出来作为这个新信条的格言。

“回到普通人的队伍里去，”莫尔頓微微冷笑着，把它翻譯出来；这是丹麦社会民主党所宣布的最新的口号。

塞尔伏斯博士指出：被各方面所攻击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是这个进化的自然結果，而这个进化本身又是整个历史

① 德語，意即：“以后再說，以后再說！”

② 德語，意即：“把圣餅消化了，也就把它擺脫了！”

發展的結果。馬克思主義是必然要修正的！生活本身很久以來就在進行這一修正，為了不至於後退，必須按照現代的觀點來適當地檢查綱領和理論方針。這個解答的邏輯的結果，就是德國工人運動對已經爆發了的戰爭的積極態度，與政府和軍事統率部的合作以及對罷工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罷工在今天被認為是對社會有害的。到處有着這樣的進化，但是，在德國的無產階級中間，這種進化開始得更早，展開得更猛烈，這是由於它的祖國是主要的工業強國，而它本身又是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已經走在最前面的緣故。德國是社會主義的搖籃，馬克思主義的發祥之地。雖然如此，它在所有的國家之中，還是首先把馬克思主義重新審查，從徒然的階級鬥爭走向合作的時代。

德國為了生活而進行戰爭；德國的工人清楚地認識到，這次戰爭，實質上是它自己的戰爭。因此它現在的戰鬥口號是：“Gott, strafe England!”^①

莫爾頓插嘴說：“換句話說，它必須要成為帝國主義者！”

“也可以把它這樣叫，”塞爾伏斯博士友好地回答，“不過對這個名詞要加上一些別的意义。我們的產業工人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原料是外來的，糧食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廣大的世界市場就不能生存。可是英帝國想盡辦法不讓他們到那里去。我們的工人、企業、巨大的金融資本和貴族地主階級同樣關心着，要剝奪英國的世界霸權。”

“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莫爾頓懷疑地微微冷笑。他已經聽到過這句流行的關於工人沒有立腳之地的話。“把英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消滅之後，替所有的民族掃清一條自由的道

① 德語，意即：“上帝，懲罰英國罷！”

路，难道还不够嗎？”

塞尔伏斯博士微笑，差不多象人們对一个大孩子笑似的。

“有誰会拒絕更好的东西呢？德意志民族到底也应有吃一块肥肉的權利呀！”

“吃一块肥肉的權利？这完全是資本主义的精神！”

塞尔伏斯博士露出笑容。

“对！对！今天这是資本主义的精神。可是我們要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为什么不把这两种主义連合起来，看看会得出什么結果来呢？一个新的神童，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可是它必須是互相恋爱的果实；需要从两方面来的吸引力，恋爱的热情，那就更好！”

“工人这一方面，大概是缺乏这种热情的。”

“您这是多么旧的眼光。如果全世界的运动在衰退，那是因为它沒有找到新的目的，新的理想。我們必須鼓舞工人們；战争在这方面是最强有力的影响。因为这，我剛才……噯，我現在轉到我的事务的核心上来了。您知道，丹麦，是一个小国，一个很小的国，你們的工人，仅仅通过我們德国人的帮助，来参加各种世界規模的大运动。在世界的利潤中間，也沒有你們的份，因为你們的失业情况很严重。在大国不得不把工人送上前綫的时候，一个中立的国家会有失业工人，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你們缺乏創造力，否則，你們将会利用你們的工人作为工具，来打敗那些大国。这样的时机已經到来了！”

貝萊同情地点点头。

莫尔頓反駁他說：“我們沒有鉄，又沒有煤。”

“你們两样都有。据我了解，失业情况在五金工人中間特別严重。把几千五金工人送到我們那里去，你們將获得鉄和煤，那

时候你们的五万失业工人也有了使用的地方了。莫尔顿先生，这是帝国主义的新方式！”他开玩笑地把一只手举到头上，仿佛挡开人家的拳头似的。“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愉快地接着说。“问题根本不在于要把你们的人民拖进战争里去，对这一事情你们太柔弱，战争我们自己会赢的。你们的工人将帮助我们制造军火。你们的五金工人是聪明人；这样艰难的时期让他们闲荡是可惜的。我们很愿意多送一些炮弹给英国人。”

莫尔顿说：“我们不会怂恿工人去做这个事情。”

“貝萊先生答允，立法手續方面他去料理，您可以去說服工人们。他們很听您的話。”

“可是，这事情我不行。”

“請好好考虑一下！”塞尔伏斯博士跳起来要告辞了。可是一直不开口的布洛赫博士請他等一会，从公文皮包里摸出一本小册子来。这是新刊物“Die Brücke”^①的内容要目。这刊物的宗旨是要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之間建立起一座桥梁来，也可以說，在德意志帝国周圍建立起一条真正的緩冲地带来。布洛赫博士要求莫尔顿答允和他的刊物合作；这个刊物将用德文出版。

莫尔顿答允予以考虑。

“那么，在德国，大家估計的确会打胜嗎？”

“绝对，”布洛赫博士回答。“这是絲毫怀疑都不可能有的。”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② 塞尔伏斯博士自言自語地說。

① 德文，意即：“桥梁”。

② 德語，意即：“这是不言而喻的！”

貝萊和莫尔頓送客人上汽車。駕駛室的玻璃一落下，塞爾
伏斯博士已經坐在駕駛盤前面，开动引擎。

“試想，假使你們工人領袖們能使機器重新开动的話，那結果將是怎樣！至于銷路！德國在这次大战中的需要是无底的！貝萊先生从事政治方面的事务，莫尔頓先生在工人刊物里支持他。Famos! ① 我們在前进报上就知道您，一枝好的鋒利的笔！不錯，它并不常常合我們的口味。您远远地过左了，我的朋友。可是这沒有关系；当然，您的抗拒也可由此說明。Servus! ②”他把一只戴手套的肥手揮了一下，“洛尔斯·劳伊斯”向前飞奔而去。

他們上楼的时候，貝萊說：“这是一个好汉！这样的胆略！从他身上令人感觉到世界的广闊。”

可是他給予莫尔頓的印象，却是某种奇怪的野兽：軍事投机家和德國大亨的混合物。

“初次相会不算坏，”有点恼怒的貝萊回答。“你对人的判断下得太快了！他毕竟是咱們兄弟党的代表。”

莫尔頓冷靜地接着說：“这样的家伙他們有的是。他們用金錢来支持党，据說，甚至愿意把資金供給那些領袖。同时，他們和大企业主保持联系，他們的行动是为了国际財閥的利益。他靠替土耳其人收購谷物来发起百万家財来的。”

“你倒知道的真清楚，”貝萊挖苦地說。

“我在那儿的时候，工人中間关于他的事情談的很多，可是我沒有一次听到过好評。但是党的領導却非常器重他，甚至以

① 德語，意即：“那好极了！”

② 德語，意即：“再会！”

有他为骄傲。”

“他那协同工作的主意是不坏的！如果咱们能使生产恢复，那对咱们国家的意义多大！正是为了工人们啊！你自己不是也跑来跑去参加会议，就是在现在战争期间，也为跟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而努力吗？”

“为了遏制咱们国内的某种报复主义情绪。但是从这里倒变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忠实仆从，这一跳太远了。而且这个家伙……”莫尔顿嫌恶地皱了皱眉头。

“他的计划是好的，要知道咱们不是伪善者！”貝萊的口气里显出了恼怒，他勉强抑制住。“让工人们替国家获得燃料来发动生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咱们就能把企业主逼得走投无路了。”

“使工人们习惯于妥协，让他们堕落下去。”

“徒劳无益的反对难道倒好吗？在外国同志这一方面，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我觉得是聪明的。关于工人、关于社会方面，咱们也学会了一些共产党宣言上没有谈到的东西。咱们必须扫清自己道路上的一切……是的！不管怎样！连咱们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创业也不会保持。当工人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空谈改造社会有什么意思？他们还需要鞭子哩！”

“为了他们的幸福，你不准备发动他们吗？”

“不，我要遵循现有的情况来行动，我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再不脚踏实地，凭着幻想飞翔了。且说，你什么时候起完全归附工团主义的？”他突然带着敌对的口气问。“你渐渐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彼得·特雷叶了！”

莫尔顿听到这突然的抨击，猛一哆嗦。

“那时候，你也觉得在彼得·特雷叶身上和他的理想里面有

着某些积极的东西，”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要知道彼得·特雷叶是为他的理想而死的！”

“他是由于歇斯底里死的，这是他的死因！”貝萊冷冷地反駁。“这样的自由使徒們一般总是給人以一种神經病者的印象。”

“毫无疑义，对市僧們說来是这样的！”莫尔頓辛辣地把他打回去，同时站起来走了。

“他們安排得真不錯，”走到街上的时候，薇拉說。“你沒有看到全部住宅嗎？門打开了，整条拱廊可以看見。”

莫尔頓沒有回答，他的心緒非常恶劣。事情显然已經决定；他們認為沒有和他商量的必要。他們只希望誘致一些同謀的人。

十三 曙 光

莫尔頓被邀請到瑞典去做几次报告，可是他动身的时候，象往常一样，情景是有点儿黯淡的。薇拉向他暗示，既然他出去寻欢作乐，那么，也休想她会坐在家里。这有点象隱秘的恫吓。而且两个小女娃都受了凉，躺在床上。幸而老奶奶起来了。

上火車站的路上，凉爽的冷空气帮助他摆脱了煩惱。够了！不是一切都系于跟妻子的关系好不好。要知道生活是那樣的形形色色，他現在有了一个生活目的，为着它生活是值得的！莫尔頓打着口哨走进車廂。

他選擇了一間靠边的小房間，想一个人坐。在公共車廂里，常有这一个或那一个“黄金岸”的紅人坐到他身边来，拿些廢話来觸恼他。

他們还不能了解他所采取的立場：大約他生来就有些不正常，脚先出来①或是类似的其他情形！他們不再邀請他上他們

家里去。可是想把他拉上正路的那种微弱而虚荣的希望，依然在他們的談話里透露出来。“为下层社会的幸福而作的工作，酬报好嗎？”他們带着有点愚蠢的神气問，一面仔細打量他的衣服。“大概不特別好吧？一个人有了您这些錢是可以替自己安排得很好的。”

下一站，一个哥本哈根的大商人走进車厢。打走廊上走过，他向房間里張了一張，过了不多时候，回轉来，殷勤地打了招呼，在莫尔頓的对面坐下来。

“我沒有把握，您認不認識我。我姓馬京，魚类批发商馬京。但是我很認識您。这儿在海濱，我們大家对您都很熟識。”

“但是，不是从好的方面！”莫尔頓預測到以后会发生什么，先来一个直攻要害。

这个商人是属于“黄金岸”的上层社会的，他終年住在那里；但是，莫尔頓在学生会的时候就和他会面过。在那儿，这个商人算是“柱石”之一，仅仅难得几回出席过。

“我当然不属于为地方增光的人物之中，”莫尔頓意义含糊地接着說。

“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您是一个理想家，理想家总是地方上的光彩！我們自由党人，很愿意讀您的作品。但是同时也感到惋惜，您不参加自由党人而参加工人运动。工人运动，說实話，无论如何不能認為是自由的。要知道，自从职工組織巩固了、扩大了，也迫使企业主組織了起来以后，在咱們国内就沒有旁的东西的地位了。如果完全說老实話，不得不承認，咱們的社会制度，可以非常正确地叫作职工会的暴政。”

① 指出世的时候脚先出来。

“看来，您自己和您的同志們，在暴政的桎梏之下，发迹了，”
莫尔頓带着微笑說。

“发迹！发迹！您才猜想不到，我們得怎样地奋斗。这次战争里假使再多一点思想性才好，否則永远彈的这一套老調：物价越高，工資也越高！亲爱的作家，这是唯物主义，純粹赤裸裸的唯物主义！嘿！这本来已經包含在名称的本身里面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我們的全部商业人員和办事处的人員馬上就要充滿了这个思想了。結果怎样呢？看一看你們的領袖罢。这儿是我的早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来。“您怎样想法？这些先生們是否同意，单以喝点好的伏特卡，吃两块肉排为滿足？”

莫尔頓一点沒有想替社会民主党領袖們辯护的意思，可是“黄金岸”的居民們却絕對沒有权利責备他們过豪华的生活。

“我覺得，判断人們，不应当根据他們自己取多少，而应当根据他們应許別人取多少，”他相当尖銳地回答。“假使从貧困的环境里长大起来的人，后来有了大量享受生活上的幸福的机会，对待这样的人是可以不必这样严格的。”

“看来，您的意思是說，我一点都不愿意給別人，也許說，我是靠別人生活的嗎？我僥幸地有这样的信心，还有不少人靠我养活哩！不錯，在你們的陣营里，大家責难我拥有一个百万資金的企业，付的工資太低。可是我認為一个作家应有远大得多的眼光。如果我不积累資本，而把它耗費在职工們的高額薪金上，我就不能維持一个在城里說来是最大的、而且无疑是最廉价的棧房和百貨公司。我設法給穷人們少一点，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許多人，您也是其中之一，既然把唯物主义塞滿了工人們的脑子，他們不懂得这一点，是完全很自然的。可是，那些小农們是完全另一阶层的人，在文化意义上，他們比工人要高得

不可計量。”

“小农們真的在您店里买嗎？我以为他們是宁愿到消費合作商店里去的，”莫尔頓带着有点幸灾乐禍的心情說。

“当然，这些消費商店是討厭的东西。可是絕大多數的小农，在政治上是支持自由党人的。”

莫尔頓放声大笑。

“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幻象：丹麦的小农，自愿束縛在財閥的政治战車上！这可以說不但是高尚，而且是加上了調味的高尚了。可是您还說到穷人中間的唯物主义！”

“是的，在工人中間，但不是在小农中間。”

“这算是唯物主义，不是太廉价了嗎？”

“廉价？您指的是什么？”

“在責备无产者的唯物主义的时候，您真的相信您自己所說的話嗎？您心里不是在暗笑嗎？特別在您把两块奶油面包作为德行的模范显示給人看的时候。要知道您携带着它，只是为了表現給自己的职工看的……”莫尔頓意識到說的話粗暴，等候着同样粗暴的反駁。但是和他談話的人仅仅勉强地笑了一陣。

“啊哈，不錯，您本来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完全忘了。但是您即使不愿意承認我本人是一个理想家，您得同意有很多理想家在我們的队伍里，比之任何別一个党要多，你們的党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例如医生和教师，都归附我們。其次，請您估計一下，在我們全国外省刊物里担任編輯，为了保持自由和人道等崇高理想的純洁而每天进行着艰苦斗争的一切人。这些人，严肃地对待他們自己的使命，真正相信进步，也都是理想家，最可尊敬的理想家！再加上您剛才所嘲弄的小农，这些平民中間的精华。我們的党是一个了不起的陣营，全世界沒

有一个国家有类似这样的陣营！”

“当然，这是有某种意义的，”莫尔頓仿佛感到有点慚愧似地說。“因此，‘理想主义’这个名詞就应当理解为半赤貧的知識分子和小农們甘愿替財閥火中取栗嗎？这样的态度我常常給它題上另外一个名字，但也是以‘Id’开头的。”^①莫尔頓的口气非常温和，可是批发商馬京跳了起来。

“玩世不恭的人！”他叫着，在房間里跑来跑去。“玩世不恭的人！一切崇高的理想，个人自由，对有才能的人敞开大路，言論自由，个人的創造性，您是不会懂的！您力求阻止一切，窒杀个性，希望人們愚魯无知，除了用两腿走路、保持平衡以外，什么都不会！”

“您完全气都喘不上来了，”莫尔頓同情地說。“不要一下話說得太多！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跟他們一致的。”

“跟他們？我不懂！”

“是呀，跟您剛才那样引以自豪的理想主义者的陣营。可是說到个人自由：听說您不准許您的職員和工人参加职工会吧？”

批发商的眼睛充滿了血絲。

“这是不真实的，我没有禁止他們；我的手下人，在这方面，任何一个都有他爱怎样就怎样做的自由。假使我認為个人参加集团沒有好处，那是另一回事；个人、个性会因此受到損害。您当然不懂这个。但是强迫……”

“那么，参加职工会組織的工人不会被开除嗎？”

“不——会……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当然，把那些跟我們不

① 丹麦語“Idealisme”（理想主义）和“Idiot”（白痴）两个字，都是以“Id”开头的。

能相互了解的人，从工作人員中間开除掉，这是非常自然的。”

他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沉思地看着莫尔頓，他的眼光是緊張的，仿佛在計算什么。然后他的臉色改变了。

“您猜我这里是什么？”他从网袋里取出一卷东西来，带着欺詐的神气問。“是我家里女佣的鞋子，帶給鞋匠去补的。每天早上进城的时候，我把家里的女佣全都問过，有什么要代办的事。”

莫尔頓一本正經地点点头。

“做一个自由党人不是容易的事！”

“对呀，可不是嗎？現在得注意許多在旧时代連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特別是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思想的人的話。我敢打賭，您身边不会有类似这样的小包裹！”

“我家里根本沒有女佣。”

“对于这件事情您應該感到高兴。現在做下人的挑剔得厉害。养活他們还不够，你得笔直地站在他們面前，侍候他們。这一点得感謝你們社会主义者先生們！”

“不，馬京先生，不要謝我們，要感謝自由主义！”莫尔頓非常严肃地反駁了他。

那批发商帶着疑問的眼光望着他。

“您，当然，不相信我們的自由主义者的真誠吧？照您的意思，我們是假仁假义，装做仿佛很爱穷人，也許，簡直故意向大众說謊，为的更便利于……”他憤怒得話都說不下去了。

“不，为什么故意呢？”莫尔頓微微一笑。“草上的蚜虫，它也会不知不覺地染上了它所寄生的那株植物的顏色。”

馬京猛然站起来，滿臉漲得通紅。

他搖了搖頭說：“非常感謝！非常感謝！”他拿起自己的小包，走到另一个包房間里去了。

“披着羊皮的狼！”莫尔顿自言自語地說着，笑了起来。他很滿意。

松德海峡的这一面刮的风比較清涼一些吧？不管怎樣，批發商的裝得結結實實的地窖和窮人的空蕩蕩的伙食間，那種推排不開的思想，沒有使那里的人感到煩惱。這一切情況瑞典當然也有，可是不那麼顯著。一般說來，戰爭和物價高漲的影響，看起來，在這裡表現得並不比丹麥不嚴重些；甚至旅館和飯店里的配給量更要少些，人們的臉色更嚴肅，更生硬。

莫尔顿在瑪爾梅向工人文化協會的會員們作報告。所有這些人穿得都和丹麥國內同樣性質團體的會員們一樣體面；他們的頭髮梳得溜光，藍色上裝當胸的口袋里露出了小手帕。協會的會員們對文學很感興趣，都來看看這位作家，听听他將要寫些什麼，最好是寫一些有趣的東西！這些職工聯合會的受不住廚房煙氣的模範學生，他是多么熟悉呀！

隆德的大學生們邀請了他；這些人是要聽革命家的，而不是學者的講話。莫尔顿利用這個機會對他們說出了幾百年來官吏怎樣對待廣大階層居民的一些真相，可是莫尔顿的演說在他們看來僅僅是有趣而已。

以後莫尔顿到了農村里，在那兒，人們所經受的沉重的匱乏，鮮明地反映在他們的臉上，甚至他在丹麥國內旅行期間，也絕沒有看到過類似的情況。到斯德哥爾摩去的路上，他在幾處地方發表了演說，其中一處是在一個名叫蘭斯布德的小鎮上。集會是在教堂對面的戒酒會里舉行的，時間就在祈禱式完畢之後，人們直接從教堂里轉到那里，胆怯怯地向四邊打量着。許多人從後門走進大厅，大概是怕給教士發現。

这是一些强壮的人，沒有刮过胡子的臉上显示出一种严峻的神气；他們中間大多数穿得很苦，显然，吃也沒有吃得很飽。生存斗争在他們的臉上，在男子們紧閉的嘴唇上和眼睛里，在女人們滿是皺紋的臉頰上，留下清楚的印子。

莫尔頓的生活經驗帮助他理解这一切。这儿什么都沒有掩盖起来，对貧穷进行的殘酷无情的斗争是一目了然的。这些男人中間的任何一个，就象他的父亲，跟生活作絕望斗争的大力士。从那些女人的悲伤的臉上，他看出了从小記得的母亲的形容。

莫尔頓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人，对着他們演說，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他感动地談到比尔—戈略克，把他深信必然会到来的那一幅远景描繪了出来：将不会有失业，不用担心生計，家家都籠罩着温暖和舒适，每个人的医药和安靜的老景都有保障！孩子們都可以按照他們的天資，免費受教育！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是他的充滿了痛苦和貧乏的童年时代所产生的梦想。可是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深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梦想将会变成现实。

“時間已經到来！”他高声說。“你們不必再躺在腐烂的稻草上睡覺，你們的孩子可以睡在床上，盖上温暖的棉被，垫着干淨的褥单，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沒有一个女人需要淌着眼泪，替她的孩子求乞面包和衣着，也沒有一个男人需要跑到酒店里去用酒来澆他的悲哀和屈辱了！”

大家都喜逐顏开，所有傾听着他的人都有了希望，現出笑容。他們相信他，在他这一方面，也对他們产生了信心。他自己从沒有怀疑过。虽然有时候，他感到痛苦，然而他深信不疑地知道，他对将来所开的这一張票据不是假的，是有稳固可靠的保

証的。

“这时期是否很快就会到来？这要靠你们自己。经济的发展已经到达这样的阶段，已有可能给你们相当程度的保障。你们所要做的是争取这一切！”

莫尔顿的报告完了，大家围住了他仔细打听。

“可是我们穷人了不得的多，哪里来这一切东西呢？”有一个
人问。

“就从现在来的地方来：从劳动中来，”莫尔顿回答。

“对，对，我很懂，”一个瘦瘦的年老的长工说，他的布满皱纹的脸上现出笑容。“咱们大家你为我劳动，我为你劳动，自己就会获得一切。没有哪一个阔老爷能靠着咱们过阔绰的生活。”

“正是！”另外一个高声说。“我有一个女儿非常喜欢音乐；每天晚上在黑暗里偷偷地走到老爷的窗前，听太太弹钢琴。那么，到那时候，她也可以有钢琴弹了，是不是？”

大厅底头传来一个声音说：“全世界也找不到那么多钢琴！”

“我们要制造更多的钢琴。当然不是人人都有，可是有欣赏能力的人都会有，”那个女孩子的父亲回答。

“能活到那一个时候才好，”满面皱纹的长工说。“既然一切靠咱们自己，那么，就得赶快动手。”

周围的人都同情地点头。

大家走过来跟莫尔顿握手。

“我们年轻时候，人家也这样对我们说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现在看起来，咱们的领导人已经不相信这个了。可是你还相信，是不是？”

他们向莫尔顿提问题，似乎主要为了要说服自己，现在他们重新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号召。他们确切地知道，为了使生活

有一些意义，前途必須这样。他們不住地向莫尔頓提問題，可是他不能不离开了。他們成群地送他上火車，在分手的时候，带一些羞澀，高呼“烏啦！”

在斯德哥尔摩，莫尔頓会見了許多年青的工人作家，单这一件已經是大事情了。虽然他們的态度很激烈，但是輿論很尊敬他們，他們的作品比較容易发表。他們的思想比工人党激进，在青年工人中間有很大影响。莫尔頓不禁羡慕他們。和他們一道参观了市区。他們或者在廉价的館子里集会，或者在他們小組的任何一个組員的閣樓上进行劇烈的爭辯；唱一会歌，重新再辯論；伏特卡是自己带的。

同伴中有两个去年曾經以瑞典青年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国际會議，到过瑞士的一个小城齐美尔瓦尔得①。莫尔頓理解到这—一个會議对于他們以及瑞典的一切青年工人是有决定意义的：它給他們指出了行动的方向，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目標，这一点是丹麦的青年工人非常缺乏的。

“莫尔頓，你很該上那里去，”他們說。“那你就不会感覺到孤单了。你那时为什么不上齐美尔瓦尔得去呀？”

是呀，为什么？这—一个會議，莫尔頓連听都沒有听說过。

这事情，瑞典的同志們覺得很奇怪。

“那儿既沒有你們的青年，也沒有你們的領導人。怎么，你們丹麦人在那里睡覺嗎？还是你們要替德国的軍火企业供应劳动力，忙不过来？我們这里把你們的報紙叫作德国人的間諜中

①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代表會議。列宁称这次會議为国际反战运动发展中的“最初一个步驟”。列宁在这次會議上組織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見联共党史第二〇六頁。

心。”

“这一切你们从哪里知道的？”莫尔顿惶惑地问。

“当然知道啦，我们的青年联盟在哥本哈根有一个通讯员。我们不讓那些年老的領袖欺瞞我們。你们的青年为什么不跟党决裂呢？”

“他們說，不能沒有党里津貼的一笔錢，实际上呢，原因在于对政治不关心。我想，他們是討厭那些政治上的領袖的。其次，工团主义只能吸引一批狂人：它沒有任何远景！”

“不是，見他的鬼，当然不是工团主义：我們很久以前就离开它了！”他們講到齐美尔瓦尔得，这个會議怎样变成了参加會議的青年人和改良主义的領導人之間的劇烈冲突。“在那里，自然象平常一样，也出現了頂頂老練的領袖們。当他們被指責为强迫工人們贊同战争而起来替自己辯护的时候，要欺騙我們年輕人是不費事的。他們原是一些坏到透頂的老策略家，他們会用各种各样方法来捏造事实，捆住对方的手，象日本人的柔术一样。天哪，他們怎样攻击我們这批拥护真正社会主义的年青人啊！把我們攻击得体无完肤，仿佛叛徒是我們，不是他們。那时候，来了一个俄国人支援我們，把我們的头子痛罵了一頓。他很巧妙地把他們逼得走投无路，他們所有的机巧灵变一絲一毫也用不上；他們狂怒到这种程度，竟想闖上去打他。那时，出席會議的瑞士工人立刻把那俄国人圍繞起来。你看，列宁怎样鞭撻这些傲慢的大亨們，他們簡直大叫大吵，他們的臉都变青了！啊，这是多么聪明的头脑。仁慈的上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莫尔顿初次听到列宁，听到俄国工人运动的分裂情形。那么，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的工人們已經把眼罩撕掉，推翻了想要欺騙他們的人。这样的工人是大多数。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是跟

列宁走的，因此他們称为布尔什維克；另外一些被改良主义腐蝕了的是少数，称为孟什維克。这事情发生在俄国，哥薩克人和皮鞭肆行无忌的沙皇俄罗斯，这是值得考虑的！

在國內，大家嘲笑地对莫尔頓喊：“人間天堂！空想主义者！”把他揶揄得最厉害的，也許正是他的同志們。但是也存在着一一些工人和工人領袖，談到真正的、不是捏造的社会主义时，他們并不聳聳肩膀，并不認為是天真的烏托邦，而且了解，从事生产劳动比之沒有工作有意思，分配劳动果实比之把它丢进海里有意思。

“进一步怎么办呢？”

“进一步咱們就要打倒大亨們，打倒改良主义，組織新的运动；我們已經开始了。我們指靠着青年們。你們也必須这样做。”

莫尔頓想起了斯文一烏吉哈和他的青年小組。

在斯德哥尔摩，莫尔頓沒有机会在工人的大会上講話，因为政府禁止一切集会。这儿的粮食供应情况，比丹麦还糟，城里每天发生混乱。有一天，将近七千个家庭主妇集中到市政厅，要求馬鈴薯和牛乳，下一天，两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到国会去要求提高口粮定額。这儿也象丹麦一样，示威游行是由工团主义者領導的，社会民主党人想尽一切方法来加以阻撓。可是这儿出現了新的因素：社会主义青年，独立組織了一些要求粮食、工作和和平的示威游行。莫尔頓有机会参加了一次这样的示威，当警察用木棍驅散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也挨了一下。这儿的青年們引起他的尊敬：他們有自己的会所，出版社和編輯部。示威游行散下来，大家都到那里。

他們坐下来討論和警察冲突以后的情勢时，莫尔頓問：“哎

睛，你們哪里來的這許多錢？這兒的學生和幫工，大概也象我們那里一樣，都是些窮人吧？”

“我們出了一些小冊子和詩集，自己發售。其次是組織了一些收費的集會和朗讀我們自己的作品的文學晚會。把收支勉強扯平，很不容易，可是總比接受社會民主黨的錢來出賣自己好些。有時候，我們也從這一個或那一個憎恨社會民主黨人的資本家那里得到相當可觀的款項。”

“你們也接受他們的錢？”

“並且很樂意接受，可是有一個條件，他們不能根據這一點向我們提任何要求。只要不讓他們來指揮命令！”

工人運動的一切指示一向都是從德國來的，可是很奇怪，經常聽到“東方來”這句話。正象坐在火車里，突然發現你在向相反的方向走，不能在原來設想的一面，而要在另一面去尋找車站。

“那麼，你們跟那邊有很多聯系了？”莫爾頓問。

“是的，雖然老頭子們聽柏林的指揮，可是我們却是和他們那邊商量的。你應當高興，柏林有了對立面。你可以相信，俄國的同志們是有脊骨的。這是地道的馬克思主義者。”

有很多流亡出來的俄國同志躲在芬蘭和斯德哥爾摩，莫爾頓很想認識個把。可是不成；恰恰在這幾天，列寧的名字象一面燦爛的旗幟照耀在天空，在警察和資產階級中間引起了混亂。所有的報紙和電訊里都提到這個名字。

結果是搜捕，恐怖的感覺和驚擾。“列寧在斯德哥爾摩！”“列寧由人伴送着，坐在一節鉛封的車廂里，德國的軍事統帥部把他從瑞士派遣到斯堪的納維亞！”為什麼這個以前只有少數人知道的名字，現在在很大數量的人聽起來，象是對進行戰爭的人的一

个威胁？全人类在炮火声中，屏息地倾听着这一个联系着某些尚未知道的东西和本身带有某种新东西的名字。列宁的企图是什么呢？

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人说：“他把我们的生意都搞糟了。”

那些小市民说：“他要消灭沙皇和沙皇的全家，他身上甚至带着毒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瑞典的同志们了解得比较清楚。

“他准备在俄国布置革命，”他们告诉莫尔顿。

“革命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那算什么革命！这完全是英国人的鬼计！他们希望俄国有一个能诚心诚意作战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府^①。列宁根本不要战争，他是完全支持我们的。他的用意是推翻现有的一切制度。”

“难道你们以为德国人会关怀这件事吗？”

“哪里话！不过她需要和平，指望列宁在俄国煽动人民大众起来反对战争。你相信罢，他会达到目的的！”

“我觉得这是危险的把戏。”

“的确！对德国人来说是这样。他们在玩火！而且目前我们在斯德哥尔摩有几个著名的大亨，确实聚集在一起，向列宁献计。据说，你们的头目中间也有某些人到了这里：工人报的总编辑，还有另外几个国际大亨。德国人目前必须把他们全部力量集中在西线。”

“照这样的情形，那将是意味着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了？”

“那有什么关系！不管哪一国的反动势力得到胜利，反正都

① 这是指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

是一样。过几年，他們又要互相揪打了。可是，假使列宁能替俄国人民取得了和平，他就获得了巩固的地盘，将来难以动摇了。在列宁身上，首先應該看到他是一个无产階級的人，不但是一个俄国人。这一点是重要的。所有咱們的大亨們，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去他的！”

莫尔頓簡直打了一个寒噤：他一向习惯于比較穩健的看法。同时他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无知，那么他对于俄国的事件居然染上了那种流行的看法了！当然，英国人的自由主义在俄国起着作用；他們希望把沙皇俄罗斯改造成成为資产階級的民主国家，使她的一亿五千万居民成为英国貨的主要消費者。他怎么能不了解这一点？本来这一次战争，簡單說来，就是粮食商人的战争！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原来还隐藏着某种新的、巨大的和他个人休戚相关的东西。而他呢，在这当儿沉埋在夫妇的吵架中間，熬受着他妻子的爭吵和麻煩，把它們夸大成为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可是現在必須动手干了！无疑的，在本国，在丹麦，可能把工人推动起来，并不亚于其他国家。

“是的，把他們好好地鼓动一下，”領導瑞典青工的一个二十二岁的剛毅果决的年輕工人艾凱魯特說。“你听好，要抓住青年！派几个到我們这里来，讓他們看看我們这里是怎样行动的。”

莫尔頓准备动身的时候，艾凱魯特带了一位同志，是一个芬兰籍的瑞典人，在車站上出現。

“你能把他带去，在有人来找他之前，把他安頓在你的家里嗎？你不是要經過赫尔辛堡❶嗎？可是你要尽可能不讓人看見他。”

❶ 靠松德海峽（丹麦的西兰島和瑞典之間的海峽）的一个瑞典商港。

“他有护照嗎？”莫尔頓問。“上輪渡下輪渡的時候先要呈繳护照的。”

“护照他有，可是最好不要讓檢查护照的人看見他。到了赫尔辛堡，把他安頓在港口的一家名叫洛茨曼的酒排間里，然後把他帶到赫尔辛格①去。你們可以在火車上碰頭。”

“可是怎樣渡過松德海峽呢？”

艾凱魯特略帶輕視地微微一笑。

“象耶穌基督一樣從水面上走過去②！你這個蠢娃娃！我們那裏有朋友在輪船上当司爐，他們會把他送過去的。”

莫尔頓從他那裏再也打聽不出什麼了，那芬蘭籍的瑞典人是不多說話的，對於一切問題，他只用一個陰沉沉的“是”或“不”來回答。

他們順利地到达了丹麥，莫尔頓把那瑞典人在自己家里留了幾天，可是應當來找他那個不知姓名的人卻一點沒有消息。

莫尔頓開始感到不安。老奶奶和薇拉對那個沉默的麻臉客人很感興趣。他只會說瑞典話，可是他一聲不響，整夜和白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莫尔頓房里的躺椅上睡着。

有一次，老奶奶走到樓上問他：“您快睡够了嗎？”

“我怕將來沒有時間睡，現在先睡睡足！”他回答；這是他這段時間內說的最長的一句話。

可是有一天晚上，莫尔頓正在寫東西，客人睡在躺椅上，有人把一把小石子撒進窗來。莫尔頓走到陽台上；下面站着弗雷得力克·斯多爾倍。

① 靠松德海峽的一個丹麥城市。

② 見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節到三十三節。

他低声說：“你帶你的客人下来一下。”

芬兰籍的瑞典人立刻跳了起来，披上大衣，拿起他唯一的行装，一个公文皮包，从楼梯上奔下去。

“那么，一切都就緒了？”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既不打招呼，也不作任何說明，同样低声地說。

“你們到哪里去？”莫尔頓問。

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沒有回答。

芬兰籍的瑞典人說：“上美洲去。”

“航路不是中斷了嗎？”

“坐巡邏船去，”芬兰籍的瑞典人又說。

“見你的鬼！这叫作保密嗎？”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发怒了。“那不如把一切都告訴你罷。明天一早，巡邏船从伏尔那雅港开出，把他藏在煤仓里帶去，你懂了嗎？把你的脚踏車借給我們，讓我們早点到达。”

他們得到了脚踏車，就向黑暗中消失了。莫尔頓傾听着站了一会，一直到車灯的光被磨坊山掩蔽了为止。他心里很混乱。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沒有参加在里头！

十四 参孙和非利士人拴在一条車杠上^①

在丹麦国内，工人們繼續无所用心地打着瞌睡；看来，匱乏、失业、戰場上的流血，沒有一件事情能使他們从受了魔术似的睡

① 参孙是以色列的一个大力士，后来被以色列族的敌人非利士人所害，見旧約士師記十四章到十六章。这里有“猫犬同眠”的意思。

梦中惊醒过来，更不必說已經計劃好、把他們賣給德國軍火企業去做奴隸那樣的小事情了！關於換煤的合同，報紙上尽可能地保持緘默。工人報報導，丹麥的社會民主黨靠德國兄弟黨的居間，和德國政府訂了一項供應煤給丹麥的合同，那數量足夠供給一些最重要的企業開工之用，而且特別強調在失業情況嚴重的时候這一措施對國家的意義。至於拿什麼東西去交換，報紙上一字不提。大企業主的報紙沒有提起合同的事情。只有一家報紙暗地里帶着幸災樂禍的心情指出，貝萊在這一類事情上有他所特有的經驗，是從合作工廠的實踐中得來的；在萬不得已時，以這樣的代價來獲得煤，總比干坐着沒有煤好！丹麥的商人和金融巨頭的喉舌最大報固執地反復說，這個合同必須看作僅僅是戰時的措施，等到時局回復常態的時候，立刻就要廢棄。除此以外，這家報紙還夸贊貝萊的遠見：他指定“天才”菲赫特擔任金融業務方面的領導人。菲赫特在職工運動中據有卓越的地位，在丹麥的報刊上他的地位類似塞爾伏斯博士，他又是一個上等的投機商人。工人對他是極端仇視的。

無產者表現了奇怪的消極態度。在工團主義者擁有強大勢力的那些行業里，失業的情況恰恰特別嚴重；他們開頭可能想看一看事態將有什麼轉變。莫爾頓知道，在這些團體里，也有人在勸告那些可靠分子向德國軍火工業的廠里登記，取得工作。那麼，總有什麼事情在進行了。

可是，一些小報在盡力吵罵！它們覺得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於是把這一合同夸張成為一樁大的國事。可是工人報馬上就加以阻止，宣稱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零售煤炭為生而苦于缺乏燃料的小商店、小貨棧，將會得到進口煤的配給。

儘管對這些小貨棧的關心是偶然的，無足輕重的，莫爾頓看

出这里面显示出某种更深远的，对被压迫阶级的运动可能很容易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在他们活动的初期，貝萊和莫尔頓都認為这批反动的小人物是靠牺牲工人来养活自己的，把一欧耳的商品卖给工人，要賺上两欧耳；这批商人是从心底里起憎恨工人的，是社会上最沒有益处的部分，从政治态度來說，是它的一个一无用处的累贅。可是在最近几年来，貝萊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显然越来越傾向于必須爭取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見。領袖們試圖执行保护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利益的政策，来恢复党和它的报纸在工人中間丧失了的势力。

这是一条危險的道路！在蓬霍尔姆，莫尔頓亲自深入研究过这批小市民；他們竭力維持一定程度的幸福的外表，認為自己要比普通工人高出无限，可是因为物質方面的条件往往比他們差，又拚命妒忌他們。在年輕时候，他們梦想牺牲別人来使自己发财，以后呢，带着嫉妒的眼光看着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主要是他的同行，不知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艰难的境地，爬上崇高的地位。如果在邻近的周圍找不到适当的对象，那么，他們的妒忌就集中在广场上那个估衣公司的老板身上：他当初背了一捆羊毛制成品到城里来的，可是現在呢，住一座独門独戶的华屋，装着鏡子一样的大玻璃窗，他付的稅比州长自己还多。

在莫尔頓故乡的小市鎮上，人們沉溺在幻想之中的時間并不久，他們在精神上很快就墮落了，抛弃了一切企图，参加了許多教派中的一个，来保証适当范围的主顧。因此，这无数挨餓的小市民支持着各种不同的教派；如果在一个教派里他找不到糊口之計，就轉入另一个教派。他們在市鎮上形成了穷乡僻壤中使人痛苦的气氛和死一般的蕭条情景。他們，首先是他們，把他的父亲赶上死路。他們自己既沒有可能上小酒店去，也沒有可

能对任何理想发生兴趣，那就站在礼拜堂里責备一切有生命的思想的出現。有几个居然混进了工人运动里面，假使这样的人聚得多，那事情就糟了！可是工人中間比較富裕的，自己也已经走上轉变成小市民的道路，他們看不起比較貧穷的伙伴，忘記了階級斗争，勉强維持着物質幸福的外表。

小市民，仅仅由于完全缺乏集体意識这一点，他对于工人运动就是真正的毒害；无产阶级的團結一致，力求同旁人一致行动，这对小市民說来是完全陌生的。他們只关心自己和他們的家属，其余一切人的命运对于他們是无所謂的。他怀着敌意来对待周圍的人，对于別人的灾难，比之对自己的幸运更感到欣幸。假使他的地位上升了，那一定是利用了別人；这可以說是最地道的資本家，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可是他們沒有資本家和无产阶级的魄力。无产阶级的人到了失意的时候，就上小酒店去。他的一切不幸，在陶醉之中，仿佛获得了补偿。这些金錢可以建立整个墓碑！高等社会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他們大吃大喝的时候，覺得这是应得的。

莫尔頓在替工人报写的几篇文章里发展了他的看法，他对一种新的傾向，必然会把工人运动拖入泥潭的傾向，发出警告。要把小市民推向左，也是不可能的。历史証明，在一切变革中，这个阶层恰恰是为統治阶级服务的可靠支柱。它缺乏关心政治的本能，因而盲目地支持一切政权。它虽然有热烈的向上爬的愿望，可是沒有事业上的进取心。現在在战时，小市民認為保障他們前途的唯一东西，是奖券的奖金和秘密的投机生意！这种完全缺乏远景的情况，也許可以这样来解釋：由于事态进展的本身，小市民阶层是注定要消亡的。大概，这个反正注定要灭亡的社会阶层，大自然覺得无需去注意它的前途了。工人运动，按照

它的本質，負有对小市民所固有的庸俗作风、崇尚外表、假仁假义进行斗争的任务，工人阶级和小市民阶层的合流将带来了沉重的累赘。莫尔顿结束他的文章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上层社会没有小市民支持的时候，今天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也许，那时候议会制度就不会产生了！

文章退回来了，报馆里通知他，这些文章不合用，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不想去讨好小市民。但是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最近时期，工人报学上了小店主们的口气，大概为了和晚报竞争，现在又恢复了从前的风格，对于那些要求比较不严的读者，将另出晚刊。

冬天似乎永远完不了：虽然实际上春天已经应当开始，房子和围墙的阴面，雪还是老高地堆着。当地的居民说：“这都是因为战争！天公也适应不了这样继续不断的炮轟。”该是去地里和园里干活的时候了，可是相反地，大家都挤在小房间里挨冻。焦炭，只有那些出得起十二三克罗纳一公升的财主们才能买。其他一切东西也都贵得惊人，在这地面还冰封着的时候，失业情况也没有减轻。唯一没有上涨的是工人的工资；没有人会自愿给工人什么东西，而他們自己又非常懈怠，不去要求。旧的合同恰恰现在满期了，企业主们象往常一样，开始了要求降低工资的谈判，说是“为社会的利益着想！”他们厚着面皮宣称，物价高涨和失业情况都是由于工资太高。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希望无论如何要避免提高工资的斗争，让步了，工人们自己也服服贴贴地跟今后他们将更难抗拒物价高涨的情况妥协了。资产阶级的刊物拍拍工人們的肩膀，夸奖他們的爱国主义。最大报厚颜无耻地说：“由于丹麦工人的高度文化水平，我们又顺利地订了一个新的降

低工資的合同！”

莫尔頓感到憤慨，在无产者上面写了一篇关于飢餓的文化艺术的諷刺文章。“高度文化的标帜是什么？是坐着服服貼貼地挨餓呢？还是站起来用力量来获得一切必需的东西？”他使工人們記起了那个神話中的大力士汉斯。汉斯替一个妖魔干活，替他搜集了許多宝藏，自己却不得不挨餓。每天晚上，下工回到家里，又累又餓，只看見門上写着：“今天干活，明天吃飯！”这样連續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大力士汉斯厌倦了，杀死了妖魔，打进他的儲藏室，想解一解飢餓。发现儲藏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采办的！

“这些事情，是你的拿手！”老奶奶讀了无产者上面的这篇文章，說。“关于妖魔的故事倒不是完全捏造出来的。可是在这样严寒的天气，恐怕你难以驅使随便哪一个去跟妖魔打架吧！只要把鼻子伸出去，立刻就会冻脫！”

老奶奶感覺到身体非常不好，常常在抱怨。面包是又黑又粗，夹着麸子在里面，很粘，她吃不下去，而且风湿症使她非常痛苦。她冷得很，因此很晚才起床，很早就上床睡覺，为了暖和一点，把爱莉莎和达格瑪尔抱到自己的床上睡，那时她覺得最舒服。

“現在这种时候，为了暖和，連猫和狗都挨着睡，你也不要一个人睡覺，”她对莫尔頓說。“一張温暖的床鋪有許多好处，你如果不是沒有感覺的木头，白天想起它的时候还覺得感激哩。”

莫尔頓假装沒有听見。他一个人在楼上睡，要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再打算改变这一个安排。

可是老奶奶真的怜惜他；她很操心，完全不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常会不知什么緣故从床上滾下来。最后，莫尔頓决定不顧

一切，采取行动，通过荐头人，在城里雇了一个女佣来帮老人家的忙。她名字叫玛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她只会回答“是”或“不”，生活仿佛永远使她害怕，走路的时候，眼睛半开半闭。玛丽心肠很好，很殷勤，很关心老奶奶和孩子们。她才满十八岁。薇拉嫌她蠢笨，可是老奶奶说，玛丽是够聪明的。“她自己的事情尽能对付，那么，就不是那么蠢笨的了！虽然不多说话，可是你骗不了她。”孩子们很快就爱上了她。

现在春天终于到来，屋子里的火炉只要早晚略生一会火就行了；白天，大好阳光晒在身上很暖和。孩子们开始出去散步，入冬以来的顽强的气管炎也好了。老奶奶慢慢地走到台阶上，在阳光里晒晒她的老骨头。她很快就完全复原，动手锄地了。她把土耙松，栽种花草和小树。

莫尔顿对阳光和春天在园里干活也感到高兴。早年生过肺炎所留下的病根，这一冬天发得相当厉害。每次做报告回来，他一定要躺上几天。他常常咳嗽，因为在旅馆里他不得不睡潮湿的床铺，而且要在那些俱乐部的不生火炉的房间里做报告。可是，现在胸口沉闷的感觉消失了；树木都充满了春天的滋液，这使人精神抖擞，血行也迅速起来。他很早就睡醒，有一种力量吸引他到园子里去；地上到处都透出萌芽来了，凤尾草弯曲的梗子穿过地面冒出来。去年的核桃树发出嫩芽，尖端盖着一片硬壳，仿佛兵士的头盔。

下面村镇里也动起来了。冬天，渔民躲在自己的窠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那些想要下海去，为了水雷的封锁而不能去的，和那些穿着天蓝羊毛衫靠“罗曼蒂克”赚钱的都一个样。往常一过新年，就有哥本哈根人到来，付出一两百克朗，把消夏别墅定下来，可是今年这事情落空了。一切都贵得可怕，没有人

能把屋子修理好，准备出租，必須先把房子租出，然后跟匠人商量修繕。在哥本哈根人一方面，在一切就緒以前，他們不愿意把自己先拘束住。他們也指望着春天的跌价，可是今年的房价上漲了一倍。漁民們借口物价的普遍高漲，工匠修理和一切家具都漲到从来沒有听見過的高价，一个普通的污水桶就比战前貴五倍。哥本哈根人說：“漁民們发了瘋了。”他們宁愿等一些时候再說。

莫尔頓家里也談論着重新把房子出租給消夏客人，可是这一回决定全部出租，免得以后生气，住在自己屋子里倒象客人篱下似的。莫尔頓好久就想到蓬霍尔姆去住一个夏天，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實現他的愿望。把房子收拾好，添置一些厨房里和餐室里用的碗蓋以及其他必需的东西，大約要費一千五百克羅納；三个月的房租收入可以不少于三千克羅納，那么，他們口袋里差不多可以留下一半。

“如果咱們要租房子住的話，这一点錢够嗎？別忘記，蓬霍尔姆的一切东西也貴得很。”

“媽媽，如果住在这儿也需要花費錢的，把这笔錢也算上，是够的。”

“孩子呀，可是你这些錢在哪一个的口袋里呢？”

“象其余的錢一样；要知道直到今天，咱們的生活費用一直是够的。”

老奶奶显然害怕到家乡去出穷相。她不反对到那儿去，但希望过的生活象一个真正的游客，住在旅館里或供給伙食的宿舍里。

莫尔頓說：“这是不够的！但是咱們可以住在漁村里，那儿并不那么貴，家里事情咱們自己料理。住在漁民的小房子里也不

坏呀，媽媽，”他微笑着又补了一句。

素常什么都推动不了的漁民，現在突然苏醒过来了，召集了會議来討論出租房屋的問題，可是不能通过任何決議。怎样迫使哥本哈根人付出适当的租金呢？他們得不到任何結果，于是派人去把莫尔頓找来，要他帮助他們了解這個問題。

莫尔頓宣称，照他的意見，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大家保持團結。

“从他們在報紙上的叫嚷看来，哥本哈根人是要消夏別墅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現在靠物价高漲賺了大批錢，在任何情況下，他們要租消夏別墅，都應該付出适当的房租；不能仅仅因为你們无力反击，就讓他們在你們身上取巧。計算一下，修理和其他一切要花多少，再加上去年的租价，你們不要教自己吃亏，也不讓別人吃亏。可是別忘記和房客訂下合同，頂重要的是你們要團結起来。穷人們必須彼此坚强團結，你們唯一的力量就在这里。”

可是說比做容易：漁民只有在三个人合伙支配一条船的时候，才会團結在一起。有几个单独跟房客商妥了，把自己的房間租出，但整个說来，問題並沒有进展一步。京城里的報紙上，每天发表了人們对海濱地区勒索情形的申訴，有一天，報館里自己出面干起来了。它們站在消夏客人的一边，以社会道德的名义向漁民劝导，說利用阳光和空气来做投机生意是不應該的。到現在为止，普通人民高尚地放弃一切类似利用战争情势的詐欺行为，大家希望这一次的問題也能和解，不需要立法机关进行干涉。最后一句話里含着某种威胁；果然，內政部馬上发出布告，說哥本哈根人可以安心簽訂任何合同，不管条件如何苛刻，因为房客的权利是有法律保护的，如有破坏法律的行为，可以向房屋

管理处控訴。

情况于是有了轉变，哥本哈根人都赶着去租賃消夏的房子，准备依靠着保护房客的法律，簽訂任何合同。

莫尔頓劝漁民不要出租房屋，并向政府和輿論发出附有法律根据的抗議，靜候結果。

“抗議上必須有你們教区的全权代表簽名，”他說，“这可以使抗議增加分量。”当时他想到路綫監工員弗兰森，如果能把他吸收到自己一边来，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的報紙会有影响，因之对于党也会有影响。

可是路綫監工員不愿署名。

“党有自己的人政府在政府里担任檢察部长，咱們不能責备它，你我都不能責备它。再說，还有着保护房客利益的住房出租法。”

“这法律本来是为保护穷人，免受房东的貪婪剝削，免得穷人沒有房子住而訂定的。現在他們要利用它来保护有錢人，帮助他們牺牲穷人来得多餘的住屋。这是完全不應該的！”莫尔頓激昂地說。

路綫監工員弗兰森仿佛带着惋惜的神气望着他，然后聳了聳肩膀。

“法律毕竟是法律，不能不遵守，”他一字一板地說，大概他已經在准备当国會議員了。

漁民們說：“咱們的事情跟他不相干，他自己已經把房子租給运河工程处了。”

他們只好認命，把房子租給任何人，也不管什么条件；可是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它迫使漁民惊醒过来，考虑当前的事态。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間的糾紛每天在增长，它現在也触及他們了。

莫尔顿自己把出租房屋的打算抛弃了。

“那么，咱们是留在这里了，享受享受修飾过的漂亮房子，所有的支出咱们尽力想法把它对付过去，”他没精打采地说。一部分的修理已经进行过了。

两位“显贵”的孀妇也打算在夏天找几个房客；莫尔顿在靠近铁丝网那一块地上干活的时候，她们隔着铁丝网跟他商量，他家里她们后来不再去了。“我们出租房子是免得这样无聊，”她们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莫尔顿家里的厨房门打开的时候，可以听见她们彼此呼唤的声音，一个在楼梯顶上，另一个在下面地下室的门口。

“亲爱的包艾森，带点烤羊肉来！哎呀，不，咱们已经吃了两天羊肉了。还是带点比目鱼来罢，咱们明天煮。”

“咳，天哪！”老奶奶叫起来。“可想而知，她们在那儿简直大吃。我还想送一点吃的东西给她们哩！可是还打算把房间出租！怎么，叫房客在躺椅上睡觉吗？”

“她们在尽力保持殷富的外表，”莫尔顿说。“咱们大家在这这样做。她们是值得怜悯的。”

“是呀，你对什么人都怜悯！”

“妈妈，并不，”莫尔顿带笑回答。“只怜悯那些跟生活进行力不从心的斗争的人。”

十五 一些家庭里的牧歌

老奶奶和爱莉莎每天在园里锄地；她们以同样的欣喜在欢迎一切新的幼芽。白头翁和雪花久已开过，蓬霍尔姆种的大百合花也开过了。以后是番红花了，可是它才冒出来，麻雀就把它

啄光；最后番紅花感到厌倦，重新躲到地里去了。

“它們永远不再冒出来了嗎？”爱莉莎煩惱地問。

小达格瑪尔象回声一般学舌說：“永远不再冒出来了嗎？”她張开两只戴着連指大手套的小手，站在小路上。

“咱們在上面綑上几根綫，麻雀害怕了就飞开，小花儿重又露出头来了，”老奶奶回答。“噓，噓，給我滾开，你們这些小偷儿！”老奶奶噓麻雀，可是它們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停下来，側着头向她瞧着。

两个小女孩高兴起来。

“瑪丽，你瞧！”爱莉莎向措窗子的女佣人喊道。“你看見嗎？它們瞅着奶奶。”

莫尔頓照料园門口长成一长排的大玫瑰花，給它們插上竹签扎起来，把冻坏的枝条剪掉。

篱門吱吱啾啾地响，高身材、大額骨的休列費尔小姐站在門外；她想进来，显然因为开不开而在生气。莫尔頓走过去把門打开，可是自己站在当門，不讓那女客进来。

“您看見小黑嗎？”她急忙問，唾沫从老长的門牙間直噴出来。

“小黑？哪一个小黑？”莫尔頓疑疑惑惑地反問。

“喔，我們的狗，大家都認識它的。”

可是莫尔頓对这头整天整夜大嗥大叫、吵鬧村坊的獺皮黑看家狗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依然疑疑惑惑地搖搖頭。

“哎喲，算了！”休列費尔小姐輕輕拍了拍他的袖子。“您当然認識小黑，这一带人大家都罵它。那园艺家韦斯吉戈尔不是拿了签名单到您这里来过嗎？他訪遍所有的居民請他們在要求禁止我豢养小黑的申請書上签名，因为它嗥叫。可是小黑完全沒有

叫，它不过号哭而已！媽媽出去，小黑就哭，孩子，可不是？……
哎喲，我真是……它又不在这里！新月上来的时候，小黑也感到悲哀，号哭；那园丁半夜里跑来，凭主基督的名字恳求我制止小狗号哭；他的老婆才生过孩子不久，因为小黑的缘故，睡不着觉。您怎么說！生了孩子，感謝老天爷！这倒是好事！因为他們每年有孩子生下来，小黑就該不作声！那么，小黑不在您这儿嗎？”

“不在，也許它拜訪女朋友去了吧？”莫尔頓帶着譏諷的口气問。

“不会的，小黑受的教养很好，不会做这样的事，要是所有的男人都象这样就好了！我穿衣服的时候，它坐着，你知道，用那种男人的眼色瞅着我，可是我如果突然对它說：‘噓，小黑，你真是个无賴！’它就立刻躲到屏风后面。所以我非得跑去找寻我那可爱的受不公道迫害的小狗不可……”

莫尔頓还没有来得及把休列費尔小姐嘴里噴出来最后几点唾沫从臉上擦去，薇拉出現了。她的步調有点迟鈍，她的目光是靜止的带着芒刺的；她象一个着了鬼迷的人，一看见她，就使莫尔頓火起来。

“你現在簡直不害臊，竟把她們帶到家里来了！”她用低沉而嘶哑的嗓音說。

莫尔頓一声不哼，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放下工具，回自己的房間里去。薇拉赶到楼梯上，把他追上了。

“因为沒有話好說，你逃走。可是你得相信，大家都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

老奶奶和瑪丽一声不响在后边看着；爱莉莎长大了，知道家里不和好；她跟在爹娘后面，哭着抓住母亲的裙子。

“媽媽，放爸爸走！媽媽，讓爸爸樓上去！咱們走，媽媽！”

薇拉慢慢地跟着她走，她对孩子究竟有些不好意思。

莫尔顿抓住門的拉手，站了一会，他头昏；然后走到写字台边，机械地翻弄着自己的手稿。她又翻过了！而且为了查明他写信給誰？把他的吸墨紙对着鏡子檢查过，她成了真正的密探了！

現在又头痛起来了，这該死的神經痛。莫尔顿太阳穴上的血管每跳动一次，他的两手就痙攣地一握一放。如果这时候薇拉再走来纏扰他，他說不定会干出什么来。楼梯上真的有脚步声。

是住在高特港的两个大的男孩子来把一篇布置給他們的很难的作文向莫尔顿請教。坐在两个孩子中間，給他們解釋，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好，覺得輕松了一些。

“家里有什么信息嗎？”他問。

“有的，媽媽教我們轉告你，才接到一封信；父亲目前在东方航行，信是經過美国寄来的。那儿水雷很多，可是沒有潜水艇；那儿收入很好。”

他們走了，莫尔顿回到园里重新干活。老奶奶和两个女娃搶着咕咕呱呱說話。薇拉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咖啡杯叮叮当当响着。也許她清醒过来，希望恢复家庭里的和平了吧？果然，过了不多一会，她叫他們喝咖啡。当然是代用品罗。

吃早飯的时候，丈人丈母和大舅子彼得来乡間过周末，于是莫尔顿的安宁暂时有了保障：在爹娘面前，薇拉簡直是礼貌的化身！三个人都穿着簇新的衣服。彼得一頂呢帽搭拉在后脑勺上，挟着一个漂亮的新皮包；他时时用劲地把一只左手举到眼前，看看手表，仿佛每分鐘都是宝貴的。他活象一个年輕的經紀人。

“嘿，他也发现了金矿了，”汉生得意地說。“姑爷，凭他的样

子你就猜得出，你眼睛面前不是一个兌換商店里的普通送貨員了。他升級了，每天得換上一根干淨的硬領，口袋里錢是用不完的。你知道，他替公司里征集主顧，除了工資以外，他还拿花紅。他自己也還做一點投機生意；我和他一起做……你也該碰碰運氣才好。”

原來這個謹慎到几乎是胆怯的汉生，把他所有的錢，簡直弄得精光，去買了一些新創辦的輪船公司的股票。暫時他還沒有到手，因為，股票是賒帳買的，在沒有把帳付清以前，還留在兌換商人的櫥里。

“可是這完全沒有關係，你也應該這樣做！股票天天漲價，頂少十克羅納一天，你自己明白，這是相當值得的！甚至手指都沒有動彈一下，你不知不覺已經成了財主了！”

“這簡直了不起！”莫爾頓帶着譏諷的口氣說。

汉生毫不在乎地接着說：“真的！所有的大財就是這樣發的。難道你以為拚死命干活，就可以發財嗎？”

“沒有，天知道，這事情我沒有想過，”莫爾頓笑着回答。

“就是嘛，你自己看！一個拚命工作的人和一個有錢的人之間的區別，正象拉四輪車的馬和坐在車里的老爺之間的區別。你必須在輪船股票上花一筆錢，即使是為了彼得的緣故也好。”

“岳父，我沒有錢呀。”

“你總能張羅一些！拿你的家具作擔保，弄一筆貸款罷。”

“它完全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的。”

“媽的，這真可惜！可是沒有關係，你很可以把個別的東西去典押一下，因為絕對不會有危險。彼得會替你說句把話的，公司里很重視他。”

莫爾頓惊奇地瞅着他丈人：他怎樣了，瘋了嗎？一個誠實的

菜販，一向一絲不苟，夢想好名好譽地度過余年，忽然來慫恿人家干犯罪的勾當！

“也許干這一類的事情，我這個人太遲鈍。”

“做投機生意，根本不需要特殊的聰明，”彼得同情地插了進來，跟他父親一起向莫爾頓進攻。

一看到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漢生把話頭轉到政治上。他愛他的祖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套庸俗的方式，他準備把那些勸國王出賣西印度群島①的人肢解了。

“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者，”他氣得滿臉通紅地說。“姑爺，我不懂你怎麼能跟這批強盜往來。他們打算把所有的東西搶去，分配給什麼都不愿做的人。”

“你的意思是指財主們嗎？”莫爾頓問，他好久就不理解他的丈人是說正經話，還是逗他好玩。

“不，我是指住在松特霍姆的人。”

“岳父，那麼，我和你是一致的，我們也要嚴厲警告這些財主。”

“這一點你不會成功！財主過去一直有，將來也會有，可是你要多少，可以分享到多少！譬如，我有十個克羅納，把它們跟九個沒有錢的人分攤。怎麼，你以為明天我們所有的人每人身邊留下一個克羅納嗎？決不會這樣！一個人把他的克羅納喝光了，別的人，也許……”

“拿它來買了輪船公司的股票，”莫爾頓插嘴說。

“是呀，譬如說，可是這不過說說，因為一個克羅納買不了多

① 一九一六年，丹麥政府把西印度的威爾金群島中屬於丹麥的一部分賣給美國，美國就把它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俄譯本注

少股票。”

薇拉招呼他們喝咖啡，同時她的聲音表現出一個最快乐、最溫存的女主人。她自己倒着咖啡，殷勤地彎着腰，連糖和乳脂一并放在茶盤里送給所有的人。

“咱們的女孩子，她樣子很好，”漢生說。“她的生活過得不壞：有老奶奶幫助，現在又加上一個女傭人。女兒，你真的就操着手坐嗎？”

“瑪麗為什麼不跟咱們一塊兒喝呢？”莫爾頓嚴厲地問。

“哎喲，我想單咱們家里人在一起舒服些！”薇拉環視着其餘的人，尋求對她的同情。她的母親怯懼地斜視了莫爾頓一眼，贊同地點點頭；老奶奶把頭俯在咖啡杯上。

“請看，一班貴太太！”莫爾頓心里想；他很悲傷，連老奶奶都和她們一致。他走到廚房里去叫瑪麗坐到桌子上來。她手里拿着杯子，坐在自來水槽旁邊，那麼孤獨地被人拋在一旁。她慢慢抬起長長的睫毛，疑疑惑惑地望着他，然後一聲不響地跟着他走。

漢生把手指插在背心的袖孔里，侷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說：“這是咱們的‘周末娛樂’^①。你當然不會拒絕我住到星期一去，這兒的地方這麼大！”他們家里多麼寬敞，這一點他已經說上上百次了。“簡直是王宮！可是它應在另外一個地方，譬如說，在朗格里尼^②，那簡直是無價了。”

薇拉和母親談着上流社會最近發生的一些丑事，而且詳詳細細地對老奶奶解釋誰跟誰發生私情關係。莫爾頓早已放棄了

① 原文用英語“weekend”。

② 哥本哈根港口沿岸和碼頭一帶地方。——俄譯本注

轉變薇拉興趣的想頭了，可是薇拉顯然誤會了莫爾頓的眼色，因為她突然說道：

“你可以談部長在國會里的行動，我為什麼不可以談他的情婦呢？”

“你談罷，”莫爾頓帶着微笑走上樓去，仿佛要去拿什麼東西似的，可是他留在那兒不下來。過了沒有多少時候，漢生也來了，因為沒有了和他談天的伙伴，他感到無聊。女太太們也跟着他來了，她們喜歡聽老爹跟莫爾頓談文學。

“姑爺，你有什麼事嗎？”漢生一跨進門就說。“我不會打擾你，我只要知道一下事情怎樣。”他好奇地看了看莫爾頓放在桌子上的手稿。“你別見怪，姑爺，可是我寫的字要比你的漂亮多哩。”他把稿子推開，動了動他的手指，仿佛心里在盤算，他的書法是否配作一個作家。“不行，不大活動了，”他惋惜地說。“要知道你練習的比我勤得多。再說，你的心機也許也比我多吧？”又補了一句。

“爸爸能寫東西，這是完全有可能的，”薇拉很有信心地說。

“這事情是要從小時學起的，”漢生太太說。“莫爾頓，你考他一下看。老爹，你試試看呢！”

莫爾頓很樂意把坐位讓給他，可是漢生拒絕了。

“不，不，”他說，“不！”他侷促而同時又驕傲地眯縫了眼睛。“不，我不願意損壞姑爺自己的生意。”他走到書架前面，背着手，把這些書架仔細打量。“姑爺，你弄了這麼多書！難道你都能記熟嗎？”

莫爾頓得意地點點頭，表示承認。

“我自己當年也讀了許多，可是到底……”

“爸爸自己讀過这么多的書，要考倒他是不容易的，”薇拉

說。

“假如一定要我說的話，那麼，關於印刷品我是一直內行的。每逢從印刷所里買到一批廢品來作包紙的時候，上邊總有一些可讀的東西，我在等候顧客的時候就拿來學習，”漢生謙遜地把眼睛低了下去。

漢生太太建議說：“你講點什麼給莫爾頓聽罷。”

可是漢生拒絕了。

“不，還是讓彼得來，他也有一個非常聰明的頭腦。可是他哪里去了？”

“他給公司里招羅顧客去了，”漢生太太說。

“這不叫顧客，這是主顧，”漢生糾正她。“可是我最好去蹣蹣蹣蹣，看看有什麼消夏的住宅出售。”末了一句話他說得很隨便，仿佛順便提到。

“爸爸，你不打算給自己置一所莊子嗎？”

“不！可是有小的別墅買一所也不妨事；當然羅，要靠近水邊一點。”

“可是，爸爸，你又不洗海水浴，”薇拉插進來說。

“不，我最好放一個小凳子，可以坐在那里，欣賞海上的落日。我非常愛看太陽落到海里去。”

“咱們这里是面東的，你可以欣賞日出，”莫爾頓插嘴說。“你必須早一點起床。”

可是漢生寧願不看見日落和日出的奇景。

“爸爸，你莫非已經賺了？”薇拉差不多以勝利的眼光向莫爾頓瞥了一下，問。

“嗯，還不十分定，因為還沒有真正買進。讓股票再上漲一些。可是這是靠得住的。”

“你們为什么从来不把維戈带来呢？”莫尔頓想轉換話头，就問。他很可怜这个不幸的青年；两年的失业使他完全丧失了力量。

“为什么，为什么……我們自己，除了街上碰到以外，也从沒有看見过他。就是在那时候，他也尽力躲开，大概他認為我們这批伙伴不合适。他的女朋友也独立謀生去了。不过他被动員了；据說住在兵艦上。他在学做面包师傅。”

“我虽然邀过他許多次，他从沒有到我們这里来过。”莫尔頓接着說。“把他的通信地址給我，我要写封信給他。”

那老的故事，莫尔頓意識中的破灭，又重現了一次：不管他怎样努力，一会儿这一个，一会儿那一个，常常从他的視野中消失，而且总是那样一个絕對不能忽視的人。归根結底，汉生一家，頂值价的恰恰是維戈。倒霉的人照例絕不是頂沒出息的人。

“咱們还是談談别的罢；你可知道达格瑪尔出嫁了？”汉生說。

莫尔頓沒有听到这事情。

“是呀，是呀，她嫁了批发商楊森。”

莫尔頓放声大笑。

“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好一点的嗎？”

“嗯，我不贊成这样的說法，”汉生生气地反駁他。“她选的对象不錯。他很早就向她求爱，而且一直纏着她……当然，她年紀也不輕了。在她这方面說来，这是很聪明的；他做着青魚的批发生意。”

莫尔頓竭力想从驚訝中清醒过来，时时发出笑声。那么，市僧毕竟战胜了放蕩的女人！

“她答允他不再演出，”汉生接着說。“他希望她完全属于他

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理解的！他們的生活将会过得非常好，他在新港自己有一座独門独戶的房子。且說，你似乎有一个弟弟租他的房子住。”

不錯，莫尔頓有一个做皮鞋手艺的弟弟住在新港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莫尔頓竭力想，才把他記起来。自从那一回去找他打听母亲以后，他們之間的关系就沒有恢复过。母亲大概在偶然上京城里去的时候，看望过他，可是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弟兄之間竟能这样地不相过問，真是怪事！要知道他們小时候是很友爱的，分享着痛苦和欢乐。不錯，更多的是痛苦！也許这一点使他們分离吧？

現在他所梦想的人找到了丈夫了，一个做熏青魚生意的富豪！

十六 瑪 麗

莫尔頓到瑞典去旅行过之后，覺得好了一些。自己的孤独感不那么沉重了，他也不再覺得仿佛生活在“无主的国土”里了。一切事变有了意义，他清楚地看到了一条直截而單純的道路：恢复爭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只是必須把过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妥协、因循、自私自利和市儈作风完全清除。必須把那种馴順的奴性从工人中間消灭掉，必須使他們学会思考和行动，那时候他們就会摆脱一切寄生的分子。多多少少大亨^①，散布在全国，靠牺牲工人来使自己扶搖直上！他們生活得象小皇帝一样，独断独行地决定一切社会問題，有时候甚至和企业主通

① 这里指仗势作威的那些暴发的政客党魁。

同一气,那时候就只有不发牢骚,一切容忍的人才有工作做。

要使平路上有一朝重新暢通車馬,有很多东西必須連根拔去。这事情做起来可不容易!

依靠誰呢?痛恨全部現有制度的工团主义者准备把一切推翻,越快越好。可是他們沒有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代替,他們沒有一个对于将来的綱領。他們躲避进步的事物,他們的行动沒有原則,因此他們在工人中間很少信徒。

在年长的工人中間,还有对貝萊和社会民主党保持忠誠的一些人,他們按照指示投票,一声不哼地付出很高的党費和工会費,可是他們心底里毕竟感到一种朦朧的不滿。假使和他們开誠布公談起来,那么就会显出,他們心里对过去光荣的战斗时期的回忆是活着的。莫尔頓在旅行期間往往遇到他們。在听完报告之后,他們走过来跟他握手,回想起年輕时期那种战斗的日子,眼睛里发出火花。有时候,他們身上发出一陣伏特卡的味道,可是莫尔頓了解他們:他們在油灯里加上一点油,是为了使他們覺得还能燃燒。可是这些老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散布在全国的,要和他們接触,把他們团結起来可不容易。莫尔頓懂得他自己不是一个組織家;他完全缺乏貝萊那样干得非常出色的建立組織、补充組織的能力。鼓动,他是会的。可是从老头儿开始有什么意思?他們已經过了时了,当然,对过去的回忆,比之向前奋斗更能吸引他們。首先必須致力于年青人。

莫尔頓克服了不愿意在社会民主青年团集会上做报告的心情,通过斯文一烏吉哈重新和他們建立了关系。这儿也发生了轉变:青年們很热心参加集会,注意听报告,看見莫尔頓重新又出現,显然很高兴。其中有許多人是喜欢讀書的;他們常常帶了莫尔頓写的書来,請他签名。可是停留在党的兒童室里,使他們

在政治上感覺遲鈍。許多人迷戀宗派主義的思想；有些人以為假使工人們學會了世界語，就一切都會順利進行；另外一些人，懷抱着某種幻想。莫爾頓覺得，所有這一切玩意，使他們更象幼稚園里的娃娃們。使他們團結起來的唯一力量，是對社會民主黨的一定程度的失望。

斯文一烏吉哈對青年人的這種迷戀是抱着樂觀的態度的。

“咱們的小伙子們並不壞，”他說。“他們只要知道跟誰走。別忘記，我們跟你們年青時代完全不同。我們看見了世界大戰，看見了欺騙我們的老頭子們，也看見了徹底毀滅了的其他一切。”

莫爾頓不得不表示同意：現在的青年跟他們自己年輕時期是不同了，他們在不斷失敗的情況之下成長起來，他們確實沒有任何幻想的基礎！

斯文一烏吉哈出色地通過了當徒工的考驗，而且大大地成長了：兩個月的監禁生活使他徹底成熟了，在普通情況下這需要幾年的時間。他只須到一個新的環境里去鍛煉一下，因此他和莫爾頓決定了，讓他到斯德哥爾摩去工作，看看瑞典的青年工人做些什麼事情。

俄國二月革命的轟响漸漸傳到丹麥，迫使工人們沉思起來了。許多上了年紀的人記起了，在這個世紀之初，為了令人痛恨的沙皇制度的利益而開出去對日本人作戰的俄國海軍舉起了紅旗，使全世界感到驚奇^①。不是白旗，那是對敵人投降的象徵，而是表示他們反對現行政策的紅旗！丹麥人一向認為那麼落后

① 指一九〇五年六月，黑海艦隊波將金鐵甲艦在敖德薩的起義。見聯共黨史第八十二頁。

的俄国无产阶级，現在又覺悟过来了，他們以举起紅旗来回答世界大战。在俄国发生的事件，仅仅触及一个首脑：沙皇逊位，英国化的自由党人克倫斯基取得了政权。工人报贊揚这一次革命，可是它的比較深思和覺悟的讀者却在等待下文。報紙不能把事实完全緘口不談，透露出来的消息說，工人和农民，在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之下和在沙皇統治下一样拒絕作战。新政权的基礎在动搖，普通士兵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報紙立刻行动起来，派了它的最机敏的訪員到俄国去，还是无济于事。工人报的主編斯罗茨霍姆亲赴彼得格勒，在瑪丽劇場沙皇的花楼里胜利地发表了一篇充滿抒情語調的演說，写了一篇描写俄国新秩序、尖銳地攻击企图使一切陷于混乱的极端分子的热烈的文章，寄回国内。可是一向循規蹈矩，信仰他的報紙象信仰福音書一样的讀者之中，疑心的暗鬼突然扎下了根。俄国发生了跟他們自己也有切身关系的某些事情：他們不該落在后边。丹麦工人注意地傾听着国外的事变，听了一些时候之后，开始动起来了。某些地方，不管国会里党派休战那一套夸夸其談，爆发了罢工，在市政厅和国会前面举行了示威。有一天，工人們把工人报的編輯部占領，从走道到閣樓到处挤滿了人，要求改变方針。他們高叫：“跟德国人絕交！支持我們丹麦的无产者！”但几天之后，大概为了保持均势，一群年青工人冲进新国王广场上的英国招募志愿軍办事处，搗毀家具，把卡片箱也全部毁灭了。

資產階級也开始感到不安：他們要求加强警察的監督，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看見工人們成群結队在街上走，有些不习惯了。最近几年里，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訓練工人，教会他們一个一个地坐电車去赴会，不要在街上列成巨大可怕的队伍前进。現在

工人們，看來又公開地威脅着要走到街上來了。不錯，現在的街道，大部分已經不是石子鋪的，而是柏油路了，可是反正一樣，總是早點提防着好，上層階級暗暗地組織保安隊來保護自己，防止從下面來的過火的行動。

沿海濱一帶路上的哥本哈根人，給他們的年少的兒子穿上長筒靴，驅使他們學習集團行軍，以此來滿足自己。有一次，這樣的一群少年，冲进莫爾頓的園里，他們辱罵兩個女孩子，用腳踢她們，奪了她們的玩具。嚴重的損害是沒有，但是達格瑪爾和愛莉莎畢竟受了很大的驚吓。莫爾頓出外旅行去了，他回來的時候，看見老奶奶手里拿着一條粗的棍子站在簾門口。

“這些小鬼，我要給他們點顏色看！”她說。“嘿，我要給他們幾個烏青塊！”雖然從這回鬧事以後，好幾天已經過去，可是她的怒氣還沒有平息。

莫爾頓帶笑問道：“怎麼，你一直這樣的站在这里嗎？”

“不，高特港的男孩子們會來替我值班的。你放心出去旅行罷，這些拖鼻涕孩子，我們自己對付得了。”

最近，莫爾頓到丹麥各處旅行，大家對他的報告表現了長久以來未曾有過的興趣。仿佛空氣中充滿了紛擾：到處熱烈地舉行集會，在外省的城市中，工人們不顧社會民主黨的禁止，組織了人數眾多的示威游行——他們開始失去耐心，現在向那些不顧指示和禁令、自己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農民們學習。

俄國的革命，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由於糧食不足而引起的騷亂，這些消息鼓舞了他們。莫爾頓不管旅行到什麼地方，到處看到同樣的情況：當地的土皇帝，一般是以前做鞋匠或鐵匠的，開始靠送工人報起家，後來成了當地分館的編輯，最後，力量雄厚了，利用失業工人金庫、病員互助會以及社會保障機關，一切

事情独断独行，这一个土皇帝现在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了，他们勉强地用巧计来统制工人的思想。他不得不打电话找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的代表们，要他们边吓边哄地把那些最倔强的分子驯服下来。这些“劳动者”，莫尔顿在渡船上，在火车里都遇到过。这是些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当时是以工人代表的资格被推选出来的，现在却奔波全国去恐吓选举他们的这班工人，把他们赶回到猪圈里去。

莫尔顿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贝莱：这位从前的战友手里拿着皮包，急匆匆地走上纽堡渡轮的跳板。二十年前他料理的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事情。

莫尔顿向他问好说：“你们现在大概完全没有闲工夫了！”

“是呀，你应该帮助我们，不要……”贝莱的话没有说完。

“不要什么？”莫尔顿问。“难道应该把芬利斯①重新释放出来吗？古话说：一定要把芬利斯锁起来。”

“不要制造分裂。”贝莱慢吞吞地说；他的神气显得疲乏、困倦。

以后一道人流把他们冲散了；他必须替自己在渡轮上找好位置。虽然有了贝莱所执行的那个供煤的协议，输入量却缩减了一半。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协议并没有创造出奇迹来。所有的城市里，白天大部分时间煤气是关住的，失业人数一直在增长，更糟的是，有工作的已婚男子征调去参加保安队，他们的家属只好受社会救济。同时投机生意越来越兴盛，许多私人靠剥削人民来替自己挣下不少资财。那些联合企业，如轮船公司、大

① 芬利斯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一头凶恶的狼，它把人和神都吞食了。——

俄译本注

銀行、金融商號，成百萬的賺錢，把人民的膏血都榨干了。

但是否值得向貝萊指出，混亂的根源就在於這些事實。也許他會回答你，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生活象他們在丹麥那樣過得好！可能是貝萊喝了什麼符水，使他忘記了過去，從前他所關心的問題，現在沒有一個能打動他。他完全沒有看見一直在增長的貧困，甚至別人提起這事情，他還會生氣。也許他象摩西一樣，因為向金犢獻祭而受到懲罰，不得不領着人民在曠野里團團轉^①？莫爾頓不相信，象有的工人所設想的那樣，貝萊是受人收買了，這樣解決問題是太簡單了。不如說，貝萊非常喜歡現行的制度和它的領袖們，這班領袖們也真正贊揚他豐富的創造力，很願意在巨大資本的新企業開幕時，邀請他以演說家的資格參加。而貝萊呢，只要着手做任何一樁事業，他就開始迷戀住了。現在他把現行的制度抗在自己背上，衷心地相信他面向着一個偉大的目標，為祖國服務，沒有看到今天的祖國受着一小撮人的支配，而且這一班人的手脚还是不大干净的。

可是老是把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說給貝萊聽，有什麼意思？他們在輪渡上餐廳里彼此也看見了几次。從貝萊臉上可以看得出，他並不反對和莫爾頓推心置腹地談一談。貝萊的這種表情，莫爾頓從前就非常熟悉的。每逢貝萊疑惑不決的時候，他彷彿在尋求幫助，需要別人來贊同他的主意，可是絕對不願听取別人相反的意見。

在行程結束之前不久，貝萊在莫爾頓的桌子旁邊坐下來。

① 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和立法者，他受耶和華的啟示，率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及，回到巴力斯坦去，在曠野中流蕩了四十年，直到他死，沒有到達神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方。“金犢”是以色列人所崇拜的偶像，事見舊約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是呀，人應該这样生活，”他沉重地向椅子上坐下，叹口气說。“你倒很舒服！”

“老朋友，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嗯，我从前曾經是你的老朋友！可是你現在干的是简单的玩儿，你不承担什么責任呀。”

“我自己却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責任，但我更感觉到自己对于未来的义务。‘現在’是处于你的可靠的手掌里，貧穷你本来已經把它消除了！”莫尔頓說这句话时，帶着一种寬容的冷笑，仿佛在对一个迷誤的人說話。

“我正要说，你看事情太輕率！咱們这儿在丹麦的人，比之任何民族更接近于社会平等。”

“是呀，咱們这儿每年出現三四十个新的百万富翁，甚至在飢荒的年头也是这样，这一件事大概对咱們很有帮助。看来，托貝萊的福，最后咱們大家都会变成百万富翁吧？那时候，你是穿上胜利者的盔甲了。”莫尔頓大笑。

貝萊隔着桌子把身子弯到莫尔頓那里，他的眼睛发紅了。

“在大家應該保持协调的时候，我不打算拿祖国来作为賭注，”他放低了嗓子說。“可是你，显然，毫不害羞在利用这个局势。唉，你这个布尔什維克！”貝萊很快地走了出去。

莫尔頓又坐了一些时光，仿佛在傾听着什么：他第一次听到“布尔什維克”这个字作为罵人的名詞說出来，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衣帽室里取了大衣，就从那儿上岸。他看見貝萊走向头等車厢的时候，心里想：“显然，他必須把比尔一戈路克从他的帳上注銷，越快越好！”

事实上，某些征兆已經預告新事物的临近：凡是莫尔頓所到的地方，它到处在空中飄蕩，它在忧虑、不滿、激怒，甚至战争的

热情中表现出来。人们重又开始考虑不公平的制度了。

莫尔顿重新又从旅行中回家了，天知道这是第几次。旅行是很累的，现在马上又要看见他的孩子，看见老奶奶和自己的花园，他感到高兴。但是将要和薇拉会面也使他高兴，因为在旅途中，他决定拿同她自己一样的态度来应付她的吵闹，那就是说，完全把这些事情忘记，装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薇拉大吵一场之后走来跟他和解的时候，他就抱她、吻她，象从前一样。

薇拉好象猜中了莫尔顿的心思，高高兴兴地上火车站来接他。他觉得她象初次相遇的时候一样可爱。乡村生活使她的皮肤更带着金黄色，胸膛微微起伏。她心情好的时候，她眼睛里的光彩教人看了着迷。

“你坐了车来接我？”莫尔顿惊奇地叫了起来，接着又说：“你穿的多漂亮呀！”

“听我告诉你。牙科医生尤尔根斯今天请咱们去作客：他计算过，你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恰恰是二十五年前发表的。尤尔根斯夫妇打算替咱们安排一次小小的聚餐，为了不必赶火车，咱们可以在他那儿宿夜。”

莫尔顿把自己打量了一下，满身是灰，旅行之后也没有刮胡子。可是薇拉会替他照管。

“我把你的礼服带来了，你可以在这儿车站上把衣服换上。”

他们走到保管室里把提箱取了，莫尔顿就在车站上洗了一次淋浴，换上衣服，把自己身上整理清楚。他心情很好，在理发室里修面的时候，他几乎遏制不住要唱出来。

这是初次有人替莫尔顿庆祝他的创作纪念！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纪念会。尤尔根斯夫妇是懂得喝酒的意义的快活人。在

莫尔頓的平常生活里面，一杯好的紅葡萄酒和真誠友誼的干杯是稀罕的事情。他手挽着薇拉，和她步行到腓特烈堡区去，牙医生的家住在那儿。薇拉一只手伸在莫尔頓的大衣袋里，紧紧地偎倚着丈夫，样子那么迷人！莫尔頓仿佛在光霧里走，看起来前景是快乐的，他心底里惋惜，方才沒有和薇拉坐車回家。

尤尔根斯夫妇安排了一次真正的祝宴，参加的人虽然跟他并不属于同一个圈子，可是都重視他的創作，沒有对他进行过刻薄的批評，他处在这些人中間很舒服。他在餐桌上和女主人（是一个瑞典人）并排坐。她剛不久以前把莫尔頓的一本書譯成瑞典文，她立刻承認，她跟書里的某几个人物慣熟到这种地步，以致現在一离开就怀念他們。

“嘿，亲爱的太太，不要再称赞我，否則我要犯自大狂了！”

莫尔頓覺得自己很幸福，温存地瞅着薇拉，仿佛要和她分享落到自己头上的奖詞：他們夫妇之間虽然有些小誤会，要知現在这一个小小的窠正是她給他安排了的，又給了他两个美丽的女孩子，这样的孩子能使任何人都会对生活抱乐观的态度。

薇拉和牙医生并排坐，他給她迷住了，热烈地招待她，可是她似乎心不在焉；虽然她的眼睛一直沒有离开莫尔頓，同时又仿佛沒有注意到他的眼光。在莫尔頓看来，她的面貌重新又有些陌生起来，几乎是含有敌意的。

吃过飯以后，大家看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博物館里的繪画拍下来的照片，牙医生和他的妻子到过那些地方。莫尔頓对繪画很內行，也喜爱，在那些以繪画館出名的城市里，他住过好几个月。

就在別人称赞他繪画方面的知識的时候，薇拉以有力的語气說：“我的丈夫是一个出名的流浪人！”从此以后，無論如何

沒法再吸引她來參加談話，她對任何東西就都不感興趣了；她的美麗似乎也黯淡起來了。莫爾頓感覺到薇拉馬上要爆發了，他懊悔這時候不在自己的家裡。雖然他的高興有點不大自然，但是他竭力不給人看出他的緊張來。

當莫爾頓跟主人的妹妹，一位年輕美貌的犹太女郎談話時，薇拉走過來說，她有要緊話一定要和他單獨說。她說話的嗓音低沉嘶啞，忽斷忽續，前後不連。莫爾頓完全明白了，他和妻子走到另一個房間里。

薇拉把臉靠近他，用憎恨的眼光盯着他，用嘶啞的聲音說：“你最好就把她摟在懷里，要不，簡直就鉗到她……”

莫爾頓氣的渾身發抖，把背轉向她，回到客人那邊。他馬上就托詞感到疲累，跟大家告辭。

主人把莫爾頓的一隻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擔心地說：“啊，您在發抖！希望您好好睡一覺，我們替你們準備了很好的床鋪，只是，請你們走路輕一點，那位教授的老妻病的很厲害。”

莫爾頓和薇拉脫衣服的時候，一切都很平靜，莫爾頓以為薇拉的這陣妒勁已經過去了。可是他突然聽見她的痙攣性的咳嗽，這是將要使他汗流如雨的不祥之兆。現在她大概要大叫大鬧了。薇拉把身子彎向莫爾頓，臉變得很难看。

“說老實話，今晚上你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不成話，”她輕輕地開始說，“我一想到，其余的人都規規矩矩的……”

莫爾頓懸求地望着她，試圖使她安靜下來，可是她繼續說下去，越說越响；薇拉嘴里沖出來的“無耻”、“墮落”、“豬糞”等等字眼使他听了刺耳，而且她突然狂笑起來。

“你臊得不知道在做什么了：你不脫衣服，倒在穿衣服了！”

“我得出去一下，”莫爾頓咕囁了一聲，把門隨手关上。

薇拉了解了他的詭計，她完全遏止不住自己，打開門，尖聲高叫：

“嘿，你这个粗暴的汉子，你为什么拿脚来踢你怀孕的妻子的肚皮！”

莫尔頓在街上閑蕩到早上第一班火車開，也不覺得冷；他沒有拿大衣，也沒有拿帽子。他这样怯懦地逃跑，他感到慚愧。主人主婦和教授的老妻这样殷勤地把房間讓給他們，將會對他怎樣想法呢？他不能回去說明一切，这样將會牽累到薇拉，但是把一切罪過由自己承擔，他也不願意。薇拉已經不是第一次暗示說莫尔頓虐待她了。可能在牙醫生家里喝早咖啡的時候，她會痛苦地說：“作一個作家的妻子不是那麼輕鬆的！”

一切隨它去！他希望回家，就是想回家！

最後他到了家里，似乎那里也并不是一切平安的。瑪麗抬起懶洋洋的眼睛看着他問道：

“難道你的太太沒有來嗎？”

莫尔頓幾乎要說出：“我把她丟在海港里了，”而且發覺自己懊悔不这样做，可是他仅仅回答說：

“沒有，她买东西去了。”

老奶奶坐在床沿上包扎她的靜脈腫脹的病腿。

她問道：“你一個人回來？我正在想……”

“你想什麼呢，媽媽？薇拉买东西去了。”

“我難道沒有眼睛的？瑪麗大概要走了，她再也忍不下去了。連我也想逃開這裡。與其在這裡受罪，還不如住在救濟院里。”

莫尔頓听了，仿佛当头一个霹靂。

“那麼我还是跟她離婚了好，”莫尔頓低聲說。

“早該離了，”老奶奶簡截地說。

薇拉在飯后回到家里，大家已經在喝麥芽咖啡了。她把整堆的小包包丟在桌子上，仿佛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

“你好呀，”她把身子彎向莫爾頓說。“來吻我呀！”她笑着抱住丈夫的头，希望他吻她。莫爾頓一个猛勁掙脫了她的擁抱，無意地把咖啡潑在漆布上。

“嘿，你怎麼樣啊，吻她一下嘛，”老奶奶說，“大的危險是沒有的，除非她咬掉你的鼻子，使你變得更丑。”

莫爾頓一聲不响，站起來，上樓到自己的房間里，把門关上。過了一会，他聽見薇拉帶着兩個孩子上樓，到這里來了。

“莫爾頓，開門，”她站在樓梯头上說。“不知道咱們的小女娃是怎麼一回事，她屁股上有一顆奇怪的斑疹。”

“媽媽，咱們下去！”愛莉莎向她請求。之后，莫爾頓又聽見薇拉的不滿的回答：“你老是跟在我背後。”

他開了門。

薇拉把小女娃給他看，的確她身上有斑，看起來是由于新陳代謝上的毛病。

莫爾頓說：“給扑上點粉，一切就會過去。不用找醫生。”

薇拉以主婦的身份把躺椅上的墊子移動一下，把牆上的畫擺擺端正；做這一切的時候，她溫存地微笑着。看得出，她很愿意和孩子們留在这里。

薇拉看見莫爾頓不耐煩地等她們離開，溫和地說：“你大概還是象平常一樣忙吧？好，孩子們，咱們下去，爸爸要做工作，”她帶着悲傷的調子補了一句。

“掙錢，”達格瑪爾又補充一句。

薇拉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她的神气简直象一头被人牵去作牺牲的羔羊，”莫尔顿悲伤地想。他决定不再向感情让步了，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她这种举动，仿佛别人得罪了她，对她不公平，难道她完全忘记一切了吗？一切发生的事情，她显然是不自觉的。也许，她处于病态发作的情况之下，是不自觉的行动吧？不管怎样，莫尔顿不愿再去想它了。等孩子们稍微长大一点，那时候……

晚饭后，老奶奶一瘸一拐地上楼来看他。

她轻轻地对莫尔顿说：“你对她稍微温柔一些。必须使她怀孕，对她说来这是不可少的。”

“妈妈，你说什么！要知道她对于怀孕害怕得要命！”

“她的生理机构要求这样。假使你们以后不再有孩子，那你永远对付她不了。”

“这不用谈。我们好久以来就不干夫妇的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可是你要留心，她这样发疯似的，别搞出什么事情来！”

“她的确疯了！”莫尔顿苦笑了一下。

“可以设想她已经丧失了理智。你得把这一点好好地弄清楚。”

“你以为需要把她送医院去检查吗？可是这事情不容易办。关于她的事情，我已经向一位精神病专家请教过，他说一点没有办法：她的爱情就是以这样方式来表现。据医生说，有一种人以折磨自己爱情的对象和毁坏他的生活为乐趣，就象孩子们用石头来打碎核桃壳一样。但是薇拉对待自己的孩子，对你和对其他的人是完全正常的……”

“薇拉很吝啬。如果她代我管理家务，你们一定过得很紧。她对于抚爱也很吝惜。我和孩子们都没有从她那里看见过情爱和

謝意，瑪麗更不用說了。我覺得她天生太缺乏情感；可能她對你也感到失望。”

“這情況很討厭，但是要我改變我又不會！”

“我怎能不知道呢！只要她在陌生人面前不再說你的壞話就是。”

“什麼，她不滿意我的工作嗎？”

“不是，事情還要糟得多：據說，她講給人家聽，你身上害惡瘡，傳染給自己的親生孩子。”

莫爾頓高聲大笑。

“多荒唐的胡話！沒有話說，這樣的愛情真不錯！”

“你笑罷，你笑罷，你去相信你的教授罷！別人處在你的地位一定給她狠狠一頓揍！”

莫爾頓心里實在笑不出來。他坐在寫字台後面，茫然凝視着牆壁，眼前什么都不看見，用指甲掐着兩頰，掐到見血，又把它們搔破。大概，這將會被認作梅毒……他用顫抖的手拿起酒精來把創口洗干淨，貼上藥膏：讓人家當作給剃刀刮破的；後來他又改變主意，把藥膏撕去，難道他竟至于害怕人們的閑話嗎？！

黃昏時候，莫爾頓好幾次聽到，薇拉走到門口，拉門上的拉手，然後又回下去。她一次又一次地越拉越用力。薇拉不是那種想定了主意輕易會放棄的人。她不管怎樣要鉆到丈夫身邊，尋事吵鬧，哭着罵着，要求丈夫的撫愛，她在門上手打腳踢。那時已經深夜，屋子里除了莫爾頓和薇拉，大家都睡着了。他從桌子邊站起來，沒有去開門，只是勸薇拉下去，躺下睡覺、不要吵鬧，可是她繼續哭罵。

“你沒有權利把我關出門外！”薇拉高聲叫，重新又打起門來。

这情形是讨厌的：玛丽睡在隔壁房间里，可是薇拉继续发着疯。如果莫尔顿为了保持家庭里的安静，放她进来，她会通宵偎在他身边，竭尽一切温存。她对他的感情中间，存在着某种恶魔式的东西，甚至是反常的、变态的。可是现在反正一个样！他又感到剧烈的头痛，他希望安静，只希望安静。他用力打开门，粗暴地抓住薇拉，把她从楼梯上拖下去。她踢着、哭着、叫着，感到他的力量，渐渐安静下来。他自己由于使薇拉吃了苦，也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她完全安静下来，躺在楼下走廊的地板上，然后又试图爬上楼梯去，以垂死者的眼光望着莫尔顿，然后倒在地下失去了知觉。

莫尔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仔细听着。他真的伤了薇拉呢，还是她装腔？他听见她站起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按照她走路的声音，他并没有伤了她什么地方，不过她显然很恼怒、气忿。

莫尔顿关了灯、暗中摸索着通向书室的门的时候，他感到身旁有什么人的温暖的呼吸，又听到深深的叹气，两只赤裸的手抱住他的头颈。这是玛丽！他在黑暗里辨不出她的半开的眼睛，但觉得长长的睫毛触着他的脸。她把身子贴着他。他感到她胸膛的温暖。似乎玛丽对他满怀同情，他对她也充满了深切的感谢。

十七 生 活

莫尔顿到和海相反的方向去散步时，必须在铁路看守人的哨舍旁边穿过路基。那哨舍里面经常有着孩子；虽然有几个已经离开家，有几个给火车碾死了，可是这孩子的队伍并没有缩

小，因为別的孩子又出世了。孩子們白天在鐵軌上蠢動；火車到來的時候，象一群小鳥，向兩旁逃散，吊在攔路木杆上。父親若是在房子附近工作，他把孩子們責罵一頓，可是僅止于此而已。

莫爾頓有時候跟那看守人聊聊天。這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經常有什麼事使他悲傷勞累。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他稍微振作一點。他的經常由於營養不足而面目虛腫的孩子們却一直很高興。莫爾頓口袋里常替他們留下糖果；孩子中間有人一看見莫爾頓，就發出小鳥般的吱吱喳喳的聲音，於是整個一群都向他奔來。孩子們到五六歲剛會說話，可是歲把大就拚命跑，仿佛他們一生下來就會走路似的。

那看守人也有幾個已經長大的兒女：一個兒子在離家不遠的鐵路上工作；女兒嫁給鄰近一個交叉點的看守人。他們也有很多孩子；當他們到父親家里來作客的時候，孩子們在交叉點上走來走去，象蟻窠里的螞蟥。據說兒子和女兒也有幾個孩子死在火車底下。

這些人，在莫爾頓看來，有點象生活在他茅檐底下樓梯旁邊的麻雀。它們時時孵出小雀來，看護着，有時這些小雀從窠里滾了出來，就讓它們躺在樓梯上，自己又開始孵出新的小雀來。別的小鳥悲傷地在掉下來的小雀周圍跳着，想要幫助它們。難道哨舍里的兩個小房間，和整晝夜工作所得的微不足道的工資，使這些人的心理狀態變得這樣遲鈍，只有驚人的多產是他們活力的唯一表現嗎？

鐵路看守人的妻子白天替他工作，晚上替他管轉轍器，只有在各班火車到站之間的空隙睡覺，這是一個高大的婦人，由於常常生育和小產，她完全發胖了，簡直變成了一個丑八怪。她象原始社會的幻想所創造，作為多產的化身的一種東西，不斷生育孩

子的一堆不成形的肉。

有一次，她照例到莫尔顿家去洗衣服，他說：“把她从家里拉出来，在咱們一边說来，簡直是沒有天良。”

“如果她不到咱們这里，別人会把她找去的，要知道她衣服洗得很干淨，”老奶奶說。“不錯，她干活不算快，但这也不足为奇，她晚上还得在鉄路上做工呐。实在这是她丈夫的責任，可是他自以为是一家之主。还是不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吧，在生活里总有某些人遭到最艰难的命运，随你怎样努力，这是沒有办法改变的。”

使那妇人离开她的家，离开她的孩子，莫尔顿总不能安心。可是老奶奶只不过耸耸肩膀，她自己一生經历过不少了。

“我特別覺得可怜的是，他們馬馬虎虎挤在两間小屋子里，沒有好好的睡。睡得好是頂重要的事情。假使有一个陌生人偶然到他們家里，一間房子就几乎变成了客棧。唉，她現在又怀孕了！这样的人毕竟應該自己約束自己。”

莫尔顿不能責备他們，他待他們很亲热，而且真正可怜他們。他自己心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温存的感觉。他的血液更熾热了，对生活的热烈的渴望在他心里苏醒了。他不仅关心社会問題，也注意到私人生活和所有在他四周的亲近的人。他充滿着某种內心的温暖，也渴望別人給他以同样的温暖和爱撫。他开始有点以新的态度来理解生活了：瑪丽，孩子們，花朵，动物，一切东西和一切人，他現在看起来都另一个样子了。以前因为瑪丽的眼睛給长长的睫毛掩盖着，他还没有仔細看过它們。一碰到瑪丽的衣服，他感到仿佛是一种爱撫。如果吃飯时光，瑪丽抬起眼来，以熾热的眼光看着他时，将怎么样呢？当时为了长着滿口馬牙、一副男人相的休列费尔小姐而吃醋的薇拉，将以怎样

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呢？

可是薇拉一点都没有看出来。虽然一般说来妒忌使薇拉变得异常机敏，象一个密探一样，许多别人毫不留意的小事，她会加上许多解说，可是这一次，她对一切事情居然不见不闻。莫尔顿感到某种满足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愿望；他不止一次想要放声大笑：薇拉终于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东西！不错，可惜的是她一点没有觉察。

薇拉虽然不了解她眼前发生的事，可是她对莫尔顿依旧猜疑；不过，现在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宽容，连头疼也不发作了，头脑清楚得象星斗灿烂的天空。薇拉假使不觉察他改变得多厉害，那她真的眼睛瞎了。

莫尔顿的母亲有时候看看他，看看玛丽，那神气仿佛心里在想：“是呀，对你们两个人来说也许很好，可是毕竟不相宜的。”有时候她高声说出来：

“玛丽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随便哪一个做母亲的都可以向她学习。”

莫尔顿不禁想起，假使当初娶的不是薇拉而是玛丽的话，他的全部生活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可是他在生活中间有许多珍视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的，其中就有活到这么晚才知道的秘密恋爱的甜味。这一种恋爱比之结婚更富于诗意，结了婚，全部生活都在眼面前、好象只隔一重玻璃一样。莫尔顿吃饭时坐在玛丽对面，他看她微微低下头，垂下了眼帘，使旁人看不见她的眼光。可是他，只有他一个感觉到。凭她的眼睛透过睫毛流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亮光和脸上一阵温柔的红晕，他知道她在望他，想他，感觉到他在近旁。他身旁坐着薇拉，冷冷的象一个蜡人，尽管满怀醋意，却一点疑心都没有。也许，这

时候，她在考虑一封预备改变笔迹、写得很巧妙的匿名信。

莫尔顿觉得自己象一个不惯饮酒的人，突然喝了許多强烈的伏特卡。他走路带点醉意，脚跟有点飘飘蕩蕩。

一天早上，莫尔顿惊醒过来：爱莉莎和小达格瑪尔不見了。他騎上脚踏車沿海濱的大路馳去，寻到高特港，到了比斯特魯普家，也到了漁村里。沒有人看見这两个孩子。老奶奶和薇拉也出去搜寻。瑪丽在田野里跑：她不止一次发现小女孩們在老远的草地上采花，隐藏在长得很高的草丛里。

四个人时时轉回家里，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都滿面愁容。孩子們可能遭到不幸，可能有人攻击她們，毀損了她們的肢体。战争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助长了那种殘暴的現象。

可怜的老奶奶吓得发抖。

莫尔顿再三安慰她說：“她們不会遭到危險，这是絕對不会的。”

他把从小河到海岸的整个地区一步步查問过去。孩子們什么地方都不見，可是，在赤楊树下面，他发现了一个深洼，一只装着許多瓶白兰地、伏特卡和高貴的葡萄酒的籃子丢在里面。

“这是走私貨！”莫尔顿心里想，把找到的东西重新放进水里，这件事他后来非常懊悔。

經過竭力搜寻，最后，莫尔顿发现她們在鐵路交叉点附近，跟鐵路看守人的孩子們在一起玩。

“我心里就想，她們在那边！”老奶奶叫了起来，把孩子們狠狠的罵了一頓。“她們見了那一群孩子欢喜昏了，坐在轉轍器的杠杆上，或者还在想什么主意！”

“没有什么可怕，”莫尔顿回答。

“怎么没有什么可怕？可能把虱子带过来，你只要看看那一

批孩子！女孩子們可能遭遇到什么不幸。你大概忘記了，看守人的大女兒的儿子死在火車底下，他自己不多几时以前也死了一个男孩子。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們的孩子是完全沒有人照管的。”

“所以我說，讓母亲离开她的孩子們是不可原諒的，”莫尔頓說。

“你又在自說自話了！哪里去另找一个洗衣服的人？只有貧穷才驅使人去洗衣服，這是一件很重的活。再說，彼得遜太太明天到咱們这儿来，你自己把你的教条讀給她听罢。”

关涉到家务事情，老奶奶是坚定不移的。

下一天，莫尔頓又一次地确信那轉轍手的妻子是一个不幸的妇人，胖得不能想象，十足一个多产的化身。

将要吃飯的时候，虽然薇拉和老奶奶都反对，莫尔頓坚持要洗衣妇人和他們坐在一桌上吃。

老奶奶断然說：“这对于她是完全用不着的，她甚至不覺得你对她做了好事。”

“我这样做完全不是为她，是为我自己。我不能容忍讓她独自坐在厨房角落里吃飯！”

“她身上有一股难聞的气味！”薇拉說。

“这正是穷人的命运，这不是他們的过錯，是咱們的过錯。”

那洗衣妇人坐在桌子旁，很窘。她的整个身体仿佛全是肉折子組成的：上半身压在大腿上面，人坐在椅子上，两条大腿挂着。只有她的臉是消瘦疲憊的，上面滿是斑点。她的全副神气显出有点害怕的样子。莫尔頓跟她攀談，想消除她的窘态。

“彼得遜太太，吃呀，站在水槽旁边是很辛苦的，”他說。

莫尔頓每次称呼她“太太”的时候，薇拉的臉就一扁，而老奶奶呢，似乎在想，对那洗衣妇人簡單称她“奶奶”也就够了。

“吃过飯您回去，到您的孩子們那里去。还是明天再来罢，”
莫尔頓接着說。“喂，您的八个孩子过得怎样？”

“整整十个啊！”老奶奶糾正他。

莫尔頓驚訝地望望母亲，望望彼得遜太太。

老奶奶說：“咱們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們是八个。从那时候起，彼得遜奶奶的孩子又多起来了，只要是穷人，你要有多少孩子，就会生多少。”

“看来，母亲把自己从前受苦的情况忘記了，”莫尔頓心里想，低下头对着盘子。彼得遜太太坐在那儿，負罪似地眼睛看着地面。

飯后，莫尔頓和她一道走到地下室里，亲眼看到她的确不洗衣服了。她的短外衣前面豁开了，合不上来。

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說：“彼得遜太太，您听我說，想法子不要再有孩子了。”

洗衣妇人轉过身来面向他，苦恼地說：

“說說呢，自然是容易的，可是您怎么知道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男人既然要这样，有什么办法？要知道他究竟是一个活人！結果呢，他說得对：‘儿女，这是咱們生活中的唯一的快乐。’不錯，他没有什么乐事可找。他只知道工作，为了儿女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大家得靠了他吃飯穿衣，这还能拒絕他对于妻子的应有的权利嗎？真的，我們过的日子是不好的！”

她靠在門上哭了起来。

“或者，我得跟医生談談去，要他給您出一个有益的主意吧？”

“那有什么关系，要談也可以，只是反正沒有用处，”洗衣妇人抽咽着勉強坐上脚踏車。阶沿上留下一些血迹。

“您在流血呀！”莫尔頓惊叫起来。

“这小事情，我常常这样的！”

必須給彼得遜太太一点什么帮助，莫尔頓立刻騎上脚踏車，到离鎮三四公里的一个医生那里去。

医生很熟悉这个铁路看守人的一家。

“这位彼得遜太太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常常怀孕！人在这些铁路哨舍里繁殖起来，象耗子一样快！”

莫尔頓認為这一切都坏在不良的居住条件上。

“这是完全可能的；国家必須对这些‘人工孵化器’負責。作为一个医生，这样的家庭我知道的很多；在我行医的全部经历中，全家总共只有两个孩子的只遇到过一家。那是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仅仅因为不愿意再同妹妹一床睡，不愿意和她的父母住在一間房間里，就嫁了人。她生平从来未曾有过自己的床。这样的女孩子，等不到成长，就离巢飞去，然后带了小鳥儿飞回来。有什么話好說呢？要帮助这些铁路看守人是絕對沒有办法的，要知道他們是国家的公務員；市政机关即使想过問他們的居住条件，也不能够；然而，关于想过問这一层，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是这問題是会漸漸解决的，因为咱們开始在避免铁路綫的交叉了。”

“等到問題解决，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您难道一点沒有办法使这个不幸的妇人不再生孩子嗎？”

“怎么，您瘋了嗎？要知道那样做我自己会吃大亏！国家必須使人口增加，不管用的是什麼方法；它只是不愿意为这个事情操心。这些人还没有經受到极端的匱乏，他們的生活程度仅比最低需要低一些。”

医生知悉了彼得遜太太流血，他就不再爭論了。

“事情既然这样，我看来不得不和您去一趟。天知道她小产

过多少次。略等一等，我得把輪胎的气打一打足。”

他們一路繼續談着。医生是一个很仁慈的人，但是現在看起來，他已經不再为自己的理想作斗争了。据说，他吸上了嗎啡。

“很奇怪，下层社会里这样的穷困和迟鈍，上层社会里这样的殘酷和沒有人性，而您却依然沒有放弃您的理想，”他沉重地喘着气說。“一个人要不是变得冷酷无情，自己也就馬上完了！許多人都不愿意有孩子，有錢人和穷人一样。时时有女人来找我，求我帮助；她們一想到自己有了孕，就瘋了。男人們同样发了瘋，要求給他們一点药，保持家里太平。我敢告訴您，唯一靠得住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完全节欲。所有的女人发瘋似的害怕怀孕，象害怕瘟疫一样；这种籠罩了目前一代的各个社会阶层的恐怖，是咱們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一部分要怪战争，也許和它联在一起的艰难的生活条件也有关系。在我个人看来，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妇女运动。照我的意見，在妇女一方面这是一种抗議性的破坏：女人愿意把男人整个为她自己所占有，很少注意到孩子。”

莫尔頓一声不响地听医生說。看起来，医生曾經有一个时候抱着最激进的看法，可是后来他不得不对生活妥协。他有几分想替自己的行为辯护，可是有时候也加以批評。医生的不尽純洁的良心驅使他这样說，可是莫尔頓不愿意反駁他，同时也使他有替自己辯护的可能。

医生停了一停，接着說：“你当然抱着革命的情緒，想要改变一切。‘这样那样地改造世界，咱們的生活条件将会好轉。’可不是？我年輕做学生的时候，一样也怀着革命的情緒；假使您不愿被人看得一文不值，这是必要的。可是您知道什么？咱們生活在

其中的社会制度，比之其他一切不管如何理想的可能的制度，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这个制度是存在的。它是真实存在着的现实，胜过一切幻想。但是，是什么人这样说的？”

“您这样说嘛！”莫尔顿回答。

“不，我的意思说，哪一位天才的思想家？”

“既然这是胡说，无论谁说的，不是反正都一样吗？”

“不，哪里的话？例如，您难道能因为歌德说了蠢话而责备他吗？”

“歌德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宿命论者。相反地，他要求人们积极活动，改造生活，干预一切，改造一切，并且去帮助铁路看守人的不幸的妻子！”

十八 莫尔顿获得了自由

莫尔顿从外省做报告回来。途中，在弗莱德里西亚①从晨报上看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他又乐又惊得直颤：世界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在国内夺得了政权！那儿的事情以后怎样进展？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政权，他们又如何利用这政权？毫无问题，这事情将导向一种新的东西，可是究竟什么东西呢？从童年时候起，莫尔顿许多年来一直梦想着：总有一天，穷人在生活中也能获得应有的一份享受；难道他的梦想，即使是一部份，将要实现了吗？

中心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一些骑马的警察勒马后退，高喊：“走开，走开！”来驱散人群。有几个军官，把肩章撕去

① 日德兰岛东南角的一个海港。

了，衆在圍成一圈的警察中間。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有人激动地高叫着：“打倒战争！打倒物价高涨！讓投机商人和大老們穿上軍服去打仗！”从人群里跳出来。群众一齐欢呼，警察利用木棍挤到肇事的人那里。莫尔頓走到人群中間，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沒有人能清清楚楚地回答，最后終於打听了出来，是一群規避兵役的人在这里聚会。

莫尔頓只看見老奶奶一个人在家里，神气憔悴，臉都哭肿了。

“你們出了什么事了？”他問。“媽媽，怎么你一个人在家里？”

“的确，我剩了一个人了，”老奶奶哭了起来。

“孩子們，瑪丽和薇拉在哪里呢？媽媽，你回答我嘛！”

“我的天，她們一个也不在，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空屋子里走来走去，流着辛酸的眼泪，已經几天了。我甚至要写信告訴你这儿一切事情变得多么糟，都不可能；你老是跑来跑去！”

“她們哪里去了呢？”

“也許你能告訴我哪里去了？薇拉把瑪丽卸了工，她再也不愿把她留在身边了，关于这一点沒有人能責备她。可是开头她逼她承認一切，又叫她在她說的話下面签字作为凭証，好一場吵鬧呐！”

莫尔頓漸漸从母亲那里弄明白，薇拉和那两个跟丈夫离了婚的邻居吵了架。她們有一天来看她，薇拉接待她們很不客气，說得确切一些，請她們出去。

“您赶我們走，是因为我們是离了婚的女人嗎？”她們中間一个用相当挖苦的口气問薇拉。“可是这是不真实的，我們俩是規矩矩的寡妇。您自己才是被人离弃的呐，因为一个男人假使

跟他的女仆拥抱亲嘴，那就等于跟他妻子已经离婚了。”

“她们一直在阁楼的小窗口看着。有人指出那小窗太高，她们够不到。她们得意扬扬地说，并不如此：她们站在桌子上，一切看得很清楚。我的孩子，一个人不仔细，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薇拉就审问玛丽，把她的一切都逼了出来。要知道玛丽是非常沉默的，逼她出来可并不这么容易。可是薇拉什么人的话逼不出来！她逼玛丽在这些话下面签上字，就把她赶了出去。我连跟她好好地分别都不能。那可怜的女孩子，她哭得那么厉害，好象挨了鞭打似的！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妈妈，你自己希望怎样？”

“如其可能的话，我最希望在城里租一间房子。我去做照管产妇的工作，也许我本来应该得一份小小的养老金的。”

“关于生活费你不用担心，”莫尔顿把一只手放在母亲微驼的背上说。“我会给你在哥本哈根找到一个安身的处所的，可是我希望你不要马上就离开我。我希望在我的事情没安排好以前，你留在这里。”

“你准备做些什么呢？跟玛丽结婚吗？”

“不，在考虑新的婚姻之前，必须办好离婚手续，”莫尔顿说。“我倒想到德国去看看那边发生些什么事情。现在我可以自主了。可是家里必须稍稍收拾一下，让薇拉和孩子们在这里过得舒舒服服。”

“我不相信薇拉会同意带了孩子住在这里。她太喜欢城市了。”

“那也很好，那么我住在这里。你愿意留在这里和我一起住吗？当然我要给你找一个帮手来料理家务。”

可是老奶奶操劳得厌倦了，她梦想有自家的一个角落，自己

可以当家作主。但她同意耽擱一些时候。

“你的事情沒有安排好以前，我留在这里。”

“可是我覺得你不要勸薇拉留在这所屋子里，”在莫尔頓必須去和薇拉会面，商談一切的时候，老奶奶說。“她另有打算。”

“媽媽，你注意到了什么？”

“我沒有注意到什么，只是各人有自己的猜測。她常常說，做每天騎馬經過咱們这里的‘穷人的恩主’的老婆，过的日子該多好，她很奇怪他是一个光杆儿。天知道，他們之間还有些什。他經過这里的时候，如果不見她在园子里，常常斜眼向窗子里望。”

莫尔頓放声大笑。

“嘿，媽媽，你造出来的！”

“你还是要小心，既然她是准备再嫁的，你別打算給她錢，要知道她是非常精明的！”

莫尔頓嗤笑他的母亲。可是他跟那受委托去和薇拉談判的律師一談，才知道薇拉要求莫尔頓每年給她三千克羅納，即使她另嫁的話。她的要求的根据是：她要扶养孩子，她又是受害的一方；而且她“幫助”莫尔頓写書，如果她在这方面获得一部分錢，那是完全合法的。这事情很使莫尔頓发笑；他記得有一天晚上，有人問薇拉，她是否象姚那斯·李^①的妻子安瑪辛一样幫助她丈夫写書。薇拉的幫助才是好哩！

莫尔頓坚持，薇拉再嫁的話，孩子們一定要跟他一起生活。他不准备再結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孩子們有一个后母。

他和薇拉之間的談判拖延得很久。他們尽量避免彼此見面，

① 姚那斯·李(1888—1908)，挪威小說家。

直到必須在文書上簽字的時候才會面。其餘一切都由律師來調停。莫爾頓得感謝命運，這事情由律師來辦理，否則薇拉會把他搶得一絲不剩，這方面她是一個老手。莫爾頓發現她有着以前他沒有設想到的才能和特性。

莫爾頓不能工作。在等候離婚期間，為了消磨時光，他探望一些朋友和熟人。原來薇拉已經先去過，按她的理由說明了事情為什麼鬧到離婚的地步。莫爾頓不願談這個問題，恰恰在熟人的眼中証實了薇拉的說明的真實性，因此他們對莫爾頓的態度更壞得多了。薇拉也到過貝萊家里，可是那兒顯然沒有得到同情。有一天，莫爾頓接到愛倫的一個條子，問他是否打算到他們那里去解解悶。“貝萊看見你，將會很高興，”她信上說。

的確，莫爾頓到他家里，貝萊很高興。

莫爾頓還沒來得及坐下，貝萊就說：“那麼，你在俄國的同志們現在勝利了。我從報紙上看到，他們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簡單地告訴我，他們要的是什麼。”

莫爾頓嚴肅地回答說：“我以為他們所要的，就是你和我曾經有一個時候夢想過的，因此對咱們倆說來，都不能算陌生。他們要消滅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還有引起戰火的民族間的憎恨，當然，也要消滅利潤。”

“那不少呀！”貝萊說。從他的臉色可以看出，他認為這一切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縱使有接觸，可是隔着國界要和他們把關係搞好是不容易的……還有其他等等，不用說別的矛盾了。”

“應該說，人家把咱們的頭腦根本搞糊塗了。我初次到德國的時候，看到丹麥國界以外的土地，跟咱們的土地是同樣顏色，使我感到驚奇。這些人使國與國之間存在着矛盾這一觀念深入咱們的頭腦到了這樣的程度。可是人們却相信這樣的話。”

“咱們要正确了解这些事变还远着哩！我很愿意知道，人們会不会有一天，重視使他們团结的东西过于一切，而不重視使他們分裂的东西。”

“毫無疑問，”莫尔頓坚信不移地回答。“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否則就一切都完蛋了。但是首先要結束許多荒謬的事情和消除那惊惶情緒的原因。”

“这种惊惶是为什么产生的？”

“人們害怕失去工作。每个人都对別人側目而視，象野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样。人类必須滿懷着一切东西都够大家用的信心。”

“怎样能达到这地步呢？”

“只要把生活安排得人人都够。这是可能的。”

貝萊怀疑地笑笑。

“你不覺得有些人并不以此为滿足嗎？要知道常有少数人，他們竭力使自己取得尽多的东西。”

“关于这样的人我并不担心。这些忘不了利潤的人，社会上不应容許他們存在。咱們，作为社会主义者，應該为大多数人建設世界，不是为少数人，”莫尔頓兴奋了起来。

“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貝萊慢吞吞地把這句話說出来，仿佛他看到眼面前一条无限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的确，这完全不是象风暴一般掠过京城里的工人区的那个貝萊了；他現在和剛从監獄里出来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現在他不向前面看，同时也不向后回顧，他的口号不如說表示了任何一方面都有真理。貝萊是維持現狀的信徒，他鎮靜，他把一切都仔細衡量过，他企图調停一切，他最珍視的只是那已經获得的。不知道的东西已經不再能吸引他了，他既忘記了青年时代的空想，

也忘記了在監獄中思想上的墮落。

“你不再向前看，也不再傾听你自己的聲音了，”莫爾頓不禁沖口說了出來。

“我是一個現實的人，我沒有工夫，”貝萊回答。“可是你自己傾听你內心的聲音嗎？”

莫爾頓不得不承認，雖然他也認為应当把將來和現實結合起來，可是他却更多地望着將來。那些只望着自己的肚臍眼或者宣揚道德，而同時嘲笑啼哭的孩子，認為飢餓能提高孩子的靈魂的人們，他卻不願意認識他們。

“我很希望咱們消滅貧困，然後從事於精神上的發展，”莫爾頓說。“利用靈魂來達到躲避人、使他永遠受著精神壓迫的目的，這種情況太多了。”

愛倫時不時地走進書房，坐在莫爾頓身旁，帶着一種他以前沒有見過的臉色看著他。他覺到她要跟他談談薇拉的事情；她試把話頭轉到這一個題目上去，可是沒有成功。特別引起莫爾頓注意的是，愛倫現在不再是以前他所珍視的那個家庭里的理想母親的化身了。如今她變得更象一個住在“黃金岸”上的批發商人或工廠老板之類的老婆了；這些女人自信地談著世界上的一切。跟貝萊不同的是，勝利沖昏了愛倫的頭腦。當貝萊力圖保持從前的樣子時候，她在談話中竭力強調貝萊的勢力多大，仿佛這里頭也有她一份功勞似的。

當談話涉及旁人的時候，愛倫嚴肅地參加了進來，斷然地說：

“我們不相信階級矛盾將會消失，在下層群眾還沒有足夠的教養的時候，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久前，我們幫助一個年青姑娘在辦事處弄到一個工作，這是我們曾經會面過的熟人的一个

女儿，可是他們連謝都不來謝。貝萊，我說的對嗎？”

“這一個職務反正得有人來干，而且這女孩子是有着很好的服務證明書的，”貝萊支支吾吾地回答。

“他們還是應該想着來謝謝咱們，不是嗎？人們不大重視別人給他們的好處。”

“可能他們認為並不是貝萊付給她工資的，”莫爾頓說。“貝萊當了部長，也沒有謝她，也沒有謝別人。”

“這完全是另一回事。貝萊到國王那里去謝他的任命。”

莫爾頓從貝萊臉上看出，愛倫對這事情的推論不合他的意，可是她照样繼續說下去。她變蠢了嗎？還是她丈夫的飛黃騰達和她跟資產階級太太們的交往，給莫爾頓以前曾經在愛倫身上看出的粗鄙又加上了幾分？

貝萊焦急地咳着。

“你對於柏林軍火工廠里的罷工怎樣解釋？”他高聲問，顯然要想改變話題。

莫爾頓雖然認為德國軍火工業的罷工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反應，但他不願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僅僅指出：

“只不過表示對戰爭的厭倦，英國軍火工業的工人也在罷工。看來，咱們的人民向戰神——太陽神^①祭獻得也厭倦了！”

“那麼首先罷工的應該是前綫上的兵士了，”愛倫插嘴說。

“他們害怕背後軍官們的手槍。可是以後也許會到達這個地步的。”

① “太陽神”是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里的太陽神（以色列王國和猶太王國也相同）。祭獻時要焚燒活人作為犧牲，特別是小孩。這一個名詞常常被用來象徵要求以人為犧牲的殘暴的力量。

“我不以为前线的兵士将会罢工，”貝萊沉思着說，“否則皇帝和貴族地主答允胜利时候給他們的一切，他們都得不到了。可是提到工人，我們是不大担心的；以为他們会在祖国危急的时候，暗地里对它攻击，这样的想法根本是荒唐的。”

“也許他們以为这样做是对祖国效了更大的劳呢，”莫尔頓說。

“天知道他們根本有沒有想什么！可是你准备到德国去，在那里寄給我們一些报导性的文章。”

“我写的关于德国的任何东西，斯罗茨霍姆都是不承認的。”

“当然，由于你的那些关于普魯士和德国的文章，我們的同志們曾遭到一些麻煩。由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原因，他們不能予以发表。可是現在大家已經忘記了这件事。”

“完全沒有！相反，我的名字給他們記在黑名单上，他們对我宣布了联盟抵制。他們組織了一个委员会，仔細注視国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按照他們对待战争德国的态度，把他們划分为朋友和敌人，因此，他們認為我是敌人。你瞧，爱国主义的結果是什么！”

貝萊聳了聳肩胛，然后略略思索了一下說：

“但是，沒有斯罗茨霍姆也行。把所有的文章直接寄到报館編輯部，一部分发給外省报纸去，其余的我們用作报导材料。你将获得全部文章的稿酬，斯罗茨霍姆如果愿意的話，以后可以把他們認為适当的稿子轉載。”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貝萊注視着莫尔頓。

“据我了解，你現在應該很窘，”他打破了沉默。

莫尔頓不得不承認，他差不多一筹莫展。

“我的比較可靠的收入，全部将近三千克羅納，我得交給薇

拉和孩子們。”

“噫！假使我們提議給你在外省報館里一個固定的工作，你的態度怎樣？當然，在你這方面並沒有要供給一定數量文章的義務。我們可以給你五十克羅納一星期，出差的時候，旅費和每天的生活費除外。合你的意嗎？”貝萊親熱地望着莫爾頓。

“當然滿意！”莫爾頓向他微笑作為回答。

“現在你完全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了，”愛倫插進來說。“可是這件事的代價不小。當時我們勸阻你的時候，你不肯聽我們。祝你成功！”她的聲音里流露出從前那種慈母般的關切，莫爾頓心上感到溫暖。不管怎樣，貝萊和愛倫畢竟還是愛他的。

十九 逃 兵

莫爾頓把所有的事務結束了；關於離婚方面尚未辦完的手續，律師會去安排。在奈列勃羅區，莫爾頓給老奶奶找到一處小小的住所，因為她要住在那地方。等到城外屋子裡的家具搬來之後，她就很舒服了。關於護照的事情，也完全辦理好了。可是莫爾頓在大房子里轉來轉去，很無聊。他的整個思想都被旅行占住了，什麼事也不能做。

出發前的一天，安德萊遜打電話給他，請他吃早飯。“不在家，在館子里，那兒沒有人來打擾咱們，”他說。

“可是我反對‘事務性的’聚餐！”莫爾頓在電話里笑着回答。

“嘿，你現在是自由自在的人了！”他們喝了不少之後，安德萊遜微微帶點艷羨的神氣望着莫爾頓說。“以後怎麼辦？再結婚嗎？”

不，對於莫爾頓，這已經夠受了。結婚根本不是那麼吸引人

的事情，使人乐意才摆脱了第一次的婚姻，重新再投身进去。

“在这种共同生活里没有一点快乐！可是有什么办法？不能教人类灭绝呀，”安德莱逊说。

莫尔顿认为为了纳税、付面包师和鞋匠的帐而在最好的年华里带上脚镣，套上络头，通宵工作，究竟是够沉重的。一切为的是保障一家人的生活，结果呢，家里连太平日子都不得过。

“自然界对待其他的東西要好一点，它们不用管纳税，不用管公差，不管家用，也不和歇斯底里发生关系。”

“是呀，假使一切事情都任其自然，人可以安安静静地采采花朵，那确是好极了，”安德莱逊说。“我倒欣然同意你这样的说法。可是，慢一点，那时候就没有人需要钢琴了！这事情完全不合我的胃口；那我宁愿跟帐目，抢生意的同行和神经失常的婆娘们纠缠。为了解闷，有时也可以让自己找些小小的消遣，咱们不是象圣经里的约瑟①那样纯洁的青年！”安德莱逊热情地望着莫尔顿。

他们舒舒服服坐在馆子的一个角落里。有时候安德莱逊被叫去听电话（他常常告诉家里到哪里去的）；一般说来，没有人来打扰他们，他们高高兴兴地聊着天，忘记了一切。安德莱逊有时赞叹地看着莫尔顿说：

“的确，你真是个好汉子！”

“你自己也是个好汉子！一切东西落到你手里，你就紧紧抓住。”

“对，今年我将要有一百万克罗纳的交易，可是我依然经常

① 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小时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他的埃及主妇引誘他通奸，他拒绝了她。见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九章。

缺錢，你懂得这个道理嗎？”

“大概因为你一直在扩充你的营业吧？”

“是呀，我不能不这样做。营业，你不讓它发展，它就注定要失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不找些有利可图的营生干一下呢？到处金錢象流水，可是你还是为了生活費在掙扎。”

“我沒有这个才能！”

“胡說，总可以想出一些什么办法来的！你只要看，多少傻瓜都爬上来了！哪怕凭你城外那座房子另外再弄一笔貸款也好，那时卖掉它也更容易了。信貸公司有的是錢。”

“它不会再給我一笔貸款的：上一回的貸款，当时它还想拒絕我呢，因为它認為数目太大了。”

“嘿，那是那时候的事情！大概誰也不記得了。試一試看，我担保你得到的补充貸款要比第一次还多。你笑，可是相信我罢，所有那些掌握国家錢袋的大老們、銀行經理、金融家以及諸如此类的人，一点都不比你我聪明。金錢得来容易，追求利潤的貪欲就充滿了大家的心里。我可以跟你打賭，你的新的押单得到的要比全部房屋的价值大得多。假使你得到的超过了你的需要，把多余的交給我，我永远会利用一切的！”

莫尔頓不得不答允，按他的主意办。

“可是你必须要在动身以前把一切事情办好，永远必須干得迅速。就在这里打电话給你的律师。”

暮色降临了。莫尔頓收拾了一些行李，坐下来看書。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时时放下書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突然听到有人拿一块小石子丢进窗来。莫尔頓走到阳台上。下面站着一个人，仰着臉，低声地打着口哨。

莫尔頓听见一个声音说：“是我，維戈，你的舅子！”于是，他就走下去开门。

“嘿，你毕竟上我这儿来了，”他说。他城外的家里，維戈一次都没来过。

“是的，我知道薇拉跑了，嘿，我心里想……我简直看她不惯，还有我那两个老的。”

“看来，不跟亲人来往，这生活毕竟是难过的！”莫尔頓注意地细看了他的可怜的形态。“你现在一个人过活吗？”

“嗯，并不！我有一个女朋友！”

維戈脸上现出一副被遗弃者的惊慌的神气，他喘着气，好象背后有人追赶似的。

“你既知道薇拉不在这儿，为什么不按电铃呢？”

“我不愿意让你母亲看见，你要知道，我从昨天白天逃出来，还没有躺下来睡过。”

这可以从他的衣服上看起来，它满是泥污，皱得不成样子。

莫尔頓惊慌地问：“那么，你是逃跑出来的？”

“是呀，我受够了！我拿了上岸的外出证就不回船了；我昨晚是在牧场上过夜的，我害怕回到我的女朋友那里，因为他们一定会到那儿去寻找的。”

“你知道他们抓到了你将怎样办吗？”

“他们不会抓到我的！我宁愿自杀，再也不回去过那奴隶似的生活了。”

莫尔頓望着維戈沉思。維戈的神气，那么可怜，那么孤苦伶仃！他跟他的一家人不睦，生活上又不走运。他虽然具有反抗的精神，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困难，更不用说对当权的人进行斗争了。

“你为什么哼，什么地方疼嗎？”莫尔頓問。

“不，昨天晚上，我和伙伴們去戏弄几个警察，背上挨了一棍子。”

“我还是劝你回到船上。你就說你喝醉了，宁愿讓他們判你一星期的禁閉，或者受一点別的懲罰。对逃兵的处罰是很严的，至少給你一年劳动改造。”

“这个我不在乎，我就是受不了船上的那种生活。老是处罰、嘲弄、禁止上岸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特别是大家受的沃尔姆斯的磨难，那船长的助手，他完全发瘋了。他要求我把船員口粮里的物品偷出来交給軍官食堂。我要是同意他做这事情，我成了什么样的朋友。沃尔姆斯看見了我就暴怒起来，他說：‘等着，我們會迫使你就范！’他們甚至告我偷窃，虽然軍官們自己在偷东西。不錯，后来他們不得不把話收回。”

“这真是令人憤慨的情况！”莫尔頓恐怖地叫起来。“难道他們对全部船員都这样嗎？还是专跟你一个人糾纏呢？”

“沒有一个普通水兵受到好好看待的。軍官們說，既然現在在进行战争，那么，严格的訓練是不可少的。他們中間有几个簡直好战到发了瘋，等不及咱們开始作战。可是他們特別迫害我，罵我‘赤党’。我猜他們知道我是工团主义者，因此他們决心要打断我的妄念。”

“他們从哪里知道你的事情的？也許你在船員中間进行煽动吧？”

“不，我竭力避免这种事情，可是他們不是有名单嗎？还有那些調查表……”

可是莫尔頓对于这事情一点不了解。

“你不知道嗎？我們被征召去的时候，必須在調查表上填

写,做什么行业,看什么报纸,属什么组织等等。他们把这事情安排得很巧妙,仿佛是统计上需要,对国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实他们仅是要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哪里去找忠诚于他们的人。如果你看见他们查阅我的调查表时脸上那副怪样子就知道了!这个沃尔姆斯是十足的野兽,他是以折磨人为乐事的。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法子给我们屁股上一脚。”

莫尔顿到地下室去取了些食物和一瓶啤酒。看到了酒菜,维戈的疲倦的眼睛发出了亮光。

“啊,星标的啤酒!得向咱们的大老们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能酿制啤酒,”他高高兴兴地说,用手擦了擦瓶颈,把酒瓶举到嘴边。

莫尔顿让他安安静静地吃,因为那可怜的家伙饿的象狼一样。

维戈吃好了,莫尔顿问:“那么,你不愿回到你的‘海马号’船上去?”

“我简直不敢,一想到这事,我就浑身发抖。我到处看见沃尔姆斯的魔鬼样的嘴脸,甚至梦里都看见。”

“你愿意留在我这里吗?我迟几天动身来料理你的事情。”

可是维戈不知道决定怎样做好。

“也许我还是在街上荡着,荡到他们把我抓去,”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可是莫尔顿不能容许这样做。

“或者你留在这里,让我去料理你的事情,可能通过报纸来办,或者你回船上去,服满一星期的禁闭。再说,你的制服在哪里?”

“要是他们没有去搜查,它还挂在家里,我的女朋友那里。我换了这件破衣服,溜走起来方便些。”维戈突然抱住头。“哎

喲，我完全失去理智了！假使好好想一想，這一切沒有多少快樂之處！你還是去把警察叫來罷。”

莫爾頓就這樣辦，竭力把事情敘述的對維戈有利。一小時後，警察的汽車開到了。

載走維戈的汽車在黑暗中消失的時候，一種痛苦的感覺抓住了莫爾頓，彷彿把一個人送上了屠場。他衣服脫了一半，坐在床邊上沉思。他愛上了薇拉的時光，就跟怎樣一個奇怪的市僧家庭發生了關係！他們從怎樣的社會下層爬了上來，那多情的達格瑪爾，具有經紀人才干的彼得，還有薇拉、維戈。奇怪的一家，家裡每個人走向各別的方向。達格瑪爾有她善良的地方。不過，孩子中間最好的還是維戈；這可憐的家伙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藏身之所，甚至自己家裡也不行！

屋子裡一片沉寂，沒有令人不安的感覺，四周圍籠罩着和平和寧靜。莫爾頓躺在床，向黑暗中凝視，他彷彿看到某種奇怪的景象。似乎他完全沒有了腦袋，腦袋所在的地方是一片真空，一片極大的空間，整個天空，可是一點重量都沒有。莫爾頓無意中舉起一隻手來，摸到頭上，它原來好好的在那裡！一切都由於近年來經常和他的生活作伴的頭疼；它在夢裡折磨他，甚至他醒來的時候也折磨着他；現在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后 語

恩·克雷莫娃

长篇小说紅莫尔頓是尼克索的三部曲的尚未完成的第三部，叙述丹麦工人运动发展中的现阶段。它的头两部分是长篇小说征服者貝萊和人子（即蒂特）。三部曲的当前这本书，作者现时正在写作中①。

馬丁·安德逊·尼克索动手写这个长篇，是在一九四〇年，当时，德国法西斯占领了丹麦。他受希特勒匪帮和丹麦警察的迫害，被迫逃亡到瑞典的时候方才完成。②这本小说③根据丹麦文的手稿译成瑞典文，一九四五年初次以瑞典文译本问世，由进步的工人出版社工人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丹麦直到国土解放之后才出版。一九四七年译成俄文。

小说的情节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的一段时期，在许多方面是自传性质的。在小说的主人公，作家莫尔頓身上，不难認出尼克索本身的某些面貌。

关于长篇小说征服者貝萊和人子的續篇，尼克索老早就在考虑。征服者貝萊的第四部出版以后，他在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国的报纸上写道，他把这个作品看作是“工人运动史詩的序曲”。照尼克索的意见，无产阶级的偉大运动还刚刚开始，因此，他写道，“小说的結局必須理解为暫时的，一个插曲的完成”。后来，当尼克索又談到这个問題时，他写道：“我很清楚地記得写貝萊时的心情。那时候正象現在一样，我是一个无产者，一个革命家，可是

那时候的目标还不大清楚……共产主义在我看来是模糊的，渺茫的，象一个梦想……那时还没有苏联。无产阶级史诗的内容必然是工人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的觉醒。三部曲的第三部将是献给新的一代的……要到那时候，写貝萊和蒂特的几本书才得到完成，才显出它们的真正意义。”

在长篇小说紅莫尔頓里面，作家表现了丹麦工人在政治上的觉醒，表现了工人运动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最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开始了解，象貝萊一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没有领导工人前进，却老是“轉圈子”，他们是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派，那时候，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打成一片，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尼克索不止一次地亲身观察到的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这对紅莫尔頓的作者是有影响的。书里的主角莫尔頓开始确信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公平合理的制度，根本不再相信貝萊所竭力主张借助于合作制度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貝萊和莫尔頓之间思想上的分歧，在小说一开头就很清楚了，这种分歧在长篇小说人子里面，作者仅仅画了一个轮廓，现在变得深刻而不可调和的了。貝萊和莫尔頓的道路分开了。他们是丹麦工人运动两个敌对方向的代表，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和叛徒的方向，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方向。

恰恰在世界大战的前夕，莫尔頓到了德国，跟普通的工人谈天，之后，又认识了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和留特維克·法朗克的

① 尼克索死于一九五四年，死时，紅莫尔頓一书尚未完成（第二部沒落的一代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克雷莫娃写这篇文章时，尼克索尚未逝世。

②、③ 此处均指紅莫尔頓的第一部无主的国土。

实际行动，他确信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当作神諭一般尊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們的立場和德国軍国主义者的立場没有什么两样。作者在进一步指出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盲目地模仿他們的老师的时候，仿佛举例說明了列宁的原理：“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的战争局势下，机会主义又产生了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的东西是阶级协作的思想。”^①

“阶级协作”的思想，在这时候以前已經为丹麦社会民主党右派所广泛宣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斯陶宁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訂立了“政党休战”的协定，在一九一六年初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时候，特別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一九一六年，列宁在整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长这篇文章里写道：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尽力庇护而且仍在庇护着右派，庇护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君主政府投了信任票，說得很体面，‘为了保护中立’。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大会上，十分之九的大多数表示贊成参加組閣，贊成和政府訂立的协定。”^②

尼克索在紅莫尔頓这部长篇小說里正确地指出丹麦社会民主党右派腐化的过程，他們的放弃阶级斗争，完全轉向阶级調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場。在小說里，社会民主党的最鮮明的代表是貝萊。在他身上很容易認出那些斯陶宁型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久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六頁（俄文本）。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二四頁（俄文本）。

已忘記了這一個階級的需要和目的，竭力把自己的黨員變成听话的表決機器，這對他們說來，為了獲得优越的地位是不可少的。

在貝萊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塞爾伏斯和布洛赫的談判這一幕里，尼克索最清楚地指出了這些“工人領袖們出賣工人的政策。在塞爾伏斯身上很容易猜測到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巴爾伏斯，關於他，列寧曾經寫道：“以確信會獲得資產階級贊許的一個雜文作家的放肆態度，拍拍馬克思的肩膀來‘修正’他，毫無一點善意和關懷的批評的樣子……他預言德國可以通過保守黨人和一部分社會黨人的聯盟，通過‘麵包配給証’，毫無痛苦地進入社會主義。”^①

塞爾伏斯來和貝萊談判，以丹麥的廉價勞動力供應德國的軍火工業。同時，他利用機會來給他的信徒講授一課修正主義。貝萊以走狗的奴顏婢膝的態度，傾聽塞爾伏斯的長篇大論，塞爾伏斯說馬克思主義不能不加以修正，說德國是所有國家中間第一個把它修正，“從無效的階級鬥爭轉向協作的時代”的國家。貝萊自己久已站在階級協作的立場上，很願意採取一切措施來制裁不同意這個政策的革命工人。

貝萊穿著燕尾服，鈕孔里插一朵蘭花，已經絲毫不象曾經以群眾領袖的姿態出現的那個年青的貝萊了。對於丹麥工人中最覺悟的一部份人來說，他那使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結合，領着工人团团轉，讓他們彼此踩着腳跟的目的，是清清楚楚的了。他們企圖從這個圈子里掙脫出來，可是缺乏社會主義的覺悟和一盤散沙的情況妨礙他們沿着真正革命的道路走。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四頁（俄文本）。

被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引入歧途的丹麦工人运动的弱点，现实主义地反映在小说里。有力量有勇气和旧的党断绝关系的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因为“已经没有力量再忍耐下去”，大多数加入了工团主义者的队伍。在丹麦，以工团主义者为首的职工会反对派是在一九一〇年出现的。工团主义者是政党、议会活动以及一般政治斗争的反对者。他们赞成“直接行动”，那就是说罢工，也赞成单独拒绝服兵役。尼克索以深厚的同情描写反对派的成员，老无产者蓬，翻砂工人奥尔逊，青年积极分子维戈，这些都是诚实善良的人，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严肃的真诚指出他们对“旧党”的斗争的局限性。翻砂工人奥尔逊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资产阶级的特性。工人们希望自己的党帮助他们来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企业主，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且在党内占着重要地位。但是奥尔逊却由此得出一个错误的、对自己严重不利的结论：“不，随你怎么说，政治是肮脏的勾当！”从蓬、奥尔逊和维戈的悲剧性的命运里，尼克索使人信服地指出工团主义者的斗争方法的毫无希望。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它的青年团里的反对派的代表，是具莱的私生子斯文—乌吉哈。他单凭直觉，感到他的父亲出卖了工人，虽然他不会揭发这种出卖行为的根源，又不会把怀着不满情绪的青年人的愤怒导上阶级斗争的轨道，然而他深信工人阶级的前途和它获得较好的生活的能力。

尼克索在小说里追溯了社会民主青年团的孕育和发展的历史。这个团在开头的时候，无论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依赖社会民主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青年团员中间掀起了对第二国际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对作为阶级调和以及战争的支持者的官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抗议。一九一四年十二

月，卡尔·李卜克内西①在德国国会里发表的反对军事拨款的演说，对青年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九年春天，青年团大会向丹麦社会民主党提出要求，停止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大多数团员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党的答复拒绝了，于是它和青年团之间完全决裂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弗莱德里西亚省的代表会上，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作出决议，建立一个丹麦左翼社会党，一九二〇年加入了共产主义国际的支部。

在青年中间，斯文一乌吉哈是革命原则的体现者，小说里显示了他的政治觉悟的成长。正是象斯文一乌吉哈那样的青年人的代表，在团内建立了跟丹麦社会民主党决裂而加入丹麦共产党的革命核心。

尼克索不止一次地写到，他以后的小说里那些新生一代的代表，也就是说革命者，将是贝莱和蒂特的儿女。斯文一乌吉哈决定从他“父亲退却的地方继续前进”，作者在这里面给贝莱和莫尔顿私人关系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在斯文一乌吉哈身上，莫尔顿仿佛看见了青年的贝莱，可是这一回他确信这一个人不会出卖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并且将为它们奋斗。

在小说的主角作家莫尔顿身上，尼克索无疑地反映了某些他自身所有的特质和这个时期的生活经验。同时，莫尔顿是工人作家们的综合形象，他们跟贝莱、也就是跟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帮助之下，纠正了错误，得出了革

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一九一四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唯一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人。一九一六年因和平示威被判徒刑两年。一九一八年革命后释放。他是斯巴达克团的领袖。一九一九年被暗杀。

命斗争的必然性的結論。

莫尔頓越来越感到籠罩着丹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現象，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跟貝萊和他的党彻底决裂的不可避免性。在这方面，跟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的瑞典青年的会面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莫尔頓从他們那里初次知道了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維克。“那么，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的工人們已經把眼罩撕掉，推翻了想要欺騙他們的人。这样的工人是大多数。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是跟着列宁走的。”①

莫尔頓不再覺得他是生活在“无主的国土”里了。俄国布尔什維克的榜样使他相信，可以把丹麦的工人阶级激发起来，鼓动他們去为了把“无主的国土”終于变成它的合法主人——劳动人民的国土而斗争。对莫尔頓說来，生活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不再感到孤单。“他清楚地看到了一条直截而單純的道路：恢复爭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只是必須把过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妥协、因循、自私自利和市僧作风完全清除。”②

在最后一次莫尔頓跟貝萊的談話中，当他們談及傳到丹麦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貝萊問莫尔頓布尔什維克要的是什么时候，他回答道：“我以为他們所要的，就是你我曾經有一个时候梦想过的，因此对于咱們俩說来，都不能算陌生。他們要消灭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还有引起战火的民族間的憎恨，当然，也要消灭利潤。”③

① 見本書第二卷第十三章。

② 見本書第二卷第十六章。

③ 見本書第二卷第十八章。

莫尔頓和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了解俄国的事件也直接关涉到他們。道路确定了。在丹麦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大家知道，一九一七年尾和一九一八年初，丹麦已經建立了一个新的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后来并入了共产党。馬丁·安德逊·尼克索就是它的創始人之一。

长篇小說紅莫尔頓和三部曲的前两部的不同之点是更富于政論性。作家卓越地掌握了艺术体现的技巧，在某种情况下，他宁使舍弃艺术的幻想而取文献的真实。他給自己提出了一个战斗任务：以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大战时期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出卖工人利益的政策为例，在广大的群众面前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附敌分子的真实面貌，从而帮助了抵抗运动。要知道，貝萊一斯陶宁这一流人在德国法西斯占領丹麦的时期，号召跟占領軍合作，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們宣傳階級協調的思想是同样的。他們向敌人出卖了丹麦抵抗运动的战士們，使解放祖国的斗争瘫痪。关于小說的这个任务，尼克索按照被占領国所許可的条件，尽可能地在导言里說清楚。导言是在一九四〇年写成，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发表的。大家知道，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向苏联进攻以前，希特勒占領軍在丹麦奉行非常审慎的政策，试图把它变成“模范保护国”。共产党人已經被記入黑名单，但共产党并没有被禁止。当然，明白反对占領者是不允許的。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导言中的語言有点模糊，好象伊索寓言式的語言，但是能为任何一个丹麦人所理解。每个人都很清楚，尼克索号召消灭啃食大白菜的害虫时，是在号召对法西斯占領者作斗争。进步杂志文化与政治，利用相对的自由，把小說的这篇导言在一九四〇年发表出来，添上了如下的几行：“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丹麦的偉大作家……如今正在从事写作一部

长篇社会小说……尼克索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前言，他指出了产生这部小说的环境。文化与政治杂志得到作家的许可，现在就把它发表，因为它在当前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红莫尔顿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书里所显示的形象与环境的典型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期，作家不仅揭露了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同时还揭露了所有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老根，他指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从而对争取本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小说的政治现实性在现在时候并没有减损。丹麦社会民主党，调换了主人，公开跟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把它的国土变为美国战争贩子所准备的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基地。在丹麦，与疯狂地追求武装的同时，按照丹麦作家汉斯·基尔克的确切的说法，发生了“文化上的解除武装”，那就是国内文化生活，文学，广播事业等的全盘美国化。在这种情况下，红莫尔顿这部小说和从前一样保持着作为工人们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思想武器的战斗意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 □□□□□□□□□□□□□□

□□ = 5 0 3

S S □ = 1 0 3 3 7 9 4 4

□□□□ = 1 9 5 9 □ 0 9 □□ 1 □

□ □